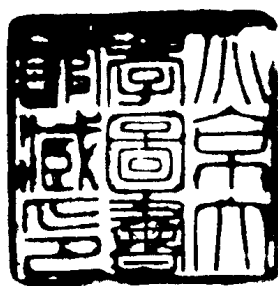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一册

齊魯書社

# 集部第一七一册目次

## 集部・別集類

# 尊拙堂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二)

〔明〕丁元薦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七年丁世濬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尊拙堂文集十二卷》提要

尊拙堂文集卷之五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詩

烈婦行

何烈婦者吾友何稚孝之冢婦夫死子殤婦以身殉焉丁子聞而悲之爲倣古辭孔雀南飛作烈婦行

烈婦出誰家淸源舊稱王阿翁弋陽令閨訓有阿娘



生女掌中珠婉嫕多容光六歲教字畫八歲通文章出言占句偶秀慧自成行十歲學刺繡五綵雙鴛鴦十三自修潔不作脂粉妝十五擇于歸門楣兩相當阿舅抗直節海內推大儒阿郎鬱抱奇昂昂千里駒入門不逮姑秉家事勤劬當廚調甘毳問翁意所須賓從時相過盤飧皆豐腴阿郎好詩書朝夕相淬劘上思繩祖父下以豐堂基阿郎感婦意奮激事窮研六經廿一史卷卷親丹鉛落筆成文章雲霞交新鮮

三年赴省試省試名不前有翮不能飛壯志空飛騫
新婦更相厲所志在千秋紆朱冠進賢寧以忝風流
所愧德不崇得失隨沉浮阿翁怒罵兒兒將何所求
世路惡瑰瑋夜光無暗投暗投復暗投坎坷時運遘
嚴霜凋玉樹根幹忽崩摧比翼逢矰弋明鏡成離虧
呼天天聽慘呼地地崩頹呼舅舅欲絕撫兒兒先啼
豈意一朝變戕此百歲期昔爲琴與瑟今作參與辰
昔爲蘭與蕙今作灰與塵中流折檣楫遑駕摧車輪



此身即未亡辛楚將誰陳誓當從九原不負泉下人
秋雨何淒淒秋風何蕭蕭阿舅含涕言逝者不可招
死生固有數緯繣無可逃願婦撫孤孫前途尚迢遙
珍重襁中兒存亡命所繫長跪領舅言撫兒淚百行
兒存身與存兒亡身與亡豈知天不祐襁中兒復殤
夫死固當死兒死復何望升堂告阿舅婦生爲兒存
兒今復凋折婦死更何言阿舅曲譬解新婦寬憂煩
吾命厄不辰喪子復及孫婦能勵氷霜生死寧異論

新婦再拜言婦志已如此偷生雖旦夕淩尋亦就死
死或有遲速死則等死爾何如今日死生死心俱安
孫氣方斷絕兒肉亦未寒死者無顧慮生胡事留連
千秋與萬歲寧在頃刻延阿舅聞婦言汝志誠不易
汝身雖塵土汝名鑴金石婦復拜舅去婦今不再見
毋以子婦故悲傷廢餐膳婦靈如有知佐舅日安健
兒孫所有主兒女所有托悠悠冥漠中此心無牽縛
作書呼阿兄阿兄驚且愕汝母日哭汝哭汝命太薄



汝今夜自絕汝母心膽落妹復謝兄言人貴得所終
人生一世間秋颷吹孤蓬生死有定數名節無終窮
失節愧父母歸全有餘榮寄言謝阿母兒志不可移
六歲教詩書十歲刺繡時異綾剪雙鳳玉環垂朱絲
箱篋盈珠翠件件相分攜殷勤傅姆訓婉順無勃谿
兒幸不墜教爲婦十四年辛苦遵母意禮義不少愆
阿舅不督過妯娌無間言兒今命屯厄中道失所天
子命復不長涉海茫無邊一死萬事畢欣暢如登僊

願母弗念兒痛惻傷心肝阿兄聞妹言有齒不得啓妹意如堅石妹言本義理但痛手足解淚落連珠子妯娌共悲泣娌媵爭牽挽人命不復得躊躇討早晚無以一時氣長往不復返白楊棲悲風燐火照窮坂願子再顧慮努力加餐飯新婦舉手謝姆輩意甚善蘭消香不滅海枯石自現拜謝入閨中開篋理統素裁縑作衾殮剪帛爲書嚴篋中餘布衣取以分侍人汝輩多事我與我同苦辛纍纍不足貴留之識殷勤



定期在今夕含笑入寘寘命婢理蔬食舉梳加一餐舉手潔衣服整襟出堂前百拜辭阿舅再拜辭阿兄尊卑共離別歛衽愈從容入門閉雙扉投繯告長終親戚啓門看悲呼震玄穹婦志如盤石盤石永不移婦心如真金百煉不消靡阿舅頓足哭新婦烈丈夫殺身以成仁貞女名不虛親間競來吊掩袂皆傷悲傑哉何家婦一死獨流光郁烈生委灰貞操凌秋霜遠近盡傳嘆烈婦重綱常夫婦多燕婉燕婉兒女情

風波一飄颻誰復顧身名羅敷秦家女使君車莫停蘭芝投清池委命秋葉輕古書載烈士今復承光輝黃河水有竭太行山有頹貞聲並日月千秋自巍巍作歌告女史因以勗中閨嗟婦志若此丈夫將何爲

山中感懷

夙志栖巖阿遂初十年許清湍遶前楹梅花環北渚獨往我輩偏尚友古人侶撫卷發長嘯攬鏡時却走稽韻琴有託陶情醉非酒此意還告誰試扣獨寤者



其二

世網紛糾纏宇宙總大冶飛飈卷秋蓬晨光弄野馬厭離轉覺煩念滅還自起夜半夢乍醒兀爲獨趺坐守此作靜因跬步失故我顧眄跡已陳回頭猶恐後先民多苦心喟然者誰子

春莫同馬惟任憩黃公澗

亭亭山下松芃芃原上麥春風行欲盡我游轉迂僻頹垣野榛莽流泉韻叢石古木餘清陰春申勘遺跡

相顧發長嘯且任謝公屐

荏平酹馬中令墓

文皇信英主中令命世才夕酹新豐市朝登御史臺
片言蹶卿相遇合良奇哉功名委塵土雄風生草萊
我來酹君墓千載有餘哀

贈陳郡侯加秩再守吳興

吳興故澤國洞潦不可支㟷虎難爲柙防川決其維
使君霹靂手太阿凛自持清霜厲商飈陽和先霰雪



一掃窟兎寒再怒城狐絶窮檐盎春曦公庭嚴夏日
三載鬓雙皤百瘁肱九折司功奏乃最建節西北闕
天子獨踟躕湖人競噫吁上書願借寇使君仍守吳
鳥繡增新秩懸魚是舊符使君念高堂小人戀衆母
太君謝使君勉旃毋以某膝下吾有兒砮砮者誰子
使君跽受教堅此爲母壽姑蘇夙名况廣陵後稱王
久任十年餘循吏千載光敢爲使君誦樂只歌未央

前五君詠

許司馬孟中

大道無町畦春風饒雨露溫溫德之隅藹藹泉所注
委蛇陳太丘汪洋黃叔度金玉更追琢孝友自天賦
下學本眞修曲士希超悟夫子多苦心河津有正路

沈司馬純父

浮雲翳白日鬼火號陰風之子排天門隻手驅豐隆
九死甘如飴萬里違從戎賜環頻弓告白首抗孤忠
名高李元禮氣凌陳孟公雄心千古上清韻五湖東



王司空師古

泰山一片石㟏屼插天表先生陟其巔振衣獨矯矯
手提雙龍劍晶光耀日月本來常希微自言無一物
偶現宰官身忽蹈東海去紫氣窅難尋清風滿宙宇

趙少宰汝師

廣山挺孤秀綿若赤城霞其下有昆湖映帶日夕佳
美人浣秋水素心託清華自言絶代姿相思道路賒
耿耿貽陽夢寂寂芙蓉花蛺蝶千古恨薄命徒自嗟

馮司成開之

先生烟霞姿性不耐邊幅汪度千頃波逸韻九霄鶴
絳帳羅譽髦青眼半白屋平生秉微尚世人多爲目
選勝天竺巔小構孤山麓久矣蛻塵滓而寧託絲竹
葢棺乏餘貲淸風自謖謖

冬日風雨過釣臺

荏苒二十年三度嚴灘上揭來風雨寒小艇宿烟莽
崒屼望釣臺咫尺隔霄壤趺坐靜焚香冷然發遐想
咄咄羊裘翁萬乘不能枉桐江一纏絲客星至今朗
漢鼎還幾更千秋振孤響

琬兒冒雪南遊賦此壯之

上元始迎春殘臘留餘晷之子忽南征嚴裝急如矢
左手佩長鋏右手執鞭弭朔風驕嘶馬歲寒知烈士
策杖百尺氷㔸笠千岩雨拍掌大叫奇壯遊還自喜

其二

慷慨懷舊都出門尋故人濁酒爲君醉片言聊自陳



十二讀父書十五游帝京金臺寒易水駿骨埋燕臺
渡江韜餘勇攬轡長苦辛悵望秣陵山大道多荆榛
向誰倚長矢努力及玆辰

賦贈玉涵內兄曲塘新搆

忻湖古名跡桑田留餘靚揭來謀卜隱數椽結淸境
堂上雙白髮門前幾文杏浮雲日夕閑徙倚蒼弁嶺

壽李文源翁

僊李奕葉毓靈根川雲嶽秀凝淸門偉人家學相淵
源突兀浩氣撐乾坤高秋勁翮凌鵬鶚將雛含圖瑞
至尊桐川振鐸暫臯比橋門觀聽如雲屯翁評廷尉
子御史氷稜霜鐵職人齒拙守冷曹三尺法吏隱陪
京半歸里喬雲紫霓相滅沒顛倒黑白問誰是一麾
出守泉所竹三徑猶存帶可褫南臯先生百世師關
西夫子楊伯起翁也篪塤兩相應岷峨夾岸峙南紀
蛟龍隱文魚戢鱗菽蔬滿徑蘭爲薪趨庭綵衣自輝
映解脫簪冕從綳巾憶昨闕下再通謁一別十年意

轉新廬山揷天青不極武陵何處桃花津七十老翁
鬓如銀夢寐昔昔見精神氷雪肝腸金玉姿大年難
與論秋春攙搶掃天蔽白日遮陽狂猰交吠猜我翁
憂國如憂身恐使豕豨長娛親律中太簇當降辰芳
草含華柳絮塵斗酒錯杳賓樂陳何以祝翁翁所欣
球劍掃彗洗青旻狼星貫鏑泰階平天神六膳調和
羨蓺毋俛頸不敢膛父子報國酬夙盟還丹大藥億
萬齡五千妙言重注經斟酌彭蠡傾壽皴



孟修丈七十初度賦贈

世上山人盡塵市違性風疎我愛子閑馴雛鶴摩青
霄偏植名花供淨几九峰游屐六尺筇一葉浮家五
湖水世業脩脩生計拙薄田數畝半種秫座客常滿
酒不空肝膽平生晩猶熱臨池揮洒肘生風高枕長
吟時捧腹日居月諸倏古稀蘭蓀交映紛成列兩鬓
霜華自壯年不綠愁緒久皤然世態滄桑幾夢幻幻
出寒烜最可憐老人開眼但微笑坐對浮雲日往還

昔子六十我爲壽古木寒鴉朔風吼子方疉轝我亦
豪慷慨狂呼傾五斗轉盻十年我忽老問子枕中索
鴻寶素心一片是羲皇從此百年貧亦好

玉山道中即景

一灘一灘復一灘幾夜淵聲入夢來轟雷砰磅水底
石怒作驚濤雪花白昔年九鯉湖上聽千峰絕頂臥
郵亭今年忽走玉山道恍惚停橈閩海濆平生奇癖
在山水一片素心今老矣



贈劉刺史貽哲赴謫嶺南兼寄閩中同好

上黨太守何磊磊匹馬單車赴南海金昌假道好事
聆帝城回首浮雲蹙白眼虬鬚老舍人挂瓢西來五
湖濱故人相勞驩平生仰天拍手失風塵憶昔與君
游長安片語相知入肺肝燕昭墓前駿骨朽荆軻市
上幾杯酒少年意氣蒼旻外扣閽請劍太亡賴飄蓬
不逐逝水波翻覆奕棋可奈何買傅長沙歌楚些內
史淮陽那高臥東西南北總君恩陸沉寧須金馬門

君去羅浮春正好名山處處堪濃倒君不見東坡居士香山老

移竹

楚楚數竿竹孃孃半庭陰卷石亦硍磊清霜乍蕭森
結趣不在多寄懷良獨深一卷自高枕窓外有鳴禽

秋日聞廣寧圍急懷仲父叅軍老淚沉㵎情見乎詞

大父鍾情處濵南萬里歸（叔生於濵）請纓生事拙仗劍壯



心違客夢關河杳家書塞雁稀日歸腸欲斷何討突重圍

其二

十三弃嚴父二十寄靑衿感慨衝門道淹留言者心
叔隨先大夫（賓抵入泮）自憐俇飛鳥悔不系拙簪極目榆關路
荒原白骨叢

其三

乘勝妖氛熾孤懸我勢危臨戎紛詩餉虛伍強登陴
罵賊惟存舌報韓獨有錐誓留一腔血厲鬼也男兒

其四

三韓久弃置豺虎紛如麻骨肉不相顧游魂逐誰家
憑陵多殺氣慘惻動悲笳兩地相思淚西風落日斜

其五

債帥不可問忠肝久沉淪空懷郭汾陽安得雷萬春
國事還堪慟書生遑顧身彼蒼應悔禍卽報儻非眞

贈韓求仲



平生怯杯酒五斗為誰傾拔劍作胡舞擊筑飜徵聲
兩旁和歌者四顧俱狂生丈夫一片氣千古欲橫行

解嘲

平生一片氣百折未灰心薄宦寧株守遺時肯陸沉
秖緣迂癖甚果是畏途深羅雀成高卧被襟白苦吟

結夏城山李用父見訪分得四支

忽訝空山屐相看有故知解衣貪就竹趺坐愛臨池
老衲閑鍾磬鳴蟬佐酒巵片雲來驟雨不是為催詩

山居寫興

面面青山曲曲谿幽人小隱洞庭西淵天春水瀑如
練遶屋梅花雪滿畦七尺短筇閒白髮四鄰鼓吹囀
黃鸝栖遲十載忘機事側耳遮陽不恐提

壽游肩生

使君心事滄梅花訟簡庭閑午散衙坐照牌懸畫溪
月清芬只飲洞山茶紫陰薇芾楚雲合梟影翩翻魏
闕遐阼夜歲星連漢宿何須勾漏覓丹砂



贈韓求仲北上應試

出門裘馬少年場九十春風客路長燕市酒人呼不
起上林飛絮逐誰忙雕蟲自許千秋業劍氣猶寒二
月霜此去不須尋得意知君獻賦有長楊

壽范太蒙尊翁七十

八月開新爽三山倚碧空杯浮沆露白綵映曉雲紅
壽者容如月眞人氣似虹文章宗左馬心事自鴻濛
短鬢殘魚蠹經訶老澤宮慶雲蒔月化澍雨四郊豐
汗血誇神駿飛鳧託遠蓬歸來賦陶令啓事有山公
鴻寶淮南秘鷗盟海上翁九重來紫誥七十尚册褒
敦睦崇先哲交游見古風楸枰花影弄玉液蔗漿融
髓石顏仍渥陽春賦轉工清輝彌宇宙紫氣藹崆峒

述夢 有引

壬戌八月二十七日也夢中慷慨浩歌數闋
苦不成聲而覺幅巾禪衣股枕鐵杖後倚一
絕壁左枕一大石西菘泓大海一望不盡



千古英雄一腔熱血三年化爲碧微子去箕子奴比
干死向東風寫不盡許多悲咽

其二

千古英雄一腔熱血三年化爲碧睢陽齒常山舌司
農笏向東風寫不盡許多悲咽

自題小像

野性幽栖與毎偏青山合沓水潺湲獨開雙眼風塵
外信是多生丘壑緣

非仕非隱非俠非儒赤脚獨立掉臂狂呼一片熱腸
傲然嶔肩世胥女戆竊謬自許曰愚愚愚

自哂

浮慕汲內史之戇敢云甯武子之愚老猶倔強當途
之所應憎不達時宜見女猶然見喚死但求免於高
廟鐵杖生惟可以告山中心知

賦

鴻飛賦有小序



元薦以辛亥春小草典屬國百日許會與諸
言事者左兩乞骸不得候命八十餘日予告
歲莫解纜寒飇薄帷易水放歌懷人入夢顧
邁軸之未冷嗟麋性以難羈石火電光浮榮
能幾天游泥蟠自處謂何作鴻飛賦其辭曰
有鳥高飛一舉千里匪戒心於矰弋恣滚情於雲水
奮勁翮以孤騫摩層霄而飇起託逍遙以爲游兮吸
沆瀣以爲漿既天矯以軒翥兮奮長鳴而飄颻排天
門兮日月入泱漭兮煙雨朝刷羽兮扶桑夕引頸兮
縣圃浸假而息誰使而怒逝九萬以一瞬豈尋丈之
可致若乃上林春曉洞庭秋半留淸影於太液振高
蹤於天漢又或草腓塞磧獵罷長楊關山凉月野水
寒塘倏見倏沒載翱載翔破鴻濛兮歷大荒瞀下土
兮忽回顧紛羽族兮忻有託呶呶導予以世趣豈巢
幕之可久兮直爲此汗漫也儻余行之信適兮奚爲
乎眷眷也亂曰已焉哉鳳久不至鵬亦南徙泛泛安



所群栖栖筏何止矢獨往以相羊兮搏扶搖而直上
塊三山而塿九州兮憩寥廓而蜺塵坱吾率吾天機
而行而跼蹐者惝怳相向又烏知夫宇宙之不可量
也

碑記

重修儒學碑記

記修學者何示重且難也奚重乎以先師故重肎爲乎難之時難也夫官墻俎豆之於道也其虛者也而愛禮者存名於羊法不得土苴而屑越家有子弟廣其塋而新之寧靳銖兩然網密於東濕而力詘於舉嬴勢不得咄嗟而辦若劉使君之茲舉難之難者也難故彌重使君以甲午春令長興席未暖廟謁先師



顧其傾圮狀嘆曰有土者責也亟議所以新之已討曰民飢未可動也歲稔矣曰積逋未蠲姑待諸博士先生及青衿弟子日請焉不得已而問公帑如洗矣當事者之催科日以急枵腹者之逋負日以甚使君且以近例繳緞而監司稍有舉動輒責成下邑民譁然見謂厲使君逡巡心計萬目者歲餘一日騤然曰嗟乎必待蠲逋而盈帑也堂上之草深矣謂先師何剗量盈縮得二百鍰餰才者董之三月而落成傾者起廢者立若殿若坐若門屏若左右廡若閣若祠若號舍庖湢一旦改觀而塗丹雘博士青衿相率踴躍啟侯所以嘉惠庠序之意謂不佞宜紀其事不佞謂博士先生進諸青衿而颺言曰多士知使君所以嘉惠庠序之意乎哉匪直崇虛飾於官墻競靡麗於耳目已也不佞束髮以來學三廢矣始飾於顧長洲再典於黎丹稜迄今爲三大都十年一新顧所爲慨慊日趨日壞頹闖而不可修者人心云爾不佞不敢仰



述古初俯稱成弘猶及紀嘉隆間事諸少年布袍傚屐蹁蹁步於市自得也即屢空亦不以告人逢長者輒傴僂前揖長者哀然寬博南向子弟畜之藹彬彬多讓焉凡課試悉斬見長至冠者即並席不相問脫草而就斧削下氣受之兩相葦弦也他幸進者即貴介衆醜之望望去矣廪餼必以序非序爭者寧以身後邑大夫相知不輕造門造門者合掌故家言及剝膚外不齒也老師腐儒白首六經百家註疏咸朗朗

成誦其於司馬氏之史濂洛關閩諸書若布帛而菽粟焉幸而售不氣盈不售不色沮也巖穴之彥羞達交榮顯之夫重故知老矣猶時時口其師某友云此種種耳目睹記間要亦叔季事爾于今竟何如哉屈指轉盻迺若異代則人心之壞也雖然烏知夫今之不嗤昔也而又烏知夫後之不憶今也長此安窮矣水之東也不可以一葦障世之下也不可以庸人茅靡其間諸生勉矣嘗末流之衝而思豪傑之興希先

民之程于道喪之日戞戞乎難哉夫先師之道日重於天下萬世者以士重焉故也斯劉使君所以嘉惠庠序之意也劉使君名一臨淮陽人巳丑進士博士唐繼賢雲間人鄉進士劉曁檇李人董汭峨嵋人歲貢士

## 長興縣重修尊經閣碑記

天命斯文於尼父刪詩述書定禮修春秋贊易作十翼七十子之徒闡繹光大之以開群蒙爲萬世祖廼其自命曰庸德庸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若斯兢兢也後世材穎之士無能企游夏後塵意直趍無始而上之弁髦一切曰夫夫拘儒也而雄語河上漆園而後楊朱墨翟韓公子蘭陵令齊顯相縱橫長短名法逮竺乾諸書彭煽蠅附幾倍蓰六籍又何敢也葢行之本病不足而標有餘言之本病有餘見謂不足而哆之至今濫觴極矣丁子曰夫經統聖眞苞萬類豈虛也哉有眞常者存性也爲吾性傳神以導

天下萬世若揭日月而樹之幟曰文行如是止矣驟而味之澹然徐習之循循乎不見可喜可怪而沒齒莫殫累劫靡竟何也嗟乎乃其所以經也性學不明儒者內偷而外託以自解行之偷也而異端大雅之偷也而諸子百家本不足也二祖受命從櫛風沐雨中首學校廣厲青衿諸不習五經四書者不入賢科巳命儒臣纂修諸經大全頒賜郡國士士屏氣束身其中罔踰尺寸法令一而王始尊經義一而道始尊

二祖之垂憲至湲且違也或曰漢之於經也支於章
句宋之於經也支於理尊經經晦弊久矣踵而甚之
與曰吾師不云乎下學而上達夫上之不離乎下也
達之不離乎學也一貫者也學而未達有之猶然閉
以內也爲迂爲執爲支離賢於無忌憚者也不見漢
晉之季乎黨錮諸君子標榜節義買禍至慘昭烈張
空拳而揚既燼之灰豪傑颷集一門爭殉則其餘聲
也彼名求之而實收之功不啻倍嘗塗高逞盜竊之



智典午尤而安焉風靡波蕩一掃名教而晉亡於揮
塵清譚之下矣漢宋之流弊違勝魏晉之盛時益世
未有不經而可爲國者文與行一也遐哉聖謨其慮
不湲且違耶吾邑自己卯後尊經閣日圮至午未幾
廢經始於金使君又數年而熊侯落成土發斯閣若
千載一時侯簡其僑日課焉暇則相與闡明河津之
學夫河津世所迂爲庸德庸言者也姚江泰州之說
熾而此脉漸以斬使君眞慨焉有意乎其爲尊經之
微意抑又湲違也夫

長興縣城樓重建漢壯繆侯關聖祠碑記

游使君祠漢壯繆侯于城南樓禱者雲集乙卯夏李
生士麟踸而請曰麟落魄二十年茲且爲背一之戰
其儻不終顛躓神其許我卜吉李生喜躍再拜曰必
有以報也比秋果獲傷於戲侯之靈燁爀都城闔久
矣頃歲肅清魔孽多竒伐上特勅所司加徽稱及冕
服甚都士麟砍鹿鳴歸捐十金爲侯新城樓之塑像



如制父老曰女墻隘不足以妥神議于故祠前加三
楹力詘未能也麟竭蹶從事請于攝篆莫侯捐若干
緡鄉人義助若干緡祠成眎肯加宏敞士麟請紀于
余細人之言曰吳侯仇方也其肯廟食丁于曰噫侯
致命茲土必饗李生曰何曰若不記侯對張文遠之
言乎矢七尺心許昭烈恨不得一當以報樊城之難
義畢矣捿死所矣侯必不以一亭侯印易棠遜之刃
明甚其廟食茲土志也昔余從祖解州公巡徼塞垣

弁遏敵輿人鳥鼠散怳惚有偉丈夫襲韡而身蔽之
赤光滿前敵驚去公歸廟侯於河之湄從父參軍公
感異夢於侯甲午秋捷廟祠者再乞若朱濆若五峰
麓各有侯祠及余耳目覩記不可枚舉優孟子謬爲
赳赳以彷彿侯忠憤覩者心知其戲也相顧攘臂噍
指不自知所以村嫗牧豎夜半暗室中齒侯姓名惴
惴如震雷駭電世益有不懼三尺而獨於侯焉心折
此豈知術要約哉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壹則



精爽不散直則生氣亘宇宙如新嗟乎孫曹所雄據
轉盼已幻而侯獨持一念耿耿皎焉與日月齊光天
故信其氣於異代變化而昌熾之以爲萬世勸忠者
勸李生所爲尸祝其珍者也乎特表侯大節而系以
楚詞二闋令巫陽歌以侑之
受帝命兮巇巇驂翼德兮麾孟起神之來兮風雨亂
羿兮怒張氣吞吳兮攬八荒決浮雲兮掃欃槍右迎神曲
鞭赤驥兮如虎西悵望兮心獨苦抱長恨兮終古回
纓兮東皇勅百靈兮耀三光奠澤國兮翳衆康右送神曲

安吉州學田碑記

萬曆癸巳春曲河于公以儀部郎左遷安吉倅州人
士手額曰于公近臣也不留書省而參吾州於倅輕
州則重矣臺使者臬監若曰于郎諍臣也不難抗顏
禁闥而折腰外廷知其無遷客之心也夫雖然毋以
簿書漏之假以他檄歸于公逡巡讓曰主臣不佞其
敢薄倅且內外等爾無之而不可畢吾志也而爲知



倅之不重郎也今年丁酉公幾再考矣而賜環之命
未下州人士爲于公不平于公于于也居恒自詑倅
亡狀待罪且久陛下不遐棄臣令坐而縻廩義之所
不敢出也辭五斗而不受是以五斗懟也倅請捐祿
學官鬻田以餼寒士學使者以下高其誼報可二十
五年七月得順安之青松里田焉畝九十有三價若
于金越三載邑阿歲歌雲漢王刺史曰虛于公之惠
不可追前價而更置之坐邵墓之墟殺前額十之三

厥壤上中錯瀦水畝有三地一畝盧而耕之歲可以稔經紀其役者諸生章內含也課其入得粲若干鍾可佐寒士二十家以其十五之一輸縣官租稅擇人而任時息其羨二十年積田可倍州人士誦曰仁矣乎公於吾州不啻人餔人翼也公卽高臥里中猶世世蒞吾州也不佞共曰唯唯否否昔原思以宰辭祿夫子弗是也而簞瓢則亟稱回謂其終不以負郭易結駟之餘豔也有待而與爲凡民濡首於斗粟非上



士公不屑窶之小廉獨不以上士愛其青衿邪客曰噫甚矣于公之望州人士渥也士之病莫憯於寡廉鮮耻寡廉鮮耻者欲奢而力不繼也欲奢而力不繼勢不得不俛仰於人故先王造士必曲就夫中人以下之情身畜而家策之于以養其氣而陰奪其俛仰之私然後廉耻重士重廉耻故能以不爲有爲推公之意誼誠致行則下士可中中士可上甚矣公之望州人士渥也州人士曰信不佞其復萬目前曰公洵仁矣獨計異日者胥吏不漁獵乎里正不蠹賦乎委諸博士及一二老宿亡以空文塞責乎亡其虎狼而蠶食者乎貧者必賑賑必貧乎甚且乾沒於經界之棼錯而攘臂於鼫鼠之相牙是誨爭也法以人與以人敝天子旦暮召于公矣謂劑衡量而覈成事請需後令于公瞿然曰噫嘻子之迂計也夫吾盡吾心焉爾不佞纚書之以告後事者

## 長興縣新建若溪書院田碑記



若溪書院者豫章熊侯課士之所也暇則會縉紳賢豪於斯曰允之麗澤諸生爲政我求懿德四方維則勉與鄉先生爲政碑者何重始也重之者難之也嗟乎世之司牧有慮及人情風俗者乎亟學術者乎茲舉也空谷足音哉若溪者何志地也廳三楹曰澤堂堂後有閣曰松風巖嶀環堵水木清華荒丘蔚爲人文奇遊乎閣東捌浮屠披以俯寮東南與文昌閣北與金蓮橋相峙從青烏家說也南曰水雲居士大夫

社會焉又東曰薦春臺以貢茶故名西祠劉清惠公
麟又西祠周貞女又碑孤婺之不盡旌且祠者制備
矣或曰學有宗獨無祀與祀典詳學官矣廣則泛專
則私吾惡夫門戶之日以岐寧闕如也諸祠何居曰
吾風焉何風乎曰虛而實者名也提耳而木鐸之曰
首陽俟千駟栢舟芬見紱見謂迂也而弗信一旦瞻
宮墻喟焉慊且思也不知其所以勃發也微乎微乎
機若桴鼓矣雖然樞弗恒也制沃產若干畝所以典



禮維教緊是焉頫田安取辦曰取諸倉庾之羨胥爲
乎羨糧無橫索也盍去諸曰虞夫後之不時羨姑損
半焉其瓻者田而歸之書院甚矣侯之苦心也歲入
釜若干鄉先生籍之邑大夫課士及四方賢者不時
會廩焉清惠公蒸嘗公也鄉先生社會私而公也其
餘有經不上聞者嫌於名且胥史易奸也不廣賑鄉
故有學田可清也邑人士相與感奮曰使君前後所
經始計千餘金而民不知費吾儕獨無心乎毘陵令

孫公一俊捐田若干畝中書舍人丁元薦率弟捐田
若干畝市義者踵至矣侯曰是役也不佞竊爲諸搢
紳文學規永永期無替有孚朋來其道光大是在賢
者乎是在賢者乎元薦再拜稽首曰使君嘉惠敝邑
甚厚二三子敢不仔肩終始大德田地畝數及租糧
經費詳碑陰

## 復長興縣龍脉碑記

長城枕山面溪去城北三里許有峰雄峙曰雞籠巖



自龍池以北冠子而南鳳翥鸞翔起伏百狀至白石
而峽於茲嶺形若負扆風氣完固此一邑之所萃璽
也穴其土五色而堅四方游食者賴其山井之型土
而陶焉歲得子錢數十倍久之土著者生心集諸亡
賴爲三窑急則陰有所市而陽有所駕勢日横而不
可制幾四十年矣燔炙之極其熖爍天坑塹浸淫至
二百餘尺識者過而喟焉而無厭者方且指斥堪輿
家以爲悠謬不足信獨不睹人身乎蚤虱之錐毫毛

之炬害至洊也左手炙其背右手扼其吭而刺之郎有賁育三日斃矣寧渠起郭景純氏然後皦然於利害得失哉蓋吾邑自穆廟迄今邑大夫有去而爲御史給事銓部郎者乎有三歲不挂吏議者乎鄉縉紳有躋八座晋九列者乎歲時亢時溢恒有年乎民有不疾癘者乎丁酉之秋士不歌鹿鳴一簿死焉一丞又死焉餘不良去而鬱攸歲再爲虐而百雉以内若埽矣陽亢而極則災陰溲而無復留則萬靈靡託此



不可易之數也前雷州理陳君浚曲靖太守顧君嗣衍毘陵令孫君一俊國子博士臧君懋循直指使者朱君鳳翔中書舍人弓不佞元薦孝廉孫君弘緒金君德王君繼賢諸生若李庭丁易東姚光宙李元芳數百輩攘臂列狀於當事者時司理謝公攝篆焉慨然嘆曰奈何以一夫一家之利貽一邑之害不可共亟去之法其豪者諸不逞鳥獸散公曰未也不官其地草不除不償之直人將藉口請於兩臺使者暨諸監報曰可亡何公以大計去而別駕查君代矣豪首鬬捷役且再與公堅前議一朝悉薙之顧時訓其能者龐吏逡巡議價而還書至矣旁睨者曰是且已乎公奮然曰不可一邑之蠹扼脆者數十年更我兩人而始一快垂刈而縱之曰以待後之人後來者復云然長此安窮矣委曲衡劑得罰鍰七十金計額而人償之直署曰自某至某如干畝其悉聽於官私樵採者法自某至某如干畝第聽若樵採緣而生事者法



刑石垂禁甚晰而毖公蓋停十日車而始竣事城中爲之謠曰北山熅滃如雲驅我火宅謝使君北山下令可栢回我春陽查別駕別駕名兆胤南昌寧州人司理名肇淵閩長樂人

湖州府重建湖音橋碑記

渠谿陳侯刺吳與之朞月貞憲䡖度丕振彰癉郡人士比侯於京兆渤海而侯亦自信云吾家𣅜郡子字三老艮子弟巨細平險設誠行之一切前郡與塗飾

肩牓者太守不能潮音橋踞慈感寺之陽砥前山聚浪諸水關南一孔道也乙巳秋橋圮侯慨然議新之攷廢興所繇距世廟丁酉七十年爾浮寄礎砢於蛟宮矣而波濤嚙之而風雨蝕之幸無速毀庸可幾乎侯曰圖永者捐細廼捐俸若干緡僚屬以下捐俸若干緡士民暨商賈之市義者若干緡曰辦矣雖然匪人弗肩廉比丘其董之司出納於質庫鳩工聚材爸



錦雲集十月而落成費昔五之一高三之一而宏壯改觀矣愍者曰美哉洋洋乎比丘曰固也太上爲腹不爲目故善建不拔內史氏曰辨哉進乎政矣諸大夫文學請勒諸貞珉以諗來者而系以詞詞曰苕之廣淺且駛梁者誰曰太守潮音歷劫永不毀太守功德如此水

重修吳興郡侯陳公錡塘生祠碑記

梁溪陳侯生祠建於萬曆己酉去今不二十年重修何以故丁子曰此平旦良心結爲口碑青史不能涸謳詠不能奪孝子慈孫不能溢豪有力不能亂其百一者也今之爲司牧者何人不祠何祠不去思其碑哉碑於二十年後者人情好惡之端百千狀二十年而是非始大定也鄭人不云乎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已又歌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後之誦者卽鄉所欲殺者也至夫子而定其評曰惠是聖人不能有加於輿人也湖之於侯其猶鄭之於公孫僑乎寻撝其大政如干徵去思之實云一曰培善類見善若渴侯至



性也物色旣眞鍾情倍切如淸蔣司寇賜塋頓復薦賸力爲貧生斌吐氣翔陳簡肅專祠躬詣瞻禮更於裔孫潔淸青眼獨親洗黃小孫冤獄委曲解網免其故主可學一家牽累毎科秋試常禮外於各貧生資送幾費百金亟年濟貧厚賑外更念往來煩苦另給舟資至獎拔之勤惓月課之諄切其淺者也修士感奮無賴褰足七邑淸議一時凜凜一曰拯大災萬曆丁亥吳興水災以湖嘯止數日爾米價踊貴一斗幾

二銖戊申水過丁亥十六而米價不滿一金何以故
一歲前侯語余曰我積穀滿二百斛矣時往豫備倉
核其數司計者不費一文甫遇災侯一片血誠對衆
及當路輙流涕被面至日夕規畫目不交睫食不下
咽號召諸巨室各領當道牒至米稔地方收米前後
數十萬石其值請借藩司鹺司者什五令有力者指
貲廣糴彼固自爲生計不待驅廹也其餘細搜庫鏹
凡可資糴者多方經營數月米麕集而大家積米希

什一利者幾失望多減價兢糶而餓殍生矣庚申米
價較戊申忽倍感時者不能不追思侯云一曰清萑
苻侯馭諸武弁賞罰明信法在必行賊曹捕役亦然
歲荒侯召千百夫長各分信地失事者不貸又多方
廉訪稽其脩者野水孤村各有守備大小偷無所聊
晛凡偷兒夙有名者一犯即囹圄之令各就村落覔
渠魁報名登籍失事後鱗次收捕不杖而日給米一
升膳之至豐歲始釋德清有刦米者數人各分四斗

侯私計曰恕之則犯者衆加法則太苛賜論死私揭
當路請歲登末減寬猛皆有深心不草草也水初至
時羣不逞紛起噪呼剽掠侯分捕七邑各杖殺一人
以示桴鼓晏如侯之才誠黙攝之也侯去後盜賊充
斥至葉明生攘臂而一方鼎沸矣一曰整頹綱淛俗
烝淫覦爲故常有一僕私其主母三分其貲以千金
賂族宦者箝其口侯莅任三日僕借竿牘巧來控訴
侯立杖殺之尸於市者七日奸宄重足其他如周爵

紀勝皆相繼杖市曹數日立死又如宋員者吳宋兩
家僕也借李官勢殺二主人傾其三萬金之貲毆吳
族主母折肋骨十七逋誅三十年矣侯列狀按使者
麗磔庾死桐川楊鳳其同黨也亦正法庾死滸氏世
僕藐主人式微輙思叛去時職方未第也侯以三尺
辟之諸逆生心者相顧縮舌上帝無漏綱侯眞天吏
哉一日誅元惡勢豪最有名者施敏巳卯秋以私鹽
拒捕與羅二守大戰長水矢及於羅貫其耳敏倖脫

而羅去官仗一大老力也其他與滅詞訟淩轢畢赤
不可屈指晚年簸弄其姊子蕩家殞命侯以計擒之
心力幾殫士夫稱寃如蝟皆以友弟刺客交者也敝
庾死呼寃者一時稱快巨室一僕乘主勢方張橫行
無忌黨與跨州連邑流毒三百里內恣肆五十年目
中已無中丞按使者相繼得罪去徼侯霹靂手幾吞
舟矣其他三窟之狡負嵎之雄侯不顧一官多方芟
薙入覲時豪捐二百金奪其卓異去後二十年家食



賓爲聲口積毀然公道久而漸白者天理人心不容
抹殺也一日振孤寒近來試士竿牘公行貪祿者變
幻百出懷挾者如蜮如鬼侯揭數行堂上以文爲憑
如限而止余一日謁侯侯語及輙涕洟駭問故侯曰
寒士一試不得意舉家旁皇如老農失歲弟甚親受
此苦者故不覺沾襟也余默解其意不敢一字輕賫
諸衣冠請謁者頓減十八侯又曰凡同事閱卷者袖
中各有被承於是諸弊盡華浮梁陳學使與侯同心

案出諸老宿皆青衿每祭謁相顧曰吾輩白首落魄
視郡試如九閽今日幸進梁溪力也潸然出涕侯去
後公道十不存一至壬子孤寒憤激大譟數百人舁
侯像囪而郡堂羅拜之一時失聲諸生且哭且詈聲
聞戶內當事者因篤罪一重四更殺二三無辜者塞
衆口事起倉卒卽富囚何能號召數百生且安得一
副急淚哉一日端士趨故事鄉先生有喪非九列以
上郡侯不輕吊也吳養晦先生之變侯忽飛棹而往



哭故以鄉科守沔陽落魄歸老家無餘貲歲時亦不
至郡赴鄉飲執古道與侯講禮少年掩戶侯入門青
蒿滿庭頹垣敗壁淸風可以想見吊畢侯呼禮生焚
香謁甘泉處士墓四拜而去維風砭俗意深遠矣郡
後有一貧生死其妻訐無復之因自縊侯率僚屬躬
往哭之賻以數金獄中出一淫婦重杖烈婦門外三
十年來共姜夏姬莫辨矣有味乎侯之此舉也一日
修杠梁郡中湖沓橋西關外橫塘橋南關外驛西橋

餘不龍塘橋傾圮久渡者不便衆謀力詘舉龐窔嫛何所措手侯曰值茲凶歲正其時也百計營搆且不爲曰水口翊文昌閣層樓傑峙巍然具瞻鼎甲彪炳偉哉侯之功乎公又修東塘五十里代以鉅石渡者稱便不費民一銖也一曰平市價侯留心民隱百相詢也凡貿易之所衡量儈駔爲政侯手較斛以鐵釘之一置庫一付市長不中度者必法銀不足色者必法農賈一時稱快侯去而市棍醸金叔一緍紳以爲



侯之法瑣無當也而制遂變至救荒時圩埂當洪流衝者悉給米倍修所及無幾一片爲地方至意纖悉備矣一曰清單僻有以烏盈事告者侯不理明日復來告侯抶之五署其尾曰語怪不准且收其人舖之陰加意詗訪一日出吊沈中丞其家治具相候侯忽至告者家鎖其詞中人犯而去㧚一淫婦與諸奸共搆而殺其嫡子告者嫡寄友也感異夢一怪鳥日夜啼聲甚哀故出告諸奸幸侯不理快飲不意卒然至

也一訊盡得其情獨屍無所物色捐五十金爲購適有漁戶於湖濱拾屍五片來獻合之首完又碎體十七遂成獄繼侯者百計罪原告以爲侯好奇多孟浪近讀張按君讞詞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鼠輩安可逃也一曰盡下情山中有徐爵者以白粮解積逋幾二十年至鬻產以償姻家希盡奪其產以包攬告郡侯方切齒此輩爵論徒業申道矣或曰爵舊家實正解以樗蒲破貲非包也侯再三研審盡得其實熊使君



曰徐之冤白矣罪已申道不可改也先生幸勿齒及偶會侯侯殊自悔僕曰大父母已白爵冤留其卧樓足矣鬼薪城旦所甘心也侯正色曰僕前已悮當直告當路自訟安可復罪爵竟釋之侯果斷英敏衆呼神君未嘗以成心自用有過即與衆改之曾不少諱古人哉古人哉人望以爲范孟博中年其故我也實得司牧之體云

## 金父母去思碑記

皇帝御極二十有七年辰在巳亥秋九月蘄水金侯
玉節以戊戌進士令長城再期年威燀介壞澤流黔
庶直指使者將疏於朝適侯以憂去道路咨嗟如失
怙恃父老子弟跪而請於元薦曰此尸碑也子志之
曰未也又數月門下士臧爾熠李艮翰等數十曹復
請焉曰未也壬寅秋八月曲靖太守顧嗣衍武昌令
王繼賢太學生姚紹憲丁敬止姚光宙庠生錢龍起
華秉忠曾司薦陳羽年丁應嗣顧承芳等暨前父老



子弟將諸大夫命幣而庭造焉曰侯之去也及瓜矣
論定矣以辱吾子元薦謝曰不佞之知侯不在諸大
夫後也所以逡巡者恐以阿私辱侯也諸大夫曰何
也曰俗之敝也直道之衰也邑父母以擢去則思要
津則思行復事於茲土則思不然其暱也甚者思而
碑焉尋有所諱而仆此諸大夫辱也薦不佞敢以清
議辱諸大夫幸諸大夫博咨焉以自堅也諸大夫避
席曰信哉子之言也侯之去也不以擢而以憂其思

也田畯牧豎什百於巨室巷議者矢於當局而身事
者也衍等所以博咨焉以自堅也元薦踟躕受命又
數月親筆札之役按長城介具區蒼弁民獷猨不雅
馴俗徤鬪喜訟狡儈篏其間大吏未按部徒跣叩閽
稱寃不平者無虛月夙逋陳牘藪聚山積胥史因緣
奸利不可方物吏未蒞邑耳其名愀然色變侯語人
曰士患不自立洵自立矣匪迴盤錯庸渠表樹乎明
州李何公士晉侯同年也具以語薦及下車英姿爽



朗鋒穎迅發首銳意綦牘清肘腋晨坐堂皇折大小
獄以數十曲直片語立辨遇事飈舉斧斷霆擊無所
忌人人稱快侯亦沾沾憙至以淩文嘗侯侯已霍然
解故嚴而不苛焉礦稅繁興使者虎而冠魚肉我赤
子或說侯稍委蛇以一官孤注無益也侯曰不然辟
之良醫中貴人宜從治左右羽翼宜正治若乃蟻附
狐假妄開利端者孽實由我於是陰詗首事者假他
故重繩之奸猾膽落礦尋罷稅徐就侯擘畫民以安

桄於時塍廼上下聲稱赫然暇則課諸生拔其尤者優以國士禮遇貿絶恒調貧不能婚者捐俸代之聘其所嘉惠諸文學艮渥然未嘗以煦煦詞色博長厚名政在獨行其意不避嫌怨亡何歲緰辭侯進父老子弟詢狀咸叩頭流涕曰民困甚矣士大夫世席寵蜑以逭於寬政吾儕小人歲歲代之役也又况子姓姻婭以其餘波焉竄而神叢耶窮則必變唯子大夫



亟圖之侯曰如積習何羣譁曰君其問諸令甲侯掀髯歎息良久起拍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盡覆覈諸巨室產畝籍而戶析之優免各有差日眎會典寧倍浮也大都上者千畝有奇而役次五六百畝次三四百畝又次二百餘畝縉紳以下遞殺之如安吉故事加盈縮焉里有晝一之則邑罕呑舟之豪夯定力鈞衆任貲省嬰所株累破家鬻子不能償者計五鍰可辦令下寒戶焚香手額懽聲播數百里其纖悉未盡者侯方虛心調劑冀立不刊之典而天若中尼之

歸烏之難尋作矣嗟夫事激於巳甚亂迫於無聊乎居軒輊貴賤隔於霄淵一旦奮呼如水横决勢又不得不過爲矯正至二邑縉紳不及齒長城素封而人始服侯先識其所以覆露諸巨室而貽之安功甚鉅元臈纫奉敎於先大夫世祿之家遇重役輒乞解此無異故膏梁而肩以耳目未嘗之事則仆不若及其身漸習之爲愈也彼口實於堂廉不日皮之不存毛安傅乎悠悠畏途任事者希侯釋褐幾何時銳焉犯



難爲鎖尾請命甦與更始語云天道好還安知易世而降俛首蒙庇者非卽今攘臂側目者之子若孫耶某憖不文具述諸大夫父老子弟之言勒之貞珉而系以詞曰吸吸之口不可旣也明明在上亦可畏也善宦巧勝不如拙銳也法亦何常以救敝也於此雨露於彼則颶人百其情各以我故父乎母乎寧巽趣也含哺呴咻不如去而解瘉也

鄧父母去思碑記

長興介山水所櫃藪澤利不及陽羨厥壤上下錯三之一於歸烏也俗矜氣好鬬鮮夙儲庚辰以來驟於凊丈之役丁亥秋馮夷爲癘漂田廬萬計明年疫又明年旱楞腹之衆如蟣上命使者賑江南假道邑西偏俟靡餔啜供張百里監司以下大小疲命上所發帑金半入使者裝半飽胥史未受賑槁矣故長興害最酷積逋倍他縣大吏督過主者莫誰何鞭笞日益峻而奸狡乘之百相蠹也天子所以停徵蠲賦閔念



元元至意幾成怨府令他徙選人難其繼采聲者縮足咋舌云民無良天乎徵鄧侯幾不白矣侯名炳楚監利人庚辰進士又十年而令長興凡三仕云甫下車民菜色未甦督逋之使旁午侯移然溪計盡在併徵而羨取併徵者吏易爲奸奸之而彌緩羨取將毋不足而子息之民何堪下教一切更始新賦不得恩夙逋踰期者法衙量准計曹私錙銖者法糧戶役毋干里胥里胥毋干編氓鶩雞犬者法令下如流水咸稱貸樂輸莫恐後者會郡考成日夜促逋賦侯重失信通融調劑頻仰多苦心辛亥至丁亥徵可十餘萬巧匿者出不意捕致之朝輸夕解無苛詠終侯任鮮以横徵敗者侯亦坐廢格月俸數報罷矣俗喜搆株連無巳時侯廉其弊曰若不見道上累累者耶而鷸蚌自苦爲非重犴勿問鞫庭中者片言折之若神明然又多所矜恕曰吾不恐竟法也近例以罰鍰積粟往往虛報充歲額守者鬻產莫償侯謂備荒本良法



而階之厲乎寧空廪辛卯入覲行李如洗老胥舉故事爲侯計卽羨羡緡贖鏹亡築指者獨不能借貸䟦引充公費乎侯謝之買小艇送其夫人歸夫人至泣下侯弗顧攜兩蒼頭北去人謂侯去且留瑣闥無豯借寇也而以落落寡援不調歸再報政矣杜門坐嘯與民休息居恒茹蔬敝裘卽寒素不能甘其舍人告病屢請去百餘年間縣公稱廉者黄晉江光昇張平和佐治顧長洲其志以侯方之苦節矣而雅度弘綽舉

大蠲細中卽井井不爽尺寸見人過輒擿覆不堪者廓然茹之馭僚幕躬先以正不嚴而威故皆廉謹奉法刑清事簡縉紳干請幾虛終以清簡故鮮赫赫聲部使者皮相侯曰長興誠廉吏何至卧治乃爾里中好事亦以不竟所長爲侯憾往侯在上海常熟英聲蜚播太阿之劍一再試而歛鍔易衄君爲乳保寧渠前後殊軌時有宜不宜爾癸巳冬侯入爲民部尚書郎民若士相與聚族尸祝之甚於令將驕子呱呱慈



母之懷挽臂牽裾常若不盡其情一旦去襁褓習甘苦繾綣繫戀固不自知其靡極也丁某曰往范司成盛時黃直指以門下士按吳興邦君大夫筐篚屐舄滿戶外而獨不識長興公司成爲余言長興輒次且侯將去長興旁邑競哆搏擊陰謂所知曰主臣三折肱不能與少年爭銳鈍顧與日稅駕謂何吾往矣諸君子識之五月嵩山難作嗟乎卽侯卓行遠識長興其嚆矢爾假令作帝耳目其所發舒何啻百里操世柄者使溫良豈弟之士三試牛刀十年積薪時趣固在彼不在此雖然太史循吏傳具在侯不朽矣爰次始末勒之貞珉辭曰漢廷最殿唐史稱拙豈乏能吏所貴良牧於惟我侯洵美且信穆矣清風煥若冬日我有秕政惟侯是去弛徭省刑卧病而事我有啼兒惟侯是孺解其煩苛霈然雨露喚彼族庖月更刀折侯有臾鈞三年不發與其雷迅無寧弩持悶悶而已曾不見蒂譬之飲醅而多餘味溫溫德人褀我元氣



侯乎侯乎我父我母孔懷甘棠樂只君子

## 鄭博士禮敎遺思碑記

鄭孔肩先生標赤幟秉林領袖諸青衿有年矣數奇以貢分敎長興與孔肩共事者臨安王峰先後不必同調先生委蛇其間承乏攝篆不期月宮墻內外倏改觀諸生意指易嚮何其捷也丁子曰鄭先生浚於禮者也故善因善因故以禮範俗耳目不驚諸生曰何丁子曰若不見鄉飲酒及大祭乎哉鄉者幾以利

市故養老之禮輕鄭先生爲政輒舉韋孝子爲介孝子固謝曰某勉力事二人六十餘年矣非爲名高也褱足誓不赴先生曰孝子可以不赴吾不可以不舉而鄉飲酒禮重凡祭必董以慤愿士物不精腆不登於俎而儀物備齋宿廢數椽鞠爲蔬圃久矣先生毅然新舊觀石使君躬齋宿焉鷄鳴而祭百執事儼有恪而祭典重君乃安啓聖以安先師飭武備於文事咄嗟而學制大備詳具余碑記中修廢舉墜其淺者



也按使者將行部先生舉獨行者一二人以示風而德行重故曰先生深於禮者也舉比之暇時呼一奚奴獨泛罨畫溪嘯咏竟日詩云傾酒一壺茶數盞山窮又見幾重灣乘興順流過蜆首歷青山一帆抵明聖湖訝曰此吾家几案物也飛棹而返居恒語余青氈一席地如蛛遊網不能越尺寸吾聊以免俗云爾未幾平樂命下諸生復問余曰先生何以治平樂孔肩亦逡巡謝不敏固問余曰主臣何以治平樂丁子曰先生固已試之矣何試乎曰先生初至有文會已復倡仁會予固知孔肩所望於諸生不斤斤學故家言也學道愛人始基之矣會再舉旋中止予又微會先生意天下事爲之自我者心也其不在我者時與機也假令不遇石使君修學之舉未必即竣事然而先生之議百世不易也廣文法不踰青衿及二三役先生不稍假借志不盡行者稍稍具學誌中法行即委曲安之必使獲所中間操縱銳鈍能使人就吾圍



而不知能使吾之意曲喻於末俗轉移更化如有成算故曰先生深於禮者亦善因者也舉此以往於平樂乎何有先生瀕行諸生依依不忍舍願醵金祖帳東門外先生固辭曰何以永去思先生大笑曰昔秸主人奚豎而妄災石丁子曰不然禮之弁髦於世久矣請借貝珉存餼羊云

## 長興縣新刻貞節碑記

熊使君祠周烈女創典也問語丁子曰孤嫠寸丹耿

耿與腐草枯楊同漫滅者寧少哉先生好譚節義誦
廣之丁于汯然泚洟曰傷哉婦之難爲節也而今之
尤難爲節也王跡熄世教寢微寒餒廹於前毀譽撼
於左右中材不自堅况孤嫠乎甚矣今之難爲節也
節至没齒無間言苦心不可以告人者什九而况聞
之有司采之觀風使者徹天子寵靈乎雖然其不得
聞於有司者抑又什一也攷邑乘及父老所稱述拔
其尤者八人揭碑之以告世之爲士大夫者章氏李



榮妻也年二十八榮死無子子族子嚎苦矣元俗雁
械兵燹匪姑章耕桑衣食其力高帝典以節婦賜棹
楔嗚呼幸哉壽百三歲倪氏臧僕子妻也年二十五
其夫死子福齡遺腹爾苦矣志靡他父戍西安欲攜
往嫁之曰若將誰依耶倪不從勉奉舅姑教福齡成
立孀居三十年里中嘖嘖曰此眞未亡人矣永樂十
四年旌姚氏邑諸生孫應福妻二十三福死嗣兄弟
之子夭折者屢矣姚憑几慟曰妾不天其以寸心爲

慈嘗乎力作奉姑姑歿茹素終身足不踰閾世廟三
十五年旌費氏錢塘妻年十七塘死無子舅姑欲奪
其志費慟哭失聲昏眩成疾遭水火厄瀕死者數矣
志操彌堅與姚同賜棹楔李氏商綸妻歸三年綸死
無子績紡事二尊人忘其煢煢也舅姑死綸兄弟離
析李兀立烟消波蕩中前後七十三年終日扃戶端
坐與里中婦女譚多古節烈及起家拮据鄉黨服事
之比于閭祭酒卒萬曆改元四月朔壽九十一家式



微事久幾湮沒悲夫龍氏李大元妻也十六歸大元
不數月大元省父南安幕客死龍聞訃欲殉家人伴
慰之曰俟爾郎固無恙也未幾舅氏訃至迺爲位哭
如禮父博士訓老無子龍故爲好語安之自度俯仰
內外必不可一日生仰天嘆曰嗟乎生之不辰安知
夜臺非白日乎遣侍女歸寧與娣姒款洽竟月夜半
紉衣裳經死詰且數行在几別父母及嗣姪啓也淚
痕漬紙讀者嗚咽不能竟萬曆二十年旌周氏姚光

裕聘室也未弁聞姚生死號慟不欲生父母解之曰若識郎面乎誰依而守也女顛仆首搶地曰女論義不論情百計覓死父母度無可誰何卜期以歸親黨白衣冠送之哭聲震野女怡然就道爲文祭姚生詞甚哀高堋淚局父母罕睹其面斗室中奉兩木主一祀亡姑一姚生也蔬食十餘年食必祭甲午秋出其織紝之積厚葬姚生唐興山歸請立嗣曰吾事畢矣一慟嘔血不藥死萬曆二十八年旌黃氏從祖別駕



公良策妾也十四侍巾櫛産一子夭別駕客死景東太守恭其姿請堦爲黃夜劍厲聲曰有如見逼請以頸血濺矣太守咋舌去竊二三奚奴奉主母扶櫬萬里外子敬止嚴事之如母又十餘歲卒以年差長例不及旌雖然抑可以媿人臣之白首二心者矣贊曰千尺之桐挺生孤岡下臨淺谿上摩穹蒼霜霰爲春儌彼衆芳吁嗟女士矯矯剛腸義齊嬰杵志軼杞妻金石可泐素心難忘使君建祠浮屠之旁來諗士女

瞻拜宮墻此不二法爲衆生坊而心所安卽名西方式者額泚感者盡傷是念胡從厥性孔良生死事小大者倫常我勒貞珉爰告冠裳

周氏宗祠義田碑記

周氏之有宗祠自參軍文政始也義田者何衆盛而外所以廣其德於宗人也參軍之言曰吾宗自義興徙湖城再徙沙塘支流蔓衍百餘人爾義不可以秦越瘠渙合離在厥祠乎歲癸未捐腴田頃之半息五



年而拓地焉創祠五楹祀孝侯以下有差蒸嘗具矣粲於祠之左以利涉卜壤東山爲周氏義塚生死差備矣雖然鞭之長不及馬腹膳田九十畝有奇厥壤上上歲入倍他額身以後子若孫其無私焉前後計畝一頃有半歲之不虞吉凶之不豫戒舉宗而委命於斯猶吾饗也異日者子若孫爲政其或隕志於我而改圖焉我宗人抑或遑而求多岀不可久鳴之官而聽於宗長嚴會計愼出納申約束斤斤如也歲入

稍癒復息而田之後矣不可以役役必倣請於官毋頃歲輸二金公帑籍而聚之積十年可以代役矣茲舉也本計千金有奇丁子曰此不足見參軍也若不覩戊巳之災乎參軍傾囷以賑擲千金且再矣使者上其伐於朝賜坊如制參軍辭不受也歲所施帷帳衣被甚渥此何足見參軍若廼經制詳委折肱於公私上下盡一焉以蘄慊志於其子若孫以徼福於宗人思篤哉厥有苦心乎郡太守梁谿陳公邑侯豫章



熊公高其誼予棹楔介鄉飲酒禮中其議於監司暨三臺使者報可參軍復剏義倉義學各數楹歲且蜡矣冐風雪督畚鍤甚劬或曰公憊乎曰老人不即塡溝壑幸及吾目落成焉死且瞑事竣請記於予丁子曰無近名與參軍蹙然曰惶也政所乞一言以昬貞珉者令子若孫知我苦心以永終貺於我宗人世世守此無替政何敢望名丁子曰天下事假義謂何爾假令名而義不猶愈於錙銖而攫貨利者哉又況乎

捐利以市義乎參軍之志可風也系之銘銘曰於惟參軍起家拮据乃堂乃構乃菑乃畬先君之思爰念我祖貽厥艱哉篳路藍縷有儼對越孔新祠宇惟士無田不敢以祭篤篤宗人我施靡繼相彼膴原於湖之湄我祖式臨小子敢私惟我宗老規之營之式克衡之亦既成只亦既盈只乃蒸乃嘗乃薦馨香旅酬蹌蹌燕喜洋洋載滌載漉載訓載育寵宴有域詩書有塾以莫不均以莫不穀於惟參軍既殫厥思桓桓



孝侯神保聿尸惟仁弘孝惟義廣慈枝之庇矣本實培滋蝗彼錢痴阿堵遺誰參軍苦心用詒來茲

卷之五終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傳

三太宰傳

傳三太宰者何予悲夫太宰之以空名寄也平湖
餘姚一時接武而太宰始卽眞難之也以假者何曰
彼一時也江陵才驁而悍巨璫保暱之挾少主令天
下臺省廩廩救過太宰以下頫首受順指天下以爲



固然江陵以言事者毛舉諸大臣長短上心疑故示
不測于誅賞是明以事權還吏部而海豐不受也濟
倒盡失故步以去嬌嬌商丘宋公纁天故促其期以啟
三先生三先生攬以頓之繼策振積衰之士氣白日
震霆不色驚虎豹九關不內凪衆尸交詐不前邦苦
心哉卽釜鬵十九然風波震撼中令士大夫銳焉持
清議與天子宰相抗而世局一變三先生力也然則
太宰必與執政左與曰否否公旦相爽居太宰未有
不和衷者也惟衷乃和書不云乎無偏無黨衷之謂
也是以君子論其世

陸莊簡公諱光祖浙之平湖人字與繩嘉靖丁未進
士初令濬濬縣邑也甫下車省瘠里五之一亡何廓
其郛城之簡練士伍萑苻之竊一空邑有盧生柟夙
負才以得罪前令以論死柟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柟
枉狀十餘年無敢任者公立出之御史故難公曰若
不知柟富耶公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



者石尉何避焉御史改容謝已剃馬政議役法强項
迕當事意大司馬錦至借軍興法劾公上不問歲稷
璽使者以非時不爲奏公具疏請蠲賑甚懇上特報
可督撫以下嚴事公時仁和張太宰守郡故抑之曰
令少年不一挫其銳不大器公貴居恒歎曰張公其
藥石也終身不敢與劉禮宗人炳贍上靈氣談炎赫
機衛能單一世士而分宜相雅才公時出好語誘致
門下公謝而祠祭南曹子告數年起祠郎裁諸方伎

近幸請靖悼王祭（先是窓懷太子薨羣臣不赴祭至是靖悼王薨公力持議乃得具祭如禮）受知裕邸今上生公特請告廟受百官賀上領之
有頃賜聖母寶璽衆服公持大體亡何改吏部驗封
司歷考功文選郎公負人倫鑒腹鞫別具陽秋而又
善㳄諷逆客冗流靡所不耳目或謂銓曹重地寧毖
毖造請爲公咲曰此正銓曹事也君欲其樹棘扃戶
銓次天下士耶時太宰嚴文靖（訥）倚公如左右手公
重自負意所獨注圖轉機迅海忠介以與國令被糺



方候調特遷戶曹郎劉御史（陟）以鄉進士久在告陟
光祿卿謝令（侃）擢自尉張別駕（澤）由歲貢士晉臬僉
皆異數一時名碩如胡莊肅（松）吳介肅（嶽）王恭節（廷）
毛端簡（愷）張恭懿（瀚）王襄敏（崇古）並溧雲萋斐中推轂
無虛日而朱少宰其知囊也當塗心薄之畏其與援
不敢動公乘間出爲南司空服者卒不勝忌遷太常
少卿尋削籍居數年華亭之難作以新鄭修郤故公
力左右之事旋解華亭德公甚曰吾愧與縋尋起南

太僕轉太理卿工部侍郎江陵方柄政公其同年生
也以故事候待漏院大僚皆屏息立語公索坐坐故
久江陵目攝公前後調護給事余懋學御史傅應禎
劉臺比部郎王用汲語剴切江陵蓄怒久及爭改折
漕糧大恚曰浙人難事如此公曰某忝九列顧不得
使論列天下事哉公奈何以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外
乎移疾歸江陵敗薦起南兵部改少宰時攻江陵者
氣銳公又力爲江陵辨執政倚公宿望曰微廼公不



能彈壓諸少年也而御史李植江東之丁此呂輩爭
壽官發科場諸不法事語侵執政上心動公佐楊太
宰巍上疏劾諸言事者左遷各有差言者益譁亡何
遷南司空謝病歸又二年起南司寇以職守裁抑諸
臺省臺省不相下公白簡爭之强主事劉以漁不受
御史屬御史氣夌之公不直御史事尋白亡何入爲
司寇改太宰執政力也攻者嘶嘶未已公不顧銳然
以清議爲巳任叅政張養蒙徵太僕少卿巡按浙江

御史蔡系周出副閩臬薦公者與攻公者錯愕出不
意未幾量移故御史葛國欽比部郎饒伸嚴旨譴責
遐郎王教罷爲民公疏救曰二臣得罪閑臣未嘗廷
陛下二臣實臣註擬罪止在臣上不允壬辰大計外
吏公與考功郎鄒觀光矢心任事特簡公廉寡慾及
能甘清苦官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有二人品第上
請褒寵錫宴快于輿論而又以其間搜剔臺省諸意
于是吏科都給事陳與郊陟太常少卿矣以禁佩遺



謫給事王遵訓丁應泰御史綦某以郡國吏議謫城
社之奸洗滌幾盡時御史大夫李世達同在事與公
相倚爲重舊制巡方使者報命御史臺課其稱否以
聞詔可方復職闒茸者率以虛文應李公持臺規繩
諸御史雖使者韓介坐失舉廉吏王貽德張佐治謫
大理評公志也公嘗謂人才國之元氣尤注意老成
雲南參政王時槐太僕丞蔡悉鴻臚卿王樵並以名
碩考槃數十年一旦由田間驟起九列恭簡不二歲

晉大司寇而許京兆孚遠以救李中丞材外謫服未闋
推右通政尋開府七閩或問曰公之啟事洵善矣多
要津所不予之人何也公徐應曰操世柄者不宜予
天下以好惡之隙抑情而平之勢不得不矯請一切
從其始先是富平孫公丕揚代公司寇長安老隸詫
曰是故驄馬以專擅編氓公者耶公聞而唉曰鄉吾
被放謝恩歸而揖御史于朝片語相知今三十年矣
趙少宰用賢沈戎政思孝蹇諤自喜廷譏數面辱公公故



折節頻而柔之且力爲推轂少宰時語所親曰吾乃
爲平湖所容而戎政嘬居久每扼腕時政曰持公議
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識者以此竅公權
略而執政獨嗛公次骨曰不自意爲老禿翁所賣公
謝曰祖昔爲郎文貞知我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嘗
薦士祖不可文貞艴感曰業已聞上矣奈何祖避席
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誓不敢以所未信阿
相公意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若不堪卒相信

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之深也公在吏部久由曹郎至太宰先後相距二十餘年時局遷遷公孤立一行其意大指以抑僥倖振孤寒爲急勢當極重不可返物情轇轕上下爭覗公以其左右足爲低昂而公侃侃發舒寧失上意以申公論搢紳均不逾歲而仕路一清生平節槩聲價遂定近世之姚崇也茂苑去蘭谿新建出中旨大拜公以非故事爭之婁江謝曰詞林鑽穴固自有例公抗顏曰宰相以



例進寧若椽吏耶卽疏陳祖制力言會推之典必不可廢上報可者爲令及廷推閣臣政府意有所私公固抑之而衆議以故事列公名居首旨再詰讓給事喬胤力詆之遂歸時王山陰公家屏亦以封還手敕同出國門也公解組杜門後進有以知人叩者公曰凡人初以負氣挑拗廷凋見排卒多樹立或稱善處事識時務必至浮沉墮落問大計曰四衙門爲要崟翰林臺省吏部也嗚呼知言哉易名莊簡士論以爲未慊云

孫淸簡公諱鑨字文中忠烈公燧孫也父陞禮部尚書謚文恪兄弟以明經射策高第先後列大僚而公恂恂若寒素第嘉靖丙辰進士除武庫郎迴翔武選職方數年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輿論凜凜公上疏極諫借秦宋爲喻盡糺諸不法事壅蔽者華亭公咤曰憃也郎奈何輕批逆鱗哉中人憚上英察秘不以聞公移疾歸同舍郎鄧洪震賦寶劍



篇贈焉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卿九年改少太常右通政進光祿卿時江陵奪情公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小樓讀書嘯咏自如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爲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盭不可行下法司議公爭之强兩請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改吏部眞寅遷南吏部尚書尋以參贊機務推吉甫下而太宰陸光祖去廷推至再列上公名卽得吉館注出特眷云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杌隉中吉

蕭讓諸曹郎鐫俸削籍者廬屬公屹不動遷除大攷
不謂內閣道遇閣臣亦不避祖平湖之意加徑直焉
新建積不平于是有紀綱疏意王會推令諸曹公舉
上請以杜事擅公覆議糧格給事史孟麟上疏申公
議新建益恚而閣部水火矣公感上知遇汲汲以人
才為已任集思廣益欣然舍已意廓如也時徵聘之
典久廢公獨薦一二真修篤行士于科目外不次優
擢以維世風于是江西舉人鄧玄錫推翰林待詔劉



元卿推國子博士玄錫不赴而吳郡貢士王徵臣遂
授如元卿官王升焉行可相繼進階士論翕焉癸巳
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覲㦄矢天日曰法之
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公亦
斥其甥呂胤昌胤昌者文選副郎也為時論所歸同
事者譽公曰以渭陽不庇一姊子公固無成心哉公
慨然曰以渭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苦心自是部院
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細時婁江

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而計疏先一日上慎甚合譏
新建借拾遺三庶僚下部議公覆處其則婁江私人
也詔下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黃方從征朝鮮俟事
平酌議亡何給事劉道隆白簡至矣嚴責以事擅切
責已又以回奏不認罪奪公俸鐫考功郎三秩虞淳
熙等削籍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少
卿曾乾亨相繼申救諸曹郎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
張納陛賈巖薛敷教各疏辨左遷有差時史孟麟陞



吏科都給事中極論前事引疾不拜而儀郎何喬遠
洪文衡迎爭之上不省公去志決獨以權黨二字不
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公堅卧乞骸上遣中
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疏累十上賜傳歸踰年公
卒嗛公者方在事久之始得卹典謚清簡迫公議也
公純誠質行與人煦煦長者意所不可賁育莫能奪
時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元聲等斷斷引祖訓各
上封事久不决公率九列廷爭之婁江氣奪儲位始

定風波震撼中挺然爲時名太宰公去陳公有年繼亦餘姚人

陳恭介公諱有年字登之中丞公克宅季子也嘉靖壬戌進士初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晉稽勳驗封郎中會成國希忠薨其弟挾巨璫保爲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下部議少宰某唯唯公按令甲持之堅江陵擬旨竟王之公移病或曰不已急乎公曰不然郎官與宰相



殊宰相忒恐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行吾硜硜介竟予告甲申起稽勳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公芟其餘孽蘖征諸名流海忠介家食十餘年久不召公特起爲南少宰上亦嚮用特旨改南御史大夫辛自修于北而以瑞代公推轂始也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爲諸司倡境內肅如戊子歲大祲公酌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獨苦會新安方

萬山爲南御史入賈人于流言以遏糴糺公中有責之者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癸巳與溫太宰純襄討典尋代之亡何轉北上意也公赴召以二倣篚隨郵吏指而歎曰此亦太宰邪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人自失各肅門状曰公洞燭矣吾儕許以情自杏公謝曰老許非敢爲名高弟中外一心令朝廷淸如止水不大善



乎皆佯應曰諾自是片紙無及門者公持衡以別邪正覈名實崇退讓爲主而梁谿顧公憲成爲選郎與公協力甄序流品汲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時江太僕東之數言事迕當路意謫霍州守移疾數年至是陞湖廣僉事旋以南光祿少卿推卽日得俞旨上手詔也當是時柄國者假託人主意飾其睚眦吏垣許弘綱持疏出示公公北向手額誦上明聖而神叢者紬于是給事王士性李盛春御史王國並由遊

臬入徵太僕矣亡何比部以中貴獄迕上意盡謫一司官而中不與事不列名者閣臣以請上特宥之命如例許所司復請而故選郎王教削籍時亦未經列名因援例請上怒曰此新令也安得竄前事耶姑不問公引罪乞休不允亡何會推閣臣公謀于梁谿曰吾意已有所屬第各書之明日合之果符卽列王家屏等七人以上嚴旨切責至再竟相南充陳公于陛四明而盡謫選司諸郎顧憲成章嘉禎等有差蓋閣臣注



意大宗伯某諱言山陰公與梁谿力持之以此牴牾公上疏請宥諸臣不允再疏乞骸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巍爲尚書臣郎文選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是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由廷推其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秋裕皆列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鑨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奉後旨

通列名上鑨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譙讓臣深懼焉臣愚劣病憒以清朝爰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大譴臣卽褫職且有餘愧皇上獨舍臣而罪司臣臣能靦然已乎疇咨之義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卽先朝卜相不盡由會推未有以會推爲訴者至臣以爲訴此不在法在臣匪人忝儳其說遂長使相臣由他途進臣罪大矣上不允時太原公亦疏捄謂聖意淵微卽臣等不能窺何况諸



臣給事逯中立盧明諏各疏捄上不允鐫中立等秩出之外并削顧憲成黃縉籍時縉憂歸久矣公哀懇稱病篤上眷留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疏十四上乃賜告乘傳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亡何南科臣任彥蘖復申捄縉詔鐫縉二秩極遐方用豈旬月間上忘前旨耶然則逐公者竟誰也蓋蘭谿初秉政云公歸夫人遣舍人見迓公西湖索汕蓋數百公訝問故對曰杌隉數椽何恃不爲暑雨計聞者相顧

嗟嘆公雅留意人材委曲保護不令人知甲午正月
薦以中書舍人上封事迕婁江禍叵測公陰爲卵翼
令假使節去𨔣使者某論糺松江丞燕祖召蕭山令
泰尚明公廉其狀不盡覈訓祖召于蘇州尚明宜與
名曰簡實優之也而二君並以强項執法有聲郡邑
公曲全善類多類此將去之數日内戚有留行者公
曰如君言出矣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
吾去决矣公孤標峻節岳峙淵渟政府意忌之然亦

以夙望不能稍有加所推遺佚無旬月間十常二三
報可終始令名士林倚重公去兢以公之激爲鑒而
釜鬵日甚與其枉尺不得直寸無寧株守嗚呼慮遠
矣天下至今想其風采易名恭介不虛也
或問辛壬而後太宰之席未煖而去者何也曰勢也
江陵時閣幾椽史銓臣勢極矣一旦逆而收之則激
激則不得不去去而後銓臣重閣所以凌銓者以中
旨銓以高帝三尺持而閣以其伸者詘人主之寵靈
不得與天下公議抗也嘉隆之際銓臣表表者楊蒲
坂博嚴海與高新鄭拱今上御極四十年銓政又幾
更矣陽城海豐敗而嚴雲南清宋商丘纁商丘沒而
平湖餘姚相繼顯說者咎新鄭之擅也而服其知人
其物色沈戎政嵇望而得之拔吳大司馬兌張大司
農顏學于邊臬立談佘應何神也殷正茂甫節鉞而委
以古田之役曰吾捐百萬金予之卽乾沒者半而事
可立辦嗟乎察瑜于瑕者新鄭也眞能知人者也推

愛于怡者平湖也眞能用人者也新鄭之敗以睚眦
平湖反其道故能兼蒲坂海虞之長雖然善用海虞
蒲坂者徐文貞也文貞上結英主之知下借天下之
公議而爲我劑故閣與銓交重江陵得君似軼文貞
其凌駕不以公議而以我誤以隨者爲劑而閣與銓
兩敗惜哉婁江之不爲文貞也夫能劑臺省而後可
以太宰能劑太宰而後可以相二者爽于天下之公
議而不我與故能使天下爲我用太上器識其次權

略而世且拘拘焉畫一隅而尺守之曰夫夫吾惡其
嫌于術夫術而果足以捄世也而又何嫌乎嗟嗟求
秋渠韓魏于叔季而不得平湖寧可少哉寧可少哉
或曰學平湖而失之何啻千里夫餘姚固今之曲江
也

明南京光祿少卿涇陽顧先生傳

萬從先生讀書涇里涇里人誦南野翁誼至高南野
翁者贈戶部主事學也配錢太安人生四子長性成



次自成又次先生諱　字叔時世稱涇陽先生季曰
允成字季時是爲海忠介發憤上書詈御史房寰者
也海內艷二難云先生英敏沉毅機穎絕人年十六
下帷攻苦榜其齋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
爲貧志操可想見矣嘗從師說或問禘之說先生曰
夫子而誠不知也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惜
乎而或人不再問也又說養心莫善于寡欲先生曰
曷不云寡欲莫善於養心師曰何先生曰心主也從
欲驅除是主與奴競也師嘿然無以難時士習浮靡
學故家言至糜爛不可讀先生一朝起而建先泰西
京旗鼓行中原而萬曆初文體一變先生退然弗
居也丙子舉應天鄉試第一尋居南野翁憂已卯季
時舉于鄉庚辰先生成進士授戶部郎與所善南樂
魏懋權漳浦劉國徵慷慨上書申相國先生見兩公
書稱善遂厠名焉江陵聞而側目曰何物少年敢嘐
嘐時政耶然卒無以罪也逾年江陵病朝紳爭設醮



以禱同官代先生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亡何江
陵薨先生調吏部癸未季時舉南宮先生雅注意人
才遐蒐幽討夾袋中別有陽秋未幾請告時季時不
廷試待先生子舍矣承歡之暇杜門而擷六藝之精
抉千聖之秘兄弟偲偲如也丙戌除驗封薦謁先生
下邳語及婁江公抑似重有憂者薦避席曰是方標
正人赤幟先生得無過乎先生愀然曰若識吾言異
日嘗驗之丁亥大計京朝官御史大夫辛肅敏主計

事何司空起鳴乘拾遺之釁訐辛而自爲地吏科都
給事陳與郊故陰陽其詞以逐辛先生感憤上疏曰
臣接邸報御史高維崧等乞恩認罪事奉聖旨用人
出自朝廷你每不論是非輒肆行攻擊抗旨求勝及
有旨着排衆却又推諉支吾好生恣横反覆本都當
重治姑念人衆爲首的高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
岡左之宜各降一級俱調外任其餘各罰俸一年吏
部知道臣且疑且駭退而憂結盈腹誠不自知其然



也今夫工部尚書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其訐都御
史辛自修果有據歟無據歟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
糾起鳴公歟私歟此皆章章較著不待辯而知者也
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
史何歟皇上以爲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者起鳴訐
自修則罷自修訐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
廷歟皇上亦嘗謀諸執政大臣歟其謀之而不以
歟告之而不以聽歟意者第謀之左右而已歟或

有所獲罪而起鳴因而擠之歟皆不得而知也夫自
修者其賢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
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
自承望臣以爲謬甚矣臣竊見邇年來人心日下猜
忌繁興讒誹殷積或曰某某黨也或曰某某仇也或
又曰某也陽爲某而陰爲某也所附在此則濟其私
不濟其公所偵在彼則視其非不視其是遂乃飾無
爲有騰一爲十塗豕弧蛇俱成公案甚矣時俗之過



爲揣摩幸人之災而不樂成其美也昨者本部奉旨
考察無論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中外翕然稱服以爲
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昔
之窺之者太淺而求之者之太深也亦足以見人心
之不泯而挽回有機矣何意復視是紛紛乎在起鳴
既疑以宿釁蒙垢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
既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于
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即今彼給事中陳

與郊等深詆自修何爲者耶何怪乎人言之嘖嘖也
若曰一則公一則私臣不能辨也試思兩者平心定
氣易地而觀臣恐我所謂公卽彼之所謂私彼所謂
私亦卽我之所謂公尒奈何舍我而罪彼哉爲今之
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
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
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啟疑至執政大
臣尤應倍加檢省風厲百僚已雖有善不敢輕以自



滿人雖未諒不敢重以尤人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
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孚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
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褊心負氣皎皎而負爲高者
亦聞焉而慚見焉而憮恍然自失而不知矣如是而
猶或貳以二或參以三將君子薄之輿論非之共起
而爲我驅也何必遽與之校哉元輔申時行虛衷雅
度次輔許國王錫爵和衷淵理佽臻斯道正自不難
要在卓然以皐夔稷契相勖庶幾可以答天下尒若

乃以智用智以力用力釋仁義道德而競巧拙于毫
毛假饒得濟終屬雜霸雜邪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
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說其旨甚美第不務拔本塞
源徒欲調停于聲色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
以徇上外貌可觀病根終在扁鵲盧醫望而却走而
庸人方以爲無足憂此臣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抑臣
又有感焉請畢其說竊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
必詬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進取捷徑不然則又



曰是多行不蹝計畫無復之聊借以盇醜而脫計網
也斯四者亦誠有之矣而不可不求其故也臣嘗妄
謂明與二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
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
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徃徃出于他曹卽如我皇上蒞
祚故相張居正用事言官有相率讃頌已尒保留已
尒祈禱已尒以求與趙郊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
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爲公議及皇上詰責所

以輒惶恐推避謝罪不暇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者曾不思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實章晰義理即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取厭有事不依回取容率稱折檻時下畏之戒他亦無蹤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順而惡逆者也况居尊顯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



令人辱有一人焉獨拂其所喜干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苦于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至摧折則天下皆怫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長人所時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肉食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于斯人欲甘心焉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錄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欣其誠不虞其矯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買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買名徼利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于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濶略于規矩遇事發憤往往



過當聽者方內懷不服退而詗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前後人之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于是擯其言不復採而并其人亦賤之矣假令士能絜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群垢之中者建言者之爲也故臣以爲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暇以言爲

商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給事楊廷相條陳
考察事宜意痛懲矯激之非蓋亦有說葬人之常情
逝措者少順指者多不知自反而徒彼此相尤其究
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佘
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與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
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
道危言危行方今君聖臣賢千載一會不以唐虞有
道望斯世斯民而僅僅較短長于居正柄國之日此



臣之所痛也臣之所以尤不容已于言也大學曰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曰正己
而不求于人則無怨孟子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臣誠不勝惓惓惟皇上裁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
桂陽判官桂陽故柳子厚蘇子瞻遷定山左遷地也
先生慨焉有懷題其堂曰愧軒作愧軒記戊子司理
處州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會季時補南康郡博曰

兄出弟處可乎卽日乞休而先生之官其治以教化
爲主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而謂之曰兄弟手足
也若鬼有兩手兩足而自相爭者乎因各授之杖令
自相治兩人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
官爲折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
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己丑居太安
人憂辛卯司理泉州壬辰大計外吏太宰陸莊簡公
舉先生公廉寡欲天下司理第一亡何擢考功主事



是年婁江公再秉政天下翹佇册立忽有詔三皇子
並封先生率四司上言曰臣等伏見皇上思祖訓立
嫡之條欲將三皇子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
嫡無嫡立長于此知皇上之心有惕然不敢自專者
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皇上諭臣王錫
爵等朕爲天下主無端受誣以爲可痛可恨于此知
皇上之心有歉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
心爲安也有君如此豈不眞聖主哉乃臣等退而思

之惟是待之一言不能釋然無疑者皇上所據以爲
得在此天下所共據以爲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
危之幾不可不早辨而愼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
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之何其可緩
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
論嫡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
也濡滯而不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典瀆不易之
防隳不携之信蔑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



憂不可也臣請得而歷數之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
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
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于已援而附之是爲遵祖
訓乎悖祖訓乎不可一也背考我朝建儲家法東宮
原不待嫡元子並不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
皇上第以其不合于已置弗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
加于列聖之上乎不可二也臣等聞之凡有天下者
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
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
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鬯承祧于是乎在不可
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
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爲實不可三
也皇上亦曰權宜云尒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元
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順於情安於分爲稱於訓爲
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
大偪所由也偪則陵陵則僭厲所背也豈細故哉而



姑任之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
上爲法皇上尚不難剏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
自是而徃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誤
萬世之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
皇子皆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臣每念及此
便自寒心皇上獨能晏然而已耶不可五也且皇后
者所與皇上共承宗祧者也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
祧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爲快蓋皇

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
體也是故皇上元子卽皇后之元子也雖恭妃不得
而私之也皇上諸子卽皇后之諸子也雖皇貴妃不
得而私之也何者統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有子亦
以其妻爲嫡母固其分定然尒豈必自己出而後爲
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皇
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乎不可六也況始者
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



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改於二十一年則亦二十
一年而已猶可歲月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
歲月爲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改聖意屢遷而彌縫非
由頻瀆非由衆激何以謝天下不可七也善乎皇上
之言之也曰朕爲天下之主夫爲天下之主者未有
不以天下爲心者也自並封之命下聞者莫不悵然
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閽而上封事者不可勝
數至里巷小民亦嚣然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

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
夜趨召而來正欲爲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群議而順
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積
誠必欲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眞擔當尒不然皇上
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不可八也且凡人見
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
昵之比而不諒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難以家喻戶
曉也是故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



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不堪卽臣等亦爲皇上不
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卽皇上亦不
能爲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乃來此意外
紛紛不亦惜乎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
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優游則妨
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敌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
之大戒哉伏願皇上反觀默省長慮却顧以成憲爲
必不可違以輿情爲必不可拂以初命爲必不可爽

以新論為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皇元子首
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封庶幾父父子
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社之慶萬世無疆之休萃
于此矣臣等曷勝惓惓顒望之至又為書上婁江公
于是並封之議寢癸巳大計太宰孫清簡功郎趙高
邑矢公任事公論稱霹靂手獨執政怏怏積不平遂
發怒于劉給事道隆疏擬旨切責功郎降調尋削籍
先生與副郎李公復陽合疏救趙請一併罷斥不報



清簡公亦乞骸歸時鄒吉水請告婁江語蔡少宰曰
昨文書房傳旨云放他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
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果
非相國宜爭之皇上該部宜爭之相國少宰言于婁
江往復數四不可先生竟擬留奉旨鄒元標着照舊
供職亡何會推太宰婁江屬意大宗伯羅公先生言
于選郎劉任丘曰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
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况并冢宰據

之乎劉曰嘉靖時不用呂餘姚嚴常熟耶先生曰是
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威權在內閣出自
相指不可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
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
聚散則互相鈐制一人不得行其私此國家之利聚
則獨專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此權臣之利理亂大
機于是乎在恐不得背聖祖而從分宜也劉聞愕然
要先生面質于海虞趙少宰趙曰議已定可奈何先



生曰自王楊秉銓內閣頤使惟命陸平湖始正統均
之體孫餘姚守之內閣切齒二公相繼免今特出此
一着吏部內閣合為一家禍更不可言矣明公且以
高新鄭何如人趙曰剛愎自是先生曰高以內閣兼
冢宰是以全身為分身也今內閣自為政又用其同
衙門人為冢宰是以分身為全身也恐吾儕日墮相
公彀中而不知趙悟曰如君言利害乃爾遂言于婁
江婁江曰誰為此議者趙曰顧稽勳婁江怫然卒敗

推陳恭介先生尋掌選事婁江故爲折節若推心置
先生腹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咨婁江婁江陽曰諾復
攢眉向先生曰奈釜鬻何一日忽休沐先生推孟公
一脉南通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疏上輒下婁江陽
喜曰主上朕兆甚佳君啟事正宜急先生曰有好朕
兆不敢以激賠債也默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
以南宗伯召饒比部伸起南銓郎王太僕士性李訥
言盛春江廷尉東之李光祿植或起謫籍或簪臬或



在告一旦洊擢九列不二年而節鉞婁江性卞急議
論或不相下先生輒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
私事願各捐成心也當是時内而巨璫外而宵小日
伺隙以逞先生挺挺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決
大事斧斷犀擊氣雄賁育若還虛懷汪度譚言微中
又令人意消一黃門倒推中州臬廵方使者劾其贓
限也事下部先生曰凡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寧留
不盡之意于法外况苛求乎疏覆罰俸三月其寬平

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于尼聖有五案焉退鄉
愿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
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觀過
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于咨訪先生質
諸清議間出獨裁某郎聲望蔚起先生曰非端人也
擬外抑之爲同事者所持未幾一給事逐一風力御
史即其人也其令訪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剡先
生力拔之卒去一佞臣稱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亦



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爲職吾取其稱職已矣其邪
正之辨吐茹之幾恒出人意表亡何會推閣臣奉旨
不拘資品先生謀之陳太宰太宰曰彼此咨錄所知
印之于是各擬七人果符又同以王文端爲首婁江
大恚且訝曰何獨遺羅宗伯先生曰公議不與者半
若之何婁江怒曰前推羅冢宰君謂翰林止宜推内
閣今推内閣又不可不已甚乎先生曰前論事今論
人也婁江復剧趣蔚谿言之先生曰公論在司官不

敢諛堂官也復貽書于陳陳曰公論在本部不敢諛
朝廷也少宰鄞縣公羅門下士又言之陳陳曰此非
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
專也亡何大宗伯中白簡上震怒詔讓太宰先生削
籍歸矣給事遜中立疏救先生亦外謫先生歸而杜
門掃軌益潛心理學季時先以儀郎救趙高邑左遷
家食晉陵數百里內侃侃批鱗者踵接相與切磋林
皐先生于城隅得楊龜山東林故址喜曰可以老矣



築室其上集同志闡繹程朱正學其說以性善爲本
體小心爲工夫談無善無惡者藉尸文成其說入人
心髓不可救藥先生曰既已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
去惡乎既已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本體與
工夫二乎一乎又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羲堯周孔所
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
之曇聃二氏所自出下之無非刺之鄉愿亡忌憚之
中庸所自出不可不深察也或曰孔子說性相近何
嘗渾融孟子苦口爭一善字便死煞了先生曰人之
生也直是孔子語否孔子不言無曲無直早是說煞
了其人不能對一日季時問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
似亦可言無善而至善周子言太極本無極似亦可
言至善本無善何如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句話
通得無善通不得無惡通得無惡通不得無善便非
究竟義以無極而太極爲案而曰無善者無善而至
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爲案而曰無惡而至惡可乎以



兩極字合兩惡字而曰無惡者至惡本無惡可乎又
曰算來算去只是躬行難世言工夫即以爲落第二
義孔子不曰爲不厭誨不倦乎更不思爲何以不厭
誨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聰明才辨之士
推勘到這裏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云工夫即
是本體世所謂本體高者光景次者意見其下議論
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流雲集颯起東
林之名大振會癸卯妖書乙巳察典清議之士引繩

批根當塗以先生陰執牛耳自撝者久矣丁未婁江再召先生夢爲祖道執手叮嚀至于涕泣迸淚言雞言貽之不省戊申部起南光祿少卿先生以疾辭或曰不已固乎先生曰吾病重聽不敢不以實告君時沈戎政久厭李司徒見彈射皮相者疑富平修郤二公先生曰吾身介在進退此大獄會可以化三賢撤一綱遂上開銓二書而攻者蝟起南北閧沸先生不辨也貽書友人曰讀南北諸君疏有蹶然以喜者矣



喜聞善也有赧然以耻者矣耻溢美也有悚然以懼者矣懼滋競也有愀然以憂者矣憂激禍也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敢哉東李司徒曰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逼出箇真身子來古人所以拜昌言也時南北交訌簸弄者至糾結不可解先生又貽所知書曰竊觀近局誠若冰炭弟從旁靜察始于意見之岐成于意氣之激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轉移聯合有

道焉在局內者置身局外以虛心君之乃可以盡已之性在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已分上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知共見處爭勝也則虛矣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爲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爲偏執也則公矣國家尚亦有利哉善乎高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惟涇陽先生惜之者以先生宜出而不出



即不出不必以二書爲射的先生于此中心獨苦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白簡多假重者先生語同會曰此機甚惡庚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東林爲阱于城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沮身沒而精光且徹嗟乎其際微矣先生性簡素斗室之內竟日頹然四壁凝塵晏如也嘗曰論中和之脉即一嚬一咲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與萬物往來何容見戲南野翁慕范文正公義田先生約諸昆季歲積租千石以

贍族之貧乏曰成先子之志也莊事二兄友覩季時
愛兄弟之子如子教之如父至懿戚故知有贍之終
身者有及再世者于師生養死殯髻齓之交没齒相
卹至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先生不自白也死且
存其遺孤靡所不厚里閈衣冠宦游四方四方士有
片長可採者先生委曲游揚不必令其人知其與人
爲善誠意肫懇眞可以革豚魚化蠻貊生平不屑干
請遇不平間一鳴之當道試士時僅爲猶子通姓名



曰必有亮予不得已至情者嘗戒長君曰凡爲父兄
莫不愛其子弟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
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于主者非恝然于
汝也汝質儘可進步非棄汝而不屑也就義理看男
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
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尚爲汗
顔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卽墮地一
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那箇

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
的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没有分造化亦炎凉轟
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倖博一第再仕
再不效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栖
徃戹窮以老甚而有四有竄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
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于進是無厭也就汝分
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工夫透
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于一秀才若尤肯尋



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
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
進士也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于此繹而思之
余其恝然于汝耶抑愛汝以德玉汝而進之遠且大
耶汝能識得省多少閑心腸多少閑氣力省多少閑
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先生中年善病乙未久疾
幾殆舉家張皇先生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夜半忽
起徐吟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

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又十八年壬子五月望先生會講東林三日畢十八日買舟而歸時病熱二十日作啟與長君曰杜門謝客養神息機一切人面上事與我分毫無實用要識得破守得定使人稱涇陽家兒吾願足矣功名自有數不必太着意也時命次君代書猶索筆改三四訛字廿三日早脩然而逝先生于生死之際定矣所著有小心齋劄記會語商語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涇皋藏稿以俟錄未



刻者藏稿十之三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先生又欲作五經餘未就又命薦編次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先生嘗曰周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推行之于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推明之于後世者朱晦翁也晦翁至先生四百年而東林一大闡發豈偶然哉先生生嘉靖庚戌八月　日歿年六十三二子淳沐文章有父風

觀察大夫吳公傳

觀察大夫故光祿丞吾友吳君之矩也光祿而觀察者何適所稱吾友哉嗟乎士不幸批人主逆鱗即重譴十九錫環一指斥權佞立敗矣無論一官且百計餓其名异哉黨禁毒于謫竄謹詠慘于斧鉞三十年來士大夫之氣如風漂草隕陰鑠而化爲繞指間有顚而起起且再躓明知謇謇爲患義不返顧卒廿丘壑以死者指不數屈之矩其一也之矩諱正志號澈如出陽羨巨族始祖德明公繇代有顯者至宗伯儼



吳適大又數傳而通政公達可敦麗有長者稱君其冢嗣也幼有僞辟姊翁萬文恭公奇其文曰是且爲天下第一人願辦天下第一事乙酉登賢書己丑以進士高等拜刑部主事百日爾疏劾都御史吳時來詹仰庇給事中陳與郊李春開御史林祖述陳汴請申上言大臣德政之律開諸人直言無隱之條語甚剴直當是時政在婁江海寧以門下士首逐褒城片言驅沈歸德勢方張仙居浮沉御史臺當塗以爲彫

巳也借以彈壓言事者前后請劍誅臣岌岌矣新進曹郎奈何捋喎虎之鬚哉獨不見饒比部乎君慨然曰吾待試公車目擊比部慘禍竊心艷之今幸爲饒君續死不恨嚴旨果切責謫宜君尉君出國門光祿少卿王汝訓繼論與郊謂大臣不欲言小臣不敢言一部臣言之言未脫口身投荒徼公論大快亡何王先生南矣君尉宜君月餘請假歸省李恭人迎勞雖甚越三日忽棄養假令君不上書不遠謫不遠謫歸



必不及永訣膝下造物亦巧成之嗟乎之矩幸矣壬辰冬起家清河尉尋李饒州越歲擢儀曹郎念海內同志未盡登朝疏請還山不報尋予告時通政以嵯使在假父子依依譚心子夜不以三公易也丙午覃恩補原官益家食者十有四年丁未五月轉精膳員外郎尋改光祿丞席未煖陳治則自簡至矣君初謁山陰公謬前席曰當今何者爲要君對曰進賢退不肖固問不肖者誰君歷指某某皆四明餘孽不可一

日留其黨竊聞之嗾君次骨會晉江將大拜合攻者與乞內援者公舉者各相持胡給事忻李御史雲鵠幾不免君上書山陰時與所知扼腕曰邪正勝負之關機在呼吸及今不伐其謀他日噬臍無及矣邪黨日謀所以中君者秉汪黃搆難篤罪于君益黃儀部汝亨一騰汪戎曹元功皆通政公所薦士時情熱鬧中規以退避忠告而科之曰撓亂大典何哉給事汪若霖亦外請固知下石者在彼不在此也或謂君杜



門卷舌且立躋華膴寧至芸人之田畋畋譁侮爲君亦自訟吾于世道多苦心于友朋多熱腸爲身計則不知左遷吳與李量移南比部盡職業杜干請無幾徵還人意態事屬他司者顧賫成焉君自幸于冷局宜亡何疏論王三善再疏請寬楚宗之錮鳳陽者愛君者曰是亦不可已乎君正色曰側目梁谿者以窟穴兩官而故發難于採淮撫淮撫之誅陳增功在社稷何可沒也且功郎豈代太宰掌記者邪吾不敢避

東林之嫌自同寒蟬若平反吾職也辛亥太評同邑
湯御史以河南道縮臺政修郄者于君多弓影之疑
彈射無虛月遂以江右臬僉奉璽書備兵湖西道君
喜曰豫章吾翁甘棠也且多賢者吾請以政學會歲
飢日夜講求平糶弭盜之策如傳檄定臨江郡亂寬
靜撫南贛流亡廣講社聯同心與起譽髦種種治行
具鄒先生誌中平生留心經濟嘗曰吾上趙中丞邊
籌十事塞上以爲永利茲地偶見一斑余已矣老覩



在堂吾不能以三尺綬供群小頰舌推福建參議竟
拂衣歸君歸不三年病反胃不起嗟乎九廻之腸終
耿耿不可化與易簀前數日自述生平大概數千言
高存之執手與訣泣下君脩然自如徐曰爲我囑家
大人無以世業重自累生死之際可謂了了矣世之益
苛求建言者或多不羈君跼蹐擇地而蹈言不出口
或負氣而君故謙下或褊心鄰于刻君寬然無町畦
白首子舍愉如也課子弟飭僮僕斤斤如也嘉惠三
黨折節窮交煦煦如也三子某某某韶秀能文章舉
孝廉者二諸孫某某競英爽齗齗君者不遺餘力更
不能以浮議終抑君之子有女字蔣生生早殤女矢
從一君命拜三節祠成其志嗟乎加末俗數等矣丁
子曰自予之以君子許之矩而攻者日益至客問曰
吳君之爲君子信乎曰信何以徵之曰以白簡徵之
吳君翻以白簡重乎曰試問執簡者託足何地起念
何繇客變色嚅嚅久之曰就若變色嚅嚅處卯公案



也傾朝攻一老曹郎儼然若敵國白簡重君于九鼎
矣予故曰之矩君子也

明良二千石平山吳公傳

公諱秀字越賢别號平山浙之烏程人系出宋忠武
王璘後官副閩臬佩璽書備兵海上稱二千石者何
公治行在郡也公中蜚語海内士大夫疑信不能半
薦讀公遺事沾襟焉嗟乎生不幸當叔季斤斤約束
如處子與稍樹立以自見世曹起怒目嘗曰若奚誰

嘗蹈者微獨不契必且蠱涅其生平而後快公乎死
不瞑已春秋推見至隱薦紳推原公志比之古良二
千石而爲公傳公幼警慧十歲工博士業有聲十三
奉母張安人諱以孝聞十八補邑弟子員甲子舉于
鄉辛未第進士高等丁父西園公憂乙亥除刑部湖
廣司主事杜門讀律作戒官典記丁丑分校禮闈七
月論四江北尋請告二歲補故官歷員外郎郎中積
薪十有四年出守九江九江抗金陵上游楚蜀孔道



也公袪浮蠹謝干請進老稚几膝間娓娓詢疾苦狀
霆斷鷙擊幽抑必雪臺使者成案一洗而上下之稍
近强項日法如是介課諸生異等者左右提挈如嚴
師如慈父青衿感奮願死一日行道上聞哭聲曰貧
生婦也而新寡公流涕被面躬吊賻焉其嘉惠煢獨
破常調行之多此類郡負山脈盤于偽漢公負畚鍤
爲役者倡馬鬣剛不日成亡何梁龍閘河樓回龍磯
堤其廢脫以辟江水溝塍鱗次已給牛種督耕曰太

守作而農師矣歲入不貲以備賑曰未也老鸛河故
道瞰大江萬艘浮漢沔下虞夜宿公鑿河便商收漁
利而官之歲所全活無筭未幾丁倪恭人憂服闋拜
揚州守自頌其綬曰老人難肋此久矣詎不可以衛
疲故避戟星出入搜剔諸弊賓案無滯牘訟不宿檯
五塘拗自恭襄廢于佚鷟西山諸水靡瀦洩横溢嚙
高寶諸堤即亢赤野數百里豪獨擅其利在事者旁
睨前却公力排衆喙以去就爭之五塘翕然如故而



虎視者耽耽矣島兵訌朝鮮羽檄旁午公新衛治壯
樓堞疏濠鑿河舟而載者屬于闉曰可以積粟矣廼
爲義倉如常平法法加嚴凡積羨例入私槖者豪商
奸三尺而法者悉易粟輸官庾而城有備當是時揚
赫焉爲東南重而狐鼠目攝公者巧伺百口中之公
益銳堅自持家視封以内意所任孜孜不能倏終日
堤决淳家灣適初度諸邑長詣公壽公曰諸君幸各
致畚土寧啻百觴觴我即日堤成淮黄議起公慨然

日固也河身日高海口日鬭藉賈曾復生束手困矣親詣鹽城石䃴口引村獠譏求疏水刷沙法詳具河防議中甚辯公坦衷眞率望而知其長者一旦遇事屹如山立迅若弩決矯亢刻厲皎若揭日月而挾風霜若乃却陳令之贓揮龐博士之殊其小者也條屬嚴公過于大吏公事大吏侃侃獨行其意甚者爭之强見謂守無狀陵我公不爲異謝舟車絡繹河壖呼郵吏按符例應之寧儉毋浮禮客怏怏去群囂紛突



公呀然孤立誓不反顧大賈因緣進會而公不免矣初公起家輒受知江陵太原二相國秉鈞不啻專且久也令稍濡足華膴可立至舍此不屑而染指暮夜爲兒女子口實乎嗟宛哉解組絕跡城市郡邑幾不知有公卽故交公亦不以尺牘通也種魚蒔花翛然菟裘嘗嘆曰金谷與柴桑孰多幼後季父終焉子身歸敎矣以束脩養白首念二人泣數行曰吾自來長恨悠悠無已也感憤世變慨慷竟日日不爲于可爲

之時坐視而幸其敗轉盼滋甚矣後將安躬晩號區盧道人自爲傳年六十九賁恨卒子士榮邑諸生早夭孫拱宸部秀克其家所著閒中紀蔣蒙善物日覽手抄藏于笥門人多臺省中秘劉司成曰寧其最著者野史氏曰夫世之號爲循吏者精神什九在上公反其術行之其不免宜或曰蔣恭靖不更危且難與何以濟曰天也毅皇帝在行宮左右百方構索太守持敝衣解妻女簪珥以獻免冠伏地哭請死當是時



卽百琯寧死全上悟顧中涓咄咄毋重苦窮措大而虎口脫矣此天也非人也雖然陸方伯理之嘗問政于恭靖曰卽善無自我作祖解者曰善且不爲首況惡乎先進性故麗厚抑豈其折肱畏途久而多苦心與嗟夫名者忌之的也任者怨之府也得罪朋友寧得罪天子恭靖生公時又不知何術免矣

## 范太公小傳

公諱　字雲從世居揚之海陵讀書好先秦西京數

亓廩澤宮爲諸生祭酒晚令處雲非其好也下車之
六月賦歸來人謂使君何必減陶彭澤亡何子鳳翼
郎選部封太公如其官太公篋章服歲時僅一再御
曰奈何以孺子餘艷驚里中見蚤夜課諸子若孫暇
輒召故知徜徉碁酒選部公未幾亦謝病歸侍子舍
父子扃戶修萬石家風里中若不知有范太公父子
其知之者曰太公少年藉藉諸生間氣甚銳門下授
經者二百餘曹所進束脩日市瀟灑奉兩尊人及二



昆手不私一錢二昆見背則又毋其嫂子其孤數十
年一日也既貴加意宗黨時時周卹之居恒嘆曰先
文正何人哉行年七十有娶兒之色癸丑八月初度
選部公置酒高會諸子若孫數十輩稱觴膝下衣冠
雍容甚都秬免以下暨里中父老子弟諸故嘗受濡
沫者相率市牛酒爲太公壽人望之若神仙中人或
問太公何術神王若此太公咲曰吾胸中無事故徒
七匙二毛亦不見侵也丁元薦曰范太公其聞道者

歟以太公之下帷積學居恒自負一日而青雲豈願
問哉造物者故息之以子饗之以年太公亦寧肯以
此易彼雖然世不有有子且老而僕僕不休者哉箕
福之五不如易之謙乎故曰范太公聞道者也

## 桃源翁傳

桃源翁者安福李文源先生也李氏世居谷村與小
桃源接壤先生布衣韡冠磊礴其中于姓多宦游間
徙廬陵非其好也杜門小隱夢寐嘗在桃源白鷺講



會先生亦不輕與每携侍御君與南臯先生私質難
嘗言獨行獨寢不愧衾影古人眞修處吾日在戰兢
中從暗室屋漏檢點直指本體者喙口向上第一義
及考其行蔑如也鏡有不刮磨而光者哉又曰君子
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吉凶不在天也晝無妄營夜夢
亦淸一事仁義終身欣暢不者塗飾至巧俯仰常蹈
蹐大易積餘佛氏因果其後者也先生持議多與流
俗左其誠心直道久而漸洽文江月旦甚嚴先生拂

衣今且數年矣每望見顏色輒相顧指曰此瑣瑣耶也絕年廣清肘腋非矯矯白雲署者乎習之者曰南中有叔侄爭產不決廼公動以至情不數語其人立感悔寧僅僅三尺從事也或又曰廼公垂五十歌鹿鳴一上公車即振鐸桐川齗齗與督學使者爭一名宦幾不免南成均三年以清苦厲節望宜部先生不屑向要人出乞字再遷廷尉評歲餘郎比部三載滿例可博一郡先生慨然曰寵及先人可歸矣竟請告



歸呼侍御君偕侍御君嘗謂生平有天幸二翁登賢書小子尾其後比宦遊相去不三舍幸一小子以涇邑令入計翁上公車旅舍共榻半歲許時時抱足卧若嬰孺幸二不自揆入黨籍波累我家大夫世俗見謂不平知者曰二千石何如山中樂拮据風塵何如趨庭樂七十老人神王或携杖嘯歌或趺足蒲團靜觀虛遊真羲皇上人哉寧直桃源也若下生開而手額西向浮大白誦眉山居士詩遊爲翁壽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如此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張贈公翁媪傳

贈公張姓諱守化字可化閩之泉人也以子子瓌樞貴再贈如其官而泉人不艷公以官而嚴事之曰張仲孝友以公至行自足聲施不朽也公之父曰蔡山公志立公甫十歲而孤輒肘其伯兄衣而啼曰天乎傷哉貧也異日能無季路之感長娶于陳而以授經弟子借束脯以養陳亦十指佐饘粥公兄弟彫相吊



乎怡怡如也亡何母沒公拮据佐其兄畢喪葬而弟子日益進家徵具而島兵之難作矣時寇猖甚郭幾爲兇而伯兄以功曹陷敵中公號慟輒奮擲以往宗人止之曰此以肉投餓虎何益之有且若不自愛獨不餒蔡山之鬼耶公泣曰天乎以先君子之靈必不令吾兄弟俱死誤之婦曰若何操而往贖而兄公曰止修脯之餘尒不足可柰何陳安人曰君不恡七尺妾敢愛簪珥耶立解以贈公鬻衣結金肘後挾所黍

漢壽亭侯香火夾袋中匍匐以往中途遇它盜脅索之公窘甚與香忽從空擲下盜觧去卒持金至賊壘流涕長跽請曰願以此壽而贖吾兄賊少之公叩首哀籲誠動左右卒携兄歸亡何仍出授經柯坑寺海上寇賊百餘走寺晨食徘徊廡下艮久追者至乃去而公尚酣寢野人抑扉呼張先生公始覺則屍纍纍蔽野矣又亡何兄病公重繭問鹽古雷山雨驟漲衍巨木亂流以免兄且死執公手曰嗟天乎吾無以報



弟願以九原而公時時絮泣與陳安人耳語曰吾嚮者脫吾兄于阽端不自意至此需晷刻兄虀粉亂卒中矣又令我稍自愛必百全以往卽不死賊壘死海上寺等死尒而兄弟俱不瞑無以見蔡山公地下此天之所以報蔡山公也陳安人時舉以訓諸子子環歌鹿鳴之四歲而陳安人棄栝棬公又時時語子環兄弟嗟天乎而毋丈夫也亡論脫粧之詭閨閫所希方急時假令以兒女子淚稍漬吾衿帶間又或返顧而訃三尺孤于後死者吾且縮朒而不得前彼其慨無纖毫介介直好義知命之士所不能而毋眞丈夫也子環兄弟流涕不能仰視子環守與與留意古教化拜縉紳士大夫修招隱之社相與表揚節烈忠孝而歸安人有沈孝子者以求父入倭壘三日而挾與俱歸衆相顧擊節詫嘆而子環述其贈公事甚奇質之吾友何稚孝所稱說大都與孝子合雖然父子無所觧于其心者也至兄弟殺矣責鶺鴒之義于末



俗戛戛乎難哉又况婦人乎公卽不幸死賊兄亦不歸其至誠亦足表見後世天故兩全倍其息而償之于子環兄弟孔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吾故次其事以告世之巧爲避者贊曰恂恂次公孝友天性兄罹虎口弟寧致命如左右手廢一則病異香胡從神亦降只匪神降只精誠者是鶺鴒之義床第何知彼其之子慨焉捐貲外身身存有子且文儀尒令德積慶之門我謌在原薄俗可悖

## 外父吳肖峰先生八十翁生傳

當吾世而有游于無懷葛天者哉俗眼相與拚口而笑雖然造化小兒將無奈混沌何而兇于人乎如吾外父肖峰吳先生是也先生松陵人絕不似松陵人抑其中有孩之者存徵獨不波于俗曾大父大父兩司寇而下太僕夕郎銓曹方岳郡守諸孝廉明經蟬聯軼列而先生獨泊如少年館于董宗伯宗伯挾世廟殊寵餘艷奔走一世士親知踴躋門下唯恐不得



一當聘睞先生强項無所詘閒過外氏宗伯盛席款洽有加禮稍不愜輒跳去比宗伯至松陵先生或高卧不時出也予傲骨多迕俗先生獨心許之曰丁郎似我似我一日予以意抑先生先生掀髯曰咄吾弱冠游長安目擊信州分宜華亭海虞與化慈谿餘姚諸鉅公及其門下客如奕棋然剎那而風漂草隕赫然者與車塵馬跡俱逝矣目前諸擬擬安所溷遁翁性卞急稍拂意輒大吽事已尋併習之者曰當其大吽時胸中本無物寧渠事後里中有不平攘臂起卽責顯不避間以此得罪邑大夫輒有天幸邑大夫弗過也曰夫夫直腸爾蓋機心機事纖芥不染其中人亦从而諒之居恆不問生產扃戶一榻一几一爐一卷相朝夕者數十年幾與塵世隔絕入其庭老桂婆娑覆毿闇司冦手澤也先生愛護之甚于田舍玉帛晩年更植一松蒼翠落几案間濤聲相于隅先生呼爲二仲扁舟筍輿歲時遐勝一游近者支硎鄧尉遠



者武林諸山水其游具不以酒以茗二三奚奴瓜爐裊裊于柳堤竹嶼間不問知爲先生也邑舉鄉飲酒假先生爲重先生固謝有子歌鹿鳴家日益貧頽然四壁中惟文太史眞蹟數幅或謂老人生計太拙予曰先生不貧客問何以曰世人競以阿堵爲世業先生獨舉天地間一種敦龎渾噩之氣還之造物其所留于後者甚賒先生故不貧未四十而鰥不再娶寡交而意獨厚力不能自給顧喜施一女弟蚤寡胖之

有常廪素心坦坦不事淵魚之察三尺孺子人人以先生可欺先生顧未嘗欺人少與先生同時者舞知闘捷自以爲雄視一世先後皆化去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生平風雨不出戶嘗自哂曰阮生好蠟屐吾廼無所用之野史氏曰先生年七十時避客明聖湖每夜分携諸子侍從倚湖上候月出游人客舫簫管之聲俱絕先生忽戛然拍掌長嘯叩之故不言亦不自知屈指又十年矣而神明視聽不衰龐眉皓首長身玉立望之如神仙中人盖天所獨厚以延羲皇上人一脉者也



無辱居士生傳

居士姓蔡氏名方榮字無辱嘗自命曰貧生無辱即榮顧不贍也其先爲洞庭西山人徙常熟世遠不知所自始祖譱二公生四子季諱珙娶于淩以節孝旌遺腹子紳刻意事母鄉黨稱孝紳生騤郡諸生騤生龍川翁晉邑諸生娶五渠呂氏盼艾舉居士龍川翁目不忤視口無擇言耻談人閨閫事邑令馮公三年不識其面居士見時翁輒爲稱說宋儒格言顧其讀書處曰靜和時時耳提之曰積德二字護身符也翁沒居士十六歲呂孺人慮孤童失學命入郡從師居士長身鶴立雅有特操家貧取予一介不苟少年受知陳莊靖趙少宰暨太僕元立尤契厚嘗負笈吳德園先生之門吳先生今之萬石君也相得驩甚居士落䰟青衿持議必依名教意有不可即素所北面者斷斷爭之强故寡合時流壬辰與余定交嘗曰世家子少年博一第不如布衣何以故吾虞其多造業也趙少宰之門人來按吳將報命詢吏議于少宰少宰叩居士居士以邑丞李人對少宰如其言報使者入薦劍丞至今矣終不知居士力也隱德多類此里中一貴人以疾逝余嗟訝良久居士曰固也此閻羅老子大計尒予駭然曰凡巧宦者內外察不及君子小人皆爲愚弄不能逃者天網故曰閻羅老子大計也

晩年寄與堪輿間爲相知卜地勢家新阡俗師議多
水火居士嘆曰凡大老卜地上帝必會同五岳四瀆
勘其居官功罪爲禍福豈離世眼冥冥決事哉中
年舉子蕃篤愛之以不善居才買禍至播遷遠徙亡
何蕃客死孤孫翁期方六歲生平急人之急排難解
紛擘畫井井婚嫁有言翻成怨耦傷哉婦程孺人纖
嗇起家艱苦百罹閭黨媚嫉往來不絶一縷與居士
白首相莊以家難邑鬱死居士拊心長嘆適瞿元立



之喪歸匍匐迎拜雨泣不能起曰天乎天乎昔者吾
友在老人必不至此矣知者聞而憐之某年月日居
士葬程孺人于某字圩自爲壽藏亡何祔蕃墓傍曰
令後世便祭掃也居士今年七十有六神明矯矯健
飯如壯年以善攝故愁腸日迫之洒然能自持即此
可想見其槩矣丁子曰蔡居士踽踽獨行亡論少年
望而却走即故知間有所眡輙多方避匿生平自處
及爲人謀必四顧踟躕非平實必不敗之地不敢託

足造物故以男女嬲之何哉友人令黄嘛以書招之
往居士曰曹丘非吾事也願爲汗漫游歷覽天台鴈
宕諸奇勝一月而歸捧腹自快曰不以千金易此矣
吳中饒佳山水居士游屐不啻徧一笠一瓢一蔬一
觴可以竟日嗟使者建昌左公特表其閭曰無辱居
士同物色者長洲徐聲遠秀水殷方叔皆眞隱逃名
一時以爲曠典云

## 康隱君傳



康隱君者雲間人也雲間人不知有隱君張生維一
日步出東郭門十里許孤煙縷縷荒落間茅茨竹籬
窈窕而入古樹十數株朱藤覆其下鳥語喈喈耳目
不暇應接轉而入一居士酡顏霜鬢婆娑几坐室中
多小龕以爲道者也已微聞兒女聲不敢問姓名而
去張生客長城爲予詫其事予咲曰此吾友康孟修
也孟修過予招飲北山之燕園予備述其語君曰信
曰雲間人何以不知君君曰吾不入城市十餘年矣

生平故交不復往返間過予𧧎隨與飲之不復報君平厥世世棄君乎豈其然乎豈其然乎隱君之父爲饒州公以孝廉佐郡理槖中無他裝獨携一二窑器以歸里中竊哄之隱君少負儁才顧不屑俛首尺幅時寄興臨池弱冠受室于游虞張瑯琊愛倩也弇州兄弟以女弟故爲其甥女擇快婿得孟修郁太夫人裝千金館焉孟修翩翩文采座上客常滿弇州兄弟益愛重之不數年奩中之貲盡生産日益落隱君不



復問多游冶少年之致其意泊如也吾友繆仲醇客雲間依隱君以居丙戌仲醇游長安其母疾且殁隱君侍湯藥及棺殮如仲醇毋字隱君曰老姐得瞑孟修手猶吾子也人以爲義方隱君盛時一時名士多從之游稱莫逆後稍落倪客相繼散去隱君扃戶株守終不言晚而馮大司成㫤常山田光禄時一造其廬隱君慨構如故瘠田一二頃日捐月削所入不能給饘粥相知中或餽米數斛隱君輒呼傭僕疏泉治畦點綴其所居之園不數日罄矣有子醇謹能讀書不遇世態多寒燠之感隱君時嘆曰嗟乎令吾子能孝弟力田以三寸管娛我二老人吾不以彼易此也丁子曰予與隱君游隱君髮且白矣又二十餘年稱六十觴猶鍾情茂陵興不減少時豈其天全故耶君饒幽致飲詎終日胸中絕無煙火醉後潦倒其氣故耿耿可親不可狎或以不善生計病隱君予哄曰令孟修手牙籤作一富翁吾且掩鼻過之矣



## 孝節傳

今皇帝三十有七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基洪上言湖州歸安故孝子沈之章弱冠捐七尺殉所後父蹈白刃出之死壯哉宜表厥宅里制曰可婦徐苦節三十有五年例格于齒弗得旌有司援覃恩予粟帛棹楔爲禮官也詮次其事爲之傳沈系出隱侯之章初後伯父齊之亡何齊之且子矣世廟乙卯倭蹂雙林齊之没爲章聞而號呼以往親暱力挽之曰徒死

無益也且而父有子子可無死章奮擲不顧且號且
呼喉氣若縷時倭數千人盤踞結壘章狂奔出入賊
眙愕扳刄欲發傍一倭若解其呼而憐之者力止之
手招章携與俱周歷壘中而得其父則反接迎刄矣
章驚躍身覆之曰寧殺我貰父叩頭流血賊且愕且
嘻而所引倭則感泣歔欷代爲跪請不得急刺船作
縻置舟中加醯酪焉以舟置項率章同胡跪使伏而
嚅動蓋彼所爲哀請禮也賊意解釋齊之縛章負父



上岸旁有賊忽持矛逼之不中盛氣搡刄來前所引
倭復身翼之幸不死父子匍匐閉賊中者三日而歸
居無何章跽告齊之曰兒可以歸矣子身歸及齊之
死章力撫其孤又十餘年章亦羸死諸孤大者六歲
小方娠病革呼婦徐訣曰我少離奇厄長奇窮死命
也奈若何徐泣曰織紡育孤矢不負子章曰瞑矣徐
撫棺哭曰吾夫烈士也坎坷軫結不獲稍展尺寸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夫死而天或不棄藐孤未亡人敢
忘臨殁之言乃畢力葬章於舅姑之旁雞鳴起夜分
不寢十指軋軋無停晷每霜雪嚴酷手皮皸瘃不自
知其瘁也孤稍長力課之讀朝夕不稍懈戊寅間浙
大飢斗米二千錢殣相望也徐窘不聊生日以一粢
餅代餐又不恐下咽日留以飽諸孤老寡婦餓死分
余其苦行多類此長孤曰汝法有文行娠子亦成立
嗟乎節婦異日可以下見之章矣汝法每爲余言輒
相對沾襟野史氏曰沈孝子非死孝者也或曰孝子



之成其孝也以不死不死則兩完兩完則所生與所
後兩無憾也天乎哉丁子曰否否孝子以必死故不
死誠之至也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孝子以之託六
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發其庶幾哉天所以報
孝子奢矣

貞節傳

丁子曰故事每一使者按部輒疏節婦某某以聞宗
伯下所司表宅里如令甲歲以爲常是何節之夥也

及余幼所耳目其貞其節遠者數十年近十餘年而不及沾一命人固有幸不幸與抑孤芳難爲風幽谷難爲日與子重有感爲作貞節傳紀貞女者郡庠生有經女也三歲孤母徐年二十七無子伯貢士有章憐而撫育之如女擇壻得烏程金棣子來聘聘年十七試不利憤死女聞報號慟即欲赴母曰徐之必我死廼可女以母故不忍言時時飲泣或劃然一聲母泣問曰媼病且甚矣若能從我則生不者促之死爾



且女不識金郎面強作情癡邪女以首搶地曰母必以女故死女請先之亡何母死女殯殮如禮卒哭不卜日歸金氏時萬曆戊子十二月八日也焉棺踊絕道路聞之無不流涕已拜舅姑畢扃戶寢室中妯娌罕睹其容嗣姪士基之子紹錄縞服茹蔬凡十年丁酉七月六日死貢士爲余言貞女事淚淫淫下予亦沾襟貢士死且十餘年而錄亦孱弱田舍翁斤斤五斗粟何知仁義而貞女大節無復有聞于當道者矣

朱太史文寧避其事弭焉或曰女未嫁而殉禮與太史正色曰彼草莽之士遺腹之孤非臣子乎哉嗟乎論定貞女瞑矣張貞女者安吉桐山鄉沈巽聘室也未嫁而巽以盜下獄女陰脫簪珥鬻之且囑曰若改圖那謝與終始不者絕矣巽不悛亡何竟瘐死一家咎烏鼠黨女度無可俯仰杜門矢守有業姓者訛以爲妾女剪髮自誓終身不嫁父母死依兄弟生平自食其力績紡拮据以老或問曰若怨乎曰命也今年



七十餘矣鄉人呼張貞女云陸節婦朱氏歸安故孝廉時中妾也時中有文行學者稱午峰先生朱十八侍孝廉巾櫛不數歲孝廉死無子有嫡女適長興李丞翺朱奉嫡煢煢形影相依如母子者五十餘年實卒孝廉嗣子不克家故業悉歸巨室而朱以一廡奉兩木主歲時蒸嘗無珍當是時陸氏如綫之脈懸于一嫠歲太常正邪將延而禮贈之朱正色對曰老媼且莫人爾假食息于他姓耶與日無而目見夫

子矣就其地穴焉元鶚作生壙志銘之又數年卒壽
八十六李節婦錢氏長興東山李大部妻也大部不
得于父鶴暴死錢年二十二子良棟方兩歲鶴靡著
婦以子故失愛尺土無所遺宗人說曰婦欲以枵腹
撫孤兒邪錢矢靡他焚嫁時衣見志數年鶴亦死錢
力營葬并厝大部墓側于是携孤徧告諸宗人曰婦
力殫矣蹔歸依外氏父其淵宿儒也無貲產日夕以
十指爲生計棟稍長附塾師學句讀亡何棟娶婦始



歸東山落魄館穀兩婦煢煢形弔也癸巳歲除里中
爭市牛酒雞豕爆竹相爭逐孤發突尚冷呼其幼孫
持一升丐米他舍宗黨無應者或手一掬擲之升不
能半兩婦相對泣度歲晨返焉甲午棟入泮庚子鄉
舉甲辰成進士拜泉州李以板輿將母時市滫瀡錦
綺以進錢邑邑不快棟長跪請故泫然曰嗟天乎先
君子之不祿也老媪不自意今日見奈何令媪獨溫
飽乎囁嚅似不恐竟閑居時與婦譚少時事悲不自

勝久之以榑死易簀耳語子婦曰棟而忘而毋三十
年之苦乎哉勉以立身居官大節壽五十六大部母
與先大夫再從兄弟先大夫嘗爲元鷰言李郎故無
罪死即死奈何苦其婦乎婦之有棟也天也較他節
婦差幸惜不及竟其報以死雖然可以下見李郎矣
董廷虎妻王氏長興惟新里人家世寒微有子三歲
虎卒王年二十四俯仰無依惡少朱雷慕其姿强贅
焉王割一耳血淋漓從門隙投之雷驚遁今五十七



歲矣家貧以績紡營生所遺祖田十餘畝不墜生平
寡言咲即妯娌不稍假耿耿孤立其天性也陶節婦
王氏烏程庠生舜臣繼室也舜臣力學夙有聲壬午
乖試暴卒王年二十九哀毀不欲生已自念有身勉
進水漿兩月幸生男舜臣家故饒兄弟相繼殇產中
落所存不能什一矣方困厄時親族勸其姑謀以濟
而王悲不自勝曰先君子之不幸也唯是藐孤我亡
能張大其業而廢之乎戊子丁亥歲大祲母子終日

以一文市餅餌强自給至突不煙者半旬扃戶僵卧
兒呱呱泣枕畔隣嫗怪之排闥入王氣息幾盡矣急
以湯藥甦之而王了無他恙以故欲說之攺適者足
三四及門輒舌撟不能下子稍長就外傅王苦以針
指供束脩宗人誚曰而夫故坎壈一經奈何復苦若
子耶王不應呼其子曰尚志而忘而父未竟之業乎
朱比部長春出舜臣門下誨督尚志比于子王端凝
寡言笑時堀處陋室妯娌未嘗見褻容或徵其少年



艱苦狀泫然曰命也今年五十有三

## 王孝子傳

王孝子者鄞人也諱伯化字子魚爲郡諸生以方正
稱嘉靖丙辰島倭入冦海上諸城歲幾一再㓂居民
扶老幼逃匿趾錯也子魚掖母虞避難間道上偕
行者曰賊迫矣君子毋不兩全幸蚤計虞亦顧子魚
曰若同死亡益也誰收吾骸者子魚泣不應倉皇掖
虞前望賊呼曰吾償若金勿傷吾母賊揮刃向虞子
魚挺身受之遂遇害賊感子魚孝亦置虞去時從兼
共鬥變收子魚尸歸虞入山中亡何寇平孫大韶偕
虞至定海勉衣食于親戚十有七年而虞殁大韶又
言子魚之事其父也父昆季爭産子魚長跽泣諫父
感悟沒齒不析爨孝哉子魚即不死亦足述矣丁子
曰子魚無死彊之義獨不能爲海上之鷗乎曰人之
畏死必甚于去其鄉也去之不得寧以身殉嘻子魚
亦苦矣或曰子魚且死顧安知其毋之必全乎又安



知其弟之必能挈母去乎一死奚塞責也曰子毋共
命死生以之此最初一念尒子魚死而母不免于賊
賊去而毋或以憂悸死皆子魚之所不能知者也而
卒不害其爲孝況乎殺其身以全其母乎

## 李節婦費氏傳

余益深悲夫幽谷之芳不得與春卉並耀也彙郡邑
孤嫠得七人焉而傳之以上于鹺使者豫章左公氏
于闡幽之義雖然覩面而失二節婦皆李姓其一先

安人從母也其一門人李生士麟曾王母皆弘正間
人今幾百年而世道又一大變矣余不勝慨慨士麟
孝廉而貧甚時爲余道其曾王母苦志淚涔涔下余
亦沾襟不知涕泗何從盎誌節婦墓者大司寇箸谿
公也箸谿師事姚蒿菴先生李生蕙與蒿菴善稱肝
胆交蕙故平樂太守庸之曾孫也娶于費爲茗上名
族名縉紳裔蕙發憤下幃十七稟于學官屢試不第
益攻苦嘔血鬱鬱死時年二十七費哀痛欲殉念舅



姑老且遺娠泉下之盟有待蒿菴先生聞而哭之慟
巳慰藉曰嫂幸善守將嗁依費拜而哭曰未亡人遺
娠五月矣天或不亡李氏乎蒿菴號泣再拜即于柩
前矢曰若生男耶請以女妻之甲子冬二月十日果
舉一子費以其生不見父名之曰倫字天彝傷爽有
父風又四年費葬蕙于白鶴阡營雙穴其一留自待
也拊棺慟哭執紼登山白衣冠往送者咸嘆息泣不
獨守也而且才値歲不登竈煙具以供堂上甘毳二

尊人時爲解頤姑范氏病疽費日夕侍湯藥寄禱于
神願以身代尋果愈時門祚衰薄三尺孤敢與屏蜺
者爭勝時含淚曰吾以百忍爲生計倫倘有微恙費
持而泣曰天不欲存李氏孤耶未幾起就外傅命習
詩曰此爾父遺業也誦蓼莪陟岵之篇輒傷孺子無
父又與感杖杜曰人生三樂孺子不天無其二乎倫
亦感奮顏其堂曰永思於是議婚姚氏蒿菴先生慨
然尋舊盟未幾倫補博士弟子員費爲具衣冠設祭



告先處士曰未亡人撫孰孰遺孤茲長服父衣冠敢
告祭畢泣數行下倫亦雨泣范氏姑猶及見之而喜
可知也倫舉六子長春榮次春敷春暘春生春舒春
先仲獨當門戶餘彬彬文學俱補博士弟子員高等
食廩餼春生曉貢博士會稽士麟其子也乙卯歌鹿
鳴里中人嘆曰一遺腹子輒目熾蕃育衍詩書之業
于三世而卒光大焉一念精誠鬼神祚之矣丁子曰
噫與哉蕃李氏者烈婦也蒿菴先生庶几程嬰乎烈

婦春秋六十忽不怡倫往學宫宿於城隍之旁舍恍惚聞廟中宣聲曰節婦費氏到倫疑懼趨歸費已病卧倫惶急醫禱費咲曰白鶴吁我東望而欲速去者久矣倫跽請遺言曰我年二十五從涕泗中課爾及壯以迄今日孺子善自愛毋墮令名言畢而瞑嗟乎世衰道微彼其之子受國厚恩蔑棄君父敢靦顏逃死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費氏焭然一嫠卒能拮据荼苦挈其五月遺腹還之所天栢舟之誓寸心千古矣



其保世滋艾非初願所敢望也笄而丈夫哉吾故傳其大節以愧夫世之爲人臣而二心以偷生者外從王母別有傳

卷之六終

# 尊拙堂文集卷之七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 墓誌銘

### 湖廣都司斷事懷赤張公暨配嚴孺人墓誌銘

公諱承爵字世卿號懷赤仕湖廣都司斷事娶侍御烏程嚴公杰女其先汴人茂宗公其自靖康扈蹕始家吳與再徙馬軍巷者怡樂公某也十餘傳至石泉公某生濟郡別駕某仲子石州二守某配馬氏封孺



人是爲公父母公沒之十有七年嗣書紳卜以丙午十月十一日奉母嚴孺人合葬天羊阡之原嗟乎公始有子矣一日衣冠偕行詣予拜乞銘予問曰翁宦游幾年曰四月爾傷哉而櫬歸也叩之故曰母氏之言曰自而父之官也居恒蹩蹩馬塵其肩固已不舒矣東向嗚咽若有所不釋然者席未煖病尋不起傷哉母氏之扶櫬歸也險阻艱難備嘗之從涕泗中挈齠齔之孤哺而訓育焉以覬其成竊不自意今日也

傷哉天也予心惻焉已讀徐先生守綱狀扼腕公敷
奇反覆百餘言廼公邑鬱客死以太公故葢初游戍
均馬孺人㥑然弃栝棬公沒齒憾焉入楚而夢寐不
忘太公也懲馬孺人也卒先太公以死嗟乎公不瞑
矣嚴孺人之代公子也抑且代公父足謝地下哉丁
子日予戇不能譔墓得徐先生可以信張公矣雖然
聞之家叔氏云公性毓體強項閭里中然無他腸人
久而卒信之至今稱長者嚴孺人以嚴繩內用克其



家叔氏公從姊子也予幸藉手銘公銘曰愿而直坦
以燅貴郎兮不貲天既遒其車又胡促其年爲哀哀
者發不從公乎湘潭於君之三年一日千載同歸

明故沔陽守恩列進階奉直大夫養嵎吳公墓
誌銘

公吳姓諱福先大母吳太安人從兄也初名照避武
廟諱更今名別號養嵎晚有白虎遊其圃甚狎公曰
此騶虞耶號虞丘子自爲傳世居長與呂山曾祖存
恩公以信義聞讓兄田三十頃于四季爲澧州二守
銓有廉聲銓生嘉定訓導志仁善易數孝友好行其
德李公照徹時刻主祀於家所稱愼齋先生者也是
爲公父母孟氏生母胡以公星子最賤如御公勿警
敏嘉定公最憐愛之亡何捐館舍諸兄擯逐生計莫
誰何攻苦刻厲銳志於學十九補弟子員同儕李呂
南川先生棄官講道東禪僧舍往執弟子禮甚虔日
飯一盂蔬半束甚者絕塵矣強起掇杯水朗誦經書



義聲徹戶外呂先生勞曰吳郎太苦乎公怡然自如
戊午舉於鄉許黃門其意不可一世折節公延爲子
師諸名流執經如蝟先大夫亦負笈焉所著尚書疏
義羣弟子爭購之夕脫草旦爲殺青數奇上公車者
三十餘年家壁立如諸生性好客交知賻遺分餉故
老貧交疎遠昆季折蔬班荊豪飲竟夕貲罄輒杜門
偃臥稍稍餘杖頭復痛飲或譏曰不爲異日地耶笑
不答丙戌就選人訓導隨之應山博士故與令鈞禮

世輙下禮日以平公抗顏承之日與青衿講性命娓
娓自快聽者頗解諧生貧不能婚葬者隨力賑之敎
大行青袍爲公重未幾令南康星子星子俗囂囂披
於孔道公定章程剤徵期畫一以示信訟者立斷無
後時置常平社倉如古法有鬻妻孥抵贖鍰者捐俸
償之月課諸生如子弟登賢書濟濟兩臺使者薦公
治行第一會南康守奉玄朔宮設醮甚侈吞走東西
數十郡公強項謝不一往守啣之搆郡李下石公廉



察張公嘆曰良吏如奇葩須人護持摧折寧不可惜
亡何擢守沔陽下車甫三月擒巨寇習巳成父子禍
其巢境內肅如公曰法行矣寬大以衷之案無滯牘
獄無淹禁歲苦淹部使者督課甚公力爭曰民旦夕
死恐箸之耶小林有積逋公代輸五十金瑣尾者手
額額天相倚爲命而漕使者自衖至矣盎入前守蜚
語也李中丞贈傳符公堅辭曰一奚囊寧煩郵吏傜
然買小艇歸賦遂初以見志詞曰失身事主兮行與

世違朱紱抑我兮綠蘿未歸匡廬之下兮清風綠微
聖人所貴兮知音者希爲夷爲蹠兮孰是孰非高山
萬里兮虎而翼飛黑日並山兮雨雪霏霏讒言罔極
兮予將曷依飄然舍去兮雲水羽衣歸來故園兮青
山四圍柴扉晝扃兮萬綠春肥圖書滿架兮坐對絳
幃嘯歌伊吾兮風入金徽桑麻日長兮花草芳菲塘
開一鑑兮可以樂飢和陶令詩兮坐子陵磯種南山
荳兮採北山薇功名富貴兮雲浮露稀腐鼠不食兮



鷗鳥忘機吾與點也兮咏歸浴沂受命若瞿兮屢空
庶幾心事皎然兮日月爭輝公閒居好讀易多著述
問奇者劇譚至子夜以爲常擬建南郭書院率子弟
講習其中力未就也毎晨起正襟危坐竟日不倦對
妻妾儼若公府自奉蔬素客至不踰四簋宴邑大夫
亦然郡邑行鄉飲禮首推公青衿踵門致當事者意
公典謝曰公等睹鄉飲故事乎主者候賓至率僚屬
趨館舍九頓以請賓赴飲成禮别不爲報謝恭不敢

以楞朽廢古禮否者無所辱命性至孝母病焚香露
禱願以身代事諸兄甚恭死者收殯宦歸分產猶子
各有差始祖塋蒙山之陽歲久幾湮公置田立亭建
宗祠祀恭毅馬以下昭穆秩秩月朔望薦新出入具
衣冠參謁令節羣宗黨讀邦法而糾戒之訟者成質
成焉公好語曰易不云乎無終訟吉其他庇徭役施
義塚為德於宗人甚厚顧其禀楞然也與人不妄交
動以矩矱相繩令星子時許司馬方撫閩公貽書規

之亹亹數千言司馬悵然自失曰吳公吾畏友也郡
邑結社公為祭酒攸衣冠兀坐非其類不輕綴頻少
年殿事之公亦自以為枘鑿後進矯矯獨行其意卒
之日不能殮夫人脫簪珥佐以賻使者賻金勉成禮
郡邑大夫哭公喪次因拜甘泉處士墓相顧感慨哭
典仕國衣冠若奕棋數十年內所奔趨懾伏威燄幾
炙手曾不轉盼而灰燼公之亮節與處士高標後先
輝映迄今頹垣荒草寒原落照中猶可想見遺風莫

叔季之驕虞夫余小子毓體負俗公引而呼命之曰
孺子可教也公沒公子守謙來乞銘薦以不能誌墓
辭固請曰唯子之不誌是以願有丐也小子拭淚而
銘之銘曰明經兮不竟售循吏兮反衆詬歸讀易澹
無營苦節亨嘉遯貞嗟吳公古先生

## 明上林丞位宇臧公墓誌

世家子競以才市奇鬻混沌之竅爭捷會蹶于以為
巧不如拙機不如愚守先民長者之風邈乎不可睹

已予蓋心抑於臧公節父云節父諱懋和別號位宇
父即予外父封文林郎故孝廉繼華公江表所稱茗
泉先生者也母吳孺人長公粵西臬僉懋中節父其
仲也於予背婦為同產臧氏系出魯公子彄後晉元
帝時榮緒公自京口徙無錫再徙長興始自進士含
文公又十三世封給事公思聰以子璦貴璦生澹庵
公璣璣生璿拔公維以子應奎封禮部主事奎弟封
水部公壁以敦龐起家歲貢三子長曰堯山公繼芳

以艮二千石守松江郡陽晋河南憲副次茗泉先生
先生年踰立始舉用父又二年得節父稍長美如冠
玉先生篤愛之不忍苦以掌故業節父下帷攻苦試
輒不偶益篝燈熒熒至子夜父母再三慰勉之節父
不以愛弛勞尋入泮肄南雍亡何先生捐館舍節父
肩隨用父上奉慈顏勉襄大事次綜家政至米鹽纖
悉手晝心計外調諸宗人息鄉里小兒人人歡洽甚
拮据數年耕不廢讀又六年從兄博士公成進士又

七年伯子川父舉應天試又十年戊戌成進士節父
曰吾可以弛擔矣率婦潘昕夕奉吳太君色笑甚懽
步不去膝者三十餘年嘗自歎曰憶昔先子之病也
吾自白門不脫裝而馳中途至絕粒歸而僅及一訣
意至今恨之獨幸於奉母之日長寸晷千秋矣伯子
令金谿以板輿迎太君節父戀戀膝下追隨至嚴瀨
合涙別太君悵然曰噫恨老媪不能分身也明年省
覲金谿察太君神王喜甚庚子冬川父以入覲假道
返太君故里明年太君不祿節父號慟如嬰孺時春
秋五十有二矣潘孺人生六子皆醇謹克世其家妾
朱晚舉一子節父心憐之亦韶秀長子舉一孫數歲
殤節父命以叔子之子後之甚屬意曰此吾大宗也
尋爲諸子析釁於世業不啻倍諸子繩繩如也斤斤
如也先後相繼青衿節父自願甚樂或有勸之仕者
節父捧腹笑曰憶昔先子不忍以公事故違大父養
遥授內臺恭以老吾夀高堂至白首幸借第五之名

願足矣豈以上林易予舍哉遥授如故事吳太君之
弃桮棬又八年節父相從地下易簀烱烱諸子姪內
外大小訓誡周悉如平時含殮几筵各有定儀若將
遠行然其平生可知矣臧氏自川父通籍後二子同
登第勢益昌熾節父猶及見仲氏之歌鹿鳴也然自
奉儉與人謙約如寒素生平未嘗以疾言遽色加田
畯牧豎遇事四顧踟躕不輕發慎幾數焉至勤劬生
計櫛比縷析以守爲捌公門之跡可數也或有犯之

者曰吾以一恐當戰勝邑有盧其役於官對支戶稅青百鍰相付忽暴卒節甫兄弟曰若子即無據我索吾心恐負諸竹賈委貲儈家儈王姓者以客金輸節甫亦暴卒其子不知也節父曰吾實受若金無恐或聚博卅次火公弁節父曰惧俯弗問一僕死許豎家豎僑寓挾厚貲人以爲奇貨也節父收殮僕了不罪豎至撫徐泰之孤息其產厚貽之曰吾爲勞臣勸也晚年好行德多類此與人不妄交一締姻婭義更摯



客有齒其戚過者節父色輒變或曰不已卞乎吾獨愛其眞也其視諸姊子如子至今以爲美談雖然我外父餘慶伯氏食其七仲不及半節父時亦介介丁子曰不然晚獲者必倍登外父左券已節父生於嘉靖辛亥五月初三卯時卒於萬曆庚戌九月二十三亥時年六十爾娶滙沮滸氏烏程孝廉公可賢女子七

## 外王父東山李翁墓誌銘

於乎此先大夫事十年而元薦成之者也昔在乙酉先大夫起家廷尉正翁持斗酒祖與與道中神王也踰月訃聞矣非命也駭而叩之故聯嚅不敢竟究哉明年翁就窆家安人淚未乾也呼孺子何以瞑吾父地下元薦唯唯先大夫居恒仰天椎心其所不爲翁白也者翁死死矣其所爲翁白也者重樹敵於翁翁死死矣亡何奪我先大夫宿草幽魂亡能徼寵袞鉞一洗覆盆共戴者非天耶何辭謝逝者敬次遺行勒



之墓石與日薪徵信野史敢私一言翁姓李氏諱鵷字文儀隴西後裔也中葉徙蜀若隆之井研自富始七傳至宋工部侍郎心傳邑躍南渡徙吳與石林又八傳爲處士隱再徙東山隱生琮琮生生生生齊是爲翁父倜儻市交家驟起娶於歙夭再娶姚亡子內黃氏周氏姬黃舉翁及季鵾周舉仲鵷襁褓而孤姚稱未亡人儼然父之叔寬睨其產役人構翁虎咶也有司曰嗾彼孺何知怒杖寬翁慨焉願得身代人且

益啞霓反坐矣以姻婭干劉淸惠公麟淸惠謝之而
祟翁弱冠歸我外王母陸孝廉時亣女也孝廉亡子
子其女發母費裝千金歸翁翁以貲入成均慷慨下
士少年子鮮衣食類仰翁意亡㕟佹爲急投翁翁傾
囊賑之不虞僞也知之亦若弗聞故諸客交諂翁客
飽翁磬縣矣謁選丞常熟旋奉母喪歸哀毁逾禮益
翁性至孝事姚如所生姚鍾愛之忘其非巳出也三
年再丞吳江吳江賦重俗侈鶻首相望翁晨起視事



日負𨅝矢郊迎諸貴人隸燭督租稅若游刃縣治災
不餘一椽翁所居廨獨完僉謂神祐令雅才翁命翁
拾煨燼更新之不踰月辦翁榜其堂天理與人至今
思曰李丞少年御其人長者遷潁州功曹中讒口飄
然歸歸益負氣任俠捐槖中金日夜呼二弟及諸少
年縱飲人有干於翁翁無一錢之儲曲意酬之機穽
在前衆持兩端睨翁翁力肩亡問成毁閒亦退悔廼
公不自愛耶未幾遇事又躍然起矣里有不平翁廷

叱亡所避巳而氣稍定輒臚治傾肝膽人故以好語
餂翁翁卒推心焉又或以陰事耳語誠屬坦未幾以
不密見讓矣翁謝竟漏語如初蓋坦率無他腸天性
然也終以此敗晚年廢箸邑邑寄於酒食客恒十數
曹翁長嘯漫歌婆娑几席稍暇戒家擊鮮豫儲客具
家無擔石弗計也一日客不至怏怏夜不帖枕顧四
壁曰蕭然矣賁家蝇集其施與交遊亡異盛時一女
弟寡翁歸養之字其孤季鵾早逝撫其嫠禮加於季



一日飲酣聞謳聲泣數行下元薦避席問故曰嚮吾
季醉時歌此耳熟焉今不見季是以悲爾其友愛篤
至類是而又厚待霓諸子無異他手足人益謂翁長
者前後邑大夫悉推轂而黃觀察戾歸太僕有光尤
契翁厚歸翃公庚數百壓絶溪而梁之以制運艘一
切倚辦翁民至今賴焉遇鄉飲禮有司虛左以待翁
曰是眞長者居亡何里兒吳昌辱翁蒼頭珍舉戈擲
之未發也搆以盗翁訐諸令昌窘其黨詭而越訴監

大夫訊狀夫夫湯旻也而詞昌耶祴繫屬郡其旻故
教唆號市攄事急陽乞翁以解而陰下之石翁矢亡
他泄泄也又對簿翁強項日三尺安在令狐鼠縱橫
乎其恚堅先入者薄昌旻罪翁咄嗟而出其以為埜
竟駕罪翁且甘心焉獄成上監大夫令毋張喙而重
扶之時萬曆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也四日翁不起矣
舅氏孤煢煢門下士亡一人至者獨族弟鵬走貸鄉
人鮑宗敬金若干殮翁於是昌旻大快張具設飲揚



揚曰李公且不免寧論龌齪說者咎翁彈夜光於烏
雀疎垂堂之誠又詑翁險而坦坦蹶足康莊有不可
知者元薦屬妒口何敢綴頰伏念太上解網嘉與黔
首更始假翁羅大辟猶將三讞徹曠恩幾末減寧至
卒然殞命慘毒秋荼究哉天乎翁沒十餘年家益落
亡能稍雪玆憤獨月旦之評嚮翁滋甚里有大事人
人首鼠或孱孱受抑不自存輒相顧嘆息顧州公在
有今日耶蓋翁捐館而閭黨之窮交故知無復客於

樽俎間者而他可知也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翁
之謂矣翁生嘉靖丁亥年九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
有九陸孺人少翁三歲生女一即家安人以先大夫
貴側室沈生子一家安人自痛不能為緹縈而李氏
之脉如綫弓小子不銘翁誰當銘者銘曰閔而墻翁
不死偶而殤翁則死雖然為二豎死寧寬死六十不
良死寧殤死魂兮兩兮不可化兮吁嗟壯士耿耿志
兮仰訴閶闔上帝曰吳彼其之子螟且鷙還兮且弓



侯

## 明孝子聲遠徐君墓誌銘

白毫子之集行操觚者避席曰當吾世而以布衣擅
千秋業者聲遠也習聲遠者曰徐君石隱或又曰聲
遠口不譚學共狀貌質行酷似古先生丁子曰嘻吾
請以大節蔽之聲遠孝子也先世長洲人祖泰廩於
郡負偶聲年三十二而夭父完由選貢別駕漢陽多
隱德年五十乏嗣石夫人方坐蓐假寐恍惚聞雷聲

遂舉聲遠時臘月二十四也名之曰應雷兩月餘別駕公卽世石夫人從泲泗中鞠育以長然御之甚苛聲遠生而眇小丈夫乎倜儻有異志甫就外傅設宣尼像以祭八歲能詩歌讀書至泰誓題其首曰孔子脫不知繼周者秦何以爲孔子十三歲賦寶劍篇石夫人大奇之稍長子身煢煢事母至孝娶婦殷端甓唯謹室如磬縣旦暮必具甘毳以進石夫人忘其貧也聲遠力養唯七寸管不得已以親故爲人代草生



平喜讀書不沾沾章句詩文於聲律色澤外別具一乾坤不能頫首掌故家言強就試間一爲青衿弟子未幾弃去韓宗伯折節聲遠爲忘年交升堂拜母旣猶子禮甚恭聲遠感其意周旋宗伯邸數年辭受徐少宰聘曳裾貴人非其好也念母亟圖歸會少宰請告居陽羨聲遠樂其山水借館穀爲趨輔少宰嚴事聲遠時時呼徐先生卽會飲他所必虛左以讓聲遠婆娑敝衣冠岸然踞少宰上坐客心訝之聲遠故自

如初入長安蔬素累月人叩之故聲遠泫然曰小人有母不時肉食何心饜五侯鯖乎石夫人聞而止之曰毋以此貽老嫗憂也歲致束脩悉奉母饔飱之奉往往倩人市聲遠歸省石夫人曰嘗竭矣市家索逋者趾錯聲遠蹐蹐出貸以償卽相知不爽纖芥婦儲門女勤劬共養自烹飪舂汲澼絖至浣牏滌穢貧家婦所未嘗口不言瘁聲遠有寡姊諸孤纍纍倚命聲遠引與共居衣食婚嫁三十餘年以迄喪葬不以



貧爲解年四十唯唯膝下如嬰兒有客起居母帷中呼應雷謝客聲遠僂而應曰諾婉容謝客復命母趣走嘻嘻唯恐失驩小不當意聲遠叱婦攜兒輩長跽堂下色霽乃起一日母怒婦不解聲遠皇迫幾欲爲婦覓死所已廑母怒解或中悔展轉無復之知者慰曰若不聞大杖走乎聲遠淚簌簌數行下曰寧恐以婦易母亡何母怒解迺已乙未辭少宰聘丙申石夫人憊矣夜苦不眠聲遠百方藥之計窮禮拜大士前

爲母請命至流汗浹踵不徹石夫人始一交睫如是者三月石夫人弃栢棬聲遠哀毀骨立雖喜飲涓𥧌不嚌齒張空拳拮据營趖力殫矣咄咄書坐次曰不死愧皐魚嗟乎此眞能行三年喪者也服除謝一切乞文者署其門曰自今卽三日絶粮宰相致千金聘誓不受矣俛居數椽高枕竹𤗪一卷外澹乎無營疇昔往來軒冕至並不報謝卽當塗禮餽足不一及門嘗曰世無孔文舉李元禮吾不屑市井交有孔文舉



李元禮吾不附青雲士石友唯周我遺陸彦先王孟夙宗遠知巳雄談飈舉電掣意不可一世而口無臧否踽踽擇地而蹈孱不勝衣至急人患難赴然諾賈勇不及顧雅慕嵇叔夜李青蓮豪宕不可羈絏左繩右矩約如處女少受經徐訥言父子至親暱納言方京兆陪都會課士干進者陰以百金爲聲遠壽聲遠面赤立却之曰自古大聖賢大祖師雖權變圓通曾有以食故爲人居間者乎元亮三徑長卿四壁窮矣

聲遠謝亡有居恒捧腹自快吾有陶朱之富趙孟之貴予漫語聲遠君庶幾狷者聲遠不應酒酣拍案起曰朱紫陽不云乎從來隱者多負氣又曰唯無慾人能好山水葢自命也易簀前一月研忽大鳴遂賦一律有閱盡千秋有不平之句淵哉鄉所心折於聲遠者淺矣野史氏曰孔門稱孝唯參與損然皆不仕季氏瑯琊之孝浮沉魏晋何也聲遠事母不減瑯琊兩月孤艱關百罹嶽峙淵渟令當鼎革之會必爲管幼



安太保於是乎有慚德矣聲遠卒於萬曆癸丑正月二十六日距其生甲寅六十爾子一正舉邑諸生孫二緯之績之聲遠左頰有白毫世稱閬風先生文章有妙解詳具予白毫集叙中屬纊呼正舉曰吾自省六十年無過嗚呼可以瞑矣葬附石夫人新阡咫尺周我遺墓治命也銘曰君負奇氣赤脚獨行寧爲黔婁不作君卿鄉爲親屈委蛇研耕母沒却掃苦節亨貞方之先民曾閔是程自愧皐魚寸心怦怦一丘傷

毋終古泯情吁嗟乎東海徐生

## 戈隱君文甫墓誌銘

余之友於戈君國禎自吾友繆仲醇氏交曾知爲長者也已習而美稱之曰君葛天氏之民與仲醇曰固也其父實長者酷肖焉君避席曰禎何敢望吾翁亡何苴其冠履來謁則翁死矣手一冊涕泣介仲醇氏請於余翁生平實詣也余憐君且無辭於吾友遂按狀次之蓋終始篤行君子也翁穉而丧母呂孺人幾



滅性其事繆孺人繼也猶之乎呂也繆孺人沒而翁時時收淚弗令父知曰懼傷老人意也少年力學攻苦數奇僅僅以館粥逮二尊人終身以爲憾曰傷哉貧也歲時伏臘未嘗不沾襟白首孺慕如一日居恒無濫交無溢取質行誠心坦焉不城府性好施族子貧不能殮殮不克塟翁櫓而窀穸之至有哭其尸解衣庇之者若廼修若敖之祀贍孀居之嫠以待婣[illegible]戚里一切吉凶多方賑䘏久而不倦里中嘖嘖曰義哉願翁蒸蒸爾獨不自爲計乎翁矢力行之故自如晚年好岐黃家言時以藥餌普濟里有蔡先生方榮獨行士也不爲少年所喜翁素與善其志操可想見矣翁諱希周字文甫別號順溪娶錢孺人先翁十二年卒翁之父曰小溪公子新新之父曰朱蓬公咊蓬公父曰漁隱代以詩文有聲賚序漁隱而上三世爲文鳴公則戈庄戈氏所自始也世有隱德至翁父篤行闇而不欲有其名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此乃天之所以慶戈氏也夫佟於簪纓福澤遠矣國禎以某月日奉翁夫婦合塟虞山曾巖沮[illegible]之仁其性懇不能謏墓所精手慰禎以慰翁地下者亦唯不諛故銘曰養不逮五釜力則竭施不踰三窯腸則熱而全而天以盡而年悶悶兮嗟古之人兮古之人兮

## 明隱君張汝彝墓誌銘

嗟乎張君汝彝不伎布衣四十年交也憶昔戊寅先

君子令賫抵不佞赴學使者試得寒疾於青縣道中
家人旁皇莫知措手汝霽忽至不啻巨川獲維楫也
蓋汝霽之伯父元山先生昆與先君子締志年交先
君子故熟知汝霽其翁平川公崙敦厚元山先生才
略遠勝弟晚年托於醫汝霽亦習醫稍稍借以為治
生計汝霽胸中純白驟見之若老學究又如野叟頗
解讀書不甚精博知大義介然有所不為先君子宦
遊必延與俱有疾病家人多服其藥先君子於宦途



極精嚴無妄交舉動笑語毫髮不苟與汝霽處忘形
骸自賫抵至長安及備兵豫章數十年如一日也子
弟往返燕吳數千里之遊必以汝霽為托汝霽恂恂
吾輩愛重汝霽如親骨肉間亦善謔未嘗稍越規矩
外汝霽性孝友重然諾仗義履信戶無擇言平川公
一日病劇諸醫謝去汝霽刲股以進竟無恙少年聘
吳氏女未歸得癎疾父母欲改聘汝霽泫然曰吾已
聘中道而弃之病者將誰歸乎竟娶之血肉淋漓中

氣不可近汝霽親褁藥瘵之巳而舉一子諸孫五皆
吳出也巳納一妾生子不育嗟乎天哉居父母喪哀
毀言與淚俱營墓避村山心力俱殫十年墓木拱矣
隣人有盜墓樹者不得巳訟之官收囹圄中巳憐其
貧除以錢帛周之戒其子勿竟有鬻產者存壞垣數
年其人無賴忽利其有輸之舍見者忿忿汝霽解之
曰土石爾何足道一日率其子往餘不有適遺一綾
襖者汝霽拾畀子囑曰彼必返覓盍以還汝霽悱誠



坦不設城府與人處多忘機有誚之者人皆相向而
笑汝霽亦笑不佞嘗曰此無懷葛天之民也義所不
可介然有所不受勢家子以孤寒氣凌之汝霽勃然
變色即咫尺不輕厠足迎之亦不往所與最久且狎
者不佞及從父連叔家貧借刀匕自膳人或不信傲
然獨守居恒危坐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或迂而笑
之止色曰若不畏因果耶有愚之者往往墮其術中
汝霽不與校即復來簸弄不介介也不佞少狂負氣

不屑下人人或侮之汝霽曰長孺必非風塵中人也甲申不佞負笈梁溪僑寓一農家中庭借鄰木以蔭吾兩人倮體散髮飯於樹下高譚長嘯飽啗魚羹自謂三公食前方丈不與易也至今思吾兩人曠懷一片奇氣令人泣下汝霽好善若渴未嘗齒人隱事周貧恤寡罄囊而施不欲令人知一生不入公門梁溪陳郡侯修鄉酳之禮以汝霽古道篤行表其閭給冠帶輿論快之生平不問家人生產晩年居積勉構一



堂老焉老而常喜茹素趺坐蒲團若有解者遇知己酣歌起舞達旦不寐最後三年買一小舟自駕相羊水上曰吾於世外遇一知己則蕩槳而去亡何浩然逝矣嗟乎汝霽去後交遊中欲再覓一長厚眞率忘機如汝霽者不可得矣皓然白首追思素交抱痛可勝言哉公諱景淸字汝霽享年七十有二生於嘉靖戊戌八月二十日歿於萬曆庚戌四月十七日二子長明經次明敎敎夭孫五長漢翔邑庠生漢翀漢猶漢猇漢翶孫女一適邑庠生唐鏜曉汝霽晩年日夜延師課孫望其成立如望歲力不給躬治白膠醬之爲資餉具汝霽死數年而翔入泮勃勃乎青雲之氣天或以此報汝霽乎哉其善根不可埋沒也明經等卜於某年某月日塟公某鄉某村之原漢翔草公行狀乞銘於余余潸然曰我不銘公誰當銘者遂抆淚爲之誌其墓銘曰要見心菩薩行七十二年風跡雲上吁嗟乎世喚腐儒尼父以爲古愚



## 思塘李翁暨元配陸孺人合塟墓誌銘

外王父思塘翁卒之明年丙戌冬十二月先大夫卜地郎村塟焉又十年小子薦銘其墓又十有五年元配陸孺人卒形家以郎村之兆不吉癸丑四月二十二日舅氏應奎啓翁柩奉孺人合塟於邑戌山之西蔣家園而命予小子薦更爲外王母誌幷前誌命之祔新阡之竁石盖李氏以貲豪東山自友竹翁始生野塘翁霽拓之元配姚孺人不子納側室二生三子

思塘翁鶴其長也方數歲委禽歸安東濠之陸氏陸孝廉時中古行績學雅負奇弟督學公時雍以禮部郎劾武定侯勛直聲振天下孝廉無子贊孺人有女幼莊嚴如成人即予外王母也五歲野塘翁過孝廉孺人出謁舅斤斤閑於禮野翁歸語姚孺人大喜亡何孝廉與野塘翁相繼卒贊孺人日夜撫外王母而號思塘翁少罹家難督學公子翼之贊孺人捐槖中金佐翁以貲遊成均不數年外王母歸甫十四爾能



佐姚孺人家政姚孺人則又大喜姚孺人性嚴陸孺人曲意承之晨起問姑所欲食躬治午具烹一鮮必調二味以進視姚孺人匕箸所向陸孺人終席不敢皆姚孺人疾陸孺人手湯藥日夕扶掖衣不解帶即以他婦代姚孺人不懽而贊孺人又時時織甘毳陸佐陸孺人養陸孺人所遣奴起居贊孺人及珍羞方物飛舸往來以旬計陸孺人上奉嚴姑下及支房戶賓客親朋微逐無虛晷孺人非子夜不帖席鷄鳴起

嗃嗃日以爲常當是時野塘公之業復振思塘翁謁選京師姚孺人中痰厥卒陸孺人倉卒治喪事如禮孺人歸翁之明年舉先安人久不乳贊孺人爲翁進側室沈生子歲餘翁以吳江丞部漕艘北舅氏疽危甚吳興有朱先生者工瘍科故與翁善陸孺人分遣急足徧迎朱先生朱先生至舅氏死踰時矣陸孺人啼曰兒不起奈綫之脉何贊孺人相對泣出拜朱先生朱先生度無可奈何以刀匕抉兒口強灌之有頃



復甦陸孺人老而述其事淚涔涔下也翁罷吳江歸家漸落逋負日益積座上客如故陸孺人蒿目拮据中饋夜半客有扣門者肥腯滫瀡咄嗟辦里中以爲能然槖益垂思塘翁故不問出入也而贊孺人時解私裝陰濟陸孺人陸孺人亦時時出以佐翁急翁修子壻禮於贊孺人沒齒不衰未幾翁且死世業日益替諸臧獲先後解散十不能一陸孺人督過子若婦常忽忽不樂先安人百方解之不得毋寍遊魂夢相

依數千里外薦記童時隨先安人歸寧外王母摩其頂曰外孫吾孫也引諸兒時戲大樹下指其門署示薦曰此劉尚書手筆他日效之劉尚書者淸惠公麟也外王母與先安人語輒絮泣將別所治絲枲烹飪數晝夜不眠食織悉畢具分袂未嘗不流涕也至白首先安人稱姑且老矣別亦如之薦以丙申春奉先安人北先安人過別陸孺人泣而跽請於諸母諸子婦曰敢以老母相累及先安人歿猶手執薦囑曰吾



母吾母爲休卧十有六年不敢東長安裴則以王姓及外王母故庚戌冬強赴客曹之命甫數月予告歸陸孺人訃至矣嗟乎痛哉陸孺人性卞急難事甚於姚孺人然宗人稍不利舅氏拍案起曰若敢虓孺子獨不念未亡人耶先大夫備兵分寧思塘翁初捐館含請迎養外王母固謝曰君意良善顧吾老矣脫不幸溘先朝露何面目見先公先姑地下乎誓不往戊申夏五月八十初度薦率諸子婦壽之外王母又固謝曰先孝廉久作若敖鬼若爲我以一杯酒酹墓下勝以百觴觴我也小子薦立具牢醴拜孝廉兄弟墓孺人性惇厚持大體其於妯娌故舊吉凶往來及歲時問遺一切從腆老且宴終不失大家風惜舅氏貧小子薦亦不能於饘粥外曲爲志養其意常邑邑居恒衷衣大袖燕居雍容甚都談論聲如洪鍾迨其少年起家事及里中姻婭始末娓娓至于夜不倦臨歿出其橐分子婦及諸倩諸孫女甚井井強半嫁時衣



飾也小子薦十六年之養不能濡恐旦夕以報吾母臨別之辰外王母執手依依含淚不忍下嗚呼永訣矣痛哉痛哉孺人卒於萬曆辛亥八月十七日距生嘉靖庚寅五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二外王父之生歿月日具前誌中子一即應奎娶吾山吳氏側室沈出女三長即予母適先大夫應許以辛未進士歷官四川參議累封安人銘曰堂構孑孑白首劬劬下報夫子言唁先姑耿耿迴腸吁嗟悲夫北山之岡鬱矣其

藏翳子若孫世世毋忘

朱洪泉暨李孺人墓誌銘

士生名閥當雲雷之屯挾異姿不及竟厥用也陰行
苦不能盡滿志里閈闤闠外天實靳之其獲必倍如
海上朱太公是已太公諱杰字子俊號洪泉父高明
令淛前世孫暨劉公其季也祖鎮曾祖塘高祖晉系
出文公季子在在生鉉鉉生亮徙鹽官湖塘里又五
傳入國朝爲寧遠令燧則受學貢尚書者也是時朱



乃大逭中禁高明以背起家公丁其厄幼英敏異常
過目輙成誦家人咸屬目之九歲失恃十二歲失怙
高明公所遺贄槖爲伺者胠篋去幾幾衰毁中門祚
衰薄遂廢學十六娶婦李長公二歲即太孺人也夙
閑姆訓夫婦拮据承遺業如駕敝舟左右操維楫惟
謹盤李乃海鹽賓山公叔女朱之自出未笄自代母
秉筦鑰閭里相與慶公得良內助而公自弱冠即長
諸賦役督其艱且鉅者諸父老推公祭酒公居恒自

念御史公後替組寥寥因旁通經史每手一卷即予
夜必讀竟乃已涑水氏之史迨陰陽曆數諸書靡不
精貫與人談說千古上下理亂成敗之數娓娓如目
前課諸子甚嚴每正色教誡曰昔我文公身肩絕學
衍濂洛正宗於東海至今一脉流傳無替若輩獨不
能一闡繹之乎每歲延四方名士廣搜諸文籍率二
三子日夕咿唔其中至析產以贍無稍吝里中見或
笑之公獨行其意故自若蒿目四十年或廣營構勉



持門戶其所注精者在此諸子相繼青衿乙酉秋子
聚奎歌鹿鳴於淛從子履儀亦同舉後昆從諸猶子
有登制科者又有父子同鄉舉者累累若若郁乎盛
矣皆公義方勸勉績學一念嚆矢也或勸公侈力一
生今有子且達行休矣公不稍倦施德於鄉里絮寒
哺餒扶危困不辭勞勩與人交表裏一致遇不平攘
臂而起不屑爲婉阿態公儀容修整音吐豪爽晚益
皓髮豐頤巨肩舒步人望而知爲長者且異人也與

少年諸儒生朝夕多慷慨正論或從容雅談歸池埏洒道勁嚴謹如其爲人蒸嘗伏臘顧瞻丘壠涕洟沾襟曰恨吾父母不逮也聚奎屢上公車不第公亦不介介已謁選人得饒之餘干則公謝世十許年矣壽七十三聚奎以板輿迎養太孺人業已失明溫惠淑愼無改常度性不喜佞佛僧尼無及門者至其一腔惻隱出於至性多方獎掖人善拂意處動以恐自毖卽一匕箸必均口以飼蜎翹偶一失所必加意拯之



聚奎之令餘干時以嚴刑多取爲戒聚奎奉命惟謹毎俸入必長跽上之借以娛慈顏太孺人多所施舍未嘗私笥中益潑得西方宗旨至其饗賓承祭加意妯娌下字臧獲又其顯者也聚奎以奏最贈太公如其官母封太孺人副笄六珈龍章寵賁遐邇以爲榮此余所謂天之報施善人其獲必倍者也太公生嘉靖辛卯閏六月八日卒於萬曆癸卯九月十一日太孺人生嘉靖己丑正月十九日卒於萬曆癸丑十一月十二日年八十五子四長炳文字聚奎卽予南北同鄉舉者也仕至司城娶陳氏繼董氏封贈皆孺人次炳章郡庠生次炳瓚次炳衡俱邑庠生女二一適張大韶一適孫紹聰孫男六大韶有女女於聚奎許吾友錢司城士和子之琦婦翁媼意也憶昔丁巳冬薦方爲先大父改阡桃城士和走使數百里致聚奎命曰敢以先子一片石爲請余報曰諾又六年聚奎得吉壤於長平里卜於明春正月葬有期矣偕士和



巾前請且曰父母有美而不揚或一切以誣義所不敢出也余益重聚奎意據其從父高安公狀揭大節直筆而爲之銘曰蕉萊之利什一縹緗之計倍蓰公乎兼之海上孤童奮翼鵬起天生雄才爰有令子煌煌璽書義方是以二人同歸長平之里千古令名不朽者誄

## 建寧別駕于公元配勅贈安人吳氏墓誌銘

吳安人者吾友建寧別駕潤父于君元配也稱安人

者以潤父建寧最也潤父佐建寧以清標冠七閩多
異政奏最天子賜璽書褒美恩賁泉壤稱異數潤父
居恒邑邑曰嗟天乎吾何以瞑吾婦乎聞而戚戚心
動蓋亡祿舊婦與安人埒而數奇過之主臣偃蹇畏
途三十年不及沾一命以報吾婦嗟乎安人幸矣幸
矣今年冬十二月十二日潤父卜吉塋安人於趙岐
之陽先期遣仲子肇錫來乞銘肇錫者予故以女女
之者也吾女不幸蚤夭婿則猶故也遂泫然許諾按



狀吳系陽羨巨族自文肅公後而通政公以長者顯
娶李氏累贈淑人生一子二女長光祿公次安人通
政公有姑適于孝廉中丞公家婦也生子四長孝廉
公不欲就仲子比部封授都察院幕是爲潤父父兩
家翁篤中表誼如同産歲時各出其子女相見通政
公快潤父而妻之李淑人之姑周淑人嗃嗃起家繩
子若婦甚厲子若婦稟畫一不敢踰尺寸安人之幷
井內外天性乎亦其夙所習也安人體孱弱虞太安

人恩其不任婦甫入門而精志內政旦夕調甘毳娛
兩尊人外佐賓客無壘耻下逮織紝及米鹽瑣屑咸
出手裁而尤虔於祭祀弗躬弗腆不登於俎有遺豐
祭品于地者輙叱去不以饗嗟乎此禮之不講久矣
歲時宴會諸姊娌珠襦錦韝光彩艷目而安人淡然
布素婉娩其間人不知爲貴家女也潤父銳志下帷
安人和以機杼與咿唔聲雜孤燈熒熒丙夜相對甚
莊及潤父九擯賓筵一遭刖泣安人無幾微見顏色



李淑人違養安人方侍虞太安人不敢哭疾趨入壺
甫下堦痛絕隕地虞太安人亦墮淚左右莫敢仰視
及兩尊人弃世安人哭之慟禮加于李淑人終其身
屏絕美衣甘食之奉安人幼諳書曉文義生平耻談
人過亦不願入耳居恒儉約自持斤斤不妄取予潤
父幼育于庶曾祖母范范故中丞愛妾也或說安人
稍曲意承之可盡有其槖安人怫然曰此豈婦道耶
委蛇兩姑間各有禮虞太安人殁檢笥中得百金安

人息之倍者四先後假佛事以散之曰此先姑意也
餘十金厥留時屬潤父曰先姑遺金急以施比丘尼
治家錙銖不爽稍有奇羨推以濟貧乏締杠梁掩骼
飯僧皆稟命潤父行之御臧獲嚴而有度不假嚬笑
貢諛者莫敢關其口然不喜爲擦切食指甚衆歲飢
客有議以救充廩儀者安人不悅曰此豈吾家所爲
耶客慚而退平生子女凡八乳不一育卒能以理遣
不爲情毀舉二庶撫如巳出即二庶忘其所自出也



稍就外傅課督甚嚴小者間從羣兒嬉人以爲得大
體安人年二十二即皈依佛乘能默誦法華經至三
卷三十六歲長齋奉佛甚精嚴病苦中輒引夙業潑
自勵屬左右有持之泣者曰若以情識牽我耶叱使
去一比丘尼從旁呼曰願除世間恩怨早祈解脫安
人含笑曰我安得復有恩愛佛法以右脇爲吉安人
偶卧向左怒曰誤矣汎頓中設然改從右合掌而逝
中父爲予言季婦少時禮佛一蛇纏其足不動異哉

不撓于大怖乃爾宜其了了生死也安人歸潤父凡
二十七年而沒潤父時時悼亡曰吾失一良友期功
以降及家人內外大小語及安人輒隕涕而女弟適
其者哭之幾以身殉曰吾幼失吾母而吾不知吾母
之見背姊在也嗟乎此可以徵安人矣潤父諱玉德
以歲貢生不得巳就選人試高等得別駕建寧非其
好也中讒口弃官歸匪安人之沒六年矣安人生隆
慶戊辰五月二十七日沒于萬曆巳酉九月二十二



日年四十有二二子長起欽娶同邑表兄虞公某女
次即肇錫娶錫山王公某女側出丁子曰爲有庚辰
拜兵使先生于民部長者也乙酉識中父燕市庚寅
登其堂拜見素先生及其諸昆季因締交潤父一門
之內雝雝肅肅庶幾古人風轉盼二十餘年恍惚如
異代事矣三復安人狀知其內行甚詳且信趣爲之
銘曰女耶士耶儒耶禪耶婦婦母母其儀不忒即修
即解了破情緣吁嗟乎趙岐之阡翳爾大年

墓表

誥贈湖州府知府近竹陳翁元配封太恭人杜

氏墓表

元薦以辛亥秋請告歸冬十一月假道梁谿志行陳先生有子之喪弔焉先生毀瘠甚孚勞曰先生猶然孺慕乎哉人盡子也母閔不能為親爭一旦之命先生抱遺憾于逾耄之高堂與先生悲不自勝曰嗟天乎吾母之望百齡也幾幾乎幸矣而稱未亡人者半



造物者忌盈而慽于全惜也五釜之養三錫之寵渥矣而吾父弗逮也吾父母有溘来十不行一隱德十不竟二拮据課予蚤夜逮之成劬學所以娛吾父母泉下者十不慊五也明年春將合葬于龍山之塋卜有期矣敢以隧道之石辱于元薦逡巡避席謝雖然薦之辱知先生天下莫不聞卯不斐其何辭江南之陳祖太丘而志行日否否吾不敢以所未知貽狄武襄羞盡倉埃之沙盆潭有一坏在俗所傳陳充墳者其始祖也數傳而為四世祖鑑鑑生泰泰兄弟五子莘字集之別號近竹即贈公也方陳盛時兄弟聚而賈于倉橋之四維槖良厚亡何廢箸伯兄以李官之役死于杖泰父子訟之臺得白冤狀而泰尋歿贈公依其叔奠于北郭年二十三而娶是為杜太恭人父奎母施為東膠著姓太恭人少失恃依父執毛氏以長年十七歸贈公居四歲生子善才穎異常兒未幾殤太恭人以墨涅其左足祝曰天乎兒幸再來此所



以識也辛丑上元之夕夢善才啼而牽太恭人裾曰兒至矣蓋志行生而左足一黑子故在也怪哉天其將大陳氏乎越四歲贈公徙南塘手榜其堂曰欲高門戶須為善要好兒孫在讀書榜卧內曰守身如執玉教子勝遺金終身以為恒鳴呼遠矣志行年六歲贈公延名師躬課日授之杜太恭人倚小窗剔爐治女紅以佐讀志行九歲經書成誦凡里中名師贈公即引之北面多方詗其甘苦贈公雖隱于農賈乎喜

臨池工趙松雪書法又精勾股數讀經經解讀史史
解至忠臣孝子未嘗不反覆長歎息也趨庭訓誡出
世俗科目外亡何孫福以僕叛贈公再徙東膠志行
落魄去而農贈公辭志行而竟儒并督其兩幼子氣
彌銳志行尋補邑弟子員浮沉又數年贈公棄稍充
矣與市井少年游一切以平等心劑之質毋錢者寧
薄息迂其期售田舍者浮其直里中稱長者常往泰
伯城遇大風舟覆卒免不戒于火出之烈焰天幸哉

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亡何贈公沒太恭人
以孤發宇三弱子瘠田二十畝支公私之逋而餬口
卒歲鄉人揶揄之而太恭人日夕督諸子耕讀甚勵
身以十指為生計薪茶苦自嘗也癸酉志行舉于鄉
己丑成進士親友持牛酒賀而志行欷歔曰傷哉往
幼學之望一青衿不得也志灰矣吾父母怒而逐之
莫先生所㝱獲儁于學使者莫先生課藝也與茅簷
下數語耿耿如刺吾父沒而不肯復倦諸生乙巳乃

日微吾母一言激之微青衿終老爾嗟乎傷哉志
行令確山調中牟比部數年守吳興皆以搏擊豪強
拊循寒間得循良聲而太恭人慈恐秉內政恭志行
歌鹿鳴而太恭人不欲逞志叛僕恐詢于懿親之下
石者意念淡矣居恒訓諸子曰往而父為東家其所
厄旁睨者弗堪也相與佐鬭吾委曲寬解思之至今
有餘咎志行居官二十餘年纍纍長物太恭人性儉
綠梟纖紝白首不去指歲入所息輙賡其惠于宗黨

傚義非例衣食婚嫁其窮乏者逮于諸孫奉行唯謹
日此而翁志也志行以比部郎奉簡書慮囚畿北釋
矜疑三百餘人太恭人喜曰兒不記而父席右銘乎
此行其大吾門矣志行于吳興多異政戊申歲大祲
志行流涕勞民疾苦戴星出入百計哺諸瑣尾而祗
席之三臺使者旌其伐借恂二年與數也太恭人聞
而色喜曰今湖人有泉拚兒不愈于膝下乎先是覃
母再上徽號贈公覃恩晉湖州府知府太恭人得今

稱比于中年比部華矣太恭人愀然不樂志行長跽
請故太恭人呼而命之曰鄉者鷄鳴起汝漏下眠而
誦讀汝而修脯汝吾與而父共而獨冠帔我爲志行
合淚罷庚戌春計事竣志行上書請終養當塗留
之擢江西副臬治兵九江命下兩臺使者交趣之志
行卒不赴色養踰年太恭人無疾令終壽九十七距
贈公之沒四十六年丁元鷹曰天人之際難言哉善
才再世締于太恭人一念爾卽以此食其報何神與

易之稱餘慶也書之後降祥也世眼責夯于富貴或
劾或否贈公之以長者沒齒不酌白易也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田畯豎牧尸碑不黃金牛酒易也白首就
子舍得全全昌不三公易也辟若力田贈公蓺之蕪
之太恭人穫之志行俎豆而饗之裔守學蓄是名植
德曰慶曰祥特表其墓以告世之爲父若母者子孫
姻婭具載碑陰

明孝婦誥封太宜人洪母程氏墓表

洪太宜人者績溪程處士濤之女歙贈大夫一龙公
其元配稱太宜人者以子文衡兩拜封世所推洪廷
尉平仲之母也平仲端亮有大節出爲郎南徙廵朔
工曹者數年壬寅建儲覃恩乙巳皇長孫生再覃恩
文衡贈父某如其官母程稱太宜人榮矣廼里閈宗
黨手額太宜人曰此寧以子重太宜人歸贈公甫笄
爾舅栁塘翁姑錢媼方拮据膈膈督家秉太宜人夙
夕敬共曲當兩尊人意兩尊人大喜過望謂新婦才

贈公鮮兄弟太宜人宜子而蘩七乳而殤者一多能
秀翁媼又大喜曰亢吾宗者其婦乎將贈公僦一廛
市太宜人子身竭蹷諸兒女纍纍襁褓左提右挈而
爨餐烹飪取給十指外應賓客非時之需內持籌較
計食指毛舉櫛比供卒歲俯仰又以其閒操井臼紡
繅洗機杼績紉夜漏下數十刻日不交睫鷄鳴秉炬
起姑善病虛火炎如沸法不宜參諸醫束手曰無巳
其乳乎太宜人斷仲子乳乳姑左右曰若呱呱者何

強弼之而兒幸無恙即平仲也當是時太宜人初念
不及此又亡何姑目青徧索石膽難卒致太宜人陰
刺指血瀝睚而明夜媼喜曰婦安所得良藥太宜人
謬應曰偶遇空青液爾媼時苦崩至躬爲浣牏十年
間未及一帖枕也而栁塘翁癃發矣太宜人所以彌
縫豎禱所不逮苦更甚于事媼者而贈公亦骨立太
宜人百瘏俱嘗輙徼天幸恭餞媼病起觴五十翁病
起再觴六十贈公偕太宜人率子若孫歌南山堂下



懿戚爭持羊酒爲賀兩尊人一解顧曰微子婦吾不
能有今日諸子若孫及臧獲侍翁媼者私詫曰太宜
人不獨精誠倍也其全力蓋亦天所縱以成其孝耤
令吾輩分身曹舉之亦憊矣宗黨曰太宜人寧渠孝
事二人歲時蒸嘗必躬必腆即豚肩伏雌非手調不
敢祭貴且老時時舉以誡我宗人蓋此禮之不講于
士大夫久矣習程處士者曰處士故麗厚僥先民型
范太宜人初居母喪㰐哀毀如成人白首捐背爲處

士卜葬若猶未澌志也者其于中壘大家所載女史
得之庭訓居多丁子曰固也太宜人之孝天性乎方
其攻苦持門戶所以委曲志養意不在貲省贈公歿
而思傷翁意欽泣不敢下有子九列祿厚矣斷諸血
味布素者終身平仲板輿迎養曾不久淹蓋陰痛贈
公之不及共也翁媼之不及享也而託之乎淨業臨
化之日興香經宿結跏趺坐七十三年千秋矣語云
至孝通神明寸衷即西方哉薦于平仲託臭味三十



年壬子夏平仲假使節歸省比秋來會葬顧光祿心
勤兼程歸太宜人病且革矣薦往唁之中道夢神人
囊金錢數十朱其文云是太宜人功德中有孝慈字
更寤且晰已入弔平仲兄弟匍伏哭極哀諸孫曾二
十餘曹面滾墨僂行其後而平仲尤瘠甚嗟乎三年
之喪近成芻狗真能執古禮隱顯始卒不渝者吾友
射陽劉靜之渫谿高雲從毘陵沈伯和海虞繆仲淳
茂苑徐聲遠合平仲而六平仲既免喪猶依依孺慕

也屢書屬薦曰先慈墓隧之石敢辱子薦事太宜人
猶母追憶耳目睹記質之諸名公狀若傳推本璽書
所以褒贈之意揭其懿行之大者而直爲表其阡曰
嗚呼明孝婦洪太宜人程氏之墓生卒年月世系子
孫曾玄男女幾六十餘人姻婭姓氏具載墓誌

## 阡鷄籠山表

先大父雷峰府君大母蔣安人以萬曆丙子春合葬
願渚山中時信陽何太史洛文銘其墓越十有四年



先大夫蚤世術者曰祟在新阡啓之水也更營阜塘
之西聽于卜襲吉遂窆焉術者曰避水趨水去迫幾
以告諸父不可又八年而啓之水數寸幾嚙棺矣友
人繆仲醇氏度地于安吉之鷄籠山穴之壤赤而堅
如脂請于諸父曰俞遂以丁酉十二月十七日塟我
先大父大母不及祔者廼于石也三阡禮乎曰辟之
父母在而失所必百計拯焉俾有寧宇而後卽安奚
恤乎三也嫌于煩且費而甘心焉委之豺狼也雖然

以大父生平豈其沒且三十年而不獲一微寵地靈
嗚呼余小子猶及見我大父之事曾大父湖南公也
曾大父豪俠大父長者也其才氣不甚類而以志養
年且艾稱翁矣鷄鳴起簪盥巾櫛候于寢所問安不
曾大父色喜亦喜色愠亦愠間有所訶讓長跪俛首
受之退就子舍未嘗南向坐少失曾大母周孺人事
母之兄弟姊妹如母以迄于中表靡所不厚事庶母
王甚于周也王故無子而才不能無求多于子婦大



父率諸兄弟子婦曲意承之唯恐失其驩一日王自
歸寧子夜矣大父母以下整衣冠候之分遣臧獲列
炬迎數里外未及門諸子婦凜凜道旁若嚴君出入
率以爲常曾大父沒事王如初生平宦游滇楚不甚
適輒幡然歸顧其槖蕭蕭也曰吾不以五斗易斑衣
亡何家日落婚嫁皆不給則又陰秘之不令付大父
知曰貧自吾分敢傷老人意耶晚奉親諱未禫而病
除服衰　從地下矣性嚴急不能容人與人處不設

城府入以好語詿之輙推心焉或加以非禮初若不堪未幾亦霍然解少年嘗以細事觸沈丞幾搆大獄先大夫令南陵沈丞罷官歸宣城介褱謝大父聪而囑之曰休矣勿言沈丞事其爲長者多類此沒三十年父老子弟曰儒林公不善宦亦不善家邑邑坎壈以老人以無所長短易之公故厚訓德薄脩怨今與心計強有力者相絜寧啻出其下顧責報于身後何如哉安在其無天道也余小子侍先大夫竊聞長老



之訓曰善欲陰不欲陽取善者寧瑕毋瑜以爲拙誠勝于巧詐大父位不過州郡施不越鄉閭矢貞而蹈守雌而終即其家庭孝友往往出于人情世俗之所難而砥礪好修者之所不暇飾故其文彩聲華不少槩見抑夫子所謂善人非與余小子敬識一二以告來裔見貽謀之自云若夫闡潛發幽耀片言于青雲則煌煌綸綍具在余小子贅矣將安人祔葬安吉菱湖山五里相望

## 阡菱湖山表

余小子薦以萬曆丁酉冬十二月十有七日癸酉葬先大父于鵝籠山之陽距梅溪三里許明年戊戌春正月十有一日丁酉以菱湖山葬我大母以石穴不能合也表其阡曰明贈儒林郎大理寺左副雷峰丁公元配蔣安人之墓余小子薦泣而申之曰嗟乎吾大母之不祿也年二十七爾先大夫七齡失恃老而猶憶其病時容以詔小子曰憶母之歿也惟吾與紀



氏姊在側姊長吾一歲兩人孰孰見母之呻吟床褥間也相對黯然不能爲容然不及以刀匕奉亦不記母何恙也母故善病家人習以爲常不爲醫卜母又重傷大人意秘不以聞即而大父不盡知也疾亟矣猶時訓督我兩人呵責不少假至今四十餘年其諄諄叮命之狀如在目也母沒而兩人惘惘如夢依我大父湖南公鞠育以長間過外家舅氏次湖先生攜吾手而泣曰昔我海陽公之沒于官也而母暨溫氏

姨依吾母歸自萬里外三人影相吊也而母歸不逮
父養不待子甚矣命之薄也大父故以嗃嗃閑家周
孺人秉內政常寬于諸獲而嚴于子若婦子若婦稍
不如意輒推案不食母長跽俛首以俟其色霽不命
之去即子夜不敢起也米鹽瑣屑周孺人時出不測
猝而亂之以覘其能母委曲祗事凜凜救過不暇寸
蔬勺黍未嘗閉戶笑而下咽周孺人沒而王庶姑爲
政諸婦跼蹐奉令嘆婦難爲老嫗逮事母者從旁訴



曰嗟乎今之爲婦者何言難也昔我輩未笄而侍蔣
安人翁媼斤斤詔口而授之餐也安人不及操井臼
而佐筦鑰稽出內勞苦倍諸獲主人故落魄又性好
客不問閫以內日夕不給不敢以告翁媼安人陰相
劑也稍餘輒推以飼予若女身甘粗糲間受餒亦不
敢告主人嗟乎今之爲婦者何言難也先大夫亟沒
含淚爲余小子述其事甚悉嗚呼大母歿十有餘年
而先大父宦游又三年而先安人歸我先大夫又一
年舉余小子又十年先大夫成進士又七年先大夫
令寶坻秩滿奏最大父以故官授階儒林郎大母贈
安人又四年皇長子覃恩大父贈今官大母贈加初
又四年余小子成進士迄于今共五十有三年先大
夫先安人于十餘歲中相繼捐館舍當蔣媵娣亦凋
謝殆盡而閫內外無復有知蔣安人遺事者矣壟而
遷者三棺槨皆朽敝不任余小子凡再易而就窆焉
嗚呼悲哉前人耕之後人坐而穫之前人炊之後人



坐而飽之安在其爲天道耶先大夫白首邑邑宦成
而二篇三辭以沒齒嗑自傷也余小子讀書三復蔣
覃鷄鳴見人道之始未有不成于憂勤而敗于驕佚
者也然捌者恆不及享享者卒不知捌者之苦是以
覆敝相尋即丈夫甘心焉安問閫閾丁氏自忠愍公
以來迄余小子五世矣微天之幸食祿者三十年先
世起家艱難之故及蘋蘩中饋勤劬儆共之狀僅存
什一于先安人之目存百一于余小子之耳甚者唯

痔掘爲過計陋釜𫝊爲不屑也內外相習驕佚成風不出戶而卜其興衰之故矣余小子慨焉愾歎敬識所聞勒石墓左以示吾後世之爲子若婦者

明兵部職方司主事靜之劉君墓碣

君諱永澄字靜之維揚寶應人代有長者大父憲以耆壽稱社祭酒父繼善司訓南徐母王氏生二子長靜之次清之諱永沁靜之幼穎敏十四冠童子試十九登賢書二十六成辛丑進士館選擬高等爲有力



者擯去不色惱善病改教授順天府學故事傅舍謝靜之師道自任以聖賢勖諸生振孤寒伸寃抑而汰其無良者羔雉不一及門學者彬淮南夫子課士暇覃精六曹掌故及名臣言行矻矻如孝廉時午夜目不交睫歲餘遷國子學正諸生有挾要津越次乞湔者靜之持之堅臨以司成命不可奪小口攝曰散倣強項敢爾耶旣湔請告歸或謂爪期及矣盍稍需靜之曰賜城爲國子師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亟黜之

京兆李謫宦游久不歸覲李阜奏謫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能覩傾諸生上乎靜之誠孝天植色志曲盡躬帥羣從以立身大義訓督如嚴師嘗曰子弟不類父兄熾鞴未具火力不熾不能使入陶鎔中門內外雖蕭如也會慈聖覃恩例有錫命親知爲靜之勸駕以戊申候補原官杜門註離騷咄咄株守幾一年王夫人訃至矣靜之籃焉自傷三年泣血禫除歲餘不入內輓近行古喪禮者寥寥靜之其尤摯云靜之



少有至性八歲誦文丞相正氣歌衣帶贊慨焉願就鞭私爲位朝夕謁拜歌鹿鳴後朋儕宴會不一厠足非禮逾年娶韓孺人儆衣履婚焉曰七尺非吾有而他可知也癸卯雷震郊壇火節具修省事例靜之奏記晉江公以開言路爲請亡何楚宗妖書大計事狹起靜之具疏請劍司訓公適至邸泣而焚其草邑邑不得意作甲乙志邸中稱記歸德公雅重靜之論以出處靜之上書數百言大指謂太阿之柄操之上則

治下窳則亂今既不在上下無顯竊之跡則膏肓無可施之功神農有不返之勢矣君子處小人之道備于易之夬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濡是也狄仁傑行于昌宗輩以君子類黯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揚庭是也張九齡行于李林甫自古豪傑當觸地桂閡之時見斷釘截鐵之勇意蓋以劉文靖謝文正王文端厚望歸德亡何歸德行矣福清公大拜諸交游祖道江滸福清四顧徘徊日此會獨



少劉郎知之者操舴艋逆靜之金焦以病辭靜之妙小丈夫腑中具武庫入其門跫瓢泊如也義不受人憐及遇不平攘臂裂背不待其請徧白之當塗至爲死友桑孝廉發憤貽禍身後小人有言桑氏安而劉氏危矣清之日固也令吾兄可作必不以此而却世方以好名排殺一切靜之銘座右曰利是粗塵名是細塵斷利根却說斷名根是入細路若利根不斷說說斷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轉活不好名三字是恣情

縱慾引于王塘南先生比諸洪水猛獸非過也戊申後國是淆亂靜之斷斷力持至不惜以皭然之身抵爍金之口辛亥夏偕王給事伯舉盤礴金焦會東林再游錢塘會劉大行起東浹旬而返旁觀相顧疑詫靜之岸然獨行于南北砰射中爲世道心獨苦嗟乎梁谿先生外靜之一人而已余庚戌冬會靜之廣陵已登其堂望而以爲狷者劇譚久之舊目千古拊心時局每至玄黃之戰治亂興衰之際未嘗不慭慭過



計娓娓乎瘁言之也十年冷曹強半伏枕慇諸司利弊各省直要害邊徼亭障兵馬錢穀江海豪猾寇盜根株窟穴井井燭照其神理血脉直與宇宙通洽余又以靜之爲狂南北往返促膝幾十日臨別誠曰君氣太猛志太銳中夜被衣起臨食竊歎無乃非尊生之道乎靜之唯唯壬子春職方命下識者以靜之爲吾道前茅靜之病且死其咯血以感慨時事至五月七日夜將半汗如雨注急起坐顧其襟稍不正呼清

之曰吾平生每事欲正今志之乎徐爲整襟曰死生
之際可以覩人年三十六君瞑矣靜之之塟以其年
月日塟某處子心學甫勝衣友人文文起爲具狀髙
存之誌其墓劉起東採國論私謚曰貞修先生而予
因廣其說以附于麗牲之石而系以銘銘曰謝陂白
馬一泓水光搖日月孕靈實中有異人君崛起氷肌
玉骨不可涬挺、挺孤芳紛內美震撼狂飇屹然砥淮
南夫子正臯比安定先生有遐軌十載寒、久不從



游水閣情謝青紫鞾編子夜亦勞只鏤晝千秋有真
是冷眼世局幻如彼杞憂癡恤心曷已疏罷離騷悲
屈子腸九迴兮向誰矢天乎天乎君已矣問君浩氣
歸何所荒丘宿草寒江汜古來賢聖盡如此君死不
死覩吾誄

# 尊拙堂文集卷之八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 行狀

###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魯卿朱公暨元配張太孺人行狀

朱系出紫陽稱甲族于白谿自五谿公賔始也賔疎
財好施予倜儻多豪長者游九世祖鈺朱嘉平問令
長與愛其山水居焉鈺父少司馬在是爲海翁先生



季子司馬大倡入明爲伯名公又三傳至宸朱乃大
賔生大用以貲拜廣州幕娶于沈篤孝行封股捄姑
姑病露禱願減己筭延之大用生子九沈出者七再
乳舉徵仕公諱一儒字魯卿張莊僖公永明少數嗣
楊夫人初乳太孺人最憐愛之思擇一快壻得徵仕
公奇而贅之公時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矣太孺人
婦于室婉嫕不以貴介驕公性伉意氣侃侃多發舒
志其贅也時于莊僖座上與群公子口語不可攘臂

起爭之强旁覩者微以爲嫌莊僖笑而顧楊夫人曰
魯卿直士太孺人多方劑之人謂太孺人之能降也
公之不屈也葢兩得焉楊夫人聞而益憐愛之甚于
群公子亡何莊僖公捐館舍五谿公下世久家日益
落諸昆季各就外氏以居公亦不忍遽去楊夫人朱
氏之從郡城自公始也少年兒稍稍睥睨公公强項
故自如諸令長有以非禮加寒士及假公賦難公者
公正色折之幾不測旁觀者咋舌公氣盛不暇左右



顧是時范司成驟貴吳與人炎趨唯恐後公獨否曰
太史先吾不敢自外貴人多門下客專以狎或故誰
一二寒士快之公目攝口刺刺生平不能洒時以罵
坐散諸市井兒大恚陰激貴人遷怒公或設刀俎以
伺公不知終亦不能加也人謂朱魯卿性褊不能容
人語未竟意已霍然辨以此儕長者無間言庚午公
舉順天冠其經弟文龍亦舉隋京人嘖嘖二難公意
氣無所加津津語及莊僖時事輒欷歔曰公不難[illegible]

而卵翼我顧獨知我于少年牢騷時國士之遇也歲
時以一少牢酹其墓公屢上公車不偶意稍倦延四
方名儒課諸子及諸猶子太孺人躬調瀡瀡爲廩餼
寧浮毋儉時時召君采兄弟責之曰兒知古人立身
揚名之義乎君采兄弟跽受教已卯君采冠其經于
兩浙博士榜意不可一世獨手額公曰以此爲善人
報敢賀庚辰計偕申少師方秉鈞公出其門下獨不
一走謁癸未哭弟孝廉君忽忽不樂乙酉病丙戌君



采勉就試竟奔公訃而南太孺人稱未亡人者三年
君采成進士又三年以君采中書舍人最贈公如其
官太孺人六珈副笄貴矣顧謂君采曰恨不及令而
翁一見爲報莊僖楊夫人地下也太孺人性寬厚生
平不忍禍人陰事恒爲諸子婦誡長女歸我從父太
孺人故抑而嚴訓督之從母歸噩外王母而嚴太孺
人怏怏不敢自其室中語人謂太孺人長者能爲義
方白首且貴組紝不去手訓諸子以澹泊曰此而外

王父所發起家者也屬纊以君釆得歸爲慰嗟乎君釆之不安于驄馬也天所以瞑太孺人哉朱氏故與余通家累世先大夫心折徵仕公曰朱公古之遺直也公自述生平亦以無他腸徼天幸辛酉尾楊夫人舟北上晨夢神人語曰起起吾輩兄弟十三人憐若善特捄若十七人覺而屈指符其數急起併舟盜至矣力捄免已入長安諦視城隍儀夢中所見也一日病目夢大士語曰若捄我我亦當捄若寤問之析湖



有大士廟幾爲豪毀公力止新之目如初詩不云乎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公之謂矣丁子曰天生徵仕公報五谿公也生太孺人報沈孺人也夫婦陰行德而厚植之其遇若塞若通其所爲長者不爲目故能敵佑後人易稱積慶厥有旨哉在此不在彼生卒子姓不具

明敕贈文林郎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知縣永年

故處士趙公行狀

海內箸紳家先世大都起力田孝弟或豪俠負義好行其德然不能越閭巷爲名高方其銖累寸積陰漸而徐植之衆謂田舍翁技止此爾及子若孫搦寸管以經義躐起回視先世所爲閭閻稼穡一切委瑣往往羞之學士大夫相與欣艷誦說求其原而不得則又附會誇詡妄質左券于彼蒼君子曰誤甚九原有知弗饗已永年趙氏季兆夢麟以丙戌進士令儀眞未期月以才調吳江政成天子推恩贈其父故處士應登文林郎母崔氏孺人龍章赫奕學士大夫相與



欣艷誦說侈矣而季兆恒邑邑辛卯秋予過外家時季兆方寢疾甚予謁問內室其色慘然問之故叩首曰麟不佞待罪江以南五年矣天子幸憫其勞寵逮二尊人唯是梓檟可材豐碑未樹麟將徼惠當代名筆以揚天子所以褒寵之意其以狀辱子固辭則又曰非敢以子言諛願終始之予詎不獲辭謹按實以狀趙氏其先沁州武鄉人國初徙廣平之永年是爲襄武靈之故郊也歷數千載趙氏以其地顯豈其苗

蔣卿或又稱系出宋藝祖後以譜牒不詳不敢妄附
之始祖洪飛飛生斧斧生楚楚生文廣文昇累稼稽
以貲饒于鄉廣生愷愷無子以王氏之子嗣而文昇
有子端端生子三長曰會是為公父會恨不得後愷
憤悦訟之官曰夫廣所謂大宗者也大宗絕不以支
子繼而溷它姓乎謂蒸嘗何先人其吐之矣累訟不
央致廢著及公而業幾罄公為人倜儻負氣少年有
大志善騎射學擊劍然不能以武弁騎躋博世貲去



而業儒困丈夫安所取尺幅而呻吟也者又不肯竟
學數奇白首無成家徒壁立每過其祖父田廬舊墟
輒歔欷去卒未嘗挂齒頰退而依外氏俯計然陶朱
之業數年家稍稍起忽慷慨撫髀曰嗟乎趙氏累世
貲故在也吾弗能有乃俛首外家竊餘粟給升斗養
哉何面目上先人丘壟乎尋謝去復事販沽以然諾
重閭左有不平者居中解紛人人心服以為祭酒事
質成焉嘗好面折人過即貴介弗避語畢意霍然解

絕不留胸臆遇事亡論刎膚攘臂從之故其貲亦隨
起隨落竟亡能有所儲或人有急不待其請解裝以
贈手不持一錢跡其意萬金可擲也居嘗謂丈夫貴
適志耳令積而後散一買人子咄嗟辦矣年五十六
齎志以沒沒之六年季兆以儀真令便道過家王氏
子蕭伏圖故產以進季兆弗為受第具章服以一少
牢拜公墓則墓有宿草久矣里中父老子弟舉手加
額望而嘆曰此天之所以報趙翁者也語有之期年



樹穀百年樹德方公以布衣起田閒岐然獨行其志
孳暇身後名卒也不于其身于其子誰謂天道無知
者令公睚眦悁忿高枕而拓其故貲寧不稱愉快較
今所樹孰多哉販沽亡能辱公抑以公重且季兆且
莫徵循良入為天子耳目公所樹良未艾史氏將表
而出之以為陰樹德者之勸予幸藉口免于謏矣

明故江西貴谿縣主簿玉川錢翁配張孺人行
狀

曩余感翁償金事心韙之翁少游太學負同舍生子
錢數金倰尋四十年同舍生死其子不知也翁召而
倍訓之者三日為我酧而翁墓嗟乎古人哉嘗吾世
迺見翁望而知為長者已定交甫父與翁緺繆十餘
年故耳目翁懿行甚悉盍永豐公沒于官翁徒跣奔
喪輿不時至或勸翁需之翁謝曰先靈日眈眈東向
遲故丘也何利之敢圖竟歸而奉旅櫬于堂哭奠如
禮初卜地東禪寺側衛者曰法不宜寺翁踴躋他徙

而地入勢家寺果廢是時公私責逋如蝟家壁立矣
翁沓然鬻祖產以償人謂翁不能稍遲耶翁泣曰寧
忍以區區損先人名一石交憐翁幸相假翁曰假易
償難曰即不償可也翁歸語張孺人孺人恚曰彼不
丈夫君耶來請撫之及閭里緩急又不忍以他故辭
至指二梁為死友槿棄怨而營故人喪葢廓落多熱
腸天性然也而趙太君又喜施庖廩苦不繼張孺人
挺空橐委蛇其間晝夜拮据力本翁口不言子母而

耕穫絲枲之宜孺人悉節適程于度翁以故一意行
其德謁選授貴谿主簿非其好也而翁故嘶于事長
厚劑于人情嘗刷傾銷之蠹袪包攬之儈豁虛根之
累時嘖嘖見才矣而一家以疑獄株累翁檢其屍曰
此非金刃傷也五兄弟脫其四又嘗部運運艘以風
敗翁代主者稱貸輸之其人尸祝于家徐尚寶貞明
性嚴重意不可一世獨折節翁過于令而令適以事
迕當道翁與令弗善也以公議白于左使徐子與先

生徐先生譽翁長者稍伸令而前所啣令者遷怒翁
解組之日民挐妻孥泣送之翁指而示見曹曰吾以
此遺若翁歸山中二十五年益好行其德袒免以下
分金讓居無倦施鄰人侵其界佯不問橫逆者走避
之遇盜竹者飯而遣之嘉惠窮交時為非望之賄行
借屢二十年不索租者其他捐骼食餓不可殫述晚
積二十金著頭肚箧而去翁訟之官已悔曰金入僕
死矣竟寬焉張孺人躬以紡累起家乎時時以培元

氣持大體從吏翁其政約于閫內而廣于門以外寬
于僮僕而嗃嗃于子若孫嘗舉相鼠之詩訓清父曰
人各有體體者禮也清父斤斤擇地而蹈稍失意孺
人䛐而誚之曰汝不肖則先業墜而終身苦縱女佚
而苦吾不慈先業墜吾不孝因爲泣下孺人劝翁哭
之慟左右曰翁耄矣寧作有情癡邪翁嘆曰非而所
知也吾少而貌不揚先君子私憂之曰兒不稱婦婦
歸我共辛苦者數十年無纖毫介介也居恒讀書工



小楷大小姑受業如女史而婦不色矜曰婦在柔正
克家安事書吾少孱婦曰惟禮法可以自衛稍立勸
以退下晚以安靜規吾終身佩之婦事二姑盡瘁母
勞曰若憊乎對曰婦閒家有餘則驕不足禮義臧婦
懼禮義臧是以不敢佚也庶母朱矢奇節婦姑事之
逾于恒禮異哉婦也老人失左右手矣語次悲不自
勝余信翁長者益徵孺人云翁錢氏諱復字一陽號
玉川系出武肅後勝國末從台徙安吉自三秀公始

秀生明輔明輔生士安士安生杲杲生元忠以耆德
爲鄉飲祭酒子漢卽永豐令廉介載邑乘天之所以
開翁也張孺人出歸安右族父賜從父道峰先生獨
愛而子育之孺人所從來遠矣清父卜于冬十二月
二十日奉翁與孺人合葬本州前崗鳳凰山之麓詮
次行實屬狀于元薦元薦質之鄉三老曰錢翁自言
平生無機心機事欿焉谿谷故完其天年异哉乎海
虞生之事俋得而卒死也翁弗受故以全卒乃倍食



之豈非天邪丁子曰錢翁幾于道乎仁心爲質張媪
動止以禮笄而儒哉予不佞發幽光于泉壤標先[illegible]
之羽儀責在惇史矣（生卒子姓不具）

外母吳孺人行狀

外父茗泉先生沒薦甫束髮先生手訣曰善讀書自
愛又二十六年吳孺人棄栝[illegible]薦二毛種種矣行能
謭劣靡尺寸豎以報先生一念及汗淫淫浹也用父
兄弟卜癸卯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孺人與先生[illegible]

葬山中走書屬元薦曰瓮中之石許先生有成言矣
以狀辱予薦卽不文奚辭于逝者雖然先大夫手狀
在小子何贅焉詮次始末聊廣所聞云爾先生諱繼
華字原順別號茗泉系出魯公子彊後逮晉諱榮緒
者教授京口徙無錫之于田其家長與自宋進士四
明教授模始也模十三世孫封工科給事中思聰以
子瓊貴思聰生讞讞生副千戶維以伯子應奎封儀
曹郎次應壁歲貢署光祿丞娶呂山吳生河南按察



副使繼芳以水部郎考封光祿公如其官次先生先
生幼機穎能文章聲出總副公上而太公恂恂長者
从困諸生課先生兄弟嚴先生甫青衿輒受知督學
直指前後諸使者藉甚弱冠娶前垃吳父竹軒公母
陳大理公恪女也內外名德孺人兩習之以勤敏心
當二尊人而陰佐先生讀先生體羸如不勝衣日數
米而食其下帷倍他弟子晨雞鳴輒枕上口占易卦
一乃起歲習以爲常孺人心憐之多方脩薬餌束脯

伺間而進于以調其意而節其劬先生亦忘疲也一
日讀書至子夜剝者入室先生懼驚太公願以身殉
益窘先生亟孺人逸而陰令女媼出簪珥脫先生里
中兩多之是時諸博士競以博洽名高先生試輒冠
同席者心訝焉以計迫先生他徙相與發其藏予史
以下題識而語標之各有旨要人人駭伏先生雅自
負數奇不偶才略不槩見稍稍寄情陶白曰此儒者
所不廢也與人恭謹遇事尊持毅發女弟嫁韋孫孀



遺孤應桐爲佻家所搆幾陷大辟先生潛徙獄邸流
涕解衣呵護之信宿而出整力推轂卒無恙或謂臧
公始乎擇地而蹈唯恐或躓茲抑何壯也戊午貢太
學丁卯舉舊京兩上太常不第時太公春秋高晚舉
庶子繼薦不勝左師之憐先生日侍子舍如嬰孺撫
訓稚弟有加癸酉同猶子晉叔計偕至毘陵感異夢
賦歸來有瞻天縣北闕愛日戀吾廬之句抵舍太公
果病未幾卒先生躬含殮哭泣如喪吳太安人明年

以毀瘠不起疾革呼用父兄弟曰唐一菴先師後餘不有許孟中先生人倫之冠冕也女曹往師之吾瓶矣孺人與先生相莊白首比没挺持門戶嚴毅有丈夫風二子即壯廩廩奉令唯謹御大小臧獲以禮無敢踰尺寸絲枲織紝老而必躬侍孺人三十餘年未嘗見其空手坐也以故家日益起戊子用父復舉于南諸孫歲薦廩食各有差幼者彬彬就家塾孺人黃髮兒齒不杖而徒七箸諸孫曾内外數十曹讌集稱



觴盈堦除牽衣挽裾左右應接不暇孺人顧而樂之嘆謂二子曰恨不及令而翁見也戊戌用父成進士令金谿請迎養孺人咲曰果若人言力田不如逢年鄉者而翁負奇攻苦老媪日夕注望今且厭矣不自意得見孺子孺子勉之抵金谿二年歸用父復以板輿迎孺人矢不往曰見吾能忘首丘耶然其精爽嬰蹠不異常時燈下猶能刺針益自喜不數月疾作倏然長逝逝之夕呼子孫訓以勤儉毋忘世業更申誡

曰莫作淫祀嗟乎此足占先生教矣先生生正德丁丑十二月九日卒萬曆乙亥八月二十六日年五十九例授都察院都事文師肴山詩做陶彭澤所著有大學衍義纂五經手註及論稿各若干卷藏家塾吳孺人生正德戊寅八月十三日卒萬曆辛丑十月八日年八十四用父令金谿將滿三載與徵一命以娛孺人相距數月而不及待惜也子二長懋中即用父娶徵州別駕沈公埜女懋和太學生娶合州守潘公



可賢女女四一適武康太學生魏應箕一適溫子俊一閔友曾俱烏程太學生一即予婦早夭孫男十有二

## 大母吳太安人行狀

嗚呼太安人之歸我先大父五十三年于今矣稱婦者二十二年婦而姑者十有二年稱姑及太姑者三十一年稱未亡人者二十八年稱太安人者二十三年屈指歡娛不及半也丁丑殤我叔氏己丑喪我先

大夫丙申夜我先安人卽歡娛之辰而至痛奪之愛
喜又不能半也垂老日夜望我叔氏之稍表建而不
待元薦貝西掖又不及分大官之奉爲太安人辭厥
戊戌冬太安人春秋七十元薦將陳情闕下以菽水
終其餘年會狂慈得罪嫌于慰不敢請亡何太安人
捐養矣嗚呼痛哉太安人行不踰閫閾施不越閭黨
流芬餘澤嘖嘖百里外藉云婦德無儀則劉杜韓謝
又何稱焉元薦敬奉諸父命抆淚草狀大母姓吳氏



系出梁處士吳均代有聲陳隋唐宋間及明而隱君
瓊起家素封至鉅萬萬稱江南甲族瓊子工部公綜
綜子千齡娶陳氏是爲曾外王父母將吳氏中衰太
安人年十九歸我大父雷峰公諱良卿繼元配蔣安
人後先大夫甫七齡一女差長曾大父湖南公嘆曰
安得靜好溫惠如舊婦者乎卽不敢望糟糠令無虐
二孤足矣太安人至輒調適上下間曾大母周孺人
遜卒側室王操內秉太安人曲意承之凜凜重足唯

恐失其驩嚴于周孺人也大父長者拙生計曾大父
起自勤嗇繩督諸子婦譙呵不稍假太安人雞鳴起
巾櫛問于寢日未晡躬執爨徧食諸未𥝠者及平頭
輩食指不下數十人人人將其飽飢焉以爲常稍失
節曾大父立之庭下讓曰若等故泄泄老人夙興晏
罷誰爲乎諸子婦俛首唯唯大父性卞急拂意輒憤
恚太安人委曲將順甚于事舅撫先大夫迄于吾母
撫紀氏姑迄於有家慈愛備至不啻已出太安人三



乳而女曾大父恚曰婦不宜子耶大父宦滇中內側
室陳旋舉一子歸而太安人舉二子陳復舉一子一
女家累日煩生計日以絀曾大父性豪不屑屑齷齪
諸昆季並以張大門戶相雄大父宦薄持空橐上追
太公下追婚嫁居恒咄咄太安人勉力佐內政多方
彌縫其闕強顏以娛我大父衣食則身後于臧獲針
組烹飪泉一切勞苦則身先焉語吾母曰吾力殫矣
時多齟齬退而環諸子女以一壺自勞寸蔬甘肉食

也丁卯先大夫鄉舉辛未成進士大父昔始開太安人忻然曰吾今息肩矣不二年大父棄諸孤而太安人慟可知也當是時四弱子煢煢襁褓二姑未嫁先大夫布衣蔬食以督家政嚴課諸子弟嫡庶大小分析井井悉委命先大夫凡先大夫所以撫育諸叔靡有間言者太安人成之也戊寅先大夫以實坻最贈大父儒林郎先大母蔣贈安人大母封太安人壬午遇皇長子覃恩封如前子女相繼家列衣冠諸孫曾



濟濟十餘曾外孫稱是每燕喜内外環列稱觴上壽者紛紜膝下太安人且喜且泣曰老媼不自意至此雖然與我共辛苦者長婦也顧吾母幸語諸姒毋忘我少年事太安人性寬大能忍樂易柔和工于調劑妯娌姻戚白首彌篤貧賤者喣咻之齒卑下之委宛曲至人人謂太安人長者能親我治家數十年米鹽纖悉擘畫無遺策生平目不知書弆務藏笥者暗中摸索得之數十年不爽尺寸二簋之奉三澣之服至

貲且老未嘗渝及人有急傾貲濟之負我不問也故簪珥強半付質庫待臧獲勞而有恩一錢尺帛之施共撫摩眄睞常有不盡之意一小僮語人曰异哉我太安人顧我衣綻親解衣衣我且爲我紉之又一僕悖欲走私相計吾不難去吾主也獨太安人待我厚誼不忍負奈何其爲德多類此嘗訓諸子婦曰而知我家所繇起乎務本力業樹以長厚故能衍有今日吾逮事吾舅耳目焉至今不敢忘也宇季孫過于叔



氏至勝衣猶不去膝人謂太安人左師之癖無已甚乎太安人咲不答元薦居恒侍飲諸孩提爭牽裾索菓餌太安人訢訢如也斤斤如也隨事呼命引之義方未嘗以疾聲厲色加子孫子孫不敢不奉教令晚注意叔氏叔氏每負笈太安人語諸獲曰老人魂夢與兒俱也時邑邑不樂會叔氏困有司太安人愀然曰果若人言乃旧不如逢年始病胛損七箸巳漸劇半月不起矣易簀之日神烱烱不亂諸問疾者人人

慰藉之曲盡其情元薦長跽問所苦曰七十二歲老
人復何苦乎惕叔氏及弟英曰好讀書而不聞而兄
之攻苦乎哉又曰食多生少非計也嗚呼痛哉嗚呼
痛哉太安人生于嘉靖己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
萬曆庚子八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子五長即
先大夫諱應詔任至四川參議娶[illegible]州幕李公鵠女
即吾毋累封安人蔣安人出次應昌太學生娶同邑
王公職女陳出次應感聘烏程太學生潘公弁賜女

未娶殤次應嗣邑庠生娶千戶侯孫公謀女太安人
出次應隆邑庠生娶同邑金君可礪女陳出女五長
適烏程貢士紀有章蔣安人出次適陸司馬公穩仲
子用輅次適邑庠生黃可學次適歸安陸方伯公綸
子永德俱太安人出次適同邑姚一鶴陳出孫十有
五長即元薦丙戌進士任中書舍人娶同邑孝廉臧
公繼華女繼娶松陵太學生吳公承撫女先大夫出
次元凱聘太學生東山李君良心女次元美聘黃君

可詩女昌出次元英聘郡庠生陳君上理女嗣出次
元亮元章元嘉元　元邁元朗昌出次元方元陷元
玢隆出次元超次元禮嗣出曾孫四長琬聘光祿少
卿歸安錢公士完女次瑀聘國子監博士同邑臧公
懋循子邑庠生爾煥女次琛聘兵部侍郎許敬菴先
生孚遠子恩生大受女次瑨未聘元薦出孫女三一
適烏程庠生華仁溥次許聘太學生周君臣望子士
逵昌出次許聘邑庠生陳君羽年子隆出曾孫女二

一許聘長水李君秉純子一未字元薦出諸父卜以
九月十八日奉太安人葬于吳山之陽即吳公均隱
處也嗚呼丁氏自高祖松隱公迄我大父凡三世稱
內佐者莫如曾大母周孺人大母蔣安人從大母汪
孺人王孺人王以虔勝汪以操厲稱兼是二者而不
及享傷哉我曾大母大母乎太安人又兼之矣享而
不竟元薦懼夫型范之日遐也釜筥蘋藻之昜湮也
雞鳴昧旦之風遠于床笫也敬述睹記以徼寵于當

世大賢君子倘賜貢竄中之石不孝等死不朽儒林
公而下抑死不朽承重孫元薦泣血稽顙百拜謹狀

從父震瀞公行狀

惟我高祖松隱公讃以淳德開我曾祖湖南公雅湖
南公母弟暘號五湖公以景東別駕老子近湖公策
起家蜀藩再遷景東了父緣也近湖公娶王比部公
杰女生一子曰敬止字乃文號震瀞于薦爲再從父
族呼四一公云公生而頴慧大母臧夫人最憐愛之

十五游邑庠廣延名師下帷鋭進取未幾游太學時
以强記折其同舍生同舍生故出不意難公公于詞
馬氏下及諸小說辨析隻字最精確同舍生無以勝
也亡何臧夫人棄栝棬五湖公再娶徐有左師之癖
近湖公宦游留公侍養五湖公嗃嗃不色假公曲意
承之亡何近湖公没于官王夫人携其妾厝歎關蔦
里扶櫬歸公迎哭母子相抱持哀感行路當是時五
湖公年七十餘抱西河之痛王夫人白首事壯姑公
以家孫僂行奉幼叔多苦心亡何五湖公歿王夫人
亦歿公仰天而號如哭景東公事居比干母服闋猶
孺慕毎進甘毳輒嗚咽不忍舉箸曰吾父母之不及
享而吾晏然下咽乎酒次遇梨園演古孝子公揜袂
涕泣舉席不懽閑居感觸拍掌大叫吾負母吾負母
王夫人有愛女嫁于閔蚤夭公子其二孤子以室給
田宅各區二甥亦父事舅亡何徐夫人所生子夭徐
夫人尋亦歿公煢煢集蓼居恒株守雞鳴篝燈起家

人以次受事詘粲粲不置有小善輒慰勞酒食大小
臧獲以百餘計精神總攝無敢惰窳者平生一意田
功時畝歷而躬課爲歲入浮上農水次田畔必樹桑
無隙地方十數里望之蓊然如雲公意所注也少年
白皙而肥未艾早衰或諫曰公無憊乎公對曰此本
計也世族往往以母錢逐什五之利卒之得不償失
吾所藉卒歲計惟先人拮据之業在而敢爲越乎有
以產市者公避謝再三方議券券入立直準衡量而

出納之公沒諸孤㢲㢲里中纖毫無後言年五十親
友持斗酒爲壽公閉戶不納曰吾祖吾父未嘗一日
啟粲小子敢受觴乎夙興夜寐勞瘁沒齒姬姜之奉
儉嗇如寒士家客以素封諛公公蹴踖頰爲赤所居
積硜硜窮年時爲鄉里小兒所侮終不敢報也公生
嘉靖辛卯六月某日卒萬曆癸卯九月三日享年五
十三娶于張生一子數歲夭妾生子六元善元龍元
彪元鶚元鵬元蛟卜于癸丑十一月六日祔公近湖



公墓左將請于名公誌窀中之石而屬狀于鳶鳶不
佞受公末命以蒞諸孤見託十年間幸稺孺者外傅
勝衣者室五湖公世業庶幾不失墜唯是二尊人未
窆窆公有遺憾諸孤勉襄大事父子相依一丘公目
瞑矣所恨志行十不酬一鳶稱述多里閈家庭間瑣
事寧涌毋濫期于肖其生平儻當代鉅公長者賜之
一言松隱公而下死且不朽

先大夫行實

嗟天乎傷哉不肖孤自丙戌請告歲餘奉母氏于脩
江先大夫迎勞曰兒幸歸侍若母無恙顧而翁老矣
吾與若義不兩私復安得聚首如今日乎亡何爲不
肖孤趣裝北上不肖孤依依不忍去滕可半歲而先
大夫疾作矣已丑乞骸骨以三月朔發建昌謂友人
張汝霽氏曰吾所幸不死神耳壯士志四方即死豈
必牖下不旬日而棄不肖孤既斂目燗燗如生嗟天
乎不肖孤何以瞑先大夫哉先大夫挾寸心以游于



少年積薪之場耿耿者十不能慊五也而一旦已矣
有一子拮据二十年而教之仕仕而上不及以尺寸
效下不及以五釜養也嗟天乎傷哉已矣不肖孤何
以瞑先大夫哉獨願得大人先生一言以庶幾不朽
已復詑曰世方標其烜赫以爲華而先大夫獨操其
恬寂以爲勝不啻左矣即較然于匹夫匹婦之口與
夫窮交故知而不能喋喋于齒頰頰舌間者又十九
也已矣不肖孤終不能假盈尺之石慰長逝者䰟魄

矣嗟天乎傷哉謹瀝血次其遺事以備採擇伏惟名
公憐而賜之狀若表若碣若銘先大夫姓丁氏諱應
詔字國賓通籍號靖吾子曰以自誓也故宦成且死
以號行于世十九世祖提幹由吳江徙長興入仕版
者自元東平教諭益始嗣後工部郎中燁登元統初
進士至國朝金華武義教諭阜以秀異舉後有巢鶴
山人稱能詩冷然塵表數傳至松隱公璜篤孝行璜
生曾大父湖南公雅好任俠以貲事益王爲郎曜生



大父雷峰公良卿雲南廣南府富州同知贈儒林郎
大理寺左寺副雷峰公長者娶于義門蔣贈安人繼
吳氏封太安人皆以先大夫貴先大夫娠七月大母
忽病大父夢白衣老人指曰此中有貴人好爲之生
七年而大母歿孤苦萬狀瀕死者數矣稍長豪俠不
屑俛首就塾師間聞養生神仙家言輒欣然神往已
又盤白猿之術攘臂而譚封狼居胥里中未之識也
曾大父獨以爲類已故令捐貲入太學以嘗先大夫

先大夫怫然曰夫夫也而太學生耶貲何爲者曾大
父益奇之自是稍稍齊頭角矣嘗與友人渡太湖遇
颶風左右色悸先大夫援筆爲賦豪飲自若是時大
父幕滇南先大夫以弱冠出而攝家政志養曾大父
曰以代吾父子也入而色事吳太安人病則朝夕躬
嘗藥而進者三年里中始信湖南公知人云辛酉補
邑弟子試高等從游于唐一菴先生聞眞心之旨下
帷發憤忽榜其卧內有同室寰宇靈君主翁之句丁



卯領鄉書里中持羊酒爲賀先大夫獨愴先大母時
時欷歔含淚罷因子其中表之子元祿而歲聘其姨
氏温至解衣衣之曰應詔不及以升斗逮吾母矣猶
庶幾逮母黨如吾母也戊辰請太常下第歸道沂師
黄晴川先生北面執弟子禮刻厲倍諸生時曰卯一
旦幸脫穎當令老人見之亡何而曾大父病且死先
大夫不解帶者累月時時仰天籲曰大人幸勵意見
兒終不能以一冠拜床下沒齒之憾也明年辛未成

進士隷事戎曹時新鄭江陵交惡遷怒于諸新進者
新鄭客恪而請曰聞子有老親非近邑不可吾力能
得之先大夫謝有命及選竟得南陵陵嶬邑先大夫
一至批其窾曰是當靜鎮之于是振法紀剔奸蠹胥
史兢兢持籍受成事各逡巡退俗喜訟日數十牒隨
令鄉三老攝之日無以片楮令使者信信而掠吾民
也至則不數語兩造具服重者按罪輕者稍別枉直
終訟民不費一錢四方多質成者朝夾夕遣卽介壤



與所部爭一衡以法曰均赤子耳胡能秦越也曲爲
慰藉蓋人人稱神明矣而至性廉介內行修謹卽祿
入毫不涸私橐曰吾口宛陵一勺水故薦紳先生嘗
之亦不嚴而威丞以下事若大府亡不凜凜然或詿
誤輒委曲覆蔽之御左右嚅嚅求一啖咲不可得故
老胥半自引去然終其任胥史無以墨敗者蓋久乃
安之曰丁令若廉吏奈何以束濕避耶干旄絡繹夜
漏二十刻至不得安枕俛遺供帳佐以餘羅贖錢一

緡之費必斤斤顧恤曰治國與家等耳安能浮費爲
虐取期年威惠大行當道方虛詠職及天官郎待之
而大父報病矣先大夫欲棄官歸曰咄嗟奈何以三
尺綬令老親南向懸我也恨不得躬醫藥如大父時
開府岷崍張公感其意令以它事便道歸越宿而大
父病革問後事張目曰見在吾何言蓋令而得以職
事歸省承訣實奇遘云南陵士大夫聞之咸次且嘆
息而先大夫又盡蠲其餘俸于縉紳學校之貧者而



廉可知也時大父倦遊久靡著諸孤纍纍襁褓巨細
悉倚辦先大夫先大夫布衣蔬食佀之亡敢以尺帛
私吾毋也故內外毫無間言而又身課諸父及不肖
孤博士家業令執贄許敬菴顧涇陽兩先生之門意
不獨屑屑博青紫也者諸父嚴事先大夫若大父先
大夫字之如子推祖產分授諸父令長者室幼者聘
待年者家緜縷悉出其手三年而二毛種種矣服闋
補寶坻坻故貴戚淵藪令未下車業以重幣啗之而

陰操其權先大夫謝曰嗟吾安能以身與民與若曹
市哉未出長安門貴戚歛手戒無犯彊項吏甫至召
三老問民疾苦僉曰苦賦與役先是輸賦者上下豪
吏手十不能當五六而吏巧以其羨中令噤不敢言
不者屬之富室積逋至鬻產不能償邑半流寓貧者
輕土著買人子一側足貴戚令莫誰何先大夫曰固
也命置櫃于東西序嚴其鑰而穴其中輸徵者如鉅
筩法吏搦寸管代署其姓名里甲以徵信多寡不能



上下其手以產准戶以戶准役錙銖輕重若析子而
費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自是于請不難督撫臺察而
難先大夫即督撫臺察意有所屬見先大夫色沮矣
令下民翕然稱平先大夫曰未也是必有神叢于阡
陌者請畝履而繩尺之下教曰令不欲以里胥擾若
等其各度所有上之敢私尺寸如律間摘其不法者
一二而人人惴恐重足不越嘴序而四境若指掌矣
明年邑大水先大夫惻然進獾尾問狀曰水患在茜

淢不畊三十年流徙無處所矣先大夫亟請于臺使
者搜淤金蕩餘堤其要害日夜枕沮洳持畚揷而躬
督之堤成連亘幾百里民始有歲至麥秀兩岐之異
咸嘆曰使君何必臧張漁陽哉然竟不知費所繇出
也謀生祠之先大夫咲謂父老而不記西門令乎令
百歲後而子孫思我足矣其博于樹德而薄于收譽
類如此居嘗謂使吾什九于官而分其一于民何位
不可驟致然天下事吾輩不任誰當任者古人不云



乎不辭勞不避怨盡吾心已矣終不能離繩墨之外
以為權海濱貢銀魚以採辦不便報罷矣仍分餉諸
貴人以為常先大夫作銀魚考曰安能以口腹朘民
膏血邪且吾未聞後君而先友也索者持此應之黠
吏王柱石父子以墨起家三窟且成而先大夫立發
其行金狀重讞之郎以何宗伯居間先大夫報不可
曰期以此不負先生宗伯無以罪也茂才文學異等
者分曹課之間為貧者給膏廩不啻若子弟然公事

外訾不以三尺私青衿諸生有緣館穀挾貴人爲重
者先大夫稍稍裁抑亡異宅子弟富人以犯姦坐戍
計無復之則請于大京兆改輸鬼薪先大夫曰吾庭
中三尺自在後直指按部如先大夫指戍之富人叩
首謝伏且以其子見屬先大夫咲曰世豈有丁令公
而以睚眦孥罪人哉立召其里人曲爲芘其孥聞者
感泣然虎視者日耽耽矣時江陵骫政先大夫未嘗
以門下士飛赫蹏于長安已而歸葬道通州大吏越



數千里負弩矢而錯金幨者蝇集也先大夫竟不及
騐二舍致瓣香之敬即亡論江陵諸所爲蝇集于其
門者獨不心媿思一中其郄耶而會有巨室婦殺人
事覺臺使者檄幕府丞其會讞之其故太宰王姻黨
也虎而冠唱五千金駕罪于首事者以爲解先大夫
正色曰首者罪彼賍吏族矣其人惶懼汗伏而前貰
人以臣諸生故稍不快已復令諭意先大夫拙守如
故其大恚曰乃公不難頫而就若若何倨甚邪未幾

遷大理評事大理冷局先大夫夷然處之日出覽
馳羸馬入西曹佐大廷尉論央大小囚多平反暇出
休沐時時課不肖孤宵則篝燈熒熒對榻而譚書則
杜門一卷一日讀爰書揭懲忿窒慾示不肖曰黃口
孺子猶然遇蜥蜴而却步彼所爲驅而納之罟擭陷
阱之中而莫之避豈盡蚩蚩者也履霜堅冰由來者
漸小子識之時江陵勢益張甚先大夫不吐不茹與
時委蛇其間職事外輕一刺不可得人問之故咲而



不答及江陵敗齮齕者紛紛矣而先大夫獨悵然曰
夫江陵之罪獨在今日哉壬午皇長子生先大夫齎
璽書詔諭江南因便道省墓湖南公二室王考終先
大夫上疏陳情曰臣不幸少失大母周嗣失母蔣王
氏故以妾事大母周十年而佐周操井臼事曾大母
已又佐大父庀宮室畢姻嫁課子弟四十餘年臣大
父無室而有室臣父無母而有母主上孝治天下臣
不勝烏鳥私願終三年喪時少師申公同郡大司寇

潘公以制格其疏爲予告又二歲咄咄候補長安邸
中者八月餘始就故官時方開水田相知以寶坻之
政薦先大夫先大夫默然曰殆非今日事也姑俟能
者且縣官坐西北而仰給東南勢窮矣窮則不得不
反行之莫若以漸今六軍之月粮百司之廩餼獨不
可半以黍稷乎雖然要在天子知稼穡躬節儉諸邊
復屯政省漕粮天下無曠土足矣不期年督水田使
者果謝病去識者韙之而會上以江陵故多所督察

論方嘵嘵訓天子宜術恭默先大夫奮然曰人主不
思狗馬聲色而察察吏治此正諸君納約時也獨不
宜寄耳目于閹寺耳欲進蘇洵明論會陞江西按察
僉事疏遂寢未幾不肖孤成進士先大夫愀然曰吾
起家布衣幸以一經至父子偕朝列此人臣致命之
日非而馳騖之秋也孺子其勉旃臨發復呼不肖曰
孺子且暮且令此而翁所九折肱者也學優而試之
庸晚乎不肖尋請告還而先大夫業已馳傳拜吳太
安人堂下矣從容訓諸弟曰使吾以一官老風塵孰
與若等共斑衣歲時斗酒道平生離獨恨不及令先
子見之行有待矣因留李安人侍養而單車之南昌
南昌江南大都會也而道治梳寧之萬山中分豁楚
興劉崇陽其民野而嚚吏家于官老吏莫敢詰先大
夫至廉其尤者繩之大豪屏跡墨吏望風解綬去時
贛有寇督先大夫承乏署贛事撫臺秦公甫駐節先
大夫白寇狀請兵之曰是不可玩也未幾直指使者

至吏以職事候境上僕僕林菁間體且瘁矣而省中
有訛傳贛兵敗者察求難其代強起先大夫不能至
爲蜚語中之無何師大捷上功諸所兵者金帛有差
而先大夫以首事功獨格不行時語不肖孤古人與
疾討賊乃翁何人哉寸心未白死不瞑矣故事方岳
以下傴僂而謁兩臺使唯唯諾爲恭敬先大夫一抗
以禮卽步趨唯諾間侃侃不少屈嘗自循其頭顱嘆
曰君不見潑婦耶廩廩白首猶向少年傅脂粉乎卿

强顔視事自以爲㭊釐于時悵然不自得曰吾卒吾
分不知其它明年大簡士卒時訓練嚴伍什法而汰
其冗且怯者逃而虛寄籍者戎伍改觀屬歲祲請于
兩臺使者曲爲賑貸會新牧骫髒不任事又日夜計
積儲倣左右下至輿皂舟役靡不調停而晝一之以
比于古救荒之法嘆曰吾豈以使者侵有司顧此凶
歲能高枕耶亡何境內騷然桴鼓先大夫不旋踵撲
滅之已又悔不能爲瑣尾請命力疾而訊冀爲末減



求其生不得恔然食不下咽全活幾數千人冬大雪
先大夫夜不安寢曰鹿鹿者奈枵腹何展轉達曙益
其諄諄爲民天性然也時以乞骸棲遲畎猶爲悆哀
痛尚等開釋至數百言不孝孤泣曰大人胡不自愛
先大夫正色叱曰孺子何知吾寧以數十命惜一身
耶彼蒼有知必不以此殃矣立嘔血數升不及旬月
以沒嗟天乎傷哉先大夫生平寡言咲澹嗜慾澹
門誠僮僕恂恂孝弟力田而已無它好曰儒者業已

起家爲縣官指七尺軀見天摹地何至揮染作書生
業閒居卽手不釋卷大要期于實用而止故人或跡
其議論卑卑無以踰之至臨大節峭然於風靡波蕩
中責有不能奪也意所不可不以一諾假人故皮相
者望而踧踖不敢進及久而漸洽則內外終始渾然
一致至有陰爲郛與而不知者歷官二十載衣不過
縕袍食不踰二簋若寒素然曰吾以無悖出故無悖
入然賑窮周乏歲不靳釜庾黃晴川先生貧無後先



大夫給田廬之茲且捐館十餘年其遺嫠猶藉以不
乏餒粥宅可知已少年豪宕之氣一斂而渾厚左規
右矩前後若兩截人海內士大夫知與不知者半至
論其父子兄弟之間出處取與之介則靡不必相信
曰是恭爲行君子也是不侵爲然諾者也是一塵不
淄咄咄獨行其志者也間有所左曰是膠固不能方
圓于世態者也竟不能以片言致私營于先大夫迨
其老也乃爲外大父故雅姜非之口則皆非者宛之

矣疾革呼不肖孤曰古人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今信之所可誓者不以苞苴溷裝橐不以尺一厕顯者庶幾可對天日且大夫非瑣五十非促吾何憾屬纊之日整巾兀坐聞涕泣聲張目叱曰若何為者何益乃公而作此兒女態耶已又潸然涕淚曰應詔不能終事吾母矣向所以僂僂不舍自決豈以金紫易斑衣哉冀稍需一命以報吾大父地下而今已矣孺子善事大母諸父又曰若善自愛無重負國是所



以不忘而翁者也語畢翛然長逝神色不變嗟天乎傷哉語所稱蓋棺事定若先大夫者大節槩可睹已先大夫卒于己丑三月八日距其生嘉靖庚子五月十一日享年五十耳仕至江西按察僉事兼整飭兵備沒未逾月晉四川布政使司左參議坻人聞而思之肖像立祠尸祝于龍潭之上即前所築堤處也娶吾母李氏前韓州府經歷李公鶴女累封安人子一即不肖孤元薦娶臧氏都察院都事臧公繼華女繼娶吳氏太僕卿吳公邦禎子太學生吳承撫女女一許聘京兆姚公一元仲孫邑庠生姚光治近夭孫二殤不肖孤奉吳太安人命將卜八月二十八日扶先大夫柩葬于桃州梅谿白石山之陽自媿譾陋亡能闡揚先志其何敢重誣且濫以辱名筆惟大人先生俯垂督焉不肖孤元薦泣血稽顙百拜謹狀

附　啟徐檡遠

近日世趣滋下朝廷思得一老成持重真脩篤行之



彥坐鎮彈壓之或可砥柱萬一相知者輒曰恨不得而翁在不肖泫然久之伊上壘徘徊松木不啻拱矣麗牲一片石猶未得借有道為重中夜思之愁焉如擣如椽之筆不在文而在核青雲之士不以位而以品辱吾子二十五年石交謹九頓百拜以請幸賜一言徽惠千秋不任隕越哀懇之至

先大夫遺事

曾大父湖南公以豪舉崛起一時先大夫返以儉[illegible]

敝裘三十年如寒士先大夫少游唐一菴先生之門學以孝弟忠信爲宗官以潔已愛民爲實御家整肅居鄉以清謹敦厚爲大體蓋棺二十餘年遠近無間言

近世士習惡聞身心性命之譚不肖年十八先大夫命謁許敬菴先生又二年謁顧涇陽先生不肖遊于兩先生之門知功名富貴外更有安身立命之宗先大夫啟之也



先大夫性不泛交喜折節有道兄事許先生每事必諮之如子弟少年延李臨川叅知于家塾不果終身不敢並席先大夫令南陵不肖年十四矣正月塾師自家至先大夫問先大父起居狀塾師唯唯曰佳酒數行復問復如之已復問不止塾師瞿然曰老先生如此孝思僕不能隱矣先大夫避席曰奈何曰尊公肉且削矣先大夫不終食徘徊夜半呼先安人及不肖曰若輩爲我歸侍翁昧爽即發張中丞假以便竟得歸覲含襝此癸酉四月廿八事也

先大父易簀時長叔年十三次九歲次八歲最少三歲陸氏姑年十六姚氏姑七歲慟哭羅拜床下先大父執先大夫手曰吾以此累若請遺言曰吾有見何言先大夫身兼師保提携訓誨各成立里中迄今稱孝友者必首先大夫先大夫令寶坻外王父送先安人之任先大夫宴之于衙舍不半席涕泗霑襟問之故曰恨吾父不及來也每宦携二人像朝夕嚴事之



遇方物饗而後嘗先王母蚤世事姨如母豫章府不肖進一鮮衣先大夫解衣寄姨氏佐俸金一銖洒涕對使者曰老人顏色如故乎不能久御此矣

先大夫令寶坻以不予江陵不附王篆回翔冷局者數年二公敗未嘗翹其過爲名高即子弟前不齒及也

先大夫兩爲令皆以清節稱寧州邸舍嘗語不肖曰吾平生不受人一錢獨此間交際事頗抱歉不肖問

之故曰三司例有餽遺往來皆取給紙贖名交際實
互假手以實其橐也故事難畏同私衷時耿耿爾一
僚服紗服甚壓詢之曰此乃令時受一上舍者先大
夫私訝曰令乃受上舍幣邪我未之聞見也爾曹識
之善守吾意嗟乎今何啻幣哉

先大夫令寶坻刻銀魚考曰既不上供安敢私餽座
師何少宗伯來索魚亦以此謝之二十年來餽者日
衆銀魚仍入尚方特設廠天津爲地方一大贏矣



先安人事先大夫三十年每宦游未嘗見一幣一簪
老且死纍纍皆嫁時物也廷評邸舍數年先安人率
舊婦日夕刺繡鬻以佐賓客燕居相對如賓嚬咲不
少假

先大夫令寶坻時捬一堤龍潭之上以避香河諸水
連亘數十里晨起鞚鞚一騎從者數人各持糗毋犯
民七箸畚鍤雲集察其勤惰勸懲之邑有年流徙逝
歸然竟不知費所由出也至今尸祝焉

先大夫宦游清而不刻持正而厚挺挺兀立而能忍
近世籓臬事兩臺不啻嚴父母謁甫入門臺使者離
席待籓臬趨進以爲常先大夫曰步履故自有度獨
後使者目眙之若爲弗知也應對唯諾于使者多枘
鑿時語不肖曰吾不能逐逐少年場矣昔吾爲令與
使者爭一應獨之賦詞色並厲使者恚曰令必欲我
從若邪吾强項持益堅使者終不能奪兒視吾舌尚
在乎已矣



先大夫外嚴內寬寶坻一豪骫法竟戌之瀕觧其人
以子爲託先大夫令閭里善護之終任不忘病南目
將請告矣審一盜至數日不已不肖曰得無瘁乎先
大夫正色曰獄以初情爲眞凡盜經有司搬煉及捕
役拷訊者必枉不了此公案吾故不怗席也小子識
之

先大夫絕督不肖甚嚴止以一子故不忍鞭笞其悖
慝一念造次顛沛不稍假夢寐不忍忘卽木石可化

也不肖祿祿止此乎愧死矣愧死矣通籍後時以處
孝大節古名臣爲誨不肖感憤時事輒攘臂先大夫
色喜曰兒能此乎已又曰無虞風波乎甘顚躓乎不
肖應聲曰甘之先大夫默然易簀且執不肖手曰兒
能無忘而言當勝我

敕封先妣李安人行狀

天乎齒不滿德祿不副養人子所共悲然猶可解者
若迺蚤服劬勞晩賫隱痛之死而不化傷哉未有惜



于吾母者也吾母十四穪婦十五穪母三十年無一
日驩也自乙酉迄丙申歿之日抱女休之恨者十二
年穪未亡人者八年丁亥壬辰兩病瀕死益志欲死
病瀕死而恐死不死死又不及一瞑目也天乎痛哉
元薦不難從吾母地下顧不死者不死死者死矣生
而靦顏進退强自竪立于吾母終莫瞑也已矣不可
追矣天乎痛哉敢從恍惚夢想詮次吾母生平以徼
寵于立言之士吾母姓李氏宋工部侍郎必傳扈蹕

南渡自蜀徙家吳與石林八世再徙東山又五世爲
贑州蔴鶴配陸孺人是爲我外王父母外王父故與
曾王父湖南公友善遂委禽焉先大夫諱　字國
賓隆慶辛未進士初令南陵再令寶坻遷廷尉平歷
僉江西臬終四川叅議吾母從先大夫寶坻最封孺
人壬午遇皇長子覃恩以廷尉平晉安人云安人外
事我曾王父湖南公王父儒林公內事我繼王母吳
太安人及曾庶王母庶王母悉以謹愨稱安人嘗語



元薦若曰吾事而王母三十餘年矣嫁時吾母誡曰
而姑繼也敬事之吾憂焉已而習而王母長者私心
幸甚然不敢一日忘陸孺人之言也王母拮据而嫁
大小姑吾左右之叔氏呱呱泣吾煦咻之大姑且死
吾鞠其孤小姑有女吾女其女未也而父七歲而蔣
安人見背居恒痛養之不逮也至今母事姨子字其
內孫吾所不以母若子睞之者如日吾事而曾王父
十二年事而王父十六年曾王父嗃嗃課家王父白

首廩廩也吾雞鳴起昧爽候于寢闥不及盥而家
故起稼穡王父宦薄中廢強力支婚嫁懼不任重傷
太公意以爲憂王母百相劑百相寬也吾時時俛仰
伺顏色嗟此苦心知爾吾周旋于兩庶姑更難吾爲
諸生婦十年而父什九在外也間手一卷歸雞鳴索
炬矣每課于有司心摧摧如懸旌隨而父色喜慍不
齊身榮辱于少年場也幸宦游見且謂愉快而攻苦
服澹如故晨起蓬首問爨日希耩調中饋即賓客不



時至吾咄嗟辦內棄久且楬然而吾率婦若獲刺繡
至子夜時轉斃陰佐之終不以告者知而父廉也而
父之命曰婦人不越壼而問政至今爺管外吾未之
或聞曰閑有家嘻嘻吝吾白首莊焉亡敢嚬咲抑吾
事而父三十年而信婦之難爲也吾僅而一子病阽
危者屢矣吾憂之至爲咯血兒稍長吾日厲辭色訓
飭之虞兒以病驕也兒十五謬舉于有司吾憂曰孺
子其以小利沾沾乎已數躓則又懼兒以小衂抑也

孺子今者或稍自立邪而父而母斤斤二十年倖矣
而髮且種種所以語若者令若知堂構之艱也良苦
舊婦已矣若具語新婦嗚呼傷哉苦心乎元薦祝先
安人生平耿耿大節多丈夫之烈初從先大夫南陵
聞儒林公病亟謂先大夫曰吾往代侍藥必救翁比
歸刲股劑進古孝婦希有也元薦自十五以前不嚴
先大夫而嚴先安人步趨食飲稍不謹箠呵不少假
是慈母身爲嚴師也贛州公爲人豪長者爲德不貲



獨倨不肯下人鞅鞅陰賊者至不能容遂以小訟口
舌忤官府死非命安人日夜號曰人殺我父明年丙
戌先大夫持節豫章安人獨留營葬之時忽忽不自
得元薦成進士隸事水部不數月請急歸依膝下者
八年始出除中書舍人旋以使閩歸省歲餘報命奉
安人北行半月食損一月病再月病甚入夘旬有三
日而歿病且劇中夜長嘆或臨食扼腕元薦跽請故
安人噙涕曰孺子而忘之乎嗚呼女休得甘心即死

瞑也而不死安人積痛死不瞑也而死則後死者之
罪也安人自贛州公歿事陸孺人愈謹饘膳日致既
疾不可爲但呼吾母吾母尋强力趺坐命工繪小像
閲之元薦長跽兩泣謝祿養不逮安人正色曰兒無
忘而父清白吾含咲入地矣葢雖迫至痛神爽不亂
云元薦不死乃憒憒莫慰吾母地下哉先安人生嘉
靖丙午十月初六日卒萬曆丙申九月初一日少先
大夫六年壽逾先大夫一年元薦卜萬曆戊戌九月

三日葬安人和平屽山之陽嗚呼闇德非藉不顯唯
是當世大賢操千秋之權敢從乞不朽

亡室臧氏小狀

室人槻安平之三月而蓬首矉蹙見夢曰嗟天乎孰
爲起白骨而肉之令我一吐愁臆也薄命已矣而獨
不念糟糠耶不佞應聲號曰傷哉落魄生安所置喙
而不朽若既搦管更歲餘復自惟女德無儀不越壺
外以爲重而修短榮悴之數凡室人所不能乞于造
物而不佞所不能慰于没齒者又多魂銷于恍惚悵
望之餘而擲筒于辟摽涕泗之頃葢舌所不及罄者
十而六筆所不及潤者十而九閲五歲無能竟一言
其復何詞以謝糟糠不佞過矣謹次其大都作小狀
以徼寵于大人先生云室人姓臧氏名懋戒其大父
益齋先生字之曰閨英外父茗泉公繼華季女也母
吳孺人幾艾始舉室人時且顛毛種種矣茗泉公以
幼女故最憐之室人少警敏踈眉目手神端靜五六

歲吳孺人授女紅輒解已又習女經諸訓公喜曰吾
老矣之子不作田舍郎婦丁卯公領鄉書先大夫稱
同年友兩從討借廼爲不佞請字公嘆曰吾不識丁
氏兒何狀寧渠以廼公故輕一諾聞過先大夫飲以
微嗣不佞不知公竟何當于不佞而女之也乙亥公
沒室人哭之哀如成人公沒期年而室人輒成婦未
及笄也左右竊訝耳語吳孺人而女且莫且不去阿
姆安所親箕帚役而事大人吳孺人亦心庾之室人

獨廪廪奉舅姑唯謹明年侍母夫人北上得心疾丕
伎尋迫試事奔走無寧歲室人以病軀偫一二女婢
侍母夫人于漁陽燕薊間孤燈隻影獨寤永歎益六
年一日也而不伎又苦不得志室人愀然曰妾何與
娶婦茅旦暮望若軒舉耳若即不自矜奮將田舍郎
邪先君子目不瞑矣壬午不伎落羽長安室人居益
快快無何先大夫持節歸室人始見吳孺人吳孺人
喜且愕迎謂曰兒無恙乎吾不識若別時容矣室人



泣吳孺人亦泣然懼重憂吳孺人終不具道所以明
年得子男先大夫甚憐之不忍去膝見又呱呱而逆
母以故室人又不得時時歸寧吳孺人時吳孺人春
秋高常以不得室人昕夕爲憾而憂可知也無何兒
病痘且死室人至刲股救之不免因悲慟輟食飲者
四十日勢勢強起左右皮相室人因焦思而先大
夫時舉家北征趣具裝室人不得已從之行時時啟
赧食淚又秘不令先大夫知延至京口疾作且劇道

聞蒼頭輩南還猶顧不伎君獨不能崙一行慰吾母
耶弟云無恙母爲老親憂然業已骨立勢不可藥矣
是時不伎落魄諸生久又斯跐不肯爲家人生業亡
能假一銖尺帛以私室人而室人陰括橐金佐之不
繼更率諸侍女力作織紝不少懈故不伎得室人助
者多而室人恒不自愉快居恒善病即未及一日操
井臼而降心頫首唯恐失二親驩歟歟如也攻苦服
織斤斤如也與人坦中和外仁心爲質無論寸縷與



媵妾共之于于如也一女婢患脾色且萊吳孺人訝
曰行爲兒鬻之更置好婢室人哄謂古人不棄死馬
兒寧忍市病婢竟遣其家里有史翁貧無後適病寒
且死矣室人憐而數衣食之其人賴以復甦至今爲
不伎道其事猶沾沾泣下蓋平居縕衣蔬食即無敢
侈尺寸至于惆窮郵困意蓋豁如也以故閭內外及
里中口嘖嘖多室人而室人獨數奇其事不伎雞鳴
昧旦蒿目者餘十年而不及幸一日之歡以食其報

嗟乎弟令不佞及室人之身稍稍齊頭角天卽天而奪之祿豈遽至沈㸑以死哉不佞于是不能復見先外父于九原矣垂没之三日誂不佞訣曰妾不自意竟不能綴須臾以佐君之成也又重爲君憂雖然我死無恨獨不見三尺孤又不及歸而一面吾母以白吾父于地下終作異鄉鬼命也已矣何如用舍郎婦已復呼諸媵妾曰若不能卒事而主矣好爲之因歔欷泣數行下諸在旁者各飲泣莫能仰視少頃侍女



進湯藥復目眴不佞曰君無勞乎爲我強飲一匙竟以乙酉四月十九日未時卒于張秋之府廨距其生癸亥三月三日年二十有三耳女二子男一俱殤室人沒今五宿草矣而母夫人時時詫曰吾今日乃知舊婦娣以下及蒼頭輩與里中嫗貧不能衣且食者咸相與次且歎息久而彌至則其生平大都蓋亦庶幾可想焉獨不佞涼德無能徼一命以慰泉壤千里游魂九原齎恨後死者之謂何三復悼亡之篇祇滋

歲寒之感吾寧以此不逴于棠莊矣卜以今年八月廿八日祔于先大夫之墓左伏惟名公憐而銘且志之亡人死且不朽後死者亦不朽謹拭淚具狀以請

## 姚烈婦周姑行狀

萬曆甲午秋八月姚烈婦周姑卒學士大夫不悲其死且哀而幸其歸全也曰生未結褵以意許人死十年而卒死之如質左劵今始姚氏婦矣制與曰非制也義也士必委質而臣而王蠋不以布衣故貶節義



之義也周固姚氏之蠋也有司將聞于學使者請表其閭而其舅姚子伯道屬狀予某以其戇不能諛墓謬徵信焉敬次所聞爲狀曰嗟乎此前參軍周君文政女而左使徐天目先生外孫也天目先生無子有女歸周以乙丑四月十一日生姑先生一見瑜之曰何物女笄而丈夫耶爲擇快壻不偶十六字姚光裕故京兆盡溪公仲孫也亡何姚生物矣姑聞剺髮毀容縞而請于父母身臨之不可從地下不可則又佯

爲不死也者徐夫人百方寬譬姑曰廖命也適人如外王父百一耳白首而不能以三尺胤則猶之乎愛也願以此自解徐夫人默然無應而周之長老謂曰若識姚卿乎而提空名自苦爲姑正色曰女知從一已矣烏識其他也姚氏聞而異之令乳媪徃覘焉姑禮而見之曰若姚使邪卿君喪百日矣未亡人時時指屈也幸爲我謝舅氏願以死矢靡它矣而客有謂叅軍者語次偶及之悞謂褰脩也姑哭抱叅軍以頭



搶地曰父奈何辱我叅軍惶懼不知所爲心且難之時訊左右察其意左右曰鄉者某子甲覸而他醮姑扼腕久曰必嚼其肉而後快也一聞姚氏訃扃戸累日悉火其綌繡粧曰安用此而女非而有也毋聞而慟姑曰大人欲緩女死邪幸歸姚否且滿濆矣叅軍嗚咽而強許之姑斬衰素奩卜日以徃時丙戌二月十九也内外親戚白衣冠長號而送之赤日黯淡道路欷歔而姑怡然曰哭何爲者也始吾求遂吾志而

不得今遂矣吾方長賭以徃哭何爲者也泉登舟鐍鑰封識甚固人莫喻其意者至姚生居所始哭而臨之出其所自爲文以祭讀之義凜凜也曰吾爲死者來至此成婦矣然後歸謁舅氏叅軍曰婦以女見禮乎縞笄已不誡而具倉卒中井井也已謁諸宗人進而哭于亡姑之靈一慟幾絶聽者人人心裂已徧覸其居室請于舅氏曰妾以寸丹違父母命百折稱未亡人未亡人其敢不自信唯大人善成之願高搟徑



途寄戸而爨坏致食飲焉昕夕一老媪妾終身矣舅氏許諾則盡謝其父母兄弟及女侍徃來者嚴扃一室設兩木主一奉亡姑施一奉姚生時拜焉勺水必以告勿告勿嘗也晨持金剛經焚香跽大士前日以爲常夜分紡績聲軋軋戸外積織攻苦倍他婦父母勸之曰休矣將誰遺而力作邪對曰非敢然也人勞則善心生以此遣歲月耳性嚴毅無論左右諸妯娌亦莊事之莫敢嬉徐夫人暨叅軍徃唁姑寒温外無

一語曰未亡人何敢齒外事也姻黨有餽之者固謝
曰未亡人何敢與人間世往來鄉里杖者相顧竊歎
生平所睹記烈婦某某可數矣然或以毀瘠𣪠度或
以慷慨踰禮若迺從容詳委動中矩則無踰周者此
一女子耳生不出閫閾葢天性哉辛卯秋家安人以
女弟故過姚屢請而見望其貌似比丘尼神情儼如
也徐叩之又怡然自得者絕無幾微哀怨挂眥宇間
家安人歸訝曰眞烈女也姚氏妯娌及女使往來者



曰抑非獨烈也而孝曰傷哉亡人之不及一月養也
而未亡人不能以一日代養也尸不血食矣寸蔬粒
黍精者必以奉舅氏或意所適數日必復進也其恭
謹甚于諸子婦則又曰抑非獨孝于姚也叅軍以馬
役厄晉藩姑脫簪珥治裝馳使三千里外訊起居狀
先于其諸兄弟也則又曰抑非獨孝也而才葢子身
耳煢煢奉兩木主稱未亡人于姚者十年矣內外大
小百相莊也租歲入與諸田家約諸田家曰姚氏婺

信忍負諸無爽錙銖也者念姚櫜葬購巨材爲外椁
護其棺亡何卜地唐興山之陰葬姚生顧女姬曰何
日竢此吾廼然入矣一切大事絲縷出自姑不煩舅
氏也伯道舉孫姑以嗣子申之請已受命曰夫入地
且有後未亡人事畢矣一慟嘔血數升殞而甦亟延
醫視之却不食曰藥石而能起吾疾乎鄉持寸丹史
勝于疑信毀譽之場三年後定神銷亡半矣今日而
吾擔弛可以下見夫子葢水漿不入者浹旬也而口



佛號不絕忽撫掌快曰樂哉諸婦驚以爲狂戲之曰
寸丹在否曰在問後事曰善撫嗣子遂瞑丁子曰異
哉覩近世所稱節義事往往多出于婦人女子何也
然婦人易而女子難也昔張中丞有女孫苦節白首
而新都汪烈女以雉經矢操周冉足矣三者更孰難
曰死易守難也守而白首難之難者也時涉謂可正
則如不幸而不得卽死能爲汪能不爲汪者也卒幸
夭死不及爲張必能爲張者也并州故有周烈女傳

今信矣予總述其生死大槩以俟執簡之士且以告
世之爲學士大夫者

歸季思行畧

歸孝廉子慕字季思崑山人太僕先生幼子也爲人
弱不勝衣其氣萬夫莫奪家貧借束脩爲薪水贊清
嚴頗笑不苟居恒編蓆爲門終日趺坐對諸弟子不
嚴而威間風執贄者多千里之棹生平深於易於掌
故家言典到輒一一拈弄翩翩多世外之致寡交游惟



與嘉善吳子往梁溪高存之友善子往有萩秋圃數
椽寂居水濱季思時與存之習静其中三人相對終
日不發一語同邑縉紳有自負才略力能殺人者望
見季思輒歛足卽夢寐亦嚴事之又有强爲善悻悻
以舌虔人對季思不覺其心折也世家子舉孝廉口
不厭藜藿久之貧病死高存之私謚曰清遠先生

卷之八終

# 尊拙堂文集卷之九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 尺牘上

### 啓高存之

待事更可駭異其論起于君子自相攻擊小人巧于
簸弄此毒若發定難收拾弟意山中一局似較穩今
恐一網打盡矣病根在士大夫于功名富貴一念洗
滌不盡做官之意重于爲國是非胸中原無定評世



道大機括原不曾開眼于局外看透所以小人得肆
其奸天下無眞學術無眞豪傑此膏肓之疾也丈以
爲何如艮黄門啓兄可以顧先生處取覽眞令人短
氣此際何藥可救何人可任幸深思之

### 又

吉水公爲計典發憤意兄之力居多差爲林下人吐
氣天下事須從根上批繩是非方定今一切含糊從
虛體面調停彼此尚扯不過何望賜環卽苟且出山

亦立脚不定然吉水公苦心不敢不心感也當事者之沉閣弟久知其有此從中借題目沮撓者乃吾黨中人其然豈其然乎當道之持公論與吾輩自處原不同老發婦尚欲塗抹脂粉夾帶俗情一動念便不是真君子孟子曰枉巳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何如一刀兩斷弟妄不自揣欲堅守舊時面目生可以見吾兄劉念臺死可以見顧先生陳恩岡逯確齋劉練江諸相知足矣三公九卿能得幾時受用況欲逆心勞



拙思之可歎可痛吉水公初疏有吳亮嗣何也解者曰或是吳亮我亦不解何不以通州公艮幻然易之國家之事已入膏肓最可切齒者公太史疏云護東宮者謂之小人不護東宮者謂之君子念臺近疏云攻江夏者謂之小人護江夏者謂之君子反覆剖吟不覺潸然泣下此是目前病根若乃武備之倒塌惡吏之縱橫逆道必阻絕南北必鼎沸朝野無一安枕行足處皆屬標症真是無可下手新經畧何以了局

危乎危乎通州公幸矣衆小人耽耽求爲江夏且不可得此老局外必有長慮矣魏黃門幸爲我致意乞即以此商之吉水公吃緊事在明年大計大計吃緊在臺省之長并考功丁巳計前先以意中人極有辣手者布置要緊關津今節鉞而旋敗者是也人事巳無可望只有天可憑徐可求之殺奢香乃替天行道者爾近日藉口懲貪然大計考選時價反踊貴何也弟意懲貪辟如禁賭禁賭全在庄家貪吏之庄家乃



臺省之最有力最巧滑者也潯上素與烏程水火此來甚危弟之欲照顧烏程蓋借以制婦安平湖江夏崑山也此中線索近于念臺處始了然兄須于大計後方可脫身不然吉水公失左右手矣此關係世道令弟事其小者且無能礙兄也會稽清公萬無及弟也

又

起廢事山中人自處與當事者持議不同辟如老婆

婦一生名節正在此處立脚若稍失足便不是正人君子便是世道一大蠹稱出山者別一前輩嚮曰還我舊時面目近會劉念臺曰東林已盡出山矣留兄一人靜鎮之亦是勝着弟自反徒有直腸傲骨却無幹濟實用又况衰老多病兄不必以俗情爲弟躊躇也并以此意致高邑先生何如

又

近來公道不明臺省恣肆或小人而詆君子或小人



詆小人以媚君子而君子時爲其所誤此等人常看世局何如君子在上彼即來湊君子之趣與日翻局者必此等人也小人不可與作緣豈虛語哉吾邑在令公之清近世所無其才略心事似宜銓省須高邑公放出大手段方可持正論也漢陽有李君愚是溫州推官亦極清真心正氣足撐持宇宙人而一塵不染特其小節所不足者廉之一字橫于胸中微露圭角遂爲同官所忌幾至不免漢陽初爲太宰或問之

曰清謹人也曰清謹善乎曰清謹必無善狀矣曰何故曰新安曰康有分辨也單清恐于世局人情無所辨別謹則大頭腦處必不能擔當漢陽一生結果盡此矣故曰其識力甚大也爲李官所平反死罪五十餘人軍罪近二百人上官亦以專行厭之置一官于度外甚矣獨清獨醒之莫容也台州張太守允登嚴清慎事事認真不肯一毫放空此治餉之選也精明果毅不把國家事做人情亦未可多得今以遼餉



至剿籍閙其餉金業已盡解布政司有批迴可証今特爲周延老所借朦朧以少七千金坐之得罪獨重此等事無一人爲之鳴冤則愛官者必借敲扑以自救在在盜賊攘臂而起弟甚以爲憂至如章允儒之于華亭多方曲處百姓不知有遼餉人亦莫知其苦心去後每畝加餉銀六厘半矣又如畢見素之於七閩適按臺崔爾俊同心將餘銀并贓罰湊完餉金人亦莫知之者此事須實心調劑委婉曲處則公私兩

利紙上條陳不得一條陳便生出許多弊病好名好官者依舊口說錮餉百姓膏髓日竭但使實心做事者暗暗去清楚百姓方有益人皆與起做好官又聞二十年內所錮免錢粮皆是奸吏私下入巳若有人肯一一清查遺餉原不消加得然不可只形之紙筆也平湖令顧國寶持正不阿小民德之豪右仇之治劉廷元甚快其守亦石令君之下此後來之有骨力者也高邑與渭南同心秉權若得惠元孺魏廓園任



吏戶垣長卽可遐諸科之長有名臺長南中如王允成北道如鄭宗周陳宗契崔爾俊畢懋康操察吏之權則考選一事自然妥當銓曹諸郎但得周蓼水石雲岫爲政不必拘定年分資格弟欲目前二老彈壓羣小慰衆正之望一片大文字如數十年前廉吏許惟新石崑玉沈應奎陳幼學曹珍兄弟王在公莊大化超級陞擢上者銓衡次亦九列風示海內卽不出山亦應加銜致仕商彝周鼎令人聞風景慕又如窮

貪極惡必一一按問籍其家貲治以重罪又如臺省最貪者尤宜重懲清卿美秩方岳重任豈所以處小人之尤今日二老在國家爲千載一時其自効亦千載一時巳錯過數月矣機不可失時不可再弟思之中夜不寐又安得聽命于二三庸曹虗度光陰哉弟所欲効忠于二老盡此矣區區一官眞如淡靄空花何足掛齒頗不欲輕通姓名者懼有乞憐之嫌也幸致意



與劉念臺

目前杞憂有二一則朝鮮內變挾倭入訌天津登萊必有剝膚之災士大夫既以逃爲得策廉耻盡喪卽宋李若水亦不可得何況宗忠簡一則東南骨髓竭矣必破格獎用廉吏痛懲貪墨或可稍救十一如吉水主計時追賍提問如江陵故事竟成畫餅目今仕途畢竟貪墨者討便宜實心任事一塵不染者受虧土崩之勢巳成可柰何弟所日夜焦憂者也高邑公

近日覆李尋仲侍御疏眞頂門一針但恐公論推重小人愈側目翻爲涇陽固壁壘恐此老亦未得久安身爾弟向會與門諸相知知時局所以寬江夏者全爲南昌相公南昌於起廢及救錦中兩正人頗有一臂之力至其用江夏則罪在宗社功小而罪大并漢陽公專爲江夏令移鎭山海關內若豫爲彼逃竄地罪直可斬也弟若會存之必反覆辨論是非此處不淸楚何名淸議幸兄與諸相知虛心詳究之至於三



王並封之說太倉陰卸罪于趙少宰沈銘縝時對人言之南潯公至刻之小品中太倉之險刻借吳鎭絕婚事乘少宰將大拜上書闕下諸大老俱攘臂而起李襄敏且以此去國其心事路人所知豈有三王並封如許大事此老反爲少宰諱耶太原父子必欲左袒福王力阻東宮之封其親筆告天文已爲王濬生所得濬生將死親付黃賓王此賓王與弟面言之者此亦豈少宰所從叓耶兄宜面詰賓王或即令賓王出其書示修史諸君爲異日左證少宰之灰不復燃矣弟安所左右袒正爲天下萬世存此一段公論吉水所謂是非之心不必太明弟攘臂浩歎正謂此類也不日當與文宰相公正言之兄會孫藍石王裒白曹眞予徐若谷魏震桑濮琢如即出弟書面正之弟以此得罪終身禁錮不顧也

又

鮑裒兄清介絕俗苦節澂心兄把臂後必知其槪矣



其立朝大節大功莫過于持孝靖皇太后喪禮詳具大禮始末中身後郵典如馮盱眙之謚吳益都之蔭皆以礦稅然功在一方也况事關國本上壓神考之威中廹貴妃之忌下奪浮議之紛紜苟非純忠定力調停主持其間泰昌皇帝亦且不能瞑目地下豈區區尋常易名之典延世之賞所能酬報百一哉此激內士大夫所公知者至于歸田里居適光宗濳邸時遣一中涓送銅佛於黃山私令其覘鮑郎動靜中涓

至寓鮑郎固却不顧見不得已詭復於光宗問曰鮑郎精神若何飲食若何叩首曰幸無恙又問曰果爾撫按官何以不起用年餘又有以送佛至者帝注意如初鮑終始不一見此一段光景正氣高標卓越千古兄肯爲亡友發此大議論於朝乎凡謚非大功大節必以理學此三者褒兄眞無愧矣兄舊儀郎也不得視爲分外事幸力任之祠司及臺省諸公俱乞留意鮑生孤而貧不知當年舊交有垂盻者否弟言及



此淚涔涔下矣會高邑渭南兩先生郎以弟啓囑之何如

啓趙儕鶴

薦向者出山淺以不及一會先生爲恨一官久已芻肋不足介介也時局遞遷風波變幻郎同志中意見各分雖然止于意見之分猶可言也今之小人技巧往往借君子以混淆是非局外者虛中以觀變自得其解近讀笑贊二十八則微乎淵哉果一一出先生手筆乎笑贊者是一意贊贊者又是一意刻笑贊贊者又是一意各笑其所贊各贊其所贊世有慟哭流涕者安知非笑笑贊者哉先生一切以斗酒消其塊壘何如涇陽先生忽焉謝世東林爲世側目更甚正人標幟唯先生與吉水中分天下唯先生爲道珍重薦日者卜築山中不復問戶外事矣

又

薦受知先生二十餘年矣生平無尺寸竪立獨以砥



砥一念或不至得罪名教則先大夫啓之也先大夫居官持身耿耿大節庶幾先民遺矩唯是偃蹇冷曹素心質行不欲爲名高薦落魄又亡能闡幽光是日夕所爲椎心泣血者也雖然世之不朽其親者半屬誌墓先生著作之場衮鉞之重必不以隻字假人二十年來忘年之契神交數千里外者迥出世調十百薦竊不自量敢爲先大夫乞一言于墓道之碑向託徐生佈懇先生卒不我拒薦適有狗馬病濡遲者又

一年今幸不死謹百拜九頓以請唯先生憐而終始之

又

薦濩落十餘年無夢入長安久矣然竊有感于邪正消長之機也神宗皇帝以靜攝成釜鬵之勢新主御極章奏朝上夕報可纍征幾徧巖穴泰運方新而綱頹紐解邪氛轉熾其故殊不可解憶昔江陵吳門時以考功法驅君子頗盼亦有所畏巧借中旨時寬假



一二以塞人口年來權在羣小閹部反爲鷹犬間有巧逢閹部陰爲中涓戚畹用者至曲護弒逆之兇豎掃除元良之羽翼而白日晝晦矣大獄兩讞者目爲耆碩贓私狼藉者一切抹殺而是非顛倒極矣尤可嘆者辛亥翻局罪案復定丁巳主計相繼獲譴天若明啓以廓清之路人猶堅執黨禁何哉蓋操柄者無蒲州平湖餘姚諸公也玄黃之戰至癸亥又不可知矣千古公案必立身門戶外恩怨不介胷中方開具眼癸巳大計先生以霹靂手掃狐兎三窟寧捐一官以謝小人浩然長往者三十年而邪終不能勝正聞江南一二少年嘗搖尾乞憐陽納交先生陰行簸弄之術終不能淆獨坐者定鑒薦是以服先生具眼也君子小人如水火不相入好惡取舍如雷霆雨露不相假借世有名附君子更欲調停小人所謂與不仁之甚者也先生此出必且膺銓衡綱紀之任關世道安危君子小人消長大機生平罔名勁節于此究竟



氣可以轉乾坤機可以奪鬼神宇宙在手何寇氛之足云小子謬托三十年臭味所望先生者在陸莊簡海忠介之上故敢直紓狂瞽蓋不爲一身爲世道也惟先生採擇先大夫日夕待雄篇瞑目地下薦敬北向九頓以請幸先生憐而終始之

上葉相公啓

薦憨夫也以有犯無隱報朝廷以難進易退報知巳而相公慰諭殷殷若猶惜其去者薦不去不足以爲

道抑非獨爲潔身計也區區之懷竊願有請焉國家必不可撓者綱紀世間必不可混者淸議閣下苦心調劑不啻三折肱矣積誠而致行之九廟且式憑何况主上何况衣冠縉紳薦不揆謭以爲相公欲求盡信于天下人之心不若求信于賢人君子求信于賢人君子不若自慊其好善之初念彼四顧躊躇以毀譽利害憧然于胸中者其初念不自慊也伏聞閣下惓惓求退長安人士且駭且疑而薦獨信相公之去



志甚眞且決徙曰去之已乎非大臣終始相成之義子云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求以慊吾致身初念非懟焉以一去塞責也雖然存一必去之志有所委曲而不必其名有所直遂而不必其功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孔壬沂公之正色立朝也萊公之决策澶淵也魏公之調和兩宮也涑水之力變新法也第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爾彼其胷中不獨雞肋一官也閣下業已有其心矣顧猶若畏焉而不敢直任徬徨焉而未或自慊天下不盡諒相公而相公更自以爲苦者何也薦行矣深惟善人一脉全在乎相公揆之今日世變人心相公不任誰當任者今相公而以乞留之心任不若以决去之心任其輕重得失必有分矣薦受知甚深故直以古大臣之道効忠左右伏惟裁幸

又

薦感憤時事故敢以要言仰瀆台嚴極知相公苦心與中間睽隔之狀然坐視而不蚤爲計蔫目焉而曰



姑爲調停而已則羣小愈得計而正人之勢日孤弱而不振元薦向日之所爭者紀綱也淸議也國家舍此無以爲國君相而舍此無以把握鼓舞一世衆人救之于枝葉相公救之于根本天聽即高積誠以動之而已過蒙札諭耑此布謝并申區區末議目下少宰之推尤邪正消長大機也願相公留意天下事在堅其初念而已伏惟裁幸臨楮主臣

又

客歲牢騷出長安不及九叩堦下一謝相公相知相
成至意惘惘而南數月矣杜門掃軌頗以自快然終
不敢以巖穴之癖仰負國士之遇當今衆正係命惟
相公一人富平公去羣小益側目爲身計必以違引
爲高而羣小日夕冀幸相公之去而不得必百計激
之薦以爲相公今日宜靜鎭以觀其變相公調劑上
下保護善類腸九廻肱三折矣辟之良醫已疾不必
刀匕卽使其黙持左右無令庸師肆弄其功已鉅相



公試度此身一出長安夜半上出片紙以恭某大拜
誰爲砥柱者乎自古聖賢豪傑所以鼓舞一世陶冶
人羣者有二一日風一日勢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勢
在我也千金買馬骨千里馬至者三則風之謂耳而
近日事機最急者又莫過太宰外論久有所屬中間
簸弄百狀相公能制其命必爲君子用乎不爲君子
用則爲小人用不兩立之勢也假令王洪陽先生在
事齊魯議論何至決裂如去歲者乎今齊魯清議之
宗在林下者孟納言一脉逮黄門中立柳直指佐朱
直指蕭公太史碩薦曾輿鮑祠部深計之區區微意
難以明言而其吃緊正在今日今數公時見推矣而
旨不必卽下固或有尼之者然相公數年精誠必不
以目前釜鬵自解也卽上意終難回相公苦心上可
以告太祖列宗下可以收拾海內正人而聯其氣脉
握君子之風操極重之勢正古大臣作用惟相公留
意



## 報朱文寧太史

弟年來屢遭兒女之戚情況可知春初以大母高年
擬陳情闕下今不幸復罹大故迂放之夫卽一丘一
壑亦不得伸眷何敢有他冀使車晝錦弟方閒居山
椒絕不聞音耗足下不踈其疎節殷殷以尺一存慰
弟幾非夫哉然麋鹿之性業已自甘長林羅雀之門
忽驚故人雙鯉弟之抗志不足明其硜硜適見大雅
汪度耳無聊中三復賢書深服宗工鉅匠種種苦心

矯激一策尤中當世膏肓嗟乎世道茅靡有一夫焉不自量而特立獨行其間其力甚難而用意獨苦救焚拯溺勢不得從容矯枉過正裁足相準故矯之不能不激者時變然也尼父不作末流者不復睹中行蓋三十餘年矣同流合汙之士袖手旁覩談笑而責之曰彼惡且不中行也則其癖愈堅而勢滋激士患識見不真脚根不定真則必定定則一瓢一笠自有受用固不必藉雌黄于世吻亦豈必買譽于千載之



後廼爲愉快哉弟已絕意世事是以直攄胸臆足下謂山中客好譏評良然良然木奴千頭漸可容狂生笑賜恐征求日廹民貧盜起山居片石更不得高枕此足下當日之責也願努力自愛

又

霅水之會甚暢仰見相公虛懷然弟老且憊矣其夜分袂不能成禮相公或不我責也近會劉光祿云蒞州行徑甚邪且弱而不振弟以爲弱而不振者以正人輔之則正以邪人輔之則邪此其責在若谷玉陽震彝真子諸兄矣轉移之機妙在委曲引之令人不知而入吾謂此大豪傑作用也不然惟有急援雍州爲第一義責亦在震彝諸公同心吾丈力任之而已其曲折必與渭南潼關高邑公商之劉兄又云高邑意亦在雍州此天相我也留意

啓熊壇石

仁錢二父母啓至矣敬奉覽夫劉祥之流移娶妻無



聊而女爲董德所拐也劉女之不自持而失身董德也罪出于無可奈何也夫曹公不贖文姬乎知爲中郎女則憐而歸之不問文姬失節也王子高之取劉氏與爲冠局拐者也不然何以娶婦而併及其妹與謂子高非良賤廼逼其妻剪髮行丐日取三錢焉何也買良爲娼于高何以自解于父母之前若曰計無復之不得已而爲此不謂之良賤不可也夫聶父母責祥之不能防閑其女罪之是矣獨不能正高縱妻

行丐之罪乎劉清惠表表名賢尚不能動乖父母惻隱之良子高以廣陵游手遯跡西湖頋安所核其閥閱而知其非良賤乎夫天下事平心以處之而巳矣今日之事但宜辨買良爲娼及良賤爲婚二律律宜斷財禮不肖不惜與士大夫公處之也幸借重八行于吳父母姚致乖父母何如夫乖父母不忍奪丐兒之婦可謂厚德能推此心于劉清惠公不尤厚乎予高流涕控訴必有一面之詞然劉氏之苦情所爲鞭



笞凌逼之狀乖父母抑或察其覆盆乎夫信則彼此俱真也不信則彼此俱贋也天下事唯平心以處之而巳矣說者謂名賢之後與丐兒不可同日例即稍爲軒輊亦無不可而況乎情理昭然形跡炳若是非曲直必不兩立者乎是在大豪傑或別有妙用不佞但求其平而巳矣吳父母處即以鄙啓達之不嫌唐突餘不盡耿耿

又

蔣侍郎墓事不佞于丙午冬曾面陳顛末實感門下義贖清惠孫女故又推廣德意以不復然之灰久未結之訟厚望賢者次日門下索邑誌不佞以庚辛間黃劉二使君所修誌奉覽廹覲歸而蔣斌之詞進郡邑處分稍有異同兩姓人情各分左右袒而不佞唯唯不敢出一語恭公舉唯力是視機緣可乘協力成之先正之幸高帝之靈也否則委諸公論以俟異日數月以來閉門趺坐忽辨帖紛紛猜疑橫及驅扶弱



鋤强之虛名遐歸不佞不佞弗辯也適奉明斷謬屬居間彼此盛氣勢難緩頰展轉踟躕莫知所報頃者姚舍親再致手札淡仴曲成至意熱腸癢癢不自持敢以旁觀一得聊佐末議惟畧其狂愚而垂聽焉今日之事必先辨賜塋之真而後可以服蔣氏必先正殴搶之法而後可以服敝氏夫議侍郎墳者以年遠無徵爲解不佞直信之曰徵莫徵于邑乘及勘合戶由也蓋以高帝爲業主以部印部押爲中人以顧司

寇姚京兆爲干証假令長與有兩堯市山國初有二
蔣侍郎百口無辭于臧矣縣斷以一畝歸蔣此一項
五十畝張本眞則無不眞也招稱蔣氏子孫零星契
賣卽此一語足破羣疑甚矣老父母之善斷也本府
且據爲定論斌又何必呶呶于豺捕無路取證數十
丈之磚街乎執原額而責完數蔣氏意不在山以爲
尺寸稍讓臧銀必且有詞則丘隴之守不固始于一
畝繼七十五畝又繼一百五十畝臧氏內不勝棧豆

之戀外不勝毛羽之惜呶呶口舌要亦人情遡勘山
之日聚衆喊毆逞兇于老父母前而罪無以自解矣
蔣義重傷衣服船隻豬羊品物搶擄而人情洶洶矣
二三房傭跟蹌鼠竄門下至以身爲蔽此天地父母
之心哉然而不可訓也遠近瞻聽甚不雅也老父母
爲地方申三尺緩急操縱必有妙用不佞日夕望之
竊又過爲身計吾輩百年強半矣予若孫挾祖父之
庇等于朝露閥閱百不逮義門功勲十不逮侍郎試
思名臣馬鬣不足敵豪家數年之竹貧生鷄肋不足
當狂僕一梃之威朝廷符璽不能抵村豎數行之券
顧盼身後感愴目前不爲之寒心也哉臧氏過疑不
佞左袒于蔣不佞非爲蔣也自爲也抑所以爲臧氏
也何者安蔣所以安臧也天下事固有張之而反以
弛弛之而反以張機權在嘻笑怒罵之外轉移在呼
吸盼睞之頃間不容髮也昔姑蘇坑儒之變發難于
凌司空當事者稍稍裁抑達諸生怒心事宜旋定乃

優游坐視激而譟呼踸張不已禍乃滋蔓司空亦悔
恨于當事者之不早决以爲害我故曰安蔣乃所以
安臧眞心愛臧氏者莫不佞若而不虞其以爲罪也
晉叔亡子卽次見婦翁不佞當錄一紙焚之柩前以
申忠告未有不以蒭蕘爲然也然則此事何以終局
曰罪人旣得之後蔣氏之氣平矣向日之辱洗矣斌
宜肉袒公庭先謝越訴唐突之罪次謝晉叔動以至
情臧不惜以地歸蔣蔣何難以名予臧衣冠體面公

府禮法一舉兩全是在老父母指顧輕重先後着間
一加意而已如曰此爲辨游說者也好名多事者也
詩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聽
之而已矣恃愛瑣瀆主臣主臣

又

家庭母十九歲侍先大夫二十三守制五十六而終
其一段純脩遠近內外毫無間言學道孫公祖採公
論聞之於按使者以人衆不能盡旌或以弟東林之



黨方在錮籍幷爾沉埋未可知也敬錄郡邑公案奉
覽門下素篤幷州之誼兼附通門之好於浙中當道
幸一一獎借弟將更有請于新按使也或以栢舟之
義於縉紳家不難然一切奇節貧家恒十九於小星
更寥寥何也其故盛推言之矣耿馮二公祖於門下
舊契更望鼎言臨楮不勝虔切

又

闕操院之推垂涎者攘臂太宰獨以澹然無營委重
門下此又在尋常節鉞外也不佞竊有三幸從來海
識出于南中二十年來倒置極矣其故難言哉討後
洗刷得門下彈壓坐鎭之屹然砥柱士風當改觀幸
一古稱債帥然猶爲暮夜之饋今白晝壟斷矣科抄
所謂騙官騙財至百五十人而南中爲甚門下一朝
掃蕩貔虎之士必有聞風而至者幸二陪京游棍之
藪也革不逞者各樹窟穴動假勤王之名肆行無忌
至士大夫有名者爲之盟主長此安窮不力爲驅逐



卒然騷動手足莫措門下夙懷杞憂必有石畫山中
人日夕手額望之幸三大豪傑作用超出凡庸萬萬
不佞所欲賀不爲交情爲宗社爲世道戇夫之口門
下以爲猶然如昨乎

啓馮先生

久擬以洞山新茗奉獻所以遲遲者意欲借日色曝
之以發其香然過夏數日香畢竟減于夏前未審得
佐淸賞否也老師試以姚氏茶品之何如中甫近約

過溪上相期同謁高齋不知自酎樓許弟子暫假士日否靜坐孤山絕頂看海日升沉雲物聚散酒人遊客歌妓食肆熙熙攘攘自謂樂境不知具法眼者一切覷破是眞是幻了不可執五濁世界中盡作如是觀即其沾沾自謂悟者皆逹人之所爲夢也老師于箇中解耶夢耶無歡喜便是罣礙爾摳衣函丈時當在綠陰最濃萏菌初開之候耶寸心縷縷不盡請益

## 啓鄒南皋



元薦束髮時讀先生綱常一疏以爲功在埋輪請劍者之上鄉往久之丙戌春望見顏色于先大夫邸中心知先生有道者與不斤斤以氣節負也願執鞭者二十有四年矣每欲借尺牘一通姓名竊念獨知之契寸心千古未敢以區區世局妄託有道之門去歲庭翠仲醇二丈道先生時時齒不佞若將進而敎之者薦媿非其人也竊有請焉而鹵莽未知所就正竊訝憂世者曰泰道未亨也其原起于人主有所疑于天下士而心輕之士之戀戀爵祿如小兒啖甘蔗弗恐唾也廉耻喪矣其何以取重于人主有一夫焉迥然思起而一洗之曹議爲亢爲激爲蠡爲偏枯則又有立于圓通無礙自號爲廣大而士氣日卑學術日裂堂陛釜鬵日益甚何也吾見夫轍環列國不難舍項踵以救世而曰義曰命介石之夾自如顏淵氏簞瓢陋巷子身外了不相涉而精神原與禹稷合併不佞俯而就世趣而弗甘也仰而思古人而此心洑乎



未有薄也先生拂衣山中如冥飛之鴻獨立塵表其所以砥柱士風表正學術者心獨苦功最巨愛先生者以不出山爲先生惜薦以爲此未可就出處潛見分別也何日摳趨函丈而叩先生所爲安身立命處幸先生終惠敎之

## 又

薦狂戇甘爲世弃久矣先生曲加漸漉至再至三且上及吾師下及亡友海內正人悉皆吐氣而小子廁

名其末吾道幸甚借光更多一官其輕者也木之兄歸接手敎惓惓下問仰見爲國實心更以東事溦切杞憂小子以爲目前可寒心者有二而東事其標也公太史之疏曰護東宮者爲小人不護東宮爲君子奸黨至今膠固不解近又聞劉儀部云長安以攻逃臣爲小人護逃臣爲君子君父念輕私交情重棄三尺如弁髦視名義爲敝帚士大夫病已深入膏肓其何能國可寒心者一閹尚膏血盡于敲扑更寻墨吏



以遼餉之名日剝月削激而爲盜遠近募兵率皆游手應募時費已不貲又驅之數千里枵腹入死地欲不爲盜得乎持節者所賫募兵之費動輒數十萬不以飽壯士徒饜左右谿壑之欲而中原大亂作矣彈壓之重臣掯循無慈母江河湖海之積賊一朝與新激變者合而運道阻江南重地鼎沸矣即使呼韓稽顙無救于亂況東西南北一時並起乎可寒心者二薦譽以懲貪之說進先生于大計時加意洗刷舊罡

吏未盡孳者提問追贓臺長阿私者糾究如故事耳目一新世道人心勃勃乎有轉移之機矣而極重者不可遽反聞考選之價近且踊貴此何以故士大夫筮仕邑令大都寒士不三五年而起家數十萬或百萬者被害之地及其桑梓耳目毫不可揜也其所以敢於如此者同邪同黨必有爲之卵翼者爲譬之賭博必有庄家譬之盜賊必有窩主據要津而力能變亂黑白者不可不問也不數年而其人亦且要津矣



要津之中更有渠魁焉橫行撒潑其所漁獵在各衙門奪其事權而凌鑠之如僕隸監斷十倍於貪令道路之口衙門厮役耳目毫不能揜然而庶人之議無繇上聞於當事者當事者即明知之而不敢問畏其黨也間亦有形之白簡者而十不盡五其黨又爲之多方營救准之于法十不盡二士何憚而不貪也而苦節循良至今沉淪人何以勸試舉其尤者舊吳興陳公幼學抱衆母慈腸震霹靂辣手拮据荒政所全

活何止數萬嚴絕倖門去任之後失志孤寒昇其像于郡堂長號羅拜者數百輩輿論久而愈明崇愛遺而彌切濟南二守王在公令高苑已多惠政西于資格不得行取其守濟南拮据孔道苦行三年卽福滌之國子身撐持所省較前無算上下交薦譽望蔚起金紫且旦暮矣翻然掛冠托跡方外耆長與令濮中玉古貌古心一塵無染請謁不行以調繁去更捐罰贖數百金爲地方永利止以門戶爲臺長所擯世所



稱究五臣此其爲哉汀州守沈應奎淸標異政追踪兩漢循良外計時太宰明爲晉江雪憤陰爲已潛通戚畹譜牒六字報仇悍然重處人人咋舌又借內計罷之不謹項屏先生一語耻雪然其得罪之故游內容有未知宜乎銓司之沉閟也用小人輒破例超擢用一君子卽左右牽制積習之所以難變意或坐此歟向所寄木之啓小子躊躇數四而後發先生下問殷殷于前書木之及豈其中有浮沉與抑以公冗忘之與抑又嘗妄薦通州沁水二公置之中原要缺滑杜非常先生默然必其中有苦心難言者今揭竿者業已在遐邇近響應卽使二公在事無及矣不知先生何以處之咽喉中梗變在呼吸其害不止三韓也朱宗伯之便草此附候并布區區宗伯生平小子業已稱其大畧矣先生與之共事必知其非浙人局面也恃知已再申前議以附補牘唯先生寬其狂愚俯賜採擇臨楮主臣主臣



## 啓石楚陽

小子其受知先生將四十年矣片言奬借且進而與昧之古人不以感恩等知已世有三公九列爲先生所弃者小子持本來面目以立于風波震撼中如日夕左右卽鞅然踈節所以酬知者不在雙鯉也天惠敝邑假重長公父母祖席而覆露之長公淸標所以自奉寒士不能堪若下人士仰沐淸風如見先生也此猶其小者也長公寬政出于慈腸自衣冠及閭閻

日在春温中敝邑之感先生是衆母之母也說者曰長公之于先生似前後不同調是皮相者也先生拯大阿于東吳東越猶之乎秋霜烈日也長公化而爲冬日斂而善用其奇詩不云乎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橋梓兼之矣小子老而負氣長公時時怓其褊心引之大道不獨相知亦且相成此不可以頰舌謝也聞貴鄉多故先生亟宜就養邑邸以安長公之心何日解維小子及敝邑父老子弟日夕望之



又

嗟吾伯常羔羊之節子惠之誠二百年一人也雄才雅量卓識遠畧亦二百年一人也忽焉遭此奇變天地震動日月晦冥摧肝裂胆者豈獨一城百姓已哉百年幻夢當此國家多故捐軀效命必得一豪傑以光史冊嗟吾伯常平生自許僅僅以此死也小子所爲仰天沾襟者寧以無常爲知已痛惜乎即日擒劇賊二人從賊十餘人斬首刳心以祭不足攄吾悲憤萬一傾城悲號道路罷市醵金建祠伯常忠魂當廟食吾邑朝廷必有非常䘏典易名延世或亦可以稍慰先生所可恨者一二橫議出門墻之口周方伯矜然按劍文太史姚孟長高司寇劉太僕目前有定評矣計靈輀江行須俟春杪奉潛行之命先令孝廉公取陸馳歸一奉先生顏色其詳孝廉能道之願先生稍節哀思以成伯常大孝執筆揮涕不知所云

與李懋明



門下所部多水兵來君所造艅艎已就緒乎試之有實效乎弟以爲沿海沿江數郡必有出沒波濤以江海爲業者善用之皆精兵縱之皆盜得其人不患無舟楫一切火藥器械皆具進而淮陽又進而登萊水兵甚多顧駕馭何如爾若中國造船試之外洋不可用者十九費亦不貲以不練之卒試之于不習之地未有不敗者也許莊簡造舟于閩以管左伯一言而止石本兵造舟天津委一張水部而敗近日李夢老

所造之舟何如哉聞瓢汲數百艫人與粮飽魚腹者無算嘗事者心悔之而不敢聞也山中曾有一老吏爲弟備數之恐海上人知水兵熟箇中事者不少門下肯廣詢博訪多募而善用之省造船之費數十倍弟悔向者不及與知已謾言故乘便羽曉麾下執事未諗芻蕘可採否也伏惟財擇

啓周綿貞

節鉞至雲陽弟適在晉陵道中相知有欲約共迎者



弟病未能也又有以腐鼠相嚇云是舊例無干大體弟雖沉淪丘壑肯以阿堵爲塗面之具哉謝不敢也以此遂疎節知已適界茶新熟緬懷吾兄此物不屑與虎丘天池爭妍傲然待初夏始芳一種骨梗必欲以沸湯自滌其泥沙塵垢清真之品超然風埃之表此亦吾兄臭味也敢擷數莖嵛奴奉貢幸汲惠泉新者手滌而靜品之或即命來奴試其烹法并藏法乃見十許年相與真味爾

與魏廓園

不佞毓髓常以狂戇取尤如桑梓至戚門生舊契往往操戈内向不意落魄中受知仁丈稱生道其狀甚詳至鄉里相傳以爲怪事不佞自愧何緣得此于大君子也吉水公起廢一疏仁兄從臾甚力至有借不根事相汚蔑者更須縷析申辨嗟乎長者爲行不使人疑獨門下於泉口諭訛中較然不疑何也又聞涇陽公休於泉口需遲前却門下又以公義力爭之反



覆思維泚然汗下近佹家陰搆中涓借閹縣公以甘心於不佞其流禍甚毒不佞何敢以衰殘之軀與少年競進善哉乎劉光祿之言曰東林出山者十九法堂草淺一丈矣願以鄙人靜鎮之歌先王之風獨行獨寐或亦可以報知已萬一春仲已鼓棹長水緣目眚爲祟咫尺玄亭中道而返嵛力先布區區將以新茗數莖知仁丈臭味在世外也摳衣請益秋以爲期

與文文起

兄會朱平老度其究竟何如聞毘陵公甚不樂之果否此老於毘陵極其信服不知此郄從何處開也幸的示我弟近日以歸爭思徐聲遠狙豆事屬朱相公托重新中丞此必公論所快者兄意云何此事須不待勸徑行不然反爲兩貧家累矣又聞中丞問相公云徐生乾旋此人如何兄會中丞再一從臾之何來石楚陽守郡獨抑王百穀不與相見至今稱快蘇松山人游客甚多至有借此射利起家者當事人須開



青白眼也

謝潘昭度

山中無以奉客滿肚皮不合時宜一盤托出門下不揶揄之乎箑頭佳詠寫時事如畫肝膽才略咄咄逼人昨語家弟云潘使君虬髯數莖與日定當旗鼓中原幸自愛率爾草謝不盡容摳衣記室也

復周寧宇

三韓孔棘薦以爲左肩疽發爾爾憂在膏肓主人既以泄泄當事者不急召名醫而遠市藥種種皆贋物也貰不貰而主人愈疑至投刀匕不復省視而神叢者幸其可以行吾私徧覓庸醫自市而元氣耗盡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天生伯父不令綱紀四方砥柱中朝而老于岩穴直令志士拊膺所痛惜者不爲交情爲世道也旋乾轉坤必屬豪傑日宵日庸豪傑之反也鼠輩且不得比于人其何能國薦恐奸雄一旦出而乘之豪傑束手雖然亦豈宵小之利哉冬春長安



慮有內變抑或倖免則病滋深不可爲矣伯父其謂之何

又

小子薦年來多病去夏病瘧去冬病目一歲中強半蒲團懷想玄亭夢寐左右恐如之衰無以自解項辱賜翰深感長者注存當今國是日滑恐蕭墻有不測之禍人情叵測大江南北更切土崩之憂山中人且不知爲妻子計何有一官所戚戚者伯父一生大節

八十元老世服祿祿尚不能借商彝周鼎爲宗祉重即吉水公猶不能知先生何况其他王三善貪邪險猾公論已明羣小各護其黨苦以節鉞奉之反驅入兵戈之中日與九死爲伍造物之簸弄凶人其作用更妙語不云乎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殃與慶非富貴貧賤之謂也心逸日休豢有令名即不受世福亦慶也不然布其惡于天下後世三公九列亦殃爾餘生於積者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明矣伯父以爲何如



啓錢繼脩

知已促膝竟日論心山中野人無寸芹之獻止以一片眞熱腸供揮麈之資爾莫夜分袂迄今耿耿翁丈隆望即宜綱紀臺端節鉞重鎭入賀之後當宁當有特簡浚秋握手恐未有期也使翰遠勤犬子更拜大貺道義骨肉之雅非頰舌所能稱謝登嘉祗滋汗悚而已來諭愛世浚衆仰窺石畫鄙意目前大敝有三揆地苦于任怨致名實混淆三尺淩遲論事不顧大體論人不問大節愛惜少而摧折多至于吾輩自處官重而名節輕顧慮重而擔當輕責人重而克已輕黨爭訐厲有自來也枚卜大典是極難題目極苦擔子關係天下原非一家一人事目前借作一書帕各私其所親有擁戴因有排擊風波何日止祗爲局外人一笑耳翁丈其謂之何弟杜門課子退有餘地與其晩節不終爲天下嗤不若堅卧可以藏拙忌弟者唯恐其出愛之者唯恐其不出皆非知弟成弟者也



弟之抱愧恒以荏苒歲月虛此善根即此便是地獄不必問因果翁丈何以敎之

又

昨接手敎弟復留東林四日而尊駕不果至弟竟山陽羨歸矣繾綣之私可勝悵怏弟泛觀仕途郡邑不乏循良名中丞則指不數屈即號名中丞者多銳精飭訐期會刻覈于錢穀刑獄至激揚大典往往不慊人意此何以故豈物情叵測耳目難寄毀譽易淆名

實莫辨歟卽良郡邑赫然有聲至臺省銓司概敗豈
向所物色以才不以品歟有品者多負氣間多淵畧
才者善脂韋巧于瑣屑處見長以此絜彼無論數不
勝匹夫匹婦之好惡與當事臧否相去往往徑庭弟
于山中時爲局外之觀竊嘗有所感慨大學之道只
重好惡二字其論齊家也極僻者之弊于莫知子之
惡論平天下也極過命之弊于好人所惡惡人所好
格致誠正之後一或不察不斷流禍尚然危乎微乎

卑人丁此其有發患乎而又況末世之波流哉翁丈
淡心定力箇中情狀作用勘破久矣弟必以名中丞
相期望敢復申其縷縷數百里追隨惟此一段末議
欲面商之惟翁丈留意焉

啓孫藍石先生

薦豎儒爾辱長者臭味國士之感中心佩之薦生平
浮慕張長公賀季眞戇口直腸幸與遊會長公三十
二杜門薦長二十年知章八十餘乞鑑湖薦少三十
年諸臺省所以成我厚矣雖然願陳一言于左右長
安風波起于士大夫各立門戶初猶激意氣也而徒
黨乘之以角勝而彼我分壘讎者用間用激戈矛起
同室矣諸君子試思檇李富平之隙何自而起一則
抗新鄭幾至殞身一則抗江陵再抗茂苑太原蘭溪
淸標勁氣流映千古豈非磊落奇偉兩男子祖宗作
養數百年一間出者哉始何以相信後稍矛盾初志
可覆按也平其氣各化其心一轉移爾而卒相持十

餘年不化豈不惜哉雖然其止于爾我相搆可言也
而卒使小人藉口反借以行其間不可言也當今日
而能以局外靜觀天下之全局惟先生其敢以此言
進者唯薦薦未出山時夙與檇李厚也而近以婁江
羣小快心于計典不覺爲富平吐氣又期富平爲廉
藺不爲牛李過望于檇李之同升薦初念原未嘗有
南北也而旁觀者欲攜之于檇李則曰附秦欲攜之
于富平則又曰附浙而不依故自如益今之君子非

必盡中行也或有一言一行之失焉而其大者總不害爲君子今之小人非必盡至愚及陋也或有一言一行之得焉而其大者總不失爲小人卽以君子評之有終身之長短有一事之得失就一事中有昔宜而今否有跡不亮而衷可原此論人之大較也太上忘情無偏無黨平平蕩蕩其次抑情如鄭侯之于平陽寇恂之于賈復是也損小以信大矯俗以茹衆古豪傑所以陶冶人羣大畧至今可想見如先存我相



于胷中必合已者是異已者非將讒諂面諛之與俱而胡越輦轂肝膽參商矣禍可勝言哉或曰檇李出勢必引用其黨以快心于泰嗟乎治天下者必先立于不可動搖之地以徐覩人情之變而默爲張弛夫今之秣馬厲兵以與秦爲難者果檇李也哉四明執牛耳崑宣衍其衣鉢去冬詭詆之疏皆與我貺而頫首聽命不意其一朝反之也人情激于已甚事必窮于極而不返今日之善劑所以爲異日地爾曰將無調停乎夫調停者援小人以附君子強君子以快小人如合五金而一之之謂也劑則就君子中化其意見還爲國家用則小人自無所容其窟穴調停云乎哉薦行矣不勝去婦之感敢布其褸褸幸先生默存而虛觀之勿輕以示人察其機之可以進否然後聞于太宰今之勢如操一敗舟歷狂風驟浪中宜舵者舵宜驅者驅宜篙者篙宜挽者挽惟力是視各盡其心焉而止如長年與同舟者怒目反唇而日相詐也



不胥溺不已先生試留此以左券何如臨楮主臣主臣

又

辛亥之役過辱長者與昧風波震撼中時時折節而奬借焉千古高誼自媿莫知所報已聞先生正位大中丞海內正人方想望風采而羣啄嘵嘵頓令綱紀之地豺虎橫行輦轂之下雰霧四塞先生矢介石之操而又出于和平應之闇雅詩不云乎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先生之謂矣時局變幻其端有二在下者操戈挾矢日趨于敢而在上者惴惴焉過于不敢其所爲不敢者則又不敢于庇君子而敢于庇小人不敢于攻小人而敢于攻君子則下之敢上實成之有志之士方以弛擔爲幸雖然異日任政之要更甚日前有欲弛而不能者馳域外之觀妙環中之應雖守而湍蓄之漠漠乎蕩蕩乎平平乎不與世競勝負也而扼要握機有弄丸于眉睫而懸解于耳目意想之外



者寥寥千載宋則韓魏明則文成忠肅今非先生疇望哉疇望哉薦自桂冠神武入山唯恐不深頑杞憂發鄖時爲流俗所按劍輒又不敢不自信而左右顧盼無可以告人者敢以請益于先生唯先生爲世道自愛

啓鮑衆素

兄至今尚未得肯耶當事者不能稍爲兄計何也弟已釀二泉之酒擷明月峽中茗待兄久矣林居頗得趣楚騷不云乎鷙鳥之不羣兮固前世而已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全浩歌數闋未嘗不樂又未嘗不悲也恨不得與兄擊筑共攄此懷耳平叔茹素聞甚尪瘦念之念之

又

來教屢以大心淺心相規弟奉之如東西銘然褊心尚不能自克是非一念時多憤激熱腸動以古聖賢豪傑望人此弟眞愚亦極厚處時以此見嗔自取按



劍嘗記水滸傳中李逵以假宋江事至持刀大駡公明幾焚忠義堂截倒替天行道旗此是何等心腸若子路之于吾夫子曾子之于子夏執燭童子之于曾子聖賢眞正學問故有眞正朋友受得這一番煅煉便致身雲霄末世面諛上不能師聖門下不能如水滸傳中人所以日流日下已矣已矣弟之熱腸多[illegible]眞是大愚人兄以爲何如豫讓爲智伯報仇智伯非佳士也士爲知已死千載有光然弟又恨讓不早

智氏以速其亡爾此一段公案唯可以對兄言向者三致書于赤石兄微申此意不知赤石兄能會弟意否赤石兄所云其鄉大老爲弟者亦不敢當山處有數長林豐草中自有安身立命處從來無依門傍戶之豪傑恐此老亦未可即出出更難也

### 啓余父母

久擬奉迓騶御稍申尊楹之敬國哀不敢縻行安會此衷愆如也僕寒食掃墓過一曹者徐貴貧困爲富



僕徐傑方林凌𢹂其常竊心怪之方攘臂即欲奔告攝篆公祖或喻以新父母且至姑忍之傑近與富豪尹耕訟師米金張槐寄謀思先發制主揑情誣臺徐貴孤子餬口無策傑竊主厚貲起家千金操戈反噬地棍牙保皆其羽翼有力有勢者皆可利餌目今傑不與貴同鋪萬一廢疾之人搒腹庾死所關風俗綱紀不細伏乞臺下電察霆斷力振頹綱誅鋤奸黨徐傑身契見在案下家業悉盜主貲戶碑昭如日星若不盡法重懲凡爲主而貧者人人重足矣僕竊附沐浴請討之義敢以十年蟄伏之踪一旦發憤于臺下誠以老父母綱常名教之主也當此法守凌遲冠屨倒置之時非大加懲創公憤必不大快陳筠塘公祖之立誅宋員至今嘖嘖人口敢爲臺下新政一助倘以僕言過激乞揭此啓于公衙請與通國輿論一評之、

### 又



三復翰教具服臺下虛平之懷第細閱方林前後告訴大有可駭夫爲主僕名分攘臂于林者周賓也林欲告主先發難于賓欲告賓而無名故揑詞于假銀其實林與賓未識面也林既買茶于市假銀一入手即宜扭賓投詞塘老張槐既作林硬証其言何足徵信狀尾埋一徐良其計尤巧訟勝則徐良即徐貴不勝則曰我告徐良未嘗及主也訴詞又云徐良徐貴非徐良何以不到官一人分作兩人此必張槐巧

筆臺下以尋常兩造信梘薦以亂臣賊子誅林故不
嫌潑文爾徐貴盛時傑以村童收爲人奴一旦富豪
寸田尺土皆攘主人之有搖擄何止一端吳氏爲主
人婚配貴故必欲其到官林之桀驁目中已無三尺
仰臺下發貴于倉收林于鋪輕重原有深意今林發
倉而貴反鋪此耳目所共吳氏之不出林之罪非貴
之罪也薦杜門不問戶外事何屑爲鼠輩嘵嘵辱明
示諄切敢再布腹心老父母以誠心古道待人恐此

中大有簸弄未敢深言也幸臺下細察而密訪之主
臣主臣

復甘紫亭中丞

細閱尊刻二種仰見大君子作用維風刷紀關係世
道人心艮匪尠小弟不佞更有一得敢冒陳左右恭
飭廉敦實誠中近俗膏肓頑廉者必孤立實心任事
者必叢怨雌黃淆于鑠金騏驥縶于駑乘是以有志
之士未免隨世前却而時事愈不可爲非眞正豪傑
力持公論苦心低昂其間寧矯枉過正毋爲積習所
牽則極重之勢必不能一朝而挽古人攬轡澄淸討
無急于此老公祖誠有意乎世道幸甚山中日久狂
態不能自持敢爲呶呶幸賜採擇

上王岵雲啓

十數年之別肝膽猶然如昨但以過擾爲歉耳陳志
中事極知門下爲舊關使者體面大多苦心弟鬼薪
不敢辭解撫院時更不堪敲扑是生而死之也志中

卽死可與葛誠同游地下稱義士使弟得無負心乎
哉志中一足已折若門下以瘋疾解或可稍存殘喘
要之弟之苦爲志中與志中之爲地方總不自量鹿
門先生謂田光荆軻兩箇痴人做一塊然哉然哉門
下得無掩口笑乎弟以改阡先大父詣部乞寬限恐
北發在歲杪矣耿耿不盡徒留熱腸與知已作談資
備

啓錢塘聶明府

凤荷高誼久沐仁風懇悃之懷莫可云喻兹啓故大
司空劉清惠公麟豫章名族僑寓敝邑清風振于朝
野苦節不茈後昆識者方慨天道無知廉吏不可爲
也頃承陳公祖蒐輯遺編熊父母特新俎豆寧止光
及泉壤抑且寵賁衣冠薦近遊西湖遇一婦截髮行
丐怪其舉動異常詢之清惠公嫡孫劉祥女也言與
淚俱聽者酸鼻歸告其親族迎之至家隨具呈本縣
細審劉祥因荒流徙長女匏笄次女七歲俱爲惡棍



董德王子高局拐穢狀難言苦楚萬狀夫子高而[illegible]
丐也良賤爲婚之律在子高而非丐買良爲娼之律
在卽劉祥得價契賣夫寧使之截髮行丐而況乎中
間情狀有不可測識者乎名賢後裔衣冠體面吾輩
誼切狐兎之悲耻同市朝之撻攘臂援手有不奮然
而起者非夫也老父母品軼端木誼重曹公敢布懇
下執事伏惟公斷立追劉氏幼女令得與長女同歸
出泥塗而睹天日滌積垢以存家風不獨清惠公血

結而四方蔡德無窮已脫疑薦飾詞誑聽熊父母獨
不能相信耶事干公憤呶呶不倫統希照鑒

啓韓求仲

前足下行時弟以祿祿不及一爵驪駒爲恨伏讀手
札千里諭心此誼難與世眼道也孤鶴賦何必減鸚
鵡哉弟向欲賦鸜鵒迄今未就足下先得我心弟亡
能措一詞矣千秋丈近況何似高才與流俗自別俛
首就時蕪此壯夫不屑然不淺不淺自有妙境彭澤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時蕪最佳處也幸二兄
一思弟言弟山中滋味日長呼牛呼馬業已任之但
不能作違心面孔自附得志耳秋風振翮翹首燕雲
不勝延佇

又

山庄促膝與知己把酒雄談大是快事獨以過費庖
人爲悵弟落魄傲然獨往來諭獎借大過夫弟何敢
望柴桑鹿門哉乃世方設鼎俎相待何云姍笑也歲

莫百冗蝟集每每爇腸空有麥船佐人之想常爲傀輩所嗤室人交讁弟時以退一步法解之曾有小咏云莫道野人無活計床頭有酒案頭書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世態日趨日下雲雨翻覆風波嶮巇令人寒心到底碌碌空忪無益毫髮弟近爲山中菟裘復作數椽簏簌度日不復作子孫計故爾孟浪而愛我者更相勸解痴人面前說不得夢然哉然哉足下襟期意氣自是古人然豪傑肝膽須以聖賢學問實



之方有究竟俟足下涉世稍久自當驗之弟非汎汎作道學迂濶語也曹尊生棐予拙近過弟所爲十日飲二兄皆有心人孤憤攘袂攘臂劇談良是人間樂事惜足下不在座一鼓掌耳令愛出痘無恙甚慰而席之兄乃有西河之戚何也此際正用着天竺法一切解脫幸道相念

又

得吾兄大魁報令人喜之欲狂然不以人世浮榮爲賢者沾沾簡在出自聖裁泥金之報二親躬逢其盛此古今之罕遘也弟不敢附賀客之塵以筐篚致記室而願以一言之規所望于知己誠大且厚願足下自愛自愛擇交游屏聲色杜門讀書屹然中立虛靜中自有得力處願足下自愛自愛弟之量移已爲非望况敢叨冐清曹聞王裒白兄王弘陽先生推轂甚力弟誠不知何以爲報王外母八十一歲矣孤孀無依相倚不啻祖孫聞弟將出山終日泣涕弟忍于絕



裾如先慈未命何

又

弟嘗謂兄文如鄧定宇先生不意長安亦有具隻眼者總之吾輩精神旣透千古未嘗無知己何論當世雖然弟更以文潔人品期足下也畏途如百戲場中有獨坐漢魍魎自消矣敝門生董一鶚北來赴盛太史之招卒卒作此數行不復作世套語知足下猶然故吾也董生業春秋係敝鄉同年之子客游燕市非

一佳館穀不能安儋供大君子唾餘便令寒士生色
幸不惜齒牙足下憐才夙心不減于弟也留意留意



卷之九終

# 尊拙堂文集卷之十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 尺牘下

### 啓陳弘宇公祖

老公祖之蒞我吳興也不佞幸望見顏色者三接杯酒者一通尺牘者二其餘形跡未數數也雖然清標峻節竊窺其淺矣夫自乙未以迄去冬三年之間閭閻不聞胥隸之擧騷公庭罕睹縉紳孝廉之請謁七邑大夫廩廩奉法救過惟恐動踰尺寸今我父老子弟陰受清淨寧一之福者誰賜也不佞竊窺其淺矣頃者老公祖雖暫去吳興乎實儼然南面而廣覆之廉頑去趨常思用趙卒剟老公祖去吳興而提衡其上也其所以嘉惠于我父老子弟者更將什百疇昔矣與日者握中丞之節以徽寵我兩浙則十一郡之民猶吳興也不佞素負傲癖落落不諧流俗擯弃之餘方杜門伏枕適璀函雲墜德意隆渥慈渚老公祖

不以形迹督過之乎僅僅玉帛非所以溷中涓徹備
道路口碑以謝下執事仰希崇鑒

寄徐奕開孝廉

秋仲從父就試白門曾以八行附訊兼有山中之約
不意兄竟北游也世變風靡即以唔咿中覓一識字
漢了不可得那得一具真肝膽挺然獨立于風塵號
日男子哉不佞雅有兹癖以是按劍畏途寧延而執
鞭古人託諸夢寐更不意跬步而失足下也聞兄脩



然彈鋏杜門讀書窺其意直不可一世誦佳篇一種
奇崛之氣勃勃毫端文章洵如其人乎詐云小技黃
金臺上蓬蒿久矣抵掌自負孰非駿骨者荆高所以
掉臂衣冠寧相對悲歌擊筑于酒人也足下廼之哉
不斤斤以一第相矜詡俟年甫强仕而二毛種種乃
其決志挂冠又在三十六歲之前近奉先大母諱方
將寄瓢名山足下業已雄步天衢傾其一片耿耿豈
以出處殊途頓爾楚越又豈必一識荆效囁嚅于左

右稱金蘭哉崑山有歸季思諱子慕王在公字孟夙
二君子方挾千秋之技俛就公車足下不可不一識
其人歸以孤高卓立王以風韻脩違韶秀不羣其品
不同均非汶汶少年場者也尊稿已漫爲小序付梁
溪一友人梓之矣外具不腆爲臨試楷須之費何稚
孝處未及報言友人王峙雲方建節温陵固知尺鯉
不遥也

啓黃庭翠



嚴范先歸得兄手書諄諄規誨切中弟病固知兄不
以世俗皮相丁卯也弟年來屢遭兒女之感長兒已
六歲方咿唔讀父書一旦以痘殤廼向者年兄所摩
頂煦而祝之令長大者也淚未乾而先大母又謝世
矣命運蹇薄一至于此兄亦爲我酸鼻乎枯槁愁寂
中頗悔向來馳騖悍鋭時時思收斂沉瘵將于易義
中討箇究竟始悟從古學問事業未有不成于陰而
陽剛其本體也純陽則不成然不陽則陰柔勝矣故

天行健者陽也終日乾乾者所以柔之以成乎其陽也陰成陽則聖賢豪傑也陰勝則奸雄也小人也陽勝則英雄而不終者也三代而下至于今純陰矣間有陽者而無學問以反之乎柔則百爲而百不成也甚者小人以亢陽爲殷鑒而舉世習于狐媚鬼魅不可方物則自君子始易之所以戒羣龍無首也聖賢豪傑舉自動恐中來然借世味艱屯以磨其銳氣以究其真性非從世味上起念也天之摩劘曲成人豈



有外別從德性中煉出者透悟大源頂天之吟乎也從世味中煉出者養成一小智慧天之僇民也其餘苦而不悟餒而不振者庸人而已矣此陰陽之辨也夫子所以取狂狷惡鄉愿意正在此嗟乎鄉愿猶假之者也今則操戈內攻矣何敢望鄉愿彭子敢放言攻狂狷乎此弟之所以不平也別後念兄高情不能去諸懷得兄數行不啻面譚拜佳箑得無秋風團扇之感耶向貸兄十金忘其五弟之疎至此可嘆可笑即擬奉償以孝廉君方就試公車恐兄有事棘圍不敢附唯有空函及弟寸心而已

## 啓劉棘江

吾友沈伯和之北旋也貽書不佞曰足下知海內有劉先生者乎其念足下殊甚知足下甚詳且真不佞惘然久之嗟乎安有咄咄空山無所短長如丁生而受知賢豪間者乎國士之感不能已已亡何曹君來長安問不佞曰子有相知可附尺鯉乎不佞否否念



神交千里唯劉先生儼有書空之嫌逡巡中止不意門下先之也雖然劉駕部近傳門下所上李宗伯書讀未終髮上指矣門下歸卧淮陰如世外人胸中具幾許甲兵一旦席而卷之冷眼世局有味哉有味哉梁溪諸君子傾慕門下甚切明歲東林之會在九月門下能先期來乎山中頗饒流泉新茗竹萬箇梅千樹松陰數畝斗酒可酬門下有意願來結夏抵秋暮而返不佞餞門下於金焦 燕磯搔首問青天此亦千

秋大快也門下有意乎小刻松茶不足恩記室聊見
故人之意云爾

## 柬丁右武

昔者吾友曾于徤雅稱足下且謬謂海內有兩丁生臭味均也豈以同姓故皮相之耶不孝至今懷足下輒思于徤懷于徤又以不得一當足下爲愧春初渡江無日不問足下舟次不意先一日過金山也海內知契聚首實難豈惟宵人妒之即造物忌焉嗟乎于



徤不可作中甫高卧金沙六初削籍檇李爾瞻積菥比部梁溪長病瀘上海虞賓恨九原君子道消長安爲虛天乎人與謂之何哉雖然諸君子中足下受禍最酷不孝非其人也天不降罰于其躬且及吾母嗟乎已矣已矣天下事大不可爲矣古來豪傑其精神意氣所以旋天轉地穿金裂石至今耿耿不可滅者往往不得之于濃郁顯融之途而得之枯稿寂寞不得之于交戟推挽而得之邊塵海波黃雲白草之墟刀鋸戈矛之頃此其故何也易有之困者德之辨也小人之所爲快意于足下者惡知非天之所以愛之耶富平之去宵人無辭以自解足下去國彌遲公論彌著或彼著悔禍人心尚未死歟已矣已矣世禍與令名必不兩立願足下自信自愛海外鱗鴻甚希偶緣高比部之便苦欠拭淚草草不能文也見吾寸心耳足下有好音及僕耶僕將并此酹于徤墓前矣

## 啓嚴范先年兄



弟山居寥寂得兄手翰何啻空谷足音兼拜雅貺且感且愧兄何日晝錦耶弟杳不相聞足微慵僻弟被放後屢得北來相知云太原修郄而同鄉下石者借以口實其說甚詳然弟以此益感諸公高誼其愛我知我抑何深也弟記釋褐時與顧季信諸延之年兄相誓云日後不問升沉無忘初志十四年來種種幻化如鬼如魅即視二兄亦如外道如狂徒而弟猶幸不失本心不悖諸相知官去而我尚在竊以自信同

鄉諸公所以全弟者甚大感一也弟上有七十餘大母孤孀外大母老而益貧無聊弟得借丘壑餘日周旋二老人側寧以三公易邪諸公賜我更多矣感二也如此世界挂冠甚幸每慕張長公陶令之爲人今弟得借此長往四十乞休古來所希弟請先之爲處士而遂爲莽大夫而拙人顧自處謂何諛足下者必曰三公游歷九十壽考子孫科第綿綿顧視且莫之軀總歸于盡空花漚影於我何有弟年來頗解此味



不敢爲傖父道皆下石者有以成之感三也弟不敢附兄臭味弟所以得罪計必耳熟然弟亦不願聞其姓名唯願吾兄爲弟致謝已耳云云知兄多故然貧奉常不猶饒于山中人耶大噱讀黃廷翠書箴誨甚眞弟竊佩其意言行道行抱關可仕祿祿風塵祇爲鷄肋爲阿堵弟寧蹈東海耳丁郞高臥誠堅豈老黃尚未知我耶此又鄉人皮相者爲此說耳兄以何事暫歸何日報命恐無暇過我山齋一丘一壑弟頗老示俗人相別數年不知足下作何襟期求羊三徑未敢輕許兄來也

## 復周茂實吏部

弟自罪廢以來不以尺一通長安者十年矣仁丈不以疎節督過而有意吹噓之乎瑤函雲墜肝膽淋漓領楮間非鄙人所敢望也感感愧愧方今國是未定泰交無期賢士大夫身係朝野之重旦夕幾幸賜環而不可必得者幾何人門下乃爾垂盼于咄咄狂夫



哉感感愧愧昔魯連抗節于東海嵇康伸志于山公迹若過激然人各有能有不能昌黎亦非漫語也弟之謭陋無寸長可効而迂戇復跬步難前今頰毛種種矣即不自揣熱中少年場寧能白首效嚬貽老寡婦之誚乎門下以諸君子故推愛不倦然二十年孤踪傲癖即諸君子可問也若驕語巖穴而私託交知陰爲之地弟不其然舍親金孝廉之便草率附謝幷布區區統惟心照

啓章衡陽

二三年前有一瞽婦行丐王店李氏以米與之不受曰願得錢十文叩之故曰吾有主日責錢百文不足箠楚幾死曰若不飢乎曰免死足矣曰汝幼殘疾乎曰非也其人流涕嗚咽不能竟曰若何以異音曰吾故某街某人女也五六年前薄暮與羣兒戲水次見數丐兒曳一大龜小龜十數魚貫隨後羣兒嬉而聚觀之望其船有甚于此者相繼登舟數丐兒忽拏舟



去兒嘷隨以菓餌啖我未幾數十舟蟻聚分匿諸兒舟中如吾輩者種種往來如飛數日後以石灰水洗眼不愛箠楚萬狀洗至一月後以手影目前曰汝見否曰見洗如常曰不見以巨針剔之遂瞽又冬月以冷水置手足于內良久方出如是數十日手足麻木即以斧斷之男子慧者俱不免愚者瞽與跛各受一女子有姿者每夜輪奸如吾輩者皆貌陋而稍有知識者也語畢泣叩曰能救我則報我親族否且止問

故曰此曹幾千人力甚大神謀叵測不能破其黨吾聾粉矣李陰跡之小舟數百大舟內有儒冠而華服者其魁也遂發其事于府捕廳其魁陰行千金于一士夫府輕擬解兵道擬如府市人數千聚道前憤甚羣捽而殺之因截兵道旗竿遂復改擬杖死數人其舟鳥鼠散蓋此輩聚數百人所入不貲而又省饔餐之貲故力愈饒而聚散不測強竊兼行莫可踪跡二三年復有烏鎮事烏鎮情狀如王店爲李觀察臨川



先生所發陳公祖大創之稍快于王店是時城中有一士夫舟宿夜復有來誘其侍兒者云即此丐黨也聞錢塘江行劫萬松嶺短棍夜聚曉散出入詭秘三院司道府縣各衙門人役皆其腹心羽翼每有冢劫無不預爲彌縫此必有土豪爲謀主胥冠其一也劉尚書二孫女溺斃兩年日取三錢猶以爲不足復令錢塘追身價二十金何物丐兒力能赴按院誣告已經駁縣朦朧申息非有大神通何以至此使世間

盡如冠等則大明律買良爲娼及良賤爲婚二律可
廢也

啓姚笠川

昨見家叔傳示一友云云臧氏似有相疑之意夫臧
不佞妻黨也蔣祖母黨也顧渚兄又次兒岳太翁也
彼此至戚勢不得軒輊侍郎事不佞惟有持平而已
向嘗私評云蔣氏子孫復其祖宗墳地則可若以佔
字加臧不可顧渚兄爲令叔周旋可謂吾邑無蔣侍



郎謂侍郎爲無墳謂誌乘不足據不可若乃蔣生之
刻其賜塋與廢始末則蔣氏自爲計不待人從臾也
蔣生近館于弟方其剞劂時不敢謂不知然顧渚不
能禁其族人之鬭于山中不佞豈能必蔣生之卷舌
耶縉紳學校體面相當一則伸朝廷之故典一則軌
撫孤之至情日後月旦要歸實處不相妨也向顧渚
兄面語弟云蔣氏有所饋于弟弟欲有所答囑囑而
止事之公私饋之有無自有定評不必弟辨更以弘
紓捐館吾安忍負之地下而與其乃翁曉曉乎弟之
心事前與諸兄道之恐近更有借弟簸弄其間者丈
係兩家懿親幸婉致此私于顧渚兄天下事平心定
氣于平旦時易地審處之自無不可解者矣尊裁以
爲何如

啓閻公祖

敝邑最低者邑西官庄圩南湖圩馬蕩一帶邑東朱
渡橋以東九曲以北直至湖濱南自呂山而西午山



東北至和平三鄉圩東南跨塘橋至茅家滙連小梅
皆至今水淺數尺者門下曾一一親履其地乎其餘
素稱中壤者皆一片沮洳埸莫可舉耒也而半月以
前滔天之狀令人寒心流涕者未縣盡入于老公祖
之目雖然老公祖即據目今之狀能無沾襟乎近邑
左右間有新種者止近塘近山稍高處不能存十一
于千萬中顧浥爛之餘生機半稿小民稱貸與質大
戶買秋與境大約新秧田一畝費八錢近又苦旱即

令秋水不漲尚不敢望半收况有不可知者乎老公祖洞察民瘼情切痌瘝當無俟不佞喋喋覶不佞親見田野號呼親朋愁歎更慮此際災狀不明異日蠲賑無地流徙盜賊將四起不可收拾則催比莫施恐爲當事者重累是以力疾瑣瀆仰祈垂憐爲百萬生靈力陳此苦于兩院公祖門下功德當與鄭俠流民圖並傳千古矣薦不任涕泗哀懇之至

## 啓丁敬宇中丞



薦叨附世誼幾四十年若下距海上不十舍爾罪廢以來杜門株守無論摳衣函丈更不及以尺一通姓名也薦真非夫哉先大夫每誦句容之政輒嘆曰循良循良此奚必讓兩漢也而戊巳大賚全活數萬人白門坐鎮全活無辜數十萬人祿祿畏途不取者百不得一焉至于倒嚢傾囷隨地弘施世無兩也實心任事者百又不得一焉若乃苦心調劑人陰受德巳則任怨世無兩也伯父今之梁公哉去夏大浸桑梓岌岌乎揭竿起矣敝郡公百計拯援心力俱罄四顧踟蹰何啻三折肱薦自愧吾黨之不能爲伯父也縉紳者之不能人盡句容也感憤將事緬懷令德雖然伯父種種苦心縷縷芳規道路所不能傳頰舌所不能述者又不知幾也何日造請門下借堦前盈尺地一就正耶耿耿之懷積之數年敢以書上牢攄往率無當于有道又不敢爲貌言于長者之前惟伯父進而教之其頓首幸甚



## 啓王弘陽

去秋胡儀部北上曾附八行奉候不至浮沉耶伯父清標峻節茂實閎猷處則如千仞之鴻孤鶱雲表出則如九苞之羽覲耀士林違教十五年以來淵渟嶽峙更未易窺其涯也國是方新正人柄用掃陰霾而睹白日所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社稷蒼生安危之勢良重顧不佞竊有杞憂焉今天下宜分邪正不宜分南北廓其度平其衡則照以疏脈理無我以昭大

公令君子不爲小人所傾又令願爲君子者翹然常有自堅自奮之意不爲小人所中又令小人而巧附君子與巧詆君子者灰心咋舌而不敢常試其奸此廟堂第一義也責在乎伯父矣元薦瓠落半生宦情彌淡三畝之宅數卷之書頗足株守藉大君子餘芬或不至墮落以勉附考槃獨寤之義即願足矣仰冀幹旋之業泰道之亨衆正彙征邦本鞏固元薦即蝬伏一丘乎北向不勝頓首幸甚



復孟夙兄

久不接手教懷想可言九月晦日得兄近翰兼拜秋仲寄書恍如面對兄清標實政上下交爭名者衆口之的弟早已慮之彼以詐吾以誠彼以巧吾以拙彼以動吾以靜彼以亢吾以謙退其他升沉得失一切視之不必介介也弟荒政議中止據所聞述兄金堤一事兄從何知之與夙當改作濟水近歸安公爲弟將付梓容俟入覲者寄兄耳兄不必作歸計亦不必以逋負入胸中但淡泊節省去一切葛藤不斷事勿輕做便自足完債兄以爲何如弟久不作長安夢近更看得瀟洒直截世上儘多聰明男子却信得人事一邊不信得向上一層所以輸却弟弟老矣任人笑我迂漫無用安能塗抹面孔爭名少年場乎報國心終是不敢灰從來未有苟且就功名的聖賢吾輩箇箇說禪至此却不解機緣二字弟竊笑之悲之忠信自守是風波中定盤針世間誰禍誰福吾不能知也



弟與足下俱半百人矣苦海無邊回首是岸郎君終是高品但不入時俗去却病痛連根基也斲喪吾不以彼易此也弟四子漸長矣大者十三歲有志頗肯讀書資亦中中叔季差英爽近賜內子近將坐草法當得雄日者云明年復應有子勉爲善是弟傳子孫的家當貧非所計也聲遠覺衰弟山中菟裘成當延之作老伴已許我矣足下從臾之玄白數奇令人流涕吾婿想不後人吾女已畜髮慧而不解事弟不暇

作女師總聽之而已

啓段劉二黄門

今天下之亂原在小民亡聊撫養小民莫親于守令吏治所以不振在清議不明清議不明則孤介者不能與墨吏爭勝守法者不得與朋葦爭勝西門豹云臣爲君守節君奪臣璽臣爲左右守節而君賞臣千載而下讀之令人流涕近世如石崑玉之守蘇執法不撓得罪茂苑公敢于下石者負時望之李淶也說



者以爲周應鰲得銓部則石之黜宜矣公論稍伸仍借盟運圉之何以伸豪傑之氣王貽德之守安吉守嘉興皆以苦節稱佃劉梟司者二十年而不得超擢所嘗者縱騎詔獄滋味耳瞿汝稷之清眞簡靜翛然塵表無論任子即甲科中希遘也止于都轉運陳幼學之守湖州以氷櫱之操運霹靂手救荒而數千艘之米一時雲集七十里之東塘百世永賴七郡赤子得免流離道殣者誰之功也而豪強側目有力者陰從中媒菲是爲骫法不逞者報仇也至如沈應奎之守裕州跨塞衛于千里一盤之中具畚鍤于沮洳蒿萊之場化瘠土爲沃壤借治田爲賑濟萬家尸祝一方利賴王在公之知高苑清而不苛以慈行法築堤捍海至身寢堤上七十晝夜而一城五十萬生靈得免魚腹此近世之循吏恐渤海中牟不能出其右一時撫按雖已薦擢恐終以資格故不能破尋常之格大加超擢以風厲海內耳當今上下虛文相蒙一切



以苟且塞責非有豪傑之士獨持公道則耳目不新耳目不新則數十年積習必不能一朝而破是在大君子加之意而已

再啓劉夢胥

弟發書後復得兄手教三復之悵然有味乎爲交搆者所激之一言也苦心哉誰爲兄亮者乎弟于淮上公原未識面獨以除陳增程守訓足以落貂璫之膽而保障江南北功大心苦宜破常格待之以作豪傑

任事之氣若伍寧方公原是我輩人徵詞定品與此老商訂甚確吾兩人未嘗不互許可也訂段幻然者至坐以數千贓此說信否此不獨係名節恐于臺省諸建言體面所損甚大夫詆伯夷者必揑以貪此近日創子手也兄見之豈無寒心乎昔陳莊靖公瓚爲新鄭所逐人有嘗新鄭之守怏公者公慼然曰新鄭故不貪前輩之平心如此宋人謂朝廷未嘗殺僇士大夫此事不可令人主手滑弟亦謂今日不可令小



人口滑弟之呶呶不獨爲段也兄疏已發矣宜稍靜以待公論之自定南中諫垣執牛耳者唯兄與幻然兄一去則明年內計誰爲執持者兄萬萬不宜去錢鄧及幻然辨疏兄前後辨疏俱乞擲下山人如井蛙不知箇中情狀故也兄能以弟之言而升幻然兄各出肝膽剖藩籬而消嫌隙大是上策不然平心定氣靜以察之不爲兩家交搆增添口語以起風波不失爲中策君子同朝事主當論其違者大者藺相如之所以服廉將軍也弟受兄特達之知敢以褻言相激與日事定論定方知鄙言非孟浪耳沈司馬一宗兄論何曾枉瀾砥柱弟決志考槃已自得趣一念發憤斷不爲鷄肋起念兄知我者幸賜採擇然弗輕示人也

復夏冲寰兄

弟少無宦情亦自量非用世之具也清夢不入長安者十五年矣向答周茂實選部云出處本自心盟若



驕語巖穴而暗託相知爲出山計弟不敢作此活套也唯足下知我心耳此一段衷曲吾兄所素諒者承諭兄之委曲獎借存憶丈之多方推轂千古高誼弟非木石寧不感刻弟弟之不可出者有三一則長安棋局愈巧愈棼駭機伏弩令人應接不暇以知角知以奇鬭奇千門萬戶何有窮已此亡論人理即天道亦不許一種殺機會須毒發弟五十老矣清畏山中僅可自完安能塗抹入少年場乎一則先慈扉沒以

病母見託今八十一歲矣旣孤且貧旦夕相倚爲命毋誤聞弟起官便流涕被面曰兒去老媼死矣弟思之無陳情之例而苦甚于令伯中間又有難處不可以頰舌盡者弟若絕稀而出萬一有不可知之事枉却十五年縻下與日何以報先安人一則長兒已就塾師學作舉子業弟卽不自量與其奔走風塵何如杜門課子四子中有一人堪續書香便勝三公矣人生無百年業已去其半近裏著已還須熟籌又況海



內高賢如顧涇陽鄒吉水陳鄱陽遠東昌何晉江趙高邑王廣安皆弟所北面者皆無賜環之期又如吾郡相知仁丈之潛修淵蓄大復丈之勁節清標並賦考槃弟獨何顏敢厠前茅仁丈亦以弟非貌言乎弟頃會陳筠老始知存憶丈方舟同歸弟心服此舉昔人以處爲遠志良非虛語時局甚險局外觀之滋味更長更穩幸以鄙意質之存憶丈并謝知己

啓范晞陽

薦廷慙寡諧自甘淪弃十載杜門其于臺下形跡未敷敷也大君子浣濯于羿縻之日援手于羣喙嘐哆之中且出未扼龍光猥勤齒頰孤悰傲骨何所當于豪傑而臭味之昔人不以九遷之榮千金之贈易一知己薦之受知于臺下也更奇且滾日夕思之且感且奮且愧且泣何者誠難乎其爲報也恭諗臺下清標勁節卓識閎猷澈澤流于兩浙鴻名高于雙天子聡焉求舊乃斬一中丞之節樞筦之席至今振衣



自嶽汜羽儀于九霄此士論所爲不平中外相共延佇以臺下出處卜世道安危者也薦何人斯濫膺新命豈臺下獎借逾涯遂令飾娛婣于鉛華進凡卉于蘭渧耶區區一官久已鷄肋自念報恩酬知無計可以自展而險巇世徑又不敢易其二十五年面目以俛仰末路大君子何以指南之檄勸寸裁肅將積悃不以虛儀縟節仰溷記室者知臺下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 啓陳思崗

白岳之會弟擬于人日前西發而爲中丈賓王所阻其詳賓王能口之吾輩相會不獨爲交情舉足便多避忌此亦末世景象悵怏何可言老兄近况如何當路推轂甚急想出山之期不遠弟此出大是危機以微陽介于羣陰中左顧右盼盡是戈戟老兄若同在長安弟便有所依歸矣望之望之弟初念頗多憤激近諸相知更以輕發見規力挫其鋭老兄何以敎我



目前衣冠各分黨與中間有一路弄巧人又思借收漁人之利其奸更甚弟恐衣冠龍戰方始又必有一番調停議論一調停則小人必勝而君子詘矣夫躬自厚君子所以自處也以善養人君子所以陶冶一世之本懷也若欲降氣以聯屬小人是金銀銅鐵可混爲一器必不得之數也大學秦誓章聖人亘有深意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老兄于局外靜觀時局必有憤然動色毅然獨持處近來邪正線索弟尚未盡貫串幸老兄密開一單覓一便見示弟秋冬思索一差暫作歸計匡廬白岳必不敢負初盟更恐弟歸兄且出耳耿耿不盡臨言臨風悵然神往弟所致赤石兄書兄幸彼此合觀之

## 啓吳中卿

夙附臭味愧未及登龍請益不獨負知已抑且爲山靈所笑入都來日坐口語中欵焉裁候仁兄儼然使命之辱侑以大貺龍蒨雲天矣感哉感哉三復來諭



語語肝鬲更深中弟膏肓敢不佩服雖然弟竊有請焉年來士氣摧折極矣當風波震撼中事機决裂之際當局者已矣旁觀者一切掉臂不顧曰此非吾事也則天下將大壞而不可收拾故言者當究此念從何處起苟爲世道人心即與乍見孺子一念同雖欲遏抑之而不可得也盛世事功即議論末季即議論爲事功叩馬之諫何曾留商出師二表何曾存漢然而一段至誠心慷慨于涕淚憤懣淋漓于寸管尺牘

間較然揭日月而行便足槩九鼎若待後世追論名垂青史便落第二義矣弟嘗謬謂分宜之死死于楊忠愍江陵之匏落于丁丑冬寧待西市之行癸未之籍沒故吾輩患不誠心患不當機成敗利鈍止就一身論功固在天下不必後世而後見也年來衣冠看得三尺之綬重于此身一經摧折其氣便終身不振從來出山人往往成就一老成和平之局吳時來王用汲當初何等雄心勁氣一念倒塌盡喪生平當路



者亦往往以不肖之心窺吾輩弟不揆竊欲為吾黨一洗此耻若鹵莽滅裂之病從來有之更須檢點名根亦自不免不敢為知己欺必欲待事權到手萬一事權不可必豈不當面蹉過仁兄沈毅深邃有特見有大作用幸深繹芻蕘之言如更有所以進我不妨直示也蓋弟原非體面學問爾大計一事幾欲翻局即賢者亦將破臉皮為小人地勢岌岌矣兄不入長安不知此中情狀弟呶呶之口卻不為一身計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馬牛一切任之而已仁兄試問鮑衷丈知弟一片熱腸也冗次草草不盡弟秋初索歸矣倘輶軒至潞河直沽尚圖握手一傾倒耳

啓柳賡虞年兄

弟不奉清揚十六年矣兄杜門玄修如藐姑射仙人白髯老曹郎不向烏蠻驛中料理肥羜酪酒輙大嚼颼颼與諸少年爭真所謂不合時宜朱雲梅福張禹



孔光千載後是非自在聞兄與沈太史苦為弟解嘲弟正謂勝負不在眉睫也亟欲走謁以請告不敢跬步登岸兄有意過我乎弟敬停橈以待

啓沈懷槎兄

仁兄玉體如何固元陽養胃氣此是要義仁兄弗迂視弟言也長安乏醫勿藥為妥弟三月後行矣仁兄砥柱中流百凡自愛自堅近來多口致邪正莫辨弟所信者從國家起念為君子從私交起念為小人即

私交中從意氣識見起念者卽偏亦不失爲君子從官上起念爲小人清謹篤厚爲君子浮薄恣肆爲小人孤立株守爲君子廣交圓通閃爍不定爲小人仁兄胸中必有特裁弟去國之人不勝憤激不覺噭噭于知己耳有懷耿耿不盡

啓陳楚老年伯

薦迂戇世所嗤爲風波之民者也伯父以猶子之誼俯而訓育之有年矣去歲再起再躓而薦固守其愚



安託獨立不懼之義葢天下之亂浸尋極矣假令人盡首鼠誰爲縣官持清議守三尺者薦嘗與陳筠塘先生定盟兩心私自許聞伯父最愛陳先生倘或不以薦之愚見弃故敢吐其區區夫河與漕患孔棘矣薦猶以爲此末疾耳當今之患莫大乎朝廷無紀綱衣冠鮮廉耻非大豪傑正色彈壓必不足以振士大夫之氣而砥其潰敗決裂之勢聖明求舊行以此委重伯父伯父安得僅以恭褢自效已耶薦讀書山中退有餘地不勝杞憂殘恤且幸伯父之內召有期也檄申末議伯父得無唉之曰孺子猶然故態耶

復李夢白方伯

昨于南潯兄許兩得臺下手敎種種肝鬲垂情鄙人者何篤摯也使旣之辱千里勤施長惡開緘娓娓雄談頓令病廢之夫慨然而起臺下高誼直逼古人顧不佞何以爲報耶臺下閎猷淵蓄年栽出于微柔庖解動中窾會開府秉鉞匪朝伊夕悠悠之口適見其



不知量爾時局紛紜門戶角勝揆地重任近將作一書帕各私所親其排擊處想見其所擁戴卽此便別君子小人總之持世柄者亟矯其極重而不可返者爲扶危要劑收其頹靡而不可振懲其恣睢而無忌憚者爲調羮妙手韓魏公包孝肅正色立于朝堂三日而海內不敢覩者未之有也秦楚大閧不從書院起[illegible]妖書發難時首罹不測者金沙也攘臂南中上書政府逢四明之怒不顧者南潯也昌言四明之[illegible]

申江夏于鼎祖卩舌中者東林也浙人本與秦楚爲伍秦楚何緣忽二目前交剌何緣與最初途徑迥別其故不可解也楚中特立者獨臺下與梅長公陳石泓耳中間簸弄情狀臺下幸示其詳極知臺下保護金沙甬滸必多苦心故敢布其區區弟杜門却掃傲骨益堅挂冠以謝羣小高枕以觀時變退有餘地近并恤緯一念亦覺灰冷死後將一腔熱血訴之太祖太宗之前或可免鐵杖則幸矣



啓吳白雪公祖

德星賁臨吳興不三日而凋敝之區神叢之窟變幻不可方物之人情蔬然不可振刷之綱紀一旦耳目鼎新豈隨車風雨固有所以洗滌之與李光弼一至軍中旌旗改色機微乎神哉天下事尚猶可爲存乎人而已不佞薦偃臥山椒恨不得從父老子弟後一望丰采日久飫聆輿誦輒南向手額稱賀微獨爲大父母賀爲七邑人士賀也屬有狗馬之嫌杜門掃軌幾三閱歲矣硜硜之癖抑或有道者不弃乎

啓馮公祖文翁

元薦生平竊浮慕海內賢豪長者不辭執鞭幸不至爲有道所唾弃附世誼四十餘年而不得一望清光即尺牘缺如門墻元薦幾非夫哉雖然嘗讀弇州公所爲京兆父子忠孝傳而艶世德之渡且長也已讀易解諸篇而服伯父玄詣益不獨以文章名家者射陽劉靜之今之郭有道也意不可一世而每心折于



伯父元薦蹣跚滋甚客舫無歲不抵金閶以爲雲間去此百里而遥盍跬步而失之伯父即或寬其踈節薦其何辭以自解茲者家季父應謨備下吏之末辱伯父眄睞十百恒謂此曾大父以下世世啣戢者也元薦且感且愧肅將束脩之敬通姓名于下執事以謝二十年踈曠之辠惟台慈鑒存之薦之迂狂世所鼎祖以早挂冠爲快既不能爲子光之痛又不敢比內史之蒽倘徽寵靈以稍逭清議某頓首幸甚惟伯

父進而教之

啓游肩生父母

臧生道範向荷甄培去歲爲保給舍弟丁元壽至于降青此父母所最垂憐者張玄中公祖亦許以從容代白益王公祖行法之始即心知臧生寃者亦未敢申辨近聞王公祖榮擢正當解網之時不佞敢再布悃門下廩生混結相沿已久親友子弟至有不問本生晴爲遞結者臧與寒門累代姻婭元壽之父司理



滇南臨別以舍弟相託道範廹于親誼實非受賄敢犯明禁也道範檢呈在四月十三郡邑文卷可查而事發在十九此通庠所共知者王公祖之于青衿不啻親子弟即其人至不肖身犴文網尚思曲爲開釋道範所犯情有可原其檢舉正合自首免罪之律貧生籍廩餼以俯仰所關身命甚重况其才名素著青雲可望者乎不佞爲舍弟乞憐則私情爲臧生鳴寃則私中之公伏乞秀曲垂仁力賜湔雪豈獨臧生與寒門之感亦所以貽王公祖平刑之政也

啓孟連洙中丞

辛亥之役以獲覲清光爲出山一大幸恨不及信宿請益也泰岳在望覿面而失之萬其非夫哉雖然藨困心知先生不以鄙衆畜我也杜門怨怨三載矣廢性難馴久無夢入長安顧杞憂嫠恤妄不自安于時局先生高標峻節嘗之九苞之鳳翱翔千仞一旦翔巽明庭天下靡不翹首延佇又譬之砥柱擎天屹焉



于震撼洶湃中有覩低佪相顧駭愕失措而坐鎭其上者淵乎漠乎不一動聲色其素所蓄積厚也泰越人之生死人不在刀匕而在察脉先生今之秦越人也試脉今日之受病何在天子神聖即深居高拱常運不測之聰明于耳目外其意指有確乎不可拔者此千載一時也而當宁諸公方哆口門戶不暇爲縣官計即門戶亦無難解先生試察其窾會何所偏重何處乎蓋自四明之甘心于歸德也而癸卯以後風

波陁作蹊徑紛岐崑宣閩粵支流蔓衍江夏淚而楚人連衡于齊浙人敗而行成于楚其悁忿而與之抗者秦晉泰人之始不快于東林也以救淮撫東林之挑釁于四明也爲江夏不平于奴書中間離合之端先生曾熟察其故歟葢均之乎門戶也而東林獨受其名何歟夫淸議所共不平者大約有五楚獄之覆盜也科貢之決裂也計典之反覆于同事也滇撫之失刑也御史大夫之以勘屬吏逐也言者鬱鬱而當



塗妄揣以爲端自東林發所爲駕罪東林者曰保貪曰遐執朝政夫今日之政壞于山林歟抑壞于閣部臺省歟救淮者之爲保貪較之陰護四明暘庇崑宣慫行報復者抑或有間歟假令移四明崑宣罪案于東林于淮撫諸臺省所攘臂聲討作何狀歟又令移東林諸君子之生平及淮撫保障之功于劉王喬之徒推輓寧餘遺力歟平旦捫心能無怳然自失者歟論者曰東林分朋太刻流爲申韓竊以爲今日之患

患不申韓爾葢議論紛嚣起于是非不明是非不明起于名實不覈名實不覈則功罪不定功罪不定則廉耻道微而紀綱日頹廉夫廉耻與紀綱交喪則邪說轉熾今之操事權而姑爲調停之說者猶之乎豢虎而妄冀其馴擾萬一也不殺人不止昔公孫僑之于鄭孔明之于蜀王景略之于秦皆以申韓致治即魯司寇爲政七日而尸少正卯于朝豈神聖不能包荒直爲此憯礉哉假令兩觀之誅不先則尼父微獨



不安其位聖賢豪傑于治亂安危邪正消長之幾必先阨其吭而爭衡于晷刻肯踐閒苦心哉寥寥千載尼父不能喻意于及門之賜況下者乎漢唐而後唯韓魏公庶幾焉今之能爲韓魏公者唯先生而目前之事大壞極弊甚于宋之元豐狂生不自量敢進其芻蕘夫靜觀域外者其心必虛其氣必平一切諂訑之口必不入是以及先生之未入朝也而請政于左右先生倘賜採擇不以葑菲弃之唯命抑或以豎儒

無當而麾之亦唯命薦臨楮主臣死罪死罪

啓太常胡慕東

薦懇夫也世方鼎沮相向翁丈㚘昧而奬借之握手論心矢盟歲寒弟迄今耿耿也翁丈碩望積資正人赤幟猥以吾黨故横罹多口語不云乎不容然後見夫子不容何病翁丈足自信巳薦之首務難皮相者曰夫夫以崑宣爲死虎而拳之耳乃今而知其方負



𡖖且窮奇檮杌也雖然使天下皆知其爲窮奇檮杌薦即長厥亦有餘榮張選君度可以出乎出則豪傑也而子子乎其難不出事且横決其奈之何樹人之計莫重考選莫急起廢拔淹天下有用一人焉可以當數十人用數十人焉不可以當一人拔一人焉而天下爭奮拔數十人焉而見者目爲故事耳其際微矣當今世而可以爭奇扼要者有三曰識曰畧曰膽而尤不可無品張使君具隻眼者也自足辦此薦之𠰥𠰥所謂信于知巳耳翁丈幸裁示

啓史直指蓮勺

弟與仁丈平生未數數也一旦捐成心而平之于大道非豪傑能乎哉豫章存日者至關中具道一御史貧幾不能立門戸弟詭何之曰史史不能舉其名授以仕籍知其爲吾丈弟喜躍歸語劉靜之靜之撫掌稱快當兹汶汶世界肝膽節槩如吾丈尚何問猖狺之吠哉乃若先施之辱高誼炳炳弟不敢忘然于吾兄餘事矣山中數年莊生所謂六月息者也平生習



氣習心借以前風波以自磨礪卽良朋不啻弟竊有志焉而未能仁丈其苦心于斯乎幸舉以交勗世局之病直是無可下手唯有收歛孤陽靜觀時變而巳千里相思筆不盡意願言珍重珍重劉本儒丈近晤大佳大佳

啓盛太史賜灣世兄

向于家叔許讀手札拜佳貺丈之篤世誼天性也而獨于弟尤摯且在風波震撼時弟何敢當何敢當時

局變幻不知所底弟幸逃世網而安自託于踰垣鑿坯者流私心甚幸聞翁丈抑且請告何哉莊生所謂六月息者耶物情之變幾事之敹操縱吐茹之宜善敗失得之林虛中考鏡局外靜觀異日旋轉之業厚蓄而潑植之一旦雲行雨施德行化光翁丈其有潑心乎其有潑心乎

啓馬六初

弟生平無他長惟較然不欺硜然自守一念可以不



負知己弟向者力薦劉練江兄于當宁練江又力薦劉大行念臺于弟練江死且數年劉念臺出而存如綫公論于天下念臺不負練江練江不負弟弟不負朝廷生死出處總是一般弟所自信爲較然硜然者也仁兄其謂我何

啓李景渠

令孫世丈枉重兼拜手教潑例長者之惓惓也迂愚之夫獎借逾分小子何敢當何敢當襄陽初政便作

放膽文一生清脩播地想其桑梓譔之甚哉人不可無友友不可不愼也年例潘之辯必以楚宗可以斷僇年例張篤敬必以科場可以貨取年例宋槃必謂計典可以反覆首鼠考選之單河南道不得與聞是都察院可以裁華臺下試以局外平心校勘是非自當了然今人動以門戶箝人口易不云乎方以類聚有君子小人則必有類有類則必有門戶但宜辨邪正不宜攻門戶攻門戶者其人亦在門戶中何得藉



口中立也世之託言中立者尚恐其認子莫爲執中借鄉愿爲中行何況四明崑宣之黨敢爾奴奴戕翮楚獄勢必及四明論科場勢必及宣城又安得以往事爲解也孫少宗伯至以楚宗之釋號箝之勘席未煖而見逐是舉國皆四明宣城之黨而後安其位也王法天理至此澌滅盡矣小人不足惜至東林中人更有陽標道學之名陰爲羣小與主齎其師友而不顧者不佞不敢舉其名臺下靜觀而默識之凡夙負

時望初出山而爲奸黨所擁戴者其人可知也講學
只依程朱做官只依大明律反此者隨他談玄說妙
總屬小人無忌憚耳不佞株守山中自分三緘可以
終老獨世道一念痛痒輒自相關不覺吐露于知已
聚名實以申淸議滌氛翳而朗乾坤此大君子作用
也伏惟裁幸臺下出山後不敢尺牘相溷矣主臣主
臣

啓張從雲



憶昔追隨研席攘臂千秋社中咸謂丁生狂丁生亦
自謂狂轉盻三十餘年弟皤然老矣落魄畏途骯髒
無所損益于世而輩上諸君方銳兵相攻若一敵國
靑史具在弟儆然不顧也仁兄勁節高標資深蘭省
望隆九列如籛之卩何能爲賢者輕重益見世道之
不可爲耳桐川去敝邑不三舍弟偃卧山椒等于井
蛙敝門人董生娓娓頌明德不容卩始知輶軒自方
冬莅止抑且假道敝里而弟杳不聞也嵩佇代荊[illegible]

下耿耿有懷百不盡一明春弟或假祠山之靈圖一
傾倒或仁兄以謁中丞之便先期訂盟弟當方舟茗
雪斗酒相勞良晤當不遠耳

啓郭中丞

追惟甲戌之際薦以行役重于郵吏臺下方疏豈弟
之澤蜚神明之譽而薦幸挹淸芬聆珠玉仰窺閎抱
萬一屈指今二十年矣自惟孤踪懸卩十九靑山雙
鯉久缺如下執事臺下猶記憶昔年骯髒舍人乎方



今國是紛紜方隅多故而遼左乘困憊之餘當方張
之勢天子眺焉東顧假重節鉞汾陽之鎭朔方晉公
之征淮蔡未足方其重也壯猶石畫必且迥出耳目
議論外上爲神京固籓籬下爲孱卒舒肩賤之困中
外方拭目以觀大豪傑作用良非書生所能測識也

啓邵府尊

台旌賁臨七邑父老舉手加額願一望見大父母顏
色不佞巖棲數年矣狗馬自憐無能負弩矢前驅又

不及一附賀客之塵竊用耿耿私心所爲大父母賀
者更出諸衣冠外敝郡夙稱澤國然名公鉅卿聲施
昭代者率借敝郡爲嚆矢麻城以勛勑樹伐餘于以
崧勛蜚聲盟城矢志于特操夏津坐鎮于晝一梁谿
遺澤于保釐景陵流韻于濟違遠者甘棠近者口碑
兼之者其明使君乎李光嗣一至軍中旌旗改色有
先之者矣明使君席未煖而薦敢以此賀信其所爲
先之者也不腆之贄合諸宗青衿九頓堦下代布縷



縷惟大父母畧其疎節也而俯鑒其誠焉薦主臣主
臣

啓何武莪

年來封事日繁群喙雜遝有自附公論而天下人弗
予也亦有衆所共排而公論終不容抹殺者顧最初
一念謂何耳臺下近日一疏將嗝虎之鬚逄英主之
怒明目張膽安國本于杌棿消羣邪于震撼功在社
稷名著旂常壯哉壯哉錢啓丈指爲四十年來第一

疏良不虛也追憶臺下釋褐後洒潟而報先公之仇
衆謂已甚不佞正色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茲者
犯難而請劍人又有議之者不佞正色曰攻戚畹者
爲非則陰操戈于王比部者是耶今之忠乃所以成
昔之孝此子胥所不能兼者也廻翔青瑣不爲榮甦
抑外臺價重千古矣不佞懇夫也夙附肺腑竊有餘
艷敢以爲賀

啓徐胤開



僕年來爲婚嫁板築所苦空囊不及曩夙昔之盟屢
欲一候太夫人而足下移居差遠僕一病幾不起冉
冉醫上以此疎節想足下亦聞之也所論僕不敢聞
命足下所以弃桑梓離高堂北游者以餬穀難也獨
不知長安人情其難更十百桑梓乎韓太僕與尊公
世好孟夙向且阻足下況其他疎遠者乎熊黃門待
旨未下杜門株守即敝邑舊相知毫不相援況于足
下無半面之素遽作曹丘生乎僕與尊公交三十年

矣彼此所以相信者硜硜一念也與世既不合弃官
而歸蟄伏山中數年即兒輩試事毫不敢干於當道
安能向長安貴人爲足下作此未同之緣乎僕以愛
尊公者望足下不得不以尊公夙所自守者爲足下
誦之諺云館在館中言不必外求也足下但退傚尊
公所以自處所以事親所以待朋友敦本務實守已
讀書聞風慕義者自當千里幣聘不然即假貴人齒
頰何能爲足下重又況僕風波之民乎若延太夫人



餼弼不繼此朋友之罪也雖然在朋友不可以負尊
公在足下養親當思所以爲竭力計古人筆耕良有
味也僕受知尊公甚深愛足下殊切故敢以衷言進
願足下錄一紙寄孟夙見吾輩愛人以德不以姑息
即以此焚于尊公墓前見僕區區之懷必不惜數行
而負通家世好也幸足下深思之深思之

啓王止老

台旌入浙弟自擬具八行當倣浮雲之駐十九青山

于人世往來久已屏絕遂以嬾自寬更恐風波之民
或以形跡重爲知己累擱管輒逡巡中止非敢自外
有道也臺下正色臺端人倫冠冕名高詩劍氣重埋
輪種種封事至今膾炙人口九廟有靈寧使天台雁
蕩之間久羈節鉞哉弟于天時人事反覆靜觀物極
必返諒不爽也去秋王孟夙弃官歸扶笻華頂大爲
吾黨吐氣今棲真兩天目業已別妻子爲終焉計矣
吾鄉朱司成計續孟夙勝游弟遂勃勃不禁獨往之



興且欲乘便一至江心寺入閩再憇武夷野人冠服
恐未敢走謁使君使君有意故人乎第假我郵符足
矣

啓周右華公祖

浙西三郡徼寵于大父母者三而吳興私其二益祈
避哉昔廉將軍既老他適輒思用趙人大父母之于
莒得無類是乎凡我人士歌孔邇而誦甘棠者又可
知也况叨附籍末妄託三十年昆季如鷹者乎台旌

蒞郡薦方叟伏山巾竊聞父老子弟焚香手額負蹦矢前驅願見之誠甚于飢渴所以磑磑株守不敢踰一舍地而仰溷執事者一則以狗馬病不入郡城者六閲歲矣仰恃言公在上妄堅于羽之誼抑所謂伸于知巳者耶

啓史鶴亭年伯

小子薦叨附世誼之末者幾五十年矣追惟乙酉再附長公後塵意外風波至今思之驚魂尚未定也先



生碩望積貧中外傾注長公英標鋭頴士林推轂三十年來未有泣血相明者天乎人耶令人扼腕雖然詞林時局與畏途嶮巇較之壬癸以前另一世界矣東山之暇靜觀逖覽且長公研精明理一切解脱其肯以此易彼乎小子犯憊寡諧誓不敢以一官縮哦三寸管然孤踪傲骨時時在人鼎俎中偃伏山阿且爲終焉計矣年來多病兼苦向禽之累寵光在望竟不及一渡羅刹摳趨函丈耿耿寸心我勞如何

上劉李公啓

門下神明豈弟直節清標口碑嘖嘖至汪度熱腸奬進士類士㒃㒃願出其門者不啻鳥之投林魚之赴壑僕所見聞強半單赤孤寒非敢爲佞也茲者遺才試迫矣僕敢有一言之獻夫遺才者士所恃爲背一之戰而當事者以爲強弩之末抑且廹于時日調劑上下而常恐不盡饜其意竊爲當事者苦之雖然亦有以士之苦上聞者乎嘔心瀝血屈首三年數奇一



戰而北且請再氣彌厲志彌詘日夕對父母妻子幾無以施眉目其次寄俯仰于館穀覬幸學使者矜憐借紙尾餘隙一挂姓名爲來歲卑比其計至無聊然而歌鹿鳴者往往十四故進取一念卽庸庸不遽自灰而况上此者乎且遺才之以名收者二前道與覲風之三名以前也屈指而四五人矣合兩臺更四五人矣其餘能幾而又竿牘之紛遝也傳遞傾倚之巧幻也悍然與嘔心瀝血者鬪捷寒士幾無路矣當事

者念及此能無戄然起惘然不安席乎或曰苕士方歲考學使者具隻眼加意蒐羅遺珠之歎或亦無幾僕憶乙卯之試吳使君名能知人比于漢河南守偶失一馮生銓轉眄㬋然兩浙矣去歲遺童乞試者再最後十四生翩翩多奇秀徼門下破格斡旋何緣一面學使者學使者且詫且喜恨相見晩顧安知青衿巾不更有懷瑾握瑜不及一見學使者乎而又何止十四人哉僕妄意欲伸諸生之氣而服其心必先孤



寒欲振孤寒莫若覈名實而寬其限數夫士之名往往爲巧有力者所攫古稱民譽最可味也苦校閱之煩莫若嚴其試試嚴前所云傳遞代倩者左右不得售其奸而眞才易以自見若取數學使者所自爲爾其究不過增號舍十一而巳狂夫之言或抑可以備採擇乎僕塞兌十年敢以此呶呶又輙敢告之門下者士之倚重門下甚切非門下不能爲諸生吐氣自學使者以下各邑父母而上唯門下可以逼其精神

左提右挈反覆手間衙門下寧惜一頰舌不爲諸生造命耶李及泉先生有言吾守吳與六年精神在諸生十九施龍江公守毘陵作與諸青衿眞若子弟一代偉人皆出門墻數十年來至今誦義無窮僕之呶呶不獨爲諸生爲門下廣樹桃李令誦義數十年後故不厭煩瀆伏惟裁幸

### 啓洪桂渚

吳恒初公祖令歸安時弟以剛直謬託臭味令入越



不敢胥謁恐以黨人累知己也兄幸爲我致意陳恭介太宰身後任子幸借祿養其次子向攜小艇過訪至不能蔽風雨弟私心憐重之亡何謝世其孫諸生本進貧困更甚于父冬盡不能具緼袍足有敗屐面多菜色張空拳膳寡母幼弟及外祖父母岌岌乎鄰溝壑矣弟慨然傷之至于沾襟嗟乎廉吏安可爲也不知吳公祖肯仗義破格一振其窮乎非得良田三十畝即稍醫目前瘡心不能久若當道加意曲處似

無難者雪中之炭微大豪傑必不能發大願力非勝人于此時向人開口弟亦自哂不達時宜雖然非吾輩二三相知又將誰告哉願兄相機致之其濟恭介之靈也弟不任德不濟耶以盡吾心已矣

復于中父

開兄近復嘔血漩以爲念讀手札知已霍然甚慰弟辱兄肝膽交謬以古人相期許荏苒三十年自愧墮落儒與禪兩不成局卽方之古節俠了無措足處種



種罪業平旦捫心凜凜汗背直腸懟口自是本色適當落魄中目擊物情變態多傷心之感遂爾開罪于兄然非負心人也願兄追思吾兩人定交初念以古道相砥礪一切意氣自平嫌疑頓釋卽生死去來浩然洒然弟之愛兄未必不勝於唯諾逢迎者也美疢滋毒藥石生我惟兄淺思之

啓趙兵公

近來米價湧貴攘奪公行仰邀寵靈幸有秋矣獨法紀凌夷廉耻道喪安吉財豪敢于綱弔其西席重抶二十如官刑長興徽商強占貧士基屋毒毆再三至于頷落額破三孔流血浹旬不止此二百四十年罕有之變也一則以本州曲庇一則以縉紳居間致令通學攘臂幾釀大禍當事者尚在疑信間倘士氣稍伸不敢遽干憲臺萬不得已未有不號呼籲天者恃愛先以輿論寄聞伏惟電燭嚴批解報或行有司之公清不受竿牘者如歸安孝豐二父母法在必行此



高皇帝之靈而孔夫子之幸也歸安夙有聲于苕上孝豐僻居萬山且以鄉科起家其一段苦節愛民種種實政有以聞于臺下者乎不佞寒允十年矣不遇知已不敢發憤臺下得無以狂夫故態見哂耶寃帖并上杜公祖啓附覽

報顧沐之

吾兄當倥偬束裝猶不忘故人耶卽此一念已超然世塵矣且隹刻佳貺種種拜賜感謝可言耶君英才

奇氣光彩陸離譬之雙龍之劍上貫星斗三復之恍然自失弟更有餘感焉有餘思焉世之剸刃東林者不遺餘力獨不能淬先生之名而天且以其未竟之奇發之後人濟濟純純吾輩立身患不眞爾眞則未有不昌大而引伸之者也彼首鼠前却者能不汗顏先生才氣雄視千古恂恂若處子若寒素即其晚年著述愈淡愈淡冲乎其有餘味也養之至也先生壁立千仞其一念與人爲善盎然春溫汪乎海涵眞切



委曲不啻若自口出者厚之至也先生視弟輩眞小人哉其相愛相成三十餘年之誨有至今不敢忘至兄及郎君捷報至弟不覺喜極涕零嘗此無天無日之時天道有必不可爽者願同志中猛力自堅自廣也敢爲郎君誦之轉盼功名浮雲過太虛收歛得一分便受用一分地位高大一分便退小一分天下將亂矣幸各勉旃勉旃六十二老人百念俱灰獨不敢妄自菲薄墮落風塵以負東林二字也

報嚴心齋晋江

恭讀台臺衍艮追漢史奕葉清風文采擅詞壇飛揚紫氣花燭洛陽之錦雨露盎三春澤流東海之波絃歌藹七閩更艷芝蘭庭郁益嚐王謝門高詎意艮緣猥及朽拙慚非宋子敢締齊盟二三子蹇修卜筮襲吉六十年世好婚媾重新鄭重雲箋遠勤寵貺煌煌几席秋皐一旦生輝璀燦瑆焜篚篚千金長價捫心踊躍稽首登嘉徒懷寸心之將愧乏雙玉之報率爾



陳謝統惟亮原

與沈相如

不佞幼讀叅軍先生傳爲之沾襟不知涕洟何從也高太常又爲不佞備道尊公被難時方摺管作遺囑一室盡香未幾楊順遠矣不覺躍然喜欲狂其所以喜而欲狂者又不知其何從也先大夫在法曹適與尊公共事白雲署中不佞與門下其爽世通家乎良多厚緣矣骨肉懿親孫君國芳以甲官門下吏不佞

始慮其萬里宦遊置身兵戈中已又喜其得二天焉忠義之後必多厚德左推右輓當在常格外吾友劉光祿慨焉爲孫君致數行所恃異地同心猶之乎不佞之附臭味于公家奕世也門下必不以不佞爲未同不佞其肯赧顏作曹丘哉伏惟推愛令孫君得稍展尺寸以無負任使借光多矣修途不敢以筐篚凂敬布腹心

## 爲奕開啓當事

壬癸以後門戶分別太甚而物情險巇不可方物矣奕開之見收東林以郄徐京兆科場之隗徐氏二子原與奕開交好溧陽係京兆屬于此毫不假借實近世所難涇陽先生聞而高之遂與定交迨王彭伯駁𨳝銓二書以阿富平甘心東林者鼎沸奕開以候御史攘臂上書力排彭伯太宰私嘆曰不意吾衙門中有此小人史蓮勺洩其語于外而邪鋒頓挫奕開以此首禍矣奕開口戇腸熱意氣過于發舒以綱紀之任當風波之衝積弊濫觴交游太廣流傳者與側目者兩相激而奕開遂無解于物議矣壘名至辱也匹夫蒙此罪也以遣猶且兩造具備再三審覈如不得已而成獄況乎御史法官借口實于所部商賈委成案于屬吏至有素受呴沫陰承意旨百計羅織者如臺綱何如國體何竊思鹽臣舉動一切不自由有監司有郡邑分讞招詳重者駁審酌于情法之中參衆耳目之變而使者受成焉今其印信招案往復文移具在能盡掃而塗抹之哉奕開向所以不敢請勘者以彼黨方熾也高邑先生功郎家食時巳侃侃出一揭爲奕開不平況今羣賢济济屬公道大明奕開能自已于不平之鳴乎或云事久如成案何不佞應之曰獨不見庚戌塲事耶壬子會議閣住當時六十餘人中不抑者止三人巳未會議立翻前案豈從前盡枉後無一阿私者均一太宰均一禮臣均一御史大夫均一臺省意之所注前後了不相顧此亦足以

觀世變人情矣屈指閭士如王錫侯蔡宗禹蔡文遜皆坐贓襬遣一旦牽復且有坐致淸要者就鹽臣論如袁世振之所蒙垢動幾百萬鄉人且爲多方揃滌奕開何以卒令噤不出一語哉奕開係何匪莪受棐門生孝廉時曾引之爲不佞布衣交今三十餘年矣鹽差時不佞曾勸其請告又囑其絶往來書幣不一見聽以至今日方鹽臣會勘日不佞若不遠避淡山下石吾黨者方且百計搜索誰肯爲之諱奕開所稱



石交托心腹者今一一解散藏匿獨不佞厥弃巖穴不暇自爲計乃爲故人嘵嘵明公必有以諒其耿耿矣罪悚罪悚

啓駱乾沙

追惟甲戌附驥屈指五十年矣鹿鳴後于玆上偶一邂逅又不知迄今幾許年仁兄翱翔金馬弟又沉淪丘壑缺焉雙鯉疎節之謂何雖然人固有終日握手不同心者又有千古夢寐者仁丈高標峻節弟苟知巳平生一片氣百折不能委蛇寸心不自欺勉與富平餘姚郡陽梁谿毘陵諸君子生死相期啣再長嘯未嘗以三黜介介也偶會繼泉施生時道仁丈雅愛差亦自快蹉跎一榑以頹自寬則山中人故態耳仁丈倘不鄙弃之乎適病目敬令兒琡兒瑛代謁戔戔稍旌積忱伏惟鑒茹玄亭請益固自有期也

京中報印渚叔書

鄧父母來得家報知祖母以下俱平安殊慰遠人懸



懸正月廿二日姪巳具疏上達九閽矣書生之談直自盡此心死生得失當置度外倘徼天幸得以角巾還鄉又不然與高雲從同爲嶺海萬里之遊亦是快事若聖怒不測直以寸丹長嘯見龍逢比干於地下即先大夫有知必不以兒爲兒怪也老母直以付叔父姪婦令自守不失淸白家風耳諸姬可悉嫁之薄産以其十之半爲老母饘粥以其半之半爲祖母奉其餘盡散族人後世以二木畀吾父子於學宮亦

足了人間世事何必抱呱呱兒稱父耶家中不必驚
惶勿遽令老母知之也幸謝諸叔勉旃勉旃疏稿奉
覽當以五斗賞之

又

姪三月始入長安以避此討事故迂道登岱嶽游蹤
歲畢竟不可避也崑山宣城已處其黨百計攻太宰
太宰偏暗處頗多此着却是霹靂手衆口噂沓開喙
便云黨附姪自矢三緘却於是非倒置時便恐不住



已爲羣小側目幸得十五年閑身脚跟頗硬此輩尚
未敢捨官相向耳長安正人之氣甚微有才知者無
眞肝膽有肝膽者未必有眞學識洪桂渚鮑中素曹
眞宇湯質齋外未見其人也中父大爲時人所忌目
前紛紜恐亦不免葉相公亦勸姪囑中父以靜鎭其
中機事可知只是近來友朋多以許譽爲非故學問
終是蹉跎此本病也姪秋半欲覓差歸當路固不肯
放本是蜉蝣世外人却將世道擠子挑在肩上便一

時抽身不得利鈍成敗豈人所能逆料洗淨肚腸立
定脚跟一切聽之而已叔父精神何如嬸母病已全
愈否偉弟目疾如何姪於幼弟中獨屬意此子叔父
勿蹉跎虛過此歲月也族弟長明未成立姪常以爲
歉如舊親事可成宜爲處分成之張繼元兄時時入
夢姪念及卽流涕其孫未入學其子戶役受累姪之
未了事也特作八行慰之生時不辰遇此亂世諸君
子以我爲人姪何敢愛此七尺此番入都於正人氣



脉上稍稍有助覺爲吾黨生色山陰劉宗周實應喬
綠江聊城逯確齋晉江何匪莪閩蔣漸次推用天下
事尚可爲但患臣子無至誠心耳何日與叔父握手
共談心曲繆大兄近況何如恐不久於吾邑矣少作
貴人書逍遥山水人間至樂也其嫂氏幸嬸母弟婦
時時周旋之冗次不多及

啓顧涇陽先生

鄒君至山中備詢興居佳勝爲慰近得邸報將局稍

原缺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 祭文

### 祭馮司成

萬曆乙巳蜡月廿有三日大司成具區馮先生無疾卒于繡水之故里明年丙午人日門人某聞訃爲位而哭越二月　日乃炙雞絮酒憑棺而奠先生將之以詞曰嗚呼某弱冠游先生門迄今二十有八年矣



先生一見奇之曰子非風塵中人也授以繩墨示以玄解多方奬借時時齒頰間其落魄諸生數年而先生待如初曰子非風塵中人也幸自堅亡何某登仕籍骯髒中廢先生益臭味之曰惜乎而子未聞道也某奸盡于先生前侃侃靡隱先生降顏茹之視諸弟子有加嗟乎知我成我白首彌親睽調殊國士情眞此其所爲歔欷感歎而不勝西州之慟者也雖然猶吾私也先生制義方軌華亭先生之詩苦心右丞海内有目者共賞也先生在中秘憤江陵奪情小有嫌輒請告茂苑富局先生最稱首足不一染指尋復中幾再躓再起終身無與援海内有耳者共聞也先生半世精神在窮交故知山人衲子苟可呴噢不惜以身與名殉之竿牘紛馳空囊如洗吹聲者往往以是嘗先生先生不辨亦不復挂胸臆人負先生先生不盡知即知無所校戶外之屨日益而橐益委至今蓋棺託百金之木于諸弟子而先生心事白矣此海



内人之所疑而某之所獨信也先生熱腸如救焚拯溺先生素心如無懷葛天先生汪度如山藪海納先生襟期如月朗風光皮相者以先生無町畦于人間世事不甚別白而胸中井井毫髮靡爽其議論常寬假于孤寒而刻畫于津要閒多卵翼于親暱而委曲推轂于枘鑿之士不待請而再四諄諄率眞而蹈信心而行士固有附有不附而先生于世情泊如也一貴人起家海上衣冠如騖獨沈司馬暨先生不以時

步投一刺其私叩先生先生默然久之曰屈指同曹少年零落幾盡獨楚黄門及老夫在世然皆以愣金吾又安肯捐西湖兩高易三公哉先生久寓武林花朝月夕必携家湖航爲竟月遊已闢小園孤山擬架一樓望海門力不贍即移寢閣就之榜曰自卧其戲曰先生坐誰百尺下耶稍稍娛情絲竹放歌山水世又以是議先生先生咲不答嗟乎太上忘情餘各有寄與其蠅營一官蟻趨金窟孰與夫獨徃獨來浪



迹方外之爲快哉其甞竊有所惜于先生而亦不敢妄同流俗之論也嗟乎江左風流一朝已矣黯淡湖山淒其桃李仰叩帝閽夢夢誰知酹酒陳斐心肝崩摧先生徜徉白雲逍遥廣莫安知不以我爲慁嗚呼哀哉

## 祭顧涇陽先生

嗚呼痛哉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始以小技受規矩于大匠先生進而與之談天下事又進而引之于學曰孺子可教也薦性骯髒先生不言而飲以和薦遇事感憤先生歛以藏密薦久罪先生多方滿滌獎借不必令其知也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也去冬薦予告歸先生握手勞之甚快娓娓乎深談也戚戚乎其有隱衷也臨别春會爲期至春先生折簡促之者再薦復以病阻未幾先生不可作矣嗚呼痛哉痛哉世之愛先生者以年位不遐爲先生抱遺憾古人不有以布衣不朽者乎不有以龍德夭者



乎先生逵觀何薄于光祿何戀于小年薦所爲先生慟者爲斯道斯世也近時講學之會率皆以無善無惡爲密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悠謬亡忌憚之說一時信者不能勝疑與忌者先生屹然弗動也當路以敢言爲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抗顏伸其氣退處東山侃侃不稍隱避側目者至傾國而與之對壘先生屹然弗動也先生論學居恒曰宋人言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幸其可匿也論時事居恒

曰得罪天子猶可逭得罪執政不可逭也此其救時大指也雖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如秋毫不爲穿鑿先生飭躬動有繩墨不務矜飾望之若泰岳即之如春風氣摧賁育退然處子君如庖解啓焉嬰兒見事蚤不以成心逆物嫉惡嚴不以已甚求備辛亥大計先生貽書薦曰始見足下之疏而躍然已而懼及今深以爲憂蓋君子與君子爭未有不中小人之計貽禍人國者也嗚呼先生之憂時如救焚拯溺先生



之好善如飢食渴飲先生憐才而委曲保護之不難以好修之身爲射的垂歿前數日猶報同志曰爲今之計摘衆非不若捐獨是排異已不若聯同心嗚呼先生亦苦矣高存之嘗語薦曰及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者唯涇陽先生假令先生得志豈特穴鼠不作抑亦連茹可冀夫使君子而角勝于小人非先生初念也嗟乎痛哉痛哉先生歿而後學不得見眞儒大成矣先生歿而長安士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

人傳厚寬平襟度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薦能不爲斯道斯世而慟也哉酹酒陳芳音容如挹衰草空庭絳帷蕭瑟東林無主九龍無色嗟此重負後死之責嗚呼痛哉

祭中少師

世廟中葉肅將明禋帝賚良弼嶽降生申抑抑令德溫溫恭人兆歲首臚赤艾秉鈞王德方茂世運景新魚水泰交台冉道尊更化之會如調瑟琴剛柔吐茹



穆乎深心中外寧謐朝野晏然伊誰之功老成幹旋一旦拂衣曰可止矣天子眷留恩數莫比矢心介石遺榮若屣晉公綠野比于寒士疏傅黃金不爲諸子優哉悠哉吳山越水追惟古稀杖屨翩翩上方求舊寵老乞言越又十年承錫難老書頌平格詩咏壽考恩綸載馳使者在道何不慭遺木壞山崩士將安仰世又焉憑嗚呼哀哉薦之無良辱知先生雕蟲末技獎借逾情骯髒傲骨諒其硜硜吁嗟國士寸心自盟

嶮巇畏途肝膽永傾明珠難報黃鳥堪歌回首千秋悵望云何

祭陸午峰先生（先生諱時中嘉靖壬午鄉進士歸安人外王母其女也）

於惟先生崛起一經雄才淵蓄傲睨公卿仲氏不祿有發克貞籍部請劍城社震驚清標亮節赫奕文衡二難鵲起萬石齊聲箕裘不紹黍離生悲若敖幾餒二紀于斯廉吏難爲天道安知昔我先慈撫于外氏綳懷恩慈不能已已王母垂耄如綫是以一滴九原



以屬小子央感之麓蕭蕭白楊長跽陳些薦我一觴悠悠之思以逮渭陽吾母有知亦應色將惟祭有主孰返二孤惟祀有田好義者誰我所獻欷亦惟我私先生之靈徜徉帝所上發沆瀣逵覿無始又何介介于人世之滄桑不委之電光石火也哉

祭夏中丞仁寰先生

萬曆乙巳春三月桐川夏中丞仁寰先生之喪至自豫章假道邑之四安年家子丁元薦聞而爲位哭如禮坐見病擬執紼未遑也越七月廿有　日炙雞絮酒走哭先生于堂詞曰嗚呼管鮑千載寥寥大雅繄惟先生卓然古處昔我先子孤介耿柴先生匹之比于膠漆宛陵河間共肄戎曹情諧塤箎誼軼荊高江陵姮娥舉國若狂二人同心冷局廻翔比曹棘寺勸我職事時然後言畫地自守密邇含館出入聯轡促膝啣杯幽燈永話兩家子弟而我交游三載斷金一朝分袂載酒驪歌燕山楚水灑涕登車縋絕未已豈



期長別一訣從此嗚呼哀哉先生溘逝孤正不天下市之辰素旐適旋先生聞之涕泗漣漣十七年來茲木且拱齒及修文涙輒泉涌憶昔乙未分鎮豫章小子伏謁于苕之陽言念夙好執手斷腸訓殊志合跡疎情長十年開府久滯南國雙鯉載通如睹顏色造焉訃聞驚魂恒惻西州之慟曷其有極嗚呼先生清若飲水慎同數馬爲憲文武策勲朝野節鉞金紫數椽舊厦歲糞蘭玉頫咲靡假篤行真修和者云寡鳴

呼哀哉河間久沒宛陵繼之曾幾何時知故日樵先
生齒長而獨後期召棠勿翦孔哀無私天祚令德顧
祉永綏先生瞑矣顧我奚悲典刑日遐世態滋漓耿
耿未酬悠悠誰知儻會先子云何爲詞嗚呼哀哉一
生一死一今一昔寒燠自嘗精誠靡隔我哭先生願
言賸百酹酒陳斐隋風氣結嗚呼哀哉

祭錢繼脩中丞

夌蛇長超衆木所止挺生喆人中丞父子太翁崛起



豪傑自負公乎恂恂繩尺是守遂任李官曰惟郢都
神君在事下無伏狐上官投杼乃徙留曹斤斤司功
三尺莫撓方晉光祿旋侍子舍太翁上壽祇服夙夜
十載栖遲曾不速化桑梓貴人勢可炙手公引而南
豫陽郤歸白首九列始授節鉞東土大饑適當其阨
哀哀道殣困而豕突拮据撫字心殫力竭眠食並廢
卒然一蹶謝病歸來高枕苕霅秋仲之月候公闕榻
公猶飯我殷勤把袂轉盼幾何歲不及朞嗚呼哀哉

公之德器溫溫如玉既貴且老謙和彌篤慎同數馬
細可毫釐公輔之望外內攸屬一朝長逝百身莫贖
竊託世好志同調殊琬之無良辱在葭莩覆露其常
謬荷深知孺子可教雅有厚期公將屬纊惓惓吾兒
恨不及訣耿耿寸私朔風漠漠白雲悠悠公靈如在
敬酹一巵

祭陳太僕赤石

嗟乎先生其藐姑射之仙人也哉望先生如夏日就



先生如春溫久與先生習如木雞如枯禪先生凋[illegible]
世人數十年若未識面也先生神交不佞未識面[illegible]
且慕也不記丙午之役乎憨夫初握手輒以安吉一
縣賢進先生頃刻俎豆不待撝也是末世數十年曠
典也於先生尤數十年曠典也又不記壬子之冬乎
與先生握手玄亭特爲我宰一鶩此十年希有事也
次日拜謁太公九十三矣流連信宿追敘往事鄱陽
[illegible]呼先生與劉幼安陳思岡共宿一小舟幼安曰辛

亥之計必且有大紛紜誰扼之者當磔覓一人任其責夜半思岡捉我二人曰得之矣曰何曰必丁長孺也幼安鼓掌大快雖然十七年山中人恐未悉長安情狀當約遊白嶽面商之不佞恨不及赴約出山席未暖觸忌諱矣憶昔甲午别思岡于使署垂二十年幼安神交如先生所爲謬托臭味者殊不可解二兄修文寥寥宇宙相知獨我兩人竊不自揆妄以螳螂之臂當怒車之轍至丁巳黨籍一網盡矣先生援手



于風波震撼中寸腸幾廻舌敝頴秃不佞傲然曰官去我故在同調者鮑山甫洪平仲咫尺與先生徃還相對太息世態變更風波飜覆途徑多岐肺肝胰異不佞強項自如昌言不稍諱未知先生于尒時能信我如鄱陽湖畔否也忝運將啟不佞貽書先生死生報我曰出處必且約兄而定明年春先生訃自長安來云已轉太僕不日溘然逝矣且平仲先之山甫踵其後嗟乎吾道之窮一至此乎叚幻然喭我孤音寡

和今眞孤矣孤矣浮生百年畏途日幻魍魎公行正不勝邪也眞不勝贋也清不勝濁也多寡主客之勢不敵也總不能逃獨坐者靜照先生一朝長往情緣蟬蛻矣向之鏇弄于先生前者先生必當了了有人死而謁閻羅殿上揭一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至今日而先生了了更不待不佞推敲矣不佞即廷執先生試叩之幼安思岡平仲山甫以爲何如哉衰老憊夫久絕長安之夢以一官故苟且詭遇義所



不出也少年斤斤于君子小人之辨白首而同流合汚先生所必不爲非不佞所以事先生也先生仗不滿志年不稱德八旬老母失倚閭之望兩浙諸生痛哲人之萎不佞所爲先生慟縷縷百不豎一獨舉乎生肝胆三代直道贅言于先生之靈此情此誼更有涿于素車白馬炙雞絮酒外者昔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不佞異日可以見梁溪射陽于中父可以見宮平歸德寸心定不欺玉皇大帝庶幾兩不愧先

生先生終以爲何如哉

## 祭鮑太僕

吾友鮑山甫以尚寶起家再陟太僕未及拜命而卒無何天子念潛邸舊勞贈太常少卿仍予祭故郎友人丁某敬具束帛生芻爲文以哭之曰弟耳山甫才名久矣辛亥春始定交爾時綱紀凌替諸請謁如祭葬如謚議人情不勝請張山甫屹然持之堅上自中涓下及諸臺省每有所干于首揆及大宗伯輒屬山



甫諸所請者揆之三尺必不可而衆喙嘵嘵輒以權勢怵山甫山甫强項故自如試觀今日之祠司何如哉乃知山甫當年苦心也首揆故善山甫山甫以知己益發舒首揆意不能無所望外迫公論佯爲交好于山甫山甫弗知卽知亦弗顧也適弟有封事爭討典發揚弊及四明諸邪黨諸紕政東陽調停之說原阿首揆意一時臺省强半四明舊黨諸甘心于弟者群起而怒目相向山甫獨有當于予言且寄邇同舍昕夕過從甚欵洽卽僕隸亦心疑而禍且中于山甫矣時予拂衣歸山甫久推銓司旨不下齮齕者蠭起山甫請急歸首揆借中旨難之山甫進退維谷甫歸里而丁巳遂與弟同逐矣時孝靖皇太后之喪忌者多方抑之至欲比于世廟康妃其禮多殺山甫力諍曰恭妃今且爲太子母寧得與康妃並予意亦與山甫合竟以恭慰禮百官青衣角帶二十七日如皇太后儀疏請人皆爲山甫危竟得俞旨已又請擇地成



禮以葬前後凡十八疏皆出山甫手大宗伯縮朒然亦不敢違是時山甫宿署中者七晝夜考核前後儀制以意衷之業置一官度外矣以是受知泰昌皇帝泰昌在潛邸陰遣中使送佛黄山問曰汝行經鮑祠郎門乎曰然若爲我一候祠郎覘其精神何若如是者再山甫堅杜門不敢見中使中使不得已佯報命曰鮑祠郎神甚王泰皇喜曰果爾撫按何以不起用其眷注甚渥先帝登極將不次擢用而鼎湖忽變矣

山甫嘗寓書于予曰自先帝崩殂嗇遂無意于世予捧之沾襟良久傷山甫之不遇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山甫一生淸節人所艶稱至其蕭條窮困不屑開口告人稱貸無門居恒不能度歲比之淵明三徑袁安雪臥不能過也過有相知過從或遠客枉駕山甫典衣沽酒備極慇懃非平原十日不輕作別客亦不知山甫之貧至此也嗚呼哀哉兄有長才愼同數馬凡有勁骨堅如木雞弟性豪爽不顧一切山甫時以



大心深心規予嘗曰若左右前後嘗有紀言紀事者而兄不察也時二三相知若平仲之冲淡赤石之沉細稱一時莫逆山甫嘗近浮梁而英邁過之介如平仲而冷面過人晚年再出驚魂落魄良醫三折高太常嘗曰平仲率眞不失本色山甫多着意吾輩反失望而不知兄之學術得于動忍者多兄眞弟之韋弦也弟與兄同志不同調憂苦患難之中耿耿寸心至有不可以告父子兄弟而獨可告兄者弟嘗有言兄是吾師非吾友良非諛詞而今不可得矣辛亥後一番風波于吾輩無加損人情險惡變態百出而我儕肯如石試金嶢然不滓屹然不變者惟兄與平仲及存之啟東數人而已兄之喪不知何日歸里弟之楚些轉輾胸臆不及登兄之堂憑棺一慟以痰疾跧蹶幾與死隣弟幸不死當奉兄教努力末路嗚呼哀哉西郊一別竟成永訣十二年來忽焉千古音徽隔絕肝胆不殊嗚呼哀哉



## 祭夏儀部沖寰兄

嗚呼哀哉畏途險巇士多不戾楚澤牢騷漢廷積薪或始淹終驟或一蹶不伸行路之難千古悲辛若迺蠻煙瘴雨廿載逋臣一旦賜環喜氣方新溘先朝露淹忽沈淪嗚呼哀哉唯兄溫溫允矣衆母筮仕典方奉法循理匪博名高豈弟君子入佐邦禁斤斤夙夜獄有罪關孰縱外舍郞持三尺其敢寬假尋正天誅旁觀相詫獄有病關例先上聞上聞云何此爲逢君

寧忤司冦爭之𪘲𪘲坐是處謫名重身輕于黔之喝
踽踽胥征廉吏難爲白首寡營蒡多佩蘭庭時憶荆
生平心事惟余知兄兄之難處獨有鍾情屈指附驥
三十餘年謬託臭味丘壑多緣承恩新主軫盼公輔
慶者在閭吊者盈戶造物小兒簸弄艮苦嗚呼哀哉
昏媾之約荷兄個誠卜之不臧寧弟渝盟有如皎日
寸心可旌去臘登堂撫兄諸孤蕭條門戶反覆世途
悪棺𢧵慟兄不可呼嗚呼哀哉



祭李司徒

維天啟三年癸亥冬十月舊淮撫李公以南司徒將
正冢宰之席奪于中旨當軸以故事爭之亡何司徒
不起矣舊客曹故郎丁元薦聞訃爲位而哭如禮明
年爲甲子春二月朔越某日乃以瓣香束帛遙寄奠
通州將之以文曰嗚呼小子竊嘗俯仰古今反覆于
邪正消長之機而知大功之難居也盛名之難竟也
謚不可測者物情不終匪者人心猗歟先生命世雄
才震古奇氣當江陵之驁悍先生怒目瞠視幾捋虎
鬚莆州救時辣手賢者盡入網羅先生獨發其欲是
之奸萌以至外謫而不顧世以氣節皮相先生不足
盡先生也迨礦稅蠭起虎而冠者橫行中原而先生
隻手擎天神謀蓋世談咲而誅陳增縛程守訓一時
[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埋輪請劍之士幾以九死殉而先生仰射
天狼立掃雰翳剛柔並用身名俱泰江淮數千里間
得以安枕無虞者誰之造也眞千古豪傑哉至若焉



太常緹騎之難郭宗伯妖書之禍白日震霆賁育奪
氣先生九死不避千金一擲且驛馬不絕于故人魄
問時勤于落魄節俠之氣庶幾古人而世乃略其肝
胆而訐其揮霍不亦鄙乎已而討四明發婁江陰詭
而聲其醜聯絡山林朝宁之賢盡歸橐籥先生明目
張胆中外快心得意之日正禍機所伏也名重泰山
身危累卵假令列先生于王恭裴喬莊倘之列其險
戇醇駁淺深大小吾不知所甲乙二十年來合天下

小人猛力攻先生不遺餘力然而白先生心迹者即在讒口何以明其然也首坐先生者贓私鉅萬萬然所勘不過借皇厰皇木二事即劉太僕亦以爲不足餓先生他可知也坐先生以黨者東林已尒東林之究白賜邮賜瓆者彪炳宇宙矣公論所最不齒者莫奸于四明莫險于龐戚莫潑倒于德清莫横于中貴此四者之黨恐與先生爲難明爲先生白心迹者也近年來所合謀欲殺先生者莫驚于熊經略莫毒于



劉太僕太僕以通賊敗矣經略以逃重辟矣凡爲婁江四明崑宣楚浙諸小人一一褰不避之名則先生自處不言而定矣雖然向之忌先生百計謗毀皆小人也不足辨也天啟數年微不與先生者其人君子也同一君子而作用各有不同一片深心反中小人計不可得而解也辛亥以後即先生之出令不得終其令名先生之名故在也遠事債于債帥喪地數千里骈戮數百萬騷動海内如黔如蜀如滇皆因三方布置之說釀禍無窮竊謂此際非先生霹靂手不足以坐制三韓彈壓奸宄九廟亦式凭焉即先生時攘臂發憤願捐七尺以待終不得出而一展其奇假令群小以傾陷先生之精神靖邊疆何邊疆不可靖天乎宄哉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嘗寄近作數首忿忿時事一念忠魂死而猶未泯也昔武穆抱北伐之志死于檜賊忠肅成迎復之功死于武功先生猶得完名餘年白首牖下幸矣幸矣嗟乎嗟乎先生垂歿



而得留司農之告則朝廷之于先生終始無負也不亦不負先生也小子狂戇生平止一面先生先生所以力爲洗滌援手于衆人欲殺時耿耿一念總爲梁谿梁谿先生一生精神强半瘁于先生小子不敢以衆口謫訕殺機横熾諱避縮舌不忍負梁谿先生也先生會梁谿九原執手道從前世氛及平生心事可以瞑矣可以瞑矣

祭朱君采祠部

惟兄少年麗藻翩翩越在子丑亦幟誰先不斂如弟
鞭弭周旋兄歌鹿鳴弟方蓬累兄滯公車弟幸鵲起
轉盼升沉一彼一此頡頏鳳池稱三舍人公家二難
弟尾後塵兄拜西臺奉命巡方席曾未煖尋謫炎荒
弟也骯髒與兄同尼載酒登臨高談捧腹廿載邁軸
歲寒心熱憶昔東林梁谿主盟驄馬舊使特柱前旌
蓮社蔚興爭附嚶鳴黨禍飈發蜚矢四馳浮雲聰毀
北風凄其兄之賜環適當斯時我輩迂拙于茲見之



犬馬之齒後兄六載去臘初度謬辱昆季羨兄神王
談咲揮麈履綦未寒訃音倏至言念夙昔潸焉霣涕
生死夢幻使人心悸十載幽棲一朝登堂山水如舊
美人何方音徽在望遺琴在床酹酒陳些寸心是將

祭李繼泉少府

長水之東鴛湖而南蔚矣素封羽儀毵毵世德百年
篤生賢哲殊有鳳毛甯資金穴式綰銅章飛鳥葉縣
雨沫風厖黎民於變晉登青瑣維此素絲不日堅乎
而受磷淄憎彼貪人憯于豺虎不行苞苴讒我召杜
誰謂作郡能優子瞻拂衣竟去高臥林泉棲志煙霞
而友麋鹿梁王兎園石家金谷歌徵子夜翰染春雲
碩人俁俁耽樂且湛亦有象賢在陰鳴鶴亦有孫謀
秋風鵬鶚翩翩犇据世謂得全先生不繫茲意冷然
敦好詩書遠謝囂俗五十餘年籌添海屋遐不黃耇
如彼岡陵胡爲厭世騎雲遐征嗚呼哀哉恭之麟[illegible]
先生振趾其之蔦蘿先生猶子淑我令德懷我典刑



九原不作泰山其傾青芻旣陳靈旐戾止悵望碩人
有淚如駛

祭王介夫年兄

嗚呼介夫眞純簡直天畀爾德淡泊寧靜學靡絲[illegible]
望之恂恂屛焉宿儒中有特操三公不易憶昔通[illegible]
誼託同盟潚堂美人獨予目成片語臭味四海弟兄
曲學悞世末俗徙倚予惑志焉兄曰已矣聽微聽[illegible]
予人以滕人諾而趨其誰不蹟兀立硜守與爾交[illegible]

旨哉斯言永矢弗忘弟臥耆水兄李懷陽執法明允
英聲孔揚入拜夕郎司帝耳目劍氣耿耿松風謖謖
長孺亭憲君實匪謇杳靄天門風霆忽倏戍籥甫脫
旋返初服帝降殊仁臣抱孤樸十有五年悠哉丹壑
惟兄長才無大無小惟兄銳志風塵之表惟兄眞修
屋漏不欺惟兄雅度舒徐委蛇匪云畏友洵我良師
我懷先民異世一心兄之好我旦暮古今疇昔秋仲
尺素雙鯉長踞開緘裒言累累潛心羲易洞矚玄理

曾未幾時而訃至也言念心知涕淚如雨我之哭兄
抑非我私世道茅靡棋局堪悲憂我宗周哀哀者發
我二三子强顏自持人事叵測天道難知兄也返眞
同志爲誰廷尉謚先太宰不起旣頹玉峰忽咽泗水
儀部云亡梁谿哲萎嗟此重負責在後死兄之完歸
亦云獲所二曜亘天兄神不朽宇宙剎那事業芻狗
兄乎達觀一切不有我之哭兄兄應哂否爵酒陳斝
庶爾回首

## 祭年友顧季信

惟兄之器眞純簡質惟兄之養莊嚴凝一惟兄之心
彼如天日惟兄之志屹如泰岳昔在辛壬會兄燕市
親我硏席式我模楷兄處要津不卽不離永矢兢堅
不忒其儀望若孩之其中有奇兄之雅抱惟予心知
兄之久要之死靡移嗚呼哀哉丙戌釋褐尾兄後塵
顧我執手誨我諄諄百戲塲中凜凜此身不涅者一
不朽者三惟予自愛無盤而天予時唯唯佩兄斯旨

廿載積薪相從山水風雨凄凄雞鳴不已兄乎完歸
獲死所矣彷徨靡依嗟我後死嗚呼哀哉俗學波朋
泯泯末流藉口姚江抗顏泰州無忌憚者自稱好修
兄佐我師斷斷力爭孔孟三尺程朱是經所尸祝者
道南先生世競春華兄矯以誠世趨玄通而兄硜硜
不知兄者謂兄好名洵知兄者習兄生平兄之苦心
獨信獨鳴兄今已矣我輩何程嗚呼哀哉惟時初夏
兄有報言貽我否卦讀之瞿瞿聘盼幾何而兄不起

疏草在笥副墨在几兄所未瞑我二三子畀公夷攷兄辯甚哆舍彼趨此兄夙自矢朝聞夕死兄可瞑矣東林之會濟濟冠紳獨不見兄令我沾巾九龍無色梁谿斎斎何以奠兄唯此區區何以報兄以不肖軀爵酒陳芳兄饗之乎

祭顧冲吾年兄

嗚呼哀哉憶昔乙酉天涯兄弟同歌鹿鳴世講是締二杜自肯小范綺麗而我真直分曹角藝氣鋭雲霄



臭比蘭蕙弟幸先騁兄尋分袂荏苒風塵三十餘歲兄之苦心寧靳一第韓公賞識命實爾㑥小試牛刀而錦再製歸來三徑白首棠棣庭玉蔵穫田園可愬弟也髡髦先兄拂衣生平同好晚更依依惟桑與梓知我者希論心道故世念俱忘一杯潦倒惟有直腸弟壽六十兄病床第手書相存肺腑眞愛我哭冲寃而來烏戊特携醋酪過兄一晤吁嗟故人盡先朝露浮生泡幻造物何妒同盟十六今止存半回首疇昔今我腸斷載具卮酒哭兄几筵兄乎鑒只淚眼九泉

祭安小范年兄

嗚呼哀哉巳未以後兄携書載酒浮家茗上巳買一壓菁山又卜居武康將稱寓公扆商徧歷合谿之洞山鳥將歲採茗諸界與甚豪也予病不能從今年淸和之三日予訪兄菁山兄爽筍飯我買舅登眺自謂可徒步二十里予憊竊心壯兄不十日訃至矣嗚呼哀哉屈指釋褐時海内兄弟舒太史心矩最少曹楚



石通參黃履常中丞于振方納言袁文海方伯皆翩翩弱冠兄在季孟間予長兄四歲三十六年來仕籍唯振方丘壑最久自負得趣者兄與弟轉盼兄又舍我去矣嗚呼哀哉予二十三而二毛馮司成先生王銓部淡生王太史宇泰暨兄而五皆壯齡白髮望之皤然稱五老數年間先後謝世獨兄神王如昏靈光巋然仰止而予幸附驥笠之末巳未春兄來溪上觴我六十予屈指又明年觴兄蛟山盟言如昨而兄不

可作矣兄于畏途履素率眞癸巳冬疏嚴言幾逮南
銓削籍年甫餘立東林之會二三君子塤篪唱和闇
闇侃侃甚樂也黨禁難作海内指以爲阱不茹不吐
世眼稍寛兄啟事時及賜環當不遠而兄已矣嗚呼
哀哉三韓孔棘世運陽九偃蹇不出見爲避難出而
浮沉失其故步强項伸脊見爲多事出山之難十百
山中幸哉小范兹其免矣昔人有言嗟乎嗣祖焉知
非福憑几哭兄浮雲㪍㪍生死通塞殊深感慨



## 祭黃聚川年兄

嗚呼通家之好四世于今戈矛荆棘久乃見琛兄之
醇雅如玉如金骯髒若弟謬託同心弟之罪孽兄正
抽簪十有五年並棲中林兄乎城徙咫尺相臨弟賦
卜居西山之陰白首昆季載歊載吟澹焉一旦悲哉
人琴憶昔家難幾蹈不測太公高誼慨焉卵翼爰締
姻盟患難是共寸心相許千秋義重先君之恩以逮
我祖追往道故各矢肺腑彼我論交末路可敦兄之
厚德推食伯兄于與毋弟栩栩嚶嚶勗勲且坦不府
胡鍵耳根甚圓如圓斯轉惟過徵仁雪消見晛天亦
胙兄伯氏擅英既克步武聿振家聲次吏部秀諸孫
英英壽考令終既順而寧弟所悲兄半世交情乙酉
三子同舉于京唯弟最少唯兄老成寧化解組兄遽
奠楹二十六載如夢未醒登兄之几撫兄之孤音徽
如昨兄不可呼酹酒陳辭表我區區

## 祭丁右武



匡廬嶔崇亘抜千里長江奔迅滙爲彭蠡山川孕秀
傑士代出在帝左右蜚聲簡冊嗟我右武此邦之彥
其縱横超忽若搏巨虵駕風螭其軒翥斷跑若鶱
出雲天馬脫羈方公之抗疏也探驪珠扼虎口胸彼
怯夫掩耳以走公獨冲如義不回首一蹶再振忝落
浙右君子則喜小人則否据摭以搆索瘢書虛萬里
遠戍誰之過與嗟嗟右武卒死此難君子有終身之
憂不計一朝之患蘭枯玉摧蕭敷艾榮慕義蹇蹇趨

炎隆隆裁鶴續凫賓命不同嗟嗟右武胡然而否胡
然而亨胡然而死胡然而生氣則在天列氷霰鮫日
星質則在地貞松栢升芝英若在人而不朽者則千
歲萬歲之令名吾所以慷慨悲懷不能自已爲國家
惜才爲名教惜人使天下後世知有才若右武而卒
不免坎壈顛躓以老也其誰不晞噓扼腕而沾纓

祭沈繼山

於惟先生挺介孤激氣勁干將手如霹靂丁丑一疏



力挽頹綱受杖北闕遠戍南荒彼負嵎者天速其亡
賜環而後衆競委蛇先生否否之死不移寧槖不移
邇益伸脊危言詼妒偃蹇九列載起載躓建中丞節
十萬圍中孤身據城夙所桒捐九死餘生逡巡數年
乃召廷尉執法平允不阿中貴帝心孔愉群小是畏
華佐司空載簡虎旅侃侃斷斷孤忠自許直道事人
退固其所扁舟五湖挂瓢天目遠絶世氛悉屏竿牘
正氣巘巘清風謖謖於惟先生今之孝肅薦昔受知

歲在丙申小子在簡謬許清眞歲寒之盟風雨彌親
洛冬出山別公雪堂子夜雄談耿耿肺腸予勸先生
柔盍稍茹先生曰吁寧玉毋瓦氣臨齒真方鑿俗毀
藉口中行而反藏垢禮失求野寧持故我小子霍然
永佩斯言一疏請劍拂衣而南衆口紛沓願質先生
先生不起後生焉程舉世皆醉孰解其酲嗚呼哀哉
先生之神游于太清先生大年結爲令名先生不死
死順且寧吾所嘅愾憂在世道吾所感憤嗟彼同好



陰陽鈹弄變態百千先生屹如身隱道全義急友生
雞肋一官九原握手無慚寸丹

祭劉靜之

嗟嗟靜之如斯已乎靜之自負甚奇爲世心切耿耿
一念當食輒投匕而歎夜半或攬衣而興未嘗須臾
忘也嗟嗟靜之竟如斯已乎蔫與靜之神交十年矣
辛亥春靜之遊予邗江握手驩如平生登其堂圖書
滿架芳草盈庭瀟如也劇譚數娓娓社稷隱憂身心

性命寄諦薦嚴事靜之靜之謬兄覩薦方期矢心脩力共濟牆艱靜之一朝已矣嗟嗟悲夫靜之之品如千尺寒松靜之之氣如雙龍牛斗靜之之才如武庫甲仗靜之之心如峨嵋積雪長安相知以其出處卜吾道與衰而妒者久已側目十年老博士吾黨方爲靜之扼腕靜之笑曰固也職方命下薦以傳符再促之行不報薦固心疑之亡何訃至矣嗚呼悲夫人東叵測天亦難諶世有宜死不死天故留其餘年而窮



其本來面目以爲天下笑其綱似漏而刻又有不死雷霆反死鑠金之口天故老其骨而百罹以淬礪其才即或未壁厥用而精光照耀史冊其意以奪爲予之二者薦得叩彼蒼而問之若迺甘原憲之貧遯子淵之厄齋汨羅之志賦長沙之鵩盱眙京口而後并靜之三矣靜之幸免二君之禍其無年最甚天乎天乎酷矣舉世汶汶難爲清舉世滔滔難爲貞舉世齷齪難爲名長安之不容而山林山林之不容而地下修文彼司命者亦若逢群小之怒何哉嗟嗟悲夫靜之已矣一片熱腸半生孤憤不能稍稍吐氣必且神游帝所痛哭流涕于九廟之靈力爲塵世蕩滌氛霧楊忠愍有言平生未報恩留作忠䰟補薦固知靜之不能瞑也生芻一束清酤一卮哭兄几筵弔兄之孤衰覩孱弟相對號呼愁腸幾絶老淚欲枯嗟嗟靜之其知之乎

## 祭陳黃門彝仲



嗚呼士守純氣天畀完節矯矯彝仲獨行孑孑凝如木雞皜若冰雪慨彼末俗茅靡波央亦有修士浮慕姱潔荃洵霞舉翛然蟬蛻豈無壯夫錚錚者鐵之子恂恂矻焉百折鳳鳴朝陽鵷鷺震驚朝請尚方夕返芝城有琴可撫無田可耕孤雲野鶴塵滓浮榮吁嗟彝仲胡可以死君死不死神游帝所憶昔癸巳傾蓋長安片語投契共瞀肺肝席未暇暖南北羽翰薦之罪䕯猥以慝口世方鼎沸彝仲援手慷慨憤激義形

于色聽者錯愕相顧歎息彝仲爾時業已去國不自
爲計而爲我亟知己之謫豈以雞肋山陽之慟抑惟
我私人之云亡世運隨之挂劍聊城隕涕何時繡水
溢焉梁谿忽摧南昌齋志江夏飲恨茫茫宇宙山水
空韻吁嗟後死肩荷彌艱千秋令名是爲大還彝仲
瞑矣我輩何攀有懷耿耿去歲出山白岳之約手槧
如新負此夙緣涕泗沾巾登堂陳歩如挹清芬不二
者志不磨者神



祭黃門逯確齋

嗚呼哀哉憶昔辛亥弟訪兄城東之鬧神王也摸骨
道故促膝論心不藏少年臭味比歸而再過兄清源
而兄病矣然尚能酒弟留連三日修藥何餌兄兄掀
髯曰豎者謂我且死我神聠聠然自持自信且不死
別後相思勞我夢寐借雙鯉于濟南再饋之藥索報
言而兄病不能矣未幾有傳兄訃者弟妄意其萬一
之不真及孟夙背來而兄訃真矣嗟乎兄不可作矣
向者濟上之別永訣矣嗚呼哀哉弟之初遇兄也在
甲午春孟一面驩如平生遂締盟歲寒未幾兄觸忤
權相外謫弟亦罪廢相去幾二十年精神往來一日
也弟最庚小草哭王司空于聊城兄相對欷歔屈指
幾何今又哭兄矣恨不得千里走奠憑兄之棺一慟
嗚呼哀哉弟別兄後哭思岡兄于鄱陽亡何哭梁谿
先生又亡何哭劉靜之職方劉幼安少宰今又哭兄
淚未乾泰安訃且至矣瑯琊公之哀徐子與也曰嬌



育乾坤諸子盡斷絃山水一身孤弟別吟數闋輒爲
沾襟雖然此猶吾私也長安奕棋日蒞月幻侃侃夕
郎有如兄朝上疏莫脫屣一官者乎有如兄百折不
迴終始一致者乎有如兄清修苦節閉戶讀書白首
彌勁者乎有如兄肝腸如雪一劍耿耿倚天外者乎
目前風塵慘黷飛矢蝟集林皐諸君子幸免者十一
兩修文地下又纍纍矣悲夫悲夫天不可問人故多
齮修短屈伸喟心千古兄志未酬兄目不瞑已矣已

矣氣决浮雲手排閶闔兄必且得請于帝張胆怒目闞弧而射天狼誰謂兄死兄死不死弟又安用較討刹那爲達觀者芥蔕乎哉

祭曹周翰哀詞

萬曆戊午秋孟曹君周翰之訃來自婁江故鄉友人某義當走哭懼以時禁波累其二子嗟乎余之不敢東楕二子之不我西也中腸軫結時見夢寐冬十有二月三日戊午迺崙一介致炙雞絮酒之敬于周翰



几筵而將之以辭曰嗚呼世眼忌才造物亦忌才咄咄周翰垂天勁翮寸管斐亹珠霏玉屑瑯瑯太原墜賞擊節生雅自負甲眎一切咸陽西京後進口實周翰曰噫志在六籍貶而時秕大雅冲淡世以爲下周翰偶自見奇獻璞三刖雄心彌厲抗顏獨行摧骨不顧酒後耳熱慷慨駡坐人目爲狂周翰仰天畫地佗傺無聊乃更自苦嗟乎彼肉食者啜拾餘瀋博青紫如寄獨何尼于周翰壬子之役已見賞主司矣以病不終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周翰盛時豪舉翩翩相矚傾肺腑之交締文酒之社咳唾風雲生死然諾數奇落魄觸目市驚子焉途窮知巳誰托于是薄游燕山歸而閉戶世又指之爲癖余心知周翰負氣不死且病嗟乎嗟乎于聃氏嘲賈生不能交催絳灌賫志長沙皮相之夫舉以廣周翰予解之曰眷山何以不容于臨川必欲鋤周翰之氣而儕之于齷齪小夫世之爲齷齪小夫者豈少也哉雖然荆高之涸于酒人博



徒也淵明之三徑仲蔚之蓬蒿也皆古之負氣不可一世者也不可一世故皆有所託而逃周翰不幸生長故家席累世之貲不能蟬蛻以託于蓬蒿三徑酒人博徒故鄉里小兒得而羈紲之揶揄之是周翰之才氣與其世業皆足以病周翰者也天乎人與良可悼巳周翰生平不妄交壬癸間瑯瑯之難周翰以世契獨免訾議其胸中有介然不苟者晩益困躓强項自如一貴人說周翰曰我能爲子介于禰唐公周翰

不屑也又或訛曰我能爲子介于首臚君周翰亦不
屑也一片肝胆獨深西州之感于太原身後行古國
士風辛亥秋會于西山出所爲母夫人狀累數千言
一字一淚語次拍案起曰我二人交多未定者尚有
待也荏苒至今曹生死不瞑矣其耿耿氣誼多類此
余故憐其才壯其氣于衆人欲殺之時而悲其未竟
之志嗟乎古人以生爲寄周翰今且歸矣稅駕廣漠
逍遥乎亡何有之鄉矣世間嘐信嘐訕俺得俺喪總



屬一夢回首五十餘年不啞然大咲也哉不者抑且
與正平長吉修文帝所蔽生前境界定勝衆納爾兄
兄饗之乎

祭于中父

嗟嗟鴻自乙酉識中父于長安邸先大夫一見賞之
曰少年郎清氣過人可長也鴻時年二十有六中父
少我一歲今忽忽兩白頭矣先大夫之喪仲淳介居
巢生爲我卜地中父周旋喪次宿榛莽者二夕豺虎
狠之窟也癸甲間中父締一新知甚密鴻規之曰猾
夫恐難信郇暱焉與絶鴻多慭口中父苦言藥我忒
廣會聯席陰以足躡我忠告比古人矣此意銘肺腑
者三十年中父故出歸德公門下並仕比部郎與徐
孺東曾于健兩先生交莫逆也大司寇富平公意不
可一世鑒拔中甫于諸郎中不啻加膝當是時于氏
家聲蔚然生色妖青難作如白日震霆强項縮舌小
父伉慷自列堅守江夏壁壘識者壯其略山中廿許



年翩翩文酒風流自命松陵有飾人部佐觴者狎耳
雜遝屏後酒罷中父肘予曰之子難久要若不聞嘖
嘖者乎又曰凡御闈壺必不可假以利利權一入手
難制矣鴻至今韙其言皮相者妄揣我兩人之交且
疑且詫我兩人氣誼不向世眼道也雖然庚戌以前
鴻知中父淺辛亥而後鴻知中父深少年場中非俗
歷三門九坂之險周行不定非互叅飜雲覆雨之變
肝胆不真中父自顧謂何尼父曰命孟氏言天時趣

目爲迂腐中父弱冠登朝諸名理左推右輓紆廻三十餘年曾不能越白雲司咫尺地誰抑之而誰尼之中父曾一勘破與昔人謂回首時將得去者爲自巳家當世之營營沒齒皆虛爲人忙者也中父信心西方空花泡影曾一勘破與紫栢老人一段因果九原執手曾一究竟與悲夫巳矣巳矣盖棺事定矣爾時不一了了數十年禪修何用若果了了便當啞然一笑憬然大覺薦畢酒酹兄不敢作情語逍遥太虛獨



來獨往中父又何介介于去留脩短之際也哉

祭賀知忍

憶昔與寅締交于兄先子大事唁我荒塋我有熱腸兄抱深情周旋多故寧直友聲三十餘年世變屢更升沉寒燠兩心自明長公鵲起歲寒同盟借羅叢籍退而耦耕風波震撼而我不驚杜門黃川無辱是榮葳蕤蘭玉案有遺經延及孫子弱冠鹿鳴屈伸倚伏天道信乎靜觀壘守可以解酲年幾耳順高枕無縈

云何不弔溘焉夢楹曲阿之間兩夆友生兄忽繼之握手九京相視而笑浩然太淸生也有涯誰毀誰成兄旣蟬蛻我猶怦怦哀哀楚些寫我微誠

祭洪奉常

太常洪平仲之喪來自長安不知其卒之月日也故鄉友人丁元薦爲位而哭如禮至十月朔日聞其喪歸且衔郵賻始具芻帛遣人致奠于桂林里將之以辭曰嗚呼哀哉末路論交傷心歲寒佩兄眞意有淚



闌干憶昔甲午握手長安鄒陽聊城共契金蘭三十年來知行路難蕭蕭霜鬢耿耿寸丹弟也信狂三巳無慍人盡操戈獨兄發憤兄于畏途亨屯之間銓司南徙無遷客顏刻意節省七十萬鏹望兄古貌蹁躚恂恂兄有特操挺然風塵與兄乍習和易近人儼然不滓兄之遠神兄于慈幃委曲養志一體至愛篤于昆季終始血誠古人無愧遂巡九列十有餘年以我波累退而杜門予于山甫青眼交歡時動雙鯉千里

殷殷泰運維新濟濟賜環方期節鉞條爾大還郡陽已矣聊城先逝本孺忽焉山甫謝世近聞浮梁溘死堪涕旅櫬纍纍總在一歲相逢地下潛然揜袂弟之深痛寧獨交情四郊多壘倚此老成人之云亡奪我長城弟久病困不及憑棺西風楚些摧我肺肝

祭沈孝通

嗟嗟孝通如斯已乎吾道方否沉淪幾三十年自兄賜環識者卜彙征之兆更意建牙秉鉞從此嚆矢而



兄竟已乎已乎兄昔抱奇疾閉關習靜茹澹絕慾者五六歲而神王駢舉數子弟謂兄瀕死不死無生乃生即此大勇猛期願可望而兄竟已乎嗟乎嗟乎弟與兄同出楊貞復先生之門同門之士十有八人惟弟與兄居最近考槃最久不同調而同志不同志而同心兄抹含玉韞弟瀝膽徹肝弟志在別白是非獨行其意兄與人為善調劑日苦皮相者以為枘鑿不相入而兄獨過憐予予亦雅信兄二人同心期于救焚拯溺各申其志而止嗟乎嗟乎弟之骯髒既見棄于世兄甫出山二十餘年尊酒未及稍舒肯吐氣也而竟已乎已乎弟與戊小草別兄松陵兄把酒囑弟曰長孺此出當事行且以要津相待志銳氣激要津其若長孺何吾不顧兄以彼易此也弟唯唯入長安之一月果得罪要津挂冠歸歸而兄持斗酒勞予垂虹亭予手謝曰以此戔兄本來面目兄亦謬壯予絕不作牢騷態以為長孺故自豪比兄出山弟竊難兄



南海之行且莫旦夕躐遷寧稍遲之更不欲兄攜兩幼子跋涉炎瘴而竟不能阻兄以為孝通必不欲傳舍其官自是本色而不意兄之不歸也嗟乎弟負兄矣弟負兄矣萬里游魂藐孤誰托半生淵抱百一未酬人亦有言蘭摧蕙折不如蕭敷艾榮此弟為孝通悲也山水調孤朱絃空撫此為吾黨悲也前年哭王司空于聊城淚未乾而哭沈秀水明年哭梁谿再哭寶應再走哭芝城遙望紫谿而慟淚未乾而又哭吾

兄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山陽之感弟獨爲吾私乎哉

祭奉常顧禖宇

於惟先生民之父母嚴陵楊李與誦不朽於惟先生邦之司直驄馬繡衣臺端生色萬里南遷以姻婭故先生所驅當途所忤歐歷疆場勛勤積伐傳檄定變潢池鮮甲中外倚佇開府仗鉞奉常陪京試問主爵畏途尚通先生以質舉世競巧先生以拙稅使中原嵎虎是扼與主長安驛馬斯絶吾愛吾悶砭爲百折



家有象賢橐無長物上方短筇共匜一葉世美先生永譽完節天不憖遺而遽易簀嗚呼哀哉昔我先子閔凶南康先生赴之涕泗霑裳先慈遘難㧑㧑天津殷懃使問骨肉彌親眷茲明德越三十年甹念及之掩袂潛然追惟辛亥挂冠祥武觸目荆榛長公出祖生死道誼兩世交知何以訓恩耿耿寸私登堂吊唁敬進一卮悵然廬山白雲孤飛少宰木拱太僕草腓先生長往古道日微後生爲程餘此清徽廓風陳些

倍增歔欷

祭姚茗雪光祿

宿松之業京兆皇皇翩翩珠樹㬠㬠其祥有斐長公彼美季子公乎頠頠盈盈茂祉弱冠成均虎觀横經三獻不售執倂河清漢庭卜式雅負名卿維此大庖米鹽瑣屑惟公心計釐正罔缺天子曰允錫以恩綸怨爲長秒宏抱未申篋澤煙霞若溪雲水朱屏畫扃云誰與庀拮据世業牙籌自將載歌蟋蟀嗟彼膏粱



去矜塞兌唯我鄉閭瞿瞿抑抑尺幅靡踰昔我先君暨公鵜屦爰以愛息字公仲子無祿姝氏再嗣鴛絃公仲尋夭孤孫可憐公之冢君夙同研席半世石交白首如昔公之易簀恐死相託耿耿數語唯唯片諾姻婭之誼九原可作

祭余支山

予初入桃城而知此中有三富室也日周日余日沈然而里有大役州大夫左右顧輒慷慨赴義不措省

不前郤者余公也公拮据起家規模氣佩甚踈性伉直不能頫首下人時以此買禍卒然扞文罔人人重足矣一縉紳乗危覘其産公抗顔曰某即死産必不爾售再蹶再起時有天幸居積計子母至數倍窮民有徃貸者度其人可與約曰旦日丞來寸畧不爽否者面拒之人亦無敢負公先壟之畔多窪産客說予廣收墓田公正色曰十年不平稔公毋爲子孫累也余不之信已果然甲午秋菁山難作彭直指被逮縉



紳多快焉公謂予曰使者而肯爲匹夫匹婦請命此數十年所希覯反以爲罪乎余至今韙其言公好版築廣厦傑閣左右相望甚都槖無羸金堂構白首不倦晩益好行其德鄙夫揜口咲之公意氣自如憶昔庚寅予爲先大夫營大事于兹土四頋蓁莽無寸椽可栖亟而告公公慨焉椎牛儲糈任尊俎之費者浹旬四方之客徐來會葬籍公無壘耻嗟嗟古人不忘一飯況褁我大事乎此誼佩肺腑三十餘年嘗願一當以報公落魄一官至今耿耿聞公之訃潸焉不知涕之無從矣雖然此吾私也公年八十餘矍鑠如壯夫策蹇出入城市晨起晏罷日以爲常生平無病不知藥餌何物有子宦遊諸孫濟濟讀書歌子衿者數人久而人多信公長者天之報公不薄公可以瞑矣

## 祭康孟脩

嗟乎弟年三十一而交吾兄兄方强已二毛矣望之踽踽乎脩士也漸與之習玄談高韻風雅襲人久而



叩其中听然有氣滿腹不合時宜庚戌冬予始過兄稱六十觴菰洲野水古木寒煙平疇半稔三徑蕭踈知兄之所以爲生虛窓薜荔淨几瓶花知兄之所以爲侶婆娑一榻夢入羲皇乗興臨池法模魏晉知兄之所以爲樂蘭玉葳蕤遺經可讀虀鹽味永孝友情深知兄之所以爲訓方兄盛時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中年厭箸屐綦漸稀屏跡城市者二十餘年清韻不屑阿堵熱腸時周人急繆母之變生死不負交

知時艷稱之忘機寡營落魄半生今眼市情時自捲
腹人嫉兄瑯琊海虞前後數千金隨手散盡老而坐
困是涸無懷葛天以白圭計然之策不亦悲乎已未
冬兄觴我六十壽言數十韻手書無一弱筆精采如
兆齡兄七十弟不及一過玄亭忘兄必躋耄耋頤以
二十年再修庚戌故事而兄已矣易簀作數行別我
自謂平生好惡親暱毫不假借皮相者謬謂兄好好
先生其然豈其然乎嗟嗟弟直腸傲骨坎壈一官瓠



落白首交知背棄兄扁舟過訪傾吐爾真弟之感兄
歲寒寸心嗟乎孟脩已矣已矣老髮煢煢諸孤煢煢
責在長公長公研田不自給即有至性空拳安施二
三友生所以卹兄後人者能如兄之待友生乎哉

祭劉光祿本儒

吁嗟東林橫罹世網兄賈後勁而氣獨往邪已之間
白晝魍魎大阿倒持勢不可長雄請尚方羞彼立仗
身退道存名高霄壤講會繽紛君子所養讒口披猖

眾國擾攘一朝冉苹日月開朗首應弓旌力披蓁莽
彼狺狺者敢護其黨兄席未煖叩閽慨慷自憤螳臂
手鋤嗔蜂多言亂聽孤忠儻倪龍比地下相從撫掌
高帝神靈精誠鑒賞大姦逋誅死甘鐵杖嗚呼哀哉
屈指同盟兄始艾年牽復之會兄開其先一往不返
旅櫬堪憐人固難知天亦茫然嗚呼哀哉士方蟄伏
直道自矢幸爾賜環化爲繞指少年矜奮白首徙倚
三尺之殺奪我素履有靦面目生不如死兄死不死



浩然千禩九列匪甲三公頹澌嗚呼哀哉四郊多壘
豺狼接趾人之云亡世益傾否觸目嗜心有淚如雨

祭臧敬伯兄

吁嗟敬伯兄一方之元氣也孝友忠信出自天性溫
良泥愛老而彌醇七十九年皜乎玉絜盎乎春煦幾
于無懷氏可以狎鷗群故曰一方元氣也一切世業
或盛或衰或聚或散如空花泡影必以元氣爲本弟
之所以哭兄者在此不在彼弟自十五歲登兄之堂

迄今四十九年感兄知愛如一日也兄之愛我如親
兄弟當弟落魄時嫂夫人語舊婦曰丁郎必非久風
塵者至今佩此義不敢忘也弟罪廢數年兄弟時時
私語曰丁郎持議甚正不可埋沒弟近以季兒締姻
于兄情好更密要之相知在先千秋結契姻婭其淺
者也弟之所以哭兄者又在彼不在此兄少年下帷
于茗上若下諸昆季馳騖詞壇獨數奇不偶前後脂
頽者俱相繼捐館惟兄如魯靈光巋然獨存俯仰屈

伸儵然不以介意無聊之感傍觀者獨深弟所不平
于造化者一也兄有佳兒英英秀爽不惟蠖屈抑且
天亡晚年舉子有孫更殤門戶蕭條顧影堪悲無論
堯山先生吳夫人盛德兄一生積慶造物小兒何以
報之如彼之刻弟所以不平者二也嗚呼哀哉叩首
去年邑大夫舉鄉飲禮兄不得已始一赴弟具雞黍
飯兄藹然握手陶然杯酒間弟意兄神王必且百歲
轉盼幾何而兄不可睎矣嗚呼哀哉兄性靜好喜惱
不色見陰陽不時侵易簀時忽稱心痛悲夫悲夫二
豎胡爲乎來哉吾不解也更不能爲兄解也百身莫
贖仰而問天天不可問吾又誰尤瀾斑老淚爲兄欲
枯兄會舊婦相對嗟吁將酒陳些哀情孔多

祭石令君

石使君令吾邑三年苦節惠政卓絕江表行已報政
且將殊擢矣忽罹甲子元日之變一邑仰天哀號天
不可問越三日丁元薦率士民殮使君以禮已斬賊

首祭之未足攄隱痛百一也二月望日巳巳靈輀既
駕爲文以吊之曰嗟乎使君介若處子慈猶衆母蕩
乎海涵泓然止水少年奇氣斂而卧理一代循良兩
漢繼軌人世叵測遘禍乃爾嗚呼哀哉撥厥所繇不
敢明指庚申伏戎張于甲子衆望攸歸殺機伊始天
乎天乎我父我母首領不保賁獲死所從容殉義既
瞑猶靦忠魂所庇晏然獄市有衆如虎攘臂奮起罪
人斯得刳心刖趾赳赳武夫君所訓只一城巷哭洒

淚如雨廟食茲土君無憾矣臘月廿六有一庠士夢
君高山關張諸子濟濟忠義左右簠簋五日難作夙
緣是以余所哭君不以一死常山睢陽生平自矢壯
夫七尺廼捐暨子冉呂之器而止百里上有太公下
有知己一慟斷腸恍如執手

祭徐聲遠

嗟乎當今之世士有家無四壁腹笥五經獨寤一室
雄睨百代蟬蛻汙泥之中消搖塵埃之外如吾聲遠



者哉聲遠之貌如處子如老衲恂恂于于言不出口
聲遠之氣如干將莫邪光射斗牛聲遠之韻如秋水
芙蕖霜曙唳鶴聲遠之品如峨嵋天半雪影瑤空聲
遠之詩若文如藐姑射仙人不受人間烟火又如登
萊海市虛空樓閣可望不可親嗟乎江左風流至唐
伯虎桑民懌文徵仲沈石田祝希哲諸公盡矣它或
雄于才而品不勝或富于學窘于檢押而韻不勝即
才品風韻中詩若文不兩擅也聲遠不談禪而澹然
無慾漠乎寡營不談學而然諾不宿衾影無愧窺聲
遠之深者詩若文其土苴爾弟所爲北面于聲遠者
也弟自丙戌因孟夙識聲遠又因聲遠識玄白仲容
烟水之契相共二十餘年孟夙宦遊不得意玄白仲
容一歌鹿鳴輒又鎩羽南宮半生知契近一聚首而
聲遠不可作矣弟傲骨獨立每至金昌惟一造聲遠
聲遠性畏客獨延予入卧樓相對竟日譚孤桑殘蠹
味于金蘭市醪尊奠朐于冉食片言隻韻勝讀書十



年而今已矣已矣弟方荒裘山中聲遠許我作二仲
弟將買田半頃別築室數楹爲聲遠娛老計此意積
之十年新築行且落成而聲遠一旦已矣人琴之感
予又安能已於涕泗之無從也哉

哭王弘陽

嗚呼天生先生止是耶世運傾否大雅淪喪海內賢
士大夫方以鈞衡風紀望先生期爲國家砥翊湃之
狂波樹旋轉之鉅業而先生已矣此爲天下哭先生

也先生高才淵蓄苦心鬬抱草有未竟之玄志有欲請之劍夢幻塵世蒸嘗乏三尺之孤土苴浮名俯仰懐千古之恨此爲先生哭先生也小子薦豐儒尒負好盡之累先生不以我爲戇獨行踽踽先生不以我爲迂拔劍流俗先生不以我爲盤淪落十有五年先生不以我爲無用嗚呼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也先生湔滌我于罪廢手援我于衆人欲殺之時誼高矣小子以爲其淺者也向者小子有所過望于先生



先生銳然行之不俟終日棄一官脫屣尒所以成我愛我者必不以一官重故曰其淺者也嗟乎小子何以爲先生報哉千金可以酬漂母一劍可以見智伯九辨可以斷三閭而不足爲先生報先生所以期我者兩心相會口不可言也嗚呼小子何以報先生哉小子辱知吾友曾于儁于儁且死執于中甫手喟而語之曰丁長孺眞男子也小子佩斯言十八年矣每念及心碎汗淫淫下也先生向語人曰震霆破柱之下了無怖色者唯我長孺嗚呼小子佩斯言又二年矣每念及心碎汗淫淫下也此生竟何以自樹副知巳之望哉嗚呼孺子濯纓下惠愛冉世艶青雲小子擲如糞壤抑或不負九原小子所以報先生在此不在彼嗚呼哀哉小子猶記丙申之秋過候先生迎門執手話言竟日比再出山先生不可作矣登堂陳步想像先生于淸風白雲之外徘徊悵望思一寫其孤悰而不可得惟有慿棺長慟而巳先生其殍我一觴



哉

啟王鏡宇公祖泉臺

嗟乎片語寸心一日千古不佞與使君遽作長別乎使君按吳與容屬李觀察謂不佞無旅見也不佞不得巳而同章元禮晉謁然使君之意心佩之矣不佞晤劉靜之于射陽靜之日兄此行必促鏡宇早出不佞席未煖訃至矣方今國是混淆風波滿眼必得沉毅果決之士砥立其間方可以懾群小之氣使君所

自期許與世所期望于使君者方重且鉅而遽止是已耶嗟乎使君之氣小人激之也豈造物小兒亦爲此獠助虐歟不佞南矣特附一帛一觴稍致奠私而又不敢爲楚些而以衷言告几筵嗟乎嗟乎山頹棟摧邦國殄瘁山陽之慟曷惟其已唯使君鑒我區區不爲交情爲世道爾有淚泯泯并致九原也

## 祭劉靜之母王太夫人

嗚呼靜之之母猶吾母也雖然余與靜之未識一面



也而何以母其母蓋余之臭味于靜之甚奇緣吾友以信不佞緣不佞以信吾友之友余蓋有感于朱官論文寧之事也文寧至今道其事相對歔欷幾泣下非爲一官感靜之知已也夫吾黨二三友生世所詫爲風波之民者也比閭不知同籍共事之人不知豈惟不知有畏而遠之者焉陽締交而陰下石者焉搖唇皷舌爭虛名于方尺之簡而不可得與哉靜之何所當于吾黨而臭味之也固自有不言之契與抑其胸中廿自蹈風波而不悔歟嗟乎君子可以雞肋一官介視七尺而不能不戀戀于二人其慷慨奇嶼之氣犯難不二之誠可告之父而不可白于母故千古不乏義方而獨子瞻與孟博之母齊稱難之也嗟乎今之時抑又難矣古之爲善者禍福或介于可知不可知之間今之持正不阿俗者必罹口語必蹈不測蓋不待知者而次靜之特立于風波震撼中毅然爲吾黨扶正氣而標之幟張胆信脊義不返顧余因知



太夫人慈訓必有出于尋常世俗兒女子外其于我黨被截髮剉薦者義加數等故曰靜之之母猶吾母也或謂靜之通籍十年稍自委蛇必且驟躋通顯翟褘之儀滫瀡之奉旦暮可立致靜之岸然不屑廿以青氈苜蓿志養太夫人翛然怡然于白雲之鄉無所遺憾太夫人之知靜之甚深望之鉅且重而靜之之報太夫人也甚奇服且𥜥矣元薦初擬走哭几筵附升堂拜母之義而外王母春秋高不敢跬步出門以

負子母之託是以遲回二年不果此亦太夫人所黙
鑒于九原者也來匆絮酒千里寸心靜之爲我𥌒陳
之太夫人其齊而饗之也哉

祭陳母杜太君

於惟太君柔嘉惟則弱齡失恃矩矱脩飭爰歸于涑
鴻光媲德南塘再徙艮士瞿瞿拮据太君黽勉與俱
豈曰式微懷此永圖有子且奇再世風緣熊丸晝荻
苦矣三遷太公蚤背藐焉諸孤嗟未亡人弁而丈夫
公私交責十指是支以勞成愛一激而儒有子既貴
衆修雅朏太君曰噫而無庸爲曰忍曰慈太上我師
板輿就養三著循艮所至見思曰唯義方年踰耄耋
不廢女工葛覃素絲先民之風以帥諸婦爲士女宗
龍章三錫箕福五備爲善之樂今而滿志下報太公
生死不愧膺也無艮辱知令子通家之誼比于猶子
樂只孔懷是惟衆母猗與太君爲衆母母陳歩薦[illegible]
惟靈鑒只



祭馬惟任太夫人

於惟我母令德婉嫕葛覃莘莘小星嘒嘒式佐蘋蘩
紛敂蘭桂天之不吊蚤奪太公煢煢母子南海歸鴻
孤孽之際人所難言艱關百罹哀哀北萱曰忍曰慈
克綿其後不有伯仁寧知絡秀吁嗟我母拮据終身
丸熊晝荻子姓翩翩振軌末俗標譽江左抱璞三刖
中宵剌股母顧曰噫而母介然嘗之蓼蕭必有豐年
矧兹兩雛駒而汗血太丘濟美肴山方轍蔚矣德門
朋從鱗鱗母之器別玅有人倫內具雞黍外屏浮薄
是惟名流以滑譙樂肅肅雝雝貽此式穀某等竊交
白首素心是將或託塤篪或附宫墻飫聞內則永佩
壼誨升堂拜母稱觴者再聞訃驚怛使我心瘁世所
惜母有子且文而未青雲母所自慰游子歸寧萊綵
繽紛仲由隱痛傷哉貧也古來冄養問誰存者馬氏
之祚爵爾孫子母死不死可以瞑矣

祭姚叔度夫人

於惟太母出自名宗生而婉嫕宗伯情鍾眷此掌珍妙選屏雀虛中之箭䣕爲媒妁時惟京兆桓桓驄馬有子而文是坦腹若盈盈十五采采蘋蘩乃歌琴瑟乃賦葛覃滲灑晨興舞雉夜闌厦我尊嫜和我妯娌太公壯歲裘馬翩翩太君佐之内外井然竹裏行厨花間過客飲食若流豐無長物課績惟勞寒灰自晝燦燦蘭玉盈堦繞膝緜秀曾孫振振莘莘百口所營式儉與勤太君之德令人意消不言桃李介福彌高



曾未稀齡而遽奄忽薤露爲霜崦嵫逼日萬有孤媳渭陽爲依大母是怙恩斯勤斯屈指于歸以終大德奪我慈烏痛踰罔極慶門之内子姓駢闐白首齊眉越五十年人死而死太君不死曰和曰慈昊天鑒只既酹我酒載陳我誄悲哉秋風涕淚如雨

祭王淡生母夫人

琊瑯錫祚江左遺祧桓桓司寇百代於昭蘭佩徵祥燕叙卜吻於惟太君小星有晃既歌莞簟式象山河

克佐司寇壼德峨峨賢胤篤生唯麟之趾世有伯仁吾道不死才雄郢雪氣吹秋雲毋氏聖善資以事君視草蘭曹功高豫建毋貢鴻綸令聞憲憲中朝秉鑑三晉掄材聲光日月望肅棘槐太君曰嘻物不可極乘流遇坻與時消息翩翩綵袖曰賦歸來瓶罍未罄蘭玉斯莪惟我太君宕登正覺[illegible]佛長齋超然五濁曇雲𩆜色寶樹垂枝遐不壽耇忽矣崦嵫嗚呼哀哉萬托長君比于猶子式瞻母儀洋洋盈耳世所炫者



箕福五全天之奪毋寘以大年靈氣穆如衣裳冉冉酹酒𠻳詞靈其若儼

祭范宜人

嗟乎不佞諸生時輙儀宜人大節葢父母欲奪其志宜人佯病欲死父母皇怖勉成其志而歸之范郎吾友長倩是也長倩貧落䰟性傲不能俛首贅壻宜人曲剂于父若母苦心者十年而長倩舉北闈不佞幸附驥聞其事甚悉酒後相顧耳語長倩與日無忘半

衣之泣長倩傻而颺曰諾不佞時喪婦目且偎偎乎瞖矣負氣罵坐意不可一世皮相者咋舌宜人時時侍徐夫人于壁間窺其意態而心壯之陰致書外翁以其中表姊締姻盟明年不佞第進士娶于吳如宜人意嗟乎世有高賢大良覩面相失又有縉帶共席沒齒不相信者何物在生宜人遇而物色之立談之頃遽託以骨肉懿親終身焉此誼千金不足重明珠莫能訓也又十年長倩成進士不忍歸雲間予奏記



長倩曰足下洵不負徐氏矣雖然何以爲尊大人計蒸嘗長倩不報亡何而我南北宦游跡稍疎又亡何各不得志于一官先後歸相過從甚驩不佞幸舉四子吳出者半而長倩子然如故宜人每見予長兒淚涔涔下予不敢詰長倩長倩亦若不知也者吳中盛傳范宜人臨池入晉硯藻窺唐與長倩相頡頏或以爲長倩且避席又或扁舟遐勝名山飛構清風遺韻才人逸士所不敢望百一者四方艷慕稱奇不佞直以爲非宜人本色豈其少年節烈九迴深腸有大不得意者聊借此自遣耶今年夏宜人六十初度二三交知方索予言爲壽而宜人病且死矣下見光祿先生及文正公宜人必有不能瞑者雖然彤史所傳强半以德以節間以才器千秋之業不沾沾子姓爲重宜人可以瞑矣不佞嫂事宜人習其閫閾事最真又感三十餘年國士之知骯髒無可爲報徊以昔年齊面目酹杯酒于宜人几筵而申以楚些一片白雲悠



悠我心宜人來之乎

祭吳予往母夫人

嗟乎傷哉薦于夫人之訃而悲孝子之隱痛也予往去秋不俟計偕輒解苜蓿官舍竊怪其太急亡何扶節白嶽云爲二人祝釐也然歟又亡何薦遇予往于梁谿歲暮矣濡滯若不欲北者爾時夫人尚健匕箸也令予往知夫人即不諱豈肯以三公易一日養哉然予往終不能不北者迫于太公命也而又不遽北

者薦心許之不敢問其故而竟不意夫人之遽棄捐
棬也故曰悲孝子之隱痛薦又于夫人之訃而痛志
士之多戹也龍章象服僅僅世俗所侈爲孝者非子
往事夫人與夫人所望于子往初念然至今日使子
往僕僕風塵挾敝帚以與一日之遇夫人抑豈能無
芥蔕籍令子往冠冕南宮翱翔金馬而一旦罹此閔
凶必且不願以菽水易而况乎艱關牢落以其不死
羇客之身衂血數千里外噫亦太酷矣夫人目且不



瞑薦所爲悲志士之多戹者此也世道波靡士風决
裂至今極矣子往木鐸爲程而三學諸生始知有師
始知阿堵進賢冠外有廉耻道義以薦之無良未及
北面皐比而輒先柸其廬子往去而薦子子乎無侶
矣子往去而法堂前草日深矣夫人之棄子往是棄
諸生也子往之失恃諸生之失師也甚矣吾道之窮
薦不獨爲子往慟也雖然子往幸矣薦未三十而喪
吾父吾父年五十爾未四十而喪吾母吾母年五十

一爾子往少薦不數年而太公尚矯矯神王夫人年
且望七嗟乎以薦較子往子往亦幸矣許子往夙所
自樹一旦得志必且爲范孟博爲蘇子瞻夫人而爲
孟博子瞻之母洵人間勝事然而愛夫人者必不以
此易彼眞修砥礪一日可以千古菽水侈于三公有
子如子往夫人可以瞑矣薦于子往託世外之知聞
夫人訃方病劇又三月始起方能强起哭夫人几筵
區區楚些不敢爲世俗語夫人其饗諸



## 祭畢母孫太恭人

於惟明允厥有武陽猗與陶母乃啟士行武寧吏隱
怡情詩史杜門師友恭人是以上事二人下詶諸姒
姑也有疾露禱請死刲股以進孝洽閭里拮据家政
白首絲枲毋寧勞生公伯文母桓桓恭人紛此內美
意氣慷慨恨不男子襄愁之難攘臂而起夢作宰官
上疏申理覺猶記之義聲滿耳誕育京兆爲仲山甫
文經武緯張仲召虎持節出賑澤流東土正色朝端

爲衆正王太公七十恭人先之繡衣晝錦長跽一巵
婆娑白髮蘭玉堦墀積慶完福人間所竒畏此觴書
不敢懐居東事旁午借箸䀛𥅾深心石晝艮士瞿瞿
云何不弔閗訃南趨毋乎令終三輔怦怦韓范旣去
帝失長城我心孔悲匪以私情

## 祭許太夫人

吁嗟夫人寵膺三錫年幾九旬向苦無子今有子而
多孫歲䍃蘭玉擠済彬彬人間世之福所罕有也長



才苦志拮据一生自諸生婦及于宦成先生潛心學
問不問家人生産一切惟夫人是賴燕翼令子貽厥
孫謀人間世之匹所罕有也此耳目之所共知者也
夫人有厚德自諸猶子以及從孫無不呴咻而覆露
之卽有犯者不屑校先生身後二十餘年物情世態
種種不一夫人體先生之心以調劑家庭眞可不負
先生至于令終自族子迄于村嫗野老無不歎息𢖍
嗟此難以恒情窺也皮相夫人者以爲夫人長于治

家鋭于營生而出入宦途曲承先生淸操雅度如京
兆時發中貴人私饋司馬時却菁山謝儀數百金恐
沾上諸世家閨閫所未有也去歲廓如走長安爲先
生乞三代恩典人以夫人老矣不宜遠離膝下不佞
亦以爲言夫人力慫恿其行巳入長安而三代寵命
一朝駢錫出自意料外隻身空囊徃返數千里天之
報先生以成廓如夫人以望九之年拜命詞下卒慰
其倚閭之望又數月而翛然仙去曾無疾苦此又人



間世之所罕有也微夫人厚德不能享此完福且也
冢孫至孝庭除間一種醇和之氣卽三公九卿不以
易也嗟乎夫人可以瞑矣廓如可以慰夫人矣薦忝
先生門下四十餘年叔子辱在葭莩不以俗情爲夫
人慟而厚德完福幸夫人可以洩洩融融見先生地
下一觴告虔夫人其饗諸

卷之十一終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 雜著

### 瀧園記

出邑北郭十餘里有泉曰龍潭潭北稍東半里許跨石梁而西小埠點點如拳東南行數十武地平衍淵四面嗇之竹林翳其南可數畝若張喙飲于河丁子臨流卜築焉瀧園者何介山水也由吾園而西南北萬峰合沓如遊糾潨流縈之大如練小如縷引而注之前極怪石參差勢若相攫東望白氣如雲下爲五湖軒翥澄碧曰兩洞庭矗然東南峙曰蒼弁王摩詰不云乎大壑沿堦轉拳山入戶登吾庭幾有焉春漲夏潦瀑飛如龍驟如駒怒如轟雷秋冬泓澈可鑑沁人肺腑朱鬣泳沫驚颷作波時與松濤梧葉寒蛩哀雁交韻雜吹夜半臥聽如朱絃入枕庭中馴孤鶴晨輙鳴舞若有解者竹萬箇梅千樹橘柚桃李梨杏殺



之蔚蘭薛荔芙蓉牡丹芍藥俯仰交媚菖蒲刺水濱雨後秀色可飡牆外榆柳綴以丹楓霜後如赭東鄰一古梨廣十數圍蔭數席花時㬠帶如晝予架長廊以受之或曰此獨不能爲而有耶予笑曰夫孰非園也何必我山田數畝賃于泉傭人耕之主人時覘稼穡焉花畦竹徑隨宜疏蒔無虛地山不蘄靈泉不蘄名花不蘄奇臺榭不蘄麗意在自適生平負書癖局戶下帷率子弟肄其中平頭竊笑曰老蠹魚不了夙業耶予亦捫腹自哂沿磵結小茅茨錯落峭蒨間以待問奇者客不同調不時過過輙汲泉瀹茗烹筍擷蔬以佐酒班荊談諧眞率酣暢或主人欲眠客去或不留而信宿鄉人往來間與譚風雨暵溢時亦閑情倦則蒲團與則一笻一屐一吟一嘯昔有入箕潁者見一老叟揖曰子許先生耶何樂而居此不應再拜扣之老叟曰能棄家乎不火食乎居吾語若其人心動未及對輙失故處丁子曰世盖有覿面而不知者

焉有終身其中而不知者焉寧渠不知抑以爲累夫予何敢驕語岩穴聊以遣累已矣

端硯記

此吾友周本音所賞識者也叩之清而韻墨之細無聲光膩欲浮手之汎汗天將雨淋漓如滴墨而覆之可十日許不燥他硯則否予殖知石所重在神骨色澤爲次贋品紛遝甚至漬墨而積之垢皴坎以擬古而貞者詘嗟乎石不能言也夫士不幸處濁世有如此夫



鐘硯銘有小序

漁者于具區網一研製如鐘墨池殘蝕如蝕背半剝落作波文或以斗粟售焉好事者櫝之以餽予予愛其神理而世多皮相兩者各不能奪新安黃賓王氏見而訝曰松盤石也當是前代物而品遂定予感而爲之銘

嚙于鯨波者幾十百年頹焉自靡而神全其或成或毀或遇或不遇吾烏知其所以然

跛硯銘

友人姚公遠貽予緑端硯質甚古而刖其一趾或謂此弃物也予笑曰不愈于以全贋者乎故櫝而銘之

窪爾腹兀爾足叩厥理堅且沃噫完而瓦寧缺而玉其王駘之屬與

刀櫝銘

崑山有王生者善鑄劍小裁而紛出竒若魚腸若七首若鋸若錐若斧若剪計十有二事巧能匠心式多摹古左右出入靡不宜也余蒙而櫝之銘曰文事武備森爾具在櫝不盈只以莫不載禮君子無所不佩



朿銘

古人云不得志獨行其道獨處于何立脚行處于何着手太上潛德確乎不拔泰伯之流歟其次郭林宗黃叔度管幼安謙謙君子中孚豚魚吉幽光賁乎來茲保身爲已哉嗚呼古之至人洗心藏密行有不得

反求諸已是以處亂世而獨立不懼

西銘

躁以靜鎮慍以愚宏疎以密檢輕以重攝請問十二時中出門使民主人安在忝前倚衡見是何物危乎微乎微乎危乎孔曰憤顏曰苦三省三反終日乾乾是謂下學上達庶民去之亡忌憚而號曰時中嗚呼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避亂五箴



三十年前即有詭談避亂者夫入水不濡入火不爇無之而不可張子房東方曼倩其人也若必擇地而安會稽遼東非昔賢所辟者乎今殺機鼎沸矣予喟心憂患白首折肱乃作五箴

一廣慈

胞與勤念惻焉不忍此念何來發根於仁如毋遁兒是真是假推誠量力銖積寸累不問宜禍吾濟吾志世方擾擾禍福無門眾之係命天道所嚮欲必與眾惡勿恐施時陰行善是名廣慈

一習勞

晏安鴆毒不可懷也干戈雲擾無有佚處陶公運甓武侯躬耕聞鷄起舞壯哉祖生嗤彼孔奐愉厥四體如尸樞蠹由不運敗先正文成習于與人衡量沙石勞其股肱任重致遠以漸日增一朝脫去鼓掌趨距義旅勤王拮据戎伍四十九夜曾不假寐丈夫之氣賁育自我寧學婦人甘朽床第



一甘苦

安飽一念千古坑塹聰明男子豪傑自命一旦墮落回頭無路斯犬機鷂至今隕涕舜蹠之途一蔽千駟利害毫髮即此分路彼狂匪愚以有欲故矯志厲俗先從動恐木飲蔬食濟有餘味

一挹損

盈便是惡下即爲善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太上曰損其次不先日中必昃月滿則虧人有其巧天不可違

翻身退思進有餘地埒歷前趨旋踵飄瓢屈伸之機倚伏可畏

容藏

眞氣不足而多強陽亢神不蓄適敢厥張古之至人超越九霄潛入九地冥焉太始淵乎惕厲藏舟于壑藏溪于山行無轍跡遊戲人間

屬戶約

汝體素弱久病未除神氣未王即瞑目靜坐猶恐不



支況要苦心應舉乎精神稍稍屑越立困之道也朋友相處寡會所以增敬吾盡閱世久而知之多言損神多動損氣多戲謔便滋尤悔多飲不但昏人淸思亦且浪費時日此際去秋試不七月政千金一刻父母年老時勢巇巇俱在背水陣中楊况兄弟較汝更苦志決宜各各杜門爲決勝計黃懋中先生在詞林每日反鎖其戶即尊長不輕叩急務不輕開案上只置書一冊不成誦不他閱前輩如此潛修後進之師也二三相知同調各生勇猛心各相體亮若修飭體面悠悠蕩蕩浮浪度日月雪遠征違親弃妻于數百里外何意須粘此座側作東西銘閏二月朔日六十二老人力疾書

重修吳山寺募緣疏

萬曆庚寅余爲先大夫卜地龍溪登吳山之巓有古刹隱映山麓則端禪師說法處也瞻拜石塔及其遺像今年夏掃墓歸適兒琉再遊吳山寺頹垣敗瓦叉



非三十年前景象獨石磴流泉與山禽野鳥自相唱和僧數輩出謁多古朴龐野因出顧箬溪司寇章南茗少參遺墨示予展玩良久不勝古今之感因慨然名剎轉眄鞠爲茂草誰任其咎者兒琉慨然發願俾僧募貲重修其成否惟力是視或曰當此南北交訌白蓮教橫行公乃張其焰乎余正色曰世之亂也以殺機熾祟不已凶荒繼之兵戈蜂起近世士大夫無人不禪無人不放生無時不談戒殺余以爲莫如息

機機動而殺生傲乎危哉端師者游戲于機之外者也其詩日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目前名僧ㄕ出世而心沉酣于世端師以出世法玩世名呼章相公傲慢圓覺老梓吻交持縱横自在則以忘機故乎亟欲衆生塗抹一切俗情俗相斬斷殺機以端師爲救世津筏借玆刹爲嚆矢用意良獨苦倘有善知識同此願共證此緣乎獨法門之幸哉吾友王孟夙八年不入城市特訪病夫于小



齋問其事而躍然賈勇隨喜特爲余代作募緣疏余以俗眼不可與莊語聊以此草草一道因緣非能作獅子吼也

## 故太守嚴公一淳助葬疏

故廣信太守范先嚴君世載明德雅負高標登丙戌制科授太常博士執德清卻秉心塞淵十載安常奮括囊之無咎寸心株守甘冷局之量移門可雀羅貧猶儒素旋部符而出守竟易簣以長捐會稽之綬未懸西州之慟隨至旅魂倚偉歸櫬艱關三千里窮途二十年薄宦殘編零落嗟俯仰以無聊世業蕭條知窀穸之何地廉吏安可爲也天道其果非耶不佞夙附斷金幸叨同籍望素車而隕涕慨藐孤其疇依哀集賻金感長安之盛舉勛勷襄事剏問左共奚辭昔元振貽四十萬錢不問誰氏堯夫捐五百石麥詎道迄今吾黨寧讓于當仁不佞恥獨爲君子疏名如左多寡惟力是視



## 築灰格法

先取山上真黄土晒極乾急即炒用磨細篩兼真石灰用新出窑者水化篩細乘熱灰與土各取一斗以漸和之方勻擴底土六灰四頂上灰六土四築法以灰土和勻乾濕適中手捏之成塊撒之即散方爲合法鋪六七寸于壙內以蘆席覆之令細耐人輕輕紙貫其趾踩踐其上土實方用輕木杵錘之寧輕毋重寧緩毋急久而以錐錐之不入又下一層一層不實

餘功盡廢躁踏之功多于杵方妙

一築灰格穴淺者易爲力穴深者擴多上浮須先將大黃石寬築四面外更以大木釘樁柵其外築土方際方堅

一築壙頂最難蓋頂圓難爲力且易鬆散不若直起至頂先築一方者亦以木板釘樁夾之方固工畢取剩土剩灰及粗楂堆上稍稍錘之圓其首以洩水然後更取浮土加高



一築壙或用烏樟樹葉取汁濾清同糯米粥和勻灰土或止用上白糯米煮粥和之冬天加上好酒或止用清水和灰土以木甑數十蒸而築之如築城法此爲上策先大夫墓亦用此法

客難

或問曰近世世講之禮云何曰非古也古所謂世講者重知己也道義骨肉也世世子孫永以爲好如諸葛之于龐德公子敬公瑾之升堂拜母是也君房即有知己之言其友弗許不屑受其子之拜餘可推也今之世講乘逈籍一日之偶羣四海九州籍而盟之曰年誼方其縮帶握手時意先吳越矣安問子若孫乎皆爲之說曰今天下重同年而不重窮交以同年必縉紳而窮交不必縉紳也藉令同年而落魄必疏于窮交之顯赫者也重座師而不重經師以座師必貴顯而經師不必貴顯也藉令座師而落魄未必加親于經師之要津者也安問子若孫哉將遂廢世講



乎曰非也子所重知己也道義骨肉也如世講中而有知己道義骨肉者焉世世子孫其敢渝盟若先大夫之于夏司馬是也夏氏子若孫即寒盟于我余誓弗敢校爲先大夫也司馬公亦命長卿曰若見長孺弗與鈞禮子其敢自外于司馬眞世講者也若東光之馬亦然然則何以處鄉里曰泛愛親仁莅官云何曰國事爲重準之以功令裁之以士大夫清議而我無所私厚薄焉孔子恂恂鄉黨魯二家少正卯同域

百里之內獨非桑梓與一旦得志大者尸小者瘝顧
吏之伐泰山之旅雍徹佾舞弑父與君之顯刺即平
居與二三子問難斤斤斧鉞不稍假借何哉傳曰見
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石碏之誅厚子噲之
絕章惇是也此春秋之義也曰世且以先生爲刻爲
險奈何曰辛亥乙卯兩疏鄉人不以我爲詆而止以
此二者相加人心猶未死也彼借懿親私札以贊要
津者險乎刻乎浙人方北面而奉爲盟主爲賢豪何



哉他若戊同年攻同門逐利則轉脫賣友欺孤則陰
祇其青衿近如丁石濤太史者又誰也老儀曹獨不
得執功令批繩銅臭子爲海內孤寒士稍塞倖門哉
客廢然而退

## 野誰一

夏日客箕踞松風下一枕栩栩也夢弓旌及焉玄纁
朱紱錯于道疏屬之親千里之客盛具牛酒玉帛緣
于弟賓客介紹門下如蟻其妻竊見自幸非望笑不
容口蚤起主人攝衣冠以次延客入抵暮不得休汗
淫淫浹踵甚不適度無可奈何稍間然炬報謝諸問
遺無虛晷一切舉動具有故事詫曰古稱得志茲是
耶來濕久之乃安無何天子詔九擯宣白麻爰立作
相衣冠踊從甚都晨入酉歸顧不得時見上諸擘畫
多掣肘會臺省有言者郡國屢上災異方寓多壘天
子賜璽書諭讓思正色竭忠無諱思不爲左右所容
謀于客曰竊不自意至此然無能纖毫裨攄于七尺



外也勞苦而無功違志而隮于不測歸休乎君不再
計矣客囁嚅不敢正對謀于妻子妻子羣聚泣私計
田宅貲產鉅萬舍人兒多不法恐一旦爲怨家所
乘騎虎者勢不得下俛首躊躇良久喟然曰人生適
意爾金馬門吾不以易長松一席蔭也溺酒欠伸而
覺以語所親所親曰噫君夢耶夫覺而後知夢君幸
矣

## 野誰二

一侏儒嗜書多蓄飾以縹囊貯以阿閣什襲而乙之雖恐扃鐍不固也有博物者善解人頤侏儒心怪之蹴其門短襟禿管擲楮滿地閒一叩之指其腹曰便便者是也問所從受曰自他舍生侏儒良久不怡廢然而返曰吾乃胥笥非能讀書者也丁子曰嗟乎世有穴金而秘之者死且屬其子曰毋發我藏此稱富乎哉或曰一窶子與主藏者昵閱而籍之歸以驕其妻里中竊笑焉丁子曰此猶巧于穴金者也何也其



爲他人守一也而差逸

野諺三

蔣光父性嗜菖蒲蒔以磁盌漾以清流敗髯蘸蕪避暘就陰晨夕盥手屏氣俯頸而從事旁觀者訝其勞也光父以爲甚樂時置几案間曰此良友也比于子猷之竹云或嘲之光父曰凡卉之貴者色與臭味不全勝菖蒲不色而色不臭而臭不味而味趣在人意表潛于幽谷聚族于水濱石瀨託羣于蘭棲于竹取

資造物甚廉其所適意獨梅雨秋露無求而自傲耻與烈日爭炎好事者聚沙石而植之大小方圓惟器所宜然不可以狎王公貴人游冶公子以其難近不堪弄敬而遠之觸以酒則敗油滓焉立靡婦女以其不花絕無憐者生平所最親衲子及無事客死且枯骨芬烈能清目療心病方士餌以長生而獨吾嗜之癖乎或曰蓮亦皭然者也子何以不嗜曰夫蓮吾取其淖污泥而不滓然一遇摧折不復振遇自炫耀多



用以諂禍不能全其天菖蒲靡如髮薾薙剪刈彌細彌盛何神王也獨不能與塵穢出沒如蓮其福耳丁子曰噫蓮之不滓也險矣哉毋寧福

題印指

君下有僧學篆法于何主臣主臣秘不與語從窓竇窺之詑語乎曰主臣故善酒置一壺案頭時時以手畫几上且飲且畫或盤礴竹石間或反手遶屋走或長卧至酣醉竟日有促之者主臣怫然怒偶意到頃

刻成鼓掌自快其運刀重如舉鼎砉然生風曲肱道人曰此所謂臣之子不能受之臣者也凡以技名千秋者無名心故

### 陳筠塘像贊 有序

此前吳興守梁谿陳公像也公初下車七邑凜凜比于夏日余習公久恂恂長者爾遇豪猾若蝮之螫手不去不帖席單赤以疾苦告公涙盈盈承睫矣戊申之役拮据荒政寸心幾嘔數十萬頭尾孔哺而稚席



之進無礙夜無鳴吠誰賜哉公貌瘠神王六十二領郡戴星出入飲食于堂皇漏下五十刻猶秉炬治爰書視七邑如十指纖悉躬親之諸少年共事者謝不敏公自稱吾治湖如確山中牟而鋭小讓然終不以讒口易吾故武去吳興之明年稱七十猶侍子舍去後之思甚于涖郡時麻城李觀察爲予言梁谿公眞賢人也而人不知予諦視公貌良然迺爲贊曰慈母腸霹靂手顧眄閃閃遇事赴赴獨行不顧寸心毋負嘗彼殖田而先刈草砣砣一官曰惟黔首不知公者以爲神君知公者衆父父

### 自題小像

余自丙戌通籍三月而請告已丑奉諱依依慈幃者數年癸巳冬除中書舍人甲午四月以使閩省覲丙申秋仲復命闕下席未暖也以先安人變訃匍匐還里苫次毀瘠故態牢騷不自持覽鏡二毛種種矣自笑生平無宦情屈指十三年間立朝纔八月爾假令一



丘一壑足凋朱顏更不愈于長安道上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山陰王生工繪事爲予戲作小像時年三十有八也

### 諭蔣氏通族文

原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丁　敬告蔣氏父老子弟通族衣冠及上下農侍郎之出於南固也弟高帝賜地二百四十餘年大典久委草莽南蔣凡百餘丁何無一人挺身仗義者絨以遠族諸生艴艴與强宗

抗顔公庭攘臂荒丘一念公憤致當道諸公祖如隴
郡伯李方岳陳督學捐俸仗義於謗書盈篋之時叅
亦相加之日光復故物具載濮父母碑刻中南蔣諸
君爾時豈塞耳不聞乎亦曾以一手一足一尾一塼
相資助乎非獨此也當朱三尹勘墳金父母酌議斷
山七畝存餼羊之意南蔣諸君私有所索故不赴官
此眞侍郎子孫乎抑其罪人乎僕不忍直黜其名蔣
氏素稱義門豈無一人有人心者乎南蔣之所利墳



山花息也斌捐軀命而復之爵等將袖手而饜飽之
無論上有律法下有清議侍郎之靈其許之乎斌之
執管山場爲祭祀也府有印帖不得已而任之每年
祭祀外所餘花息原聽本縣箬谿書院公用斌所立
印冊二一存縣一存祠堂收發開載甚明今春掃墓
時爵等曾與祭飲福乎請問賜地未復之先嫡派子
孫曾具雞黍祭掃乎號樹時曾亦一念及此乎爵等
訴斌倚恃官達請爵等捫心自思假令當年無官達

直令寒儒與有力者抗能以空拳空口取勝乎不佞
止據誌書印劄爲先正存公共體面爲先大夫申渭
陽私情數金之捐不足挂齒任勞任怨令至親交許
令蔣氏反以爲罪乎爵等詞窮又有爲之解者曰今
所號之樹出于賜地一百五十畝之外者也碑刻四
至具在別無蔣產一字假令有之勘山時直據以爲
坏土之左劵又何必遠索殘碑荒隧于榛莽中也此
等情狀已甘作違心之語不佞不屑與爵等較又但



念侍郎之羅城不修墓田不置則賜地之守不久本
山之花利不得人管理居積則羅城墓田之費必無
所取辦斌即欲弛擔而不可得者不佞若更箝口是
棄當年一片苦心謹以前後情實開具四幅一令斌
合通族衣冠焚于侍郎祖父之靈一張挂本邑通衢
一張挂本學爵等有一字不服請逐欵開後明與衆
共聚之薦泥首謝罪

附錄

壽丁儀部長孺丈六十序

長孺聖人之所謂狂也其氣烈其行潔其志一往而不可折可以託六尺寄百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斯人也往者長孺成進士官中翰中翰仕人利達之途也長孺淡然不屑甫拜官慷慨言天下事大旨以人臣罔上行私便其身家之圖不顧辱朝廷羞當世爲上臚列言之諸不便長孺者謂斯人一日立于朝安



所穪媮衣甘食爲吾所欲爲乎亟中以考功法逐長孺去之長孺曰吾豈好爲名者哉愛國恩不忍與二心之臣比肩事主耳今吾長有畎畝聾聹其耳目幸甚棲遲林中者二十餘年當事者以爲賢復官長孺儀曹欲大柄用長孺淡然不屑甫就列復慷慨言天下事諸爲長孺發其私者益大怒以考功法錮之當是時天下賢士大夫同長孺黜及被刺譏指爲黨人者屈指二十有八人欲投此輩濁流者如快然酬志

夫士少年負氣自雄及剉抑再奋輒一切刓方操直爲天下後世笑吾所見林間人復入仕版佩强如昔者惟長孺長孺爲顧涇陽先生高第弟子先生惡世之人以理學名飾市富貴利達謂不若昏夜乞哀者猶不弊理學名節也乃凛凛自持師死而不倍者惟長孺自吾少時即識長孺廖廖然稱古之人背擊飾流沸一坐爲之神解骨竦至今考其行事狂士之行揜其言者唯長孺長孺之於鄉亦然不容人爽亂名



敎故可伸其志節詘搜陷阱就之如飴唯君子以爲難嗟乎一鄉寧得幾君子哉此鄉愿所以乘時之利而竊譏之也吾嘗謂狂之與俠大逕庭矣後世所謂俠聖人所謂蕩也焉可同日而語長孺行已有典有則西方美人之思寤寐以之斯人得志世道斐然矣長孺曰吾老矣栖栖何爲乎乃徙居山中不復問人間事望青山白雲自笑而已今年六十游好相與觴長孺令不佞侑言不佞畧言長孺所以爲長孺者而

歌之曰天地有門戶兮曰一陰而一陽陰陽相朋當
兮曰一柔而一剛剛柔分善惡兮曰曲邪而直方仁
昔黨人岐途兮若一參而一商九官與四凶兮何嘗
不耦居而分行苟不羞于聖人之門雖坎壈兮何傷
青山青白雲白一笑能令宇宙香春風歸詠然也狂
吾爲一酌千秋觴

萬曆巳未冬月之吉錫山友弟高攀龍頓首拜撰

。壽長孺先生六袠詩



世有骨鯁臣足以綿國祚吉水曰爾瞻吳興曰長孺
忠讜由性生勁挺無回互筮仕中書省抗論當世務
吐憤氣成虹觀者毛髮豎直道時豈容飄然挂冠去
再起佐禮曹三朝即上疏指摘諸奸邪爲國袪蟊蠹
擬塞羣小門將闢衆正路國狗爭狺狺依然復高翥
寡嗜獨嗜茶以其嚴冷故手自鋤岕山種茶幾千樹
爲德徧閭里飢寒藉煦嫗節義及文章當代推獨步
公意殊漠然箇中別有悟問年方及耆精神正嚴固

鄒公念蒼生強起入朝宁屢疏尉薦公良由共褒懷
公也倘幡然承慰四海慕整頓國事了還山未云暮

敎下弟范鳳翼異羽甫具草

明故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愼所丁公墓誌銘

余少習舉業讀百二草而悟巳再試場屋讀先醒草
而悟先醒草者丁長孺公制義公故出涇陽顧先生
之門世稱東林學百二草則先生起家爲時所宗者
也公第後告歸又三年余亦登第夒歸會于淸容精



舍見其氣䚡詖詖議從禮力抗一先輩讞獄事力折
郡邑吏勿爲屈心奇之亦頗畏之公獨雁就余曰足
忘機不近名不妒善者共游徼巷許先生之門先生
以剛字稱公頗謂余任道欠勇余稍淬厲退而得公
之提醒實多益至均田之厄而利害心脫然如洗也
嗣是交誼愈敦涉世之道愈左比東林阽穽公一起
一仆余以庸庸忝綸扉旋見幾引身公亦病不起以
孫女女公次孫且志其墓一始一終兩不相負氣冈

浩浩長存天地間矣其孤瑀等以狀求志按狀公諱
元薦字長孺別號愼所湖之長興人來自吳江十六
傳曰讃起家有名傳子雁又傳爲艮卿子四人長曰
應詔號靖吾辛未進士官江西叅議余燥髮時即熟
其清操勁節爲湖中砥柱閒之長老并知其家世錚
錚爲郭城右族止一子即公也有奇質英氣叅知翁
訓子嚴不煩督課過目如流更出新意問難叅知陪

曰兒乃欲勝我輒推抑之俛首不敢應顧益心開或
聽客談曰某是某非某可與進某必流墮爲世詬叅
知輒又詈曰兒遂欲立的雌黃天下人物耶心獨奇
東之愈急業益進小試必冠軍故治尚書獨好涇陽
先生文字視余殆有甚焉慕具區馮先生之名往與
質正大見稱賞而卒澤于許氏學許主茗中碩主錫
山並稱高第盎其傳授趣向自家而鄉而國已卓然
自命矣游北成均乙酉丙戌聯捷慨然志在天下即
婁江爲舉主不私一謁吳縣父子素有文字契亦邀

不往或尤之曰吾性巳定是巍然者一見未必有當
又未必能恐喋喋取尤不如引避自打點一番立腳
處省父江右御之如青衿凜凜將以愉色時或感憤
時事不欲聞于父然亦未嘗不聞誡曰而不聞于將
莫邪之戒乎正虞缺折對曰瓦全何如玉碎但功名
心淡只爲世道起見亦丈夫能事父撫而慰曰能如
是吾又何憂侍可一月曲盡子道比病且棘執手諄
諄曰無忘前言既沒震裂哀瘁人不忍聞見癸巳起

授中書舍人婁江當國抗疏極陳時事可寒心者三
可浩嘆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侃侃幾萬言人
皆傳而鋟之諸貴人無不側目者尋使福州奉母李
北上不數月內艱歸癸巳京察遂落度中笑曰尚知
有此先儒不云乎要熟須從這裏過一意篤志學問
毋言眞正處在先立根本施于親友其吃緊在遇患
不避見義必爲勿流入鄉愿築曰繼祖母與外祖母
陛俱春秋高與故保所出從父居湖湄相去三十里

迎奉外走甘脆不絕遇吳族恩禮有加陸姓瘋癇宛
得其指先意迎之父本蔣之自出緣其意扶危卹痒
必盡力焉母李先歿每念之號慟厥母嚴無子守節
事之極恭言于當道被旌先娶于臧沒臨淸哀紘之
痛白首不渝余旣久處得其詳謂曰公如喬木然自
本自根蟠結淩固人莫能窺跡應曰此豈厥淩厥寄
謂足自多耶氣益發紓義所當爲惟力是視爭邑糴
陳潛齋之嗣淸前賢蔣侍郞之墓贖劉淸惠流墮之



脊獨行獨費皆不使人知産僅中人高曾族屬內外
昆弟子孫及他故人賓客仰衣食者弱不能自振或
宛失所者次第振援之四十年間拯風波而枕席被
緜褓而室家起傷殘而矜帶皆鑿鑿可數恩怨甚明
當其施恩更不念惡卜塋買山親具區先生授券有
郞某者蒙瞳認爲已有來爭不與較割地與之又爭
又割其人爲縣丞失上官意被笞臺使者爲吳安節
銀臺故相知致書托曰此費序中人不宜辱吳愕然

入薦刻得主專城郞竟不知也反越時局尋繫丁畋
亭司空力止竟因之嘵嘵投泉咻掠銅殺其他叛去
反噬者畧不介意繼吳爲董宗伯外孫事以常禮徼
忤後董捐館難作冀蔽甚力憲副吳平山亦以辛未
進士與叅知同臭味身後僅一孫弱甚衆起爲難自
走金昌合同志懲惡少數人乃定于中甫困讒卩歸
爲縣令所搏左右之促余致書馬御史乃解淮撫李
淮鹽徐交游中沾潤者多吟臨川詩云欲識金銀路



須從黃白游生平癡絕處無夢到徽州與余誓不可
染一塵比二公掛吏議前居間者皆秦越且至下石
獨罵曰二公故儻蕩然若葦藉之爲市今相負迺爾
得爲人乎最敬高存之每見和氣藹然曰眞令人鄙
消浮化盇勇于受善身下之眞不啻若自口出者余
子子不幸起均田之議衆鬨然欲殺獨是之且自占
爲之先甲子元日之變時方四鼓大驚曰噫石令君
死矣陳尸而賊逸必大亂令家人呼左右廂悉起將

雜木塞諸街巷先伏材官顧思義等三十人于縣傍
驅使力戰生擒賊首胡野樵擊殺徐山汞等數十人
飛書府城告難請馮司李來鎮正洶洶有屠城之說
民盡室奔太湖堅卧不爲動凡三日始小定意氣自
如有歸功者曰吾何忍以地方大禍博此名是時歲
在甲子巳有賜環之命而先庚戌自諦籍起客部督
譯館加意撫卹遠人無不感悅積資已踰二紀當峻
擢稍以速化爲耻孫太宰在事將推光祿少卿固辭



福清相公又以爲言曰得行其志曹郎再十載何妨
明年京察有病狂者左袒匪人發憤上書詆先朝邪
議方可定公評其黨皆懼羣起而攻乃條剖真心置
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脉五事又再上疏力爭氣
壯詞嚴滿朝瞿然無色公亦決計引去此時正能勝
邪然獨不能勝衆濁亂五六年趙鄭二宰受人播弄
如木偶亦自慭曰扛老人出頭將毋得罪天下萬世
乙卯復疏爭翻案因訟羅織楚獄之人得優容是[illegible]

無高皇六經亂天下之語入試錄是目無孔子出示
余問何如余曰世間真水真火自滅不得要連底庚
湯沃不開流金爍日勺水無益存此一種議論以愧
夫後之罔極無忌憚者耳喜曰然然坦腹受射又安
所卹其御史按浙顯出疏糾公舊例按臣糾鄉紳或
用居鄉事無泛泛隨殿爭口吻者至是示意將起大
獄自嘉至湖勢危甚俄其人背疽死福清居中寄寄
維持乃得消息然猶不免丁巳之錮余亦列在拾遺



或曰一網打盡公曰非也用事者如蓋蘇文身佩五
刀飛而傷人幸我輩鏃石飛着無苦啞而落地已耳
果然自公而外有閩之李陝之史丹陽之賀剡野嘖
嘖謂恣梟獍之毒鍛鳳麟之羽非清朝所宜有暴白
非一皆付之不聞然未嘗一日忘朝廷談及神光兩
廟必流涕嗚咽曰受天家豢養而忍背之太祖皇帝
鐵杖必不爾怨詆講學者日益甚獨偕同志如期而
集步趨舊範曉暢宗風迥奪朱者片語拄角聽者[illegible]

竦益始終不娩師門云門華之際福清再相高邑作
宰特疏薦起報允皆擢京秩公自尚寶丞進少卿詔.
論定可無他巳顧局又將翻公巳病甚又有長子之
戚益余歸之旬日而公竟不起嗚呼痛哉自公没後
逆璫張牙群奸傅翼東林主盟若衆正廿餘人俱有
殺身之禍其餘貶削殆盡余亦及溺之餘公在必出
出則首嬰其鋒爲忠臣義士先一鼓衆隨朝紳未必
泯泯泌泌盡屬無聲無臭之婢妾璫禍亦必不若是



烈吒其存没關世運何如哉公之没也衆多追思京
兆劉念臺尤惜之曰空谷足音一代奇人人以爲定
論益見剛之歎久矣公完具實體迴嶄戹之際或
勸少降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跡太奇氣太激議
論太深刻有一二不全交處爲老友繆仲淳所柔衆
頗訝之然不如是則遲回退轉流爲繞指柔無難鄉
愿之靡何以壯顧許之門牆光叅知之家教以樹我
弁山苕水之標的哉通籍四十年服官不及一載深

居簡出郡城絶跡嚴取與絶干請閭左富人喜貸息
吞人産兩族叔被吞尤甚尋以他事爲繡衣所持下
太守陳筠塘治陳故相知厚賂求解堅拒顧歸所吞
又堅拒請並力念貧宗得産可活自出貲上于官贖
爲陳義之并寛富人既清絜自將而於奇偉倜儻之
士輒加神賞不繩以細謹也約敕僮僕救過無敢蹉
跌即忠盡力者尉恤甚至廉而不劌嚴而不苛人以
是安之嵗居小築與致蕭然署其簃上扁曰心遠自



開蕩軸碩寛是處羲皇又詩曰三尺短笻間白髮誰
家鼓吹轉黃鸝客至盡歡咤曰長孺不杖死不諱死
日與諸君子爭長此中何渠非福敢曰朝聞夕可要
以箕尾河山令此輩悢悢曰倔彊猶昔亦足自雄矣
一生骯髒老而愈辣他若接引後學問奇嚮答敬禮
處士徐聲遠等一切朋舊久要不替救解德清諸生
飆朱中丞寛丁邪相株蔓之籍絶京貴書匿跡不見
勢要人在他人爲美譚在公不過虬松枝節耳文章

脊灝峻整元氣盎然善談論每至古忠孝節烈㧞劍
抵掌神采飛動有得輒筆之成帙不輕示人生庚申
十二月十一日卒乙丑三月十四日年六十六娶臧
孺人贈公茗泉女早逝繼吳孺人松陵吳省峰女男
四長琬嫡吳出太學生有才志娶歸安錢中丞繼修
女先卒次瑀側黃出歲進士娶同邑臧國博顧渚長
男廩生爾煥女次琛側殷出邑庠生娶德清許司馬
敬菴男刑部郎中大受女次瑨嫡吳出歲進士娶廌



副臧堯山長男鴻臚懋德女女二長適長水李水部
玄白長男光陛先七日卒側殷出次適歸安嚴晉江
心鑑次男尚璞嫡吳出孫男六武邑庠生娶歸安科
貢士前垣吳磐女瑀出世濟邑庠生娶教諭竹谿沈
機卿女瑨出嗣琬後世鴻郡庠生娶余次男恩生紳
女瑨出景逵娶太學生東山李世濟女繼卽世濟從
叔庠生良珩女景旦娶德清刑部郎中沈金鑑女景
徵娶前垣吳時宜女供邑庠生俱琛出孫女琛出者

三一字烏程淩大叅存葬公次男安國子元炯一字
歸安庠生前垣吳世祺男庠生時儁一卽字琛內姪
郡庠生許豫瑨出者一字京兆姚畫谿公孫雲間守
庠之男邑庠生堦瑀等於崇禎癸未年十二月十三
日卜葬於西山之麓僭爲之銘
銘曰郭城山水天下無雙晝透迤連太湖其中靈氣
適相符丁氏代禪有名儒篤生我公稟獨殊昆山之
玉渥洼駒詩書一覽五車俱龍蛇今古筆下趨更有



奇抱藏玄珠赤心炯炯貫斗樞彊梁必折弱與扶炎
赫若浼寒獨姁借劍時欲斬妖狐報國可判老頭顱
仕塗偃蹇色常愉講道問業德不孤長虹吹氣何昭
蘇乾坤不毀有吾徒却咲世態多糢糊臣心水月湛
氷壺有盡者筭供束芻大歸崇封莫北隅宜爾子孫
比瑾瑜忠良食報豈其誣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進極殿大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總裁國史實錄

子告存問特加太保姻弟朱國禎頓首拜撰

皇明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

記白沙先生傳羅文毅公曰倫必爲君子不爲小人無疑私心許之以文毅之賢而猶致審於君子小人之際以定其品若理之衆疑之中何也世有眞君子必其能自別於小人者也自別於小人而小人嫉之還以爲小人則其負世俗之疑必甚此在文毅且然而况後之君子乎白沙盖有感於斯也後文毅百餘



年有君子之榜曰東林於吾浙一人爲丁長孺夫世有弱冠策名白首家食終其身不遑一席煖於朝顧孜孜切切飢溺當世有物於中必欲一吐之君父而後快雖刀鋸鼎鑊不避焉者其爲何如人乎則亦今日之文毅也嗚呼已矣宗周椎魯媿無能爲役如白沙而辱知頗深後死之責非余而誰請撫其平生大者表之墓曰長孺先生丁氏諱元薦別號愼所湖州長興人生而伉慨負奇氣遇事直前無所回互然一

本之忠孝惻怛嘗從無錫顧涇陽先生講紫陽絕學於東林書院先生深契之稱一時高足又學其鄉許莊簡公自此趨操日益高明夢寐先哲動以身程及見世道陞沉慨然有矯勵澄清之思於富貴利達視如敝蹝不屑也少有異姿弱冠錄諸生高等廩於庠卽從顧先生授尚書已探奇馮具區司成遂擅經生業名家北遊太學舉萬曆乙酉京闈迺丙戌進士予告丁外艱家居八年以癸巳謁選授中書舍人甫匝



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嘆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時貞皇帝儲位未定有三王並封之議先生封事中多詆侵婁江婁江惡之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己亥京察以浮躁落級先生不赴謫者久之積十二年庚戌起廣東臬司經歷尋召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以辛亥三月之官時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爲反噬者所訐其黨和之舉朝鬨沸度無能觧之者先生乃起而抗

疏臚諸奸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識者以
爲經世之文其黨轉攻先生攢矢如雨先生再疏以
爭條具剖眞心覈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脉五者
三疏再披微誠以存公道皆反復君子小人消長治
亂之際而攻先生益急神廟留中不報先生乃謝
病去在主客三月所至四方入貢者皆感悅既去有
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人相繼去國時事日非詆東
林曰門戶籍朝士賢者人之人人以講學爲諱至以



六經亂天下語入省闈策問先生家居不勝忿乙卯
復馳疏闕下爭國是及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
子者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是
役也一網道學清流盡矣因刻程朱道命錄以見志
天啟改元暫起廢籍諸臣至先生獨以察典格士論
不平久之臺省交訟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丞少卿
而先生已病會小人復起用事挾中奄大創門戶先
生病中輒扼腕無何遂卒卒未幾詔削先生新官諸

正人坐門戶者多瘐死詔獄獨先生先期獲免自此
禍且移宗社賴今上聖明進極反之正而先生之言
往往奇中人於是知先生昔之矢口而爭其爲世道
慮至深遠也先是先生起主客福清當國且待以小
卿先生不應丁巳之錮或謂稍通欵要人可免者先
生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及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
趨朝向慕先生甚邀西湖避逅謝不往再邀前會江
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艤小舠於相公舟側者



乎沈悒悒去謂人曰丁儀部強項未易用也魏孔時
給諫還朝過高梁溪先生先在焉因請先生一交給
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便飛棹而返後孔
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先生雖雅志世道而風義
介然耻爲人所援故晚年同志諸君子無不起彈冠
者惟先生一席終於林皐余嘗以爲空谷音不虛也
先生自謫秘書歸卽小築北山之華瀕溪時集同志
讀書談道有終焉之意間往來梁谿商訂學術是非

多屈其座客先生處之陶然樂也而乃心實惓惓君
父晚年及神光熹授受之際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幾
欲借劒而無從齋志以沒識者恨之初先生考少叅
公慮先生以骯髒取禍輒加裁抑先生不屑也而曰
寧壁碎無瓦全公領之臨終執先生手曰勉之無忘
前言其家庭相砥礪如此先生事二親和婉備至雖
責而勞不色忤事繼祖母吳曲有禮意忘其非吳出
也母夫人歿而事外祖母陸如母存林卧十年奉陸

以終舅應奎非陸所出而渭陽之眷彌篤又推少叅
公意郵及祖母之族蔣時時待以舉火公有側室殁
無子而矢栢舟先生事之惟謹旣歿力請於當道旌
之其推恩九族與故人子弟賓客無所不厚也尤嗜
義若渴遇里中所不平及名教關係輒攘臂起不顧
世間一切恩怨如爲鄉紳陳潛齋立後而剔螟蛉之
纂繼贖名臣蔣侍郎賜塋於豪有力之手而復其蒸
嘗援劉清惠公曾孫女于群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

欽明經臧大咸於長安旅邸中皆其較著云明經邵
文煥謬爭先生父塋地謍也以許師一言而降心相
從終身德報之致反爲文煥所賣而不恠人尤難之
其視桑梓利害不啻痌瘝切身吳俗善逋賦以鄉紳
家悉免繇而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鬻子女
以供追呼有龔命筮楚者時朱文寧以司成家居倡
均繇之議大爲梓里譁諜之先生先生曰是殆難以
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譁者卩塞吳

中役法自此少變其後若溪有葉朗生之變其餘黨
尚蠢伏也而長興顏太朝爲盜藪先生慮之則謀之
石令有恒使預爲備令賢者於先生素引肺腑因薦
村官顧思義并其家丁三十餘人宿衛左右歲甲子
元旦賊吳野樵等二十八人斬關入縣署刼令君庫
獄不屈死之并殺徐主簿事聞家人皇遽請避先生
起叱曰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
立召思義等設殊賞殺賊且飛書告急當道乃入縣

撫令尸慟哭而出丞若尉於頹垣積薪中相與灑血誓衆哭聲震天地當擒賊首吳野樵追至西門又擒殺數人餘黨走遯事甫定而城中民訛言云殺令者屠城自辰至酉竄匿殆盡有素憾令若者因倡爲報讐之說先生揭榜諭居民使各安堵而誦言令賢無報讐事且曰二十八人豈皆讐也人情益洶洶一夕數驚謂先生袒令君將謀不利於闔城先生處之无然不少動三之日歛令君如禮爲推官始來畀縣事



益相協謀爲善後計時訛言煩與先生合門不保者幾再處危疑之地日夕焦勞凡兩閱月而以長與完人咸頌先生之功然先生從此病矣尤痛念令君死節以百口白之聲淚俱下聞者感動先生自少勵亷節所居郡邑謝一切造請以是爲諸大吏所嚴重有投以暮夜金者峻拒之或亷其枉而解之亦不令人知也李尚書三才撫淮徐侍御縉芳視鹺江北並東林客也交遊中乘便射利居間或至千金先生獨無

一染指嘗吟臨川詩以自況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其後二公敗向之居間者皆謫去惟先生交情如故居恒好援引後學每爲學者談古忠孝奇節至擊節掀髯聽者忘倦遇有志操者多方鼓舞之趣其向往時而命酒論文識鑒精絕一經賞拔無不脫穎去或去而敗簡輒大榜其門絕之不以貴介寬至若聲氣之所感召且遍天下也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其廢與起



必關世道汚隆昌言勁氣一時諸君子爭視爲前矛而小人嫉讐之特甚其論婁江也於先生爲舉主則以爲叛師辛亥之疏摘及其同鄉友人又以爲賣友身既廢矣復起而論天下事則以爲懟君三者皆不能無疑於天下而先生斷斷有以自信實本之所學如是朋友與君臣孰重順逆不兩存自古記之使先生而懟則賈太傅屈正平二君子非耶黨論初起玄黃未判彼邪正之介僅針芒而先生抉之最早獨清

君子一脉於百口謳詠之日使世道終賴以不墜則學爲而見道之真可知其必爲君子又何疑焉卒年六十六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若干卷藏於家其生卒世系子女詳狀中配臧氏繼娶吳氏皆有賢德嗚呼後之爲君子者尚有感於斯友人劉宗周曰初余於許師𧸖簡公座中見先生抵掌談天下事神采迸露輒驚起退而嘆服非當世士遂相與定交然聞與師語及先生之爲人必曰意氣意氣先生得



之慢然晚年自告好静坐惜乎未竟其學也夫子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必也狂簡狂簡亦何病於世神廟季年清議名臣先生第一　昔

崇禎改元歲次戊辰冬十有二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前通政司右通政太僕尚寶少卿光祿寺丞禮部儀制司主事行人司行人山陰友弟劉宗周頓首拜撰

祭丁慎所文

維公鍾山川之間氣稟天地之正氣質剛骨勁見大識超故能歷挫抑甘厄窮百折而東不餒其浩然之氣當其官中翰也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爲賈長沙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歸沉寂田間者數年再起儀郎復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爲汲長孺之戇與世益相鑿枘於是鍛其翅絕其嗇至欲剚以大盜之孙一决目中之刺甲子之元晨賢令之被戮一邑震慴若將隕墜公奮不自計流言矢集[illegible]無所



避擒盜寧民大亂以治夫侃侃者廟堂之[illegible]者鄉黨之制也公以一意行之危言者有道之遜也遜言者無道之剚也公以一節出之能之巧言也剚之令色也二者兼而得免於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於世而猶得全歸其身固天之寵異鬼神之擁衛嗚呼公於世道可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墮其浩浩正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衆之所棄公之所貴足以千古不敝豈與一時爭區區之除

答

錫山友弟高攀龍頓首拜具

尊拙堂文集　附錄　十二之五

尊拙堂文集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丁元薦撰元薦有西山日記已著錄元薦受業顧憲成入東林黨籍當時以節行稱而文章質率不出講學家窠臼

# 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

〔明〕董其昌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提要

敘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譔也大宗伯典三禮勑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艷爲極榮吾朝南

敘一

秩宗差冷自京山本
寧李公與吾鄉思白
董公接席而來皆不
久引年

叙二

特賜馳傳歸士大夫
髙之亦二百年容臺
未始有也往王長公
主盟執壇李本寧與

之氣誼聲調甚合董
公方諸生嶽嶽不肯
下曰神仙自能拔宅
何事傍人門户開獨

叙三

好參曹洞禪批閲永
明宗鏡録一百卷大
有奇悟己丑讀中秘
書曰與陶周望袁伯

脩遊戲禪悅視一切
功名文字直黃鵠之
笑壤蟲而已時貴側
目出補外籓視學楚



中旋反初服高卧十
八餘年而名日益重
四方徵文者日益多
自上衮列卿臺寀郡

邑吏干旄詣門則公
請贈遠謁貴非公文
不賻則公請浮屠老
子之宫則公請子孫



稱地上觴文地下石
則公請籓王戚畹以
及三韓六詔百蠻之
長懸購着作如雞林

新羅故事則公請三
家之村五都之市朝
懷履蹟而募攜金錢
依倚生活不勝記則

敘六

公請夫海內文人亦
多矣身當吾世而目
見斷楮殘煤至聲價
百倍者無論京山即

弇州曾若是之烜赫
乎度公所遭即思玉
八斗穆之百函分身
應之猶恐不給而公

敘七

搖筆萬言緣手撒去
侍兒書記竟不知轉
落誰何手也余與公
為老友凡有奇文輒

出示欣賞其他散見
于劈箋題扇卷軸屏
障之外者甚夥賴家
孫庭克意料理懸金

敘八

募之稍〻不脛而集
呈公省視乃始笑爲
已作不然等身書幾
化爲太山無字碑耳

公七十有五餘至今
手不釋卷燈下能讀
蠅頭書寫蠅頭字間
遇二三箇流巨集抽

敘九

覽即推去曰就中無
甚秘密藏不必遊目
也他人皆五金八石
而公之手製具一刀

圭他人皆八陣六花
而公之筆別帶一七
首凡詩文家客氣市
氣縱橫氣草野氣錦

叙十

衣玉食氣皆鉏治抖
擻不令微細流注於
骨次而發現于毫端
故其高文大冊藹韻

名章温厚中有精靈
蕭灑中有肅括推之
使高如九萬里垂天
之雲澄之愈清如十

叙十一

五夜吞江之月漸老
漸熟漸熟漸離漸離
漸近于平淡自然而
浮華刊落矣姿態橫

生矣堂〻大人相獨
露矣豈惟臺閣體具
存即漢唐宋以來相
傳正始之血脉尚留



十一于千百者非公
砥柱〻之力哉往公倘
神
光兩朝實錄署副總

裁當事擬以少宰辭
擬北詹又辭既而請
南乞休逆魏盜權于
府中東夷弄兵於輦



下士大夫震讋雷霆
之威局脊救過不暇
而後歎服公之先幾
遠引坦〻如無事道

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尚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



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干

卷曾経宣付史舘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



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録竣期敢忌嚆矣爾庭梓之請僕巽曰

馬

崇禎庚午七月朔友

弟陳繼儒頓首譔

顧昭然鐫

容臺文集目錄

卷之二

序

卷之五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於君者無是爲大矣無逸一書說者以爲周公晚歲所作是時成王方盛年也而諄諄於享國修短之說以祝召公言永命者不少槪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名輒曰得壽古者建公孤曰傅之德義導之教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曰人



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强固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即帝王不察與三代以降其享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周文王者何罕覯也將無逸之主固不世出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可得者有言修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宗則壽親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反

災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逸
否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
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
揚厲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
忠計之士拳拳以無逸進豈以帝王尊
生之道在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
將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問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與而經道廢
矣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
而曰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
削亦曰游夏不能賛則安見其說精而
孰巍也吾以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
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
在外道仙占以然而自宋以後益又甚
矣以史言之有爲碧雲騢者有爲孔氏
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者有爲林氏野
史者其誣善蓄惡卽唐以前所未有也
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之有言先
立其大者有以滅意爲宗者有言至近
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卽道



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的與蓋又
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
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
與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
事足矣若夫析道術嶄以正人心而專
談宋儒何益其糸古今而折衷之無勦
說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邵復

推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
才盛矣無奇也兎罝之詩鄭氏以爲野
人美閎天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
腹心而遺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
下果有奇士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
人也而力能出秦赦以存魏處士也而
滅烏尤土人也而止王宗侃使不復渝
虜布衣也而起義以抗金兗下第進士
也而以空頭勅徵兵五千解澧門諸州
之危此其人皆倜儻負才萬不試而出
一馬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往往能逃
之爵賞之外於形色之不可得何奇也
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范仲
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不
難越拘攣以搜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
如裴度烏重胤則隆禮之效矣而識者



猶有李元平劉秩之懼豈知人者任右
未易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材靡於萎
養謂宜有不測之察舉以收嶔嵜歷落
頹脫絕倫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
稍一嘗指乃天下之責四面至矣
明詔方遠治之以正欺紿之罪豈不當哉雖
然憖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
亦可一切廢者否也茲欲使其儁區分
擧策畢擧操何術而可

銘







誥



像贊



佛贊

得岸杲公小像贊
沈華齋居士像贊
周虞卿小像贊
盧原甫像贊
題蔡道賓小像贊
環溪居士像贊
塵隱居士像贊
周公美像贊



吳江村像贊
施沛然像贊
沈海情像贊
澄源上人像贊
孫儀叅像贊
丁南羽像贊
喬方伯像贊
劉松野像贊

夏有之文學像贊
吳周生像贊
姚五山像贊
潘泰鴻像贊

卷之八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誌銘



黎平府知府葛川翁公偕配王恭人張恭
人合葬墓誌銘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王隱君墓誌銘
太學墨林項公墓誌銘

銘







卷之九

墓表



神道碑



誄





行狀



祭文

孫男 延編次

容臺文集目錄終



# 容臺文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 序

### 本草綱目序

郡國立醫學祀三皇神農黃帝是皆有當於醫庖羲氏則未有知其繇來者也吾聞五帝之書謂之三墳三墳言大道也道莫大於易近取諸身則爲素問遠取諸物則爲本草蓋說卦所謂於木爲堅多心科上槁者即本草之鼻祖也且夫藥不過五行五行之變爲五色爲五味爲五氣爲五性爲五用而五者之變不可勝窮聖人以卦氣得五行之情故曰一日嘗七十毒者此物此志也神農傳療靈尤療疾非常之事聖人不貴一毒亥攻五兵莫修傷生之事聖人愼之愼之必自身始聖人亦人耳如以其腹爲嘗踏必死之域以徇世名之爲神愚莫甚焉豈足信哉知禹之言神也以九疇治水

則知農之言神也以八象當藥審矣陶隱居深於
醫乃語上古聖人方藥王治以識識相因夫不以
腹背而以識背相去幾何哉亦未爲篤論也泰蟠
六經惟易附於醫卜以不廢故曰執之皆術不執
皆道詔本草爲神農氏之易可也厥初藥分三品
以三百六十五種應周天之數自漢以後代有增
益爲圖爲証爲音義事類者凡數十家至近世蘄
州李某悉加結集又以經史稗官之書廣引曲証



凡四十卷可謂勤且博矣會西蜀陳文獻公請修
一代正史有　詔求天下遺書厥子文學某進之
闕下
天子爲報聞書藏文淵閣時方擬撰方伎傳丁酉
三殿災史事中輟其副本一鋏於江右楚方伯四
明薛公曰此楚人之有也不當楚人得之乎遂授
讐繕寫以鍰金剞劂薛公以內艱去三山楊公織
爲左帖寔終其事書成屬余序之余嘗驅車楚之

隋州過厲山見有神農祠則又大醫王之自出又
讀張文潛明道雜志云蘄州龐安時隨症絜方輒
有神驗乃知醫統故在楚楚又著於蘄矣然神農
之佐有桐君雷公所著書已湮滅不傳而龐安時
惟傷寒一論傳於世又未嘗進御爲君父之効今
讀李君綱目而古今之醫有所總萃焉且藏之天
府行之四方而薛楊二公相繼表章以壽楚者壽
海內不可謂不遇矣李君有子爲術令以明經起



家余故衍三墳之旨而推本於易敢曰能爲神農
之言也哉

# 劉向說苑序 館課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書云淮南之書假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欽沆瀣者蓋文士多沈湎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顧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議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務公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氏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視聽者是爲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加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攖讒吻頗所謂三獨夫者其憂社稷懷忠不敘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爲獻議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纖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揚子雲有向之諧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書以黃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長廿不調齟齬憂患之備嘗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答師河東文師國語而并國語會南豐文師子政而謂子政文人不攻固耳可盡信哉

八大家集序　館課

文之有家尚矣。六籍以降，作者代興。至班固藝文志，始詮別流類，爲儒家、道家、名法家、縱橫、農、雜家，彼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瓌瑋俶詭，卬立堂室，總之所謂家也。乃遼識之士，上下千載文章之變，欲罷黜百家而獨有當於唐宋八子者，日爲大家而行之，何居？重經術也。揚子雲不云乎：六經爲羣言之郛。而劉勰文品首揭宗經。經之於文也，祖也。



譬之家然，有族有祖而後支分派列，或以官或以地，有亢厥宗者爲大家。若箴銘賦頌，祖之詩者也；序記奏疏，祖之書者也。爲文者卒未有釋此而可訓者也。夫八家者，材人人殊，乃其淵源所漸，則皆宗經者已。昌黎平淮西碑，說者稱其序似書，詞似詩；而子厚、明允生平編構，見於與韋中立、田樞密之書；若王介甫之新經字說，曾子固之洪範解，歐陽永叔之童子問，二蘇之易傳、古史，不謂之本原六經不可也。故其蘊釀也厚，其鎔裁也雅，其造義也深，其於三代之典型猶有存者，而世不得以意蔡之。蓋文之有本者如此。明興，洪永之間猶知宗尚，倣蘇家則有若方遜志，倣歐曾家則有若楊東里諸集可考也。自德靖而後，士務速化，好鈎奇，於是置經術弗問，而取秦漢諸子之文，句比字儗，以相色澤，曰是可超唐宋之乘。吁！吾不知此八家者，其力固不能爾邪？抑其能之而薄不爲耶？且所爲



罷斥諸子者，爲其畔於經也。畔於經矣，而瓌瑋傀譎，自立堂室，則猶之有家也。若襲秦漢諸子之餘而寄其門廡之下，是乃鬻者江左西崑之習，而韓歐數公所奴僕命之者矣，何以家爲？故暫拔八大家集授剞劂氏，俾承學者知通經學古之指焉。

蘇黃題跋序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事之隱然敵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畢過比於露坐科頭者祇小艶詞耳此真東坡之所畏也其爲文倣蘭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於劉義慶世說雖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睿之博碩不無遜席焉亦得坡公薫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黃及其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



以爲不祥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興嗟焉豈知五百年後小璣片玉晝享連城如侍御楊公裒成此集也耶山谷嘗爲子弟言士生於世可百不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爲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有不俗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合刻羅文莊公集序

成弘閒師無異道士無異學程朱之書立於掌故稱大一統而修詞之家墨守歐曾平平爾時文之變而師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學之變而師心也自東越始也北地猶寡和而東越挾勛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幾爲搖撼乃太宰羅文莊先生獨折之曰禪蓋先生束髮登　朝即以扶世覺民爲己任嘗坐蒲團拈公案與老衲同參久而



見所謂清淨法身者乃知無善無惡之旨衆與龤之秉彝書之恒性辨在毫芒灼然不亂此困知録之所爲作也嗟乎拯溺者不赴水救焚者不蹈火懼其入而不能出也使先生入而不能出則亦爲溺橫浦之續矣有心哉先生之衛道乎昔楊子雲著書若法言訓纂酒箴騷賦皆麗以則閎以肆而其所自喜者惟太玄然玄學不大顯而世所傳者乃其所悔爲雕蟲小道者也先生居承明著作之

庭薄文人不為而大雅之音春容平淡記序之文贍而有體銘贊之文質而不夸奏對之文讜而不激而書牘二卷所與諸君子論難往復尤輔語錄而行所謂有德之言造道之言並立而雙美者也先生且追洙泗而翼之何敝敝焉規摹秦漢哉神祖朝有以先生從祀請者疏留中不報方今主上崇精理道審察真儒講幄侍臣有推崇先正之緒言以資啓沃者曠典若有待矣先生之曾孫



延仕刻此編於舊京而余適以纂修之命至留以序請念表章正學有裨世教非直延仕率祖之孝巳也僭為序之

#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王文莊公仕於弘正之朝是時海內談道者東越未出談藝者北地未著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為範所謂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文莊公崛起天地之中循習先民之矩其詩文以自得為宗自然為趣其才無所不騁而馭之以法不為戰國之縱橫其學無所不闚而束之以裁不為六朝之雕繪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為莊列之虛悅於



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為屈宋之怨誹蓋尊爾汜應不離典型寂寥短篇各標閒雅若入清廟所見無非法物若騁廣陌所踐無非坦途奚以句比字櫛用非聖之書氣盡語竭逞無窮之辨為哉試取其合作置諸廬陵南豐兩先生集中曾可區別否公有言古來文人持論但以自快其臆不必合於當日之事情諍臣之獻納苟出於植黨沽名則有涸國是而不恤者蓋百年之前已洞見其端

而今始驗也非淵識不至此嗟乎當德靖以來作者如林以師心擬古上說下教正始之文幾於暑之裘冬之葛鮮有過而問者功成不居公亦何能自異及夫模擬之力已窮千秋之論未定而後人人知循其本則公之文始懸衡天下神明再還日月重朗是集也蓋詞場之赤幟非王氏一家之天球已也公之孫王大夫較讐授梨張皇貽厥紹闡德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世家之寶祖硯者吾必以大夫爲冠冕矣



## 馮少墟集序

在昔己丑之歲庶常吉士二十有二人

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爲之師而金陵焦弱侯以理學尚門爲領袖是時同儕多壯年盛氣不甚省弱侯語惟會稽陶周望好禪理長安馮仲好好聖學時與弱侯相激揚仲好冷面骨人也嘗端居晏坐茹淡寡交文字之飲鮮所徵逐吾黨愛周望之簡易而憚仲好之矜莊不敢以狎進私戲之曰此食生徒肉者謂其有意於兩廡之間也余旣以請急歸越歲還　朝遇南昌劉幼安於淮陰爲仲好五岳方寸也曰三秦大邦仲好修士且闈試之甲乙不在人後而有上下其閘者竟得兩槀何也余曰子休矣謂石渠東觀足滿仲好志耶居久之館部所逐諸賢者而仲好亦坐廢且二十年矣仲好無幾微牢騷不平之氣而益湛思於學脉益審綜洙泗折衷濂洛雖一稟承於先儒而獨詣獨晰仟

為一家之書今所刻語錄紀狀尺牘詩誦雜著十餘萬言是已異時講學先生微言不乏而微信或希仲好獨以躬行為務學者視其淵懸取與細微之際無不心折故翁祭宗之曰關西夫子而朝士想聞其風時以入告冀借　細旃之聽夫康齋以布衣召見文淸以陳臬爰立坐論之任豈復借資於官秩而況仲好固文學侍從之臣乎哉吾以仲好卜世道矣余迴環參究全集宗旨若有悟入而



諸序者業先之不復麗贅獨以諸君子所見者江漢吞天洛日之後而余所見者岷嶓發源濫觴之初蓋仲好學為聖人之志定於庶常時而今之充實光輝不離本來色相也崔侍御六千里外屬余為序余既幸附不朽又以慨周墊幼安皆不及親也嗟乎士固有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吾已丑同館得仲好足稱盛矣

# 皇華集序

在昔

穆廟隆慶元年歲丁卯吾師太傅許文穆公時以翰林簡討奉使朝鮮　賜一品服乘四望車玉山映照絲筆縱橫彼邦驚嘆謂天際真人片紙隻字珍若環寶及公之行貢球稱幣修郊餞禮如故事公一切謝遣鮮人尤嘆服作亭顏之曰卻金紀盛美耶示世世永勿諼也又五十八載為今



皇帝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公之幼子立禮以中書舍人奉使視彼邦諸封備事於時遼左淪喪舍人雖得輿無所用之乃絕海而渡問關鼉宮蛟窟駭浪驚濤幾兩月而達鮮之父老逮見五十年前天使者嘖嘖快覩如文穆再來也舍人還貢球稱幣郊餞甚謹舍人指卻金亭而謝遣之惟是彼邦所錄皇華集一冊再拜登受歸而視不佞昌曰立禮生三歲而失怙不省先公音容何狀既展讀此

集若傳神照若開生面即海外君長奉為瑰寶況吾許氏子孫乎方當刻貞家廟了不可以無記蓋余嘗走新安求文穆公之系文穆諸子皆如棠輩無序紫性清白忠孝之遺獨厚而舍人尤以白衫若且陸賈使尉佗橐中裝至千金不以傷廉議舍人再世再御金令絕域知　聖朝有投珠抵璧之臣真不辱命者至條上方略米聚山川箸籌石畫



天子下　詔褒美天官氏紀錄當有不次之擢與張博望言多鑿空者豈可同論也文穆公之家教世澤得此集而益彰而舍人之恢弘遺緒不愧於李贊皇范忠宣者端在是矣敢識之末簡

## 石居士詩選序

石居士詩選者今大中丞楚陽石公作也古不有開府詩乎相稱居士益海內之知石居士久矣公始為二千石守長以強直失當途雖中丞臺以乘墉而攻無弗勝者竟奪於清議咋舌自免去當是時公一似披裘翁此一居士也公既自吳郡移守會稽銓宰念淮鹺為天下脊脂處不有修士誰酌貪泉於是公以憲職領鹺使會有監司以苛禮裁



公不為屈趣解印歸當是時一似柴桑翁又一居士也公歸而草衣木食大忘人世臺察守相干旄踵門罕所容接惟以古道素風為鄉閭表當是時一似遼東皂帽又一居士也公沉冥踰一紀濂修閱一世以有此居士譬之喬木焉封植護持自拱把以至於參天大不易矣而奚以崇飾者重公之詩乎公結髮稱詩以唐為範其論本朝詩以高楊張徐為正始雖與七子同世未嘗有所附麗今讀

其古風近體五七言諸什氣骨蒼勁格律沉雄往
往規摹少陵即濫為變體亦在昌黎樊川間乃其
主盟風雅惟是有絕俗之識試舉其槩如林泉之
作歌衡泌而適考槃故其恒也有公為之則目營
四海心洞九流非名人貞士不以懷非有教維風
不以紀一字陽秋亦詩亦史斯已超矣塞垣之作
宣鬯威靈鋪張功實故其恒也自公為之則箸籌
廟算米聚山川惆征戍之苦辛憤犁庭之汗漫蓋



其原出於采薇杕杜而前後出塞之什成於主帥
之手抑又奇矣要以詩品如此自可無翼而飛㩀
行宇宙即一丘一壑且方駕襄陽况清德蓋世勛
猷炳焉若為之槃帨乎此之謂不朽已公名位逾
進文魄逾强取於世者甚寡而斟酌於古人者甚
博是編而後未見其止錫以嘉名必曰居士後集
公之故吾在是知其無以易之矣

## 方泉甫汝上集序

汝上集者方泉甫守汝時所著詩若古文也泉甫
不嘗刺冀乎獨稱汝何也凡泉甫有所撰造率取
吏治之餘冀之壓汝之瑕也始泉甫舉孝廉嘗恨
不得決去經生之藩而一意千秋之業旣解褐意
且怒而飛矣然泉甫不敢易冀曰吾
天子之擬煩吏也詞客也與哉若之何以挾策者
亡羊也筮仕者以吏為師以律令為春秋以案牘



為史籍吾何得獨異當是時泉甫篇什用希意有
所至而愛有所遺也及且補官為汝直游亦治之
矣州將視事三月老椽吏抱疑牘嘗之一再不效
欺給意銷於是訟堂闃然翰墨閒作者舊傳可續
也山水經可廣也行春有貢俗之篇懷人有招隱
之賦乎一劉之故壘訪崆峒之遺迹嚮所謂一意
千秋業者至汝乃得之而其工力之深意度之曠
雕刻萬象陶鑄往哲微獨臨汝之政天下高等方

雋西京乃其撰造亦兩司馬間矣夫州縣勞人臨汝劇郡他刺史戴星出入懼不贍寒何問風雅耶陟闈賦詩如簡書何無論不得如象甫工也象甫信自才抑可謂知務矣在昔漢之盛其大夫能賦者惟遼東河內傳耳猶有不列於循良所學所用各有當也間於天下之細至落矣以繩文吏有過無不及焉見謂此屬流連景光厭薄簿領無與百姓之急自象甫之集行而課功實者乃今絕嘗於文人乎象甫入爲司馬郎憂邊思職日夜討石畫襄廟算西人既已就馘而東征將士復伸威真番樂浪之外夫韓之俾伻之雅司馬子長之朝鮮叙傳於以紀成功而師後事者是在象甫而象甫茲未暇也且以汝上集求之



叅知陳公遺集序

國子博士陳公應　召行有日矣手詩若文一編以視余曰此先君子之遺集也先君子仕於

肅皇之朝爲名御史

神祖時江陵相奪情議起臺諫列名以請舉朝不與者二人先君子與焉以是中考功法江陵敗凡抗疏受譴者皆復故官尋有不次之擢先君子恥自列不大有所表異躋縣令平進盤旋藩臬所至有惠政尸祝者不衰以叅知引退樂志著書覃思雅道五十年如一日也生平爲詩若文隨手散去家藏所萃十不得七將授梨而傳諸世子其爲我敘之余惟撰造之事非名心甚厲者不能鈎深抽秘極其才情之所如又非名心甚恬者不能馳域外之觀而俟千秋之鑒先生盛年力古專精靡他而實際闇然知希爲貴彼如近世詞家一吟一咏輒自標置若建鼓招搖而博一時之聲譽者於先

生何遠也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且大作俩序之意如汲大夫而不以氣節名係百姓之急如朱桐鄉而不以術卓名若此者不謂先生之恬不可不謂先生之文亦不可也文人刳心雕腎扶造化之精類鮮遐筭李杜韓柳是巳惟白香山在九老中年及八十韋蘇州經歷三唐幾及百歲今先生所享大年居兩公伯仲間而其詩品之蒼潤文章之真率與兩公方駕而馳不知誰當讓席者此又公之取於世者嗇而天以期頤成公不朽之盛事也可以傳矣國子先生司鐸吾庠諄諄以育材為務所得奉入以濬百年久淤之泮水既已臨發又捐形家言崇臺傑閣悉還舊觀此方士子之去恩猶靖江士民之祠先生也先生嘗令靖江云



## 邢子愿法帖序

余為庶常時館師田公宗伯病且劇同館議以一人行者余為請急卒成冊劍之遊子愿太僕曾為近體一章推余意氣論交自此始已余出春明過德平子愿馳百里觴余張太學之第門此地不乏官舫今日乃仙人過耳余既又臥山中而馮元成時以小草往來燕齊得與子愿談對兩君皆作五君詠詠李本寧王百穀馮元成子愿與余也余愧不能當未有和歌子愿亦復千古今王司封結集其書刻成五卷見寄且所取惟晚年行押尺牘不拘莊而自合者尤為具眼夫了實之玄待知異世林宗之鑒直取神情豈特翰墨之林一段奇事耶子愿書名滿海內非授梨致石之難惟是自謂人好者若水乳和合莫為拈出耳得司封此舉如子愿復生俾余闢廣陵傳曲真翰墨中一段奇事亦非直翰墨林中一段奇事也嗟嘆不足書此以附不朽

## 超然堂藁序

曩余讀書儁李孫簡肅公猶在懸車余耻爲游大人不復奉函丈乃吾鄉龔黃門爲余言孫公天下長者其他懿行其備抑其謙世無與比蓋觀公之一體云而公有子孝廉君自相謙所則所謂或得其骨或得其髓者矣已而更和超然子昔之謙今之超將無同乎左太冲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地勢使之然蹊來非



一朝而柳氏家訓以奕世席寵爲可畏曾不如華門圭竇足自見其所長者盛滿之難持如此君簡肅肖子孝友天篤當地而蹈魚魚雅雅無衝氣無驕心庶幾萬石之有慶建太丘之有二方哉乃其砥礪行業攻苦食淡有寒畯所不能望者故經明獲雋物望益起大楊滇南之博雅近世鮮儔猶爲家世所掩以君方之懸矣在易之言謙曰利用征伐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君之謙也於是乎能超矣

君自以世受國恩志在報主非肥遯林藪厭棄纓綾而一切逃之人外者至其輒業以廢琴喪故耳余嘗謂丹朱之傲不必如今世甫德當蹤[illegible]世肆志不肯以天下爲桎梏想當洗耳赴淵之流有此學術而濫觴於莊生横决於嵇阮遂以風流放誕爲事迹於超而失之莫斯爲甚何則不謙故也舜之慎徽禹之克儉尼父賛之曰巍巍乎則超矣君之超然以此請以質諸君之子弘範以爲得乃翁



心事否

# 青藜館詩集序

唐以詩取士而詩無當於名公卿何則凡詩之工必顓意一行不他遷業與之相終始而後成一家故窮而工則為孟浩然杜甫而不必以詩顯其身也貴而工則為宋之問王維而不必以詩重其人也蓋終唐世而稱名公卿者贊以譏泌以智三百年無幾而曾不能以短篇隻語挂於閒氣英靈諸談藝之口而曲江燕許幾焉其相業固與姚宋而其詩名亦伯仲儲王矣抑何寥寥也夫為名公卿則無所事詩即為詩而令窮工者能傲之以不專於全才何有耶　明興尊尚經術而不以詩程士惟文學侍從之臣以之為本業然非有興慶龍池之賡歌明河輕烟之寵異如唐者其進而後應不過中書省試已耳春明送別已耳皇華紀行已耳且也其官漸貴其去詩漸遠台室綸扉則又遠代言視草則又遠講幄横經則又遠至於學士春卿潤色天子禮樂之事至繁且鉅當是時而欲與詞人墨客腐毫刻燭爭長於四聲五字之間豈惟不暇已耶滸西金崗兌以窮工懷麗鈴山遂成絕響雖合之故與唐一揆矣君子有遺憾焉少宗伯劉衙野先生以異才與學冠冕詞林周踐清途二十餘載高文大冊播於四方忠言嘉謨砂毘　廟社戊戌春首倡伏　闕之議請立　東宮

天子雖下　詔切責以此知中外心率乖

㨨斷成羽翼功而先生在南宮所條上諸疏皆凝然獨立不茹不吐為舉小側目世咸以敬輿長源歸先生先生雖歸海内比之惠州衡山而以出處為世輕重若無敢以詩人詞客求先生者先生乃未嘗一日而廢詩沈酣六代函掐三唐色澤高華興寄蕭遠内無渊思外無遺象其伯子裒集所爲青藜館集者雖不見先生之全哉要皆極其才情之所詣以窮詩家之變故謂先生為延清摩詰而

不得謂先生爲徵典長源而亦不得謂先生以人
廢其詩而不得謂先生以文章功業重其詩而
亦不得其曲江之流亞自先生之集行而唐以來
名公卿所爲媿色於詩窮之士者此堪吐氣矣先
生嘗自言楊子雲薄雕蟲不爲而美新文何敢與吾
家中壘外戚封事並故自署其館曰青藜將尚友於
古之三益而余比於曲江諸君子者併唐論詩也



江西鄉試錄序

臣惟 國家之求士可爲勤矣 累朝功令至
皇上乃始大備先時郡國諸生餼於膠庠者嘗以
二十餘年得覩辟雍之盛蓋髮種種短矣
皇上採禮官議有非時之貢著爲今世世守之先
時 國家有大慶典若 皇子生 東宮 冊立
間一廣舉額以示特恩
皇上采成均議兩京益二十五人著爲今世世守



之先時令京朝官典省試蓋其愼也一再舉行旋
即報罷
皇上采科臣議一如兩京成事著爲今世世守之
此三者議如聚訟蓋亦有言不便者矣悉格不行
且
皇上神明獨斷百司建白非盡得請也頃議及貢
典無弗奉 俞旨者顧後右文之意懃懃懇懇其
休甚厚豈不千載盛際哉夫 國家之法以簡爲

功以繁為病以紛更為擾惟是興賢選士自疎而
密遇變則通真才輩出靡不繇此鄉比之制累
朝更定至
皇上大備而又自今歲始今歲其得士乎顧臣何
能為役臣東海孤生也遭
上授擢簪筆史館
皇上視朝臣承之傳臚
皇上御講幄臣承之横經五年所矣



皇上居嚴處深臣未嘗得一陪法從惟索長安米
是愧若藉銜文以報萬一斯臣殫竭駑鈍之日也
其敢弗勉臣自少時臣父授以江西諸君子之書
往歲奉　命封　藩吉府出豫章之境問所為走
廬陵南豐道者皆與王程不屬未繇涉其山川瞻
拜祠下有遠想慨然耳若諸士之於歐曾猶水木
之有本源雲仍之有譜牒也彼其操觚命牘者夫
非二先生之緒言餘韻也耶臣得受而紬繹之錄

其尤雅馴者上諸　天府即神理縣縣與刑不派
於生平尚友之懷甚愜其又何敢不勉在昔歲戊
子司衡江右者臣之房考也茲役也江右人士書
且厚望臣曰夫夫也其知人得士能不愧師門否
乎臣又何敢不勉雖然臣所勉竭駑鈍者校文耳
而臣寔不習於文臣之所習者應主司者也非身
為主司者也主司而知文即取之帖括與取之鴻
行道藝無以異蓋韓昌黎舉歐陽詹曰讀其書知

容臺集　卷一　序

於慈孝最隆也文信國對策王應麟知貢舉謂之
曰忠肝貫金石古誼列龜鑑此皆遺其皮膚得其
骨髓有神者告之者常度遠矣臣實安能而幾以
甄識真才救往三之義乎乃臣有以信之諸士者
夫士不自負然後能不負君親不負君親然後能
不負朋友砥節礪名存宏任重士自得之其聲光
及舉主者皆其餘也士寧愛其餘不借臣以知人
知文之器而本末俱喪徒困臣以所不能非友誼

所有臣可幸無罪矣此鄉先正若楊文貞以布衣起爲名相况蘇州以掾史起爲名臣彼不階賢科聲實踔絶豈其取士功令十倍草昧而得才遜焉者又安事取　累朝科指紛更之爲諸士亦勉乎哉



## 素雯齋集序

昌黎論文謂王公大人非性能而好者不易以爲是何言與前代無論矣近世若北地關中規摹左史毗陵晉江步武歐曾作者如林是不一族豈必窮而工哉何性能而好者之衆也原夫撰造之事以經國爲用以涉境爲功玄圭乘黻禹貢是陳赤舄兼成周官用作五方謠俗毋待輶軒之求披府圖書豈但閉門之造識江山爲助或朋簪勝讀故



有一行塞垣骨力遂老旣遊劍外繩削不煩者乎其徵矣素雯齋集者憲大夫福生吳公之所著也公雋才天授與學人師臯比多問字之賓通都儁彀青之業有日矣迫乎平進王塗郎潛民部盡發金版仰佐玉鉉紆衡而談世務欠筆而進嘉猷摛雕龍炙轂之詞折弘羊鹽筴之議且崙蜀左藏以恤東寓於時羽檄交馳公亦視庖兼應令嚴先甲野絶呼癸後事爲師前書必驗覺狼居胥之可封

而十六衛之可復也至晉𥁕雲中集雲紀四卷考經按傳援古證今察九寨夷落之情捋帝王萬全之策讀其書老馬皆可識途用其謀天狼不難坐剪非夫膏肓之砭石儉歲之稻粱哉吾嘗謂傳綜之士弗列於藝苑者束於才也入理之談弗艷於詞家者蔽於體也公腹笥淵渟筆鋒電掣自子史空玄之學莫不觀其會通精於擬議攻其堅而不攻其瑕用其新而不用其故立一義則連環遞解



搜一隱則華表先愁如水也因地而異形如雪也值物而賦象故夫騷賦古律之什箴銘記序之文皆得心應手仗境生情體齊梁之綺靡兼燕趙之悲壯東南之美盡在是矣聞公之試宏詞科也偶以魯魚之誤缺然念馬之闕當事者至今惜之然助狀日盛名位日隆閱歷日多醞釀日厚藏山之副未見其止駸駸馳於天衢步驟益闊黃流薦於明堂符采倍燦纖素雯而行者吾不知其所變化



矣不佞目二紀還朝三都卒業感足音之再聆歎至美之不備聊弁之簡端試以質之知言者

## 陶白齋稿序

陶白齋稿者余友章公覲行卷中之什一其弟子敬所手錄而授梓者也何以曰陶白齋者公覲生平雅慕彭澤香山兩公故顏其齋以見志耶稿中一片辦香白傅六時頂禮柴桑是已余往同馮咸甫輩結社齋中晨集搆經生藝各拔貨訖即箕燈限韵人賦詩幾章每夜分狂飲狂歌輒抵掌曰此非少陵耶此非長庚耶此非摩詰耶廼公覲奮袂起曰我何如彭澤何如香山其弟子敬廼從旁睨咏曰玄宰得當少陵之骨咸甫得當長庚之韵我長公其季孟之間乎而不佞亦何如孟襄陽云爾時俱少年負意氣不相下陽浮慕古人謬自譽詡人且側目呼爲狂生而公覲負時名年稍長執牛耳而盟吾黨吾黨兄事之呼吾黨曰狂生庶幾尚友古人哉毋第若而兄輩輩希陶白爾先生爾也公覲且先吾黨而茅矣會子敬授梓成而謂不佞



當有言嗟夫非不佞何當有言廼言吾黨二三知已社中之纍纍廼爾若夫公覲之詩恬澹閒雅類陶曠達豪宕類白則俟知音者若夫公覲神情類兩公而色澤象貌有不必盡類兩公者則亦俟知者毋謂吾黨二三知已汗私所好猶然少年時陽浮慕古人而謬自譽詡爾也

# 何士抑居廬集序

吾友何士抑居父喪甚謹嘗曰漢原涉有云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於鳳凰山之麓賓客會葬如雲馬蹄地悲鳴不得前松栢楸梧儼然林立蓋士抑之產半挫而哀思終無窮每當淒霜寒月呼號墓頭不忍去間爲詩歌文詞以紓寫之而賡和應酬之章亦復不廢則居廬草是也自古喪言無文故東坡居喪謝賓客絕詩文聊翁亦以爲知禮而實有不必爾者昔右軍諸帖半出於悶病吊唁從哀戚中結法所謂泪漬老筆者其書獨垂至今古孝子白華之什三百篇不載束晳補之讀者終以未見逸詩爲恨則又何怪乎士抑之有居廬艸也余有傷弓之痛毋罝不忍讀即讀之亦不忍竟然而文詞辛酸聲氣悲婉如哀螢勞雁使人聞而泣下將無清歡之言難擬而愁苦之語易工耶雖然士抑發乎情止乎禮義蓋古孝子之遺志也況其言爾雅韶麗卓然可傳余職史請授之樂官以次於白華逸篇之後

沈公路文集序

余往與陶周望論文人之病惟達爲甚周望曰阮公詠懷何鬱鬱奇也余曰嘗未見蘇門時什乎晉人每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斯語也用之功名之途則大善不可爲著作之林道也彼潘陸沈謝者流得一佳語如下一敵國商一穩字如遇一導師專似癖莽似癡多取似貪不讓似怒烈士殉名與夸士死權等不如是何以傳不朽乎



蓋周望恬於進力於古以余爲篤論惜其無年而茲又有慨於沈公路也公路家承世美才挺幼潛既游竹素之樊亦涉園林之趣性復悄介深居簡出不爲大人游不懸高門簿其於稱詩直酬風好何恃尊生而廣心浩大不遺餘力纏綿險韻層累連篇牘發百兩箴盈九土諷諷焉嘗慮日攝者之當吾前而唇稽者之議吾後也中歲善病身名孰視然藥裹與詩筒雜然並進吐出肝肺 撚斷髭鬚不惟若癖若癡若貪若怒且兼爲四愁爲八苦而著作之興迄不衰止誰實迫之堅守恒度乃爾耶籍令公路策足王塗盱衡詞壘將其道益廣其氣益揚送別懷人不止眼前傳但登高吊古不止封內山川騁妍抽秘著書滿家當必有富於茲集者矣斯又人之習氣志士之深[illegible][illegible]乎穀似博雅紹聞結集授梨傳之海內俎豆於孫太白王履吉之間匪乎公路生矣

芝山集序

芝山集者麗江世守生白木公之所著也德靖間李何邉康揚扢雅道海內嚮風已東漸西被矣未南暨也自楊用修遠戍碧雞張愈光鳴皋和鶴滇洱諸侯有雪山公者起而應之大曆典刑杜陵膏馥宛然肖也時則翰墨之場進苑服而上國化鬼方而神州絲視染金視鑄豈不信哉三傳而為生白公承雪山之緒而益恢弘之以忠勤報國以止



足琅躬祖硯可思書種方茂枕經藉史與宋唆爭勞抽秘騁妍即詞人寡和今其集具在張宗伯稱其清新俊逸濬宕精深周學士稱其觸景情生才高調雅庶幾鍾嶸之定評玄晏之篤論矣乃余讀公集而更有異焉夫用修雖博綜四部而內典諸書取材猶儉李于鱗自謂秦漢以後棄之若遺縱旁引竺乾秖收綺語求如唐之梁補闕宋之蘇端明無有也其視公寒山和詩及偈頌儷語皆盤旋了義飯向大乘作頻伽妙音具貝多本色且不廢小果不住無為豈直文人慧業隱然開士宿根蓋染則猶是也為六銖之天衣鑄則猶是也為人鏈之法物有進於詩若文者矣宜其脫屣軒冕而獨游埃壒之表也麗江去吳萬里公冊閑遣使以序見屬感交道之有神歎豪傑之無待聊書此以附簡史公之末簡云

# 消暍集序

品詩者莫不艷靈運而高淵明淵明之詠荊軻一似爲謝客耶子房讐而仲連耻談何容易是向者魯勾踐所叱也乃桃源託於避秦義熙不書甲子脉脉乎黍離之悲過於秦庭哭斯亦劍術之精者已澄江夏茂卿今之柴桑翁也昆山之隱四十餘年太夫人在不敢以身許人固矣太夫人以天年終而蓼莪銜痛誓墓益堅世莫能窺其際迨夫大



璫扇虐江左諸賢疇昔所見事茂卿師事茂卿者不能以身體髮膚還之所受而始知堅臥之養與鬼神合其吉凶故以遺榮盡陶公而以孺慕盡茂卿者皆目睫論也兩君子出處之際一如閒雲一如介石一如遠林之獨樹一如在谷之幽蘭而閒有小異不害爲善學者博極羣書窮探幽恥而不必不求深解也禮法自將出言必雅而不必酬酢怨醉也細衣好篤求友情救刖奇之客日進倒屣之禮有加而不必息交絕游也萬卷可遺良玉必琢雍穆之範在躬絃誦之聲在室而不必五男任運也藉令生同時居同地則把臂入林不兩屈指矣史家獨行文苑傳分不相兼蓋忠孝名賢踞百行之上游見謂撰造亦細事又或求於才情困於物務即已遵途未能登極而茂卿性靈與日力足詣千秋之業專精靡他美成在久其文則可信可傳其詩則可興可怨忠藎之篇南史筆楚臣些辭



勃悵奇助宣名教頗光祿之五君詠杜少陵之八哀詩皆在醞釀中此可以知茂卿矣集名消暍試快讀數過當有甘露醴泉從舌本間溢出不覺躁心之釋者

詒美堂集序

昔劉邵人物志以平淡爲君德撰造之家有潛行衆妙之中獨立萬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者極其才情之變可以無所不能而大雅平淡關乎神明非名心薄而世味淺者終莫能近焉談何容易出師二表表裏伊訓歸去來辭羽翼國風此皆無門無逕質任自然是之謂淡乃武侯之明志靖節之養真者何物豈澄練之力乎六代之衰失其解



矣大都人巧雖饒天真多覆宮商雖叶景象或塞思涸故取績鬼之長膚滑故假靚粧之媚或氣盡語竭如臨大敵而神不完或貪多務得如列市肆而韻不遠烏覩所謂立言之君乎京兆耳劉祝先生單精藝苑垂四十年方其壯歲登　朝爲時魯幾卽依親予舍衡泌棲遲菽水之餘翰墨間作神皇帝嘉其純孝起之田間洊歷華要卽不必種桑八百株辭官八十日而身立四虛神遊八極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故其撰造皆肖心而出卽規摹西京出入王謝兼詞人之長循其剩技惟是冲夷其度蒼勁其骨遊乎自然之途而化其錯莪之迹則文品之最真者先生有焉近代名家此秘鮮覩矣語曰窮則變變則通自隆萬以來歷下琅琊懸衡天下横詆前人幾無餘地滔滔末流且過其辟一二君子有意挽之乃盤盂之水不能起粘天之波祇爲河伯所笑先生之集出而談藝者有所折



衷焉變之此爲時矣余且奉研削以從不自知其才之盡也

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人物志者劉文學賚所撰次也自元勲大臣至節婦為凡例若干有九蓋本其祖叅知公之緒而諸論潤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青既竟以一帙視余屬弁其首憶余承乏史局西蜀陳文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遺書大出而郡乘之可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誌餘皆悠悠耳



神祖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陰貢士王應遴修誌兩疏皆下所司應遴待詔闕下即授中舍於一統志之外幾埒過半會有實錄之役其議遂寢及余副奉常領總裁事海内書籍益復集於禮部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雜廣無當郡尉求如古之先賢志耆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無幾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言若書將錯綜人物彬蔚瑰瑋者往往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一快耶文學之言曰此邦名鉅盟帶礪而銘金石者世宜無不知惟是閭巷布衣門幃煢嫠若一世而教行非凡死以殉節有子將用之所不用士元風勵之所未收者吾是以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識其小過於識其大嗟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倫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益寧史哉寧史哉

漕撫奏議序

宋時韓魏公名德之盛在希文永叔右而魏公行言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膽之爲言徐思遂以前固未著也抑似之大勇孟之浩氣非聖賢之膽乎遺大投艱非膽不任當機應變非膽不决建威銷萌非膽不振古社稷臣見理明造事審意所謂可即赴以全力遺寵辱忽讚毁獨往獨來獨斷獨行雖有憎里不及回智雖有鬼谷不及造次非夫骨剛而氣完孰當此者乎今大司徒憲葵王公其人已公自爲儀曹郎已引義直諫力爭建儲不惮九死

神祖鑒其精忠國本遂定天下韙之既歷卿寺領節鉞開幕府畿南文武具宜不名一器三輔重地屹爲長城會淮撫衡陽陳公予告歸公用廷推受

特簡總漕事則七省將吏聞畿南之風烈宗約束惟謹若李臨淮入子儀之軍旌旗一變蓋陳公之政用商公之政用鼎云是時淮北薦饑中使四出加以逃師失律奸人生心飛芻發粟徵兵航海事有至難十倍往昔公觀其欲會屢上封章如請澄汰請蠲賑請寬宗祿請抑璫橫請復漕規請罷海運諸所條陳更僕不數而與當事往復不難十反謂明主可以理喻善人能受盡言寧直無婉寧方無圓爲洞闢之門不爲旁出之竇爲離弦之矢不爲處後之餌爲九四之龍不爲兩端之鼠爲上駿之虎不爲轅下之駒雖批鱗齒馬足爲難端[illegible]懲貪誰非怨府稍一顧瞻輒生回互公孤忠自信百慮皆袪竟收獲上信友之效有如魏公同世不以膽許公誰許哉吾聞

神祖時數以軍國重事　命九列大臣雜議於廷既咸造相顧嘿然莫適先發此皆國之典刑明而習於事者豈汶汶無成算哉則寵辱讚毀柴其中而剛大之氣隱也繼自今所謂建必然之畫以破循默之陋者[illegible]主在矣昔魏公命其子忠彥

集諫草七十篇分爲三卷曰庶幾彰吾君從諫之美且爲後事師和公之録奏議意亦如此



楡林杜日章三教逸史序

楡林杜冠軍自楡陽一再寓書於鄂曰吾三教逸史也多病息機坐進此道矣願子爲我精言之余睹冠軍之多癖也抑冠軍無乃非情語乎哉夫達人所以覺世者詞人未嘗過而問也彼畢力窮年嘔肝刻腎片言輕詆自以相伉亦大爲名所愚矣雖然不朽盛事以巧成以愚入使其名心一觚即五霸之所爭猶傲然不屑於著述而有愚爲鄒魯



言者曰詩賦小道也爲苦縣言者曰名與身孰親也爲竺乾言者曰綺語業也各有所適則各有所立所遺者能令人意盡所立者能令人業遷則晋之江左是已逍遙往復酬難百出支許之玄大暢也而潘陸之業中衰矣風雅陸沉將無達之爲助耶吾聞冠軍之先有征南者好左氏學世比之馬癖錢癖又三百年爲少陵有佳句癖自謂語不驚人死不休夫冠軍之病亦若此矣冠軍其亦以兩

君子之癖爲病乎非耶不以爲病則安取所以三教之微詞爲藥譬如猛士赴敵一鼓作氣不鉅鹿之天地震動則不快不昆陽之虎豹股栗則不快而條焉引桐練絲求所謂廣陵之曲者非其倫矣冠軍而爲儒將爲俠客爲名士爲幽人吾無所不與而未以三教史許者知其沾沾於二祖之癖而未肯解也有代冠軍折余者予言晉事則淵明非晉人乎桃源避祉詎必降詩襟也予何不少自爲地余不能應



程氏墨苑序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彝鼎籀之鼓歐之劍斯之璽何之甓宋之陶與研皆托於金玉土石之殊質以久存於世而世亦處之於藏與玩之間惟墨不然其試之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旣用也如暾蔗至委而不厭其容移也如火消膏而不知其成功也如春蠶之作繭而歸於烏有以速朽之材當必磨之會幾無壽類矣而李廷珪以久特聞當是時以德壽重華兩宮之贍僅得一笏其狀名莚價與歷代重器埒而膠煤並草之壽亦可以銷金玉而鑠土石者豈不誠尤物也哉雖然吾以廷珪者利於墨亡而無利於墨存也墨亡則虛無之樂較量不到如梁鵠之書弗與之畫形模永絕名字獨行耳其何賴於墨存吾聞廷珪之後有蕭氏之墨有趙氏之墨林氏之墨葉氏之墨皆與之相及而所謂一點如漆百年如石者獨以歸廷珪他人

無稱也則賞鑒之家有揭竿而先之者矣今程氏之墨滿天下同能者宜悉力而與之角乃數年來不聞有超乘而先者抑諸公詘服以爲獨絕四海不複奚超矣百年以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吾於何乎知之於當世之實會乎知之君房其無改玉也哉君房魯有所不釋方氏而欲窮其伎故殫精於此以一丸塞其關家乎不具則勝但可悠悠視息無爲



一事君房有心人也哉其墨之傳也以此君房遊吾郡無他過從獨索余試墨是日池水盡墨而余爲作墨苑序

人日詩後序

輸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凄風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爲文每磨墨數升蒙被而臥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此皆得諸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察王先生當人日病不飲酒莫廷韓餽以內府良



藥輒援枕作詩二十餘章謝之皆風騷鼓吹也乃與彼二子鼎足立矣先生性高簡恬淡搆百尺樓絕塵表有遺世之意更自稱九霞子今讀其詩黃庭內景之微言多有存者夫先生既已爲餐霞人矣寧俟內府之藥足起其泉石之膏肓哉藉有煩痾之士披覽是詩五內清凉不啻飲上池水然則先生病與非耶是又進於詩者

袁伯應詩集序

客歲重九余既爲袁公伯應制義小引以専門名家相勗矣今秋伯應自雎陽寄近體詩一帙亦以重九至且屬余序余與伯應尊公少司馬同舉於蘭陽陸先生之門司馬君恒授余敎兄法曰伯樂相千里馬而教其子相國馬以爲千里馬不常卽善相無所用之如伯應之好稱詩無乃非司馬公意乎雖然時至事起何可執也蓋隆萬之間士子尺寸功令宋人註疏之外一步不窺二十年來破觚爲圓浸淫廣肆子史空玄旁逮釋官小說無一不爲帖括用者若以詩之才情而爲文吾知其儱捨青紫無疑也且夫以制舉義論准上發增信陽北地曾不得方駕非才不敵拘於時束於制也假今今有李何降格而爲制義過都歷塊絕塵而奔豈顧問哉司馬公游市諸什所謂淸新開府文建威洧萌聲震大荒之外世故有文武具宜者何惟伯應之以制義兼稱詩也若伯應之詩彬彬唐人世有鍾嶸自能鑒定無所俟余評矣



容臺文集卷之一終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閲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謙

序

## 期贈篇序

期贈篇者吾黨爲陸伯生六十贈言也百年曰期
六十亦稱期吾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也凡詞人之
年不數甲子昔老氏著不亡之壽太易貴可久之
業容養之聚賢愚同盡惟言立而名成則與天地



參筭而日月齊光伯生其人矣夫大年之不必兼
少年往往是也前代勿論　國朝詞人如高子業
何大復徐昌穀皆不及下壽顧其名則所謂彭祖
爲夭者雖然使騏驥而展千程之力梧檟而長參
天之幹筆與年俱老智以耄逾練是二子者即西
京盛唐諸名家不足匹也伯生乃兼得之矣其苦
心刻骨一似拂衛生之經其抉搯鑿竅一似犯造
物之忌而神理殊超容顏彌澤其詩文翰墨則六
十化矣而其人乃始壯也頃者方括赤縣之內山
經地志萃爲一編曰吾自此累吾足矣吾不戶而
行天下矣庶幾達人有道者乎余謂伯生得稱百
年期以此憶余弱冠時嘗與陳太史伯求論天下
士太史至伯生則曰大夫所謂自致青雲者非附
青雲而名者也伯求已千古矣而其懸記之語伯
生竟能不媿蓋自瑯琊好以名寵後進二十年來
吳中談藝之士無弗伏軾結靷走婁江道者瑯琊



又數以言推伯生伯生游道甚廣獨卷其業不以
一刺進己而瑯琊賞譽之士各自以其所詣受名
不以有瑯琊故重而伯生乃以無瑯琊故益重也
伯求可謂知人矣余故採其言附於期贈篇中且
以貽長公道沖使識世交之誼焉若余之所欲言
者諸士大夫先之矣言止矣余無以加矣

## 樾館詩選序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枚馬在廷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撥金石抑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多許故相如心炙倦游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之黛毋與時徂而才情麗藻千秋不化彼宋玉陳王之賦纂艷質而遺脩能未爲具眼矣當今閨秀作者不得不推艸衣道人觀其新集如贈桐溪五



言古四篇緯有韋司直之古淡而代陶琴代菲[illegible]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詠雖饒於才致而儉於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鑿空者豈直緣情綺靡爲宛轉之歌十離之什已耶吾又聞道人壁精進幢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岳不欲僅以詩人傳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矣

## 鳳凰山房稿序

舉業之變至今極矣未有知其繇來者也蓋自宋元祐中程蘇爲洛蜀之爭後百餘年考亭出而程學勝又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而蘇學復勝姚江非嘗主蘇學也海內學者非盡讀蘇氏之書爲蘇氏之文也不主蘇學而解粘去縛合於蘇氏之學不讀蘇氏書而所嗜莊賈釋禪即子瞻所讀之書不作蘇氏文而虛恢譎詭瀾翻變幻蒙童小子齒



頰筆端往往得之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耶朝家功令莫能挽也嘉隆間有歸熙甫者庶幾豪傑之士觀其所著古文前非李何後非晉江毘陵卓然自爲一家之書時人不具眼稍爲王李所掩終當行於異世今亦如岷江之濫觴矣熙甫於舉業亦自奇主司以意求之常謬收他人爲舉首云余友何士抑其蚤成名數見困懸書滿海內主司收而復失之無一弗類熙甫者第熙甫自慮甚堅

不能遷業士抑才多而體備無所不變化是爲異耳士抑阡其先公於鳳凰山之原即依山築室絕跡城市著書其中曰鳳凰山房稿雖極瑰奇哉而王唐矩矱森然故在也殆神化至耶士抑於當世聞人掇科之作少所可意余嘗謂之曰此事自有主者政蘇坡公爲政耳君能奪其幟乎吾請從壁上觀戰因讀鳳凰山房稿聖此語弁之



## 趙弁之制義序

嚴羽卿借禪論詩余亦借禪論文三十年前爲趙公益拈洞山宗旨王唐以來此秘未覩公益大有悟入時方弱冠遊長安未婚對也歸而試於有司傾其曹偶能已見於時然不肯竟學飲酒賦詩居然作達余詢其故曰尓吸吸者可以付先生衣鉢耳蓋謂弁之也余既久不談藝而友人言公益課子綿密無暑刻寬假弁之嗜書自其天性不鄉人



聞有可繫念事其爲文機神縱宕絕塵而奔於余所論宛轉關生無復遺恨筆鋒煜煜光欲萬丈覩余爲一灼之火矣茲鋟行卷公益獨以淵源所存屬余弁首余戲評之曰公益如愚公鑿山以待其子弁之如大令學書欲勝其父王幼度瞷而笑曰三十年窠臼不虞掀倒禪床矣

俞彥直文稿序

往聞之先輩云嶺南廖同野爲孝廉時以行卷謁吾鄉陸文裕公公謂之曰賢曾讀西廂伯喈否廖博雅自命不讀非聖書頗訝其語不倫又經月後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尚未諳傳奇何也廖始異其語歸而讀之又經月文裕見其文曰惜也落第二矣蚤讀之可作會舉首今失之矣又江西萬楓潭爲孝廉時問業唐荆川先生先生命題令作制舉義萬一再呈卷先生皆不覯萬不得其故至於三先生始以筆批抹惟賞其後段語則皆一再呈者所未措思也萬始大服兩公之品隲何異許負之相人宗統之圓夢求之今世不可復得而余之爽鑒於俞彥直尤甚蓋十五年前已號於人曰是當俛拾青紫不意甲子始發北闈又落羽歸也乃余不以一蹷爲彥直惜而反以爲彥直幸曰尤物故在耳使彥直如廖公爲士師所鉢則無及矣且



夫五都之肆一物不儲或居於三家之村追風之足且行且息則十程駑馬先之吾視彥直之文必益深文氣益壯其所著制舉義有宏肆剽疾鬼起鶻落者有虛和淡泊餐霞吸露者有激昂震厲鈎援弩張者有高華沉重四溯八埏者而又兼以游道之見斟助以江山之悲壯其在都下所造詣往來者爲理學爲經濟爲劍俠爲空玄皆在彀中而皆收之以爲文用則余之素奇彥直者必有一觀而且藉彥直以爲余爽鑒解嘲也因其投梓諸篇而弁諸簡端

金伯發稿序

陸文定公述爲諸生時學使者裁庵楊公之試士也嘗擬屬吏茅鹿門沈青霞第其甲乙試事既竣觴之公署沈曰是役也得會舉首以酬明公之苦心則大善不知其人安在楊公曰有之一在華亭一在常熟沈復詢其名楊以某某對沈公曰其地是矣而其人則非徐以陸瞿兩公之名對世知青霞之忠節不知其深於文也文家任少宗伯幼瀍



述趙方泉學使己酉試事竣入南都唐荊川先生訪之坐次詢趙曰解元當屬何士趙公曰解元有之邵圭潔孫樓錢有威張大都足當之唐公曰解元一人耳安得四徐曰舍姪一麐頗近之趙擬甲乙考次則所衆人蓄者已而亦驗因歎沈公之鑒裁精矣乃當時主司一一與之合符又何難也今士子一受嗤於拙目輒不能自信又何能信主司往往遷業以迎時宜受滅裂之報矣頃臺使奉

詔選六郡之士充貢籍而以吾郡金伯發爲冠軍何必減青霞之厚塈而伯發於此道專精靡他陳言剗盡過此以往主持　廷試與轉關者皆承明著作之英與殿學宮端之望伯發率其恒度俛而拾尤物以酬知己可必矣余以淡枕日遠且不蓄筆研請以此壯其行色

戲鴻堂藁自序　即復趙公盃書

僕於舉子業本無深解徒以驟貼讀書於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數舉毘陵緒言指示同學頗有省入少年盛氣不耐專習荏苒十五年業亦屢變至歲丙戌讀曹洞語錄偏正賓主互換傷觸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師門議論與先輩手筆印之無不合者迺知往時著冥徒費年月當是時弟能多作百首庶幾成章擾擾行役惜未究竟而舊稿



亦從此敝帚視之聽其散軼不復理矣自余遊長安客每持余刻稿相質無弗贋者而里中有訂贋錄贋者不免焉因用自愧使吾文如錢王諸大家即暗中摸索當可了了何至難鑒定迺爾不謂足下苦心能滌除至盡如此集者自可不須序序大都諛語耳海內具眼者多何必以諛語先之顧足下并破此窠臼異時足下三都賦就亦視此榜樣終不借譽於玄晏也

源遠流長詩冊序

郡侯濟源詹公為三衢名閥兄弟竝守大郡以卓異競爽其先世多有聞人第言其近者如侯之祖星子公考司城公行誼政績皆徵信史氏副在石室有足傳者侯輯一編曰餘慶錄郡之士大夫作為詩詞爛然成帙余受而讀之其大指謂詹氏百年樹德而鍾美於後人若執券以要於天其應不爽歛不盡尊以遺子孫則食報之說也又曰詹氏



星子公以來世載其德日引月長典型在近課室則獲父兄之教不肅而成重賢益有匪頗徵依於冥冥者則貽謀之說也詞止矣不佞昌復何能為役乃不佞有解於列子之言愚公也愚公者聚族而撤太行之麓智叟迂之愚公曰吾力知不辦是雖然吾有子子有孫孫又生子子復生孫吾子孫日增而山不加益善哉乎列子之寓言也夫忠臣孝子其意願寧有量哉所願者無窮所乘者有徒

則有累世而克究者矣星子公暨司城公皆廉平不苟爲古遺愛惟其營緒未畢而侯之兄弟乃始以二千石起家若償其不盡之志者耶蘇是日躋顯融要以豐本固基自親民始三世一轍非偶然也詒于掾之平讞也凡一再傳廷尉以不寬著蘇夫陰德有後則旣可高門而俟矣官何必廷尉哉蓋于公之始願固爾請以此佐士大夫之論可乎億不佞取道三衢衢之人爲言侯內行之備也孝



哉事嫡母絕不異所生侯有長子而三衢人若弗聞也者蘇其以兒子爲家督也亦足發明詹氏之家法矣法得并書之

## 呂氏族譜序

三代之宗法至唐猶有存者重門第也自石晉以後中華有左衽而崔盧鄭柳諸著姓散處五方不復可屬於是宗法盜廢雖然宗法廢矣而所謂奇宗者豈盡廢哉范希文歐陽永叔是已讀希文謝表引朱家張禄以寫其門閥之流離旣可歎矣而先爱後樂之事業殊絕一代推其禄入爲義田以贍其宗而范氏之子孫一在洛陽一在吳中振振



緜緜至今甲天下讀永叔隴岡阡表執執藐孤羣娶母畫荻之教非喬門明甚而以犯顏敢諫爲忠以救時行道爲賢揭其雄筆作爲家乘貫珠舒錦雲漢爲章而廬陵之歐至今甲江西然則記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視其三不朽何如也何必著姓又何必以宗子重哉今少司徒御史大夫呂公之族譜其義例一準於遷史若世系之繁而不雜取諸年表家傳之廣而能嚴取諸世家誥勑

之詳而謹取諸策文大傳之贍而核取諸列傳爾
爾之潛德幽懿神照如生宗支之細行片長甄收
必盡以至女師婦順又倣劉向范曄之凡例而為
立傳以補史遷之未及與永叔所著同不朽矣抑
公之服官諫垣與希文同視師秦塞與希文同或
頌四賢或驚一范績效已著者弗復論茲
沖聖鑒知畀以天下咽喉東南半壁公綢繆桑土
建威消萌克壯文武之猷益酬孝友之志是請也



旂常鍾鼎以耀之天球弘璧以傳之公家郎尚父
之世業在無問宋事矣

## 馬憲副崇祀録序

歲在乙巳余以校士至於興州興無真守而攝守
者為言前守馬公之賢此方士民去後益見思也
又八年而吾郡別駕馬公以敦善著詢其家世則
興守即公之尊人云公服月手一編示余曰此先
大夫祀於學宮之公牘也余披誦之馬公非獨循
吏且為貞夫為修士所稱獨行君子不愧衾枕者
而俎豆於先賢自司馬子長以來與公而五又何



嚴也嚴則核核則重矣嗟乎表鄉之賢存則養之
庠歿則祭之社所關風化非渺也乃鳴珂之里吹
竽多濫有司以此甘臨子孫以此幹蠱使稱屯無
色江蘋蒙恥今之祀典能如關西之祀公者有幾
哉公雖已社於鄉而遺愛在興興之士民必有如
桐鄉之祠朱邑者生於秦仕於楚皆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亦可慰於九京也已別駕公紹承家訓庭
脂膏不自潤如胡質陳寔父子而清皆畏知卿不

慚長若考作室厥子乃肯構者乎



吳伯實遺事後序

中舍吳德聚爲其伯氏修身後名也徵言於聞人幾遍海内伯實爲不亡矣仲虚没而仲虚之子猶以未究厥考之志爲憾於是走雲間請陳徵君仲醇爲傳而屬不佞題其末簡余方有入閩之轍伯實懿行具徵君傳中無庸理前語重以漫衍矣顧請徵君傳於兩君相友愛三致意焉且夫弟弟恭厥兄兄弗友于弟豈非以利哉懸鶉藿食形影相依列鼎連阡鬩墻斯起財之所處爭之所生弟弟之所繇衰也伯實與仲虚皆有聲太學傾海内賢豪然伯實不難以賈而佐仲之儒伯實有西河之泣聞仲虚得雄即破涕爲笑此殆神情所發非象恭色取者不謂程卓之家故有田薛也新都多素封饒爲節俠事藉令百里誦德千里誦義而一門雍穆未之有聞安所稱仁義之附耶故世有知伯實之風者在此不在彼即他懿行可槩矣

志張錄序

人言婦人之賢不著於閫外而自古之賢婦人厥有稱者范史蔚宗特爲列傳使與名臣良將逸士鴻儒並傳不朽婦道果不在於湮滅無稱也第其所稱必有奇節偉行而所謂奇節偉行者大都生不辰而罹世難崩城哭市衆其一偶矣假令平居而履順何從有令名乎繇斯而言雖謂婦人之賢不著閫外可也董生曰余誦詩至鷄鳴之三章覩



其婦人所以昜其君子者在親賢敬士而至於捐珥問佩之殷至乃聖人錄之以勸婦順而存發於來世此豈有非常之事哉不可以論當世之賢婦人乎欽甫徐君之配陸孺人之賢余不能知而知徐君有日矣君起家貴胄自其弱冠固已屏去狗馬聲色之娛嚴事名宿寓情經史稱佳公子矣比其先公捐賓客君家道漸中落而君先後太夫人朝夕之奉下及應供門第之紛恩宵緯有餘閒不知所自頗徧交國中之賢豪與之欣賞奇文揚搉雅道即國中所稱賢豪之士揣而知其爲君友也問君所以則皆孺人之助無論捐珥問佩之身持君之門第俾君不傾於內而併力於賢人君子可不謂尤難哉孺人歿矣於是君以所來吊且祭者列敘其人勒而成帙目使三藐孤知報乎余以謂內唁亦吊人道之常而序之符也於孺人則無與惟是披覽斯編者見君之所交皆魁人名士高流



勝輩足發明君之多賢友而用以知孺人之助賢孺人之賢將於是著興目職管彤之筆者其有取乎爾此則君之所謂報乎余家姪原正君之甥也君方鼓盆而家姪病臥欲有論著未能也俄而家姪長逝余義益不可辭不文聊序之嗟乎使家姪不死其有以道揚孺人之徽言懿行也哉

屠孺人傳序

老子曰正言若反左氏曰進而道婦亦姑如子事父一也惟以室無物蹊各無相稽而已乎則婦子帶臣皆忠孝所收矣必不其然以余觀於屠孺人所爲成其姑之賢者何其曉解大義也先是子上早世徐夫人抱遺孤授之書多六朝雅語余見長公年八歲次公六歲皆美秀而文出言必雅令詞人之致及徐夫人歿孺人所以訓兩孤者去其抽



黃對白而爲紆青拾紫之業二孤是以一出而游子衿問試輒先其儕偶向使守緒言而不變則二孤固詞人也不乃近於屠龍技乎長倩與范夫人相推如賓落落態夔夫人常飾姬姜以進長倩以爲傷於恩而薄於厚不甚暱就也竟夫人之世不育夫人歿而後宮之寵始盛一旦得雄當中分兩孤之貽而孺人所以奉諸姬者益有恩意若曰先姑廣嗣之志我其代終焉嗚呼春秋芻餉之書詩人小星之詠非通經學古者知此乎蓋孺人爲康僖公之孫康僖公閨門雍睦閫教嚴整女自屠出者皆爲女師爲節烈而孺人其尤著者也孺人今年四十以公家之旌則未及以子姓之奉觴上壽則不忍御曰我未亡人也不必譁亡如有所謂生贊志者受而藏之足矣長倩是以悲其志而敘之而余特表其大者以補長倩之逸如此余於孺人之考思韋君同出於汪先生之門汪與長倩同門



戊子之冬四人者時時徵逐輦下子上類文若之著勝而余以爲近彥輔之玉潤是以締姻好余因言婚店老人又作彤管編信史也是爲兩孤序之

少司徒方釆山公九十壽序

聞之論語讖曰堯游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河渚聞為昴星之精世紀曰堯治天下太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凰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大抵皆寓言也極治之世則朝有純德之臣野有不二之老是為上者永年之符故諸福之物難致之祥無大是者詩稱嶽神喻芳草推此類也堯之瑞史不勝書即河渚五人



者莫知其誰乎非進而咎繇稷契諸臣則退而被衣齧缺子州支父之流耶且夫虞夏商周之盛未有遺年者也天子親袒割執爵而獻老更有巡狩之事則就而見九十者亦曰其有能榦謀自天登其山澤之臞有鮐其背而自動萬乘為今

天子久道成化和氣翔洽蓋亦有水命之符者四齊得其一則有若海豊冢宰楊公楚得其一則有若御史大夫蒲圻謝公吳得其二則有若大司徒石埭畢公少司徒新安方公此四老者皆九十歲矣

天子採郡國議以璽書問舊臣無恙皇華之使束帛加璧貢相望於域中然功令以列爵為等於新都若有待者海內猶未慊焉曰此四皓也而憲老之典故不足公所異蓋子曰是何以知方公方公者持盈者也嘉績多於先執止足堅於末路典型樹於鄉閭風采聞於朝陛是皆與三公者同雖然



三公者名位已極而可益也公名位未極而不可益也公逼籍時分宜為相餌之以巍科而不得困之以簿領而不得天下以此高公之識冢宰操熱柄舍人子張甚郡國吏事之甘公一裁以禮厨傳乾餱平平耳失冢宰懽鑄一秩公不為意動天下以此服公之執江陵引氏黨以自附而不能先也公在南都竿牘絕於筦轂落落穆穆椿朽自墮矣相臣獻五請而得謝政天下以此重公之品有其

推之氣乃益增有其鍊之節乃益明故四公均之完人而公之磊軻特若將其閱世險夷異乎公少而苦吟白首不倦三朝以來作者四起公自堅壁壘不與俱波心無亂營芙成在久公今開九袠計公攻詩之日且七十年詩人之曆未有過者惟韋應物近之上自天寶下至元和綿歷三唐才不可盡大雅君子千載比肩矣以純德不二則如彼以氣節文章則如此此之謂不朽不朽之道國爵并



焉不軒冕而貴不筆褒而榮易曰謙尊而光光之章徹也而謙復為滿蹊斯以談公何所藉殊數矣憶余為庶常祖餞海豐出春明角巾麈尾如昨日事石埭八十懸弧有授簡於予以佐兕觥者公讀之以為知言及余視學三楚下敘邑中錄蕭圻公孫充博士籍曰非尊裔也獎恬也乃茲以汪君之請頌方公余生也晚遂得論交四公間矣非際休明曷紀人瑞哉

## 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

余以萬曆丙申持節封吉藩浮江東歸阻風石鍾山下時湖口令謁余稱侍御張公達泉者今之東方生也盍訪諸余使候吏挾刺通謁公出而肅客若有夙好者造膝數語不知席之前也公時年七十有一其顏如酡神氣勃勃步履矯捷或曰僬容成氏之術公亦不讓不習至問其多男則是年有夢熊之祥者凡三四矣余少而學道乃學所聞若



黍珠河車規中肘後金鼎玉液之秘叩公願知所裁公曰否否獨黃庭閉予精路可長活一語從事有日耳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吾二十餘而登朝三十而棄官四十而術成術成而滿志一行耳目不旁漏精神不亂營者又凡三十年以有今日也凡予之所言者巧也非習也予而為我則不能吾而事予亦敗矣余洒然異之道出池陽客有知余自公來者曰侍御觴子乎余曰然又曰侍御亦

用家樂歌舞爲讌乎余曰無之客曰然則侍御下
客子耶余應曰侍御不以我爲彭宣而莊事我也
此故不足吾所予自是數跡公書於海内之知公
者今年四月公壽八十矣公之姻家許使君先期
徵余言爲公帨余實重公微使君請固將有言也
公生於江右江右士大夫皆斤斤墨守程朱氏學
於達生之旨大有逕廷焉即知公者見謂解徽纆
外形骸自適其適云耳余聞公繡斧按浙在



肅皇乙卯丙辰之間時制府胡公方恃其功高寵
盛目無直指每有公讌佯爲酒狂令壯士席上舞
劍或縛材官當筵貫耳且聲言手刃之直指爲罷
歡厥明折節請罪直指顛倒於機穽中多所易倣
公年少寡言正色既受事風稜肅然折公大見嚴
憚終公之任浙不聞制府中酒如故時縣公氣吞
之也使究公之用是不當勝胡公耶公之鄉有婿
津要托於閭人之襞者公每持論鄙不齒曰吾遭

時太平比封君秩不能敝衣糲食後房絲肉自
苦亦何至爲得罪名教也公之雄才直氣此貌一
斑矣然則直以公爲達生者是與非耶浮乎旻侯
太初之言東方生也以滑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頹顏以傲世傲
世不可以乖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潔其道而混其
跡清其質而濁其文非公孰能當此者公亦歲星
精耶八十猶始壯也而奚足以爲張公壽吾又聞



至人與道轉化不主故常繼自今公且進久視而
爲超生游恬淡之圃證離微之奧有望真人之氣
者曰湖口有河上公在下史也則余不得窮其際
矣

## 封太史見峯張翁八十序

祝觴之有辭也亦猶詩騷之道乎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恒升者稱於天岡陵者紀於地松喬者稽於人三者備矣謂之善禱其昌非曰能之間爲長者効茲張太公八十壽而不任觴語也蓋公之壽道多矣請重以漫衍而幾其或中乎余聞之天官書曰東壁二星主天下之文又云進賢一星在平道西太微垣東其星明而潤主賢人對策



白雲氣入進賢賢相出太公有子君一以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文章行業冠冕永明著作之賢非其象耶

文皇帝掄方聞之士讀中秘凡二十有八人二十有八人者應列星之數也則公之甥錢稚文又衰然爲庶常首若斯者千里得之猶爲比有歷紀得之已爲希靚況二賢競爽七載相望金門玉鉉屬毛離裏者哉公之子壻錢肇陽出爲循吏退明聖學物色隱隱動少微間而公之子若甥並賢發育又有叶於太史聚星之占者公其歲星精耶此或可以爲公壽乎而未既也公之先爲東海公始卜兆于鳳山其繇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二世之後莫之與京再傳而爲黃門爲侍御雖皆民譽猶若弗克當者至於公而士之子爲士百年不飛一飛冲天百年不鳴一鳴驚人自君一出而鳳山爲我明之高岡張氏之韋杜坊矣鳳山以西爲天馬



山居於兌位兌爲少女故公之甥家實成其宅相今

天子惟吉士用亦何啻武皇歌天馬來耶其南則爲神山三神山之一也羽人彭氏居之世所稱鵬以弱水而太公所扶笻登嘯於斯者肇陽亦官於蓬萊今乃時選杖履從之矣太公其嶽神耶此亦可以爲公壽乎而猶未既也龍門之史日月並耀顧亦多刻於史談談有子長爲之子而褚少孫爲

之錫至如太公近之矣抑談述六家豈不有味乎道言哉封禪之不從而自傷留滯非達也太公不醜窮不榮通日者君一御公於燕邸受

天子頒休命官府上尊耆耄之爲養而不忘萊羨也五城雙闕鉅麗之爲觀而不忘衡門也朱紱華轂賢豪之爲造請而不忘布衣交也蓋翛然以歸君一是以爲六月之息凡以安太公耳夫去徒羨專精神談公能言之太公能持之豈不博大真人耶此可以爲壽乎而猶未既也余海上人也則請言東海夫東海公之澤遠矣百川注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者也然自公之微而人疑廉吏之不可爲自公之振而人信仁者之必有後疑則驟與者耽耽而信則樹滋者蒸蒸矣爲人孫者以率厥祖爲人父者以翼厥子吾師乎吾師乎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公之大年禮所謂國有福事則慶賀之者也在詞林盛事有廣陵李文定公以廷魁都上相



爲尊人奉八十觴至今艷稱之余謂李氏如月之既滿張氏如川之方至雖八秦齊年而太公之用物未宏吉祥所止恢弘祖烈沐浴主恩紹明素業襲天地無疆之休更二十年而埜史佐酌則又有三不朽事以詫公家之盛何言李氏哉

封觀察袁顧菴七十壽序

藩臬之有長也昔之論者也長以下或有四方之事焉袁大夫於楚臬觀察使矣轉餉之役以大夫之重而護之至於淮徐非故事也是時選人有所推擢待詔久不下海內藩臬半虛罯而楚爲甚不得不以大夫往而大夫居江陰得過里門省覲太公顧菴先生於是太公七十矣懸弧之辰大夫搥牛擊鮮徧召族屬與太公素所厚善奉觴上壽雖



留連家慶不廢簡書豈非吉祥善事天與之合哉夫天之合者不自意而偶得之之辭也乃大夫非偶得之也先是大夫自儀部爲齊臬十年而晉其長聲績籍籍起爲東諸侯冠直指倚大夫才不可旦夕去乃大夫有幼弟遘危疾太公以遽人告曰事急矣即有他虞不能獨生大夫朝發械而夕請檄以歸幸相保而喜可知也凡兩閱月始受事濟上直指亟相勞問介弟無恙乎太公亦無恙乎大

夫謝曰幸父子相保公之恵也其以爲曠官而討之則何辭直指竟用是小有言曰若袁觀察者其才守無間然矣其急弟而以官從之無乃爲非情語乎太公聞曰吾不能與兒直指能舉吾兒者且夫才守無玷而重之以孝友則完行也古有嗇指心動者非人子也耶大夫以此更量移入楚君子謂大夫之孝也與太公之達也兩相成者也大夫之行意於齊也今之滿志於楚也亦兩相成者也



藉令大夫重於違直指寬於應太公且遂晉東藩伯或領節鉞而中州而秦晉其不爲楚有明矣楚觀察使且不得轉餉不入楚其有轉餉者哉故曰袁氏之吉祥善事非偶得也不佞又聞太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太公爲諸生以文行先其曹偶一再黜即不更試而勇於退曰吾有子可教也中年有鼓盆之戚即不更娶而勇於鰥曰恐其虐吾子也太公有幽憂之疾成癥瘕者數年矣經大夫領

鄉薦報者入門不知癥瘕所繇去及大夫訃告公
送之而泫然謂所親曰兒身委縣官矣非吾有矣
大夫之釋褐於三百人中最少其才品爲當塗所
急而故迂其途爲學博士爲國子先生爲迎養地
太公則數遺書命之曰寧鈍毋巧寧闇無赫赫
大夫自筮仕後二十餘年十一命而至觀察其於
進退之際綽如也皆太公之敎也嚴君平曰人不
將宦情饊減半太公爲諸生時已近之雖以子貴



無艷心無驕氣其淡素殆天性也恬愉交養而天
和不滑太公之引年其可量耶大夫之行也中丞
梁公餞之幕府酒數行梁公出所謂百餘歲老人
者見大夫曰願太公壽如老人老人者中州人也
江陵劉宗伯習之者三世矣多禁方有却老術大
夫請緒言而獻之太公老人曰太公年幾何曰七
十老人曰吾孩之矣飲啖視聽如故乎曰太公五
十後更善乜箸自著漫抄十餘卷嘗篝燈熒熒作

蠅頭書老人曰吾七十時饒爲之矣雖然太公貴
人也能如吾之草木食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節
嗇能如吾之混迹畢田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忍
辱能如吾之巖居川觀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深
居老人曰可矣大夫又言曰太公節嗇矣然而好
施于忍辱矣然而好名節深居矣然而好公正發
憤老人曰若是吾不如太公矣太公受氣養德皆
與吾同而功行過之吾藏燈者也而太公益之膏



傳之火矣吾如童山能不羣焉太公者爾膚與雲
者乎而又況於使君助之以雲四岳而雨天下者
乎是將久視者也吾無所效於太公矣請解吾之
衣以衣太公至百歲而貽以刀圭之藥此亦入楚
而後有之者也

唐太公無懷八十壽序

往余以使事出常山君公觴余萬峯之巔酒三行揚觶而屬之曰異日者吾將奏滿書也若以天子而華衮外臣之父則惟子代之言余唯唯應教既君公與余先後皆中讒歸歸而望衡對宇於龍門之里兩人數相過從余時談莊談騷廣君公之意太公隔垣而聽之輒稱孺子可教於是太公年八十矣二三子徵言為太公壽西至於吳苑東



至於句章北至於燕山短章大篇雜遝遞進於以頌盛美而祈恒升甚備君公猶顧余尋其緒言曰不得於朝盍謀之於野余敢不從諸作者之後余聞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篇尚矣詩以後學者尊騷比於經於莊周之書見謂遺棄人倫禮法士弗道也迺余以為慈孝之經子父之鵠惟莊近之而騷無得焉夫馳驅王事者猶軫陟岵之思安有一行放廢不勝牢愁而以親之身為殉者

當時宋玉之招其辭俶詭幾無遺象特為靈均外陳四方之惡內述宗國之美而已南陔白華之義何闕如也縱曰資於事父亦何至傷厥考心莊生雖掊擊曾史乃其指與騷殊矣輕天下細萬物盡人間世可欣可戀之事不足以滑其和而一歸之於重生重生者重所受之生也不敢毀傷無大是者此慈親之所安也而百福之所同也雖然如以巳養養親又孰與以親養養親且夫孺仲之遯也元



亮之高也一當父子之間猶不能混貴賤等賢愚而受之以達生之愛況末世之波流乎林回棄千金之璧丈人駭重淵之珠此之寓言可為父鵠矣竊意彼伯庸者無亦蒿目而憂遊方之內者乎以今觀於太公有異焉太公讀天下之書博聞之士不能傲以所不知而不以資進取一似逃名者清而容物貴而能下御車徒步入市不亂羣一似和光者棄捐淫俗室無姬姜獨聽三十方年每以張

蒼東方生之事爲可深恥一似重積者嘗東之隱深於嶰嶁二千石以賓禮賓之固匿不出里中兒不識太公作何狀一似閉關者窮亦樂通亦樂而氣沖然而來坦然自署曰無懷吾問無懷者意恚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是上皇之風而莊生所謂博大眞人也以此安君公之養不亦相成乎哉藉令太公不具達人之觀君公雖日夕溫凊滫瀡修人子之節



不樂也欲使恬愉交養而和理出其間難矣吾郡東隅厥有神山說者曰三神山之一是多壽民或曰三神山隔弱水三千里大抵皆寓言也忘機如太公弱水可航神山可履羨門可侶屈子曰彷彿人於丹丘莊子曰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行於太公見之哉君公請理余語奏諸太公復謂孺子可教否

## 封大理寺正楊澄宇公八十壽序

昔李蕭遠著論以爲人之壽夭脩短一制於命雖鬼神莫能爲聖哲不能謀而劉中壘則云人有隱行者必有顯名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稗官所記更僕不數若寒士不達先習岐黃貧衲無徒聊飼鳥雀雅報不爽若響應聲是則食料之簿何必夙定於冥中注生之籙亦可游移於司命其然其不然乎原夫五等列爵伯稱養人九兩繫師任稱得衆



矣天之好生必有所寄明矣故知渭川千畝竹江陵千樹橘安邑千樹棗陳夏千樹漆其物皆衛生之上藥其地皆不老之福庭顧人用之何如耳余素抗此說今於婁東大理楊公而益驗先是二十年前楊公六十攬揆之辰也王文肅公修酌者之言頌公篤行甚備而尤重公好施曰饑寒借財吉凶借力捐田贍族立祠收宗散粟賑荒皆古人厚德錄所載而是時公之王母介福已及百齡識者曰

寧人之孝上格於天是毋是子一體綜算無問壽
種抑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陟太華者每歇
脚於青坪游武夷者或廻舠於五曲彝令公意稍
滿假施有倦勤耆老氏寶儉之言謅馮驩市義之
策夫誰能禁之夫誰能訾之然而公以修塗在前
觀成在後所爲貲無匪罔倒廩傾橐行之十年七
十不已也又行之十年而八十不已也方且習爲
日程守爲家法爲九族被爲三黨府是二十年之



中人謂其惠者不知其幾公積其功者亦不知其
幾同於壽者壽亦得之報以大年何足疑乎袁東
之族雅重清議其尸祝聊聊太原兩先生以厚德
不以尊官楊公內行純備日引月長彼都人士事
之莊信之固隱然與前諸大老相埒公第不卿相
耳即不卿相而七十餘家待以舉火如晏相國五
百畝義田世世相承如范能同無翼而能飛無根
而能茂尤其難者也吾聞婁有毛翁百歲稗稗吳

中國慶再見於公矣公季君莅仕類文圉義同卜
式其人如玉厥貢惟金皇華之簡書有期南陔之
笙歌先奏授簡祝觴愧非惇史敢廣文肅公之旨
如此

封御史左太公壽序

御史大夫左公之友沈黃門周侍御諸君子儼然造余請修祝觴之言於左太公蓋冢宰趙夢白業先之矣余何能爲役雖然余交於大夫甚習又聞太公事甚悉不能辭也蓋記有之曰孝子之事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則養志尚矣抑父所不能得之於子子亦不能得之於父者惟志爲然七十子之徒惟曾參爲養志唯曾點爲嘐嘐乎古人之志



故童冠與偕而卑由求萬人必往而藐晉楚不可謂同不得謂異此其家風也而養志之準也世既晚士鮮聞道於是世祿有驕子而驟貴無賢父方且駟馬高蓋以耀閭里朱門華屋以鳴得意素風不著浮榮幾何則又有鑿於高明之瞰而懷盛滿之損者屏門而居擇地而蹈下里門之車同野老之席自以爲無忠與人無爭哉而忠孝之大節社稷之關議槩乎其未有聞也吾是以有感桐城左

太公之事太公有丈夫子九人皆雋才而蒼嶼爲長公先奉廷對官中書擢侍御太公寓書詔之曰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始祖載國公當隋之亂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所全活無筭自唐迄今廟食不絕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激烈督運抗東海留侯椎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翼而飛履險益壯况御史乎



天子之寵靈以澄察抨刺何所不得勉之哉太古久遠之事吾不能知韓范富歐亦人子也蓋蒼嶼雅稔庭訓至是益自發舒思所以慰太公者會

先帝冐成聽政之謀起於

宮禁貂璫神叢大臣首鼠時乎時乎會當有變公與黃門楊公排闥叫閽天日重朗太公聞之喜曰吾所望韓范者今竟酬矣及蒼嶼受特簡較士畿輔是時士習驕悍多不受大吏約束公標正學杜私門簡厥修亦簡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

寛嚴用中烝烝顧化太公聞而喜曰吾所望爲歐
陽子者今復酬矣居久之蒼嶼進臺僉自念受
冲皇異知無以稱塞惟是紀綱之地將上報王下
報親無可解者寧忤犖小而口誅筆討何可以不
如彦國之直寧忤執政而超遷序遷何可以不如
希文之爭蓋孤立行意超然於市恩避怨之外而
朝士上書巧詆蒼嶼亦上書乞身太公聞之益用
喜曰顧吾子不愧韓范諸君子耳豈憂將之奇禍



詢輩哉乃
天子心知蒼嶼精忠讒不得入而言者爲正人發
其私不容於淸議又以銜恤歸偃蹇越二旬始發
人持孝經律令相剸切且咋舌去去之匝月而太
公之仲子發解京省又匝月而爲公八袠攬揆之
辰吉祥善事一時駢集公之加餐進酒内恬外愉
綏福履而介眉壽者蓋不待修熊經鳥伸之術誦
八瓊三叠之文而吾以其志之得養覘之矣公元
配周太恭人年亦七十有六九子皆太恭人所生
自昔多男子者皆稱螽斯鳲鳩以爲壽太恭人則
否豈左氏所引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之繇乎不然
何以一將九子如鳳德也更四年而設帨則野史
修酌者之詞以進

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階壽序

余往視學楚中所物色茂異官於江以南者甚衆自以荷衣蕙帶謝軒冕之交即舟航所經潛爲催榜不令郡人得迹之以是爲常而魏使君今吳江前後四載僅於徐中丞官舫一覿面使君敘余有一日之知延款甚洽竟其在事未嘗報謝禮故以簡爲貴也使君自南曹陳臬中都而余有鄉舉門下士彭令在使君部中始有尺牘相爲彭令入長安爲言使君政術風義甚具今年春使君之太公與恭人七十偕壽其懿親胡文學請余文祝觴則又爲言恬脩雅尚甚具也太公家世景陵右族其事厥考泗濱公至孝不愧曾閔泗濱公博學明經晚而廷貢司教鐸初命新安再命泰中三命鞏昌太公嘗間關御車隨身所到即爲予舍浣腧上食左右奉養雖坐冷氊苜蓿作飯形影相依未嘗須刻離也然以是不能竟學絕意進取而是時使君頭角嶄嶄秀穎非凡器太公曰亢宗有人吾志足酬矣遂專意訓督名噪黌宮以己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筮仕無陰公一往省視其廨宇如水訟簡刑清曰習爲吏矣即馮而歸既而使君政聲鬱起以煩劇改令吳江以治行高等擢南尚書郎尋陳臬中都督餉浙省金陵武林海內所稱江山清美華實上腴公泝漢沔沿長江順流東下不啻御風非有輪蹄跋涉之勞如嚮襄入欲入秦者使君又數迎致官邸太公乃偃息山樊杜門掃軌食武昌之魚若兼珍之味飲竟陵之水若內法之尊日與次公研經論史魚魚雅雅不知車上儛何狀也余以太公恬修雅尚質之楚國先賢其純孝類老萊子其忘機似漢陰丈人其偕隱鹿門類龐公龐公求全於亂世故以水深林茂爲樂太公遭時聖明父作子承　恩綸烏奕元方季方將相踵顯融馳驅皇路何必藏伏龍鳳雛羅拜床下哉道家所

容臺集 卷二 序

謂忠孝度世不導引而壽者太公得之且進而與大椿氏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齊年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懸弧之日胡文學試函余語侑康爵太公當輾然而有會否



汪隱君繼壕五十偕壽序

太史公稱人富而仁義附焉夫登高而呼則不疾而遠濟河而飲則盈量知歸其爲德之易固也乃其子之衍五福先壽與富並封人亦云彼所稱素封者豈天之私人乎何取精之多也不佞嘗讀道言老子在黃帝時爲廣成子在周爲柱下史在春秋爲鴟夷子在戰國爲鬼谷子在漢爲黃石公其說邈悠無所稽信顧范大夫之霸越也翕張彊弱



之間可不得老氏之用哉彼曰既已用之國又以施之家脫屣卿相三致千金能致之又能散之即衞生之經不問可知其合矣何則盈則虧極則反天之道也計然之策雖末業乎其執天之行與黃老家不殊奇可使羸促可使延矣且夫百骸九竅外衞内營當其稺有壯之用及其壯爲衰之候豈非貴微賤微貴之意耶内景經曰積精累氣以成眞寸田尺宅可治生今夫涕泗吐液衆所屑越

也而有道者實之聲色滋味衆所競鶩也而有道者指之則豈非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意耶不然至人食乎淸而游乎淸而少伯未流儻同程卓則必有以矣新都汪隱君以孝友爲政其事厥祖有醫指心動之奇節蚤歲爲家督以廉賈闤闠智智勝爭時時會贏得過當愈於織嗇推其餘以收䘏宗親振故人之急挂劍市義弄丸解紛歲倂出米數百斛爲粥以食餓夫縛治津梁以費爲惠鄉



里稱爲長者至於室無姬妾門無雜朋內行純備恭儉惟德不惟貨廼傳所云法孔氏之雍容已也君自四十以後卽有意於達生嘗曰仲長統欲噓吸精和安神閨房保壽命之期出宇宙之外獨力不能買山隱耳吾幸自饒給於所謂良田廣宅背山臨流者豈復有恨哉而能自若畢世爲於是擇有心計者主出入而脫身就閒築亭臺於蔭山之麓花木蔚映魚鳥喈遝壺觴燕嘯甚樂也閔孺人

與君偕隱能助君施君之謀於宗也嘗薦於是皆五十矣君有子太學楨康從余游兹歸拜慶而淸溪諸太學諸君子屬余言以先酌名余則愧悖史抑三天子都黃帝諫衢之墟木公金母之所出得全全昌汪氏有之矣楨康翩翩焦才一日千里傳曰明德之後必復其始自今尚有陽之綏休命以寵光二人川至日升何可量哉何可量哉

谿臺集 卷二 序

## 宮保東寧伯壽母百慶錄序

余觀東寧焦氏之百慶錄而知國家之異數加於元勳世胄者雖同姓諸王孫不若也夫 天潢至貴重也然厚於馭幸而簡於辨賢竽有混吹柄無專授此長沙有廻袖之請而丁建抱推鋒之愧也有如東寧以河山帶礪之盟兼干城腹心之寄入則弼余翊備宿衛出則佩金虎節犄陵者有之乎無矣且也堂簾既遠金玉其音衣租食稅之封鮮



詢事考言之典自非助餉九邊貢金三品則 優詔不逸於大廷 璽書豈頒於外服有如東寧之歲閱上聞 恩綸輒逮進文階而冠率府但禰廟而及慈幃使杞國崩城之節託錦紵而不磨共姜泛柏之詩載管彤而益耀者有之乎無矣若夫小山叢桂之侶竟以凶終磨邸鬪雞之儆亦爲厲始出城之禁不解越境之交間如客有遊梁恐駒奸之不贍人雖同世或授簡以無從有如東寧友天

下士聚四表秋繡虎雕龍盡出宗工之筆家雞野鶩齊登遺毋之羨即日兩者之言取而無禁乎不知青萍見賞於孟嘗綠綺持贈於平子藉令悅禮敦詩之輿未弘結客好文之道未廣列爵陳茵可佐如松之祝廻鸞翔鳳足舒寸草之酬則何以聯淡水於同心致琳瑯之錫日者也顯親之孝斯爲大矣若乃老姥陰符之經百言衍道百言衍法西母朱陵之果千年一實千年一開事類於齊諸音



爭於魯什者存而弗論可也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東佘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絕其門謝若無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而[illegible][illegible]也殆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居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時以春秋上冢為留憩山莊者數日此外罕睹其面與城市之人罕覩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即



海內東帛加璧干謁輻輳筆潤有餘逞逞與九族賓朋仝其饑寒隨手散去槖空而止鮮有歸遺細君者以閨閣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內政寫寫如也雍雍如也安其荊布有六珈之華屏其脫粟有八珍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小者機杼無不贍舉仲醇是以無內顧而偃息於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譬孺子遠遊之冠策盧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婚女嫁中壺足倚廝誼如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至而臥遊為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下歸以來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為孟光之勸隱然而勤身家秉先廬無恙不至寄居皋伯通之廡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輿而孺



人曾不豔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齒動父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為龐公之偕隱矣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往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人即屏居廬墓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孺人弟少雅非昕往者饗祭以有道為仲醇於　朝將修哭與鄭陳忠章故事此何必非藉弟仲醇同學有若方衆甫學憲唐元徵宗伯

楊彥履宮諭范長倩學食其夫人則旣薤晞矣而栢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於百祥者誰哉又况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之徽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璈不足爲孺人頌也結悅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語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



壽節婦董母李孺人五十序

在昔乙未之歲余奉　詔爲南宮同考官初入棘註書二房序齒也次日改注書一房序官也大學士新建張公忽邀余請曰鄒宮允以春秋一房分考矣今且復然顧其額少紆青易者公有意乎於是余復註春秋第一房及揭卷之夕有黃叔弢是時方以科場爲懼府怛門第是抑余亦不能自固袖其卷不出同官惟袁伯修不直余謂何乃作昧心事而陶周望宜言曰董年兄不及吳年兄矣叔弢故崇仁吳所取浙省第三人也俄而太原傅商盤亦得李鴻卷袖之不出新建張少師曰然則俱黜耳李鴻者申文定公之壻也戊子之役人以是黜余座師黃宮詹文定去闈而鴻得雋正宮詹辯誣之日余安忍負黃公蓋叔弢之開關得一第以此叔弢雖無祿蚤世傳其公車之業稱稱才子有子余藉以有得士名未嘗爲舉主累云去乙未

三十餘年而叔發之元配李孺人以完節旌於
朝今年秋爲五十設帨之辰於是叔發之弟遐周
索余言爲壽則十年前朱少師已立傳矣何俟余
言乃余有感於邯鄲淳之碑孝女也謂崩城哭市
坐臺待樹之烈出於高門大國者非難出於草茅
露屋者爲難詞則妙矣論則未公夫醜寿生於晏
安而奇麗稔於世祿豈不有古記之哉余嘗遊行
天下至閩之建陽朱紫陽夫子過化之邦也邑宰



吳天洪爲言此邦五百年無以節烈表宅者驪車
山東有丘少司冦楫者 先朝遺直也其長子以
辛未成進士丘公有西河之泣吾鄉陸黄門樹德
唁之詢及娶室丘公曰嫁之矣黄門大駭丘公曰
嘗栢舟之詠錄於聖人懷淸之臺築於天子此光
岳之間氣可槩望之人人乎若丘公者可與衡節
烈之槩矣孺人所生所歸皆世代簪纓之家所謂
高門大國者當代鮮儷十六而嫁十八稱未亡人

有嚴姑無血胤孺人不恤九死恐死以成夫子之
孝廣夫子之慈茹荼食蘗三十餘年皎如一日且
儉而能施終抱遐周之子收陰德報而 朝家旌
典適與繼絶會假令叔發今日而在孺人魚軒翟
茀鸞章鳳誥與今妻世婦班中宮内朝之列亦尋
常榮際耳能獨持門戶馨香發聞動於四岳奏於
春官達於
宸聽表於宅里揭日月而敝金石否世人艷稱甲



乙科然明經三歲以數百計制科三歲以三百計
而節婦彼旌不能過數十豈非以其重若此其多
若彼哉是昔者叔發以高第彰孺人之勸學今者
孺人以旌典彰叔發之刑于叔發有孺人爲促後
之延董氏有孺人爲衰中之盛譬夫西域之樹半
榮半枯豐城之劍一升一沉雖形若支離而神理
暎發繼自今孺人且日討斷機畫荻之事以祖之
硯父之書覲藐孤之成而終叔發之緒是女氏之

不朽道也即不佞爲叔祾舉王亦有榮施尚何南岳西池之謬悠足爲節婦道哉遐周試以質之朱少師謂可佐康爵否



## 程母戴孺人五十壽序

夫視母氏之遐齡者非真仙曷以哉金母上元莫稽往牒至於南岳東陵則固爲人婦爲人母非人倫道絕者也然其教不大闡而因果福田之說頗足以惑里俗於是有布黄金造瑞像輸長腰供香積名爲佞佛而祇以重僧人之貪業耳晉江王道思抗論謂金天氏之教有裨於中閨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吾聞新都程母戴孺人之事而有味乎道思之言也孺人生有至性及笄歸程隱君脩叅婦職修瀡蘋蘩用弗絜虔程故素封莞鑰會計罔弗贍舉夫子遘疾籲天而號願百身代且刲股肉以一杯羹進而弗藥也生平儉素無他好顧獨好金天之教若有宿本自其中年已剖帷房之愛清淨自居繙佛一龕梵唄一編三業誓斷四偈時參竺典貝書具通大意吾聞彼教有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解之者曰貴生治產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孺人之聞政近之又云戒生定定生慧故學士牽文句者受障深而婦人女子行一意者取道疾孺人之信心近之方且爲鹿門之媼方且爲臺山之姥而詎若愚婦之仿佛乎哉孺人有丈夫子四人皆負倜儻才以孝友聞於里即孺人空諸所有而家益立茲當五十厥子至善君謁本寧李先生及余文爲壽李先生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內而余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外亦以鹿門臺山之壽壽於南岳東陵也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謫則偕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能顯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異焉太孺人始爲汪氏婦孝廉公故食貧落落窮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戰則請枹鼓以助蓋廢簪珥資斧其行孝廉公氣



乃壯趣治裝應臺使者月旦竟以遺珠售片玉家聲繇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逸妻語哉顧孝廉公飛鳴有其頭角未呈假令以運命之說懷安自墮則南金竹箭終爲無脛之寶而蓽門圭竇皆爲伯通之廡矣太孺人成汪之功豈在舉圭下哉太孺人晚而賦柏舟有夫生子曰人翩翩名士佩服義方雖譙恩日孜孜及親而仕無如數奇何大懼無以榮母心者太孺人則覺之曰榮進有

時豈能越春而爲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貴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詡奉母氏答劬勞者必五鼎食六珈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濵穆濵仁心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喏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減驃騎即太孺人之所爲斟薦留賓腸闢辦友者槩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耆質明攬衣剸斷家事滚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樞不朽衛生



之經也飲蘗不盡重積之旨也皆壽道也古之女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不在南衡在黃山石岳間矣乞余言以祝觴者汪太學元霖於穆濵爲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也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閱

容臺文集卷之二終

# 容臺文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 序

### 少司空祝耳劉公八十壽序

少司空祝耳劉先生者通籍四十年侍養二十載海內之曾閔也其昌與同官席京先後引退今年八十矣懸弧之辰許文學請余修酌者之詞余曰何以余詞爲哉孝子德至於天則天莅見地符出



故孝經有援神契翼經而行今在祝氏矣子知之乎文學曰何居余曰孟夏之月

天子發德音下明詔若曰余一人未收列聖養士之報豈忠孝之率不先與子大夫有以終養在告者將尊寵之以爲臣鵠所司核實以聞大哉王言所以鼓廉恥之陶冶明崇奬之準的謂孝祝之援神契非耶而安取以余言壽世之言壽者末矣穉叔夜則言養生有主討芸餌术熊經鳥伸亦足長

年此宜於山澤之臞縉紳先生莫能從也今康遠
則言運命有定壽考康寧鬼神莫能傾聖哲不能
謀其說近之而非所以論於盛世休治之世則獨
用五福威用六極一受成於皇極之主而司命爲
無權且夫瑞草嘉禾無情之物猶應聖主之念而
生何論壽考否則衛武之九十太公之百四十召
公之百八十何以皆在周道方隆文武成康之世
豈非賢聖繼作而錫福者厚與耳劉在絳養諸君



子中如連林之有松栢羣岫之有嵩華而
主上寤寐黃髮勤思憲老與耳劉之八袠會臣主
之精神若隱隱相通者而知自今以往耳劉之爲
九十爲百四十爲百八十皆以
聖主無涯之養錫孝子無涯之年也謂余不信請
徵以近事西虜跳梁朝議推轂行邊元老有及新
城王少傳者言官以篤老難之
天子不爲動及　召見平臺少傳趨鏘閒雅調對
精鑿雖借箸之籌聚米之論無以過之
天子大悅賜鵰印佩龍文而出西虜怗於先聲退
兵六百里當是時非
主上神武獨斷幾爲言者所誤再索而得耳劉亦
如是矣此二老者一如彊弩之末猶貫七革一如
吞火之世獨辨寒冰皆聖世之瑞也文學歸試理
余語佐三雅何如

朱襟江侍御六十敘

其嚮嚮用五福厥有壽康夫壽康自稟異氣非人王所得用者嚮何以稱焉蓋大臣之咸福庶官之淫朋皆凶德也同於凶者凶亦得之且將犯天下之不祥雖飛廉而彭祖乎猶為天耳惟皇極之主能蕩平正直操威福之柄塞淫朋之門使其皆為攸好德以迎善氣故有道之世其君子之有年者君子之也宋玉憫屈原以忠信見疑作為大招亟



言四維上下皆不可處此其坎壈牢騷何知年壽而易之嘉遯詩之考槃有進於此者方且易臞為肥即隘為寬啜其菽水有芝朮之功安其圭竇有樓居之樂休休焉衎衎焉吉祥止而神明宅此則幽人碩人之自為大年若有不出於君者矣雖然君猶天也吾身非君有孰有之哉蒙莊者流既以君臣之義比之逃雨而猶以江湖魏闕為重傷而無辭類此不可聞於蕩平正直之世矣余同籍朱君采天下士也以清節直氣有聲西臺伏蒲之論流傳海內更僕未數既而繡衣持斧澄按江南風采稜稜為國家圖永賴業有端緒會

天子詔遣言官二十餘人公亦在謫籍中得電白尉三吳士民以不覺公之德澤為恨而公爽然就道瘴海炎方顏如紅玉歸而築室於山水奧區所謂趙王孫故宅者讀書談道教養子弟郡國守相干旄相屬罕所容接時以春秋勝日與名僧韻士



徃來湖山間意豁如也臺省之薦賢以公為舉首者無慮歲而若弗聞也者銓衡之啓事以公為司馬宗伯之屬者無慮月而若弗聞也者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議論依於大雅平淡而無孤憤怨悱之習所謂幽人碩人者非公耶公之同鄉有朱大復祠部以言事歸里中習餐霞服炁之術能絕句不食冬夏一衣公平平耳烟火粢餌不廢而精神色澤與餐霞服炁者等即今與公巖居相望

會於苕霅會於具區會於西湖或十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該容酒德與大撫膺擊節鬱勃忼慨之氣猶是君采也今年六十矣子月二日爲懸弧之辰其二難襟海中含五臺憲副等屬余祝觴爲余以爲凡祝多溢辭如蒲柳而松栢之也楞散而杞柟之也繁星湘雲而景慶之也皆傳其溢也夫旣已松栢矣杞柟矣景星慶雲矣必也試之烈風棟之明堂見爲王者之上瑞而後不虛三者之用以



公精魄才氣若此海内之仰抱怏喈若彼是且須之以政事而不傷於佚靡之以好爵而不傷於高寵光之以名譽而不傷於達而岡陵恒升諄諄若八九十者於義無取矣雖驗不云乎也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彼爲習於怨者名立即牢愁解矣公不爲愁且怨而一日賜環大酬愛君憂國之志所爲恬愉交養何啻抱浮丘而伯羨門者壽又何可量耶請與襟海兄弟爲約今而後無復以

于澤款段騎公以蓴菜鱸魚餉公余亦無以雨簑煙笠求公以熊猿怨鶴怖公惟挾斑竹管筆書公出山後事更三十年而爲公賦抑之詩者與朱文學祭酒共之矣

望江兄九十壽序

吾兄望江公以名德躋大年九十矣攬揆之日子姓咸造選拔俊彌兄能修意老之禮焉余諗於衆曰此家門之盛二百餘年所希覯也請遄言公之所繇壽者而余採爲祝觴之言可乎於是有爲公之子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某等習公之志機矣然行年七十而嘗若有踧踖者則以毋沈孺人立孤軀趙客抗節遘共姜而未有報也自緋伯待詔



公車上書　闕下當時百司庶府之疏

神祖十九載中獨公父子以孝情格天事下大宗伯議大宗伯移文直指覈實以聞而得建綽楔表宅里徵

天子之寵命以酬罔極之思慰風木之恨而公之胸中始無一事寢不夢覺無憂爲嬰兒爲赤子古有終身慕者年百有十歲是公之壽道也有爲公之孫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三十年爲一世公閱三世五朝矣自甲寅乙卯之後六十餘年重熙累洽酒澤豐美閒者邊陲衣袽齊蜀黔巫日尋干戈而壽夢之區樂郊樂國天官書占云歲星在吳又云老人星在斗牛間堯之瑞應所謂民之于八九十者歌擊壤時也斯不亦壽而康乎有爲公之曾玄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齊桓有云多壽多辱無爲貴壽矣三鳳既邀攀龍代與今者承明著作之庭石室蘭臺之選虎竹熊幡之任途藉子衿之英



里號鳴珂居題通德公惓惓以振族之思觀亢宗之盛而喜可知也緋伯博於學贍於詞公俟之後必復其始行且致身日月之際

天子論家學所自有　詔即公之居授經如毛公九十故事斯不亦壽而榮乎語既咸請余致辭余聞論文者有筆隨人老之說而知登年之爲載德助也彼其側身澡行欲善無厭者嘗一日而懷千載之圖豈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可窺其藩哉諺

日天有記性無急性無急性故蚤計者常失之目前有記性故例行者難待之定後吾視公質行可以鎮浮厚道可以佐郤徐公之雅尚通介有常任安之交情寒暄無變雖自其性得之哉而亦以閱歷多造事熟前有典型後有烱戒故得效之方佩若上藥巳事之美護若琫寳璧之松柏之節久而愈堅薑桂之性久而愈辣醇醪之味久而愈和蓋以德致壽還以壽養德所得於切磋琢磨者九十



年如旦暮也談何容易余少於公二十一年昔余有感於鴟鴞之章而公爲賦無衣蓋其厚之一徵也及是家慶爲歌抑之詩以侑康爵而屬緋伯紀之

## 賀楚方伯霖宇梁公晉中丞序

楚庶宗之變也諸大臣議以爲春秋之義將則必誅楚氛甚惡蔓圖斯晚社稷不淮屋尿不崇八議所云非其大者苟無牽於宗正條而一以司馬法從事於是檄四省集大兵爲犄角勢

天子環顧廷臣獨念撫楚莫可遣者時梁公以方伯守土荆南先是以平苗功奉璽書賜金且需大領節鉞適與楚事會



天子迺俞廷臣請以中丞節授公公朝受命而叛者夕伐謀見疾馳而入幕府而士民喜可知已曰公不從澧州來其從天而下耶是時伏戎在萑悍宗在堞方爲耳目新帥以爲意嚮公至則皆惕伏不敢動曰是夫四征不庭慣經行陣者梁公耶庶宗寡援則大窘公廟筭百出則又次第就械無逃罪

天子以一中丞節勝于十萬師而方城鄂渚之間

謐如矣故事大中丞仍藩臬晉者同官微言志豈
於是諸大夫授簡不佞昌日待子久矣其無辭不
佞服膺公彀甚深且賴公定楚無入危之誠又何
可以不文辭也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與
晁賈哉賈大夫不難繫單于頸而抱火積薪之慮
惟諸侯王爲諄諄又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
之也要以安宗廟而尊天子令制六國無足事者
帝心奇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



所能者損萬乘之重以重細柳而已若曰吾有真
將軍者豈憂諸侯王哉譬之治病歷大如腰指大
如股者症也或言分之便或言削之便者禁方也
而條侯則醫也二子者試方者也試方者人皆試
策者國我得國醫事幾矣精令動六國之兵而應
以棘門霸上之將安在禍小乎故曰安危在出令
存亡在所任此文帝之明而熟於計也嗟乎國家
日不乏謀議之臣至如威名折衝信命殊俗功能

日者可當縣官緩急者曾幾何人又以遭時泰寧
兵革不試士大夫優游文采拱手而取大官他故
勿論即如大中丞是古人子所使王官臨於諸侯
之國而分陝之寄也繫內門樹大纛將以虎符徵
發而稱王帥乎居則討軍實而銷民萌有急則撤
患於肘腋之間而制變於呼吸之頃此寧渠可嘗
試者迺其道甚廣其途甚夷王爵者率以寵名譽
之人而酬歇歷之績軍旅之事不必其有聞也其



故難言哉難言哉公以文章學術起家望郎當西
夷弗靖
天子命重臣行邊公應詔與俱重臣竟賴公策敵
王所倚用是結王知起士學今國家屢有征伐之
事公未嘗不在其間三韓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
役皮林之役公或調兵食或設方略或視戍行或
募夥士交河飲馬瘴水蒸爲公所爲間關而策馭
也遯帳酪漿刀耕火種公所爲跋跡而問俗也飛

芻度嶺積甲齊山公所爲拮据而先事也赤白檬光癸庚誅野公所爲拮頷而應猝也公筦官邸署而幹濟有元老之猷近試三輔而經營在玄菟青海之外旅進滯梟而物色在河魁中䠶決之官是故人知

天子一日而驟貴公不知試之二十餘年不爲不久人知公不戰而成功而不知公之所爲百戰功皆今日收功地不爲不難也且庶宗幸而濫觴已



耳即瀾倒滔天而其敢奴孰與虜酋其獲得孰與猓獗其貪忿誰與脫巾之卒公能折其所難何論易者於係侯易讓焉若乃盈廷言職賈生之慟哭也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則西川淵耶總之

皇上善將將得聖人之成矣宸濠之亂王公瓊在本兵日無憂業有王伯安在今公之講白沙氏學與王同公之澧王之贑其地同王先濠而後苗公先苗而後楚其事又同儒者之效覩矣漢事云乎哉旦夕者

天子錫師中而寵公於將相間則有穆如之頌以俟君子

## 賀郡司理徐碩菴奏最序

陸士衡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文誠有之仕亦宜然彼賢人可久之業太上不朽之事皆決在獨知藏無朕迹於德謂之隱於善係之陰何嘗稟成於朝署司命於主爵哉而或者謂朝權之可常信夢蕉之足據所保者在此卯所損者在彼而廉恥飾義無所不損矣則贓賞之爲患不可語於達人之觀也吾郡大夫西安徐公筮仕時嘗爲廬江司理



繡衣持斧爲崔大夫自牧伯守長以下慮無不搏心先意自全威稜之下者而公平視之無所阿邑適有徐守之獄相忤棄其官歸徐守者江右汪君心淵也始東方妖賊壓彭城境此南北咽喉關天下安危不小賴徐守善爲兵多方畧扼其進賊委城遁去張璀湯卒人也而失驩於備兵使者趙君趙中之於准將行貪吏之罰須臬理官閱實其罪法在重辟中衆莫不心傷其寃乃與慷慨激昂明其不然者徐公也是役也公仁心爲質福義生風階德通於神明今望重於山岳所保甚多所損甚少惟一官耳嗟嗟借而和者何人哉雀既入操縱柄卒奸輔之長夜漫漫孰知其旦皓

聖朝更化舉公於言　賜環有命復爲於借則與公同解褐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公無幾微怨薄故官而識益練而神益完有流罪之仁有定亂之畧有平反告母之孝情有不茹不吐之風采譬之



陟羊腸過灩澦而結轍九土揚舲百川易於履平地也三年報績特尋常事以公始念不及此故同官觴之以志彈冠之慶云昔漢于公以官殉覆盆炫耀史冊吏千載而有錢若水文吏百載而有公與之鼎立奇男子故仁不易食報當亦殊絕今天子褒沐獨斷遠過漢宋彼于公之高閭若水之急流其足爲公稱哉其足爲公儲哉敬因郡伯諸公祖之請而揚厲公之百一如此

賀漕撫李公考績晉副都御史序

楚之貢浮于江沱潛漢則禹之道也昔也逾于洛今也泝於淮故楚之轉餉者歲需淮受教今於幕府以開府視淮亦猶賜履之地乎大中丞修吾李公以撫兼漕事久矣日者天子以璽書晉公爲左副都御史而楚之藩臬使喜可知也曰公今眞爲漕矣楚賴之矣又曰上今用公矣世賴之矣授簡不佞昌曰庶其善頌乎不



佞何能爲役憶讀公之撫漕疏而能言之士方公於汲長孺陸敬輿郭令公韓魏公張方平者核矣斐矣如以古之事詞止矣不可以加矣請言今事可乎在昔永嘉張文忠公自郎官佩相印嘗　召對便殿掀髯言事俶儻不小拘公旁傾一二宦豎則佯作踧踖狀上怪問故公對曰臣何敢失此曹意內庭數武地如萬里矣因極言鎮閹所在暴横非聖明滌蕩海內終不見天日世皇感動爲盡罷諸鎮守者大李元禮一世龍門裴晉公四朝元老竟拱手於宦官韮面文忠以一言除數世之患倬矣社稷功也雖然公有社稷功而於賢人君子昔許以社稷臣哉遇合太奇寵數太盛不知者既忌其得之捷知之者亦恨其報之稱尙安得而以名歸之故夫歷邅廻嘗險阻有蹶而起有前而却朝廷之汪嚮與海內之清議兩相



畸亦兩相激而鬱勃不得宜者此亦名臣之資也中丞公得之矣公以直言極諫浮沉中外二十餘年最後領節鉞未幾片語出宮中賜之玦其事甚秘世莫能知也公請去不得請代不得嘗以身在去與代之間可去則權輕可代則責亦輕而稅璫增者秉公兩輕之勢磨牙張距以吮淮海維揚之血公亦不量孤危而日夜以討璫爲事如臨堅敵旗鼓開課靡弗用也如搏猛虎網羅弓矢靡弗設

也卒持其陰重罪大困稅璫使不得生還禁籞當
是時海內扼璫者若清原若江夏若南康皆不能
以一矢加遺守土大吏至褫冠帶受辱其次三木
囊頭受辱其次緹騎闌土受辱而雷霆之威獨霽
於淮上識者曰上之知公雖三旌九遷不過也
主上雖心識公而未嘗驟貴公公雖受譽命而以
年以資未嘗踰於恒調之尺寸公在鎮先後著功
實如馭將吏懲貪墨議河渠護　陵寢靖叛萌賑



流散不止爲漕而獨敘其所爲漕者若日程績而
酬則爵祿不足也以故天下之賢人君子皆信公
重公於公之當去也昌言於朝以規於公之不遂
去也昌言於朝以頌即鑿橫門建大纛盡護東南
諸侯股肱倚之咽喉仰之於公豈有不足而公議
之鬱勃猶若有不盡釋者公之功名於是爲虛哉
抑公不獨自成其名而已也
聖德亦光焉矣

皇上異時不嘗逐三大璫乎保之敗也則椎相隨
之鯨之敗也則少卒隨之滅之敗也則臺諫官隨
之夫自卒執而鄉貳而臺諫莫利其比璫也
主上之明也公之終有譽命以此故夫分過於君
謂路馬不可問逆鱗不可批窮雲不可雨明夷不
可日中者皆誣上者也布衣輕俠尚有名交安有
網恢恢綴若若而匪瑕暢美莫望之臣子者
皇上紹烈祖之休於公乎白矣書曰嘉謀嘉猷惟

容臺集　卷三　序

我后之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繼自今公益有無
窮之聞主臣俱美中外禔福洛俯貢江獻珍寧獨
惠於楚於漕已也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睦州毛氏兄弟肖立孺初公後起爲吾郡司理凡五年舉籍甚天子用所司剡薦以異等召云始公之入吳也其仲司諫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龍圖之樹其伯天官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桐江之絲公拜受教而爲董子理之也董子俯而思仰而嘆曰善哉繇天官氏之言可以淸繇司諫氏之言可以任雖然嚴



子爲傲爵祿者也於先憂何當即於理官何當也公曰唯唯否否夫嚴子者果以其傲爵祿爲高已乎其言曰懷仁附義天下悅趨勢順旨要領絕此古之遺直而范氏之宗也凡任天下者固必有所相國家之謀肉食者鄙功名之會金注者惛故可餌以祿者即可怵以害可縻以爵者即可撓以法非夫泥塗軒冕而能當官立節者天下無有昔范公爲諸生則以天下任吾爲理而任豈稱早計哉

桐之水以礪吾齒耳蓋公之持論若此其涖郡幸以此言爲券較然不欺其志焉公身兼數器而棘木之聽自其顓職予法處事片言立斷刑書既定即豪貴大俠力能得之監司臺察者不能得之公監司臺察亦借公自解曰是無如司理何有宰相子方操熱柄爲吾邑宋氏關白公抵其書摽其使曰而公與吾無生平而書僞也邑有人奴埒素封與故主抗輦下貴人至爲擊一學使者去賴公窮



治竟麗於法於是江以南搶地呼天之屬願一當松郡理焱不恨而公以爲無冤民易無冤士難今夫司屬之殿最寄司理筆端一不當令蒙惡聲此寧有兩造爲閱實者公攷其鑒裁而不以脂韋先惆悃凡所品騭要於至核即臺察亦無以奪也計公在事以廉成平廉最著以彊直行仁恕彊直最著弓旌未及而風稜岳岳已動朝宁矣遭時休明箕穎爲拙雖江湖客星皆耀於鈎陳太微間假令

子陵而在能逃諫議徵不就否宋時自希文出士始知重氣節今
天子高居法宮積牘如山不復決慮無弗伏闕諫上殺爭尚日以修社稷之急而天下夵夵多事何也豈其迹於任也而不大有所捐與豈其知趣勢順古之非希文而不知懷仁附義之爲眞希文與昔富鄭公之賢也欲有所諫進而希文持之曰恐人主手滑此以知其不好激也否徂徠之直也爲四賢詩而希文嗛之曰天下事爲鬼子壞此以知其不好譽也若希文者眞能捐名者也語曰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烈士殉名夫名美物也而權利之委也故遺利而後可以遺權遺權而後可以遺名遺名而後可以憂可以任公所試之理而效者也吾終不以羊裘爲潛以龍國爲見以施於郡理爲公之細而効於臺諫者爲公之宏公行矣不煩改步矣請亦以余之言爲券而質之公家伯仲徵余言者華亭爾侯青浦韓侯署上海許公皆漸於公之家風者也嚴以子陵名范公所嘗守郡者也



容臺集 卷三 序

送聶邑侯入覲序

聶侯以述職行矣歌驪之日二三子講德焉行人吳子諗於野史董子曰國有六職今則兼之吾以是程侯抑何恢恢游刃也侯寬然長者謦欬內運事延見士大夫考政問俗即能得其人於日睫之外造請不廢陽鱎自遠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是天官氏之職侯克舉之也侯下車之歲大浸稽天請命兩臺發粟賑荒鄉三老義士所在施粥糜



閭井相望侯身自勞來眠食幾廢所活餓夫不可勝數歲不爲虐邑故苦踐更邇議均役官與民視田受役幾無等侯覈富民田隱沒盡出迹故額六十萬於是中產以下皆得免役而縉紳亦不至大困行法之平爲江南最是司農氏之職侯克舉之也學使者檄郡縣拔士所在譁譁山首淵松今古同嘆侯謝絕請託精心品藻白屋寒畯遂無留良明鑑空懸飄尨不怨是宗伯氏之職侯克舉之也

勾攝之役日引月長動盈四百侯汰去過半昔之賜張孤假而食者轉而歸農又捕賊曹符檄所向輒命爲盜藪蔓延周內莫可誰何侯挈法定令落其角距餓狼以時往府息警是司馬氏之職侯克舉之也侯嘗謂欲省獄訟先省鍰贖非兩臺監司大吏所召捕未嘗逮人於庭亦無一役輕下閭里爰書已入欲解則聽之未嘗引繩批根見法輒取也是司寇氏之職侯克舉之也澤國與區溝洫是



急先時濬治以勞遠人自侯建議壹用土著畚插在前餉儲居後事集民安百世永賴浦滙一役衆稱聶渠是邦土之職侯克舉之也夫國家以六曹盡天下之事而以縣令習六官之事如侯者得其一察已足孤行況兼總條貫左右其宜不爲天下循良冠乎董子曰似也子知侯者請更有進焉吳子曰仕於非縣者處膏中縣縣逐逐富民是求彼官於家人極於病蒞有之矣侯淡素自將冰壺

方潔尺組寸帛不取諸民沽酒市脯寧浮其直侯
在莘五祀矣素封之家游閒之子不知上官升指
作何狀有以懷璧罪者誰也如其清賢豪之門竿
牘並進或伎其吹噓張我羽翅侯曰我守土吏也
豈俗譽於名交哉守常度自信而已如其介臺察
有所推抑其人故不能事侯侯陰爲解脫竟不令
知所卵翼士有退而負德者或爲侯道之侯益爲
掩覆不令人人知也如其厚此足以頌侯矣乎董



子曰近之矣猶未盡者其在侯之量乎古之知人
者謂智可練而量不可學侯之量深遠矣若萬石
之鍾不爲寸莛鳴函牛之鼎不爲小鮮飪忿寵辱
遺毀譽於家有不見於國有不聞者是臨朋之弘
也是故侯誠才矣然而不張的誠清矣然而不貉
刻誠介矣然而不崖異誠厚矣然而不洶闇其大
臣之度乎當其百里有六官之用當其臺諫又有
大臣之用王正之春

天子開明堂覲羣后修漢故事有以邑宰進大農
少傅如桐鄉嗇縣者必薦侯矣吳子以爲不虛美
請書之

司理臨川吴公始下車擁書萬卷焚香諷誦或見
謂公文人薄法吏不爲也是時積案如山老吏抱
牘而進𦈢窺使君擀治若何公縱觀有頃手數牘
曰是行貪敗常者案之是封豕荐食闞在者案之
是城狐家於官府者案之是鬼蜮闘兩造而噉其
肉者案之餘錐刀雀角非國法所急不足煩乃公
三尺須其改悔將有縱舍觀者慴伏公嘗端居燕
坐或十日不決事或一日決十數事或十日不判



牘或一日判數十牘皆洞肝披膽引經貫律莫可
上下諸奸人莫利當公而旁郡有不平願得赴雲
間嘉不敢不恨公自以鎮靜坐消告訐倖而諸御
史臺或移文申令嚴然不爲應豈其治絲而棼之
耶久而知公之指在不擾交章刻譽矣若乃衷裼
於繡設桊過継士大夫竟三歲不能以二篇事公
何論庭實至闤之市肆經年不取尺布矣闤之候
吏所過乾餱弗具矣閭之閽吏坐無附耳之交門

## 賀郡司理吴玆勉最績序

今郡司理之攷績也則猶古者計獄弊訟登中於
天府之遺意哉其具成牘以請幾毛舉縷悉然不
敢深言於慎測之情不敢侈言於不冤之誦懼其
迹於夸也臨司臺察則既有品題矣而不必其該
也束於裁也太史之代言則既有寵光矣而不必
其肖也濟於同也是將安所懸衡乎吾聞之言彌
繁知彌狗言彌簡知彌精夫攷績虞法也有虞氏



嘉美咎繇非即今之制詞乎而其言曰風動風者
一字褒也後王重之曰明清猶雨暘燠寒各司其
用非風敵也又重之曰訖威訖富是猶明庶廣莫
之爲風之一德也且夫風之爲言未施而民信先
聲而奪人故足術也威富已嘗我而後訖焉晚矣
江以南故囂于訟松爲最又隸於轉京往往奸人
不得志則走諸御史臺聳危泯泯棼棼不可窮詰
檄符一下胥吏伍伯之倫因緣爲奸利中產立盡

無境外之剌矣問之王藏吏束矢之入緡錢之羨簃而弗有若委塵矣問之胥史曰此霹靂手也奉約束惟謹不者相隨入獄門矣問之鄉校人人爲吳氏學古文奇字之外言不及私矣此豈可旦夕襲取哉益公清虛淡泊純白內守雖恂恂抑抑而有輕天下細萬物之意舉人間世所艷稱以爲要譽之媒爭先之徑皆所不屑故曰絕利一源用師萬倍豚魚可格梟鳥不鳴風之也臺察所稱者能臺此乎雖然猶一郡之平也公之鑒裁著賜履捧斧之臣詢察吏治惟公是倚而郡國令長耦俱無猜且各有憑爲吾職在五聽而已更以六廉繩吏不虞府怨乎公則以天下名教爲己任即道在包荒不爲吡茹今年春

天子闢明堂計群吏惟江以南月旦足佐平明之治非公亭亭孤峙不受世波將纖趨窺瞷之徒巧逃吏議公即不深文無奈其爲深文者何公即不槪法無奈其爲槪法者何故煦然以春肅然以秋皆風之德也此於法不得達之朝聽而不聞不見之績無大是矣華亭令鄭侯上海令鄒侯署青浦倅馬公樂公之政成而竊不佞昌爲頌昌心儀公最久又野史得深言後言猶不能肖公之什一試以論於代言者或稗諶我可矣

賀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冏卿入朝序

今
天子登崇茂明服在大僚藩臬守長舉績著聞者
起拜九列所以均勞逸示風勵也於是觀察麓泉
潘公入爲太僕少卿趣裝有日矣公之仲君侍御
翔公在　輦下方清宮以待而同里同官若奉常
尹公霍公金吾萬公侍御翟公皆翔公之所兄事
弟蓄者聚族而迎太僕獻幣羞璧徵辭以先之不
侫昌辱有家任羽宸之年誼且交於翔公至習不
敢辭蓋國家有勞臣有世臣勞臣者身兼數器慮
在四方環應無窮外游靡鈌受於才者也世臣者
鶴鳴子和前喁後于二人有懷一人思媚漸於教
者也受於才者以爲臣鶴漸於教者以爲子鵠兩
者鮮兼而得全余昌古今不數有華之潘尹伯太
甲陟相太戊鄒氏之盛魯公拜後周公拜前而伯
冏之作太僕正也穆王命之曰世篤忠貞世篤者



繼繼繩繩自一世至於世世而効一官管一職何
論焉語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孰與以身教乎又
曰上臣以人事君孰與以子事君乎太僕公登朝
以來其官則自邑宰郎署守長藩臬幾十政無所
不周歷其地則自畿輔河洛關陝幾萬里而無所
不馳驅其宦蹟則自簿領錢穀河渠刑法軍旅之
事幾百試而無所不贍舉以故公勞臣無兩要以
教忠亦無兩彼其夙夜奉公者即爲式穀僾游布
政者即爲家膂而翔公之所傳者不止青箱書治
縣譜也公茲入矣翔公奉膝下歡歌白華朱芾之
詩上松栢岡陵之頌若石慶之爲萬石澣牏若元
方之爲仲弓御車於情豈不誠展而非公之所厚
望於翔公者何則萬石君雖孝謹乎以歸老不事
事仲弓則僅僅穎川長非如公父子在日月之際
也吾意公必以生平所閱歷所咨諏若士風謠俗
吏治邊情地險物力家庭告語皆可入皂囊之封

章偹黼斧之檢察而嚴君諍子自相師友則朝常廟筭國事人才外臣所百聞不如一見者侍御當熟數於趨庭之前所爲塞淵之助不少也玆非世濟之美而社稷之福乎哉且夫御史單車行部攬轡之日則忘其家雖甚嚴重視他官獨難於將父旣並立於班行矣而乃公駕車則乘驄者當改步如中州侯公官太常秩三品其次公以侍御爲六月之息東於制也翔公爲名御史籍甚西臺久矣



尋當有不次之擢是父是子相從於槐棘間此其合則共邸而居分則秉鉞而出而且有長公孝廉將以賢良方正奉對大庭爲石之慶建爲陳之二方吹箎吹塤肯堂肯構家聲功業焜燿乎三晉姚美乎高陽世臣哉世臣哉試采之爲潘氏世家竊自負於惇史矣

## 吳玄水禮部得子序

古者鄉士大夫燕享之詩恒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上壽百二十歲耳何以侈言萬也夫人亦有中古而生者皆於上皇之世自今而遡之赫胥大庭猶旦暮也非以子而孫孫而子乃爲大年耶且也君父之恩大矣與天地並夫惟子而孫孫而子則以無涯酬罔極其願始愜故以千金之璧易赤子愚者不爲以松喬之年易嗣續智者亦不受也蓋



三代之宗器若雲雷之尊饒父之卣一柱之爵犧首之豆所以銘功而昭德者命之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非以忠孝之種足重耶余友吳禮部伯玉年逾壯未舉子太夫人憂之卽同儕友生無不爲伯玉深念也獨不佞昌以爲伯玉法當多男子或詢之故曰吾非祠官安知高禖之應吾非太卜安識夢占之祥耶抑男之爲文也從田從力從力則熊羆之倫也從田則豈有畛畷疆畔哉方寸是已

吾視伯玉仁心爲質欲善無厭養志承歡今之曾閔且樂道人善如鄭當時恢弘博愛如孔北海崇奬後進如龐士元赴人緩急如原巨先嘗以宗社大計闔闢隱痪黙贊當事已見施用而不居其名此其爲田沃而不僥坦而不棘而又挾以溫風潤以時雨知其必有獲也或曰海內聞人若弘農宋公延津李公蒲坂楊公富平孫公此皆天下長者何以斷之血氣哉余曰之數公者與伯玉固異矣



其成名也若俛地拾芥其得志於王塗也若康莊騁絶足計其當伯玉之年所受國家之恩澤海內之休問幾於滿而不可以復益矣伯玉以鴻漸之資困於覺挍公車之業屢變憂患之途備嘗四十登朝十年奉使僅僅得虞曹即又篤念太夫人倚廬自北請南依違子舍家無厚業蕭然書生此其於諸公謙滿之數何如也耕堯之田而有九年之水耕湯之田而有七年之旱過此以往皆逢年之日矣多男不亦宜乎或曰然則人之所易伯玉何獨難也曰器以晚成爲大物以罕見爲奇力以挽回定數爲強德以動天地感神明爲盛豈不戛戛乎其難之哉章文懿公以六十舉子陸文定公以五十八重賢舉育巍膴者將兩翁兼得之始未嘗不遲廻而後乃備福也吾謂伯玉之逢年亦如此矣於是社友何子張子輩理余語前爲伯玉壽且歌斯干之第八章而退

## 茶董題詞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其出入也不遠矣陶通明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余謂若揀之事足當之蓋幽人高士蟬蛻勢利藉以耗壯心而送日月水源之輕重辦若淄澠火候之文武調若丹鼎非枕漱之侶不親非文字之飲不比者也當今此事惟許夏茂卿拈出頗諸陽羨肉食者往爲茂卿亦安能禁一似強笑不樂強顏無懽茶韻故自勝耳余夙秉幽尚入山十年差可不愧茂卿語今者驅車入閩念鳳團龍餅延津爲瀹豈必土思如廉頗思用趙惟是絕交書所謂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者竟有負茶竈耳茂卿猶能以同味諒我耶



## 酒顛題詞

淵明怨醉與漁父獨醒止言若反即復餔糟啜醨所謂寄大夢於栝棬而德義之矩自在也顛何容易知此則知文成之辟穀關尹之受雖皆真能顛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鄉之天地騰騰兀兀近於天全微細披剝乃是無記所攝故凡夫醉於無明二乘醉於涅槃惟大聖人能飲酒不及亂茂卿深於法喜故爲下此轉語中下之根欲讀酒顛請從酒語入

## 崇蘭帖題詞

父子書家自羲獻後有歐陽詢歐陽通徐嶠之徐浩本朝則吾郡莫方伯與其子廷韓耳余師方伯而友廷韓兼論兩家之書吾師則應規入矩騫翥迴翔似正反奇超俗即雅廷韓則風流跌宕俊爽多姿醞釀諸家匠心獨妙廷韓如五陵豪俠寶劍金丸意氣自喜而吾師則以溫伯雪子正容對客望之意消廷韓游道既廣鑒賞之家無不遍歷吾



師人地高華知希自貴晉人之外一步不闊故當時知廷韓者有大令過父之目然吾師以骨廷韓以態吾師自能結構廷韓結字多出前人名跡此爲甲乙真如羲獻耳猶憶吾師崇蘭館集成是時作者甚衆獨以集序屬余時爲諸生遜不敢應至今猶愧延陵之劍乃書論小道何足爲師門知己幼也庚申八月七日之夜夢吾師命余作草書詰旦君全索弁語漫以應之

## 刻六龍解題詞

韓退之爲文王拘幽操寫羑里柔順文明之致奕奕有生氣雖然退之猶附贊哉六十四象皆拘幽操也彼蒙難解憂克水觀背日以易道自古日豈吾不登於岸乎從吾剛柔進退之間不合符於天則乎不然豈其聖明而感格若斯之難也斯以爲聖學一變而小雅再變而離騷則善於怨而已矣自屈子以來孤臣遷客憂讒畏譏有能明道著書



而不爲牢落懟憤之語者誰乎東漢先生六龍解乃其待命九江時著撰也窮天人之奥古啓玄空之秘扃足使公明結舌輔嗣解頤談易之家卓踔孤出斯已奇矣乃先生爾時秉直蒙忌進退維谷意尚有所謂牢落孤憤者而憤日所之絕無衝氣唯覺憂時驤世之微言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令人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耳先生不獨以此誠世而又以自省其於六龍之旨反覆剖判有惕若之象焉

淵乎遠矣其作易者之憂乎不佞素治管氏易茲
讀先生六龍解更有會於心乃知焦延壽所傳於
京生者末矣爲刻而傳之於世教庶有裨云



賀千秋印衡題詞三則

吾松顧氏印藪出其印學盛衰之繫乎何言乎盛
三家之村不能見秦漢之制得一印藪遂可按籍
洞然滌書賬蕭易慕也鐵筆鋒稜易衰也覆鈕位
置易循也五十年來承用之途漸廣而習者之門
亦六通四闢岣嶁不鼓可鞭笞驅矣故曰盛雖然
雕葉耳如畫家之論形模禪家之參死句吾見狸
德之執飽何取鷙鳥之成行今之盛不爲衰之端
乎故昔之印藪不如今之印衡印衡雖一家之書
具有血氣印藪則百補之衲都無神明



呂不韋云人不寶國之連城尺玉而愛已之蒼璧
小璣秦漢之私印其猶蒼璧小璣乎但人有其寶
不必其用也自勝國時趙子昂吾子行周伯琦輩
始拈出用之書畫書畫之與印學非夫合之雙美
離之兩傷者耶故以蔡中郎之工篆隸而不能挽
六朝印學之衰者於時書家如王謝白事皆自款

其名無所事印也以李陽冰之工篆隸而不能挽
李唐印學之衰若於時書畫家如虞褚李范真蹟
并不款其名無所事印也此道復振於文壽承許
元復有以矣
畫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亦有之若余所
藏李斯之九字小璽人巧極天工錯非神品乎趙
武趙嬰張良王陵叔孫通賈誼衛青李廣張敞王
成張衡之在方爲珪在員成璧非妙品乎其餘皆



能品矣惟是昔人有云失於自然而後神則逸品
又在神品之上雖非篤論如上界之有散仙厥薄
天事西來之有初祖直傳佛心品最爲貴僅見於
梁伯鸞之一顆文壽承爲陳淳刻道復氏近之矣
千秋具眼人也庶攻此以拔新都之幟

## 遠遊篇題詞

修微才並左芬禪參月上枇杷花下鄙之而不屑
蓋珠宮中招之而不往沾泥柳絮無復隨風淨土
蓮臺時常入定今將遠赴廬阜問法憨師孤雲何
依明月獨舉雖多求友之情寧無懷璧之慮哉惟
此行卷作護身符星河在望猶垂機杼之文弱水
難航遙出步虛之響但使異雞及走卽知黃鵠雄
飛上官之秤豈有神鍵夫人之城屹焉天險暫遊



萬里其在斯乎

江南春題詞

莊與騷皆楚人之作也能讀莊者可以讀騷所謂寓言十九者非耶梁昭明序陶徵君集而少其閑情一賦彼眞以滛冶爲諷而九歌之解佩捐玦爲周秦行紀之僞也尚矣吏部徐大令爲舍人時和倪瓚江南春之詞每韻八首又廣之爲四時而夏秋冬各八首雖文生於情而意若有託非僅僅比紅詩香奩集等者且窄韻奇語疊出不枯如渡



瀘之師七縱猶擒如桃源之路再入不誤先時和者皆自靡矣豈非蒹葭白露獨寫伊人之懷鐵心石腸不掩廣平之藻者乎大冶之佐天官之業亦可知矣余既爲補圖復爲此弁之大冶家世中吳而居於楚其所得於莊騷者多也

臥游冊題詞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然又有關捩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懷吾嘗舉似畫家無不攢眉謂此關難度所以年年故步余友孝廉李長蘅故自清上承先世之業與兩兄太史黃門之家幹廣交好客賓至如歸其點綴一石一水直寄興耳即唐解元自稱愛寫青



山賣者長蘅了不屑也以故無贊毀於胸中如意自在甚恬甚曠與畫家臨摹伎倆日刻相遠耳又況其公車之業號爲專門詩騷子史博通淹貫一發之於畫寧不超超逸品耶此二冊皆長蘅與鄒孟陽同遊蘇臺武林之筆大都宗法黃子久者十之七旁涉倪迂梅道人者十之三一一紀歲月游蹤宛然廣陵一曲叔夜猶在孟陽無限感慨五百里貽書來弁數語未知黃癡倪迂輩有此身後交態否

## 王竹塢詩冊題詞

感恩殉知捐軀明報動於俠腸者也懐賢好德綱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爲郭宗伯之死友其義誠高要亦荆聶貫高輩所辦余所爲竹塢多者謂宗伯之賢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休以死不可唱以官是爲天地正氣與段太尉安金藏足比肩焉足立耳嗟乎平津之客怖勢排賢一轉眼間



富貴安在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三木身瀕九死夾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壤哉余使尋世難而有感於交態之變者闕竹塢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楊女郭節婦謚貞烈事具顧宗伯錢太史傳中詞止矣而核矣無以有加矣乃讀節婦遺姊妹書有云我爲讀書所誤汝曹愼勿讀書則伯其乃翁尚寶公以及諸贈言者皆未下註腳使揭日月而行天幸余獨知其解敢借飛贅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亦曰求烈婦必於孝女之室然而事勢不能兩全者陵母之自經趙苞之臨敵義有所重



而情有所割也烈婦之意曰殉夫則不能事父修地下之諾則不能承膝下之歡彼蓋鴻毛一死而吴天二人云爾不然烈婦之所捐軀而立節者將以爲婦鵠豈不以厚望於骨肉乃稱誤哉昔者孔子嘗自稱誤矣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使春秋果有罪則烈婦之讀書果成誤也嗟乎三光五嶽之氣鍾於烈婦而五經十七史之書亦證於烈婦無論腹笥爲卷如蔡文姬李易安者面甲十重即唐之

魏鄭公我朝之楊文貞勛名事業炳炳古今猶將漸退三舍書何誤於烈婦哉傳稱烈婦以三十六而殁余謂心死爲真身死爲幻烈婦自許郭郎一死之後已自無生九年之中日日皆死日也大抵驟死易徐死難何則死生於情驟則激久則衷衷則悲心漸微而可以鞠子教兒爲解故謂烈婦爲三十六而死者此數甲子語也實與郭郎同逝久矣兩史公旣表烈婦之節余又闡其孝總之烈婦



所謂虛名世有以死而博虛名者無有哉時烈婦之叔父弘聚司教吳中余爲言如是弘聚曰九原有知必且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史公矣屬題於簡端

## 彤管遺徽册題詞

婦德不著閫外而范蔚宗後漢書特爲立傳匡與魁士名儒等臣戰將並垂不朽嗣是作史者種種幽閑端操照彤管而蔽金石矣朝家蹤古定制凡臣子奏績則以　璽書褒美而及其母氏之聖善蓋節閫之選實代　王言大重門圭竇之行得一旦達於天子猶稱遇主况女士耶繇斯以觀謂閨德不外著者不類然也吳縣曾侯之爲令幾三載



矣侯之政成則日繫母之教常咨嗟感泣孺子慕無已時茲膺命且遠矣而痛母之不待也復念代言有體束於體無以廣稱母氏之慈盡請於當代作者令人騁厥秘思抽厥妍詞闡張耳目之羅務在多獲庶幾罔極是報惟介與侯有一日之知最先授簡告余曰先生昔領史局召生也晚不及徽一言爲　恩綸光吾母之不逮養與不逮先生文俱千載遺憾雖然得先生爲前茅以号諸作者是

吾母之賢上以達於朝而遠以傳於後皆是賴也
嗟乎今典綸制者如林安取求舊若以謀之楚則
余固楚史或可爲傳信者藉矣題曰彤管遺徽集
海內諸公詩若文成編而序其端余不敢讓



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吾友吳長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數萬卷典記亦有數百萬甲兵當事者壯其請纓俾之剖竹已脫穎矣而爲上者爲當門之蘭所爲者亦有枇杷之剪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扶搖之嘆息也今者作倅漢東獨標廉善顏其廨宇曰飽菜軒嚴後才情雖叔夜餐霞不足爲其秀子卿齧雪不足爲其貞菜則安取焉將藿食之憂殊與肉食之鄙而淡然無味乃爲天人之糧耶其義則具陳徵君之記矣因爲題牓而漫弁數言

## 方旦心平平草題詞

方內制義各有偏至吳以韻致越以色澤楚以才情閩以結搆中州以蘊藉其大都也若夫出於封畛會成一家惟天下士能之中州閩闈伊洛人知有程氏兄弟學而不知蘇氏奈代兄弟故其文脉也驪縱橫之筆錯以發理學之青燄吾兄之方使君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亦已奇矣使君傾自命爲平平何耶蘇子瞻蓋得竅於國策者其論文曰



筆勢崢嶸詞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使君之所謂平平者如此中州之文自使君一變爲海內宗矣使君今之作者當與其鄉大復蘇門並驅何論制義論制義則高何二君子弗如也

## 漱六齋草題詞

余友何士抑爲文奉先輩律令其遵毘陵以後尚有典刑十五年來海內習舉子業者皆知有何氏學所謂斷然自爲一家之言望而可識別者也頃過武林客以漱六齋稿視余余乃不知出自誰手客曰士抑也又曰子何以不能辨其爲士抑也余受而卒業焉乃嘆曰嘻士抑實捨法矣吾以法求之故失士抑雖然微士抑幾不能辨是甚矣捨法



之難也兩雄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劍客獨以無腸匕首成功於枕席之上則孫吳不足道矣此捨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刧修持三千性相彈指了之佛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哉然不能盡法而遽事捨法則爲不及法夫士抑能盡其法者也盡法者游戲跳躍無不是法故其意象有神其規模絕迹蓋其業在與謙應德之間今而後吾賭士抑之難窮也士抑以此爭長

海內海內益尊士抑旗鼓一變矣



陸洛誦文稿題詞

平原之墅有四山焉曰機山曰橫雲曰陸寶曰崑山皆以陸氏兄弟名而崑山者亦世所稱比玉意也陸生洛誦構草堂實當平原什肦向背玆四山云人其中軒檻一啓則山光嵐色面面揜映盡有舉峯之勝令人起青夜思焉顧獨埋世年業可耳想以經生義不屑也陸生者特好於是治經義其經義之至者又都於是得之余嘗一再過生輙



為余奏其文每奏一篇而聲殷殷振林木余為篇篇稱善已秋深生忽裒其文四十餘首出示余將傳之生季弟叔交聞而曰噫嘻吾家自有淡矣問其所以則歷指而謂余曰此非平原村乎此非機雲諸山乎吾嘗弔古懷賢臨村墟訪其遺蹤登舉山想其標韻當日兩賢殫精銷魂為文章役樹赤幟馳英聲者皆就煙空惟河山寥闃墟落不移一鶴聲唳江月耳彼將為勝業者也猶尚如是況

經生業直土苴乎亦奚以傳矣余應之曰何也然之兩賢所爲詞賦者亦土苴也此中江山墟里自古有之頗必藉兩賢名兩賢不存而河山之名千載如故則土苴之爲傳也亦遠矣今之爲土苴者即昔之爲土苴者也詎無傳乎余又聞是編生將挾之南走越越多名公將必有鑒識如張丞相者見而奇之稱爲雲間生文賦者焉叔交曰有是哉



## 唐名必文稿題詞

吾松自唐文恪公以首臚入承明著作之庭後來詞館不乏呂與楊太史高太史徐宮詹張宮諭錢宮允相踵不絕然或若皮之刀或若燕之函求若王氏之青氊者未有也今名必巣於鄉爲文恪之從孫其行卷滔滔洪遠奇正相生余評文恪之文如四瑚八璉可施宗廟名必之文如干將莫邪陸剸犀兕水斷蛟龍青氊傳物行有望矣杜子美云



爾家最近奎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敢以爲前輩入都門請以贋之宮允當擊節否

## 夏彝仲文稿題詞

書當快意讀易盡昔人以爲一恨余性嗜書而厭苦帖括今日徐伯雨以一編見示自謂不能卒業驟披一二多非當[illegible]不勝伎癢反覆終卷恨其易盡因質作者則夏孝廉彝仲也彝仲弱冠神清玉山照映筆端有日縱横不羈實爲文中之豪余一見目成以爲棄繻生衞洗馬季孟間溫陵蔡公於童子科擢爲第一未幾得雋易於拾芥而舉主林



太史張黃門國士之知猶爲未盡者假令見彝仲大全又不知作何甲乙矣武塘文藪廷魁然首闇茂材屬惟禮闈大物尚有待耳彝仲勉之雖楚材晉用未必不爲峯泖生色也

## 朱伯升制義題詞

江以南治易者皆爲朱氏學葢弇州先生尊之先生眼白千古獨折節朱定國以爲天下士烏衣諸郎奉爲人師長公伯升紗握家學頃以省覲來余得讀其近製姿態横溢而典則森然窮微之思出以流易雕繪觸眼天真躍如其書家之子敬乎評書者謂右軍靈和大令俊逸是父是子並稱神品而子敬意更廣焉孫虔禮非之余曰此所以爲子



敬也若純作父書安取屋上架屋山陰過父僅成穎川甝長耳定國爲靖江今爲吾郡司馬籍甚循其毎論舉子業輒勃勃色動恨知音落落連城莫酬酬之其在伯升乎余聞伯升孝友大節有進於文者姑論其文若此

原孚姪制義題詞

余家從子行在賢科籍者五人自庚戌原漢宗伯奉　廷對至癸丑厥有原孚雖書種不乏而鳴珂落落若以制義論原漢少年盛氣一往即高美成在久原孚顓門矣余林居課兒原孚在家塾多所揚扢余謂不入時然所受人之微言未嘗不為原孚盡也原孚攻苦茹淡自其性然其為孝廉數年出無車食無魚不脫酸子故步既解褐同籍方待



詔試宏詞科原孚寓書於余曰周文襄選吉士猶疏請改官冀一當世用豈異人哉其雅尚如此夫文章佳處無不可學惟濃之與淡自肖其神情非學所及遠公開社進淵明而退靈運甚解詩旨知此者可與論原孚之旨矣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閱

容臺文集卷之三終

容臺文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　輯

記

御書樓記

御書樓者文肅王公孫璽丞時敏所奉
皇上賜札於專祠之前者也文肅存日緘縢什襲未嘗宣示温室之樹不對為恭省中之語漏泄是誡蓋其慎也文肅捐館尚璽肯堂寧杜蘅以為深



琢文石以為砌崔嵬鳥革翬奕龍光燦幾臬臺可作儼見英爽雲仍永保榮踰帶礪是明良之朝典而忠孝之家慶也既落成授簡舊史其昌記之其昌竊有感也
皇上御寓以來爰立首揆者數矣至於一德一心眷倚弗貳嚴若師保信若耆龜密若同室朝夕之周旋暱若家人父子之告語時惟文肅曷以得此哉蓋公束髮登　朝即以一介不取之操終日不

僚之節風動百僚名聞九陛者非一日矣宅揆以後　法宮峻絶密勿大臣罕所延見公欲若前代之午朝造膝不能若前代之便殿留身不能許惟閤直故事有非時手疏可自端耳若乃朝而敷陳夕而傳布寬責於外廷分過於　當宁純臣之誼或非所安公是以補牘有再三焚草嘗入九抑羨則鹽梅相濟補衮則彌縫無迹此之忠誠金石可貫矣



皇鑒之孔明乎竟能結主知定國是非偶然也且如　御札之所更端往復者事孰大於建　儲乎方其宮府地暌苑枯形異赤松羽翼難以力爭黃瓜風刺幾於心碎申文定爲之拂衣王文端因而賜玦公也蒲輪再出荷擔獨堅始猶轉石終乃桴鼓是以有　儲講之命公猶以體統不崇則羣疑未杜官儀不肅則旁伺易生凡所承用一視皇上講筵之禮數焉於時勞愛並彰師濟成集難鳴問夜鶴禁啟扉前凝後丞棐廸彝教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其昌嘗以承乏詢之從官皆曰舊輔之所定也老成云逺政地日單四友不開備員一暴以爲曠舉且二十年於玆矣彼一時也回天駐日克臻厥成豈其順風而呼因川爲下顧憂憂乎其難之也哉感通之故良可思矣札凡二十七道有賜自文肅苦塊之日者尤爲異數雖停帝幕於常谷給秘器於東園無以殊也君臣之際猶與盛矣



在昔貞觀屏風之帖僅標藝苑淳化飛白之字獨重玉堂孰與天縱多能帝賚良弼以廻鸞翥鳳之奇著投水轉圜之美爲千載勝事哉此書在處當有慶雲下垂百神潛衛者焉非王氏一家之弘璧已也伊訓曰一哉王心又曰大哉王言敢以此爲頌謹記之

原心亭記 館課

縣敬一亭之西又折而南有亭一楹爲翰林署中游息之所而顏其額曰原心者志警也夫心之爲說古之人未嘗精言之也非不識心也夫人而識心也洪範以治水丹書以治兵果且有政與學之分乎哉世既遠士鮮聞道其視政與學不勝精麤動靜之相妨而心學輙不講間有聚族而談心者直以爲名理爲言銓耳非能既其實而信其可施



於用也世之升降固繇此國家建官設屬六曹九寺各有事守惟翰林則無守焉是

天子所使澄精神餼道德以需宅俊之用者非有功令之繩束吏道之紛委此政與學尤未嘗分者也彼有事守者曰以政學難矣茲政與學未分也又奚辭乎且其大者坐論次亦代言非有本原烏勝其任乎故莫急於養心養心者非坐馳內照遺棄事物無當於天地民物之務也務心之本務也心欲虛欲平欲公欲正欲明欲靜虛所以爲應也平所以爲衡也公所以爲溥也正所以爲守也明所以爲照也靜所以爲簡也凡皆心之本務也其焦火凝冰與接爲搆不虛不平不公不明不正直且靜者情識也情識者心之所生而心豈情識哉通於情識未生之先者可與語心可與語學其緒餘以爲助業其土苴以爲文章其所建樹當自有度越者矣古之人戶牖箴銘委土師保是以成德



也易況玆亭在敬一亭之側

肅皇帝所灑宸翰勅之貞珉諸詞臣出入莊誦服以無斁夫能敬能一於心學也何有

## 成樂軒記 館課

翰林署中有成樂軒臨瀛洲之上蓋某年某所建而顏其軒曰成樂者則孔子所云成於樂之意也或曰古者士無故不輟琴瑟大夫無故不輟官懸近世士大夫聲音之道闕如矣是安所得樂而稱之余曰不然樂之爲言樂也凡人之事事身不厭肄習之勞心不厭營慮之苦逾久而不廢必至於成而後止者其必有所樂乎此也庖之解牛蔵之



承蜩旭之草書蓋非一世而耽之以至於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橫身之所接而無非是物者不止若是而已而喜怒佻佚之情窮逼得喪之境莫不是寄焉故始乎技終進乎道非其中有所樂能然乎而況遊道德之鄉者乎孟子曰樂之實樂孝悌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蹊斯言之鍾鼓綴兆之於樂也疏矣孔之樂也忘老顏之樂也忘貧彼其以陋巷之匹夫而兩相論樂乃曰庶幾部舞聖賢得樂之情固如此國家建置百官六曹九寺各有事守惟翰林則無守焉簿書之煩拏吏道之殺最一無所困其心是天子所使游精神養丰采以需宅俊之選者居是職也不專仕不專學蓋兼處於學與仕之間謂宜乎情釋躁消融渣滓相忘於道術而後可以言成嘗試思之吾所爲熟古今故實定人物之衡鑒端獻納之本原涉著作之堂奧能遊亦



恢恢有餘地乎能累丸四五若掇蜩乎能如旭之草聖醒醉寤夢皆如一乎果若是即不宮懸不琴瑟樂之情已得矣所謂成於樂者其謂是乎若夫律呂之變聲音之節於以養德誠不爲無益耶有兼之者則尤善矣軒之成已久傳未有記余故爲表其題署之意以告夫游息於此者

求忠書院記

先立學者必先釋奠於先師書院之有祠也禮也方遜志先生之學傳於宋景濂自景濂而遡之爲金履祥氏何柏氏許謙氏以至於考亭授受有緒實惟世嫡顧其死節爲獨著夫書院未有以死節祠者也吾郡之祠先生何也謂是血氣在乎先生已自絕於
文皇矣亡國之餘猶有婚妻子示不屑此藐諸孤



也非賤首陽之土則灑侍中之血公志不存也謂吾鄉先生俞公任公皆公弟子而可藉以乞靈乎是時朋友皆族矣獨爲嬰也德玉也招乎然則何以綏先生之靈日以吾黨之求忠綏之也孔孟遠而士無純師譚忠孝者溺其旨矣自濂洛關閩諸大儒精言之於是委質之義家律令人斧鉞無有以邪說姦其間者文謝之死節與張許同而淵源遠矣何也彼如擊石之火其性真此如傳薪之火其用廣也
高皇帝以綱常爲治嘗旌余闕薄危素惟勸忠爲惓惓乃其大者在於罷黜百家顓立朱氏學惟時天地初肅士鮮偷心乃父兄之所敎率師友之所誅討靡不與真主應蓋千人決拾以射臣觜而先生其繁弱已商祚六百不爲不久扣馬二士不爲不奇壬午之事膏斧齒劍者骨量乎浮焦夫室女不爽齊愧史冊有是乎是



高皇帝以三十餘年磨鈍之權遡商賢聖六百載養士之報方先生以九死十族之節表朱夫子繭絲牛毛之功先生死而有迂宋儒無益人國者咋舌退矣此朱子之忠臣也豈惟朱子孔子大管仲之功於召忽乎乎耳夫悉一世之忠義而輸之周天王則忽安得有私君春秋法也他日又曰殺身成仁乎世儒不察猥云聖達節賢重死管仲不一有而勸進者接跡金陵之娓娓長樂老抑何舛

也徵先生聖法幾爲盜奪此又孔門之忠臣也先生是不泯吾士意其英鬼浩氣惟忠是歸惟學忠者是類繼自今講堂弦誦之士因朱之傳孔之筆以羡墻先生之忠宗車風馬或格而歆矣九峯一拳石不隱然紫陽白鹿重哉祠成於郡守明州張公前司理睦州毛公會人中丞徐公以擬吳至爲丹陵之中丞之先有吉安公者官於浙爲僉事奉詔妝方氏族脫其姬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衛



譜具滿城誌今所爲祔於祠與余公任公同配享先生者也嗟乎僉事公既已得罪即立孤事竟不躬閱能無欽恨及吾郡之方有亢而慰可知也已義澤綿邈厥有聞孫建庀植壁將事祠下非天之合哉昔公孫杵臼謂程嬰曰死易立孤難願爲其難者余亦曰建祠易易名從祀難中丞公方以天下名教爲已任願爲其難者是惟紹前人之休於無斁若夫復姓作祠始末余友陳布衣詳哉其言之矣

## 光岳樓記

維揚之有書院也嵯使者捌也中廢四十年侍御彭公以嵯政之暇復其舊觀加闢敞焉布之條教秩如也已稍采形家言因吳比部之緒於是有光岳樓之役公之言曰聖王之制勿使四民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夫管大夫爲炎海者也其於士也必使群居而萃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忠至於商第曰使就市井而已吾非



與學使者分士也寧使鹽筴盛而詩書拙也乎無何樓落成諸生旣走吉水請鄒先生記矣公復授簡其昌曰講堂所尸祝者非而家江都生乎願紬繹家學惠此多士不佞昌三復先岳之義而知其有合於正誼不謀利之指也古今名世之士必鍾美於三光五岳以生尹日也卿月也列星也嶽神也贊屈原以日月爭光贊韓愈以泰山北斗也皆善喻也於川瀆無當焉九府以爲泉流貪夫以爲

黠驁非是族矣豈不以屬於義者爲高明而利則否屬於高明者爲士大夫而下流則否哉平淮與江都同事武帝曲學之敝流爲桑孔雖復布衣不得論於披癸之節焉遷之傳貨殖抑何寡識也揚之士所以不厚斯樓也令江都言無師矣古之學者畊且養上即易業者不虞其艷言商而孰知夫多取之爲貪買也而孰知夫養交之爲趨時也而孰知夫好進之爲龍斷也而孰知夫身圖之爲讎



筴也五都之士以計然白圭爲聖人何知仁義士誦法孔子而或挾之爲市此言利之精者也於光岳何居侍御公之錫斯樓以嘉名也俾楙爲師保矣諸士日擊而道存庶幾出入不悖所見耶在昔江都論漢事謂鹽鐵之利二十倍古民日稱病始元間詔丞相御史與文學問民疾苦當時豪雋輻湊茂陵唐生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與御史大夫議鹽鐵欲開仁義抑末利其說亦本於江都令天下之利細容矣諸士羣居而萃處服侍御公之教豈免萬月憂世出而修百姓之急如唐生萬生之倫者乎此之裨於鹺政者大矣公何謂與學使者分士也請以刻之碑陰

彭城雲龍山重修放鶴亭記

按史記稱秦始皇東游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呂后嘗得之因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帝子斬白帝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名當以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驥故居蘇子瞻所為作記者歷至今不廢然荒圯久矣高邑潛穎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登其巔弔古懷賢將撤而葺之念徐方震鄰重以暨水時絀舉贏躊躕



四顧乃節縮奉入度材採石徒庸工作之直取之宮中公帑不煩民和大播於是飛甍畫棟延敞虛明繚以垣墉翼以廚扁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以使事還　朝公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閱人茲山於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具焉非直寄情吏隱之間而已因授簡屬余記之余惟子瞻

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以自全者此未為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王乃積乃倉之儲曾孫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衆戰孰能勝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摧刻秦餘鹿之戰威略宜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帑仗能撫關中東以濟軍興之王而羽為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啟公提重兵鎮



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幾士飽馬騰以伐萌於不戰是植文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面距水瀰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處也子瞻習於西湖若乃蒼莽悲壯之區恍激瀠濛之致而覩而若忘不為拈出者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山川之靈得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目子瞻倘其化鶴復還不獨歌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為何如

兎柴記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佇皆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爲衣冠巢許之助温公之獨樂卒成謝傳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兎柴記其號泉斷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泉正稱者宵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驛驛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迴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任付圍丁筦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傳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況能在伊川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望如温國者哉是在兎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於枕烟廷滌煩襟竹中[illegible]中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亦忘人世之寄具界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爲異耳

## 蘭墅後記

荊溪蘭墅者吳孝廉聞卿所仍光祿公澈如之作
而題呆嶠右盃拓舊觀者也當
神宗朝大江以南建言諸君子歸若錮不復 召
熹宗嗣位有 詔盡復故官使澈如在者召矣而
以歸養不及於卹逆璫用事同籍攻之悉相隨入
獄使澈如在者逮矣而以下世不及於難不及卹
非澈如之所幾也不及難非澈如之所幸也至



今皇在宥所以報忠節甚厚而廟食專祠易名進
爵於澈如猶有待焉聞卿所以盡傷心也歎曰先
君子生爲當門之剪沒爲空谷之馨蘭墅之稱名
徵矣抑聞之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居處肯其堂構
此僻者墅也先君子故嘗十年讀萬卷排於斯又
嘗元方御萊子舞於斯九原不可作矣安知其精
神魄不狎山靈化野鶴而以花之朝月之夕來
游於斯乎專祠則有彝典家廟則非野謀惟茲松

茂柏悅之區無蕭敷艾榮之穢綠葉紫莖之秀有
被山連畹之饒築宮三楹貯奉遺像以祖之硯父
之書爲金鹵瑤璧般爲祖考空山寂歷歌大騷之
辭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斯不亦神
理綿綿光我世業乎嗟乎潤世公子峻宇雕墻廣
貯歌舞驕淫矜夸鬼瞰其室以致一草一石不能
長守者多矣視聞卿所存何如哉墅之山舊名南
岳南岳以祝融峯爲主聞卿作室故略而余特表



章祠屋者知其所重在展孝思而百穀所記累榭
層臺皆南岳之從山若南臺高坐之類耳

## 安庵記

道人不三宿桑下若俗人多諸眷屬愛染深濃則精藍淨宇久依非過何況傾貲辦業不爲自安迎善知識經行宴坐說法其中開人天眼恭敬供養畢生無厭又何況性樂開曠長依導師入室小參串習禪悅乃至維摩有法喜之妻龐懋識草頭之意此之偕隱家風何止布金功德已也蓋武林之皐亭山花塢有安菴懷泉鄒居士所建以居慧



文法師者文師遷化文以居幻有耆宿文師尊明台觀學者奔湊此菴遂爲荊門玉泉幻師純提祖印學者亦奔湊此菴遂爲德山峯頂武林琳宮梵剎不知其幾而居士之力最專緣最勝矣是不可以無紀居士醇厚博大貌如其心急難振窮了無德色每游宿於招提不恡情於財施厥配朱氏亦佐之武林人人能道其事因其子文學之嶧將樹碑述此菴緣起而附載其畧如此

## 崇真閣記

仙與釋皆生死學也仙曰長生釋曰無生其較然分途哉至仙家七真猶釋家五葉蓋教跡變於此矣釋故無論仙籍者流所稱冲舉者若而人拔宅者若而家奇怪怳惚不可殫記總之不離長生至七真復出而爲超生之說以練神爲宗以參學爲徑以覺悟爲歸道山碧落非怪也五金八石非方也夙有靈骨非緣也口口相授非師也六甲三黃



非法也蟬蛻羽化非證也其名超生其實學死在老曰不亡在莊曰無怛此其仙望最高要以百姓與能不甚悠渺而世所豔心在彼不在此猶之太羮不御而食肉爲鄂也豈難信之事必待於上智與劉幻真先生自比郤節以諫批鱗出宰濡忽一夕大無謂夢羽客通謁曰左元放也覺而考郡乘元放固濡人遂建閣以祠元放云已得夢所謂王真人王涉者皆不因而感似有夙根盼蠁往來真文屢

降於是君爲灩且十載先後推擢皆中格君遂自拔紱歸從登真之訣度地吳山得其西麓林壑虛閑閑巒迥複信棲真之奧區祈仙之靈府也乃建層樓三楹以奉真人而元放雖有專祠仍崇像設既落成屬不佞昌記之余惟古之君子愛君憂國不難以身殉者莫如屈原然且曰訪羽人於丹丘得不死之福庭彼誠以自廣要之忠孝度世其途甚徑也紱真之飄飄欲仙豈妄想哉乃其夢寐感通前元放而後玉陽有跡矣當其虛憍尚存壯心難耗則奇惟恍惚如元放者以有機應之及其棲神於澹合氣於冥則虛無清淨如玉陽者又以無機應矣豈惟仙家禪亦有之昔仰山與僧度水僧凌空而去仰山曰恨不遂斷汝脛則心通神通不可同日語也紱真其必有進於道者矣玉陽爲七真之一有朝元歌行於世銘曰

悠悠夢宅孰啓玄門爰清爰靜爲天地根生而若死綿而若存清都路迦弱水波鬬作者七人實返真源自然爲宅恬淡爲園陰功爲澤忠孝爲蕃茂宰觀化七烟之元超將鵠舉感彼室軒元放玉陽授以道言如磁吸鐵如烽度垣否簡不遠刀圭可吞金堂貝闕鳥革龍翬千巖霞蔚三素雲屯驟彼方丈吳山之原

重建雲棲禪院記

杭之山自天目來帶苕水挾聖湖南盡於江折而東是爲鳳凰諸山宋之故宮在焉迴流而西二十里是爲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爲雲棲塢則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坡陁坻平巖谷堂寮劃然野處而不與湖山爲聲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穢而淨一似遺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海門濤頭雲湧而霆擊者至此蕩然爲平川洋洋瀰瀰怒氣消盡一似恐辱者繇東岡而上有壁觀峯青龍泉出焉中峯之旁復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岡之下復出一泉名曰金液泉涓涓非冽汲灌不竭一似利生者此非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於道力有助自宋伏虎禪師住山以至　國朝雖天禧中稍闢爲寺而遊與遊廢久爲蓁莽久矣師以隆慶五年托鉢此村若有冥契曰吾骨人得骨山可以老矣縛茅三楹經禪宴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



數有虎倀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輒應颶不爲災居人異之爭來作室度材於家山仍礎於故址民大和會焉師曰毘盧宮殿徧界徧空草昧經營無勤檀施惟法堂奉經律禪堂以棲僧茲所悉也既落成而百年廢刹遂復舊觀矣此雲棲之緣起也師之侍者以爲古德成虎衆僧積力不可泯沒請余記之余何以知出世事而且有感於法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時士惟薄將相不爲者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行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馴異類或爲道俗所皈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藍淨刹於是繁興矣蓋其盛也近世以經術收儁士士所不收者方自引而食於僧是以赤縣神州列刹相望圓頂方袍聚廬而處者百十爲輩即而求之所謂禪講律師如古尊者有幾假令大年例牘寂音操筆二百年來可應傳燈僧寶之選者又有幾則雖金碧土木

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於十縣旬何盍蓋
法道之衰相見矣師庠披名士始欲以祿養爲孝
既以弘法報恩爲孝駛驟壯盛而龍象超忽最初
發念問已卓然名關利養之外矣麗蘊磬百萬而
擲漢水僧縚胃三毒以開攝山豈足專美乎師自
主法席以來既歷三紀行在梵綱志在觀經標淨
業則東林立淸規則百丈析義疏則玉泉辨宗乘
則慧日摧陰魔則叛度空排戲論則秀鐵面雲棲



雖幽迴荒幸無諸莊嚴有具眼通者必曰先佛塔
廟在矣有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毘嵐
偃岳而不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與法道
大有賴也夫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
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錄行於世師俗姓沈名袾
宏字佛慧仁和人

## 滸墅關重修董公堤記

楚中丞澠淵董公司榷時築石堤三千六百丈自
吳關而東屬之寒山幾二十餘里吳人所爲尸祝
董公者也歲久水齧石窪堤稍廢不治天雄張平
仲使君始增修之雖仍舊貫與新作等何則自稅
使出籌國者以物貨之征領之有司關使者算舟
而止度支之額則猶故也而歲入非矣使君受事
當其時絀浮羨幾何然每有浮羨輒爲吳與作不



磨不止曰終不以虎丘一拳石涸吾受塊之墟也
處脂膏中不自潤而道是謀則誠廉吏雖然非溪
刻之謂也何足爲使君頌哉余觀公家之事往往
前人善作後人害成即以治河論行河大臣率三
歲一更而必人自爲一河河可十年不決而濬河
之役靡一歲寧止蓋共濟若斯之難後董公而推
者豈無廉士曰此董公之堤也吾何有焉是以堤
廢不治若使君則無以有已矣使君世承淸勁況

淵博大身兼數器有幹國之畧嘗爲元城董考功

裒集遺文傳之世是役也必表著董公之遺惠於

弗縣夫勞臣相矯如文人相輕視使君何如也因

記堤工歲月并書之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世無常住之物而謂有長生之田可乎余曰惟佛

當有之蓋娑婆外有香積土飯籮邊多餓死人此

田非情田非識田乃威音王之所并授佛祖之所

燈傳菩提爲種子精進爲耰鉏露地白牛爲作使

廣百繇旬而不分疆畔歷未來際而不易主人仰

山之刈苗趙州之洗鉢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

於仁壽院舉揚此旨石樓嗣之所居之處即爲寶



坊匡徒領衆數百爲羣食輪常轉法道下衰慳貪

難破天人之供既絶銜花之鳥不來有宜中上人

名寂鑒者戒行精嚴願力堅固募田若干勒石記

事垂之永遠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幾何湖之田仁

壽所得幾何陵谷且在蓬萊江山亦悲禾黍而上

人豈闇於成住壞空之義哉倘有大善知識如石

屋老人者延致住山弘開法席說無生忍爲長生

田即展袈裟一角是無邊阡陌矣上人作禮而去

因記之

## 草玄閣讀書記

道廣星辰聚人豪湖海閒余贈陳懿卜文詩也懿卜爲吾師五雲先生之子世其家學賦詩擊劍以隱兼俠名聞湖海間程中丞開幕大梁聘之署中相得甚驩偶偕與觀射君不禁伎癢連發三矢皆應弦貫革中丞奇之曰吾何敢以阮瑀輩盡公乎具書薦之薊門雲中大中丞吳公吳故與君交善及是君以戎服見驟若不能當而翹材之館待用



者殊駿所與奉稍亦有甲乙君特在甲館諸將校目注君謂文武具宜莫敢以鴈行進會大中丞遊言歸君仍遊長安時金沙周冢宰亦撫虔州延君經歲者君不復懷刺請謁惟與酒人劍客悲歌燕市雷火之變君幸寓身几下得全遂賦五噫返三徑居郡誌所謂草玄閣者此元末楊鐵崖之所構也元社已屋且三百年而此閣巍然居者鮮稱君雖沉冥貧士頗以博雅風流讀書其中可無愧色矣敬爲之記

## 吳居士施畫羅漢記

佛像教也畫佛觀也凡畫佛菩薩辟支阿羅漢者皆運心娑婆之外遊意空劫之初清虛因以日來塵勞於焉憩息矣及其神照既傳莊嚴斯在使瞻禮者發菩提心如觀淨土變相必起往生想觀地獄變相必起脫離想觀大士變相必起皈依想觀華嚴變相必起行願想原其熏鍊之因定異經禪之力哉梁唐之間耆宿宗師既振法於彼而



能妙畫史亦助道於此所謂寶剎現於毫端大千擲於掌上庶幾似之莆中吳彬居士者婆娑藝圃泛濫珠林翰墨餘閒縱情繪事因游攝山見千佛嶺天監雕鐫森然海會作而嘆曰億千調御既分身矣五百應真何時放光乎遂以丹青代彼金石施若干軸藏之此山值余南游請爲助喜余發而觀之有貫休之古而無其怪有公麟之緻而削其頹其可傳矣雖然更有進焉佛言一切衆生有如

來智慧德相夫羅漢者豈異人哉衆生是也搬柴
運水即是神通資生治産不違實相而畫羅漢者
或蹻空御風如飛行仙或渡海浮杯如大幻師或
擲山移樹如大力鬼或降龍馴虎如金剛神是爲
仙相幻相鬼相神相非阿羅漢相若見諸相非相
者見羅漢矣見羅漢者其言羅漢羅漢與爲語居
士而無以四果爲勝以衆生爲劣以前人爲眼以
自己爲手作是觀者進於畫矣居士曰善哉



湯陰縣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

錢塘之祠鄂王也報忠也湯陰之祠鄂王也旌忠
也報忠者前宋之蓋愆旌忠者我　明之勵世厲
亂之時表章尤急雖非借才於異代定可激恥於
懦夫此湯侯重修王祠意也慨自東陲匪茹以來
國家之用兵五載矣
三聖相承非如宣和靖康之季奴酋小醜非有兀
术粘罕之雄一尉侯泥車書非若瑣尾偏安之勢
然而糜軍興以千百萬計徵戍卒以數十萬計而
搴旗陷效與尸屢聞至於全軍覆沒全遼淪喪猶
綏失地之誅而錄死事之節祀之京師記之盟府
一何厚也假令戰功如王親對敵壘者六十有八
運籌命將者五十有八常以兵五百八百敵五十
萬七十萬用少擊衆迄無挫衄則又何以寵異之
哉乃王之得禍何順宋之負王又何慘彼也蓋王
之建功所繇有八一曰忠湼背激烈揮涕誓師二

曰虛糧策畢收食客常滿三日整兵所往來華蒂不亂四日廉不私藏一錢籍其家僅九千緡五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人如待一人六日定大敵猝撼難於撼山七日選能肯覓五百一皆當百八日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雖子雲之勝抑而不列嗟乎雖管平爲後事師實車騎作百世楷祀典所當法施於民孰大是者而死事定國禦災捍患猶細故也今之爲將者以王之事爲法今之



擇將者以王之事求之於鞭撻四夷何有嗟乎蕩除自朱仙續廢而久辱胡虜王之孤憤所千載而不瞑者也自
二祖廓清而山川草木皆有驕色王之願報所千載而不忘者也况重以廟貌之崇嚴殽粢之潔冥冥之中豈無有式靈我將吏黙相吾膚功殲胡之膓喋胡之血者乎是役也楊侯一以祈神休一以樹將鵠蓋標兆皆金湯而丹雘爲帶礪也侯之

爲政可謂知所重矣祠創於徐武功以詞臣奉使時茲侯修祠工竣而余亦以奉使至余與武功同吳人官同講讀侯以爲不偶然也請余作記記之如此

葉少師碑陰記

岳神爲韓退之開岳雲海神爲蘓子瞻現海市兩公方見覊於世而神明護呵有非當時王公貴人所敢望者正直之既不惟其官惟其人也今少師葉公應　召北上龍神前驅引泉脉反石尤隨叩響荅其事甚異豈爲紗籠中人役役應爾哉蓋公弼亮三朝親扶日轂而茲之再踐師垣所爲領袖正定廟謨致吾君於堯舜者神已先見之宜其效



靈若此可以爲世道慶矣舟行時金廣文在坐見柁樓之下有蜿蜒盤旋與絕流而度泝風而迎者凡三皆神之化身也紀文所未列屬余記之碑陰遂爲之記

西湖建　關帝殿碑記

西湖列刹相望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岳鄂王于忠肅祠與關神而三爾甲寅秋

神宗皇帝夢感

聖母中夜傳　詔封神爲伏魔帝君易兜鍪而衮冕易大纛而九旒五帝同尊萬靈受職視操懿莽温偶姦大物生稱賊臣死墮下鬼何啻天淵顧舊祠卑隘不稱　詔書播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



鼎新時惟導首得孤山寺故址度材槩土勤垣墉莊像設先後三載而落成中丞子文學嘉會謂余實倡議且曾爲文以詑施故屬余記之余攷孤山寺始名永福寺唐長慶四年有僧刻法華經於石壁會元微之以守越州道出杭而杭守白樂天爲作記有九諸侯率錢助工其盛如此成毀有數金石可磨越數百年而祠帝君以釋典言之則舊祠非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而今祠非所謂現帝釋身

者耶至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與法華一大事之旨何異也彼謂忠臣義士猶待坐蒲團修觀行而後了生死者妄矣然則石壁巋然而不經劫火劫也頃者西川殘叛神爲助力事達　宸聰非同語悼惟遂西黠虜尚緩天誅帝君能報曹而有不報神宗者乎左挾鄂王右挾太保驅雷部擲火鈴昭陵之鐵馬嘶風蔣山之塑兵濡露蕩魔皆如蜀



奐先是金中丞撫閩藉神之告屢殲倭夷上功顯府故建祠之費視泉差鉅蓋有夙願云

總漕大司徒陳公去思碑記

郃陽陳公　予告歸二載矣海內惜公之去而淮陰士民懷德日深若藩臬若守令逮事公者謂公不矜不伐膚功爍懿恥自標炫顧老成舉動宜爲後法彼夫紀於旂常勒於鼎釜者中朝事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士民事也吾儕久庇神宇罔不祇師言當茲論定緬想儀刑非託之金石曷以揚公之休問於永永於是走使海邑授簡野史昌



不佞念公爲吾郡司理側已受國士知何敢以不文辭國家兩都並建以金陵爲豐鎬而綰轂南北天下咽喉淮陽爲重挽漕之役雖司徒專職然賜履之外提七省大吏之衡牙蘖之間屹建威消萌之勢牲卣薦於橋陵璧馬沈於瓠子六官之事無所不統文武之用難於具宜公潔己奉公正身率屬山陽令所按次若斥有司侈供張者汰冗員浮食者蠲關市間架橫征者禁將迎濫輿賜者懲質

來輕出重人子錢家佐取息者除運木煩里族者誅妖僧畧子女者治津梁病涉者新學宮敝陋者置學田賑子衿者簡諸營帥脆堉者嚴游徼備非常者練魚麗習水戰者防水部乾沒造艦估者禁漕卒受粟溢額者省防河渠隄之繇公帑而勞民者夫非經國之訏謨保釐之實政耶雖然公所爲默謂元氣稍純德不二心之臣者不在此也



主上御㝢以來士風朝論大抵十年一變至於今而畸重之權必趨之勢益可覩已無論庶官隨俗轉化即黃髮壽耇誰能不波公之始鎮淮也當攺革之會天下屬耳目觀意嚮藉令眘宇間稍有衡氣即願奉指壇者何限乃公雅意自以身爲大臣當挽已倒之瀾還旣雕之璞矯厲天子平康正直之治豈其驚奮以示異養交以收名巧宦於末路哉落落穆穆內剛外溫丁公之竿牘不走於長安元凱之問遺絕迹於當路於品流則有哆卜春秋

投足輕重而若弗聞也者於時苟則有菀枯異營南北分部而若弗聞也者雖靜躁濃淡險夷侈儉煩簡之間無一不可以見公要以有攸絃無攸乎公本自靜本自淡本自夷本自儉本自簡率其四十餘年敭歷中外之大常而已先自樂浪之役淮右大募兵故增餉以犨萬計島寇旣平郡邑賦額已無復養兵之科會有言前幕府脂膏其中且不貲者公具實條奏謂與時背不顧也夫李贊皇王



沂公之相業當時所避乃贊皇以周秦行紀薄奇章於險世譏其褊沂公以山陵逐丁謂雖距脫足快識者猶以爲正中之譎當是時微公執議不阿幾傷國體公豈徒以包荒爲忠厚哉則正直之發舒而爲世道慮者不小也蓋咎繇論九德總之有常周公論三宅曰常伯常任天有常覆地有常載日月有常照四時有常行幬幪維風之大臣有常度公以之矣此則於言撫言溥之外覘公之微而

可以表百僚照來禩者乎儻以質之諸君子足副

謀野之意否公名鷹辛未進士祁陽人



清江主政龍洨傾公去思碑記

今

皇帝綜核吏治六官之屬分司海內典錢穀關市

將作之事者有　部臺察得非時列狀以聞自余

在　陪京見所在封章幾無完帙而淮南水部龍

洨傾公官評哀然爲天下最茲進秩望郎還朝行

矣彼都人士懷公德政乞余爲記昭示後來與清

淮俱永亦猶金石錄所傳漢時使君碑遺意也其



言曰淮南歲轉粟四百萬石以供天府艨衝巨艦

魚鱗雜遝自淮入河帆檣如織而繕治之役領諸

水部是漕輓爲　國家之咽喉而舳艫又爲漕輓

之命脉水部得其人爲濟川之舟楫非其人爲江

海之漏卮厥寄重矣公始事當黔巫用兵川途爲

梗楚蜀巨材採辦不易公先期命官朱提四出於

是木商響應楩柟杞梓蔽江而下以副所須鮮有

操其急而糜水衡如往事者公之利用豫也署富

孔道城有狐社有鼠憑藉爲姦良民善士疾首結舌公廉得渠魁或寘之重典或揭之通衢彰癉既明人知改步淮之民靡弗安於衽席者公之利用斷也工作之弊日引月長厰役侵牟工師束手自人之欺非一官所稽百年之資非一朝所破運艘之易敗運卒之途窮莫不蹶之公乃親爲簡察詳立科條工無曠材軍鮮剋肉竟公在事波臣不警者公之利用勤也公嘗自言桑大夫之心計析於



秋毫用之筭商則誠昔而用之𠑺姦良有裨於國劉士安之出納專任士人吾無徵辟之權而率作勸相使胥吏之流有士人之行或庶幾焉若木屑竹頭其細已甚吾師其意木牛流馬其奇已甚吾寘諸庸職思其居在考工記一篇耳語既余進而謂之曰若等既知公矣亦知公建功集事所繇乎蓋國有六職而工居其一吏有六計而廉爲之冠吾視公冲然穆然居心若水潔行如雪其視處脂

膏飭簠簋直日用細故而不自以爲奇節者故廉以生威而蠹弊剔姦無施不效即進而推九流之衡所謂清通簡要以潤政而措之裕如也奚止虞典之稱若工乎公嘗以劼据多暇與學談經都人士蒸蒸服其德教故稱述特備云

官氏墓田記

楚黃閒稱西陵官太公長者其爲配程恭人卜宅兆也地輿豪家接豪家以爲市操之急太公頗軟語發其欲言谿湍谿言壑湍壑終不爲虞芮爭雖萬石君處此不是過也及長公東鮮奉常益成太公之志廣墓田爲如千畝曰將令子孫藉其歲入以修墓云爾乃不佞昌察其意念爲修墓也與哉蓋形家之有四獸猶兵家之有四翼而其說皆肪



於黃帝曰要在中央用在四方墓田者墓之翼也楚黃山川與齊魯秦晉異多平疇易地坡陀相屬溝塍相錯無重岡複嶂以關之儻深松茂柏之外即爲隣壤雖未必有牽牛蹊人田帶劍上吾丘者乎而此亦一若堂彼亦一若堂此亦一若封彼亦一若封即欲禁之烏得而禁詎不然而犂鋤伐木之聲接於耳非所以肅廟貌也穿渠鑿沼之役與於後非所以護地脉也蓋圭田之賜循五十畝而況人子得自致於親者乎韓淮陰布衣時爲母行營高敞令其旁可置萬家其治兵之略已見於此而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心治第彼爲漢諸陵一坏廣墓田者耶故克儉於家不爲象設而有備無患孝子之慮遠也當東鮮給事兵垣與遼事會所條上方畧數千言動中肯綮藉令一一見之施行庶幾守在四夷者語不云乎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余謂東鮮之廣墓田非僅爲修墓者以此若乃



東鮮厚德在維桑許謨在廟社所爲衍梧檟之澤而煥泉臺之光者雖息壤不足爲其廣雲夢不足爲其廣也此之爲田復何畛畔之有官氏子孫其世守之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神宗朝歲在己丑吾師許文穆公典南宮試事所舉會稽陶望齡華亭某昌昌劉門寧三人皆以天下士相許復以生死交相託比公還政則陶子以兕觥大斗修祝哽之儀劉子以白馬素車赴執紼之會至於先師兆域諸子掌指二子皆未及見其大全也某昌年頗半百義激在三念曲阜之材必分植於㦸力延陵之劍當討諾於九原相此冢山寔惟龍顙川原繚繞嶺嶠周遮行塋之高敞可容萬家佳城之鬱葱能礙白日信龍迴虎俯暗合青囊天作地藏無論石窌者矣公之諸子季履中舍輩以為是役也

天子給秘器以寵之命皇華以光之雖蒐裘之卜經始於逵生而連岡之崇焜燿於繁錫豈以墓祭非古恐令野處無祠將秬鬯二卣委君祭於草莽生芻一束問賓至於水濱必於樂哉丘也別起福庭則寬兮歸來儼依華屋蕭家師儉何取烏斯革而翬斯飛宋玉招魂可無蘭為橑而桂為宇若堂封若斧封出自森森之柏迎神曲送神曲鐫於翼翼之廡豈惟孝子慈孫進酺糒乎有所凡使門生故吏薦蘋芷而知歸矣或曰此地西望軒皇鑄鼎之區東連許祖煉丹之窟公與宜乎同姓將因應願再來否則殿室驂儛何以騎箕乘尾隋山羽翼終然訪石尋松斯墓為蛻骨之仙都斯祠即妥靈之真宅清明火冷匝酉家之殺牛華表月明下[illegible]城之化鶴吾師乎吾師乎可久為賢人之大業不朽則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歙西莘墟重修許宜人祖母墓記

歙有永清吳公仕於正統之朝土木之變于忠肅爲少司馬公爲職方郎條畫備邊十事于公多所採納也先入關時忠肅以大司馬督陣公進少司馬居中調度當是時內外倚重惟于公一人而于公所同心謀議亦惟公一人事定之後公引疾歸介之推不居還國之賞張留侯不與鍾室之謀勇退之節先幾之智列之名臣無愧也而實録不爲



立傳尚論者有餘慨焉公九世孫模結集制誥碑碣贈輓諸篇皐然具備而後司馬公以勞定國之槩較若列眉國史之挂漏有賴於家乘之補苴者若此司馬公少孤撫育教廸以克成立許宜人力也宜人歿司馬以兵部郎主事宅憂忽感異夢得葬地於金墩橋萬家之行營不煩墨食雙鵠之宅兆若有神謀雲氣攸鍾吉祥至止華轂朱輪重賢疊出吳氏之昌不偶然也而[illegible]百年來漸改舊觀

飲河滿腹窮委則希倚樹息陰芘根有幾模感而嘆曰我吳之所不足者豈財也哉而恐使發祥土一坏付於不可知之何人也敬告族屬率錢甃治封以文石繚以周垣拓田貯享春秋用缺足役也庶幾曾參追遠之思有合於郭璞乘生之義矣模猶遜不自功曰此特匠事耳何足以揚先世之徽音於無數模嘗聞之朝制少司馬之母歿當奉廻鸞之誥塟當給水衡之錢而隧道之碑不稱淑人猶



稱宜人者則以司馬公蚤辭榮祿未奏滿書束於制也必也徵如椽之筆抒色絲之章勒之貞珉大書深刻俾瞻拜墓下者恍然見女宗之範如新則國史之所遺者既託於家乘朝典之所遺者復託於太史以有補矣豈非司馬公下泉之厚幸與蓋模之有望於余者如此模博雅工詞翰將振青雲之業以符鳳飛之占於修墓見一班矣不辭而爲之記

碑銘

嵩山少林寺賜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

代禪師道公碑銘

佛者凡夫之覺者也凡夫以不覺故身口意爲三業佛以覺故在身爲律在口爲經在意爲禪禪之於佛近矣而不足以傳佛之心若夫震旦之少林其西竺之靈山乎故海內之名藍淨刹曰律寺曰講寺曰禪寺而少林得稱祖庭其高僧尊宿曰律



師曰法師曰禪師而少林得稱宗師雖世諦流布乎亦非諸方所敢望矣其祖達摩而宗曹洞何也蓋自藥山雲巖以寶鏡三昧羽翼別傳而价寂二公立爲五位君臣正偏回互之旨開無門之門施出楔之楔所以提綱宗揀魔異者視諸家爲獨密故五宗皆法王也而周遍其曆時惟曹洞亦猶魯秉周禮也宗則言路絕矣其舉揚頌古若宇寶圓悟天童投子之評唱又何也契經不云乎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良以情封則捧喝皆接響見聲則回互無停機上士以言契同下士以言憤悱故頌古非洞宗也而洞宗寄也吁初祖懸絲之記亦可念也已自唐以來代代推一人主持法席二十五代爲幻休休公得法子以百數道公爲最休公沒諸龍象衆欲以事休公者事之公固讓不敢應浮沉雲水者十有四年法堂草深宗徒山散於是登封令請於宗伯衙故事署公住持少林時則



皇帝萬曆壬辰之十月也師自領衆以來十有七載戒行水潔機辯泉流或升堂普說或入室小參莫不摧彼疑城登之覺岸明鏡屢照而不疲洪鐘待扣而輒應典刑卓爾清規肅然作賓王家名動京闕於是有貝葉之藏五銖之衣精鏐出於尚方經功傳於中使瓔珞供養金湯護持因以續諸祖之慧命亦以廣

聖主之福田者矣師雖心冥一乘而行崇六度諸

所檀施斥修漏因其存也有幻出之寶坊其游也有隨身之香積頃者飛錫山海瞻日雲雷欲得人而傳衣乃處陰以息影曰吾將而壁老矣少林之開堂必有記師之上足仁林等屬不佞爲記之憶師昔爲休公謁故宮保陸文定公時不佞昌與徵士陳繼儒皆締蓮社之友徵偈亭之義二十年心許今始酬因爲師名正道字無言洪都嶽建胡氏子父永泰母楊氏初祝髮於上藍寺璘和尚年二



十從知休禪師受禪那大旨居南嶽淨瓶崖不甚契乃謁遜菴於樹屏聽法東巖大方受戒於無盡徧參諸方至少林而得法於幻公幻公陞座問如何洞上家風幻公曰月下三花樹風前雙桂枝又問和尚還別有麼門惟此一事實師於言下大悟即呈偈曰雲卅岑頂月鎖幽巖木人撫掌石女舒顏休公印可贊之以偈並許爲人天師云系之銘曰

嵩高少室天地之中大乘氣象鬱鬱葱葱破顏末會而壁真風祖佛非殊惟變乃通(其一)般若無知靈光不昧如清涼池如大火聚直下便是擬向即背奇哉衆生具如來慧(其二)五家宗旨如世畫師虛空可拈丹青不施泥牛月吼木馬風嘶不居空劫不落今時(其三)爰有道公僧中之杰傳涅槃心吐廣長舌雙桂開敷三花屹嵲一代時教永存珉碣(其四)

八林引

參軍莫星卿之纂八林也予史十七併調十三家絃操緵頗存志惟之言提要鈎玄亦庶非聖之誡可謂斵輪妙手秘㤝深心且秩同貝葉字比蠅頭散爲精騎之三千攝入魚腸之一七雖金題玉躞時爲書蠹之遊而錦軸牙籤無取汗牛之重昔鄴侯之架已富鮮克隨身衛公之珠誠希何分餘照



詎若須彌芥納函谷丸封十年讀書弗如三篋古而無害若斯編者哉君爲吾師方伯中江公之從子憶當舞象之時已有亡羊之癖薄游巳後夙好彌敦今且胷腹笥以出彊卷書方於行橐綠水芙蓉之標將依儉府山色秋光之句見賞爭崖豈不稱俊逸之參軍嗣風流於方伯也哉

詞林海錯引

揚子雲黃書觀大意至其師林閭受輶軒記作方言率單詞耳無甚鉅麗者而弟子侯巴從之學古文奇字將所謂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乎蘇子瞻掊擊選學乃所至携說文以自隨古之文人固有富於萬言儉於隻字者既博且精蓋其難也余友夏茂卿孝廉隱居昆山不屑仕進事親之暇業在雕蟲囊魚之間平生著書更僕不數至詞林海



錯殺青既竟而余紀茂卿之難窮也蓋其所蒐採不必併書奇字委宛之所藏蒼頡之所播惟古今文人之所承用者或沿流而未遡其始或傳訛而未正其讀或互見而未歸於一或後起而可化爲新或探顧而索隱或本隱以之顯皆旁通曲暢劃然折衷若禹鼎之照幽若姬車之指路若見說之解結若由基之貫楊若中郎識音於在爨若蒲元辨水於一瓶非夫漁獵四庫陶鑄萬有者孰能爲

之乎夫海陸碎事也玉海也皆以海名茂卿之卷軸不若二書之多獨以雅勝猥以斷勝疑直掩前美乃猶遜而比於海錯若日八珍屬厭更進小鮮云爾而不知茂卿之所爲遜一世而譬書者蓋嘗涉歸墟泏弱水歷沃焦寮宷濡足於浮天浴日之觀而後得此以理人之腹也亦苦心矣方内有子雲必能賞之



## 徐九玉詩稿引

吾鄉徐文貞公弱冠登朝即具老人服大人相遺世皇制禮作樂不修景雲神龍賡歌應制之事公以全力用之經國所論詩不輕元白不重王李若沾沾焉分別開元大曆長慶云者公以爲少年狡獪語無當也公之從孫九玉神清筆鋭激昂青雲不難蚤貴以光世澤顧其詩旨獨抗子桓大業之說詘子雲雕蟲之論常恐名場角逐一旦爲時所忌何暇遁習者門不知窮工極巧先據詞苑之上游徐遐祖家之故物若文貞所云狡獪變化者正九玉之所苦心刻意欲登峯而造極者也以彼才情日引月長未知所止但以今之篤響亮節洋洋纚纚爲足盡九玉者未謂知言余但拈其善學文貞者如此

毛司理詩冊引

郡司理毛公政成五載聲徹九重謁帝有期登仙匪異郡伯張公馳熊軾於谷陽歌驪駒於祖道嚶其鳴矣共悵出谷之聲偏其反而已戀茇棠之蔭雖寵叶弓旌不泥吏夫之汩而誼敦淡水雖分盍友之襟爰率同官共裁贈什青雲直上臨岐路以彈冠皓首爲期願前途之努力所謂文生於情詩可以怨者也於戲纓緌論交揭日月於肝膽嚶于



楷唱吐錦綉之心腸故可上叶國風亦可進登郡乘者矣題曰青雲首路以弁之

發霞十草引

作者雖並尊兩司馬而修詞之家以文圖爲宗極觀其驅役萬象濡發鬃褋體成經緯考中宮商信雕蟲之濫觴爲月露之先尊自漢至唐脉絡不斷叢其勝會選學具存昌黎以經爲文眉山以子爲文近時喆匠王元美而下以史爲文於是詩賦之外選學幾廢蓋龍門登壇而相如避舍矣唐宋無論今之學古者得失之際亦畧可言大都以



摹寫爲神情以蒼莽爲骨力雖大雅可追而流易成習取材偏窄無狐裘千腋之資術徑坦夷豈玉業三年之力以兩漢則其名甚高以六朝則其功甚鉅故北地藏山借勉之爲玄晏弇州懸幟事皇甫爲靈光寥寥藝林莫爲嗣響矣杜日章西歷名將累著戰功江左清標獨勤夢想節俠動於哀中言語妙於天下登山臨水之什變屬風霞談空剖玄之章咳吐珠玉腹笥所貯左右取而不窮文心

所科縱横求而輙合少陵所云語精文選理者歟
與妙有家風鬱爲國寶今之所鋟十卷是巳異時
横門授鉞大漠犁庭燕然勒銘寄倩筆於班固出
師作頌終競爽於孝山苐其精詣性命塵視功名
此何足爲杜生顯也則不佞愧矣



陶世名言引

經史註疏百餘家若鄭康成之毛詩杜元凱之左
傳旣精且博千載競爽者也康成白顯門耳征南
之勛藏在盟府跡其開歷非鎮撫襄漢則折衝吳
服餘日寄幾而能専精一先生之言使顯門名家
不能傲之以所不知多開建事厥功懋焉不虛矣
彼有云丈夫擁書千卷何假南面百城者抑何驕
語不倫耶大中丞高公今之文武爲憲者自乘驄



而専鉞垂三十年其忠孝大節開濟訏謨富有日
新若稟成範茲讀其陶世一編而知公之建豎有
本也蓋公於書無所不讀亦未嘗一日廢讀迺其
自曰始於繕性終於覺人學如是足術矣故其
所褎采皆生平得力之語與前人已效之方義比
常絃用同菽粟狐裘千腋雞跖百餘高提尚友之
衡臚列照今之鏡所謂陰陽爲炭造化爲坯於以
陶冶一世何有耶夫左之艶杜之癖談經者不無

異辭顧其言已立於學宮炳汗青而陶陵谷雖峴首之石萬潭之碑未能過也矧乎囊括四部刊落多岐取材甚宏義例甚正而又證以嘿成之模挾以勛勤之畧有翼此書而傳後者非不朽盛事耶公方表正臺紳嘉猷入告儻呈 乙覽宜付史館嘉與有位祇服師言世道賴之矣不佞昌無能識公之大惟於恬退隱逸者犁然會心公實陶我敢志鴻寶之睨敬題末簡



顧仲方山水歌引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托形以傳世遠則托聲以傳耳曹弗興衞協輩妙迹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在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吾郡顧中



舍仲方以詩畫馳聲東南嘗供事 內殿奉 詔犒戎塞垣海內士大夫踵門求畫不忍言幣交或退而作詩以酬贈能言之家後先賡倡靡有遺者於是君年七十矣嘗謂人曰吾老不能宦游貧不能奉客惟腕中有元季大家鬼篋中有當世高人韻士贈言吾豈憂身後名哉嗟乎此君之所以傳其畫者也雖然畫何足以重君乎哉君蚤年承先世之業是時翩翩公子無弗裘馬聲伎爲豪舉者

君獨湛精雅道孝謹自將於里俗游隋之習泊如也晚年田廬漸廢屏居郊園風流得意之事見謂都畫而翰墨會心居然潇遂無負於海内之知仲方者是皆可以傳獨畫傳乎哉夫詩與畫皆謂之史君所著有詩史茲山水歌行世又有畫史矣君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吴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以余知畫故屬余言弁之首



# 汪然明綺集引

汪然明爲西湖寓公主盟風雅鄭莊之驛不虚太丘之道甚廣勝流韻士之外間有魚玄機薛洪度一二輩亦入游籍故稱詩以綺名客有評者曰陶元亮閑情一賦昭明惜之王介甫軒輊李杜謂李詩涉半酒色然明非有童心本無惑溺而若自見其瑕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聞蘇子瞻之守杭乎夫其深入禪悦得無礙慧忠義直節鐵心石腸而周韶龍靚手録其詩時多艷曲公豈不能爲莊語耶海納細流量也磁石吸鐵類也淤泥之中能瓪蓮花藻也當門之蘭蕿如頭目激也且夫晁而稚孰與髯而慧我爲匿瑕而使人匿彩恐人也憐才者之所不敢出也知此者可與言然明之綺矣吾懼詩者以綺知然明而以奩比紅之綺同類而益稱之也故爲之解嘲如此若其詩之色澤高華旨趣雋永余友陳仲醇黄貞甫論之詳矣

## 錢象先荆南集引

余往與平原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陂陁紆複洞壑忽開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江先呑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之吾知樊川之所謂江涵秋影者耳大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



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靜如練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尋常語哉以其取境盡也友人錢象先豪於才湛於思當今作者未見其比比曾游楚篇什彙然括之曰荆南集荆南不盡楚之槪故也荆南集亦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與馮元敏灼然謂其必傳蓋元敏嘗官荆南余亦持節至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盡余兩人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詩象先能詩又好游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州有九岳有五者旁而之於大荒遐逖之鄉謝靈運李太白諸公所未登涉未題咏之處而皆被以奇音雋響如荆南集之詩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象先深於禪若夫溪非聲山非色丈室而函大千剎那而再撫華藏海之外者余方習游焉而



不知象先能佐余以詩否也

陳懿卜古印選引

莊子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蓋古之作者於寂寥短章未常以高文大册施之雖不離於宗亦各言其體也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讃自爲一法其書牋記尺牘又自爲一法故評書者比之於龍何獨右軍㡻婁石鼓之旁出而爲鍾鼎嶧山鴻都之旁出而爲闘印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勢險節短晉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近代惟



豐考功悟此三昧余友陳懿卜得法於考功而取材於顧御醫項太學藏印纍纍之家覃思篆古二十年而彙爲印選若干卷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支犂然具矣令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不以爲枕中之秘也夫先是吾郡有印藪行於世懿卜所裒定視之不及半然彼若蛇足而此如鬼臉於是乎知懿卜之具眼云

晴墅閘水詩引

陸子之有晴墅也開三盃徑擁百尺樓芰蓋經過荃橈來往豈惟背山臨水修遊子之忘歸抑且挾藻摛辭掞褁卿而標勝若乃芝房菌閣撫雲月以蔽虧奇石珍花助烟霞之絢麗斯素封之偏饒非畸人之匹敵也雖然使淵明之秫田無秋仲長之場圃鮮稷將牢醴不設乾餱以愆漫謂泌可樂饑手能泚漿是使主人孤詠於一丘而勝侶共違於



十日矣遡者天不降康雨乃狂若河魚大上再勤太史之書螺蟹宜禾不厭野人之祝陸子雖食乎清而游乎清安能以荒之玉而爲豐之玉吾聞何尹之訪袁安蓋因臥雪子輿之勞桑户亦爲愁霖茲張太史諸君子閘水之詩所爲作乎陸子曰士貧非病詩窮乃工幸研閘之未虛豈瓊瑤之不報應臻空谷響遏行雲積成篇章動盈卷帙於戲抑角而歌碩鼠何寗戚之難諧鼓琴以試遊魚知鍾

期之匪遠讀此集者可以論畸墅賓主之際矣



林褎齋五十詩冊引

褎齋先生家承金馬才擅雕龍塤箎玉樹衛叔寶之神情于將莫邪李太和之骨幹弓裘克紹叢蘭見奇結綬登　朝靡施弗效簸官郡府並貫近於鳳池展采秋卿紗籠籍於鳩署判如山而不動門若水以俱清賦登高則楚國大夫文無害乃漢庭老吏馳其熊軾遊矣龍城公就路岳開吮馭甚壯法律與詩書並用風霜將雨露兼施叅月之間頌聲大作九萬里扶搖直上二千石守長最良猶歟休矣惟是黃次公報政之年正平津相遇主之歲攬揆初度脇天一方長公長明殷念壽祺有懷明發望粵嶺雲恨無仙家縮地之術托羅浮鴈且附詩人如月之篇庶諸長者瀾翻綵筆可代綵衣而家叔君唸咏瑣章如親瑣側一聽足音於空谷即解羇思於外鄉何須旬滿充霞砂便是華亭鳴和鶴不辭下里用侑大椿云

容臺集　卷四　引　四十三

## 唐大來詩引

往余之承乏成均也海内子衿以 登極恩升於國學者鱗集館下九百餘人余下數日國子先生試多士不獨以帖括將以不朽盛事經國大業有能爲破虜露布帝京篇前出塞後出塞詩者以非時見或謂余曰子之所求於士者左矣唐以詩賦取士士各持行卷游大人彼一時也我 國家功令則異於是士子所爲含毫損神輟篇驚夢者惟



帖括專精靡他直芥拾青紫耳無柰所謂不朽道何也余應之曰固也子安得以偏長限天下士且明經而上不有宏詞選乎患才不能近力不能兼耳即能何故置之蓋余拈 如是居久之未有應者余既奉 旨求遺書事竣還里而滇中太學唐大來自輦下至以其詩爲贄讀其詩溫淳典雅不必藏帝京而有四傑之藻不必賦前後出塞而有少陵之法余所求之六館而不得者此其人也夫

滇之談藝自張愈光破荒百年來浸以盛雖豪酋洞土皆捧書萬卷茸其象戰鳥言之俗而事柔翰械書走幣遠交畛域之外其風尚如此大來覽游萬里覩國之光與中原才子並驅爭路又得代興之鉅公如雲杜者助其羽翅藉其詞壇不減青緗雖然吾聞大來乃祖乃父皆以鴻漸之資困於一第將無所學非所用而兼才之難乎則吾願大來以吟詠之間不廢公車言如車雙輪如鳥雙翼極



其才情之所如以收名定價無俾承明著作之庭謂滇無人焉即身爲公而慙卿慙長庸何傷夫言豈一端而已大來謂何

容臺文集卷之四 終

門人 徐士坊 許經 閲

## 論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 愛惜人才爲社稷計　丁酉江西程

君子欲人主重士而以人主之所尤重者予士則亦惟是重士之道當講也天子者勢至尊權至重也而不得以之震士者何哉八荒之內義莫不爲臣升沈爲雲泥用置爲虎鼠夫是之謂主權萬乘



之主之社稷得焉而泰山失焉而累卵得焉而磐石而覆盂失焉而一髮引千鈞朽索馭六馬夫是之謂士權天子之權無所不震然世不乏枯槁之士則其權窮世亦不乏色舉之士則其權又窮而士之權不過夫驚社稷之主莫有窮也縱士驚爵祿君可擲社稷乎惟能重士而兩權者皆歸之人主矣劉元城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言重士也雖然難以比誼於淳古矣古之說曰立天子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官天下者無論已以周之十世也而周公營洛曰使有德者易以興焉無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於天下而不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擁天下而爲一人之私私一家之私業一姓之私傳惟社稷之知而已矣雖然太上無私太下不及私彼中主者獨幸其以社稷爲一人之私利也凡人之情計其身者固工也



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家之私業也凡人之情計其家者固完也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姓之私傳也凡人之情計其子孫者固遠也要以無所不計而若之何專以人才當之有故矣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守在四夷者乃可以保四海安在天下者乃可以保社稷而安天下非獨遊之能又非庸衆之任又非一士之力必望之四海九州之才士故也義之臣汲則朝廷不傾輔拂之士信則君逝不遠

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覊焉不
喪社稷之所以有基無壞者衆才之以也才有常
乎崇長則盛矣茇爽則衰矣封植則榮矣摧殘則
萎矣振作則銳矣沮抑則鈍矣顧其上所愛惜何
如而世之不講於愛惜之道則已久矣蓋魯之相
公儀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而子思曰必潛之
智若魚鳥可耳區區爵祿何足以餌天下士而得
言愛惜乎哉今夫連城之璞斲則破焉必曰惜矣



又不以為琮璜為圭瓚而僅充珥佩環玦之用則
卞氏之泣有甚焉者重傷故也豫章之木干霄而
蔽日以為明堂之棟即翦伐何辭哉蓋至於榱桷
焉櫨欂焉而惜可知也已國於人材何以異此彼
沈淪者義榮謹河者名高公論鬱於上則必發於
下天下後世多有愛惜之者於才故無害也惟夫
撫悅之具賜賚之餘以役於士亦既儼然離蔬釋
蹻簦籍升朝不謂不用矣而人主者或代鳥飛或

逐馬走拘鳥獲之脅捲離婁之目使士之所欲効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倚錀九重叩閽萬里
牽於帷幄之制蔽於舒嚮之隔使士之所欲効於
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左挽右弱中內堅柴柵蝟
遷有轉石之艱蹶兌有嬰鱗之禍使士之所欲効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士於是時動則有債木當
路之阻靜則有抱火厝薪之憂進則無救時行道
之實處則有尸祿泮朝之譏將為國寶耶或致之



已曾不若懷而不售之為愛也將為國器耶或壞
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之為愛也將為國具耶或
摧之已曾不若韜而不用之為愛也此為士計最
病而況為社稷計哉是故知愛惜者召以千旄贄
以圭璧不為芬也而在於饑溺嗜善之誠光燀以
爟火釁以太牢不為厚也而在於誠行言聽之實
意萊宮而餉清廟而侑不為虔也而在於推心置
腹之開誠四境而擬九賓而見不為重也而在於

問兼聞知之推委倚之毗之尊之重之親之信之
成之遂之一以爲股肱一以爲羽翼一以爲師保
一以爲耆蔡一以爲干城一以爲肺腑有用必稱
其才有才必盡其用使天下之士精白一心展布
四體聲稱書於竹帛成績紀於太常安息而藩本
朝臥護而制敵國知如是乃謂之眞愛惜吾不暇
高論試言其近者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而罷
役左右曰怨歸於君矣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匹



夫也而我舉之而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
之故有成其名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桓公之用
管仲也有司請事於公公曰以告仲父仲故能以
其君霸居高國之上而人不稱踰焉與之書社地
三百而富人不怨焉故有成其功以爲愛惜者此
類是也武帝之於汲黯也以位尊不如丞相以用
事不如御史大夫以貴寵不如大將軍青霍以無
見忠以直見憚自帝以下皆以敬見憚而淮南寢
謀矣淮南憚黯謀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
黯謀武帝重之也故有成其威望以爲愛惜者此
類是也斯豈愛臣太甚哉人臣無私行者曰斯謀
斯猷我后之德則皆社稷之光矣人臣無私功詩
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則皆社稷之勳矣人臣無
私成語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則皆社稷之衛矣
非善計其私者則不然彼公天下者不計身遺利
害矣公天下者不計家遺成敗矣公天下者不計



一姓遺興亡矣直爲天下得人耳而乃四門以招
之五服以章之一饋十起以賓之一沐三握以接
之一話一言以思之所以惜人才者不遺餘力而
此之私社稷者顧弁髦屑越輕天下士豈非宜深
計者反淺宜完計者反疎宜遠計者反近乎此之
謂不及私不及私者鑑在勝國之社矣雖然不獨
人主責也加在人才之自爲愛惜焉今夫世之小
人崇邪醜正懷鱗甲設機穽以壞天下人才爲事

者比比是也而所謂人才者又復自相疑忌伐異
黨同不幾於不奸人之隙而啓人主之厭薄也哉
悲之乎和宋之洛蜀其一時之士固多表表者而
皆以黨盡彼其初不能自計也而社稷之計亦荒
矣吾又曰愛惜人才所以爲人主社稷計



木晦於根

君子之養德也宜何如哉觀天之道而執其機焉
如是而已矣大學亦炙事尚論矣乃不門人而曰
天不曰天之理而曰天之機者何說也蓋人與天
地同宗與萬物同體而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者
嘗藏於無端之宅而運於不測之紀蟬逝相循環
而嘗虛其不用者以爲用是吾人涉世亦須臾不
能違者藉不能靜觀其機而執之將立於日損日



喪之塗而犯造物之所忌豈道之所載哉至是而
知天之未始不爲人用也請借木以終晦之說可
乎夫晦何妨也晝夜相推而晦生晦非明也然而
以育明也是代爲政者也而晦常爲明根焉不覩
之月乎當其自銳而弓自弓而鈎日就晦矣而說
者曰非晦也而出夾焉而生魄焉而皎然以輝晶
然以滿山河大地朗然以鑑焉是尚不爲明乎而
不知有明者自晦晦者不明者能明明則晦晦周

明之根也而何疑於木夫木者其位震其神勾芒其方東其色青天地之盛德氣也然商飈動而葉驚嚴霜飛而枝僵當是時意其剝落摧殘之餘生理幾何而容絲無春色矣然而其葉彌潤其根彌固其條彌振其根彌深未幾而暖以黍律吹以閶闔滚以甘雨勾者甲者萌者茁者昌者遂者忽而生雕忽而敷榮豫章之墟鄧林之野皆是物焉孰休息是孰閉藏是孰居無事翕聚而散是則豈非



木晦於根亦明於根之驗耶天地一木也太極一根也是故天地之生非其所以生而天地之殺乃所以晦其生天地之成非其所以成而天地之毀乃所以晦其成天地之長非其所以長而天地之消乃所以晦其長未有絕而不續未有退而不進未有伏而不發大而為元會運世之數小而為禍福機祥之變其端甚於杳茫朕兆之前而其用著於宇宙民物之賾精乎神乎化工不得此其何所

賴以雕刻衆形乎微乎微乎君子不得此其何所賴以挽頹遊世乎是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君子曰是戕吾根者也而收視返聽以晦之口吐能談馳門馬君子曰是披吾根者也而如愚若訥以晦之名與貴而飛聲不蹕而走君子曰是蝕吾根者也而逃虛混俗以晦之功業蓋世威畧震主君子曰是危吾根者也而遺榮讓善以晦之尚絅於錦懷玉以裼大白若辱深藏若虛寧為大樗無為



朝槿寧為散木無為文梓寧為龍門之枝無為漢南之柳寧為鬱澗之栢無為憑社之櫟寧避斤斧於深山無借先容於匠石凡以養晦也養晦故精嗇精嗇則有餘勇養晦故神守神守則有餘識養晦故氣完氣完則有餘量無為也無用也而無不為也無不用也之人也之德也鬼不得瞰其室神不得害其成五行不得拘其形陰陽不得尸其命不亦賁四時假于歲而不改柯易葉者哉此何以

故也天之機欲藏不欲泄欲謙不欲盈欲靜不欲動欲稚不欲壯欲訥不欲完欲辱不欲榮欲晦不欲巧深根固蒂養晦之道也君子不能違天而能執天之行君子不能踰天而能先天之變以明爲枝葉以晦爲根本以韜明爲真晦以用晦爲至明彼其日用飲食於斯而何往非生生之門乎不然雕玉以爲楮剪綵以爲花則小人的然眩然博流俗旦夕之觀而身名俱裂之道也茲木也君子謂



之重傷重傷之材無壽類矣吁其惟聖人乎蓋文王當紂之際外柔順內文明不顯其德不集其貌以晦道終始焉故曰文王得易之用吁其惟聖人乎朱子始以晦自志而及其遭僞學之禍也又能以遯自止吁若朱子則可謂斯文梁木矣

生子當置齊魯之鄉

夫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數動則天下不安爲支子者莫不有僥倖之心而思以姦天位其究也長爲社稷憂矣是故遠計之君必慎焉而其立子也必以長不以寵嬖公必以貴不以幹匹嫡其於太子也早教誠不使習便辟慎左右不使比宵人固其本也固其本則天子雖有愛子弟曾不得越次而求焉天下雖有強諸侯曾不得伺隙而動焉上



無悖叛之虞下無誅伐之患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置之得其道也而奚問所置之鄉乎武帝封燕王旦於燕帝春秋高燕王請入侍典宿衛帝怒曰生子當置齊魯之鄉亦左矣且帝何不反其本而思之乎帝自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建武中蚩尤竟天說者謂戾太子應之而生帝不深維國家之至計舉三代教子之法敎

之而爲之開博望使之習江充卒也巫蠱之禍流及青宮長安之兵弄自骨肉雖壺關之請不能早悟亦忍哉夫戾太子日在庭闈非有燕粵之隔也世及爲望非有躐進之謀也帝之儒臣滿朝非無齊魯之彥也然而不免焉非失之所置之鄉而失之所置之術也太子旣廢則其時覬望者不少帝也於五王之中擇其長者賢者立之以絕天下之私望可也又以望氣之故寵鉤弋以堯母之說寵



鉤弋之子而鉤弋子故髫也安得不生燕王心哉及燕王旣請宿衛欲端見矣帝誠討之或移之近國或傅之賢相雖曰衛之其實全之豈非置之安哉而畧不爲後慮至晏駕之後燕王與蓋主謀傾社稷不利孺子向非昭帝之明博陸之忠幾覆漢矣而燕王克以國除可謂善置乎我實養亂而咎燕之不齊魯何也夫使置子必出於齊魯然後可則鄭之雜東何以封桓伯晉之曲沃何以封叔虞

而所謂殽雍之險江漢之阻皆古之所疏其支庶而遺之奸雄以荐食上國者耶文昭武穆隣布四方齊魯何愛焉藉令齊必喜國田常奚而滅姜魯必樂邦子允奚而弒王而當時楚稱封豕吳則荊蠻子西季札胡爲乎來哉帝惟慮不及此故其於



本支之封裒之以分國於累世之侯除之以酎金至於矯枉過正魯無彊宗宣成以後興移外戚無藩王可以稱師者而文叔匡復起自徒步嗚呼漢如綫矣此則武帝之過也雖然漢之叛王大都出於淮南長沙吳楚間故賈生曰最強則最先反最弱則最後反而武帝欲以強國自王其子以弱列國俟此有所激哉褚少孫五王之冊炳焉成章豈不有見於置子哉至其弘奬之意惓惓齊魯則庶幾敦尚風軌矣

夜氣浩然之氣　館課

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愚以爲孟子尤深於易其所言夜氣浩然之氣者蓋易道也夫天與人一氣耳人之生也圓顱而方趾含陰而苞陽其形骸天地之氣也其心思神識天地之氣之靈者也心之與氣果且有二哉心之與氣本無二也而世之人蔽於形骸牿於嗜慾逐氣質之性而遂其天地之性於是立教者乃判爲形上形下之說若曰以心御氣者聖也以氣役心者凡也皆一時應機之說也惟大易則不然直以一陰一陽謂之道而已矣陰陽者氣也道者心也心不爲精氣不爲麤心非形上氣非形下此孟子言氣之宗旨也夫言氣矣而曰夜氣者何也曰此易之復卦也天地之氣至垢而純陰矣陰極而生陽靜極而復動至於七日來復而天地之心見焉在一歲則爲冬之至在一日則爲子之半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復



之象也此孟子言夜氣之宗旨也夫言氣而曰浩然者何也曰此易之乾卦也易之贊象也曰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蓋乾者涵一元而爲體包四德以施化運而不息健而有常何剛大如之而大人者主靜主極終日乾乾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所謂塞天地配道義渾然乾德也此孟子言浩然之氣之宗旨也雖然養浩然之氣者必始於養夜氣夜氣之養也或先時而迎之或後時而達之皆有易道焉其先夜氣而迎之也蓋取諸坤其後夜氣而達之也蓋取諸無妄何也陽之剝而坤也疑於無陽矣而安貞則吉故夜氣之未動也當有守靜無爲之功以翕聚而基發散也及夫陽之剝而復也比於當行矣而無妄則吉故夜氣之既動也當有察識擴充之功即工夫以還本體也此又孟子養氣之宗旨也乃所云夜氣者果可以晝夜論乎凡卒然而怵觸無心而

自動若乍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生者皆夜氣也故說易者曰復卦建始萌而又曰冬至不在子所謂三百六十爻爻爻皆扶陽抑陰義也此孟子言夜氣而又有善端之說蓋其所得於易之深者固如此

終不若文莊公言而有本又不涉學究糢糊套語



讀衛霍李廣傳 館課

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好任俠故其爲傳善寫晰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反覆見之大指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責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乃終身坎軻大小經七十戰會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歟此子長所爲寄慨而抑揚其詞也微文刺譏要在武帝矣雖然愚以此蓋見武帝之知人能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攸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illegible]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於見敵一試而不[illegible]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慎也彼衛青牧豎也去[illegible]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飛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輕捷四夷之[illegible]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譏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空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

也若曰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繇將畧則吾以爲將畧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爷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爲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習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爲賢衛霍獨否以故子長少之彼其進游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蓋有激云爾



荀楊大醇小疵 節課

韓子曰荀楊大醇小疵宋儒不許也而并以訾韓子之爽於鑑愚竊惑焉凡古之人窮一世而著書其取喻不敢自掩而以知言之權懸俟於千載之後吾從千載之後安坐而程品之亦當平其心考其世取其合道者以爲效而無刻核太甚徒以害成而已則韓子爲近之而宋人無乃過耶宋人所以詆荀楊者曰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老子爲可



取也是則不得稱醇矣抑韓子之所謂醇者固未深言之也韓子蓋闢佛老者也其說曰聖遠言湮異端蠭起隨俗柔化賢者不免焉有能宗法孔顏獄立砥柱勒成一家之言若揭日月而行者吾即以大醇與之如是而已矣荀子生橫議之世爲士者知有刑名不知有禮樂知有管商不知有仲尼子少知有秦楚之戰功不知有湯武之王道而荀子作書三十篇自勸學以及於堯問淡古許稱先

王縱横宛轉若其家事此豈有待而興者乎子雲雖承仲舒毛公之後儒術稍著然當時士大夫非困於訓詁之支離則溺於詞賦之驩悅未有深潜內照美厥靈根者而中篇起綸法言太玄以之吾不謂其彫蟲小技一變而契於上約守靜之旨也夫尚道之士代非乏人爾持論於義理大明之日者非難持論於邪正混淆之世者爲難承藥於師友記論之素者非難獨諳於淵源寡昧之世者爲



難二子者皆居其難者也其何以深排爲哉而就宋人之所排吾猶可爲二子原者何也古人之立言也達諸意後世之立言也匿諸理匿諸理者避駁以趨醇不示人以隙達諸意者則醇駁互見而不免於激揚之過其以性爲惡也是主修爲而過焉者也楊子不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乎其以禮爲僞也是主忠信而過焉者也史遷不稱其言以爲禮書乎其以老子爲可取也是主虛靜而過焉者也司馬君實不以之贊易乎則二子之言固如豫章之寸朽黃爐之點瑕要以醇者勝也若夫論性命論道德則濂洛之傳直接洙泗無俟苛責荀楊矣昔蘇子瞻論性以爲孟子言善荀子不得不出於性惡荀子言惡揚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皆起於相勝夫韓子以荀揚爲醇宋儒不得不以爲駁儒亦有相勝之意也夫

## 讀鹽鐵論頒後 館課

語曰梁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廢在以時消息之耳昔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絮繒於匈奴甘蒙手足倒懸之誚然夷性叵測邊陲歲苦侵軼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未得寧佚而臥也假令因循不已將吏之氣日消月靡其視與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慴石晉靖康之禍寧不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胄之說



不至於封狼居胥空漠南之庭不止也帝既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故而用桑孔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官山海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於佐縣官之急抑亦救時之用矣而文學渠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狙擊之所謂從旁議者與當局異見也豈通方之爲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虜懾夷之餘烈介子不煩一領甲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韓稽首巳見其端矣夫既巳釋於干戈則弁鹽鐵之利而散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貪此則識時務者所宜罔之而弘羊猶持其例說以抗文學吾不知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壽民爲殤子矣霍光之智固巳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慕揚武帝之失故借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榷一切報罷若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疆場之事或張或弛皆於其窮焉而識之則幾矣

評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錦洲

古之以言語事君者，各有本源，則其學術醇駁，不必盡同，要以殫智畢慮，考當世得失之林，審往古善敗之效，皆有獨是之見，劃然不易，而定於生平，而後矢為論列，鑿鑿乎哉，其神情氣韻，自有不可得而磨滅者，非若後世浮衍支離，連篇累牘，苟取辨於臨事而已。西京之疏，莫善於賈太傅之治安策，



而治安策之所從出者，新書也。新書雖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凡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皮日休讀其書，謂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蕩而雅，信所稱天下才者乎。然書之粹者，則治安策皆已備之矣。即有策之所未及者，如審微、容經、勸學、論誠、退讓諸篇，要亦為談理之典刑，然非適時之急務也。吾以是知新書者，賈子平生學術之淵源，而鼓揚淘汰，以為治安一策，所謂痛哭

流涕長太息者，其詞似激，其造事而據恫，則固非不疾而呻，不病而呻者也。賈生而下，其惟劉向乎。觀其外戚疏、昌陵疏，忠憤激烈，至使閒主心動，又取諷諫之意，摭集故實，為新序一書，而妹喜妲己之戒，勝理骨髓之戒，班班寓言，皆以感悟漢成，雖間有煩謬，如曾子固所譏，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為漢規鑒，則韓嬰而下勿論也。此賈太傅之流亞也。若夫陸賈之新語，愚則有不能



無疑者矣。賈蓋知士也，立談而尉佗面內，片語而平勃交歡，意其所為書，雖非粹然儒術，而縱橫捭闔，開發人意，必有洋洋灑灑，戰國之詞鋒者。今也其語駢而其氣薾，且多闕其字以文其贋，蓋齊梁間好事者，聞新語之名而妄為之耳。史稱高帝謂陸生曰，生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者何，我所以得天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今新語中自道基以（此系可疑）至思務十二篇，未嘗及此也。此曾何足以動帝之

聽者而輒奏輒稱善耶益子書之傲失多矣不獨新語而子書之僞如新語者又比比也豈新書新序之倫哉雖然士君子捴事闊疏則於三者何擇也有賈之略而當戒其疏有向之惑而當去其誕至於新語雖云贋哉而吾終不以非聖之書若墨子鬼谷者與同日而語何也爲其近於儒術也操此以往於獻納有裨矣



說

知命俟命立命說 館課

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箕疇其於吉凶禍極之故詳哉言之矣乃一切委之於理而不問有命之說何也皆爲立命者也然立命之道非可槩語而吉凶禍福之應又有參錯不齊而莫可究詰其孫來者則世之人以爲命竟不可信理竟不可憑而各挾其私智巧力以爲趨避之計孔孟有憂



之於是有知命俟命之論其以濟易範之窮乎且易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語曰珠玉在肆觀者不取兎在野衆競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如命彼其大塊爲冶陰陽爲爐同焉皆得雖爾寄移豐之非亭育之私嗇之非虔劉之志此分一定有鬼神之所無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於情欲則求勝於命外眩於感遇則求勝於命卒之命不可勝而徒役役然爲犯教傷義之人何益焉故聖人

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舉念不敢與命爭也然答之言知命者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法廸之以修身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於天一無所事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朕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陰陽為柄則有先天而天勿能違之者而豈為命



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為中人設也中人之吉凶禍福也必制於命而其趨善避惡之心與趨吉避凶之心嘗交戰於胸中惟以命之說覺之則其趨舍自審故聖人亦為之借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夭堯舜之子之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槩之若曰命之為權非但衆人不能挽雖聖人亦無所施

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命何也則安可不知其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言命者獨不制於命耶曰不然大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反凶為吉者也何嘗聽命也若大彭殤齊壽窮通等觀達者能之而况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生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



子轍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而使君相言命則堯之儆湯之禱尹之五就五去其為衡命者

墨禪軒說 寄吳周生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詞以爲古人之糟粕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眞跡具是三昧其鐫石鋟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旣從眞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倣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儓之誚方契斵輪之意余事此道五十餘年矣初於虞顏入已而學右軍學鍾太傅然有肖似蘭亭丙舍宣



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爲跖唐人之上三五年間游學就李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昔香嚴在溈山會下參父母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僧正余爾時境界也金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官邸收藏鑒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外日有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黃庭楊義和殷司空之西昇經褚登善書楊侍御之絕交書王右軍書僧實館定爲李懷琳者誤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王司寇之太宗哀冊褚河南書米元章之西園雅集小楷楊凝式之韭花帖正書更僕不數皆得盤旋玩味稍有悟入還山以來捐其貲郭收一二種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雖不喜趙吳興書近有老廣文戴公自嶺表歸橐中貯吳興小楷內景經一卷數千言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



補其末絕類楊上眞乃吳興生平神品頗恨晩而獲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奈之何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黃山勝遊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勝之具新安江清淺見底舴艋順流至我谷水只數日間若與汪儒仲乘興一來觀玆眞跡所謂讀書十年不如一日請教主簿者也周生以爲何如

議

救荒弭盜議 閣試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為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嘯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為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



盜而又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饑災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倡亂之搆也使國家拊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磽為虐吳越江右連州接境際此荒沴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或挾其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逝鄉使之罔所蹤以作誠得綱紀之臣

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團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備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候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墾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乍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易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



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路張全義設屯將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為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効而況倚辦於天下之力何所求得故曰轉災為福者此也若夫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礦興議

禹謨曰六府孔修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五穀以爲賦五金以爲貢禹貢田賦與物貢並用故有惟金三品之文今則偏重於田賦而五金之開採有禁所謂六府者廢其一矣且夫禁之者將以用之也遼東金復海蓋皆礦之所自出且沒入於虜如齊盜揮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良世何且聚斂之術無一不用頗獨緘舌於開採以爲老成爲經



濟其故有二迂者恐蹈言利之名孱者恐釀首事之禍故明知其有益於救時而莫肯出頭承當耳記不云貨惡其棄於地乎大學言生之者衆凡可利於民者若茶若鹽無所不權皆謂之生而獨農畝爲生乎若夫礦徒之聚不能無爭則有礦之處必有守巡兩道所養之兵此兵者縱不能臨陣殺賊獨不能自衛於開採經月之間消弭其戎然之變乎且滇中行之二百餘年有司大吏之奉人無一不取於礦安在有首事之慮也大都謀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各從其所重所急以爲轉移如九邊互市其弊必至於廢弛備成積弱厥初議起羣臣動色相爭亦是長慮然行之六十年邊廷之坻保全育領蕃胥妻孥何啻萬萬則以新鄭江陵與蒲坂獨斷獨行不畏和戎之名不畏首事之禍所謂安社稷臣也否則如項者奴禍不知六十年中中幾何番矣軍無賞士不徉軍無財士不來計



國家歲入不過四百萬只一關門每歲六百萬尚安得有剩力餘資以募兵而求猛士余謂宜如岳武穆精擇背嵬五百轉相訓練得三四萬人長聚畿南呼吸相應以防奴酋之豨突京師安枕臥矣

或口子修國史於

神廟時滿朧礦稅者不習聞之乎余曰此時惟以營三殿爲詞端消是可緩可急之事曾如今者虜騎充斥郊畿震驚陵寢否曾以萬騎蹂躪我內地

破五縣擄一府如入無人之境否我師殺虜三頭
虜虜一莊縣以報虜所掠子女玉帛無萬數而我
師得其一領甲一隻箭將之奏牘舉朝賀捷笑破
人口如此否是則
皇上之赫斯怒討軍實蘇軾所謂天地鬼神諒其
有必不得已之實者也且事領於撫按不遣中使
不發閭閻正以為鞭撻奴酋之資又何至如歲歲
加派吸民膏血一方有急四面從之為土崩瓦解
之形乎試以吹入籌國者耳中或有省否



奏疏

議國計疏 節錄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
與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冢宰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用因而不知
國計之虛實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
司農條奏當今仍歲儉之餘謫恤之後一歲之入
不足以支半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衆孔
持籌不能鑿空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
者即存三年九年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
常一歲之用即搜括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
盡庚支累年之積以御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居強
半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必借財於水衡水衡告
罄矣其勢必借財於太僕太僕告罄矣其勢必借
財於內帑展轉數年而內帑亦盡矣則安所取乎
今關市之禁已至於無可復嚴矣厨傳之供已至

於無可復蓄矣。宗室之祿。已至於無可復薄矣。邊軍之餉。已至於無可復削矣。其所日前停止。而可人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衰世苟且之弊。亦惟開納為甚。非謂其發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謂其以朝廷爲外府也。大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兩本也。而開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於溝壑也。所謂債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於貪墨



乎償之。是以日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四海為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殿館而金吾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名色武官者。往往為輿以濫戍行之伍。縱狼養羊。計無左者。必也一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為生者也。上自簿領。下至州縣。文移。期會。詞訟。追呼。租

稅。徭。役。出納。紀合。凡伊[illegible][illegible]之事。關其手者。非賄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廢產。非盡縣官徭役使然也。大半盡於吏家矣。此其利亦以貲進。尤當責之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今以後。日減一日。勿今滋殖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也。夫內府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今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司農。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社鼠



難薰。路馬難齒。往往乘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十。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得無慮乎。此弊竇之當清者也。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市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嚮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

類日繁耕者窮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自古理財用人相爲表裏今吏治日敝徇名失實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掊拾麻麥而發征由者也假借一錢而費爲金者也不撫自外而爲虛擾者也發巧簿書而罔什上者也則有清謹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有血誠真意爲



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下牀凍餒其老弱銖寸以聚輾關以輸乃齎而歸之於夷虜歲幣不貲益數倍於初講之時至腹刻軍士之月糧以待其非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譏三邊帥臣之疏謂醜虜寔盟其形已成以羈度之大都止其歲幣則變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醜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空虛而歲幣之日增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今歲遼左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於戰獨不能堅壁清野擊其惰歸乎以歲幣之半助則養軍有事則將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自五十年其爲款市者二十餘年耳未見自餘年皆中虜也扁鵲之治病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湊理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今國之窮於虜不止湊理病矣什此不講而曰節儉何裨於事哉夫國計之急



在脊膂之近而迂闊無用之言豈足以救時乎顧國家之所以困者非一朝夕故也蘇其於迂闊無用之言一切弁髦之積漸至此耳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之議止此惟
聖明採擇

## 陳言時政疏 闕試

臣聞居盈而戒滿者聖主之慮也憂盛而危明者藎臣之忠也指瑕而摘釁者進言之節也紛思而採善者從諫之明也故下不以主聖而忘藥石之規上不以時治而忽狂瞽之論何也天下猶一身也治天下猶治身也善治身者不幸其今日之强健而常計其後之無衰善治天下者不幸其今日之治安而常計其後之無亂欲後之無衰必察於



和扁之言而調其斷雖飲食嗜欲之無所過差亦不厭其言之切而防之周也欲後之無亂必審於忠臣之論而察其萌雖政事紀綱之無所缺失亦不嫌其計之過而辭之激也竊見　陛下以神聖御極而又能信任忠賢緝熙聖學百度咸理四徼無驚誠亦已致治安之盛矣然　陛下春秋日茂聰明日廣正嗜慾發動之所基也故人臣之忠愛陛下者不以今日之已致者爲幸而以他日之所常保者爲憂何也難成而易敗者位也難勤而易怠者學也難約而易侈者心也難親而易疏者正人碩輔難疏而易昵者左右之便佞狎暱也故臣不敢槩摘天下之事而惟條其有關於聖學政治之本源者以獻惟　陛下思其難而采納之天下幸甚一曰嚴保身之戒夫　陛下臨御以來嗜欲未形天眞純固其保身可謂至矣然臣以爲是時聖母調護於內而輔臣翼贊於外今輔臣翊贊猶



昔而聖母之調護亦少疎矣然則　陛下之起居動息飲食嗜好其皆當理而無欲耶大臣不得而知也夫聖母既有所不見而大臣又有所不知則左右近昵之所以娛蕩而誘惑之者視前日必且倍矣惟願　陛下惕然常省凜然常思以此身爲天地宗社生靈之倚賴凡所以靡曼於耳目而娛悅於心

志者皆以爲迷心之鴆毒斲志之斧斤而日加脩
飾焉則萬壽無疆之本也一曰精講學之功夫
陛下臨御以來日御經筵日親講論其務學亦既
勤矣然臣以爲異時聖齡尚冲故但畧領其大旨
而無勞於問究今
聖心日益開朗則
聖學宜日益精密今 經筵日講之時大臣在列
講臣在前有所疑難而詢問乎否也有所自得於



心而訂證乎否也有以今日所行之政事與古帝
王所垂之訓典而參考乎否也是雖 陛下之生
知不惑而亦豈聖王好問好察之至乎伏願 陛
下於講筵既罷之後退 御後殿舉凡所講之經
若史一一而思繹之內以求諸心外以驗諸政而
又輪日講臣以備參問久之智慮益明義理益精
其益不少矣二曰務咨訪之實夫 陛下之於天
下至懸隔也所恃以熟知政務而練達民情者諸

輔臣之獻替耳侍講侍班畢事而退其他以非時
召見者無幾矣召見而從容促膝上罄其所欲陳
而下盡其所欲言者又無幾矣伏願取諸司章奏
置文華殿 陛下日御而日召輔臣而議之暇則
羣諮曲詢勞及閭閻稼穡之細隱無傷也其他若
九卿大臣 陛下之所使股肱樞要者也撫按藩
臬之長 陛下之所使廉察宣布者也或非時召
見以叩其職務之弛張或非時召對以審夫民情



之利病則不惟可以審察人材洞悉民故而亦且
以示神明於天下矣四曰防近習之蠧夫近習者
陛下之左右便嬖相與狎暱者也此輩忠實愛君
者常什一而蠱惑衒誘者常什九至於忠實愛君
而能導之以正者百無一二焉何也人君必有所
沉溺於內而此輩始得以恣肆於外也今 陛下
春秋日茂嗜欲漸形而又接見大臣之時少燕處
深宮之時多臣意左右近習必有先意導誘以幷

常可喜之事殊尤難得之物俚褻淫惑之言何閒
隙以求一中者矣伏願 陛下以閑靜娛其身以
寡欲娛其心以經術文史娛其神以行見正人樂
聞讜論娛其耳目則彼輩有窺伺之姦無緣以入
即入而
聖志亦無所遷矣五曰杜侈汰之萌夫 陛下以
儉德臨下十六年矣邇者費用漸廣取發漸多豈
聖心真加侈於前哉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人君



富有四海此猶銖兩之費耳且以為法所當用例
所常有故 陛下遂從而聽之也豈知大農之蓄
積皆郡國之租稅郡國之租稅皆生民之膏脂生
民之膏脂即國家之元氣窮州僻縣之民有以一
金一錢之逋負而典衣絕粒者
聖上弗知也有以十金百錢之逋負而賣妻鬻子
者 陛下弗知也有以[illegible]歲[illegible]歲之逋負而絕戶
以逃徙死於溝瀆者 陛下弗知也又有以逋負

日月之不時錙銖之欠缺而遂斃於撫楚之下者
陛下弗知也然則積而至鉅萬可知矣奈何以充
無名之賜而市無益之玩如此伏願 陛下特令
該部大臣條悉
祖宗經費之典內費歲幾何今所增加而宜汰者
幾何著爲定式而日加節儉焉則非惟天下生靈
之福而亦所以培國家之元氣也六曰絕神奸之
惑夫 陛下聖明之君也而又留心經史之訓寄



邇講讀之臣其於五帝三王之道必有所槩於心
矣夫何神奸之惑之有獨惟夫數年之間歲時多
所禱祠宮寺多所修造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此
爲 陛下祈壽爲生民祈福 陛下以爲實然而
聽之而在廷之臣亦以此名爲 陛下祈壽爲生
民祈福是以雖知其非而不可言耳臣以爲今日
雖未見其大害於政而其漸不可長也伏願 陛
下清心寡欲以養壽命之原廣下愛民以爲祈天

之本。節財薄斂。以造四海之福。諸凡祠構修造。悉從罷止。則皆臣所為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者。莫於 陛下見之矣。以上六事。皆 聖學之所關係。今日言之雖已見其端。而未必見其害矣。今不察則他日傷於德。而蠹於政。有不可言者

陛下倘能留意臣言。則 聖心益明。 聖志益定。

聖德益純。而天下之治。皆可不勞而舉矣。臣草野愚蒙。罔識忌諱。亦不勝惓惓忠愛之意耳。非敢自



昧抵觸。以干斧鉞之誅也。伏惟

聖明裁察。

## 報命疏

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 命乞休事天啓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 泰昌實錄修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衙藏邸報摘其未奉 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皆遣僧



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創見應天府例無工食而其書充棟就結為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傭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 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沈僎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為三百本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林院內閣宋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賚以私家作事不肯盡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道也但臣有一[illegible]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之

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　國本
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
為後事師者別為選擇訪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
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
下章奏請補缺官請撤內豎皆之所急章滿公車
者
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諫固尤有進於此
者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



外抑史之所重者竊恸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
係匪細故也今朝纂錄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
傳寂寥數行衮鉞斯在如
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
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
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
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
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

朝裒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執
陪京之日暦抒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
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奏資治通鑑受詔得自
辟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之佐前後十九年其
書始成
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為
濫况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
神祖作養之史材



皇上掄簡之髦士傾多逆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
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村忠所日幾幾
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
無矯飾乞　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
腹之民載堯天而小水矣

引年乞休疏

奏爲引年乞休以安愚分事臣聞無道壽者聖王所以禮賢也不能者止臣子所以自靖也臣年三十五歲中己卯進士改翰林院編修又六年陞湖廣副使奉　旨以編修養病又六年起湖廣提學副使在任一年六個月歲科俱徧外官無告病之例致其仕歸科臣拾遺吏部侍郎楊時喬奉　旨留用又三年起補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南科



黄起龍拾遺吏部尚書孫丕揚仍咨臣供職臣已先告致仕自此安於肥遯雖時有山東登萊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之推擢臣皆懸車不赴家食二十年有餘矣恭遇

皇上念

先帝憑几之命敘講讀微勞起臣太常少卿游列宫詹又以泰昌　實錄成敘纂修微勞陞臣今職榮寵逾涯夢想不到即當控辭以安愚分所爲自病尚闕旬何入都者因編摩告竣當赴闕恭進賜蔭　殊恩當赴　闕祇承耳今則二疏交侵五技皆盡雖報國之忠靡展而引年之典已及臣能乞身於彊壯之日而敢趦趄於漏盡之時乎且大隱鱗藏羽充牣九衢昔之緇衣幾爲貂續郭隗有言曰致士請自臣始臣亦曰省官當自臣始實内畛於疎庸外迫於疾病披露腹心毫無矯飾者也惟勅下吏部允其放歸臣得以餘年同擊壤之民共



歌帝力而祝　聖壽之無疆臣不勝感激之至

表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

伏以君有舉而必書國之彝典后從諫而作聖治之善經雖嘉謨嘉猷之顯晦有時而左史右史之網羅必悉既已刪繁而舉要故當彰往而詔來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太古之事若存若亡典謨之書亦經亦史股肱耳目皆爲獻納之司吁咈



都俞即是熙載之象一德陳而格天格帝微言告於文子文孫時無五諫之名安取三長之採自堂簾之既遠致上下之不交議論則自閫而之緐紆繩則以筆而代凡雷霆摧而禁同仗馬雲霧墮而牘可汗牛非有淘汰之功孰冀涓涘之益惟

神祖際五百餘歲之景運在我明開四十八年之太平成訪初殷朝稱不諱尭勤既勸臣鮮勿欺玄黄之戰紛如而黑白之分寂若賜玦屢見闢門罕聞既非一一而吹之則雖九九亦進矣然玉管銀管與斑管必徵事以取材大書特書不一書雖翻空而成案過而廢毋寧過而存傳其疑不若傳其信狐裘粹白必資衆腋之溫雞跖棄餘猶是兼珍之味但有未焚之草恒多可獻之芹其大者如蜂蠆寢謀青宮成其羽翼驪駒導路赤社杜其菀枯持玉尺以程材操金篦而發覆陰陽爲炭復太公圜府之規璧馬沉河修瓠子金堤之跡藏富於國



藏富於民何以催科而不擾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何以讞决而不冤他如九塞夷落之情三略弢鈐之秘多算則勝捄時所須從新或失於幾先蓄艾可裨於善後醫有方而奕有譜庸可按乎建之鐸而設之鞀是之取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峻德日升欽顯於日旦日明肅雍於在宮在廟細旃廣廈御交帝騤王馳華渚丹山瑞叶星輝海潤不揚

祖烈修金匱之編迪

簡臣蹐集石渠之選謂筆則筆削則削雖為孔子
之刑書而日係月月係年即是近時之邸報頒三
館之挂漏已甚而舊京之藏副差完微臣寵藉輪
軒書成漁獵惟此至是之是得諸衆尤之尤人閱
世世閱人雖似刻舟之劍後視今今視昔何殊記
事之珠披沙獲寶綴瞥策於片言開門見山據庸
愚之一得蕘真主求賢將留為再世之用而藎臣
陳善或借諸異代之言況相如之賦武皇恐生不



同時崔寔之書人主宜寫置座右但使伏蒲獻牘
不憂 天聽之益高則東閣空談亦是孫謀之貽
厥先伏願 法乾之健 體咸之虛時以 萬幾
之暇畢垂 乙夜之觀師亦何常民可為監人惟
求舊益廣清問於合宮畫以從繩盡納羣流於大
海則鳳見河清之瑞史不絕書而天苞地符之靈
世其永賴矣書凡四十卷目錄一卷徵隨表上
進以 聞

頌

萬壽無疆頌閣試

臣聞天佑下民作君而作師聖乘大德必名而必
壽感靡弗應信而有徵恭惟我
皇上握金鏡調玉燭綮大宅不逕和披密宜
九聖之重光集百靈之與祉十八載於茲矣時惟
仲秋節屆
聖誕重輪方朗天德出寧泰階入旦而靡輝蓂莢



不春而愈茂是日也
皇上罷左个服山龍受策上玄御圖瑞岳洸祥烟
於五節停瑞氣於三辰少室呼嵩河宗獻寶鳥牵
椎髻旅於象胥天產地毛紀於王會歡洽大禮於
兩宮復聚歡心於萬國神人胥悅夷夏率俾羣公
咸曰休哉
天子嘉與共此可謂百福攸同千歲其盛矣臣又
聞之禮因義起頌豈忘規是以堯祝華封周咏天

保治及後代著爲令儀务於震風之期柢效天齊
之頌莫不式歌且舞執壤稱觴然惟金鏡陳於垂
拱無逸進於大中流徽後來府美往牒豈不以道
周萬物者其休弘功濟羣生者其祥大惟一二日
兢業乃千萬年熾昌者乎臣斯以言雖宜敍景鑠
鋪張符命義姝於尊諛意合於明謨也敢拜手稽
首而作頌曰
天佑我明奕世載德勉勉我皇懋建有極得一以



貞泰三爲式乃集純嘏其數不億
皇帝之仁煦焉以春斟酌元氣蘇啓勾萌
皇帝之明光照四表與爰遐陬天齊日晶
皇帝之武赫斧濯靈翕張魁柄震盪風霆
皇帝之靈江海下谷止聲惟勤轉圜匪速一十八
載體道無偏保天作兩叶化台光有秩斯佑既壽
永昌相彼秋旻有露以湛鑠彼玄楓有統其甶里
祇自升河明若練乃被瑞籙乃納貞符九閽摩揚

百辟雲趨韶武交錯琮璧分敷德至於天南極炳
耀德至於地玉芝神草乾惶坤怿民熙物阜號日
岡陵執日恒升於穆不已歲功久成惟聖時憲緝
熙光明毋怡毋勞不邇不殖雖休弗休日慎一日
保爐太和凝承大曆不騎而醉含德以嘻長偷汪
濊永圖豐熙如游兆德如在帝齊自今以往至萬
斯年將聖之作象帝之先乜十　家定命我秉于
臣作頌颺於九埏

贊

泰昌實錄贊

史臣曰臣讀書至周成王顧命曰無以元子釗冒
進於非几而已不敢稱堯舜也稱堯舜者自
先帝悲凡始豈不炳爍千古哉要以言大非誇真
知允蹈有可揚厲者焉狥齊蒙養弗論已出閣講
學以後神智日闢既已明習世故知險知阻而容
色溫然而動止泰然內庭有菀枯之形而若弗知



也者外庭有羽翼之激而若弗聞也者即 冊立
尋常事耳時而舉恭時而反汗大臣去小臣譴宜
何如動於耳目者而
帝也有變變無慄慄潛之又潛恒以一德主器之
重安於泰山非孝通神明不至此
福邸就國抱持慟哭左右皆泣不能仰視在且發
難羣臣讙譁
帝於陛前曉諭曰爾等為無君之臣欲使本宮為
無父之子乎群囂遂息所全實多
神宗末年以 皇貴妃爲
帝
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間若無不
感動 皇貴妃進封遵奉 遺命盈庭之爭曾不
恐奪以戚喨哀號而後止嗚呼風雨不迷藏蓄俱
化舜之大孝也若乃 臨御幾何欲善無厭撤税
使散內帑賚邊戍緩織造召耆碩起忠賢廣闢羅



錄舊講所謂急先務急親賢者
帝皆有之升遐之日薄海窮陬若喪考妣此帝堯
九十八載在位之民情而
帝得之四十日間何以入人之深乃爾哉蓋以舜
之孝擴堯之仁感乎之本有在諸善政改紘之弊
者矣夫官天下者壽在令名家天下者壽在長世
神宗雖不豫乎何難四十日延也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則閫本人心幾不可

問接續之際危於懸絲
帝之不永天所以佑　國家千萬年之永也
廟號曰光
帝之光被上下者無餘憾矣



箴

勤政勵學箴　館課

太極搆天大寶首物徙惟不息動故不佑一念之
息萬情之轇一日之萬幾之鈌剪稽往古惟虞
無為相儆相戒惟時惟幾政已風動猶思漸遵學
已沈中猶慮危微何以勤政此心常迅威福必攬
無參吾儘聽覽必公無恡清問靡敬而存不振而
奮何以勵學此心常純外自講筵內達重闈扣文



求交考古問津晝為宵得靜養瞬存毋曰深居不
廢聽斷九重嚴邃三接猶判一念不新羣情必渙
辰午二朝休哉舊貫毋曰索處不輟討論便辟易
志冶盤沮真講筵濟濟格論斷斷召對盛典欽哉
慎遵毋曰勤勞有妨珍攝此身康寧繇心兢業戶
樞不朽流水不渫法天行健除哉往牒士不勤勵
暇日必多曲房綢繆恒舞酣歌豈不愉快恐戕天
和三風十愆聖哲所訶士不勤勵陰陽或易天之

聯明人之感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古聖王宵
衣旰食主不勤勵民疾恐逭寸絲粒粟億膏兆脂
閭閻之積宗社之貲有無不言少府何私主不勤
勵愛惜恐懼願指拂心榜箠任意敢不受哉共情
貲惻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湯敬日躋盤盂勒詞武
敬勝怠几杖得師
聖主好善時命箴規小臣祇承敢告僕司



露布

禦虜大捷露布　入謀

天啓昌期海示無虞之警神資　廟筭旋戍不戰
之功氣祲廓清華夷寧謐恭惟
皇帝陛下聖武廣運乾剛粹精紹八葉之洪基當
萬年之景運惻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世業之
惟艱凜乎若墜秉執三重張皇六師維茲扯里之
酋故是吉囊之部



成祖犁而未盡
先皇許以自新始因戀犢歸降輒叛以來逼後作
饑虜縮印稱藩而向內邊無斥堠烽火已二十年
歲致金帑綵繒且數百萬謀臣不書屢言表餌之
疏　聖度海涵祇取干戈之偃豈意戎心難饜瀆
過不先俄開谿壑之來敢妒犬羊之僞駕言迎佛
久任牧於莽川假道徐番竟恣陵於河內因將士
承戢兵之後尚緩靈誅致火酋有輕我之心大張

游氣羽書累奏廟筭獨神皇斯一怒詢於帷幄之臣御札十行明見彌留之遠大蒐戎輅爰繫横門臣等仰承英畧知省盱以僻壤備竭忠誠敢夙夜之或懈軍需十萬得倚給於尚方士旅百千聽調集於他省隨機順勤進則豈暇身圖乘勢長驅滅之然後朝食以臣某統將吏則申令於畫戟雕戈之中而氣增百倍以臣某核功罪則載筆於牙旗玉帳之下而公恊衆心以某官某督糗



糧則運策輓輸之託而餉足三軍以某官某入應援則陳師要害之衝而兵聯四伏前驅則萬騎俱馳先鋒之勇莫禦奇兵則一鼓遂合犄角之勢已成討道里則分地為防相便宜而并謀為助顧茲蠢爾之醜何當赫奕之威自用兵以來未逾九月即班師而返大捷一時搗穴窮搜若燎毛之易盡揮戈遄往某麾卻以無道斧斬坑乃獻馘遂踰於萬級長纓繫頸獲猓奚止於七擒始焉畜壁以

當輪今也截鯨皮而製鼓太白入月星符摧虜之祥高鋒甚雲上奏平胡之績符漢斬郅支但乘其無備唐擒頡利益得於已降猶足以揚昆山之威遂至於雪渭水之恥豈如今日卓軼前朝兵應者勝義聲者王百夷俱震進可以戰退可以撫二利兼收此皆繇

皇上威極雷霆謀先造化得道多助惟斷乃成民勞訖可小康甫逆升平之福胡滅誠為大度願修



安攘之猷臣等無任惟忭屏營之至謹露布以聞

# 考

## 歲差考 鎔課(?)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授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大撓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犂然其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杪忽之間而人以梗槩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也堯典仲冬日在虛一度故昏昴中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於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依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



行於天之内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唐堯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槩而論之通於古必不合於今容於今輒又疎於古繇斯以談其不精一也然則評徃匠之疎密窺晷景之修短窮玄妙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惟郭太史歟太史公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貴(?)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求氣至耳古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杪太半多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雖設望筩畫小表而實景終未可得乃高之爲三十六尺之表創爲景符以微竅取日光實得中景不差毫末積日累月取仲冬前後相埒之期參筭得中以爲履端履端既正一歲之候從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

而求天者也非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窺天天宿度餘分約爲太半少今制渾儀測用二線纖微可考其時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又前之所未有也故授時之法測景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日所周天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每歲而日却一分五十秒積六十五年有奇而日却一度定爲歲差以



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推來茲則增歲差而損歲餘遡推而上往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忒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授時之視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精密而於中十事猶爲未合太史以爲日行失度之驗數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界其十事之離而覩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前作也然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以減筭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加一元之運有增減筭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



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時皆長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爲直可信聊記於篇以俟後之修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閱

容臺文集卷之五終

華亭董其昌著　孫庭輯

傳

熊贈公傳

熊侯爲華亭以治行爲天下最應　召行有日矣則手抱　璽書一軸而請曰此先君子所得　制詞也九原華衮奚取繁稱抑聞之王言有體寧束而就裁無贋而就核雖明綸有耀而表異實難惟



述伏前人光是儼敢微之信史先是侯之考貽曾次第贈公遺事貽代言者茲復理前語爲小傳

熊贈公者名烴處士之振奇者也熊爲豐城右族累葉貴盛公以布衣頡頏纓緌間用名撿自立無敢易之者雅有鑒裁毎預策人善敗後皆驗白里中兒早慧者必屬公試之一爲品題無弗酬者持論慷慨　義生風嘗挾貲遠游所至必傾其賢豪長者公所居輒致千里客家以游道廢至鬻產以佐壺觴不令客知也公好方書能以秘方起奇疾又好形家言登山臨水指其要會往往與青囊玉髓契家藏法書名畫攷其人大節不足稱者雖復上亦置敗篋中戊子歲儉公曰饑餓與人同患盡焚券不收責兄弟沒齒無分財里中有爭言率以公口爲三尺其忠寔心誠信於人也公豪上自喜居家以矜莊見憚程督諸子畫繩而踰不少縱既心奇今君則使爲譚氏學譚氏者名汝魁其敎以



慎獨爲宗趣與修學左公獨以爲人師經師然可厥事甚至今君以砥礪有立而人始服公之遠識爲今君釁躋於里選意公不能無動公爲好語酌酒慰之曰吾所望見不止此豈乎管敬仲有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知子亦不易也若公之教子有進於豢養者耶斯事皆可書也

董子曰余讀熊贈公　制詞有云里稱仁孝夫仁孝之爲德大矣贈公雖施不出里而託於今君以

攸弘其未究今之施於南海東海者皆賠公之仁
孝也夫謂　制詞不能盡公者豈然哉豈然哉



吳禮部敦之傳

余以乙未分較南宮舉吳敦之使君乃得士之名
不大著蓋君爲臨朐馮文敏宗伯所拔戊子楚闈
第一人稱天下士余即非目迷五色而價爽連城
知人故未易也先是禮闈校文皆以制義爲重制
義有當然後求其論策余獨離而爲二各加裁鑒
三者合而後收詩敦之論大奇之謂必天下士以
視袁伯修陶周望皆咄咄歎賞周望因是以撿論



得湯嘉賓余又謂袁伯修曰此卷豈似漸於李卓
吾者豈即楚黃吳解元耶伯修曰論則饒爲之制
義當更奇也一日道遇爲宗伯宗伯駐馬語曰始
敦之出棘論制義平平耳余不許也敦之曰然則
不終試乎余曰若有佳論仍遇主司重論者亦見
收矣何以若合符也是時方有宏詞之科余力不
能爲敦之先宗伯亦爾蓋敦之磊軻任運競進爲
羞豈惟詞館即司理有聲宗伯且薦爲吏部郎敦

之固辭僅平進禮部竟宗伯之世感知而已感恩
則無有也其司理潤州常鎮多忠諫逐臣甚衛在
口時有司或附之以買名聲或背之以媚津要敖
之落落穆穆相與於無相與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疏假令敖之今尚在黨禍何從來耶敖之沒十
餘年而余官南都其子光龍相見泪交於願以京
山李先生之埋誌視余且請爲傳余則何能辭敖
之名化號曲羅生而早慧兒時嘗閉目跏趺坐空



囷中家人跡得之不知其所從習似從高僧中來
者年十三已博通五經子史邑令號之聖童嘉禾
姚少宰爲楚學使置與等過蕭以占祭酒坐上搖
筆千言有如宿搆祭酒歎服自以爲不如然屢困
名場戊子楚闈業已受唱拙月矣忽風引一卷長
夾許至案前主司取視之歡呼起舞遂錄第一乙
未成進士授鎮江理臺察衙重平亭疑獄數出意
表民有壓死而訟諸生撲殺者君案之曰撲人者

右其手理宜橫今縱而左非撲勢訟家始之得恣
近神之軍吏譏關有御史客抗而鬭軍吏殺之御
史當軍吏殺人獄詞具無敢反者君慭律爭軍吏
得免雖御史不能爲其客讎也海上有大盜臯察
檄君捕之爲出獄中盜問狀賊就擒征捕之役司
馬徵兵餉江南諸郡猝無以應君具白假漕粟應
而徐督諸郡還漕歲終應困開有　詔赦未至御
史欲行刑不果君抗言曰律有决不待時之文



詔未至則從律可衆稱其斂練先後五載擢禮部
客曹主事出使襄邸郡襄王餽金王令人置之途
已莫測所徃踰歲補膳曹主事省江李文節署部
事曹郎蕞以細謹迎合君獨率其常度或中酒不
以時入曹即對談諧謔笑傲若有意相忤者遂中
以考功法不俟除而歸歸則稍作園圃植花種竹
狎志機客爲文字飲入不迎出不送人人樂其簡
易居久之補河東鹽官聊復應之一行邊塞遂投

劾歸期年擢戶部主事朝議方衞川而君已病手足厥矣醫者以藥餌進或以修西方進皆笑謝之終不止酒觴留之際神色不亂益其章時已有定力驗矣誌又言君雖坦率無賜迹於高曠至於倫常取予大有坊表父光祿公卒於京師徒步扶喪哀感行路父所幸諸姬二所名他人子悉以田廬童僕贍之自司理歸幾於垂橐第偕存奉入為季父太學公壽太學公歿遺孤五齡朝夕於側提奬



顧復長則督之學俾有成立太學公第宅不能保歸之豪家時時欲恨君以倍值取歸訓遺命也舉族兄不能葬之櫬更恤其子宗族鄉黨待以舉火咨至如歸必厭所欲生平不能握筭惟聽之紀綱肅祭酒嘗推百金之惠君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累長者淸節其介如此又好為不聞不見之德某子甲未知名礬之蕭祭酒得錄弟子籍祭酒曰非矣君幾失子某于甲請謝避不見有奇才生負氣而為邑令所抑闈中得君卷誤以為生匿不出事後知為敦之殊悔泊舟赤壁過訪以出亡為解意深遠矣所著遺集若干卷李先生評其文曰骨力沉雄氣韻生動旁睨横絶變化無方人以為篤論始余所疑敦之為李氏學者及詢之乃雅非所歸嚮特其性得之而持論與焚書合者忽之不名一器任真似達氣義似俠高取似狷生死去來之間似禪抑馮宗伯以文章政事推君亦為知之不盡



矣光龍俊爽有父風恂恂軌於度益善繼志者敦之為不沒夫

兪憲兪毅夫傳

兪之先爲吳興世家宋時有退翁者舉進士王荊公行新法以御史招之不就子有仕郡司理孫仵龍圖學士曾孫澄工部侍郎宋季徙居華亭終元世不仕

高皇帝時有山月公允舉洪武甲戌進士擢儀曹郎與祭酒胡公儼洗馬楊公溥同纂修大典儀部公生悅悅生倫倫生琳舉癸卯應天鄉試官至臨



江司理司理公生郡博士緒緒生封司馬大夫寅山公明時卽公之考也公名汝爲字毅夫號新宇生時太母宋宜人夢朱衣使者有金盤雙龍之授字之曰龍六歲以聡慧稱口授書卽成誦十七歲就里中林太常學與馮元敏稱兩才子學使者楚黃耿簡肅拔置郡庠試輒高等丁卯舉應天鄉試辛未舉進士出山陰王文端之門以才品相器重壬申選授德化令德化當九江孔道土瘠民貧公

至決十年疑獄老吏喪膽竟公任無敢欺紿爲奸公精心吏事守藏無踐更之材胥對簿無追攝之豪隸行縣無供餉之富室書版取絕產之羨金又作義倉以備歲凶給囚食以拯疾疫而永賴之利在築堤事瀕江有田數千頃每江漲溢爲洪流災民以築堤請監司守長輒同道謀公審勢度地獨稱築之便未有左驗也會歲饑使者撥發粟食饑民公今日能操畚鍤從我爲堤者給之赴工者



雲集不日成堤數百丈乃以濱江可堤狀爲圖以請大中丞楊公大喜遂定全堤之計自小池西岸抵德化皆延袤三千八百餘丈蓄泄有備旱澇無虞西距楚黃東達安慶上下三四百里間列防如隧皆象公條畫也丙子以內艱歸服除詣選則故相江陵之客修隙中以考功法改令壽陽公治之如德化兩臺使者廉治狀謂建德延德壯邑也公治之才益贍去深文釋冤獄育人材獎後進兩浙

假以期會迫甚公以一人總攝三邑因民情授方畧竣事旬月間民不知擾諸旁邑有大政大獄皆事者必決於公語具郡志循吏傳中甲申量移丞括蒼與豫章輸公均楚黄周公弘禴同官皆名流拙宦相得甚歡公事之暇揚推風雅江山開滌尋補陪京駕部郎駕部主乘輿侍衛及驛遞諸務而船政最稱繁鉅

祖制額設風馬快船以千計夫役以二萬計武庫支金錢司農支衣粮絡繹江淮天津以中貴輸上供諸物賫備非常慮至深遠也久之役夫多虚額而公家之費如故先臣王公問議令歲造如干艘夫役有缺不盡補垂七十年庫積至數十萬有先任駕部者更足其役夫之籍不三四年左藏為一空公於是議清虛詭士大夫有一家而占二三十役者公所革千餘人仍還王公故例而省直歲解以寬公私兩利即得罪於巨室不傾也又定為帑



船之式為修船之式官出帑錢而不以累軍軍領帑錢赴役而不以累商賫盡祛矣因上船政補救事宜疏下部具覆奉俞旨行吏部紀錄壬辰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曹濮時島夷蹦入朝鮮朝議所當增兵加餉山東尤急公亟趨省會陳議於兩臺謂朝鮮雖弱我師徂征合彼土着倭必不能據有朝鮮闕白行長各擁重兵不相下會須有變奈何聚不逞之徒坐食靡餉我先自亂也兩臺韙之又時有議征商抑末以裨軍興者公爭之力所轄故有張秋稅局自公在事始罷履任甫十月章以留都船政為前任駕部者所忌大計得謫是年南察唯公與閩中李比部多見最為誣善人盡冤之公故怡然以侍養太公為樂都無宦情太公病公與弟文學汝楫深夜露禱願以身代益周旋予舍者七年太公捐養遺命無忘國恩既服闋出補凇陽精心吏事不減筮仕時如李奉常本寧所

爲祠記綏賦期平役決昨攸欽恊流移罷行戶絕
傀遺籍城濬隍蔬經訓上復沁攸隸不遠隸汾條
上治河八議一一中窾奉有延命皆實錄也直指
新安汪公以藥南道請總河曾公以河道疏請銓
曹亦以肖塵疏請皆不報公以病歸徐補司空
郎公堅臥不出多方外之游故從耿楚侗講學金
陵遂於性命之旨及是善病出入空玄衷三教而
一之易簀時爲弟道濟說金剛了義至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曰止勿復葛藤手指其心而化所著有
臯明史裨四十卷黃河考杞籌各上下卷荒政要
覽瀏塲記征音集留樞稿銅覩稿藏於家憶余以
癸巳入都門值公解組歸晤於淮北公豪氣消着
宇間不作風塵消沮態惟自斂船政本末甚具葢
最得意之事最失意之繇也余既以外補懸車公
賦七言律四首相慰勞多孤憤不平語余則何能
當然知己之感深矣故因長公廷訪之請而傳其

大者如此

贊史氏曰昔人有學文而嗣主好武去而學武而
嗣主好少者俞公所事惟
神祖耳當公蒙忌而賜玦易及公已見知於當路
屢人啓事庶幾晚達而賜環復難可奈何李贊皇
云官不前定何名其辇非達識聞道如公幾無以
自廣矣

張唯卿傳

記曰七十老而傳謂傳其行事非專傳謂也張唯卿七十壽矣有屬余祝觴之言者公聞而辭曰予知我且知我閱世之變若有言也請必以金石之事夫物固有壽於金石者乎余謝不獲作張唯卿傳張唯卿者名希曾檇李人其先自宋進士圖南以來代有顯者公少而孤育於兄嫂嫂待之虐嘗令鑿冰汲水肌盡裂跰𨇤之爲代汲茹茶嬰苦



讀書不輟島夷之亂公伏匿田野間夢青衣道人扶其首趣之入城覺而亟走賊已㞕接公踪間道得脫縋城而上依外親孫氏遂從孫氏理舊業再歲補邑博士弟子以文行有聲日進時吾郡薦紳先生莫方伯好持名檢斤斤依鄒魯姚參知雋爽自喜尚老莊公兩交之兩先生皆心重公遣子從公遊或友之或師之而參知稱尤生交云有子孟端早歲能傳家學公則令徧交諸名士極其所萌日是安取厲之類我者至乙未孟端成進士爲宜春令孟端既令宜春適學使者御史饒公較吾郡士讀公文奇之寘高等其餘勇猶能使後生退舍如此計公爲邑諸生四十年其籲於學宮者二十餘年其試於棘闈者幾閱月氣未嘗少挫雖以子貴受

天子章服稱封公不謂不榮矣識者尚以爲惜也公坦中直道假僞而造事有韜世之量孟端既貴



公恥爲貴人父徒步行里門洎如也紀綱之僕舊日之長猶供事研削者半祕之宮席門委巷但加梓梠而已及孟端沒於官而里俗升沉寒燠之態一無所加於公余嘗謂公以不張飽帆故吞尤無力東門之不憂可能也徐公之有常不可能也公以余爲知言然公之子原嘉宗嘉公之孫汝開皆有逸才汝開一出而冠多士公則故吾也而公家故物不遠矣

籜史曰唯卿之脫身登城也特先君子方爲諸生乘城捍守及見其行事云蓋未幾而名籍籍起矣唯卿執友事先君子余兄事唯卿而弟蓄孟端凡受交兩世焉至於窮能守滿能持愁能達皆可爲末世訓矣夫謂老而傳者非公哉



## 吳次公傳

吳次公者字子登名世科里人稱爲瀛洲先生然之有吳也自唐御史少微公始也宋慶元間自吳田徙巖鎮遂爲巖鎮著族有修處士之行者曰南坡公則南坡公之仲子也公生而早慧皆書南坡公憐愛之不欲苦以佔俾公益自攻苦同舍生目爲書淫游太學爲大司成姜公所器重名高六館入試者數矣中歲病輟業雖已輟業每課子弟猶



時時披覽訓故所爲帖括所記持經史剌剌不自休也公於孝友蓋天性伯兄物南坡公倘爲家督主出入修息之事伯兄有子公字之倍至恐傷厥考心南坡公病公以身禱願損十齡益親算南坡公聞九奏祝觴者交錯公自喜得請命於天而爲所親告人始知之公游道頗廣既病始屏居息交自隱藥裹茶竈間曰今而後三益之言不至於吾耳矣吾其畸人哉雖然所受父師之格言豈其以

為填也葢公自謂於士行無所愧愧以病廢禮耳
里中傳公有危道得天幸者數事當磧從事起邑
子實先倡塑屋平㕔豪賈大家爭先厚遺巧免獨
易公可順風下勿爲急乃首事者中敗竟無以難
公人皆異之公所市鄰人廬舍將徙矣有病夫毋
絕可爲構㟨故弗徙忽一日病者蹶然起謝公去
土之日頃亥葢行屍也守藏者病狂自經其宗人
利其亥將不利於公公藥之更生公有質庫在鹽



官完於烈燄中必有爲善於陰者耶公仲子之援
有篤才交於洪奉常平叔平叔不爲誄墓者余故
按其狀而傳公

舊史氏曰世吞火矣欠公所居機利之藪乃以拙
自全哉或謂公始孱弱於法不當多男且壽公竟
多男且壽則非拙者之效也夫孝弟通乎神明古
記之矣

贈㕘知冲宇戴公傳

諸侯奪宗孝子收族古風邈矣南楚猶有存者而
涔陽之戴爲最著葢贈㕘政冲宇公自其爲大學
生時即以行誼爲衆所推擇司其族政公廉且貞
平而恕念里中多訐訟多公遁欲化里人自族始
欲化族人自身始乃肘一年之通厥輸丹稅而遍
漸德讓風示子姓有恐有咨解紛息爭質成家廟
不煩官府環公而居者經歲無追呼之聲無勾攝



之隸亦猶宗法之遺也公諱有光字仲啟自號冲
宇少有逸慧名工舉子業已入北雍大司成武陵
陳春宇公奇其器業謂可張楚置使竟學適家鄉
至知二尊人念之甚公口去鄉千里寧能佚齧指
乎即日具牘請歸司成公嘉其孝情作詩歌贈別
猶以我輩人相期望也乃公已絕意遠遊惟菽水
是總其尊人西溪公倚爲家督內外之事雖役使
勤苦不憚舉公自謂汜勝之書不減賢良之策非

山之詠何如南陔之詩醺醺怡怡甚樂也然嘗有
稚絃有畬伯子叅藩君克振公之緒云公兄弟四
人友于倍篤分甘共被急難讓肥不爾以奉養爲
足樂親之志若使孝弟力田之科不廢於近世則
公當爲舉首矣公廿淡泊好施予漢南千畝聚其
秋比封君而布衣蔬食終身不厭一絲綈袍御之
十餘年色嘗若新至於荒有賑急有濟婚葬不能
舉者有助里中稱爲衆人之母公蓋以積爲散非



以嗇爲積也長公負異資博聞彊記讀可等身聰
惟摩腹公指篋中藏書詰其成誦否長公言之易
公怒而譙訶曰狐裘須千腋而温雞蹠非百餘不
飽汝所記者豈古人之糟粕已夫其義方之教多
類此叅藩君丞歲應南金之貢公將之北上臨分
訓之曰京師俗尚移靡吾先世以儉德貽謀小子
志之無製美服無賭玩物無逐讌會戒此三者長
文易爲君矣公所見叅藩君之成立止此而自後

巍科應仕皆不及待叅藩君銜哀風木恨切終天
者有以也叅藩君爲西蜀治兵使者有勘定功
天子御午門宣捷告　廟得貤贈三品與京朝卿
叅藩固辭當事者成其勞謙之美故公僅贈如子
官貴不酬功亦足嗟矣
史氏曰用兵家立枹鼓之下則忘其親太公有才
而不用其才爲親隱耳叅藩君若有異焉間關戎
馬身劇虎穴縶渠魁而獻之闕下此其險巇豈止



叱馭九折坂哉要以戰陣無勇非孝顯親揚名爲
孝則太公之庭訓素矣

處士高南泉傳

公諱年字志遠自號南泉處士生而挺立風儀魁岸見者神竦吐辭如洪鐘不妄言笑少從兩兄受書長爲吏部驗封郎次爲豐城學博而公以病輟業獨家居翁性高曠喜賓客公日傍酒脯甘毳以佐文酒退而總束臧獲課力作斷斷如也翁掀髯笑曰大兒明經次兒茂才兒其孝悌力田乎洎四科萃我一門矣嘉靖壬子迫倭警公奉翁與安人



避之茗溪日聚群從置酒高會每戒客毋譁倭平懼傷兩尊人心既歸掃故廬之燼輔驗封公築兩堂以居翁媼婆娑甚樂也公嘗往都下心動趣裝歸則翁困背疽瀕危公禱請以身代至手浣牏廁衣不解目不睫者一月而病良已又數年而翁安人相繼逝公哀慕骨立即歲時伏臘上冢必潔蠲以從脫病足猶扶掖起拜如禮從兄南汀公疾革目二歲孤藉而屬之公公撫之終身曰敢負託諸孤以遺地下憂者如日女兄弟朱氏瞽且聾顧氏老且貧公餉遺相屬奚氏病公操文禱於神願減筭益之周宗之夫婦夭歿埋田間公出其櫬易新者具衾褥殮葬自是內外族洎故人交知無不推公爲長者以緩急急公而棄若洗矣公既好行其德而又先公稅畢婚嫁遂不免貸子錢然券約無爽獨釐產延名師并日夜督諸子伯氏斤斤好修仲氏元錫以己卯薦於鄉壬辰舉進士入讀中秘



矣公居恒無他嗜嗜與昔醸名酒勘古方而不喜習大人先生游客至輒閉戶不與通去亦無所報謝垂老益罕出即出未嘗一御巾車曰匹夫驟貴紡車騎炫鄉里小兒勢去則更徒步如初吾甚恥之故太史君既通籍里門蕭然至今德素如寒畯則公之教也公創家譜又訪先墓於盤龍塘爲封樹立石其諸兄弟後先塋壙皆倚辦公識者服其敏而有禮公嘗爲驗封公營別墅遣一婢侍公峻

邦之有嚢金壽公請爲驗封居間者公面赤揮去絕不與通又絕不喜言人過聞則解護之不能則撫几嘆息而已是皆古人所難嗚呼宜公之有太史子也雖然一史官不足以重公子元錫足于矣



## 汪隱君傳

余讀錢公輔義田記范龍圖所捐田五百畝乎在慶曆時已爲一代創見今新都之爲義倉義屋義塾以振族人者且不貲矣乃其名不出鄉亦有不出家者太史公曰仁義附富或以富掩者豈少哉若乃小宗有專祠士庶不廢祭庶幾禮所謂治宫室先立宗廟者三吳右族多闕如而新都之君子克舉之矣豈非漸於紫陽之遺教乎余所聞汪隱



君雅和可述焉君少而孤其大父環山公子之環山公有子敬環則君之季父也與君同受學學成環山公爲治裝趣二子游南國學君辭曰不有居者孰操家乘焉用是匏繫爲蓋以皋布竟其世不改步焉君有心計能推心任人所至以廉賈聞羸得過當或說之曰試馳而之五都五都之豪可鞭箠使也君笑曰豈其逐什一而忘介乎哉吾息矣於是一切付紀綱不復出先是歙多大賈其俗嘗

數歲不一歸即歸輙復出老不得休市朝同態故
君之蚤息也人以爲達君修息由奉一夕心動閒
閒歸省璟山公璟山公故不病及旬云亡而視含
得無憾也即嚙指之誠不篤於此已乎生口不道
人過當其急人之困器無難色撫孤甥若方生者
瞻妻黨若閔生者刷恤塾師若黄生者保持某醫
之孫而避豐者經紀某友之再焚而無依者施藥
以療牧人之病者設粥以活儉歲之餓者輸穀以



佐縣官之賑者所費錢刀以千百計至於爲宗人
立義約歲入子錢吉凶之事於是乎給之又倡族
人建宗祠與族環衞有饗堂之役輸與崇飾則新
都故以此爲重而君知重之矣邑侯江右劉公施
爲善人棹楔在門君已即世傷哉君之子太學啓
基問業於余甚久往余從白岳下山訪君於璟山
樓察其氣貌一似靜者且自言曾受道於葉氏服
氣鍊精業有端緒已知爲容成之術棄去不竟學
有意乎其等生也而僅得中壽獨其事有可書者
故因啓基之請而傳之君名丞照號繼璟居士諸
世坎姻婭生卒之詳弗具論

韓太公傳

盧龍韓公鵬南筮仕爲青浦令有異愛於民已移治長洲復然客有徵公治狀者公曰余惟服家大人之教以服官也誠不敢隕越以辱清白他何知焉於是識者知公有賢父然太公實未嘗至兩邑手諴自遠嚴於過庭無何公以内　召爲尚書郎即趨歸省覲甫朞月而太公卒兩邑之民聞者爲哭罷市繭足數千里負芻踵於門尋臚太公遺事及誌狀請余爲傳余久庇公宗蔭當太公壽日嘗爲歌佐酌者茲奚辭按公諱應箕字希皋號南玄居士先世籍趙城永樂中始遷平盧五傳而爲太公父能濟公以倜儻尚誼聞舉三子伯爲御史季任巖邑而公獨以逢掖老晚以貢入對大廷造不仕雖用子貴受章服一再御之藏笥中耳當御史公出按青齊太公餞筆授之曰此南斗注生者也爲老親祈壽無逾此御史銘其言按獄多縱舍至



治二百餘人其最季亦然兄弟攻成歸卒歸功太公公爲引滿故青浦長洲神明之治人以爲有所請甚秘不知韓氏之家傳止平恕二字也太公既不就兩邑養日率親故置酒高會短裘烏帽浮沈里社間而數數問南來使孺子飲吳水外復何事至所產賂之以佐廉長洲上計爲天下最當得臺省會失時貴意徙平進太公聞之亟孺子惟不辭赤子以媚當路也清華半席何足嫌志士蓋父子間守道恬進類如此公家世本素封以累官拙嘗然行其德不衰睬族貧交滌釜待火者甚衆有負責者焚券不復索擒宗祠修世系繕義塾勸貴不貴無幾微恡色天邳孝友事御史公如父卒之前數日猶經紀其後事以孤侄托之子遺誡諄篤臨逝不亂凡公所爲長者行甚烈悉孫宗伯誌中不具載獨鵬南公六年宦遊一日歸侍斂含自躬纖芥靡憾循吏孝子之報如此吾吳人所爲哀慕永

思者庶可釋哉有丈夫子四人皆傳家學鵬南公
先顯鳳羽鴻逵駸駸繼起公爲不死矣
舊史氏曰以余聞韓太公文武材也績學不試白
首逢掖晚受賜章猶通顯非其志也公雅精騎射
白猿黄老之秘悉紬之腹鈐常出兩嬰孺於劇盜
手有古劍客風而嗇精自藏不露圭角又何穆穆
也至於釀元氣崇世德如築九重之臺日加層累
宮其上而隆隆不至於天曷止乎彼以簪組門第

爲足夸者陋矣

## 李太公傳

雲茲李太公以子給諫尊尼貴再徵綸衮列在六
卿而世稱康義先生最著蓋公之沒而公之友少
司空鍾公左方伯顧公皆一時惇史節其一惠錫
以嘉名私謚之核嚴於國典者也遙遙名胄更僕
不詳厥考廣文公爲善於陰可書厚德錄公其次
子蚤慧有聞以病足輟業青紫道絕黯然自傷窮
爲愽徒游呼盧豪舉既受廣文公誡乃舍旃而事

修息貴用溫給以廉賈名居久之厭其纖趨本務
所外遂用其心計專力田功胼胝作勞歲入過當
甘脆於是修脯於是上以奉親下以教子經師人
師就其塾者趾相錯也謂尊尼兄弟曰孝弟力田
科吾將老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爾曹勉之哉蓋
至尊尼以魁士名臣㽞而延長詩書之澤恢弘廣
文之緒者公也既蘸既衮終有豐年李氏之農乎
公鄉不多誦讀而資性開敏內行純備執喪孺慕

哀感路衢辟腴取瘠産無常主迎養祖姑耄耋拉護內外仰以舉火者無數赴人緩急惟力是視終無德色嘗行游道上遇一詠臨橋而睨朱提有失不勝主人榜掠魚腹是甘公探懷中數鏹投之輕於脫屣廣文公官靈璧今上謁臺察公攝芜庫有客託爲御史父乘傳相過者騶從甚多視聽有異公從屏後窺之白於廣文公曰此盜也當嚴爲備大集游徼吏卒踐更環衛刁斗之聲竟夕不歇客



辟去無何有劫富家劉氏千金者客矣邑大水無所洩客有爲公言者公曰濱海之區以水導水何患其瘞時方飲次即取案上盤盂爲喻決盂則盤受之決盤則盂受之比決盡則無水矣吏以此法行之灌溉數百頃始相歎服鄭白渠在乃公盤盂中其膽智多大畧如此公課尊尼兄弟不爲小慈與說古今時送一難老宿心折尊尼第仕邢臺公扶杖送之郊皆諄諄六藝語謂公不克學乎須不可也姻婣卒葬之詳具小保魏公埋誌中不復列

史氏曰入覲定出觀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自變生也太公仁心爲質蘊義生風其遇事也應手輒辨改步必雅修討然之策而不滓精氾勝之術而不推慕原郭之俠而不横食義方之報而不驕既彫既琢復歸於樸猶言遺教大亢厥宗天之報善誰其能亙之哉

郭太公傳

夫淸白之澤遺之於子治縣之譜受之於父固有聞於史矣至若循良之與隱逸潛見分鑣而貽厥之與紹開淵源一貫則孝友爲政施可及於國而學道愛人訓可移於官彼爲卓魯之傳而不本其所自者非世家之體例也作郭太公傳

太公者廬陵之篤行君子也自其少嫺於文詞試必傾其曹偶食餼射宮與省試者十垂得而失者



至於再至於三始以歲貢赴禮部再應　廷試擬以教職候選而是時治郭氏易者已百餘人皆一時之選公念即廣文所造士寧復過此乃絕意仕進與有志者講學西原山中揭夫時時覺念念止之義或難之曰不近於禪家止觀乎公曰吾所謂覺者孟氏之集義吾所謂止者周子之無欲蓋於倫常事物中求心體而非若止觀者之離見聞覺知外求空寂也識者以爲傳習錄之註脚云公嘗謂講學者使人悟不若使人信故細行不矜力追古道恩撫孤侄虔事孀嫂後生小子正容以對之因誘以卿進族黨里巷聞風顧化片言解紛稟於公府所謂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者八十年如一日也諸子以文行稱而次公成進士宰莆田三年不以一絲一錢進廉善之教所服膺者深矣先生旣沒而庠士請祀之瞽宗修

郡廟實錄輯遺書者以公入隱逸傳公名某號某



太史公曰宋時之爲洛社也鄉黨有爲不善老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吉水有御史大夫鄒先生之端明也而太公以一貢籍忝其間能令學者宗仰無異辭非篤行能不爲所揜乎且聞太公賦詩數百篇有堯夫擊壤風吉水先生愼許可而稱說先生不啻口宛然洛社故事甚矣其有似於堯夫也獨次公之宰吾邑兼六廉三善而有之不知伯溫而仕能辨此否請以是爲郭氏世家

星海潘公傳

語曰曲如鉤爲公侯直如弦死道邊以余觀於星海潘公可慨焉公自在廚宮以博稚籍籍稱名士中歲舉賢科官博士者再同時儕偶齊名者都致身日月之際公才不後人官不先人而落落青氈竟不自保以侘傺死此海內憐才者所爲五嶽方寸也跡其生平坦衷負氣無柔腸媚骨與人交洞見底裡酒後耳熱掀髯抵掌或獨往獨來突兀自



致百人亦見千人亦見彼脂韋[illegible][illegible]察見眉睫[illegible]當進語者反謂公爲狂公乃逢人輒作莊語非狂也婁水王文肅嘗一見公而奇其人東阿于公則門公之師以畏友目公矣公爲博士時視學監司柱公以所爲詩屬公評公曰落韻詩不足金石請更之監司大以爲恨公之解官篆此余友黄明宇今慈水中考功法語牽公公既歿數年黄訪余孤廬中黄曰公不負我公不負我此足以志之矣若

乃市義好修之槩具公子震開狀中前今楚黄公公者以尊宿饗公邑人士皆稱服所謂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者非公其誰哉余受交於公最晚而結山中之契公既歿又習於震開忻歡公爲古之遺直其世美不墜有以也聊叙論如此

太僕弘齋林公傳

嘉隆間吾郡之以庶常起家者四人陸文定尚矣若乃朱司業象玄之博雅陳太史伯求之孝介皆坎壈無祿宗祊若掃有足悲者太僕林公最後起雖以宅憂輟業不在承明著作之廷抑其致身九列疏恩三世登年載德天廸于保得全全昌公復何憾而猶以未究公之用爲悒嗚呼此可以觀公矣公之先上海人徙華亭爲華亭名家公生而早慧駢語響答舞象時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受餼學宮使者許以國器年稍進顓門明經師郡中治詩者多稱林氏學往往有與公司朝者會有家難身自對簿終不以雀角遺封公憂事旣得直益肆力本業名益起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徐文貞猶在首揆以鄉里後進屬意公勞問公曰不苦桂玉乎公謝幸自給朝夕卒無所濡迹時論重之時同館二十有八人皆天下之選

穆皇帝推擇望臣爲教習師濟南殷文通好談文章西川趙文肅好談理學公兩爲服膺而尤注意於西川每有所聞必書之簡曰吾向爲人師今乃得師耳庚午丁內艱服除授禮科給事中公自念出入禁闥得隨事獻替主恩不薄何必廻翔金馬足重乎所條上皆天下大計

上初即位公進聖治十二箴

上嘉納焉又請正文體禁士子讀非聖書督學使較士必一歲周歷其偏員遼遠者若南直之江北以屬按臣湖廣之湖南廣東之瓊州以屬巡道良便又請大明會典詳議宗藩事例皆有　詔允行尋轉兵科左至禮科都給事中公在兵科議軍政勾補比試操練皆洞晳夙弊其巡視京營也議廣召募嚴選鋒均糧餉勸教演等十餘事具公奏疏中甲戌　冊封荆藩　荆王賜公以俳優進　及與

駕不已公若弗聞也者山居二十年未嘗以子公
入長安日與相知者舊爲酒人游意豁如也公懲
俗之沈以營池臺教歌舞飾舟輿蓺械獲爲士大
夫四戒終身守之城南一畝之圃花竹稍具竟棄
弗有其慎如此公又有造於吾郡者二事金山衛
去郡七十里魚鹽所湊用是多盜議者欲改衛爲
州公遺書兩臺謂改州必多設官多設官則掾史
胥徒一時驟加官所治者少而掾史胥徒所擾者

大且解守之役時詘舉贏非計兩臺感其言事遂
寢胡中丞執禮議官民田出賦更錢爲助每七十
畝加一金公固爭謂蘇松歲輸縣官以百萬計民
力餘幾顧安得重困且一槩爲令有日益耳民隱
謂何卒減十之七徐文貞嘆曰仁者有後在此舉
矣公性至孝居喪孺慕哀毀柴立待宗黨有恩割
上腴百畝以贍青衿三百畝以贍族之貧者族有
有節婦以貧故不能自聞公語憲大夫表其間有

蜀爭荊州事公正言止之荊王改容謝丁丑分較
禮闈得士爲是科最若大宗伯臨朐馮公少宗伯
高安敖公冏卿南城鄧公中丞濟河房公方伯涇
水趙公皆當世名碩人以服公鑒裁焉以資望擢
太常少卿冏丘禮成公受命將事有司金文綺之
賜方見柄用公深念時事有所不可數請當事者
求改南爲迎養地當事者知公有意遠之也竟白
王爵改南通政尋晉太僕卿太僕署在滁山川清

遠公討求牧政之暇與士子揚榷文藝又亦偉羨
修治平山豐樂醉泉諸名蹟蓋悠然仕隱無熱慕
云壬午　皇太子生覃恩追贈祖父及父俱如公
官廕一子太學生未幾丁封公艱公既歸忌者遂
乘間螫公
天子未嘗賜公玦壯髮盛年直須時復耳而公已
堅臥不出前後中丞直指使者惜公才剡疏無虛
歲遂昌項黃門特以邊事薦門下士之當塗者彌

從父當公微時佐豪家掎花公父子既老貧甚公迎養畢世且厚葬之不問舊怨公以訟貸子錢馮太學太學場其家無有知者公歸所貸有加焉曰人有德於我者不可忘也公昂藏伉爽矜莊自置動循繩尺恥為末俗夸毗敦尚本實有先民風範壽七十有五易簀之前擘畫家政細碎事皆可傳字幾於無怛化者憶余為諸生時方伯莫公甚愛其幼子且委貪宦家有日矣其家用婦言中格公



聞之竟以女室其子託孤之義終始不貳余以此多公而入史局後以後進之禮事公公亦數引為忘年友謂相識晚也衷簡肅自南司空入都時唐宗伯楊宮諭尚在史館與余郊迎之簡肅者吾郡守也語次詢公起居無恙薦論公夫國事曰諸貴門長上疏遽為先者江陵時有疏出同舍生手而借公名當時以此為言端今白矣嗟乎此海內所以惜公而公終不以自惜也胄君仁甫既微之於當世作者而猥及於余余逡延不敢應蓋三載而討諸貴不休則亦以余為能知公者耶公名景暘字紹熙學者稱為弘齋先生前史氏曰古之賢者以人事君不必出於已林公既堅臥老矣先二歲聞放高安場則哭之慟已聞馮臨朐場則又哭之慟若曰今而無以報國也豈顧私門哉宋王旦張詠皆有門下士哀其遺言厚德以傳於後假令兩君子不先公亦足任此矣繇斯以觀公又何得無



慟雖然公之不朽者自有在矣

漸川兄傳

按譜余家厤初爲汴人自扈宋南遷更居華亭上世有官一公始著數傳爲思賢思忠思賢又三傳至冕爲母姨錢氏後襲其姓又三傳而爲余兄今廷評漸川公公仕於
穆皇帝時上疏曰臣學幸以幽介待罪刑曹遇明
恩寵錫封章光施泉壤惟是宗系之未正先臣有緒言爲不勝嗚咽且惜春秋滅郤之譏敢請於是



有　詔復故姓事具家乘中公世有令德自先伯父静軒翁以孝廉文學稱然用名場者數矣公少善病積羸年十四猶讀小學静軒翁謂所善友白齋顧公曰吾爲青袍所誤不欲復以苦是兒令學家教鄉里稱善人足矣乃傾俐識公謂必國器第竟學及見其成不晩也公以此稍稍治舉子業居久之御史南湖徐公號人倫鑒有所甄愛長女而難其配一日過静軒翁見公卓犖沉邃心奇之試以文章筆立就多出人語即静軒翁亦不知公學成乃爾也於是徐公謂静軒翁曰非此子莫能當吾塲非吾不能當而子師遂納公甥館盡出所藏書授公讀而更爲揚搉大義公遂覃精著述寒暑靡倦舊痾間發則書炙字百餘置坐右終不輟業病亦不能爲害而名大起諸生間矣庚子歲遂領鄉薦是科也最稱得人余家則公及五泉公郡中則今宗伯陸平泉先生而下數人皆相繼脫穎去



而公與今孝廉馮勑齋先生一二輩凡幾上春官不遇中復丁　静軒翁憂痛念以枲勑故不蚤事祿養至乙丑歲公乃歎曰固也先君子不苦我學幾復爲所誤遂謁選得河南歸德府司理公素慈祥愷悌且久諸生間洞曉人情世故泚官行法人無伏奸案無留牘尤特重斷非當其有所平反風裁自持即貴豪請謁無路上官示以旨亦不能奪也時御史李公廉巨懇若干屬公考訊公鞫之乃

爲怨家所中者即䟽其寃狀并怨家罪狀白之老
吏恐請兩端恐重件直指意公叱曰吾豈以三尺
爲豪民報仇者即不大創之亂法李白之諸無辜
得盡出而挾讐傷人者抵罪郡中大快李公以公
爲能遂令公悉行按郡縣事政聲籍甚焉白蓮倡
亂既獲有司引繩批根頗爲平民累太學胡大采
者竟陵巨族也以蒼頭與黨羅入獄獄已具公廉
知其情爲三請於郡將得釋公遷行生追送於疆



贐以金幣公怒叱之生大慙感泣而去視郡篆郡
中有富室無子族亦無繼嗣者而婦寡頗不修內
行家僮爭產訟於郡公乃勑婦得從父母更嫁而
以其夫家之田產學宫以其所居爲義塾一講院
一諸家僮俱以法遣人服其詳當又某縣有巨室
數十人上書告寡婦淫行宜去公訊之婦有所生
子年可十四五詞與族人不殊義不能玷汚祖父
乃使母子共繫一室且唱言數日後聽族人繼婦

祠墓矣及吏出訊之是子持母哭叩頭爲請命公
於是令幽爽之既二載其宗人相率拜謝稱婦巳
改行遂爲母子如初其順人情類此屬有　藩府
藩府側有子粒收而無賴者從中爲奸往往縮其
出而倍收其入小民不能堪要結相抗上書撫臺
動至數百人郡守下其事於公公爲立法稍寛子
粒額令收者自運於是藩府與小民兩便之群聚
者遂散視篆某州州故有里役其器皿驢騾馬匹



之類畢役日悉歸之官其代役者更自置至有破
家者公定制滿役之家即以諸供應具授之代者
自一甲至十甲周而復始州置對簿官不得漁獵
民甚便之上其事於撫按撫按檄諸州縣悉注爲
令甲他若均田平賦皆循是壹章受薦凡七疏乃
以治行高第擢爲北大理評事　勅命贈靜軒翁
如其官贈母夫人潘氏配徐氏爲孺人當是時公
經畧已露一斑而當事諸公將不次用公尊顯有

日矣乃公急流勇退思靜軒翁雅志遽乞休歸歸而閉門教子厚洽宗盟施德鄉里日與二三先達結社林泉有以自適庶幾樂天知命者耶公至性篤於孝弟事靜軒翁備禮色養居二尊人喪哀毀骨立公始卜葬郡中有大姓走幣謀章致堪輿家黃翁且以百金爲壽公亦往謁翁見公衰七乃謬爲大言啓公公曰此身非我有有可以實地下者都不復恤黃翁乃愧謝卒爲先生行營善地既報以兼金翁曰君孝子也夫某氏之子雖金多顧嘗使坐客與吾同飯吾熟察君意殷殷一蔬食必與老人俱是吾所以見君孝情者也卻金而去乙未公黨弟宗孟戕於盜賊舟人兄弟俱被傷公聞變心動且思曰盜不過劫財耳寧怨毒至是且舟子何與焉其以同難也窮治之果獲原鑼與兇械抵之法公又撫其孤娶幾四十年今聶氏以節顯而其子士鴻用公教成名士矣靜軒翁沒有所遺產



悉以讓兄雪溟公弟養訥公且育雪潭公二女爲之擇配治裝而撫養訥公二子俾綱傳紳並至成立各捐貲以助其婚娶復給之以田宅皆世人所難者族之人待以舉火者甚衆歲時問遺不絕於路遇婚喪時爲傾橐於所窮交解衣推食了無厭色賑窮恤乏旁及閭里脫驂助殮施恩不報出寇之亂士大夫鄉村并舍一經焚劫居民隨取其餘公兩淮米穀布帛不盡於寇而盡於鄉人里甲糜知名然其以白公且訟之官公憐而釋之所全甚衆然公攜家避寇嘗一宿村舍中宵心戰亟登舟人皆怪之俄而寇已接踵刃交於室獨公家不及於難皆有天助矣公有二子長傳緒次九皐初公年四十餘無子忽所置某氏女者姑蘇人也入門其父母辭夫公惟其女有所悲結者問故蓋嘗受某氏之聘以貧故更鬻身時已深更公亟召其父以女屬之日即至詰且玷爾女名節并以聘珥與

之俱不責所負女家感泣又徐侍御季君午泉育子允治其所生母不敢舉潛溺之公聞急救得免因撫養成立未幾公以禮聘側室徐氏而竟生二子皆偶才可謂陰德之報云傳緒垂髫時遊郡庠詩文在漢唐之際生福孫俱登卒九皋即陞宗伯婿博洽好古恂恂醇厚補博士弟子員今為太學生弟其昌曰一家之中必有宗老敦詩書服孝義為族人領袖若漸川先生之於吾宗屹然典型矣



豈非子弟之厚幸乎然先生位不稱才厚修其德而薄收其報猶比不遇之士余以信其後之必盛也其昌於宗人中尤厚先生白首之畜本與先生長子伯長所謂傳緒者同起童子科鉛槧微逐形影相附中道而伯長夭歿余殆不復鼓琴無思之淋嘗不泪沾襟也志欲采伯長遺文序行於世力未暇舉獨以所聞先生遺事百一不可以不傳稍錄次如左以備家乘之記錄云

## 許配汪太孺人傳

神宗朝相門家法之肅推吾師許文穆公最著沒之日家無餘藏公有四子析田廬為三汪太夫人出者各授其一汪太孺人出者兩子共其一非析之法應爾也詘於力也然公捐館及今二十餘年兩幼子各成立能讀父之書能師公之儉世載其德曾不墜其家聲則太孺人之慈訓居多文穆公之刑于貽厥遠矣太孺人者汪氏即太夫人之從



妹生有巨雷繞室之祥端淑聰慧動應女史文穆公中年悼內始操家乘嘖嘖如也文穆公素廓落不問米鹽細碎又好留客牢醴取非時應聲至太孺人能咄嗟辦方為官詹府令携家屬入都道遇貴人巨艦薄之險舟幾覆太孺人曰此奴輩自為意氣耳今沒人白諸主者主者愧謝人服其有智文穆公居政府十年太孺人佐之約束臧獲庭以內肅然不聞人聲文穆公嘗買田陽羨侯明農之

日將家焉及以爭定　儲事歸且償初志太孺人以爲此及身之謀不能百世盛衰何常客子多畏不如安鄉井守玟墓便文穆公領之議遂寢逮治文穆之喪幾欲身殉汪太公諭之曰其若藐諸孤爲人魚肉何始受命强起啓戶開縢徧召族屬視其篋以明文穆之無偏私有以太孺人所居第當屬嫡長者太孺人曰此一第也而共居何復言乎必有覬之以爲利者直於官可也旣伐其謀訟遂



已相臣身後之卹廕一子中書舍人時立禮方承祿祿秀人交搆其間異議紛起太孺人聞之畧不動容曰此有朝典非可以力爭也後卒歸立禮太孺人持正知大體類此至如訓兩子敎望逢年嚴明整肅爲擇人師無狎友諸子婦皆里中大家太孺人御之皆以禮晨昏定省無少假借如賑嫡女之困洽庶女之裝不知其非已出也其助文穆爲德於親故者不勝書書其大者如此

朱母程孺人傳

司馬子長不爲婦人立傳但附書其事耳政姊汲俠陵母以智其得書固也巳寡婦淸爲財雄者而次於范大夫之後何哉夫以匹婦修然肴之急至天子爲築懷淸之臺國體褻矣斯史家之微文乎國家令甲婦非以節烈聞者不受旌書非從子與夫貴者不受　制書豈不一澗漢事之陋哉朱母者故奉　恩綸封爲孺人者也作朱母傳朱母者



程氏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上園朱公配也程爲學士篁墩公之裔朱則徽國文公之裔世相嫁娶如朱陳村孺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法當貴孺人考文彩公雄其配心奇封公竟歸之兩家俱赤封孺人入門能黜紈綺習以荊布從事即貧家女不啻也封公少有遺種恙伏首治一經孺人篝燈佐讀即寒士妻不啻也封公至孝常制服啖乂竹亭翁而孺人所以孝事翁者與封公等又以姑金孺人不

速獲為恨歲時饋祀不勝愴悽若有聆響妯娌宗
黨稱之曰孝婦孝婦云竹亭公捐館舍封公既免
喪以家之多故不能竟學將遠服賈邅廻其行孺
人察其色曰男子生而乘弧蓬矢安能牽於帷牆
坐隳先業不有行者孰任化居不有居者孰操家
乘行矣毋顧內也於是封公得賫意修息淮以南
江以北漢以東遊踪亙徧每數歲一歸歸浹旬輒
復往而孺人所拮据黽勉細鉅莫不瞻舉中歲遘



疾或强起治家事或臥而治之家人少踰其約束
事輒債孺人嘗曰行子冒霜露涉河山廉取羸羨
而屑越用之是漏卮喻也於是家大饒裕施及州
閭矣孺人奉西方之教常齋沐諷經以慈儉爲寶
里之人有逋租者没毋餓者度不能償或反賙許
語予姓弗能忍孺人力止之甚者更以酒肉金帛
慰遣之語曰傲覩暴追覩守有忍乃濟可以貺毋
儀矣孺人有丈夫子三人封公行役幾於瓜瓜弗

子在乳哺則孺人母之離襁褓則孺人父之師之
程督甚嚴無敢媮惰視其性質所近士者士賈者
賈各有成立諸子孫若婦[illegible]上詰寢門問安月朔
望率而朝祖廟門以內斷斷如也封公年老士思
始税駕於里與孺人白首同牢三子遊視膳羞[illegible]
就無方養而家用仕於朝供奉　秘殿會　備官
冊立　覃恩京朝官得疏　恩父母孺人始翟車
茀紱式慰瘁劬云先是孺人家數見異徵有伏雞



一生三卵者有巨蟒夜嚙軒窓孺人亟拜禱即遁
去者有鳥巢園亭之松上群雛次第相反哺者占
之者曰雞三卵將雛兆也蟒遁者慈懾暴也鳥反
哺孝感之徵也蓋物性竟爲祥而邑中烏反哺之
歌最著朱氏之盛豈虛哉孺人後封公兩歲卒年
七十四卒之日無怛化諸子若女若婦猶能誦其
遺言外典所云慈善根力壽蓋乃見信矣孺人細
碎事皆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諸生卒子孫姻婭

之詳具識狀中
內史氏曰余昔簪筆承明掌　綸制則閣學相減
日代言有體無若諛墓然蓋其餘也雖然志墓有
不愧者以此爲　制辭何諛之有朱母之　制辭
故在余本其意廣之比於范史則鮑太君傳近之
矣彼懷清之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贊傳

督同杜公贊傳

桓桓將軍忠廉勇義昔鎭三陲奇功僻二歌凱獻
俘告成飮至史不絕書府不停　賜牒血窮邊宥
巾私第
帝黎忠勳撫惻與胄鄂國汾陽適當吾世含毫削
簡用書厥事作杜鎭西傳
鶴林杜公者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漢之季子



鎭西將軍特進右都督桐之母弟鎭西將軍都督
僉事文煥之季父也少英偉慨慷負氣節不貲貨
利尤善騎射矯捷如飛人咸以飛將目之生二十
九歲襲職總旗例加副千户非其好也浮湛里中
且十年所巡撫賈公仁元擢守㳂河即已賴脫兵
部尚書石公星聞其謀勇推守寧塞營寧本公梓
里公行法無所徇人咸畏服時酋首火落赤台吉
圖內訌公日謹斥堠嚴譏察常於道上遙見一人

於衆中令左右執之曰疾視而卻步必閃漾也致詰之則所謂劉應隆者以罪投赤為之覘我虛實遂請諸當事磔於市赤聞應隆死為之寢謀甲午八月赤復糾大衆謀犯寧塞公曰彼衆我寡恐其侮軼我也乃先出不意以制之乃縱驍騎出亂箐淵直薄虜營虜恃秋高不為備忽見我兵至遂亂衆擊斬虜首十九級虜復糾套長吉能大衆入犯定邊鹽池公從鎮守麻公貴為前鋒與虜大戰走



之摧領正兵坐營中軍二月麻公復出常樂塞公以兵從令部將王龍等先諸軍殊死戰斬虜首八十五級視各營不啻過之三月出清平東擊火落赤等公身先三戰斬首二十五級奏凱而還四月虜入寇保寧堡公將輕騎赴敵斬其名哈走之六月奉 勅進署都指揮僉事充遊擊將軍管參將事分守清平路八月鎮守麻公檄調公將親兵出常樂塞逐虜臺兒山公從便道直薄虜營大呼虜驚散邀斬其健虜十有六級而歸虜不敢過吉能恥其酋長屢敗遂糾衆大舉入犯寧塞長驅數百里分兵抄掠將入環慶公提師馳援至葉家岔與虜相接為陣時虜勢衆而鎮兵道遠未齊人甚危懼公躍馬誓衆貫身先登合戰十餘陣公師益奮無不以一當百虜扶傷遁去棄所擄掠萬計陝西巡按御史林公奏公血戰以少破衆忠勇為諸將冠十一月兵部敘常樂功有 詔陞實授參將照



舊管事仍賞銀二十兩丙申二月套長吉能謀大舉巡撫李公春光鎮守麻公貴檄各路出勦時虜已有備公將本路兵出清平斬虜十五級公不悅謂諸部將曰虜今見我獲級歸必且弛備可再一出須大獲焉乃令部將李義等從波羅堡繞出虜後多持火鼓夜犯虜營虜果不備遂驚起公統衆繼至合兵大破之義等逐北至罩樹梁又斬虜首四十五級酋長吶指徙幕李公與總督李公汶聞

於
上上詔兵部議敘尋加陞副總兵職銜丁酉六月
酋首莊禿賴明愛等七台吉大舉入犯延東永興
諸堡時特進公桐再鎮延綏統兵往禦相持者二
十餘日特進公屢出奇兵擊虜虜勢怯稍稍散去
公聞報趨援與特進公合擊之公挺身而前斬其
名紛七級禿賴等相顧錯愕曰杜家兄弟兵勁不
可當遂遁還七月兵部敘桒家谷禦虜功奉　旨



厚加賞賚十二月協守定邊副總兵鉄總督李公
巡撫王公見賓交章薦公奉　勅以原官協守延
綏西路駐劄定邊營節制安邊鎮靖寧塞諸路己
亥二月甘肅巡撫田公樂鎮守達公雲拓河西地
築松山為內固而套酋方謀擾功　詔下令延寧
分道邀擊以牽制之時公方赴西協道出安邊適
奉鎮守檄令公出塞遂揮兵出安邊口仍檄協屬
分道搗剿公適與火落赤遇赤已預備擁衆四起

扼公公身集二矢勇氣益倍赤亦不能敵遂率衆走
其斬虜首三百六十有一級虜獲尤衆功為一鎮
冠諸將無不推服焉四月酋首鐵雷等入犯寧塞
營公率衆斬其前鋒走之閏四月火落赤等入犯
寧夏安定堡而花馬池副總兵李崑被圍甚急公
曰延寧雖曰二鎮實俱
天子封疆且吾兄方鎮寧寧去安定遠而定邊去
安定近余敢不恤同室之患而急在原之難乎遂



飛馳赴敵與大虜接戰者兩移晷殺傷適當而安
定圍解寧撫楊公時寧以奇功奏　聞七月火落
赤等謀入犯公遣輕騎出定邊塞至明水湖與虜
戰斬其驍騎走之八月赤復糾鐵雷等東犯寧塞
公馳援轉戰至關門墩走之九月套長吉能大舉
入犯延東高家諸堡直薄葭州而雷赤等俱率衆
東隨吉能大掠延東岌岌　朝野危之公乃請於
總督李公願以本協精騎直走火酋巢穴以牽其

勢李公狀西苛之公將兵夜出定邊塞徑趨雷赤
二部所殺傷不可勝數雷赤等遁自東路歸率萬
人追襲公後公返兵與戰終日身集數矢而氣愈
厲虜不敢逼遂揮衆圍之時行糧已盡有以渴啓
進者公揮去曰衆皆渴矣吾安忍獨飲乎於是衆
益感奮咸下馬爲步陣奮擊虜圍解公躬斬其名
哈三級雜虜五十一級虜乃燃假爲遁集守虜率
僧等部與雷赤等合復圍之而公兄桐開警自興



武營馳至虜遂解圍遁去全軍而歸庚子六月鐵
雷台吉大舉入犯磚井敗之其年請告歸臥三峽
別墅甲辰以總督李公廷撫孫公維城縉雲鄭公
汝璧交薦奉 勅以原官協守延綏東路九月炒
忽兒等七酋擁衆入犯孤山之紅崖公先驅與戰
虜衆雲集公纔至不再合而斬虜名哈十二級奪
其駝馬甲仗過當復追奪其二旗炒忽子以奪旗
中矢死虜遂號哭遁去先是公屢出塞破虜虜不

能支虜每人又輒失利去虜中畏公曰此將軍勇
如虎狼吾輩當謹避之因號公爲紅狼公又以其
面赤故也自是知公守孤山乃相戒曰是紅狼公
出矣吾輩不可輕犯乙巳九月延綏鎮臣缺兵部
以公爲首推因奉 制勅以右軍都督府署都督
僉事掛鎮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公以酋
首火落赤數爲邊患雖於往時數敗亦頗率於節
制不得一大創今專鉞在我時哉不可失也因興



師出安邊塞俘其部虜一百一十有二人囚而問
之罪赤悚懼遣使請如約受罰公不從赤窘甚乃
轉浼其婿毋切盡比吉并其兄弟六台吉等爲赤
請罪公始受罰釋其俘丙午四月火落赤憤俘虜
之恥遂聚衆謀內犯公飛馳迎擊於安邊塞下公
身先士卒援枹而鼓三軍奮勇轉戰三十餘里從
午及酉至明水湖虜合衆自固公張兩翼夾攻之
虜遂披靡四散其斬其名哈以下二百四十有七

爲所殺傷尤衆赤兎其欲自剄遂發癲右臂痺焉
總督李公巡撫鄭公露布以　聞五月中路酋首
擺言太台吉等乘公西征所犯保寧公聞報乘大
軍輕兵從間道赴擊之太等不虞公至倉卒四奔
遂不能合公揮兵斬其首虜五十九級七月太恥
倉卒致敗復聚衆保寧塞外欲潛入掩我不備公
與巡撫涂公宗濬議欲逆擊之於塞外時公侄都
司僉書文煥自安邊　予告在里公命文煥將千



騎爲前鋒公率五千騎後繼出塞數十里太統衆
所迎戰文煥督衆賈勇奮擊十餘陣斬虜首四十
六級會公衆繼至虜遂狼狽北走八月洮計等七
台吉入犯高家堡公曰鎮城至高家幾二百里而
遥馳援必難驟至不若直走其巢而邀其歸路此
孫臏所以勝龐涓也遂出常樂塞命子指揮僉事
文燁將健兒二千人爲前鋒公統大衆繼之至塞
外虵井梁遇過洮計自高家路歸短兵相接喧呼

聲動山嶽至曉斬其名哈端大以下六十六級火
砲所斃無筭十二月薊鎮酋首煖兎白言等爲薊
患當事苦之
帝正急畿輔而鎮守左都督尤公繼先又以收夷
丁過當爲總督蹇公達所糾參於是奉　勅移鎮
薊薊當承平久兼以重守諱戰武備大廢將不知
兵兵不習戰公乃喟然興嘆者久之因遍巡各路
嚴加選練如法者輒出槖中貲以犒之不則以軍



律從事所至自裹行糧不取行間一菜苞苴屏跡
巡撫劉公四科稱公曰武穆有云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怕死今乃兼之乎戊申四月兵部叙延綏建
安前後功奉　勅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
六月遼東虜方猖獗而鎮守適缺　詔推名帥代
之兵部舉公遂奉　制勅掛征虜前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遼東地方兼管備倭七月薊酋煖兎等
以公既調遼遂漸漸臨邊挾賞因相與聚族而謀

曰薊門以守爲功即一犯無證主戰者必與增當
而後可和紅狼公業已調遊無暇禦我矣復何畏
而不犯乎於是遂以精騎千人入寇界嶺口 公聞
警誓師曰薊雖以匹馬不入爲功虜勢實以是而
驕我備亦以是而隳若不一創之則虜驕益甚我
隳益極汝曹其誓克此醜賞罰俱在吾必依軍法
行之不以移鎮故爲汝貸也衆踴然曰諾遂騰踴
赴之虜素輕薊兵且不虞公猝至亦踴躍來敵公



揮兵亟擊之不再合而虜驚愕相謂曰紅狼公至
矣遂大犇公率衆追斬其勁虜二十三級所全活
者以百千計捷 聞 朝臣無不舉忻忻相告以
爲薊門僅見之功而同事者或慮虜報復恐滋多
事然虜氣既奪卒不敢犯而賞亦無加焉八月兵
部敘延綏安邊大捷功宜宣捷告
廟行賞
上然之進公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

襲仍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十二月酋首
來曾大台吉入犯薊鎮河流口大掠而去薊兵莫
敢誰何曾大得志復謀糾合逆酋插漢兒台吉諸
部虜十餘萬騎聲言復犯薊門震恐薊遼總督王
公象乾薊鎮巡撫劉公及巡按黄公等合辭奏請
令公親提勁兵搗插漢之巢牽其內顧事下兵部
尚書李公化龍覆奏如制府議
上命之公集師捲甲疾趨出中左所之長嶺山深



入二百餘里與插漢虜遇轉戰至哈流兎時插漢
巳西行聞報急歸援戰於中途公張兩翼分道亟
擊之虜遂北向走斬其名酋爪兒兎以下二百四
十有六級駝馬甲仗倍之總督王公巡撫李公炳
方露布以 聞而隨以錦州之役虜破大靖屯公
麾下王寵等輕騎赴敵不及事沒於陣爲同事所
中公歸臥三峽矣乙卯四月以巡撫馬公從聘薦
勅下兵部[illegible]欽起用八月套長吉能等以挾討王

金印十事不得遂大舉入犯延綏谷路東虜沙
計等攻圍大栢油堡副將孫弘謨全軍殞而復令
西虜火落赤等分犯寧塞公侄鎮守寧夏督僉公
文煥破之九月赤謀令崇虜合犯清水營遣督僉
公西援而赤復深入大掠公聞虜警遂自嘉嶺歸
虜獲我路人路人語曰汝曹毋狂逞我杜公歸矣
虜驚曰是紅狼公耶遂走報赤赤顧謂衆酋曰白
彪方自西返紅狼又復南來謂之奈何白彪者虜



稱公任督僉公號也虜哈聞赤盲遽撮鞭招南下
諸虜衆所掠輜重人畜星散遁歸赤不能止赤遁
歸其威名震懾虜衆者如此吉能既自大栢歸緣
邊騎馳書延鎮復欲盜大衆攻圍中路城堡挾讎
十事其氣甚惡總督劉公敏寬檄公統領固原及
延西主客官兵應援中路公出治兵而延固兩鎮
將士無不樂為公用吉能聞公且將遂散歸巢穴
令火落赤等七台吉更迭西出以疲公師十月赤

等入犯靖邊公聞警馳赴之虜至紅柳河方半渡
公邀擊之斬其前鋒七人虜遂大敗盡棄其所掠
而還十一月赤等以靖邊之敗大聚於旗杆山一
帶沙諸處火光亙數十里欲縱邊設伏誘公於伏
所而甘心焉公諜知之調集西路協守蕭捷等四
路兵自寧塞守口澗統出虜後多持火鼓乘夜夾
擊之虜方圖入犯不虞我兵出其後遂驚亂赤惶
遽不知所為躊躇率衆逆戰公身先諸將大呼奮



擊之赤遂驚潰公揮衆逐之明水湖斬虜首四十
二級公班師歸寧塞謂諸將曰虜雖小挫計必復
來宜乘其散亡未定再一擊之乃從間道出磚井
堡趨茨梁黎明與赤左部遇虜畏公積威又慴於
新敗遂不敢戰而走赤等舉狼煙聚衆數千騎邀
公於柳門力戰者十餘合虜左部復先潰赤止之
不可衆俱潰公揮親兵直衝其中寨其皂纛衆益
不可止共斬虜首一百六十九級其斃於砲矢者

無數赤遂遁徙不敢出　朝野無不嘉悅先是公自碑井奏捷歸詞降夷於靖邊守守雖之公固爭而左轄李公左袒守間公於督撫故定邊明水湖諸捷俱不敍敍於公在鎮之後云蓋公結髮從戎親冒矢石所當名王黠虜幾數十載前後俘馘累千六百級降附者合二千部九塞稱勇將者無與比顧其成功所自乃得之於廉惟廉故士卒樂爲之死亦以廉故貴人不樂爲之用雖累立大功或



忌功或分功或不爲上功公竟歸私第稱故將軍雖然他弁一失足不難以溪壑相飽覓公之世而無以藎莜明珠謗者則廉微也薦公於朝者有曰報　國心真吞胡志壯有日過敵曾經百戰養士不愛一錢言言實錄矣嗚呼自款塞以來文法吏不勝畸重一二名將皆仰鼻息功成則如隆冬之絺綌有急則如大旱之土龍故有言縣官不足爲盡力者臨淮不免矣公無偷心無懟色可以解印而歸可以擐甲而出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名松字來青自號鶴林居士延綏榆林人

贊史氏曰當世將門有將者稱榆杜三傑其以大將鎮西同其善爲兵又同其屢奏大捷

天子爲之告成

太廟璽書褒而河山誓者則又同然則督同仗節而二傑者益生色於是家聲太華重矣夫李茂兵敗降虜太史公猶恐極刑以相明藉令見杜公之



忠廉勇義且若爲揚厲哉

容臺文集卷之七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策 丁酉江西程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於君者無是爲大矣無逸一書說者以爲周公晛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而諄諄於享



國修短之說以服召公言永命者不少易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名輒曰得壽古者建公孤曰傅之德義導之教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曰人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強固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卽帝王不廢與三代以降其享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周文王者何罕覯也將無逸之主固不世

出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可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宗則壽親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逸否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

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揚厲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忠計之士拳拳以無逸進豈以帝王尊生之道在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將採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有味乎洪範言之也建極之謂皇歛福之謂皇歛而能錫之之謂皇錫而能嚮之之謂皇錫者以爲惠也嚮者以爲今也夫五福

者則天之神道也藏於無端遊於象先迎之不來攬之不得在世主與民萌其聽之悠謬忽荒之鄉而在皇者能握之以為患來之以為令者若雨露焉貸萬物而不窮若風霆焉鼓萬物而不倦則是無逆建極之主先天而不制於天造命而不制於命也不如是烏乎稱斂福自古藎臣哲輔所為危明主擿諫論者亦多術矣入之者或若而不甘受之者或貌而非質至如納約甚切苞稱甚多能使



人主一聽而即悟一悟而百悟者其惟周公享國修短之說乎今夫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可樂不必賢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趨也至悍莫如秦皇至英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福輩至誕莫如金莖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悍使若弄允以至英試至誕帖若杯餌夫亦重生為之蔽也因其所信而感之以忠誠款惻之意靡弗動矣因

其所曉而詔之以正大顯常之理靡弗投矣因其所趨而劇之以修德弭災幹旋氣化之事靡弗格矣因其所重而引之以哲王列祖經驗已試之方靡弗用矣夫謂納約甚切可一聽輒悟者此也岐伯曰至人之壽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不顓顓術延也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不顓術恬養也彼所術直藐然之軀耳宜無甚高論而穀於天地列於陰陽六通四辟於皇王之塗得無



大而無當哉及流覽載籍人主固有委命於天忘身殉欲者始於不自愛其生終之不復能愛天下之生何也樂不與奢期而奢至奢不與橫征期而橫征至橫征不與暴虐期而暴虐至暴虐不與姦佞期而姦佞至酒池也禍水也迷樓也於身為伐生之斧斤於國為殄世之膏肓其民離其社屋其名曰萬世積毀其德日職間於天矣故保身保民兩得之道也國之永命君之永年兩得之道也名

配堯禹身後彭祖兩得之道也君德清明君身強
固兩得之道也夫溷苞併其多可一悟百悟者此
也乃帝王何以為尊生之經哉或曰人主者神用
而不已必竭貴有以韜之此抑欲愉也彤佚而太
甚必渝貴有以習之此轉輾愉也於求無所弗供
貴有以嗇之愉在千矢之射獵也於意無所弗騁
貴有以節之愉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詘以利
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



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杜體
黜聰之為務非體也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而熊經
鳥伸之為習非適也窮天之產鑿地之毛而鵝存
發飲之為享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
負贖之獻而非所以酬順風之請也吾以為養莫
上於養神而形為下壽莫大於壽國而身為小帝
王者父皇天母后土萬物一諸人下一身四聰為
聰四目為目以祖宗德澤為元氣以萬邦黎獻為

心膂以耆儒宿德為膏粱以法家拂士為藥石以
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脈色晏安之毒
有弗懷也美疢之傷有弗遡也夫孰知尸居龍見
之為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為養耳也夫孰
知和羹麴糵之為養口也夫孰知肅雝宮廟之為
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肥之為養威也夫孰知一
日萬幾之為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於遂輿之
快明德馨香何必減於禱時之膰燕土交正何必



減於丹砂之化細旃經史何必減於紫庭之書籙
庾之詩作而知大氣之訢暢矣賡儀之歌作而知
百脈之舒平矣解慍之歌作而知元神之闓懌矣
八荒之內披淳風沐膏澤登春臺熙化日被天和
飲地德物無疵厲民無夭札油油然各安其性命
之情者誰非萬物一體天下一身者之大年與而
奚謗謗焉見所為我見所為人見所為生見所為
壽也卒之萃四表之歡心迓兩間之善氣除天下

之害者享天下之利貽天下之安者殆天下之禍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於無逸之主覩矣
商三宗文王弗論已古稱堯居民上兢兢如臨深
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
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然堯壽一百十八
歲舜一百十歲禹湯皆百歲今夫憂勤惕厲世主
苦之為桎梏者也玉食威福世主乘之為愉快者
也以愉快則至後世而代增以桎梏則視前王而



日薄乃三季以後抑何耄期者之少耶惟有梁武
明皇而多壽多厤矣無逸永年詎不千古龜鑑哉
斯道也自周公之後蓋不講矣其唐之劉知古乎
曰和氣若洽神仙自至雖詭詞哉可以語大理矣
其宋之王昭素乎曰養身莫若寡欲雖非閎議哉
君其要矣進而求之必也真德秀所謂敬祖宗則
壽親賢則壽乎朱熹所謂修德正事反災為祥則
永年乎二臣蓋大暢周公之旨而惜其時無訪落

之主也天祚我
明聖作明述二百年壹以無逸為家法恭誦
訓錄
高皇帝嘗謂羣臣曰朕逮旦臨御晡時還宮臥不
安席不敢怠荒畏天故耳當時有以道書獻者
高皇帝却之曰朕將躋一世生民於壽域寧一己
之長生為蓋周有文祖近接三宗我明
皇祖直接堯舜垂範遠矣



皇上纘承洪緒式揚而光大之二紀以來庬祉純
禧與天無極邇以　三殿之災修省甚殷雖中宗
之嚴恭武丁之正事何以加茲乃
上方加意修省耶不得復言靜攝而明問曰帝王
之尊生若何其以逸勤也是不然夫修短者福極
之為也福極者天之為也人無法以知天以雨暘
燠寒風之序知天人無法以回天以貌言視聽思
之敬回天敬者逸之反也無逸者敬之異名也修

省也攝生也同條共本合之雙美者也請以唐宋
諸臣之言反覆推演爲　建極之主助可乎夫懲
於忿懥者匹夫皆不見之闕消於嗜慾者萬乘無
不窮之物儻其宦官宮妾朝露自危山澤村墟秋
毫必析愁苦上薄精神亂營而欲以全沕穆之衷
養和平之福不亦難乎然師古昭素之言奈何勿念
也奉先思孝神是以能有報格下思恭臣是以能
有沃乃或蕭鄭代薦萃渙何存宸欲高居晉接都



廢假廟之誠衷憑翼之士遠而欲望弗廢之爾康
繁祉之爾綏不亦難乎真德秀之言奈何弗念也
今夫拱庭之桑非吉徵也雊雉之雉非瑞應也在
高宗帝乙之世皆不爲災非直不災或以過曆何
則域中之有大力者王耳逸有大力釀禍實多彝
逸有大力醍醐亦憐夫天何常之有向使二主者
逆忠而不用復過而不悛政事改爲之機失而復
失上帝譴告之意傷而重傷其能登年載德令聞

長世爲商賢君乎朱熹之言奈何弗念也昔周公
之言無逸也叢怨有戒何民之弗和正供有則何
慾之弗蒙保惠敎海奉以周旋也何賢之弗親先
王政刑毋敢變亂也何亨之弗誠一日能樂曰非
天攸訓也何天之弗敬伐其老成忠愛先事預防
譬則國醫也能辨証能察方懸俟後世使自得其
說而藥之沈痾立起矣又譬則道家言固已洞於
久視之術然非捐當年之樂而從之何益於延促



之數哉夫惟　明主設誠而致行以幸天下以育
羣生至德也以繩　祖武以答玄貺丕基也以諧
於康衢以歌於樸棫顯名也雖壽敝天地可也雖
然尤在於上下之交嘗讀易至否泰剝復於君子
小人消長之際何憂之深也曰否曰泰上下之志
交與不交而已矣不交之極自否而剝世道更何
可恃恃有一陽之復可馴致泰耳故曰朋來無咎
正以世道一綫之生意在此而雖潜來君子之朋

但能無咎蓋有意君子之道長也洪範省驗卿士師尹有助焉此又錫福之旨通於易道之生生者乎



問楊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興而經道廢矣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而曰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削亦曰游夏不能贊則安見其孰精而孰麤也吾以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以然顧自宋以後益又甚矣以史言之有爲碧



雲騢者有爲孔氏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者有爲林氏野史者其誣善益甚即唐以前所未有也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之有言先立其大者有以滅意爲宗者有言至近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即道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的與蓋又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與

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事足
矣、若夫析道術以正人心、而專談宋儒
何益、其參古今而折衷之、無勦說、
夫道獨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夫史不得與道參行
者也衛丘明以來代不乏史而軻氏之後世已喪
道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而標之幟而世亦命之
曰道學此史學道學執事所以稽世次而並稱之
也乃其本末亦無弗同夫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無



所施教聖人者揭日月以開其盲而道行焉範古
今以爲之鏡而史作焉道者教之本也史帆教者
也其用一也仲尼述史者三詩書在焉雅言者三
詩書亦在焉春秋則史矣而儒者曰說理莫辨於
春秋又曰春秋之微又曰傳心之典吾竟不知史
之與道孰精而孰麤也其源一也夫史固須學也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辨文彼其程
量焉品第屑百代而非道孰爲折衷之夫學固須

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彼其繇
心以事見道以文而非讀史不能徑約矣其机通
一也是兩家者莫不有君子莫不有小人莫不爲
利莫不爲害莫善於上之相成莫病於下之相黨
莫不以僭竊而失權莫不以異端而亂正何也筆
有曲直則信史穢史之分也行有真僞則醇儒霸
儒之辨也史之效也善人勸焉滛人懼焉否則以
筆殺人不可言也道之明也大夢以解焉大惑



以靈焉否則以學術殺天下不可訓也有爲法受
惡者而狐史之風凜焉其不幸也遊於國書之禍
矣有能黜百家者而仲舒之說仲焉其不幸也挂
於僞學之網矣黨左氏者著三長五短之論尊公
羊者發墨守膏肓之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迄無完史也上尊德性者詘讀書之支離主道問
學者訾存養爲空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迄無
定論也夫史天子之刑書也天子之事聖人不敢

焉而曰我有罪乎乃或家操斧鉞人僭雌黃殆竊

國靈者也罪將安辭夫學聖人之微言也聖人之

統聖人不敢有而曰我無知也乃或早比自擁門

戶曹與幾代人臣爭也爭不傷矣昔楊子雲之論

異端也曰史與而道廢愚以為不然夫史果為道

之異端則春秋何書哉史自有史之異端道自有

道之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非私史之即能為

異端又非私史之即為異端也道學之異端在外



道非外道之自能為異端又非外道之即為異端

也請畢其說昔者史之統甞一矣有左右史以書

君舉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庶人則至側陋矣亦

且黨正月書族師歲書鄉大夫三年獻書藏於內

史則是無人不史而亦無人不領於天子之史也

無人不史而私史何必作無人而不領於天子之

史則私史不嫌作也周衰盟府之權失諸侯之籍

去車門土崩之義多遺佚而不彰於是私史與焉

若師春汲冢越絕楚漢實偏記之類皆已出於丘

明子長之世然不聞其為二史甞何也彼二史者

託王義以泚藻采務心以定其予奪必信而有徵

剏惡斷斷而不叶定哀之微寧錯經以辨義義是

示邈乃闕疑而不書觀其所包者雜糅管闚三

五墳索倚相讀之以為多有陋春秋聖作綜之以

為博者無不寄以斧柯引之繩墨則有私史皆攜

擕而棼析之矣由此以識史家之統惟天子能一



之天子失之良史收之異端不足患也愚所謂非

私史之自能為異端者此也昔者道學之統甞一

矣將為愚人耶曰困焉勉焉將為賢人耶曰擇焉

執焉聖人則天聰明矣然且憤忘食思忘寢七十

而後敢從心所欲則是無人非學而亦無人不稟

於聖人之學也無人不學則外道不得作無人不

稟於聖人之學則外道何敢作也仲尼沒而微言

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今增洙泗之塗過而不問

於是外道興焉若莊生之敘九家荀況之非十二子凡似是之說皆相望於子思孟軻之世然不聞爲吾道害何也彼二子者紹聞一家之遺私淑五世之內其脈真故詮言絕肖其祖其傳的故覺世不惑於師兩端位育收諸未發之中千聖淵源發於幾希之微故能叩扃啓鑰振聵鼓聾若索隱行怪孔子之所憂詖淫邪遁楊墨之所據者莫不望洋而嘆見晛日消苟其來歸即天包而海納之矣



繇斯以譚道學之統惟聖人能一之無聖人而雜有賢人而裁亦不患異端也愚所謂非外道之自爲異端者此也私史之所傾也其在晉魏之後乎有家乘有郡書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別傳皆謂之私史私史者史之惑術也其言出於朝士者也則以爲實歷而有稽其言出於野士者也則以爲虛中而無據凌誶之事祭士之所求也刻核之言不肖者之所索也非史家之異端可乎

雖然非私中之私也未甚異也以言其厚誣則先人之移而非舞文之罪也以言其不根則佛笑之優而非懵主之盜也以言其承虛則吠聲之犬而非含沙之魚也以言其淺膚則腐爪之蠹而非黎丘之鬼也至於宋而遂有不可詰者請碧雲騢而先憂後樂但妄語耳黷孔氏野史而焚香告天定欺人耳王元之不得志於史職也則有建隆遺事以修怨焉若無意於趙韓王也者林希古黨於章



惇也則爲林氏野史以益愆焉若持平於元祐諸君子也者其設心積慮將使紛修之士蒙疵於穎汙青蠅詬之夫攙肺肝於白日而不爲異中之異哉宋臣李天性患之於是取名臣之受誣而昭然有據者案而斷之曰典故辨疑誠史家之金湯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耶亦有茹霜噴露寒燠其筆者耶無論魏收佞玄之於班掾何爲耶無論陳壽

歐公之於錢氏何為耶即原誅叢史以如鉤而薄
貸蘭臺之亦黨何以服魏泰諸人之心而關其口
也且夫熙寧之事苻離之役宋之大關鍵也以實
錄不能正而遵堯錄正之以時政記不敢書而齊
東埜語書之豈得謂私史之中無如陳攉周密其
人而略無助於謀野之獲哉今宋史具在謂宜倣
唐書糾繆之意刋其曲筆歸之雅馴亦千載一快
也外道之日繁也其在戰國之後乎有諸子學若
管商者有註疏學若服鄭者有老莊學若胥之王
何者有釋典學若唐之房融梁肅者有禪宗學若
宋之張天覺張無垢者同謂之外道外者吾道之
岐路也有聖法以為之藉則庸聽惑有巨子以為
之驅則風尚成遊方之外放誕者適也解世之紛
高曠者趨也不謂之異端可乎然未異也非同中
之異也言乎其相睽則門外之敵而非室中之戈
也言乎其相濫則涇渭之分而非淄澠之合也言



乎其相形則榆枋之飛而非修明之彩也言乎其
相親則分席之交而非孿子之似也至於道學之
也乃有不可曉者金谿以養性為宗也而欲廢格
物近於動念即乖者焉楊簡以滅意為宗也而曰
底用思為近於疑處即魔者焉釋之所爭者神不
滅也江門則易之曰至神而把柄可見矣禪之所
默者知之一字也文成則易之曰良知而面目畢
露矣此皆與濂洛君子生則同修闕里之言沒則
共廡兩楹之奠而何其同中之異如此哉先臣羅
欽順憂之於是取諸儒之逃禪而顯然近理者案
而斷之曰困知錄誠正學之金鏡乎而執事猶若
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時雨之化亦有為上智設者
耶豈以狗象之態亦有與玩物同者耶夢寐即自
畫之為巫湖即康衢之見又何求多於子靜耶寧
為真狂無為真鄉愿又何苛責於偷安耶即令其
完燦之節而惟撿其毫釐之差何以服子靜諸公

之心而爲之符也且夫戚室之老西方之愚二氏
之真舜祖也猶龍之數同世而形攻有聖之稱先
時而懸斷豈以楊陸諸子故嘗闢邪崇正者而反
塵諸門墻之外哉今諸語錄具在謂宜於性理一
書之外總其條貫別其門庭亦千枝指南也宋之
鄙人有寶其利鏡者過於肆見秦宮之廬直洞其
腑乃自失也此史學喻也有學歌者自以盡師之
巧且辭去其師爲送歸之曲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而復終身不敢言去此道學喻也雖然今之彈射
史也能皆得情乎吾恐白簡之鐵鉞不懼於刑官
之刺客也今之刻薦史也能無虛美乎吾恐淵明
之吹噓不重於一字之華衮也今之庠序學也能
不長傲乎吾恐處士横而愛在君父二氏之徒其
有辭矣今之詞章學也能守傳註乎吾恐邪說勝
而憂在人心朱尹之脉從此遂絕矣語曰學視者
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此今日史學道學之
所急者也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郤復推
本觀奇之綮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才盛
矣無奇也兎罝之詩鄭氏以爲野人美閎
夭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腹心而遺
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
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人也而力能出
秦救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丸土人也而
止王宗侃使不復洶虜布衣也而起義以
抗金亮下第進士也而以空頭勅徵兵五
千解澧州諸州之危此其人皆倜儻負才
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
往往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
何奇也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
范仲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
不難越拘攣以搜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
如裴度烏重胤則既試之效矣而識者猶

有李元平劉秩之懽豈知人善任有未易
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材靡於豢養謂宜
有不測之察舉以收嶔嵚歷落瓌脫絕倫
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稍一嘗指乃
天下之責四面至矣
明詔方逮治之以正欺紿之罪豈不當哉雖然懲
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
切廢者否也茲欲使真偽區分舉策畢舉



操何術而可
自昔謀國者易背不與豪傑共功烈乎張百目以
為羅是恢弘之遠畧也秉衆尤以為翼是忠篤之
長慮也得一士而制千里之難聚一人而開囊征
之門壯尊俎之折衝洗山川之鬱滯須不避哉雖
然事有同指而異跡同情而異效者何也人固不
易知用人亦不易也與之為有方豪傑之士或逸
而出焉與之為無方鬼譎之士或貿而入焉是敗
道也敗生懲懲生疑遂曰天下果無奇士夫使賢
知長往而姦雄竊笑者必繇此矣此之不可不辨
也蓋劉邵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曰上要然適
用已耳常人吉士自古所須絕智異能世不多得
用人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遊乎百無一人之
行非儀的也吁此豈以常人吉士者處於才不才
之間因機緘謹營壘並於不敗巧於用短者哉又
豈以絕智異能者閃爍不測詭故不惜姓霧五里



揮日三舍路險若鶩與没俱出以人國僥倖者乎
非也制治未亂謂之常人勘相國家謂之吉士吉
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為常人者能為非常人者也
今夫解臟理腸刳腹滌藏腎之奇者也未若肌膚
之治之尤奇也動於九天藏於九地戰之奇者也
未若上兵伐謀之尤奇也不講於用奇之說而但
以溫平無毒之劑為善醫堅壁清野之師為良將
吾不知其能終無患乎且夫人固有一不為少萬

不爲多者。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倍賢曰傑。萬傑曰聖。此皆絕智異能之别名也。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州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有一賢。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千里而有一賢。則猶比肩也。故曰。亂國之廷無人焉。無人者。非無人也。秦負山阨。折足。視其印圖巴蜀。蜀而綴圖巴若若矣。邵之肯用奇。得



無意乎。昔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以十六族。則不能舉。以萬邦黎獻。則不盡臣。以巖居穴處。許由巢父。州伯不戶之徒。則不能致。然而謂之野無遺賢。何則。彼其五臣九官。皆萬傑之聖也。一璣衡而測天地之度。一干羽而動頑苗之格。一手一足之烈。而假四海之洪波。一奇一偶之跡。而發九疇之秘藏。以非常之人。致非常之績。雖有遺賢焉。猶之乎無

遺也。蓋其所謂無奇若此。公旦以碩膚之度。弘吐握之勤。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得三士焉。以定天下。所能致若彼。所推擇若此。無亦惟是天下之選。是崇是急。豈其薄收自屋之譽爲。今觀其布月令。則仲春聘名士。季夏贊傑儁。不問時矣。訓商奄則曰。廸簡在王廷。有服在大僚。不問伉矣。繫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藪以



富得民。不問官矣。麗八議則曰議賢。曰議能。不問疏矣。士生是時。苟有絕智異能。無不承光仰流。赴尊帝之求。而與賓王之列。能耶天下。而不稱奇才焉。略耶天下。而不稱奇謀焉。直耶天下。而不稱奇節焉。勲耶大下。而不稱奇功焉。非無奇也。燕函粤鎛。夫人而能爲也。雅駿不劍壽於旂幢。豪傑不勒名於盤盂。無事而表異也。烏乎奇。烏乎不奇。奇士之有鬪也。多於三季之衰。戰伐之世矣。封畧之內。

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計過履天義不逃
所如此者奇天下盡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
安家完卵於巢解醉以酒如此者則又奇鶴實承
軒子何能戰舊有餘食士饑欲死急而不之應是
果知我也出而圖吾君是使失士者愧也如此者
則又奇生厚則安存之處深事若則於全之情薄
以全汪者悟也以死汪者巧也彼飽而不飛此困
而思鬪如此者則又奇居龍之術當年莫試失矣



之壺千金可享投擲而不禁貨畸而欲售如此者
則又奇名未聞於人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矣
刀而藏之不爲爵勉不爲祿勸以憂社稷者貞士
之槩也排難解紛而輒取者商賈之行而義之所
不敢出也如此者則又奇蓋執事所問弦高諸人
大都近是矣方秦之襲鄭也弦高販於周以乘韋
先十二牛犒之孟明曰鄭有備矣卷甲而還語曰
智貴卒力貴突弦高有焉方楚之攻魏也魏使人

求救於秦秦救不出於是唐且九十餘矣西說秦
王秦王爲之濟師而魏故得無恙也詩曰辭之懌
矣民之莫矣唐且以之焉兄數援北邊田疇躬耕
徐無山中者耳不數年威信大行鮮卑致貢烏丸
竟受首焉王宗佩渦廣彭州王先成與衆同患者
耳一出奇而流亡盡出宗佩意消百姓得復業焉
此二子者無半通之綸一尺之銅而屹然以其身
捍大患庶幾哉社稷之福矣當宋紹興時有以忠



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而金主亮環攻之不得志
者魏勝也當宋開慶時有以不知誰何之卒五千
人保澧州諸州而制使物色之不能得者張惟孝
也此二子者不費一斗粟不挂一領甲而毅然以
其身敵王愾庶幾哉尊攘之義矣不得爲奇士乎
哉雖然以敵者奇矣而寄斥堠於塗之人何其危
也請授者奇矣而制國命於辯士之舌何其無策
也田疇先成之計奇矣而當時之牧民禦衆者何

如也魏勝惟孝之兵奇矣而當時之橫門專閫者何如也為國家計與其萑食者之善謀不如肉食者之無像也為諸子計與其生而為亂世之奇士孰若用而為治世之能臣也且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無權藉背時勢萬不試而出一焉猶尚如是况於順風而招登高而呼騁逸足於康莊縱遊鱗於大壑其所成就不尤足稱哉故有言信義可聽而豪傑不可學者蘇洵也



有請兩制大臣寄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論求壯勇出羣之士者范仲淹也有謂成才不易得而奇材最可惜者秦觀也有請破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者蘇軾也言人人殊皆欲國家收奇士之用而已矣乃恍事傾患其若房琯之於劉秩關播之於李元平者何哉善乎劉邵推言之也曰用奇有二尤之失尤妙與尤虛者也夫尤妙之人被褐懷玉者也吾愛吾鼎者也若滅若滅者也不柰不鳴者也眈眈逐逐者也望之似木雞者也不為驚鼠發機者也尤虛者不然乘人闘捷者也喙長三尺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鳴義橋度者也借叢狐社者也鮮入皖居者也不畜狗馬者也故曰尤妙之人多含精尤虛之人多瑰姿彼含精而我皮相則失之彼瑰姿而我舉肥則又失之而且曰使貪耶是相於賄也使詐耶是相於姦也東盜而盜耳舉瘵而瘵耳不亦輕朝廷薄巖穴之士耶是故莫急



於知人莫要於善用夫知人難也造事者能知人虛懷者能知人廣詢者能知人去讒者能知人善任難也禮士者能用人因應者能用人推誠者能用人一權者能用人今夫以愚欺智罔弗察也以私投私罔弗受也兼聽之言罔弗公也偏聽之言罔弗私也造事則權度精虛懷則藩籬撤廣詢則以耳正目去讒則以心正耳皆知人之術也士故有志不可奪也材各有宜不可概也信而見疑不

可任賢也能而復御不可用將也稽士則士殉知
因應則官任器推誠則心膂輸一權則手足展皆
肰人之道也斯以萬舉而萬當也不然慎勿言用
奇哉方東事之興也蓋亦有布衣慨使深入虎穴
矣適而信之則遂以為陸賈為酈生適而疑之則
遂以為巫臣為趙信今其言多鑿空放如捉影曾
不得鷄鳴狗盜之用而顧有剖胎焚天之名世有
姦雄必以覘 朝廷之深淺矣要以國家賞太輕



罰太重資格太拘文法太刻自勞臣力吏終身自
墮者何限而況草澤之士乎其為泥淪可勝道哉
夫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則執事所稱
者是已元平劉秩其土龍乎蓋又有好龍焉其怒
而飛白日晦而海水立高歎李密真非與好龍不
得真則好龍端可慮矣

## 募緣疏

### 積慶寺建禪堂疏

積慶寺後有宅一區是先伯之故廬本給孤之祔
地厥考肯堂厥子搆人都非矣南方入定北方起
僧其病諸雖汚泥不礙蓮花而穢土難參香積每
梵鍾之到枕似得皈依或勃谿之庋垣殊妨晏坐
非維摩搏取三千界乃敢利剖衣無遮身雲水衆
是而不來居士攢眉便去必有布金之緣如來



捉水康成捨宅之事以空還空庶子肯作金湯柔
菴因而荷擔願我同志咸廣檀門捐彼杖頭阿堵
餘展此架裟一角地叢林麼叢林與衣鉢宛爾招
提游招提宿蓮社開乎

玄墓造殿疏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上游梵天之靈境也雪映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道社如游慧遠之林昔萬松曾一日吸盡其區今僧灌披三條悟明大事刖恭既剪愉矣特與雖尚字故有茂林船子上無片瓦念佛地有金尚貲極度而僧人作定及與道謀信能傾瓶鉢之餘羸便可落招提而游術多材爲林不取期於一歲善因成果是所望於十方



嗟乎昔也僻鳥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也朱門大宅間如綠木之魚何則名聞既普剎那而化寶坊感應木交畢世而雖茆蓋欲攝慳貪之種須豎精進之幢不日成之吾筆非祿斯言左券哉

古杏募緣疏

此栴檀林有文杏樹雖老僧過其甲子實古剎齊其春秋半存半禁或娑羅之受記一花五葉伍少林之懸絲有僧以成法破法皆爲涅槃欲樹之捨身分身而作佛事匠石屢顧斧柯將赤嗟乎未劫摧敗如來佛猶不免樹何以堪哉章吉甫等指布地之數金壽參齊之百尺恒使僧不侍而傍復不有如連雞之難棲庶幾才亦全而不才亦全免蒿



牛之廻首人閱樹樹閱人畢竟人能呵護後視今今視昔直須今作津梁若也勿剪勿伐營存鳥屋之思則何壞何成共證鳥窠之法矣

上海縣龍華寺建藏經閣疏

今海內奉大雄之教甚盛刹刹相望不知其數矣其得　勅賜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卷者蓋寥寥乎千里而遥曾無一焉間有之必其封守之名山如三莪五岳者又不然則如陪京與都神靈之發跡也又不然則如金焦落伽江海之奥區也乃茲海邑之在郡縣間其彈丸乎龍華寺之在名藍淨刹間其秭米乎而得與於　勅賜之一數嘗夫幽



人寒峻而與將相大臣並膺帶礪之封豈不異數中之尤異哉雖然匹夫而帶礪也則有濯磨修飾以荅殊寵耳叢爾叢林而

聖天子之法施及之則必為

聖天子弘法弘法之要在於闡教故大建閣以尤藏集僧以繙經作室以安僧聚糧以接衆使平原易地而勝於江山僻壤孤村而壯於都會斯數事何可一廢吾聞佛法付囑在天王帝釋龍華建於錢忠懿王而賜藏在今

皇帝帝王之事古今一揆矣代之有終者非此方衆庶而誰望

##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爲震旦希有功德至爲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其傳永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也是爲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又以詑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此爾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謂



靈山一會可矣

##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江以南列剎相望未有稱坐化菴者惟吾郡積慶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在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巋若而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搖豈壽師護法弘慈之願乎宿來非至人所戀而芟樹亦後代遐思聽祖容者既作希有想飯敬想則此寺之榱桷瑞像即師之七寶臺此寺之茗薌閒房即祖之方丈室丞



覩其日就傾圮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嘆與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無王珣捨武丘之千間麗蘊擲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而招後乃空拳不實敢以諗於檀施者

重修新橋募緣疏

范龍圖詩云一摔危於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婁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其柱欹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欲墮剎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懸絙而觀井王陽望棧而迴車尊生之人不過此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為損貲且以諭於同心者



飯僧疏

淨土即禪也飯僧與放生即淨土也離餓火得正命食非飯僧境界乎離怖畏得意生身非放生境界乎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是故飯一僧與供養十方賢聖等無有異活一生與度盡恒沙物命等無有異兩者剎那運心與盡未來際永不退轉等無有異在修淨土者弘願深悲植此德本耳靜方禪師之說彌陀經也諸檀越之飯僧以百計放生以千萬計也此吾郡之現淨土相也吾聞優鉢羅花千年一開花既開矣各檀越勿生退轉心以圓此果可也余請先登以導焉

## 化佛燈疏

迦文佛坐道場四十九年不說一字慧度佛造藏經五千餘卷不掛一錢蓋衆生現行具有做那之因而法道流通或當時節之至於是慳貪斷破勝果圓成娑羅向東而榮貝葉從空而墜矣嗟乎永嘉欲粉骨粉身以酬恩永明欲皮紙骨筆而繕寫況於捐此朽貫積佛智燈寔人天之福田豈衲僧之家具然而顛倒見無難遣想有情就世衆委用



慨等泥沙事涉法林護錢不啻腦髓將使閱百踰旬無一經徧四天下無一藏矣凡我同志勿受邪因若也祇樹孤圓仍見黃金之布地庶幾吳門匹練忽見白馬之追風

## 募齋疏

法輪未展先展食輪十萬八千人俱遊香積土雖然人人喫飯不曾咬一顆米是名不住相布施是名真法供養廣上人發願如是如是

## 為劉居士題疏

昔有龐居士擲百萬於湘流今有劉居士破家散宅行五千藏於赤縣神州其友不必簪紱而惟天親無着之相求子不必祿仕而以探微道子為貽



謀行無人損心與天游富可使貧深悟無常之理化而無恒當乘大願之舟

## 題古潭疏

三衆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余嘗為僧書云五岳之外衆岳最高六度之中檀度為上蓋以先施者今日為古潭衆之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虎丘禪寺者大吳勝壤西晉名藍爲王珣捨宅之破荒亦支遁買山之小隱龍宮鷲嶺與雲日而蔽虧鳥革暈飛極人天之鉅麗蓋形家以衆大取小故南朝四百八十寺爲最尊而釋子以弘法付僧故竺典五千餘函其恒轉者也盛衰相禪成壞本空始睿皇帝己巳之年催鬱攸氏丙丁之燼曆元初届陽九再逢突如其焚鬱遏不戢長者反風解應徵君與酒無靈聽經石饒貯千頃火雲可中亭無蒸一方明月丹霞全提正令若一佛二佛之可燒趙州橫肆宗鋒謂木佛金佛之難度堂堂像設莫捄頭然訛訛鬧提懼懷腹誹疑護法之神通汗漫使太乙之定數坚牢生退轉心斷皈依種矣余聞而訶之曰是何言與是烏知佛恩之廣大佛戒之孝嚴與何以言之今者八紘之內一紀以來逢薊則



獲偷未剪黔巫則千羽猶賒骨以澤量烽多夜燗而惟是吳水吳山晏然樂郊樂國豈非沿蕭梁有漏之果熏衆生慈善之根佛寶法寶懸護宁以紹隆刀塗血塗際棘林而跳出寧得宸以及此何戴天而忘之耶若乃茂苑長洲舊是管絃之地樓船簫鼓慣爲游冶之場晨鐘夕梵雜釵釧聲飽肆屠門溷旃檀供諸輕垢罪詎梵網條歲月滋深天龍預檀出與災而微衆委焦土以爲師契經云共業所感者非耶夫共業所感者仍須以共業消之譬夫因地倒而因地興反手雲而覆手雨奚必待身爲牀座徧三千有若個地布金錢先四衆鋤其穢而淨者現舍其舊而新是圖天火有同人之文澤火有革故之象祝融峯清涼寺境在人移毗耶室香積邦土緣心造則三十二相重瞻善逝之真容五十三參復開彌勒之樓閣矣旗勿銖銖兩兩斯泉府之一毛故當刹刹塵塵幸檀門於六度援毫

前導拭目觀成謹疏



## 銘

### 原心亭銘 并序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虛靈闔闢天地天地有心惟人攸寄圓顱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巍巍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火凝氷肝膈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罔覺應不失宗以靜爲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發於眞性檻馬牢猿溺增躁競以動爲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聲色縱橫隨波逐浪醉死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爲要既識眞心觸機是道體用非麤神化非妙何以識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不發氣象於此可知旣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而安焉先登拾花亭揭原心至致是存銘以志警丹書並尊

## 犀角銘 為王圭叔觀察

非熊非羆厥獲維犀利用行師非金非玉厥觴維角大斗斯酌文武孝友鋭訊獲醜彤弓兕觥燕喜則有叔作寶尊章帝之佑有酒如淮有福如酒王氏子孫永保受

附後書

明公文武忠孝世濟其美往者緝鯨波剷虎穴廓清三韓撫定邛僰有存與國拓土疆之殊勳



而蠲人蔽之未耀於光明天用錫公殊物以彰公之功此疑者角也無謂玩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若鼎鬼之鏡驪山之鐸公輔之刀除毒之劍濯河之璧記事之珠龍濱之墨自公佩服以來必有鬼神潛衛吉祥咸集而公不自知者陰符經曰食其時百骸理以為如意乎手食也以為假山乎月食也乎食目食跳口食覩乎琢之為杯日飲醇酒數斗必收刀圭之用以堅報主之身何則蠡之蠻下聚於足犀之蒸上聚於角蚌與蚌不同類而其採吸月華則同蚌得月則珠生犀得月則紋生皆通靈之物也襄間之劉大夫在海南見一犀能等犀也而貫之以酒浮光晃耀跳丸遊摩畫輪紅而夕輪白劉不解卻之借此大叔夜之失石髓者也犀角度二尺以上此自犀中龍剖之必有奇治以為杯寧待邀明月明月自貯楞嚴所云十種仙人有堅固日



月而正性命者公坐進此道矣公若曰吾趣向宗乘十種仙人法塵影事未足當吾犀辟也則請以觴借野叟為一日之用野叟試其何如杯銘應敘作數言則游方之內者也

## 天然几銘

南海之南輪囷離只使鶻也雲騰蛟致雨其生也不知幾千年其來也不知幾萬里君子所憑能勝則喜

詩

二十八宿寶硯詩

龍尾之質鳳池之凹端州東井昆吾寶刀貞如兎
角質如牛毛神藏鬼護余也寶遺具紋柳浪其韻
實緻不紙而平不危而高月尚淵鬼斗轉星杓如
玉有符如箕有軫非觜觿來乃璇璣本如手之膩
文心是引危室參羅婁壺可準婁明離瑩混沌詎
損昔余東壁子虛長揚觜不余拙亢彼奎章今弁
爾翼畢世相將余如木雞觜距忽張月氐非遠芝
房非祥塵土腸胃守黑乃緘延於世胄箕裘之藏
歲次鶉火日中星昴太史氏著寶硯弁詩



像贊

定光佛像贊

木佛不度鑪金佛不度火四大所和合孰是真法
身定光是何人幻形亦常住水淩淩不爛火燒燒
不着父母所生骨堅固如金剛或名長耳僧或名
宗慧師游戲大神通而依寂光土以依寂光故無
把茅蓋頭非嚴此道場坡公猶欠事有修檀度者
見佛亦非難錢貝不唐捐人天成善果



大士像贊

覩佛剎內古如來又何毫端現寶臺欲識大悲真
面目十方鐘鼓普門開

十六羅漢像贊

獨有一尊者過海不赤脚更着何物行初無一物
着

佛贊

火聧轉法輪象王無軌迹欲知不二門無智亦無

得

達磨像贊

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佛魔俱掃是繫驢橛曠然無聖解語非古瞻對師容少林衣鉢

飛霞大仙像贊

文皇本同時胡濙奉　詔旁求江海間歷紀徒爲爾忽自開生面云類純陽子虬鬚而鶴骨臞肥



稱異耳淸都故翔翔塵世亦覯止鏡光因像現鐘聲隨叩起飛霞若可攀頂禮首重稽

希夷像贊

白驢入華山劍客心巳了猶嫌愛睡歌不如一宿覺

緱山王太史像贊

氷壺方絜玉尺量淳介不崖異和不比周矣兮如春藹兮似秋畫地而蹈虛已以游碩然若墜疾惡如仇振衣千古撿鏡九流胸蟠錦繡腹貯丘壑辭月旦尺牘天球氣劘鹿角聲動螭頭鵷鳴于和克紹箕裘象前閒後國論家謀無子牟戀懷杞人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門之有相則贊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旣立大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僧繇

奉常沈日峯像贊

東海鍾靈婁多耆碩公也後起先民時式方絜氷



壺持平玉尺不競不絿有孝有德神祖端居釜鬵相隔天官子部升沈靡測姚江高邑克舉其職公曰爲三聲光奕奕勁骨冲襟朗鑒淵識周踐望郎是霜數易爰從民譽首正選席抑躁懲貪表微揚側砥犢柔情冥鴻健翮老汕成怒我道正直瞠目雲霄朸衣黼蘗推轂劍采息交赫迹蘭剪方悲梁傾見迫簪仕花封民歲洞斯澤罔不覃弊罔不革或尸而視或社而稷入赫程材以

克貢楛爨下收桐殘中辨璧寸晷標薪爲國柱石
文苑循良不磨史冊傳神寫照索隱探賾身無私
藏半銖寸帛口誦白華目迷赤仄君賜稱養親顏
以懌廿載之進䏝榆之滌非常稱孝度越千百憶
黍維桑從游交戟月旦子將玉山叔則音容雖杳
風義如覿豹變之一斑可窺虎頭之三毛或益

馮少墟像贊

亭亭鶴骨峨峨麟鳳德符濬哲正氣秋鑑萬物同



體一介必矜白玉絕纇朱絲爲繩茂叔之胸中灑
落子輿之慨立峻峭聖脈獨並關學大興自南自
北如車指路橫說豎說如水建瓴其隱也太華增
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
金鑄於
帝廷者耶

施奕之像贊 有序

奕之爲七閩大將軍之從子少從將軍學

書劍已復解音律盡其妙理吳中老宿往
往避匿以爲弗如然又携陰符一卷月箋
且誦嘗以訓兒絕口不及琴穫箏柱間冷
淡生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兒十三善劍

頖

施於東海發狐甲族武溪馬援樓船楊僕將門有
將知足之足自隱於弈若沉於陸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天籟人籟潚豁潚谷出塞入塞之歌大雪小



垂之曲惟殺奪之自如知雅歌之可續能走胡騎
於參差能挫秦威於鉛筑有兒墮地氣吞牛劍舞
崩奔弩逐鹿乃知壯夫弦上之聲如道者桑中之
宿吾安得以伶師琴友而目之哉

守溪陸隱君像贊

是廣顙而豐頤爲有道之腴是自裕而方袍則隱
德之儒乎思哉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
容數輩而貯群書人以爲受計倪而摘何朱我則

欲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間而與俱

陳允餘像贊

何然而不肥以不食五侯之鯖也胡然而不癯以不厭千里之糧也以爲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爲禮法士而嘗遊於醉之鄉蓋君家有孟公有仲舉而立乎其中央

馮忠襄公像贊

吉甫文武張仲孝友佐　帝中興象天北斗立德



立功可大可久堯階指佞虞廷代狩禹鼎伏姦秦匭照蔽神策天閑宜左宜右彤矢登壇金章紫肘斤斧寬饒照蘇枯朽挽童牛鼻扼風馬首戎清於莽鳳鳴於阜伏鉞臨邊秦晋風受熊羆桓桓公侯糾糾刁斗秋閑邊柝夜走出將入相鷹揚旄負譬丘尚父召南詩嵩論彼賈餌堅吾甲守章頼訏謨以驅小醜簽銘五熟柜錫二卣礪山帶河周前舉後廣庇萬間被覆九有黃家元吉白首無咎神守

摹清情田寫厚營海其目補天其手信社稷之元臣而韓范之爲偶者耶

海道人像贊

頭陀刻苦衲人瀟灑以清淨心游翰墨海米顛之絕伎可追玄度之家風猶在

覺虛師像贊有序

覺虛開堂吾郡北禪舉揚宗乘以佐講經人得聞所未聞及讀雪浪此語乃知曹溪



衣鉢信有所自吾嘗論法華以貧起教楞嚴以婬起教華嚴以癡起教雪浪毋首肯之覺虛於此必不疑也於其行贈之以言

虛非不覺是覺亦虛太虛同體無欠無餘伯孫難覲海墨難書洞下兒孫其解此者與

題延生像贊

長松落落白石齒齒揮麈談玄翩翩哉一士

夜臺禪師像贊

歲在甲辰夜壹訪余南屏請書牓書三於五臺曰金色世界於峩嵋曰銀色世界於補陀曰琉璃世界丁未又書離垢世界以貢九華先是丁酉余游九華有題額三大字寺弗戒於火而余書獨存似有緣今師之屬余書以此乃其意已在此四世界中矣今其投身大海蓋與琉璃世界相應也因贈遺像潛然贊之



假四大以成身還四大而莫斯斯造化之道民非覺王之所訓惟其生也若浮故其死也若游原以水而入水乃在流而返流不受迴於四山奚妄認乎一漚枯情塵於沃焦之土而盥毒相於壺閩之洲嗟乎晋化搖鐸而入雲吾師捨筏而蹈海末後一句希有精彩龍王順風而迎象眾望洋而駭浛溟之水皆立金剛之體不壞清涼山上脚頭真寂滅海中得自在

諸德祖像贊

阜門安隱燕市藏名騷人劍客畫史墨卿五雲彩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躬昂藏而玉舉神瑩徹以霜清雖能摹其形煦而安能寫其心神

得岸杲公小像贊

萬像森羅內有茶星應真方廣乳花滿餅是甘露溉是幽蘭馨能使消老可徙丁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拉陸鴻漸而遊趙州之庭

沈華齋先生像贊

先生之少也周貪給乏而耻言治生先生之壯也含真葆和而善譚長生先生之晚也厭形藏質而卒歸無生嗚呼其斯以為華齋先生

周虞卿小像贊

温乎其度惘乎其承奕如搜句思詩有覆棋功尚

青期仰曾不顧名岳遨遊道不窮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書弁卷首復為題
之

元氣為舟才情為柁泛學海之茫茫遊驪淵而得
路絲簑青笠製荷芰以佃黎空釣意釣棄陽觚而
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任態乃桐江之故

題蔡隨寅小像贊



井卌高絜季野春秋外晦內朗人貌天游脩期三
樂孫公四休寫經成隨退筆成丘無心道人有髮
緇流是以欣然而常笑浩然而忘憂其鹿門居士
之儔歟

瑯溪居士像贊

素封之富富於錢刀心雖海之亦足以豪學士之
富富於經史亦既兼之不爲焦貧其居也一息而
千秋其游也毋紙糧而千里易衍嗬嗬見家政之
肅雍詩詠振振樂子孫之蕃祉實市隱而天游非
說鈴與書肆

塵隱居士像贊

此余丁亥年為平湖馮季山先生贊也甲
午先生已千古贊所謂東方避金門者竟
不及酬今為欽仲甫書感慨係之矣

神儀靜適韻度矜莊其志則潔其行則芳乃絕乃
鎦肯構肯堂孝友立家既稱萬石兄弟競爽亦曰



季方單精素業標異青箱賦三都而籍甚抱遼城
而未償下澤欵段得少游之閒曠園林山水類仲
長之徜徉方且結羊裘而著書於竹徑行將侶晏
倩而避世於帝鄉猗歟人能畫先生之色澤我能
畫先生之肺腸

周公美像贊

斯人也吾見之彥輔之室矣此其避人而耐老者
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傳經而傾曲者耶吾

見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非否者耶吾訪之
苕溪之濱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
書隱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覩不可得而跡畫史
能寫其外之粗而不能寫其中之腴

吳江村像贊

圖書琴門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
璧爨下賞音帯耶璜耶風流可尋昔人陶隱居云
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處齋似爾之類



其知爾之深者耶

施沛然像贊

陶弘景麗安常註百草汎三航惟沛然之顓頏青
雲器白墮鄉肱不必三折而眼可見垣一方儒耶
仙耶吾安得而鑿其藏

沈海情像贊

其研四聲萬八咏者耶其釀白酒留何仙者耶鶴
骨雞皮桃顏則腴其鹿門襄陽其列仙之像者耶

澄源上人像贊

欲堅精進幢先披忍辱鎧天目舊衆衆恥為兒孫
貴求劍似刻舟一漚見全海貌悴而骨剛願力終
不改

孫儀嚴像贊

白沿最良美髯則賢謙謙君子璽字自閑曰恭曰
儉不敢為天下先方踵星辰之履忽廢蓼莪之篇
人謂君以世祿之家燕處超然我謂君以無涯之



智將結為大年

丁南羽像贊

布衣私交式取不訾以諾以輸君則衆之好義生
風縷恁詎辭冠則如箕飲不盡卮人謂其偷爾固
吾圃和同御寇百糊斯衆人癖於錢獨癖於書者
友家尊萬石之餘道範如存芳聞不謝蓋生而為
德於鄉沒而可祭於社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今素心泯濯氷壺皎皎玉繩有千仞翱翔之氣而守之以愚有百鍊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於蓍艾其居官也役因於積薪木老懸車惜哉干城廉鑑一書作我儀刑

劉松野像贊

使道而可告則人莫不告之於其親然佛之言大報恩也在皈依三寶而洪慈親以歷劫之神光松野之守師承詘榰度而自比於韓朱之外臣也且不知寒山爲何如人及其四山相逼一念迴光而曰我立寒山則已超之乎去故而即新蓋疑而信者爲龍華之廣額信而疑者有淨土之迷津此其問之相去何止於隔塵君自以爲寒山而吾以爲龐蘊之後身惟是遵令之溶川終爲易簀之正因一家眷屬於[illegible]也爲朱子提綱而說法亦爲居士寫照而傳真



文有之文學像贊

文有之文學余門人也其爲人坦中無競外落拓而內行醇至與人交傾蓋如故久要不忘人樂近之性不喜問治生游跡幾遍天下所得橐中裝隨手散去環堵蕭然常自謂當以樂死竟阨下壽身歿之日家無餘貲所藏者特余書畫數種其子長春文而篤撿不愧王謝風間出遺像相視寔然笑語可呼也因爲之贊

同塵和光鞠躬履方不爲理窟不爲智囊不陶糠秕不謀稻粱土木其形龍鳳其章于思華元殊毛謝郎標格與會雲上霞翔其人雖往其儀不忘肯以化鶴而戀亡羊羣落空空照星熚熚已游八極當歸衆香

吳用生像贊

心樂名山門有喬木行既亢宗惠能收族救念本

源册修祠屋若堂若封增膏增覆廣水爲梁茈年爲穀書破五車筆盈五簏豈惟聆封君之素昔蓋亦步韻士之芳躅

姚五山像贊

時游藝中山雅有戶外履无方難爲兄季亦難爲弟

潘泰鴻像贊

淵然若沖穆然若倜家聲世業令德奔泰鴻其雅



或緋若父風寄情簪組樂志雲松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斯爲泰鴻之德容

徐士竑

門人許經閱

容臺文集卷之七終



華亭董其昌著

[stamp]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海虞封太史許公爲諸生時京山李本寧先生序其集行於世矣後十有三年而長公太史爲不佞昌爲埋誌讀其狀多序集時所未盡者敢按次而論之曰公名其字某自號少微居士厥先有貫一



公者始居海虞貫一生子安安生怡晚怡晚生功功生杲杲生錙錙生神武衛參軍汾是爲秀峯公之考也秀峯公家擅素封豪奪自亢族有訟其田廬爲木析之產者既判不直業有牘牒邑中乃賂書史且滅其籍無巳又盡燬通邑之籍而以爲公罪拷掠備至公不誣服搜其家家人怖散幷失公所在無何而直指下檄郡佐覈其實事得解乃公客倩隣導夜走百四十里效秦庭哭爲直指哀憐

也當是時公年未舞象邑人稱爲智童孝童云弱冠補博士弟子即畢帖括博雅好古冀爲當世鉅儒其學各有師承經史學得之趙文毅公陳莊端公經濟學得之曾豫川公而趙公子玄度陳公子抱冲皆藏書萬卷公與周旋久揚扢甚習漁獵古今貫穿時務凡山經地志與河渠水利農田兵制無不精討前後邑宰如江夏段侯試士發策皆時事之要士莫置對公風簷條議燭跋請續蠶蠶



中詔段公擊節歎賞目爲臥龍邑數困於無年征輸不屬段公患之公請履畝相視捐其積逋裁其羨稅而復葺其膝圍以時捍患段侯以扁舟偕公相度邑中利弊犁然縷舉見諸行事言不及私也藍陽耿侯喜談名理尤善韜鈐公與上下其論辭氣莫逆嘗容迎公論武侯公陣法亟稱得未曾有郡伯朱公禱雨有應試士以井雨賦公援筆立奏賦一千三百言似出夙搆郡伯大奇之每多士於

郡縣有所開陳必推公前爲致辭無弗歛衽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爲是耶趙文毅公里居有元旦之訟乃青衿子始奴事之後叛之者諸子衿少年連數聚黨以不辱黌序爲辭莫爲趙公明者公獨昌言於衆曰左袒非類不爲黌序辱乎與二三正人白於臺察宵行露宿罔有寧處趙公即世玄度祇逭益莫爲助力公辭罪討逆義無旋顧奴子以讎餉衆譁公叱之自是左袒者手足俱露咋舌擺跡



及於正法公力也公雖公正發憤乎然不隨人作俠郡伯周公庭朴士土群起而蹋試院擲果中郡伯有背公伏首捍翰如故或激之曰公乃素剛何怯也公曰男子故當有怯時即亟攜伯仲深入西山已而諸臺果大索群譟者亟坐以先達莫之害及當事移怒於盧廣文將切責之公乃投袂起白學使者曰雖非邑始禍則邑受李代桃殭固已冤矣又波其師不亦枉乎必爾則諸生請與黜學使

者義之并廣文罡不問其忍事先幾又如此公屢
躓名場豪氣不挫迫長公成進士官庶常迎公養
官邸公駕而歷齊魯燕趙之墟吊古懷賢翰墨間
作過常山祠北岳處謂一統之世不當仍石晉之
舊移祠於渾源古也卓躒且上不果長公郎中門
清如水公衡氣消鑑度修白業焚香趺坐以持佛
海咒放魚鳥爲常每有勝日游行郊關覽宮闕之
壯麗朝會之塡嚮與盛而返歎曰京華之夢止此



矣而世何入之深也時趙玄度以秋官郎人都公
與握手道故不勝感慨未幾玄度客死姻家爲難
旅櫬幾不得還公揮淚經紀喪事復竭囊橐俾歸
其骨師友深情生死交誼不愧古人矣先是癸亥
冬　皇子生大慶覃恩公與元配某孺人例及
封典待時乃給長公以甲子春授館職公得封如
子官已而長公銜　命封楚藩已而竣於事方奉
公命行會孺人之高敞而公不待矣哀哉公至性
孝友多所收恤不治家人產而爲友朋謀屈盡周
悉甚於自謀秀孝公用廬既於終世公坎壈赤貧
家無儲粟而落落軒軒無可憐之色食可兼數人
饌而或累日不食不言饑家距城一舍偶有所思
獨往獨來蒙犯風雨涉水不避門者熟知狀輒爲
啓鑰或無所寄宿巡簷而行莫知所之若月寒窓
好集子孫談古今節義事泣數行下京山先生撰
高娓娓入微矣乃余友發公之遺事若有所得豈



其以魯連爲師者耶平原之事公所謂排難解紛
而不取輕世肆志而長貧者魯連矣魯連年十二
而拄田巴之口公幼智同史稱魯連好奇偉俶儻
之策談笑却秦縱橫百折公雄辯又同若以文論
則聊城一書豈思光所敢望公之宗尙吾知其爲
此不爲彼也京山先生謂公合於張思光者有五
余擬公於魯連亦然蓋非楊雄之反騷猶宋哲之
補闕云爾銘曰

虞山岌業懸龍門談公振奇道乃尊豹駒鴻轂旭
始暾飛霜之哭雪戴盆無雙江夏何足論詞源浩
浩渺無垠逸氣噴蕩觿原坤匣中佩劍秋水痕龍
淵烈鈌相吐吞以冠苴履清流渾群輕折軸白日
昏摧其角距披其根人綱人紀風所敎立義不解
酬人恩有懷否盡康世屯謀對歷歷詹詹言飲不
盡樽貽哲昆九苞符采高騰鶱紫泥丹詔露華溫
軺車北指依帝闕摩娑泰篆彝嶧樊高歌澆酒臂



亢村兒先老筆獨闢醃上林羽獵夕藻繁珠背貝
葉涉其潘木雞氣守游德囿仞爲歸來厭世喧乘
赤豹兮驂玄猿蜚爲箕尾度奎垣怡然委順歸化
元龍撫有奇離禯璘大招天問耳不煩隹城埋玉
雙璵璠過而拜者碑可捫悴史徵實永勿諼

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銘

往余與少司馬吳公同肄學北雍也時大司成田
公甲乙多士而余兩人受网上知游日暱因問兩
尊人何狀皆抱風木恨矣每相欷歔泣下曰古人
有親沒而三徵七辟不就者吾兩人獨何心而事
應舉哉第切家今中得追贈所生爲地下光寵故
不能自割耳已相繼成進士余浮沉宦路三十年
司馬公敭歷中外杖中丞節奏最贈其尊人爲中



憲大夫四川巡撫都御史母贈恭人復自請告起
家納言與 覃恩會載贈其尊人爲通議大夫通
政司通政使母方恭人贈淑人而不佞昌亦承乏
春卿徼恩貤贈得追隨司馬以酬昔願於萬一司
馬猶以罔極之痛余有同心從塞上授簡昌使志
贈公墓中之石昌義不得辭也按狀公諱應道字
自明別號來儀居士唐左臺御史少微公之後世
居休寧之長豐里始祖太乙公領元總管之職國

初遷桐城十一傳而至公自髫齔有穎異齊投之書即上口賦通政儀亭公絕憐愛之嘗曰神太用則耗何況稚子雖就外傅多有暇日其執經家塾者十之三耳公既弱冠稍悟學殖易落韶年不再乃奮志力學寒暑靡間媚於帖括色澤高華學使者天臺耿公有人倫鑒補博士弟子頭角嶄然有昻霄之勢而以試宣城遘疾歸在疢法中時司馬公生九歲甫絕之日公手摩其頂而謂方淑人曰汝無憂後事有此子在吾爲不死矣善事二尊人汝食報無涯也言畢而瞑得年二十九耳哀哉追其遺行則太公一嘗遘疾籲天請代醫禱服勞稱不解帶太公六十陳牢醴以奉之集親賓以樂之季路負米之孝也述其遺文則有長詞云所憂非憂貧所憂其可休處處凌九宵行行成深溝是茂先勵志之詩也假令斛其年力三不朽事豈顧問哉長材厄於短晷英風鬱於促齡此司馬所泣盡



而繼之以血者也雖然嘗一臠而知全鼎若司馬公之傳人爲照亦何止頰上三毛而已銘曰

謙王之後華胄緜緜以任得民自歙而宣鍾祥儲祉誕此名賢雲生泰嶽江出岷川有孝有德既陶既甄筆花燦燦腹笥便便福謙可信佐善則愆欲不盡尊潛乃躍淵龍門亢族麟閣凌煙朱斿獵獵紫誥戔戔是衆父父是大年年何造物之尚缺爲食報以得全爰述太丘之行以題京兆之阡

黎平府知府葛川喻公偕配王恭人張恭人合葬墓誌銘

穆皇帝登極之初臺省奉　詔薦天下孝廉之臣行誼著者三十餘人於蜀則有若趙公願吉來公知德而葛川喻公寔爲之冠云喻公者今侍御公醒拙之府君也侍御以視漕至江南按次府君之遺事屬錢太史立傳而以墓中之石屬舊史不佞昌銘不佞昌猶侍御不敢辭公名應台字秉符號



葛川居士司寇月梧公之從孫也公生而母王孺人有異夢蓋高僧再來之祥及髫亂即夙慧異凡兒每獨寐喃喃覆絮絮不輟司寇公奇之曰吾家待爾而大豈吾四十年宦路不欺之報乎甫十餘歲喪父賴長兄別駕公應豸者遵遺命撫育倍至公亦奉別駕如嚴君孝友之聲洪於閭里里有兄弟訟産者廷辨不相下有司折之抑何面目見喻氏兄弟哉訟者息爭而去甲子登鄉書與豸之仲子思倫者同上春官是時司寇壽躋九十猶及見一孫一曾孫成名亶盛事矣公事司寇公最久司寇公有[illegible]隣之徵公獨身侍衛相依爲命雖風木銜悲竟承先志焉萬曆庚辰中周公子義本房副卷首薦選得漢陽令蓋楚大夫蕭公我存甚雅重公因請主爵云公治漢陽以廉善騰與兩臺薦剡無虛歲既就徵投廷評尋議改御史公怡然不屑曰擇官而仕無爲也在大理執法明允稱文無害



陞南虞部榷稅杭關人謂羶途公無膏潤齋廚蕭然若應高僧之夢也踰虞漕出守黎平不數月歸志浩然投簪命駕酒社詩盟石氏下里門之步鄭公題道德之鄉七十考終諸福駢集當代完人如公無幾矣公生嘉靖甲午二月十四日卒於萬曆丙申得年七十有[illegible]公配王氏贈孺人繼室張氏封孺人以季子[illegible]臨贈公晉中議大夫兩孺人並贈恭人公[illegible]漢陽士民追思循吏請於

學使顧公祠之名宦蜀之學使杜公亦釆輿論祠
公於鄉賢蓋司寇公與別駕已相繼尸祝而公復
相從饗於孔廟之側祖孫兄弟咸列祀典輸氏積
善之慶未有艾也合塟於城北石寶山之陽銘曰
惟神不滅惟生有自孔釋手携祖孫世濟謝氏芝
蘭孫家荆樹令德孝恭凨標共舉處養潛龍出覲
驥雛不飽要津而安冷署乃佐度支乃司關市我
心如秤臣心如水五馬專城知足卻止桐鄉遺愛

太丘表墓尸而祝之榮哀備矣義方所貽澄清繼
緒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不朽者名終硎者志琢石
幽墟藏筆惇史冷冷素勵垂芬千禩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過市里不入許玄祐閑林衕入輞川不見王裴也
玄祐致身清華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而恬退好
道蕭然有物外之致乃其歿也以哭母故遂死
孝士何可以一端測哉玄祐諱自昌其先太岳之
胤宋淳熙中有自江右尉吳江者十餘傳而遷市
里又四傳爲郡幕怡泉公以孝友好誼聞於鄉邦
即公父也公配沈孺人舉子不祿卜遂得隆太君

實生玄祐玄祐少有奇表廣上而豐下少讀書即
好涉獵傳記兩漢四唐之業築倉而藏之飲食其
中不屑屑爲經生言既遊南雍登覽江山志意抒
發四方名士皆折輩行與交顧數奇屢阨京兆試
玄祐慨然河清詎可俟哉而以爲吾二人憂遂謁
選得文華殿中書浮沉金馬日以揚扢風雅爲事
輦下豪賢之會坐無車公不樂也玄祐佗邑邑顧
不自得亟請假歸侍[illegible][illegible]公夫[illegible][illegible]答發氣宛然

孺子慕也而代郡幕公爲德益力歲竟則減半平糶屑粥療饑所全活甚夥凡里中徭役最劇者率身任之不以煩桑梓先後燔責券無數本年產益落然族屬故人之以緩急告者未嘗不捐歲入應之也玄祐既負勝情又以間居養親治園葺廬水竹宜適杖屨相隨養志甚篤而[illegible][illegible]神情慨隱殊蚤客有以驅車諷者輒笑曰池頭風何如海上鷗五侯鯖何如千里蓴哉與玄祐交者吾邑陳徵君



長陵鍾伯敬山陰祁夷度及不佞輩咸樂其曠逸花時耕候命駕相期雀舫布帆闔集梅花墅下開簾張樂絲肉迭陳而微覺玄祐意頗曲選舞戀借爲萊綵娛者逆郡幕公捐館舍沈孺人纖坊窺闈之日遂以少也惟斯夕侍陸太君起居稱藥量水不能刻晷離左右已太君病脾度且不起即有以身殉之之志頃爲戒物諸子微及後事家人方詫其不祥及承諱神氣頹恨已不可爲猶匍匐成喪以勞毀卒卒之前一日里人聞有旛幢導從喧闐於市者爲往生之驗云玄祐性雅達雖生長紫封不問奇贏子母事生平以讀異書交異人爲快所居與陸天隨故址近爲別業構祠祀之刻其唱和詩他如盛唐名家集行世者多出其校讐旣命西方夙期出世名僧靜上客與往還而內行篤孝動循矩度事寡嫂褚氏終身如一日厚嫁姪女過於所生屬纊之前猶以嫂節被　旌爲搏額賀上至



郎醫流涕以死奉母如玄祐死生皆無憾矣當玄祐有嫡母喪乞余文爲誌墓中之藏去此幾何而其孤元溥復以陳徵君狀乞銘玄祐有如歐陽公所嘆方從其遊遽哭其死以爲身世一大悲者然玄祐多子孫皆有雋才平泉樹石可保無恙而青緗之學日顯於世者孝子不匱天意固可俟也所著有秋水亭草呼餘集楞齋詩草楞齋漫錄生卒詳狀中銘曰

其仕也爲親而不祈一命三釜半給不易溫凊其
歿也爲親而不難一殉相見黃泉唯諾必應是其
以近臣爲隱人而以十子爲孝子者耶謹閲史狀之
國史銘之誄曰不信



##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始余讀顏氏家訓其所以勖有造迪吉康者詳哉
乎言之也及觀潘公家廟碑奕世樹德繩繩繼繼
靡非聞人乃知作子弟即爲賢父祖門第之高有
以耳海上甲族自潘恭定公後重賢疊出其聞人
更僕不數而恭定從子有別駕澄源公者又恭定
公所素奇爲國器者也公有聲太學久不得志於
名場乃應 詔入貲拜大官丞所署內法酒故多



乾沒公有心計輒發其弊尚方器物向用尾鉅公
捐俸稍以銅錫代之且槩爲今所省不貲堂庫出
入年久耗損數百金廵使將按簿彈事勳卿攢眉
無以應公積有羨價亂金充額得免吏議處脂膏
不自潤而所全甚多其才優幹濟皆類此久之擢
汀州半刺在溫州公之喪服闋起補慶陽地僻邊
徼專將軍節[illegible]中嚴約束給散以時將士悅服府
有悍卒訐其[illegible]長公按律治罪凌上之風爲衰止

馬甫兩月奉檄攝邵篆廉平不苛儒所嚮應泰邑
士民交頌比入覲事竣公已倦游賦歸衆奕公歸
而泰人之思更數載不替祠桐鄉而碑硯首也寧
僕以一第重哉先是溫州公之殁也公獨侍湯藥
仲氏遠宦季尚沖齡公封識遺橐即一簪一履不
敢私啓衆有持均分之說者公力卻之推以予季
壬人莫得其縱焉變嚚瘖爲雍睦有以也色有賤
更役諸從兄弟爭相訐公直代有其錢終其身不



自功大郗以儉德厚道斤斤自將室無姬姜奉鮮
華後所至郡邑大夫皆重之若江右劉黃門作令
時就公問政信其不欺東郡畢大司農司理時爲
公發姦多其不較即有武健吏中先入語始未嘗
不耽耽而後竟心折也公有僕楊仕從嬪翁家來
賴公貲行貨江淮間驟富以終訟訟楊族乘危攫
其藏不盡不止或言公曰如楚弓楚得何公曰奴
不吾負無過亂門崖矣公所居直學宮之陽諸生
陳言上官當毀其塀以廣學宮之路其詞不直賄
衆可已公慨然曰世有舍宅爲寺者剏學宮乎吾
何愛於家衕衆亦無以難之也識者評公孝謹如
萬石君惡䦕人過如馬文淵未嘗臧否人物如龐
德公柔和忍辱如張公毅言言不愧矣壽躋八十
高朗令終諸子若孫皆以文行才美濟縣官之急
豈非盛世完人哉公爲孫余孫婿也稔知公生平
而銘之銘曰



仕不必崇班要之營職隱不必深山要之寧極既
柔且謙師聃與易閨門肅雍鄉里矜式盍無懷葛
天之民而恭定公之遺則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天啓初年禮部奉　詔移文海內求巖穴佚才有所纂述可爲　實錄用者所司以聞於時附麗而起者甚衆兩都九卿之署各自修誌誌成其秉筆者各予官郡倅或中書舍人而江以南大雅之士如沈公路臺使者張公式廬表宅欲以光茲還公路傲然不屑曰方有幽憂之疾未能從也比余入朝而大宗伯閩中林公詢吾鄉勝流某某輩余舉



其姓名公路在焉方謀剞劂而黨事起萬木風搖無論蘇藥矣林君以來慰藉相屬今年公路五十余賦詩爲壽又作草堂圖比之鴻乙而公路已彌留不及見嗟乎公路刺采逃虛遂狷介之性似靜者其結客振窮挾湖海之氣似俠者其憤世放情寄聲色之游似達者至夫沉酣竹素繫枝彝象可汗牛藏無游鑿斷簡必續僻事能徵又今之博雅君子也然而坎壈盛世奄忽逝波宅相侄託於

陽元血胤竟同於伯道不亦可悲哉公路所交善惟婁子柔李長蘅兩君子狀且傳而其子毅仮泣請余誌墓中之石曰治命也何忍辭公路名弘正自其十二世祖都達守楊州始遷蘇居郡城之烏鵲橋已復徙嘉定之青浦爲江東之沈六世祖恩善以好義表其門曰旌義子輔爰於瞿夫婿篤孝直指請於朝表其門曰雙孝有四子修職郎槃其季子也槃生喬喬生應元世以耕讀亢厥宗而應



元之子太學生昌德字叔懷者最著則君之父也君生而岐嶷至性過人年十六文藻飈發華亭故宗伯唐文恪公論其行卷大奇之曰此我輩人也叔懷公課子嚴君已弱冠猶欣然受杖無違禮居母喪三年柴毀不御酒漿族黨咸嘖嘖稱孝子孝子云爲文高朗自喜調與時背三試不售一監相侵遂絕意制科之業顓以稱詩爲事所著蟲天志小名錄枕中草爲世所賞樂詞客酒人坐上常滿

即有句貸未嘗以褻瀆解嘗僑[illegible]余文陳太
僕予有與定志年交後以論文失歡各有與君爲
難者余嘗諷太僕曰兩賢豈相厄哉太僕亦悔然
君自此與海上聲跡都絶矣歸於邑城有水石竹
林之勝[illegible]之賞客贈以東坡雪堂玉印因
顏其堂曰春雪賦詩亦命之雪堂集志所存也君
嘗自詡富於黔婁健於叔寶壽於長吉雖復五男
不有聰之眞數子姊之子曰穀似更有遺命以叔



父昌國之長孫茲繼宗祧書籍田廬分授有緒蓋
困於市義死之日家無餘貲云穀似秀而文足繼
君之素業將以此月二十一日奉公之柩葬於江
滸之先塋元配孺人李氏先一年卒別有誌銘曰
昔白香山之池上詩云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
有酒有歌有弦者貧士不能致之今士不能安之
力能致之心能安之者公路也眘以明煎身隱則
天全火以薪傳稱詩爲大年豈羨千百歲之頑仙
不爲五十歲之樂夭乎吾嘗銘王公大人之所要
以亟稱無愧者惟若士爲然

#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頼文俊董德璋以青烏之術著於歙而歙之葬親孝子惕於禍福之說行營高敞數十年不能成一兆域者而素封之家爲尤甚信乎以金浮者婚也程隱君柳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什再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且以葬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



念也程之在歙者皆著姓而汶川之程則自唐中丞澐始來時則少師珌有洺水集行於世數傳而爲文和文和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柳汀習見家世修計然策牙籌之與親驅儈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等故家游繙經閱史爽於選業九峯難之柰家督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竟學遂修息異撼鬭鮮有道策自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蓋出竊在乎高

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母錢與六弟共之一瓶一縷截然分授歸於至平雖童奴厮養無有腹誹啓稽者友于聯矣祝黃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法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亟以相質君不任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畧有幹旋或捐橐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衣不重帛食不兼珍禽縣之脯不忍恣刀匙以供口腹儉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



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于孫知嚮之報學非九峯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撰仁壽堂記君請之曰仁則吾何敢然與小善遊者藉疾者藥亡者櫝力猶可勉戒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時以告我可也嗚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之爲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並暢耶生卒婚嫁之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

淡與淨何常游泳有道花雅與俗何常貨殖有儒

家政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劭宿爲仁義附循
惜其生之有涯



王隱君墓誌銘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近世士人一事佔
俾何能復問家人產且恥言耕况賈乎有佳子弟
能服賈爲父兄勸學此孫武三駟之法所謂一不
勝而再勝者也武林王見石先生有三子皆負儁才
先生旣屢躓棘闈以食貧故不能一意竟學於時
仲隱君長跪請願爲家督持門戶修什一之息以
供朝夕年踰舞象即以賈起家見石先生始得將



長公季公跳身就四方都養之維揚之海上之大
滌山中下帷攻苦不及顧先生舉明經季公亦對
大廷登甲第蓋至季公迎二尊人祿養京邸而隱
君如弛於負擔世稱樂有賢父兄罕知子弟之能
成其父兄若此可謂豐年穀矣隱君名國柱字君
奉別號問菴系出晉始興文獻國初孫暨陽徙錢
塘世著隱德七傳而爲雲石公博雅慨慷振人之
急千里誦義是生見石先生隱君則其仲子也生

而有至性得膝下歡劬劃産僅田十畝會見石公有女弟無以爲嫁憂形於色隱君輒割所受田治粧宗黨服其孝義友愛伯季二女弟終其身無閒言同舍生殁於他州訪其遺孤時加周卹戚屬有乗儉歲而操券以窘隱君者亟償之比家既饒與相窘者數見曾不擧前事以重其愧即季公顯貴里閈皆屬耳目於隱君無若夫巴氏之子改玉改步何隱君頽爽然故吾撿押若寒畯無驕氣也他



所焚券掩骼設粥施餌長者之事不勝書而武林述其爲内弟沈無回营廉經紀其家政令一意竟學稱天下士乃在無回七歲時心許之類有鑒裁者士大夫或難之矣見石公壽躋大耋視觴無幾何捐館舍隱君痛欲絶凡三日而不起猶令人扶而就苫次死孝哉死孝哉隱君雖布而修處士之行其緒言餘教以揚文學克家等孝友家聲方來未艾可傳已[illegible][illegible]好[illegible][illegible]狀中銘曰

有以樂其親不必其榮也有以榮其親不必其躬也貧有所不辱滿有所不足此之謂荒年穀而豐年玉鬱鬱佳城千秋吉卜

墨林項公墓誌銘

陶隱君論書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世無達者鮮知其解其檇李項子京乎公蒙世業富貴利達非其好也盡以收金石遺文圖繪名蹟凡斷帖隻行悉輸公門雖米芾之書畫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而世遂以元章伯時目公之爲人此何足以知公元章論書以端明爲畫字蔡卞爲得筆伯時故游蘇門蘇助之羽翅黨事起尋負



之一炎一生之際豈有達人之觀哉子京夷然大雅自遠權勢所與游皆風韻名流翰墨時望如文壽承休承陳淳父彭孔嘉豐道生輩或把臂過從或遺書問訊淡水之誼久而彌篤此外則寧卻飛鳧弗親軒蓋郡守某以年舊請見雖復倒屣殊乖鑿坏爲數日不怡其介特如此先是吳中好古之家浸尋疲于勢要搜括公以翰墨徜徉竟厭世不爲他嗜以故廉者不求貪者不顧人以是服遠識

孫斯以觀公之賢於元章伯時不巳多乎公名元汴字子京項之先汴人也以扈宋居秀州里爲甲族自襄毅公以來七葉貴盛有以孝廉令長葛者曰綱綱生贈吏部郎銓銓有丈夫子三人長上林丞元淇次東粤少參篤壽公其季也少而穎敏十歲屬文不難究其家學已念贈公既背養而太宜人苦節即仲致身王塗不遑將母吾寧以青氈故重違子舍乎於是絕意帖括顓奉太宜人色養



親自浣滌終身孺慕少參公忠孝大節公有助焉公居恒以儉爲訓被服如寒畯如野老婚嫁讌會諸所經費皆有常度至於贍族賑窮緩急非罪咸出人望外曰吾自爲節縮正有所用之也戊子歲大祲饑民自分溝壑不恤扞網公爲捐廩作糜所全活以巨萬郡縣議且上聞牢讓不應終不以爲德市閭巷聲有司益重之公雖屏謝呫嗶謂祖父遺經堂構斯在不欲令[illegible]亦知達生之趣有六

子各受一經嚴爲程課猶子孝廉夢原六齡失母
鞠海備至孝廉蔚爲名儒而諸子彬彬皆不愧王
謝家風云公爲山水學元季黃公望倪瓚尤醉心
於倪得其勝趣每作縑素自爲詩詞題之書法亦
出入智永趙吳興絕無俗筆人爭傳購初稱墨林
居士皐南子術作墨林賦以貽之晚年意在禪悅
與野衲遊因感異夢更顏其齋爲幻浮且手題柙
榜比於司空表聖之誌生壙者洵稱達人矣憶予



爲諸生時游檇李公之長君德純延爲風學以是
日習於公公每稱聚先輩風流及書法繪品上下
千載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爲同味謂
相見晚也公與配錢孺人歿數十年而次君德成
圖公不朽觴余以今[illegible]之事余受交公父子間不
可不謂知公者何[illegible]文辭媿若牛卒綱標之
詳子姓曾玄之[illegible]生行狀中不復載銘
曰

易著謙吉老稱儉寶孰耕高明而甘枯槁孰秉素
心而事幽討今游古初神傳象表越山嶠傲長水
漱倒淸虛之鄉達人所保有嵛其躬施及團孝有
有其容藝窮文巧奴何如生大夢獨曉向平猶惑
彭祖爲夭史銘諸幽聊識其小舟壑之藏蚤日可
攷

## 徐豫菴隱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浴江以徐氏為望族自其始祖本中以布衣奉
高皇帝命使蜀辭官歸里御史高之賦詩送別為
國初盛事本中歸而出粟賑卹為德於鄉及至殁
也當世名公若魏文靖王文端胡忠安等文章輩
皆哀挽銘誄語無虛美人書湥刻傳誦海內大江
之南以碑板不朽先德者孫徐氏風之也數傳而
有豫菴隱君及仲子弘祖復能修本中之業以高
隱好義稱弘祖之母王孺人八十餘遺養將歸隱
君之藏俑伺五百里請余銘不忍辭按狀豫菴公
名有勉字思安贈光祿丞柴石公之第三子十九
罹父喪伯季六人以射覆法析産公一再得正室
乃讓於伯兄而自處東偏之曠土是時家已中落
與王孺人拮据經息竟復構觀閣亭水木之樂甚
適也或勸之以營[illegible]輒不應蓋公性喜蕭散而
盍厭冠蓋徵逐之交[illegible]與余中丞楊冏卿侯司諫皆

容臺集 卷八 誌銘

周親相善時訪公公固匿避以疾辭亦無所報謝
其雅致如此中年傷足不良於行晚而為盍所苦
疾作卒不起僅得年六十公有三子伯仲皆王孺
人出常與仲子弘祖居仲子好遠游所至必探幽
窮勝傾其獨行嶔崎之士然每結束行裝則有戀
戀趑趄之色孺人察其意慰之曰吾幸徙善飯足
恃耳男子生而射四方遠游得與吾兒與人正復
不惡無以我為念故仲子足跡幾所謂州有九遊
其八者孺人成之也隱君不事織嗇其歷而復振
所拮据修息者靡非謀室之獲已多泛宅之游孺
人里衡築室令無垂堂虞季子弘禔生孺人字之
不啻出入腹隱君卒先一月謂孺人季吾孽也若
授産勿得視兩兒孺人不以為治命舉田廬畀分
之甲子歲穀米斗百錢孺人命仲子出粟以活餓
夫歲數十百仲子念孺人所居湫隘將改作鳩材
矣孺人閤葬碑在風雨中撤使甃而垣焉又搆祭

田數十畝俖族人享祀嘗有所感憤同冢孫賢之
青陽張氏入門見其家無長物有素風則喜恭人
躬紡績則又喜旣而計部君自拭藤床恭人自進
茗饌益大喜竟忘所自事歸歸而疽發於背侯頃
竟尺醫云是疽非憤極不成非喜極不散今發矣
當無恙後果然其處懷服善識大體學士大夫所
難也孺人有兩孫以學成列貢序孺人嘗同仲子
之子卯孫勗之曰民生於勤勤則不匱今里媼之



織者無數而吾家獨以精好聞學猶是矣張山人
復有晨秋闈名公題詠殆徧焉先是弘祖遊
華山至青柯坪忽心動歸而孺人示疾自此依膝
下絕跡不出戶孺人八十爲微作者詩若文以佐
視觴迨乙丑自春及秋侍湯藥幾廢寢食以身殉
孺人勞苦之日無爲死孝吾從而艾已晚矣彌留
之際神識超然令吏尚朸不已求之哉嗟夫隱君
不喜冠帶交而孺人氏□□仟于爲振奇之士多

林下風此如萊頫鴻妻雅稱偕隱可以傳矣生夯
姻婭之詳具狀中銘曰
布衣之豪勳
九閼家聲不泯餘仍孫市交狝沸隨朝昏乘車戴
笠氣可吞犬耕婦織業莪不爲鼻門爲鹿門幽
人坦坦真足存龍蛇旣厄孤鳳騫爲善作善成貽穀
繁實慈實儉合道言風雨如晦雲雷屯半衆半𤻲
同一根中分後合干將村管形鬱鬱照墓門

處士宇溪陸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既爲亡友叅知雲臺張公銘玄宮之石矣公有遺文狀其仲姊及宇溪公公子超越皆遊黌較負儁聲問業於余即雲臺誌中從讀書吉州二甥孫也翁媪葬卒既久虛墓石若有待余不敢失亡友之誼乃無辭操筆按狀公姓陸諱瓊字思佩別號宇溪世爲錢塘北郭里人諱基者生敬敬生華華生政政生水村公諱代著隱操水村公有三子公



其仲也公生有至性八歲喪母屠哀踊如成人時島夷寇起水村公納婦稚於郛獨身跳伏視廬舍公登陴凝睇偵知寇退乃始敢進食既習章句頗厭絕人以水村公不樂儒去而習計倪家言甫當戶事水村公偕繼母賈得其歡心喪父如喪母喪繼母如喪父時哀踊也撫弟妹備極恩厚蚤就伯淮之愛長而析箸非其意已公雖心計服賈而士行丙夜篝燈縱橫百氏博洽如經師出與里中兒論難皆屈服去里兒以是日擯公會有殺人當道者所棄屍乃公家所也縣令駭呼適過之無賴子遂以誣公兄弟公慨慷中雪不數日而事竟白諸兄弟人人才公倚左右云江陵相當國量田議起公應縣教董其事下令以旬日報竣公側身阡陌目送手畫不爽銖寸悍長吏不能難反優獎之公自是始得脫踐更與張孺人專爲家也未明起視溉獲率作視其勞者衣食視其下者先業益拓又



不規規什一常貸賈人金數焚責券一語許諾即赤手丐千緡與之無慍色有於某躪叕公撫其幼子迄於成立方某者欲寘宅力未給也而有遠行託公市之公如約有誚公此美宅何不自取公笑弗應俟方歸即推予焉隣沈叟素德公欲以田園賤售公峻謝之沈物而恤其婁有加也王生構於讐幾陷重辟公倘其出生死狴不責報也今陰遣椽訪按里中衆某某疑鬩之臺使者椽風重公德

望從容延問公為極辨脫三人於疢卒不令其入
知也其敎概重俠類如此公為儒不卒獨好與儒
者游張孺人能識公意咄嗟治具閣中若無音響
以是公負賢豪聞聲益遠孺人生名族嫻內則諸
訓家世豪舉而翁性儉樸甫迎車輦即勑斬綺不
得張樂入門乃易椎布操作而前尊章大喜事繼
姑賈莊甚處娣姒如姊妹和氣熙暎佐公襄大事
動合程範析產非公意尤非孺人意也當公主量



田事卿胥縣吏以手指集其家晝夜旁午孺人為
椎牛致酒勞問勤苦人人滿意去歲時伏臘輒手
織縹錦粥炮廿炙以貽太安人撫愛諸弟時偕公
為經紀門戶故參知仙仲得滿意本業浸達貴顯
焉公既憐愛幼弟實溪君欲令治儒孺人曰是易
而少神何可令獨閒齋館哉佐公調護卒愈痼疾
他若迎外[illegible][illegible]以甥公倡義孺人無不應者儉綜
管鑰嚴而有禮督二子就傅伊吾聲不丙夜不休

孺人殁而公忽忽不樂稍縱意詩酒間時戚然有
良友之嘆奄忽數年竟亦下世余讀參知狀而悲
之然公夫婦可謂能行其志也內行整潔慈風穆
如使公生前代必首應孝弟有道諸科列婦德於
少君孟光間又何愧乎手授伯種旋獲祁芑雙鸞
對翔兩發齊鳴儒効彰矣斯其應矣公嘗有與作
巨斧猝從梁墮岌衫中劃而肩埋無傷無損子霽
田於公追貣官錢腨毒衣帶至公所索夥公飲以



酒出好言慰去之他所爭據疢公益有天幸人以
為盛德之報云年月姻婭具列狀中銘曰
冀之畝恭如友梁之鴻肅若組雖德符如鼓桴以
鳴厚同紱秦山輝含川媚珠翠哉藏澤不渝

龍安府照磨怡泉許公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甫里之許埒於素封非藉世貲也蓋諆室而獲焉先是許公之翁媪以家難廢箸蕭然貧也自沈孺人爲冢婦不愛簪珥俾郡幕公用目大而貿遷什一之息而家乃大饒或曰孺人有心計躬自操作與僮奴同勤苦亦賴有天幸舉無遺筭斯二者孺人有之而非其所以造許之蹤也家之將與必有內德相夫子以慈孝友恭而得全全昌有保之者



矣按狀孺人沈氏崑山里人幼有慧性父母憐愛之爲擇快婿得郡幕公笄而歸許能絜修瀡奉尊嫜稱孝頃時許翁多宿逋收責者叩關而呼無以應翁有窘色孺人謂郡幕公曰此家督事也色養之謂何於是翁析產郡幕公請獨任逋不及季季以此得息肩家亦起而不兄若者毋當無年意不能無少望郡幕公用子無算而孺人更以娣姒情陰餽季婦無床笫感蓋終季之世靡詐語嗟乎婦言是用友于道缺許氏之友愛也以用婦言更著非家之祥乎孺人生子既壯不祿郡幕年將艾且莊孺人殊無意及副笄蒱令孺人率於帷房之愛不爲宗祏計即財雖與泉共之非所以長守富也孺人則爲求良家子得同里陸翁女飾以進與之相得甚歡已而舉中書君孺人爲解襟抱懷中屬毛離裏不啻也時其寒暑調其飲食視其藥餌爲之虔管鑰者若而年自就傅而授室而孫子婚對



而賓客酒醴乾餱無問細大孺人是供即陸孺人無所加其愛孺人年六十七中書君徧走海內名公若文若詩若傳若序爲母壽人謂中書君孝無與比實母慈所感也孺人成其夫孝又成其子孝可謂賢也已是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孝衰於妻大岳之後潛德有齊而室不谿而情不搆而熊是兆以愧彼牝雞琢不玄室衕史爲之題

## 許伯上配鮑太孺人墓誌銘

故太保新安許文穆公以純德素風刑于門內家法之美爲當代士大夫所稱方其立朝已悼亡哭子而厥有成之者其長公配鮑太孺人實以冢婦代爲家督云嗟乎盛衰之際人所難處也文穆之榮哀太孺人身閱之矣當其尊貴不以盈及其殄瘁不以輕非以其能持盈故能定傾耶彼類有男子憑藉光寵至使其父兄不可以死者矣何論閨



帷婦太孺人於是乎賢矣太孺人生二十七年而許長公沒誓以死從絕粒不食文穆使保傅諭之曰殉死易撫孤難請從其難者太孺人執志不回自經者再絕粒者又六日文穆呼天而泣再遣保母致語曰亡子之孝婦之所知也老人身半枯矣而忍重悖之乎有親不能養而遺以身後憂亡子不瞑矣今日之事所謂死重於泰山者也婦其易慮庶存孤以安我太孺人迫於義奄奄床褥閒泣

謝始進粥糜終三年不絕哭積哀成病數瀕於死至三孤成立而自謂可弛於負擔也太孺人雖無年抑有不欲盡其年者矣令甲節婦非六十者不得旌其以子貴貤封者亦不得旌太孺人格於令弗被旌也諸宗親乃私謚之曰賢節而不佞昌文穆門下士且受交於長公者不敢不以文辭而誌之曰



太孺人者鮑氏名靜華撫州倅獻旌長女贈中書舍人許伯上之元配太保文穆公冢婦也太孺人大父贈工部尚書季賢公與文穆交善爲婚媾太孺人年十六而歸於贈中舍公鮑故大家治裝甚盛文穆雖通籍汪夫人猶然荊布也太孺人即去綺紈以儉素事汪夫人時軋軋聞機杼聲矣文穆公家無負郭仰奉入以贍宗親不足又匱爲稱貸太孺人曰仕不家於官婦豈家於裝哉出裝具以爲二尊人資斧其知大體如此太孺人事汪夫人

甚孝常一日晏起汪夫人曰日可中否太孺人自
是雞鳴盥櫛問寢汪夫人即汪夫人夙興莫能先
太孺人也汪夫人有若具索之不得或謂失之新
婦所則戒左右勿復索太孺人聞之但謝過不自
剖也後竟得之他所汪夫人服其有量汪夫人疾
太孺人衣不解帶侍湯藥者月餘以身為禱家人
為之感動馬文穆携家宦邸既丧汪夫人令太孺
人與娣姒遞司中饋時臧獲非素御皆凜凜奉程



束無敢撓其政者每上食文穆必親滌器調羹不
敢假手侍者蓋其慎也文穆既解組印歸盖不問
家人事太孺人內奉高堂外支門戶井井有條每
蒸嘗令節必集親知設牢醴與文穆勸酬以樂其
志文穆疾革顧諸孫曰汝曹有賢母我與而父俱
可瞑矣其生平[illegible]無遺恨云太孺人教諸子
最有法自能言即無敢以罵詈為戲者能行坐即
無敢躐次先長者[illegible]其就外傅每傳意塾師勿以

姑息從事諸孤每[illegible]中暮歸或受荆楚必問所踩
或以書法不謹句讀不習為秉燭危坐從旁課之
必得當然後就寢諸孤有過必令侍兒設匜具杖
跪而責之旁引曲諭俾自知罪而後撻之每撻未
嘗不呼贈公而哭自咎其不能教也諸孤至無以
自容痛自懲艾蓋仲子已服官太孺人從之宦邸
猶數數規其言動將過如兒時諸孤悚悚如處于
不隤其家聲微太孺人之教不至此太孺人治家



嗃嗃儉莢朔典然嚴不廢恩擁一布被二十餘年
敝猶不改然嘗不廢施見道旁之枯骨樹之驛傳
之挽卒糜之宗親之不能舉火者脫簪珥以助之
有從叔祖頎太孺人佰期邀娣姒會葬或曰貧老
而孤何當此禮太孺人曰吾知禮而已不知其他
先是文穆公為諸子田廬太孺人不辭寢丘曰何
如先姑機杼[illegible]太孺人持禮意甚謹妯娌娣姒
望其神檢[illegible]諸子婦師保奉之不敢[illegible]尺

寸其撫王夫人遺女如已女皆以端操貞靜儀之旣出閣皆能執賢婦道矣里中婦洪氏者喪其夫時起居太孺人與居閱月輒感而自矢曰婦人再醮眞禽行耳終不離太孺人左右京邸僦居相傳有妖祟達官貴人無弗移避之者太孺人命弗移終亦不爲祟也太孺人素不佞佛當其歿晦中含時所謂瀕於死者家人已治後事矣一旦不藥而蘇遽呼侍兒問曰適白衣女即自何所來乃倒瓶



中甘露飲我耶蓋大士默相云太孺人柏舟之節皎於冰霜動物感神不虛矣太孺人就養北征之清凉而病革猶端坐呼子若婦諄諄戒勉俾歸而傳語遵奉遺訓預定化期不移晷刻幾於委順者太孺人沒時享年四十有八子三人抑太孺人之賢故自天篤要以文穆公之清郡若綰故太孺人式其儉贈中[illegible]孝謹若慶建故太孺人習其恭而諸孫之[illegible]皆若謝之玉樹王之青箱故

太孺人盖開古訓懿美彤史其淵源遠矣是宜銘

銘曰

人之壽年惟識所持同於壽者壽亦并之懿彼賢節豈與壽期爲死者孝爲死者慈寄生之身捐之若遺不則今之鮑太君與昔之鮑太君何修短相越之如斯吁嗟乎是惟相門之女師

王母季太恭人墓誌銘

吾郡毋德之賢垂耀彤史者更僕不數而最著爲包母楊太孺人其兩子俱稟慈訓以忠孝大節爲名侍御微言懿範天下莫不聞至今而有王母季太恭人者與之匹不惟三珠並耀二方競爽次公陳臬於雄藩季公含香於比部其家門之盛世德之美與包氏同而微言懿範百年再見是固史家之所當採者況重以孝子之微言也按狀太恭人



太學孟巖公之女母曰秦孺人其始娠也王父憲副鴈山公夢鳳翔於庭厥明占之宜誕貴女生而婉靜不凡女範女紅過目即脫口成誦脫手成剪鴈山公休沐授以孝經內則諸篇及史書賢媛事輒持記不忘心益奇之孟巖公之游太學也與毅宇王公同研席交善遂締朱陳之盟以太恭人歸毅宇公之第三子是爲贈中憲琢林公敬姜和鳴之娛果不虛矣毅宇公烏衣世業高自標置交無塵雜獨教禮經師督課諸子靡晨夕輟家駒千里尤目屬贈公贈公口不言錢手不握筭自太恭人入室則內政井井米鹽出入皆有記注臧獲受成鮮所乾沒贈公得以肆力於學籍籍黌校間謂巍科可芥拾而數奇與數名心漸薄太恭人恐損樂生之趣時時慰解之又廣其意曰吾覗君豈長貧者考作室子肯堂一身也且君已作達吾子安得復爾於是贈公無厚業矣太恭人乃以辦兼珍



而營夏屋修毅宇公義方之訓有過無不及焉太恭人嫁時簪珥珠璣盡於修脯居然荊布妝鉛趾鳴環盛飾間無怍色謂佳兒可恃也贈公孝行無與比太恭人善成其志姑夏孺人病籲天請代既已垂絕得少延毅宇公困於焚券豪於傳觴太恭人擊鮮召客不問贏耻促毅宇公既貧而無憂生之嗟以此至於孝奉尊章迎養母秦孺人與姑季孺人之歸何可舉者恩禮備至贈公副違所生愛

劬均一三黨周親振窮憫乏惟力是視尤閒德所難也次公癸丑戌進士廷對服官季公以己未成進士太恭人各有予書以清白慈儉相勗憲副兄弟既免贈公之喪依戀膝下不作魏闕想太恭人曰兒以此爲孝吾少讀孝經不曰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乎憲副兄弟奉命惟謹是以單車就道而不意大期忽至風木銜悲憲副陳臬奔自虔臬水部銜文奔自象郡各以畏此簡書鈌然含飲爲終



天之憾而太恭人以教子克成 君恩溶被比於包母之遺際有險夷之異焉旋含笑入地也余爲諸生時與吳廣文者會文於贈公之家塾時贈公猶未弁稱爲同社小友夫今四十五載而復與憲副兄弟爲同朝爲姻戚既誄贈公而又誌太恭人雖蒲柳之木彫而叢曰之難稱矣是宜銘銘曰

清淮世澤有開必先既叶鳳卜克成象賢名爲伯鸞之婦而何以燕裘之逢年名爲義方之母而何以纓綏之暉聯舟方泛而藏壑勦欲合而歸淵繼包母者彤史稱王氏者青邨

## 祝母陳孺人墓誌銘

余友祝尭封舉孝廉三載矣蕭然菁食不治家人產也泣謂余曰先慈陳孺人自爲女而爲婦爲母畢世而與貧俱何瘁也恐言逐貧而吾母之賢有賠合女史傳多可書者吾母陳氏陳之先世有隱德而樂善公多賢豪之游爲最著其家故不貧也再傳爲東山居士椎不造事困於徭役產日挫既捐館家益蕩散不能守先世之舊廬孺人與寡母



形影相弔雖處艱危嘗有以慰母意令忘亡者無改度孺人以十五而歸我父外祖母張力不能治奩具吾母以荊布錯綺羅珠翠中若有以自異者無蓄縮吾父少即習賈始採茶楮爲航山中嘗經月一再歸繼以單舸走吳楚間微殺貴賤嘗經歲一再歸賴吾母持門戶無內顧即折閱助以織紝無它滴祖母鄒孺人性嚴卞御子婦易爲譙訶吾母莊事有節無失歡吾祖治家嗃嗃子弟使人各一藝每始旭耕者存者讀者走日中者食指動數十皆仰給中饋母椎髻操作入廚治饌咄嗟立辦無廢事不肖旣就外傅奉母訓如嚴君伊吾之聲書於澀而蘇於寢也有以偶句賞余予慧者母却之曰勿以驕兒志即先祖父母含飴相憐母益以游惰戲渝爲誡無小慈鄒孺人寢疾吾母與伯母陳更番入侍毋衣不解帶者浹四旬每中夜起撫摩扶掖親滌中裙久而愈無勌色母以故善病以



哭余祖父成瘵不治淹留之際從容布席從床寢間稽首以不肖屬伯父母曰陳氏書種在此子矣此子也才惟伯氏之賜子也不才惟伯父之望願卒子之乃命不肖跽而進杖不肖伏地泣不止正色曰死生命也若不忘吾言吾且不死奚泣爲於是以一篋授吾父其一皆含斂喪服具也蓋怡然委順無怛化孝廉之述母大略如此而孺人生前歿後可悲可愼之變尙難更僕數也中壘蔚宗所

載孝婉賢毋何讓馬嗟乎祝公父子世弁什一孺人獨信詩書之可以亢宗庶幾哉斷機畫荻之流且於寵辱死生之際有士大夫所不能自持者孝廉之不飄窮亦猶孺人之遺教乎孝廉又泣而謂曰昔吾外王父樂善公與吳文定交善文定嘗爲修譜而顏其居曰瀞陳世家吾外父死且不朽今何以不朽吾毋非一片石哉於是以狀授余余讀之不勝嗚咽蓋三輟綸而後克嗟乎祝毋之下世



以三十四先慈以三十六其貧瘁同短折又同生無五鼎之食而死有半通之綸亦何解於中天之恨哉惟是孝子之請不忍虛也乃叙其槩而銘之曰

若或嗇之富壽而康其身則殃若或畀之端淑而滅其家則祥身之茂愛則已是謂女中有顏子家之祥子之以[illegible]彤史

## 太學侯庵何公元配馬孺人墓誌銘

何孺人者馬氏太學侯庵何公之配余友紹興司理士抑三異之母也士抑以壬午舉於北畿自後屢上春官偃蹇一第毋歸益發憤著書及甲辰念孺人春秋高冀蚤沾祿養俛而謁選非其志也選人才士抑得紹興大郡士抑以板輿御孺人如郡邸出理案牘入浣廁牏日告平反幾何以娛匕箸孺人則稱引古義勖士抑以遵種德毋竸富不以



三尺養交今部內有含冤者士抑謹奉教大起平恕聲直指使者薦於朝與新典會法當有非時之褒爲兩親榮而太孺人翟車茀裳直須時矣乃竟中讒以考功法調官他郡太孺人聞之無慍色且力疾而慰士抑曰吾子之謂不辱親矣是夫守法之驗也聞者謂士抑爲能官孺人爲能母蓋歸士日而孺人卒年七十[illegible]諸子姓咸集視含殮飲執喪成禮當是時實有天幸孝終之福不者扶櫬歸

矣於是士抑將治葬而屬通家子陳仲醇次太孺人懿言懿行徵墓石於舊史惟是蘆與何世親也其母又嘗升堂拜母者不敢以不文辭太孺人偶李人也偶李去海上百里而遙鮮通婚媾而孺人世父一泉翁與司斷蘆江何公竝游都下相友善遂以孺人室其子所謂俟庵公者孺人十五而歸俟庵公七十五而下世其在何氏爲婦爲母爲祖母凡六十年閱兩世矣而慈惠恭儉之儀如一日



也俟庵公修孝友之政有聞邑中乃多謀室而獲焉先是蘆江翁有太公九十六歲矣治家嗃嗃每晨起必勅諸婦諸孫婦環列堂下候起居亦猶行古之禮也孺人獨先明朝太公太公以步搖玉搔頭賜之曰吾門得賢婦而起太公沒撫棺而慟者亦惟孺人也蘆江翁用節先業中落孺人奉姑王孺人晨興避[illegible]人不厭棘敷何論甘毳則手辟纑質[illegible]上食王孺人食不甘退不安寢

也小不懌從女奴屏人問故必得其歡而後已王孺人老而臥疾孺人與俟庵公視床簀進湯藥晝不櫛衣不解者經年無教色王孺人沒而哭之哀哀聲感行路杯棬手澤觸緒興悲歲時饋奠僾然隕涕者畢其世蘆江公沒諸昆季當析產俟庵公自偶李歸僅授之敝廬窶丘室人嘖嘖不能平欲更析之孺人置弗言俟庵公之庶弟三泉君者客死於金陵俟庵公以其喪歸則諸弟攫其貲已立



盡時王孺人尚在心弗能平也欲更均之孺人持弗應也而里中多俟庵比之田薛矣孺人雖與俟庵公拮据內政親見起家之難然不爲纖嗇好行其德於姻婭舊故閭事外家極有恩意遺問相續兄弟之子姊之子與俟庵公女弟之子婚授室嫁治妝貧者忘困孤者忘亡如薛叔庚宋啓文最著蘆江公之妹歸隴華沈氏者年七十無子孫俟庵公養於家孺人生而奉之沒而喪之祭之皆與王

孺人均禮而期近之親以及鄰里所待以舉火者
不知凡幾以故孺人沒而巷哭嗚呼可以觀母德
矣孺人有九子殤者四人餘子皆延師授經不以
小慈爲愛然侯庵公課子多譙呵孺人又未嘗不
微言解之也里中稱善教子者必曰何母何母云
善哉乎陳子言之也孺人課青衣軋軋機杼白首
操作而身未嘗衣重綵客至設醴豐殺中程而戶
舉嘗罷八簋內外斬然無耗費漏穴而綦履不及



庭家僮千指嬉嘻屏絕肅若朝典而呵詈不出巷
鍾釜圭撮扃鐍惟謹而宗姻以緩急告者不忍辭
以襄瘞邱古之女宗母師何以加哉生卒姻娅詳
列不具銘曰
繡之水清且紆方孕玉閒產珠鏡之水清且泚嘗
羽羨以其子鳳之岡鬱且蒼卹斯合歸於藏藏有
石照形矢千百年其視此

## 劉母吳孺人墓誌銘

壬戌之秋余以使事至舊京時齊豫方用兵取道
河洛過睢陽讀文學劉子瓚制義灑然異之劉子
願交東南名士因以高子應聰席結社相得甚歡
無何劉子喪其嫡母吳孺人走使雲間徵余爲埋
志讀其所按次行畧蓋一字一淚也嗟乎婦人之
德不著於閫外而鳲鳩小星流徽千古非孝子能
言作者何以採焉余感劉子之孝惜不容辭劉母



吳孺人者故教授劉公之室教授則參知劉公之
子贈公之孫也吳在柘城華胄綿綿世爲甲族
國朝有名郁者始以詩書起家爲山東學憲再傳
而爲景以隱德爲鄉里所推自景四傳而爲西溪
公以饒財好施爲遠近所歸嚮孺人則西溪之第
三女也母張方娠時西溪公夢宅中層樓上摩霄
漢指張孺人腹喜曰是必產佳兒已而舉女西溪
公又喜曰是必適名家子因揣層樓奉母而抱孺

人與俱以當夢徵孺人生而穎慧幼而柔淑西溪公心奇之數有議聘者不許也是時劉太公亦為教授君擇婚對會西溪公遊於雎陽交相善以為德門世親無若吳者遂委禽焉又六年嬪於劉庚展㕘知成進士令濬喪妻有年滑恭人為繼有嗃嗃聲贈公慮勃谿止孺人無赴濬孺人謝曰所不能事嚴姑者孝婦之謂何怡色下氣調羹問寢鮮有脩容生二女孺人方因小姑以修嚴姑之歡乃



侍兒有讒搆其間者孺人但受過不置辯久而滑恭人與二女皆賢之無間然矣教授公遊道廣賓朋益進每文士徵逐間徵歌姬侑觴孺人以巾帕為勞教授喜出意外其知大體如此教授公既補博士弟子員稍佽計然之策孺人脫簪珥無少靳教授公以所得復為治碓具孺人固止之終其身食不兼味衣不綺縠惟儉是寶耳頗念贈公春秋高尚未見曾孫謀所以廣繼嗣者進側室謝氏孺人

自靜居一室誦經虔禱謝免乳得雄若有陰祐那文學璜云㕘知暨歷宦轍以家督倚教授公公方向學有雜色孺人從容請曰行者報國居者勤家遄展臣子心君何辭焉教授公之收族振窮克成㕘知之志者孺人助也㕘知既歿里中豪猾群起齮齕文學無寧日孺人且憤且悲與文學㣧依為命朝出而灑淚以送之暮歸而含淚以訊之幾欲奮身告變其恤孤愛子天下無有賴貽謀無纍事



竟得直文學方攻苦下帷數冠其曹偶彙中一日之養而孺人長逝矣哀哉又言孺人病時西溪公不戒於火孺人見巨人挺之烈燄中在濟官衙嘗有狐化美婦從壁孔出踞床燃燈照孺人而孺人危坐不為動其惟尋臧晚年頗奉西方之教然不為福田因果所惑也孺人嘗自以婦道內夫家外父母家既施及劉宗而以其餘力賑吳之急若免役若折券克昌西溪公之後云雅之稱閨門雍睦

者首孺人有以也嗟乎婦記所書賢媛不免房帷之愛需弗能割至斬其夫之宗祊而爲若敖氏之鬼者何限若孺人屢進宜男克覿肯構者豈不誠女丈夫哉孺人生嘉靖乙丑十一月辛天啓甲子五月壽六十有一姻婭之詳具狀中不具載銘曰睽次家人長舌爲病以默止爲坤道其順綷彼聖善動叶女師何以勸學贈珮之思何以繁類比心斂斯蘭毛離裏思斯勤斯克崇儉德不主小慈在



原缺

# 容臺文集卷之九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 墓表

### 通奉大夫正治尹光祿寺卿周公墓表

公諱延光字孚卿學者稱爲斗垣先生其先世秀甫公以豫章人爲蘄陽刺史子義婚於蘄因家焉數傳而爲粵西平樂郡司理梅軒公是生贈左方伯三峯公三峯生贈左方伯虛吾公則公之考也公生岐嶷有異質弱冠爲督學錢塘金公所賞識食餼廩屢冠多士萬曆甲午舉於鄉辛丑試南宮成俊士奉家諱歸既免兩尊人喪甲辰廷對授大理評事會鞫巨奸獄有勢璫祈賄免公拒之峻時襄陽鄭家宰爲大廷尉以此知公深相結甫筮仕彌直聲籍籍起歲丙午奉璽書典黔試文獨雅馴多得名士已擢計部稍遷望郎幹濟在莘敭惠愛在齊魯歷城大司農趙公以所司章

奏倚公非同心相引重不及此出守金華金華故
好訟公精心法比剖決如流案無留牘下車之日
酒家四布爲訟者居停無何漸羅市去而他郡質
成者踵集於庭武斷有懲沉寃有雪溺女有禁義
倉有储問與子衿講學稱詩訪蘇穎濱之裔流落
於婺者褒其遺蹟勒之貞珉請置守祠守塚生大
非俗吏之所務已浙重會省適杭守缺銓部疏以
公移治杭婺人聞之舉幡集衆請留賢守者無慮



萬數 當宁爲收還成命近世所罕見也辛亥入
覲臺省舉天下清廉五人公首之推本省學憲秉
公持明抑絕奔競搜奇抜異不主故常若姚江黃
侍御上虞陳黄門或識玉於在璞或賞音於焦尾
竟皆爲名臣與公較黜所首舉熊中丞楊吏部者
相類益鑒裁有素也公自離郡後復以試士臨婺
婺之民扶老携幼者處雖迎填街塞陌幸復瞻故
侯君風采想見史書所書黄穎川郭細侯故事爲

不謬余有金華謠記其事云浙中至今稱名學使
曰前有蘇公後有周公蘇公者晉江紫溪先生也
丙辰夏擢叅閩藩已得 旨浙三臺疏請爲本省
叅政公潔已率屬綮法釐弊通建平運道之梗罷
吳關額外之征人咸德之詣具大學士沈公碑記
中已未晉山東觀察使東省方困於軍興輿壘東
之朘削民其無如矣公至多所彈治多所平反而
功最鉅者在定戍卒脫巾之亂先是大中丞趙公



檄援遼兵三萬赴登萊儲餼不繼衆怒水火其勢
甚惡公仁聲素孚曉以忠義應時解散當是時公
已移浙右轄徙以讓夷急病義不袖手不者爲重
慶之續矣屬內考天下總臬舉卓異者二人公又
首爲益趙公推轂力也外吏去任而以卓異褒者
自公始壬戌晉左轄浙之錢穀半以供織造惱焉
價公一切掃除浮羡且立平平準之法毎朱提之
人命布人銖小爲鉅數焉可知不得以細碎上下

其手解役便之溫台等郡逋賦公酌道省之逋裒
多益寡公私咸賴長興不令爲盜所沙有焉言令
之族人者公曰此爲利在近地方之責耳卒致罪
人以報賢令事聞於朝奉　旨廟食公於左轄中
資望獨重方議伏鉞傾有尼者僅得平進爲光祿
卿嗚呼罪瑠彎楚沙發於硎公幸以完璧歸而大
期忽至天不可問矣哀矣公事親有至性南宫人
稱怦怦心動欲委卷而出曾太史長石共闈舍强



之終事已家郡至而尊公捐館即公心動之日也
自廷評至左伯凡　恩綸貤贈者四風木之悲終
身不解至如建家祠拓義田贍宗郿之困恤布素
之交殷念繼來晰其利弊有問政者不作寒蟬文
學後進或助其羽翅或出之陷穽不任受德也丞
順鞠玉立神情高朗本斤斤禮法中人頗負俠士
之槩意氣軒軒肝膽洞豁於孝標所論談交勢交
利交乍嗢乍冷乍盈乍虛者痛心疾首遠之若浼

也武陵楊公誄之有云汪汪千頃似黃叔度高志
正義似孔文舉善善同清惡惡同濁如范孟博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似杜季良排難解紛似魯仲連
可以託妻寄子似程嬰杵臼誠心直道似司馬君
實愛人喜施似范希文言言實錄矣不佞昌無似
不知何以有當於公公嘗以贊毀余者以爲其人
之善否又因以爲其交之親疏馮敬通云天下有
一人知己雖死不恨公則是己而恨無能酬公之



知也因仲子奔跳徵言而表之曰明通奉大夫正
治尹光祿卿周公之墓

## 侯太公墓表

夫種德百年卜昌五世當其儲祉既久含章欲光則必有偉人絪緼其間以纘前休而開後葉要之以孝弟爲本今中州侯太公其人哉太公之先祥符人也其自祥符而徙家商丘者爲始祖成成生英英生滑滑生顯顯生和和生贈通奉大夫進要王夫人是生太公太公生而頴異七八歲時嘗從長老行田歸通奉公問狀長老無以應公從旁占



對歷歷明了衆共異之既弱冠日記千言腹笥甚富數困於有司弗售也通奉公倦勤倚公爲家督入課農作出應踐更供子職惟謹而是時公之長君光祿公玉立神清公之猶子太常公幼孤育於公頭角嶄嶄非凡器公自念既已不得竟學成吾志者不在子輩耶乃一意教督人師乎有館經師乎有修入其庭聞伊吾之聲琅琅西壁於是光祿公以己丑成進士奉常公以戊戌成進士而奉常之子侍御及太史公以丙辰成進士三紀之間簪紱相望文章氣節皆極天下之選中州稱鳴珂里者必首侯氏知公之拮据家政者非獨供子職而已也公長身豐準望之知爲福人其孝友亦天性也一游燕邸忽趣裝歸重趼七日抵子舍凡三日及於含斂古有齧指心動者因公而信焉居母王夫人喪哀毀踰禮繼母喪亦如之太常公以御史奉　恩綸告墓公泣於廟蓋自傷立孤之難又以



痛逝者不及見也父子叔侄同飲費二十年曾無畛域奉常公令寧津公一往省之不令驛傳知既按甘肅有罪弁持橐夜金求脫比郤之亦卒不言其主名異時封公以無官謗故少義聲公名踰自飭絕去干請郡邑大夫有移任不識公者即學官以尊儐請勉一應輒不復出士論重之毋謂家以勤興名以儉立晨而起夜而息恒有常度至老不渝食不兼珍衣更屢浣有以修息之說進者謝郤

之至於三族周親與平生知故振窮卹之待以舉火者不可勝紀歲己亥郡大水癸卯大饑官開倉設賑不足公前後輸粟若干院司守令表其門閭橋梁道路之費歲以數千緡其著者曰包家橋水池鋪曰大堤而蔡家河更鉅施及國邑矣至其垣中大度不修舊郤微時爲里中無賴子所窘既貴或理前語動色相挑激公若爲弗省者其度量如此先塋有吉地以次當屬公族人力取之通奉公



有憤色公曰幸非異姓又何爭乃別有行營而輿形家言懸合厚德之報也公年八十餘微疾而化邑人巷哭曰太公沒矣自今以往紛爭孰平危難孰捄津梁孰繕饑荒孰賑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非耶大學士少師何公評公謂修謹似萬石君惻怛似陳太丘化俗似王彥方家政出顏柳諸名家之右可爲實錄矣抑援神契之解孝也曰卿大夫之孝謂之譽譽之爲言名也太公懿行當受顯名而太常公娓娓傳神寫照千秋不朽光祿公又以其昌年家子舊史氏當載筆以從諸作者之末輒不自揆而表其大者如此益以成卿大夫之孝云

憲副中涵吳公墓表

友人黃大夫長卿以鴆司記視余即余同年中涵吳公爲比部時事也公未第時夢婦人爲夫訟冤自稱陳伏寀語刺刺不休咸可記憶及入鵷署毋宜言於同官居無何而薊州陳橋見告矣陳橋者大璫矩兄也悅婦人而殺其夫并殺其殺夫者戕口婦人擊登聞鼓哀籲緹騎械致於州州畏璫稱北虜掠去事遂寢部所爲伏寀也伏寀者立寀



之義也廷詰婦與夢合於是權璫束手而橋嘗大辟舉朝異之嗟乎孝婦銜冤東海赤地公爲烈婦雪讐鬼神向告之矣何陰報之渺悠也余友陳懿下山人從公於宦邸可五載每歸則述公之奉毋汪太恭人之孝敬無與比大者萊子小者景讓逷公之服歌呼啼笑不異嬰孺公守兗遘危疾兗人禱於神神以隱事告謂是嘗請以身代毋者嘗弗藥則公十歲時以起毋恭人於垂死而秘不語妻

子者也公沒及期而其子承古徒跣走海上臚公忠孝大節以屬野史余重公不得辭吳爲泰伯之裔自唐宰相少微公居歙有俊公者自城徙鄉三傳而爲廸功郎午川公是生贈中憲見川公公之考也公始爲諸生即以文行壓曹輩戊子舉於鄉甲辰成進士乙巳選刑部山西司主事戊申晉本部福建司員外己酉晉本部山西司郎中庚戌擢兗州守以賑政稱最



天子賜金褒異之癸丑上計擬卓異是年推山西學憲未奉命兩臺交章請以憲副守濟南丙辰中讒量移蓋先後爲盡力吏者十年云公之在刑部也多所平反稱文無害故事官山西司者一掌篆箋表章奏於是乎取之歲約數千緡前司冦奏而獻之輸鏹入內帑而紙役如故乃以富民應紙無正額高下在心一值官寺離其本始求取全至家且立傾公惻然傷之草疏請留摃鏹即內廷反汗

不虞其難也已從大司寇姚公沈公以聞得旨報
罷無論三輔之内歎若更生而彰主德甦民困慨
言利之臣有三善馬名籍藉起巳公守兗時四配
子孫食餼於射宮者僅二十人公請如郡例廣數
四十著爲令兗有顔子廟滋陽縣因之二百年釋
奠於顔子公曰此非禮之禮也春秋大一統令闕
里在瞻而以顔氏爲一邑私吾所不取竟改正之
士大夫始而譁旣大心服其得體魯公貧宗恤祿



是仰而祿取之他郡多後時嘗與守闕公䟎其貧
者先應之終公之任稟約束惟謹汶上縣雙廟集
自宋時稱盗藪其渠魁張臨等糾千人據之百餘
年吏不敢捕嘗吏解捕者勢張甚公一夕坐堂皇
驟集丞倅率民壯千人夜襲之獲渠魁二十輩吏
其居他置不問群盗相戒不敢近兗境公爲郡以
察吏爲首務滕邑令張惘愊吏也有攸令者傾之
幾中考功法公察其誣爭甚力得免魚臺令某猾

監司爲聲援多苛政又屢爲胥吏盗印章訐人於
御史臺御史偵之公公狀無所隱以劾去監司雖
庇之不能奪也泗水典史李茂春者膂力過人公
所使縛汶上鉅盗者也監司誤治以罪公保持之
楚黄張中丞開幕遼陽因公得李尉檄致麾下會
卜兎入寇李尉力戰手刄三酋張公薦於朝謂可
建大將旗鼓則公不茹不吐之槩也滋陽孝廉龔
至道爲弟任殺人罪蓋有倖心焉讞者念入之非



實出之非所以爲名十年不得决公曰殺人者死
有其弟在矣即出之鄒縣李文光逌輕俠結守長
久横里中公至文光不得間心動走匿五百里外
忽若有憑歸而就法豪右股栗服則進諸生談藝
勸學士蒸蒸變舉於鄉者二十七人且三居經首
兗前此未有也至於拜火火熄捍水水止詛蝗蝗
赴海死以今證古乃知風可反潮可射鱷可袪神
可感不虚耳公之爲憲副也會

天子賜福籍田賴於東省者二萬頃諸上書陳不便者甚衆有旨宗田益急公議以虛冊投王而加賦逼者以爲租入便於是福使以履畝來不許以徵佃戶來亦不許福使怒後以嚴旨來禍且不測公持議益堅福使俛首受租而去歲以爲常乙卯大旱人相食公條議救荒策甚設得粟十餘萬備賑東省賴之兩臺方以公應卓異而一二府道疑公忌公者共害之矣惜哉公念乃祖廸功素愛金



陵山水因卜居秦淮御板輿爲終焉計而太恭人疾革不起爲滅性之毀未幾公亦隨之所謂死孝者也計公筮仕以至陳臬其孤立行意果斷不惑所至聲績卓然名臣他人得其一足以有立而顧以得官謗君子是以知任事之難也公軒衆英英髭髯如戟議論慷慨肝膽傾盡嘗訓其子承古曰陽德不如陰德報恩不必報讐蓋生平無諂語長者之言也以故承古述公涉世之際不勝憤痛余皆存而弗論論其大者如此公名汝顯字養微學者稱爲中涵先生

舊史氏曰陸士衡有云廣樹恩不足以斂怨爲政者將敗群是去何怨之避乎而末世汲汲恒以官殉亦足慨也不然强直自遂如吳公假令在神爵五鳳間即趙韓何多讓哉

廷貢畸艇姚公墓表

明之作初而盛在成弘間是時吳中鬲人輩出大暢厥詞而主盟風雅簪紳與韋布實分厥任以詩品爲甲乙公卿大夫且羞稱折節何論傲士惟賢者不爲鑒坯之遁則幸矣故老所紀沈啓南最著而與啓南並超者惟畸艇姚公故著畸艇公者今宮贊孟常之高祖也生而穎慧絕群從叟侍御及齋受尚書稱高足浮梁戴恭簡公董學政以國士



遇之乃數試輒闔棘弗售公狹小佔俾而雅意千秋之業遂肆力詞賦詩篇一出壓其宿老同時若徐武功大全李太僕貞伯邵文莊國賢趙視察栗夫楊儀部君謙姚侍御公綬馬比部清癡祝京兆希哲蔡僉州民懌皆有倡必和有會必書流傳藝林播爲韻事而尤善啓南翁啓南居相城之東公居城東之北相思命駕如嵇呂詩簡來往如皮陸蓋公所居有北庄畫閣而其樹飛動四壁者皆啓

南之蹟其馳可知也與吳文定爲青衿之交嘗以舒舉有期之後文定在禁林公寄以詩曰殷勤寄與吳宮諭老我追陪沈石田夫以乘車戴笠之盟而不爲結綬彈冠之喜覺巨源絕交書亦爲多事矣與王文恪論交在其擢第後登莫釐峯宿華嚴寺杖屨兩兩擬於謝許山陰之會文恪在中書公以子陵臺詩寄之文恪悟其意答書稱謝訂入林之約已而文恪解相印歸不復入城市終老於具



區之濱蓋以洞庭爲客星灘示不食諾云王端毅撫江南公以諸生上詩有兒童走卒知司馬白日青天見仲淹之句輿論以爲允愜後中官王敬役弁王臣與公許奏　憲廟殛二人以謝撫臣公復有詩志喜識者目此石徂徠慶曆聖德詩也弘治丙辰膺貢試大廷同試者幾千人四明楊太宰守阯首試事以公弁其首特價逾重戶外高軒常滿公反厭苦之從城中策蹇遊玉泉諸山題詩見

志遂飄然歸隱子壻吳文端時爲史官勸駕弗應
而與諸故人角詩逾勁商和温飛卿陸放翁詩自
署曰集虛齋藁者是也公雖倦遊乎而探奇選勝
之志始終不渝非獨託境取材以昌其詩跡其清
虛日來有自矣若乃孺慕之孝猶子之友創家祠
卜宅兆內行純備足副才情與夫家世生卒姻婭
之詳具吾鄉陸文僖埋志中蓋有吳君子如楊君
謙文徵仲皆服白天下士不輕許可人也儀部之



評公曰有奇氣薄功名待詔之評公曰遊鄉序而
周旋諸公間所至有卓然動人者言言實錄在稱
詩之外矣公名丞字存道號畸艇居士嗟乎公以
承明著作之才而老於太學世莫不悲之公沒一
百二十年而宮贊紹其家聲在日月之際祖孫一
體百年旦暮公何嘗不承明著作也宮贊之言曰
不知其人視其友余謂公之道廣亦足不泯諸和
人不然以李長沙之牢籠才士而竟不能致公則
甚能致之公者顧不重乎宮贊以危行觸權璫引經
鐫秩賴
天子神聖殲罪璫召還率府與王端毅事相類公
解頤於地下矣余故因宮贊之請而表之曰明廷
貢畸艇姚公之墓

大司馬馮忠襄公墓表

大司馬馮公薨於官

天子爲震悼輟 朝曰是惟我

皇祖所遺不二心之臣勛勞夙著追 卹之典其從殊厚於是禮曹銓曹起曹各以應得 恩例請

上於額祭布加特贈少師塋如一品制給水衡錢遣行人敎其事閣臣以謚請 欽定忠襄按謚法以死勤事曰忠因事有功曰襄名稱其情榮哀備



余長公企吾映鑾貽書且請表墓門之隧予與公同舉於鄉四十年中或離或合蓋彈冠掛劍之交也何忍辭公名嘉會字文亨自號履亭家居河間府之連城村自曾祖能始遷於宋家左村能生大宰大宰生仲子宜配黃氏曾祖父三世皆贈太子太師曾祖父母皆贈一品夫人始以孝弟力田積德於陰而卒亢厥宗盟帶礪也公生而穎敏有至性髫年時冏伯中齋一見而奇之曰此公輔器吾弗如也冏伯先成名少所許可人以是共奇公及冏伯登第六年公亦捷武若呂虔之鑒王祥云贈公業儒不顯顧獨課公學不以食貧少挫公沉酣經史潛心大業試輒冠其曹稠學使者投之餽公以佐二親滫瀡而餘以資同儕講肄之須籍籍推伏小馮君不容口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初任爲寇城令經術飾吏治以循最聞奉贈公諱歸既免喪除華陰令華陰關內之瘠壤也無華實之毛



而有輪蹄之困蓋登太華者麕至民亦勞止公爲立法調劑去甚去泰賓至如歸以暇群秀子弟與之談經析義彬彬向學華陰自是比於齊之士鄉越之君子軍蜀之文翁講堂矣乙巳膺 內召入西臺慷慨論列不避權要建酋投書御道其辭訐即劾當事者通夷啓釁先後四疏而奴酋之患已蚤洞於十餘年之前其淵識如此按部二東風稜岳岳持大體不小苛貪墨之殘民者黜之猾吏之

舞文者法之至有以刻核之心擿暧昧之語使主
上輕朝士爲不足任疑朝論爲不足信者公所深
絕也讞决要囚未嘗輕出以市恩其幽滯可理者
即予平反無左右傾所司有求生無憾錄平反釋
繫錄皆一時實政可紀云故事按臣巡方歲餘周
行部内即得代去
神祖末年逾期見格公遂以三年淹不勝陟岵之
思既得　請即疏終養而終黃太夫人之世戀戀



下帷宅憂禫除
天子召還理營務議招募議訓練議簡汰禁伍爲
之肅清晉太僕少卿庚申冬齋
孝靖徽號於澶州道經冠邑邑人扶老携幼遮道
留連車杈不得遄發懷舊恩也辛酉晉大理寺卿
巡撫中州時西川轉戰榆關戍守皆仰於中州之
兵公曰不備不虞姦人所爲生心也設不幸有伏
戎猝發何以應之疏請募義勇以實行伍而省浮

羨佐軍興嚴斥候畫郊圻儲偫嘗兌刁斗不絕彼
蒙安襲故者若以爲必不然之慮而孰知公竟以
消震隣之禍也先是焚香捶手之妖連踣燕齊梁
宋間約以一日四起會齊東宗之急故鄆滕首難
不待期會本謀既露潛迹相窺得當即發惟中州
所在嚴備鼠伏鳥散不煩血刃及妖黨敗亡群逸
而西將有風馬於汴者於是東藩夾門揚旌河渚
枕席過師執訊獲醜事具楊直指叙功疏中再奉



廷推以少司馬總督宣大時諸當事者重榆關則
急榆餉而宣大將士嘗累月無擾枵腹欲譟公爲
請於大司農應時散鏹無庚癸呼者會虜酋亦以
多負歲賞敗盟有辭憚公威名讋服不動蓋公曙
於古今兵略九塞情形所稟有萬變真辭及名世
參議諸編故其當機應猝所而不惑耳丙寅春受
簡協戎政時奴酋入犯烽火徹於遼關奉有十日
入京之命星馳赴　闕值

上幸東郊列營衛蹕軍容整飭扈從惟謹大與告
成
聖衷嘉悅徹食犒勞有意大用之矣未幾代王公
承乏為大司馬王公故所與同心許國者受事之
後裒於前恭或如平陽繼酇侯之政規隨弗忘或
如臨淮入令公之軍旌旗一變所用職方皆極即
選苞苴掃迹債帥息心為樞府一時之盛焉老酋
物故有意其子可款者經撫持論頗有異同經臣



王公之臣謝事且去公疏於 朝曰奴方桀驁何
所創而帖耳就我款非情也以款自愚而忘戰守
之備非計也竟還王公於本兵耦俱無猜卒賴其
鎮定以有錦寧之捷上將決勝之奇大臣推賢之
義兼得之矣公居邸舍以老蒼頭自隨雖長公亦
遣歸屏跡遠嫌故父子不及為訣惟以賊遺君父
為恥夙志未酬為恨嗚呼忠矣捐館之夕忽陰雲
四合電光挾雨群烏飛翔哀鳴上下鄰人士共異

之又祖居去京師四百餘里亦於是日連雞驚啼
聲聲相接古所傳大星殞櫪馬驚者豈虛哉公以
殿功成敘勞者一以并鎮滇南之捷敘功者再凡
兩廕執金吾三任子入胄監初晉太子太師再加
柱國近代文臣所僅見云公頎軀偉貌吐音琅琅
舉止矜莊神情朗秀不以冥冥隳行不以昭昭信
節與人交城府洞然而坊表屹若趙清獻告行事
於天知韓忠獻不鋤人於盛世正直忠厚惟公當



之無愧色耳肰蘊博雅好修有父風以廕生授錦
衣衛同知撰次行畧辭斐而情悲能識其大者仁
者有後信哉敬抆淚而表公之墓如此

太學潛菴吳君墓表

余嘗讀宋吳文肅公狀謂公之高曾世修處士行以平糴爲惠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果生文肅公以開吳云後公十四代而有潛菴君抑何恂恂好修不墜先美也君幼有至性頴敏絶人從厥考理問君問餘姚王氏學已知向往於里中豪少年綺紈聲色之好弗喜也自署曰潛以見志既入成均習游當世賢士大夫而其意益廣曰刮帖俗學不



足學學求濟世耳不能濟世亦且濟人兀兀伊吾何益稍以心計佐其素封之貲家以大起乃務發其積以濟親族之急營築室廬百楹以居子姓之貧者死不能葬君爲卜塋域以安之先是理問公以君請歲捐錢三百緡爲德於族君當官而目加拓焉葺宗祠者一建橋梁者六䘖良家女之爲妾而遺厥父金者一賑其家令母粥子者二既質爲臧獲而遣歸者四游白下游攜李游雲間後先得輸贖鍰而出久繫者不下數百人戊子歲祲設糜施藥所活餓夫者不下四五千人而君之願未始滿也晚而喜釋氏之學嘗曰龐居士擲家貲於湘流永明壽罄賜公帑以放生吾乘而行之散吾世之所積而不沒先君之財吾之爲德如是而已君爲放生臺曰生生其沒也無怛化或曰有異報云

太史氏曰新安朱子之鄉也士知有朱氏學不知有王氏學又何知天竺古先生且夫釋氏之言施



也吾敎之言惠也令出於愛利人一也君處儒釋可謂兼之矣吾又聞新安重數家言蓋自朱子蔡元定爲之故其送往每爲忌而多畏始君奉理問公車歸客有爲外喪不内之言者君正色而絶之曰吾何忍流之於野寧不利於燕孤已矣殯理問於正寢亦無陰陽之患嗚呼公之持正不回如此豈惟惠人哉君之子太學好德而文謁當世之作者如黃宗伯輩爲志若傳斧施不朽而屬余表其

大者勤之家廟俾世世作求焉



少參太玄沈公墓表

嗚呼此爲少參太玄沈公之墓沈之先自宋文帝時有司空慶之者世居汴數傳至翰林學士明庭宋居杭元末析爲二一居會稽一居漳里漳里之沈入　國朝世有聞人而以戊辰進士祀鄉賢名宦者爲侍御讓亭公則公父也公生而早慧弱不好弄侍御公恒抱置膝前見客能讀兩都賦十歲喪母徐孺人哀毀成禮侍御公爲南昌司李公年纔舞象耳即與洪都奇童湯義仍謝友可輩定交才名相角十六補郡諸生再從侍御如都門即以古文詞名侍御按關中卒於邸徒跣奔赴幾不有生落臯郡邑歸賻者公盡郤去曰君子不家於喪豈令地下遺憾乎學使者紫溪蘇公有鑒裁月公爲國士首當食餼次者欲躐之即遜與無難色乙酉二十八舉鄉試十名錄兩經義爲程式壬辰成進士念太母唐春秋高陳情終養令甲百官獨子

終養即侍御公在無嘗也而公以是里居數年備
極侍奉唐耄齒落銜食必含餔以進侍御公未竟
之孝得公而補云丁酉四月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五月督理大工六月　大內災兩宮燬公急入採
百官驚晲無措公議撤會極門以斷火司空難之
公竟率軍千餘聚撤之承運庫獲全項之傳　旨
救庫者十餘輩次日上火災疏公文獨剴切有白
金之　賜七月奉　命典試山東矢慎矢公得人



爲盛是時倭事孔棘公以主憂臣辱有槩於中從
天津還朝咨詢要領大都以燕趙齊晉古用武國
天下勁兵處隨地召募可當緩急何事獨調南兵
即調南兵舟師猶可以非北之長技也朝鮮之役
經歲餽糧何止三十鍾致一石今　京師自靖海
至直沽數百里盡膏腴地誠須定賞格聽民開墾
許爲世業以此防海寧俟饞餉乎　國制武科與
文並重承平日久有司鄙睹介冑不以爲衣冠數

英雄短氣職此之繇武闈之設爲取猛士而以柔
翰先騎射他若善火攻通星角者如見天帝莫或
收皆當一變而更張之者也孫武子十三篇用間
居一今竹島倭將義弘乃薩摩主白政之心腹先
爲關白誘奪思與中國合謀報怨昔譚宗仁王承
烈入釜營時已露其情於朱均大司馬石星以其
敗壞和事竟致之不理乃其人具在誠令收用令
如張窯傳介子故事而容圖之關白之首可購也



建所奴兒哈赤其部落逋亘朝鮮先年倭寇其地
兩欲相殺開通事關說願受王印滅倭以報以蠻
夷攻蠻夷兢與以蠻夷勞中國耶推此指其疏曰
練士著修屯政重武科明間諜詳載奏議中疏入
不報都下傳寫稱善丘澤萬公開府天津疏請公
爲備兵使者顓督屯田事而議中格然公文武之
略已若穎脫矣戊戌春　命催關荆南處脂膏中
漱石厲齒蕩然覚簡苛細悉掃如小東等關撤而

不稅蜀材浮江而下省帑十納五民困大甦時稅璫陳奉與泉大夫爲難郡佐監司與詿掖被逮者相望於路公雖在事外而陰脇其虎翼殺機將發公輒得之黄岡令徐武昌守徐皆賴公力脫馬奉心弗善也代去之日奉餞公於蘄欲啗公笑發其短已察其册甚輕知無長物卒謬恭成禮而去還朝陞職方司員外職領春秋班軍吏番入衛者按籍稽詰歲省月糧可三千餘金明年陞武選司郎



中武選夙猾弊藪樞吏貪緣爲姦大璫要人多事請托公一以邦政條例爲準竿牘絶跡又嵩目時事以邊政最急者條上四事一曰重京營其畧曰天下兵制莫重於京師今三大營將領皆以材在下中者充位非法也請自今補京營官者必極一時之選各邊大將而下非有聲京營者弗得用其在營也責以實練兵幾何能汰老弱幾何教習軍士武藝之器幾何序遷超等轮此爲衡將得其人

則兵之虛冒可以漸核如臨淮指麾旌旗一變何患京兵之不振也一曰實遼左其畧曰遼與九邊等邊耳而孤懸數千里形勢積弱自樂浪之役其精銳盡於從征今軍無見糧借帥爲政倘建夷插漢兒之類一旦生心必無幸矣宜汰其老弱厚其衣廩以名將統之遼陽開原各設理官綜覈錢穀軍必稽實糧必充額庶食足而兵強遼可保也一曰愼武襲其畧曰祖考祭享尚有親盡之祧宗藩



支祿亦有遞減之律而拔山尾情之世及與百戰開基者等甚有未離襁褓而先報首功者此曹幾耗天下財賦十之三四長此安窮謂定爲遞減之式節其濫冒即制府大臣諸子孫一衷於法無私出入焉可也一曰防亂萌其畧曰淮徐潁濮之間界在南北天下咽喉轉餉防河嘗動大衆衆之所聚亂之所生謂宜以宿將重兵一淮一徐互爲犄角天津近在肘腋即以京營兵二三千人春秋更

番出洋習其勤勞建威消萌計無出此者疏雖留
中議論鑿鑿切事情識者以爲幹國之器公以武
選之弊併功最大往往世職告襲者覆勘其前功
即出恩倖多所裁止會金五陳徹徵以椒房戚畹
陳乞事下部議本兵欲迎
上意公堅持不可徹徵慕夜餽黃金一筍公拒之
越數日漏下二鼓忽　中旨陳徹徵准陞三級與
世襲中使迫促取覆公具疏參劾



上悟事遂寢時論韙之又有大帥憑與援冀考績
恩其已見參劾稽滿在先可藉口也自相臣樞臣
以及臺省皆以屬公公嘿而不應是時正內計諸
不便公者以考功法中之鐫一秩調外君子是以
知任事之難也居久之補靖州刺史靖故僻在楚
西民猺雜居其俗好鬼公至則勅之以禮修城郭
改學校定哨保蒐微額清屯餉減罰鍰定遏令渠
以大治明年蝗災粟貴公發粟賑救全活數萬人

於是木政孔急而大木出苗穴靖民與苗爲市市
儈故昂其直鬭之露刃相向公慨入苗境與之約
束勞以牛酒苗則大喜以巨材應命靖賴以安稍
遷南比部郎尋陞四川按察僉事先是蜀中建猓
與中國之民日相仇殺斬一衛尉一千夫長撫臣
以　聞廷臣議一大創特起大將劉綎於田間而
以桐城吳公領節鉞公涖任適與事會兩臺才公
念轉餉非公莫任者公則爲設五運之法中又立



短運之法觸火以入不毛以兩月具糧八萬待刻
期進兵而大將綎心畏瘴且入戈游擊之說欲開
羅網中之路以兵從蕤眉入公移書大將謂期會
芻糧兵家大命今各運俱至鎮西晃山半年調度
勢難猝撤彼中箐深壁峭猿猱所愁履險破荒變
生不測趙營平所稱枕席過師者以湼餉之便也
奈何驅活民而死之乎大將議沮然猶擁兵嘉州
不即進公更移書云番猓之地深秋即雪不如於

八月初渡河出其不意突然而入便一及㑩未獲因糧於敵便二時未沍寒利於涉險便三大將始出兵從桐梓沈澄等八路進攻借撲空塞是時監軍王君不視師坐鎮越西公再入晃山親督軍士厚其犒賞不令解散乃安營桐梓據其要地使大將分兵大畧寨畨得昌木他等賊又撤奇兵鄉勇助之而畨㑩始逃避願降時將士深入營無定所運隨營轉㑩每間道抄掠運夫落膽公別設搶運



之法懸搜粟之賞餉以不匱餉夫多生還㪅人德之而悍將尚遷延侈言雕剿公爲中丞極言利害中丞悟乃始移撤罷兵是役也將既寡謀師不以律非公亟議戢兵則辱國損威蜀無寧日無論勞臣當叙而不見不聞之功造蜀不淺乃中朝鮮知者而吳公被言竟爲公累甫遷閩中參藩而以蜀謗調用公曾不以是介介而大期至矣悲哉公身長七尺餘標格秀徹談論慷慨其孝友蓋天性也

事叔父憶堂公如事父有杖則受自歌廣㭊歸即以田廬推予諸兄弟與季水部公文行相勵脉稱二難且儉而能廣惻窮周乏姻里德之其立朝敦尚名節蘭溪四明山陰相繼在政府未嘗以年家鄉曲一奉私覯浙銓缺新建令人示意公以正對不受難致自甘乎進焉所論交在都門則胡孟弢黃昭素區用孺陶周望徐鳴卿江進之謝在杭鮑山甫畢東郊蕭損之湯嘉賓朱仲韶袁吉卿曹能始



張孟奇在陪京則焦弱侯祁爾光王永啓在東郡取士則趙翰撰王太史亓黄門張黄門韓大理張侍御高憲副皆天下士餘子㮾㮾柄能毁譽人者公傲然不屑也公少而稱詩垂老不倦在水部有亦適編在武選有馬曹稿歸里有息初稿靖州有勞人草在南都有鍾陵草在蜀有入蜀詩李本寧先生序之曰以其才適體以其體適格以其格適時無所不有又無所不化眞篤論也公左右其宜

不名一器所不能者與時俛仰取美官耳惜哉余
好讀公詩公擕孫婿麥亭兄志屬余題額歲在甲辰
公以里卯推楚學使者余副之公不奉命而以左
遷歸惟余晞世之感亦有為公戚戚動者故因長
君宗培之請而識其大如此蓋史氏曰士固有過
不遇時況公以卯署駁遲內降此相臣所不能重
之
主上者而公得之可不謂大臣之槩乎又善用兵



使在用才之世功名豈可量哉標奇負氣千丈無
枝文章經濟賈誼之媒生世不諧挾此安之要以
千秋大業齮齕者復何所施矣

神道碑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西泉王公暨配高夫
人神道碑

天子以 慶陵告成下 詔褒美司空敦事者於
是今太司馬王公晉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貤恩再
世而公之考西泉王公加贈如子官母贈夫人稱
一品夫人蓋異數云 祖制文臣三品以上者得
樹神道碑於墓前司馬公將應 新命趣裝北上



其昌適履容臺之任司馬公以碑文見屬其昌年
家子也且史公牛馬走義當載筆以從不敢辭按
狀長垣之王來自洪洞華冑遙遙更僕不數其著
彥和居油房寨彥和生四子次曰儀儀子九人八
曰允允娶王氏生四子最少者曰結倜儻尚義娶
魏氏繼為仝夫人是生贈公公生而機警有大志
仝夫人憐愛之不使竟學嘗受推擇為掾史公著
從事衫主畫諾意約結而不自舒也棄而市隱術

稍閱稗官小說若楚漢曹劉故事至褒誅當意輒
引觴起舞至報應差忒裂眥拍案曰古猶今也少
所快多所恨何哉蓋隱隱俠烈自附矣歲壬子邑
大饑流離載道族人有遠心公固留之倒橐相賑
復發積歲所窖粟陳之市收半值甚貧者不取值
其以田售者給之值與豐年等不乘其急所活人
無數坐是家日落是歲仲子司馬公生至產室不
能具饘粥其貧如此公摩呱呱者項自謂食報有

日不長貧也公復以修息起家饒裕而無賴子乘
其族之修郤謀以告變因公公不爲終訟久之歲
復饑無賴子行乞爲盜公立遣人召還居之食之
嘗似未嘗有怨者人以爲難焉公以豪飲多酒人
之遊時時選伎徵歌弄琵琶譜文姬十八拍以送
日即善病法當禁酒終不能止乃訓子則斤斤禮
法常謂伯子曰而公不事諸書故不任受德且任
受侮汝曹謀所以亢宗者勉之哉蓋至伯子以青
衿見而喜可知也司馬公總角就外傅朔出暮歸
輒令占所受書開有舛啎則口授數過必疾誦無
譔而後已考終之日惟舉家世清白不愧古人爲
伯子訓意遠矣嗟乎少伯能聚能散三致千金伯
倫時醉時醒一飲一石公之風尚與同而鍾祥儲
祉爲生鉅公譬如岱宗巖巖觸膚出雨以毗帝紘
而承天寵也豈偶然哉配高夫人東明右族端操
靜莊曉解女誡据拮內政事事贍舉仝夫人娶其

孝養已事繼姑劉相得益歡其大者脫簪珥以佐
贈公之施贈公爲無賴子所撓積不能平夫人稱
引古人厚德事以廣其志贈公亦爲之釋然他若
仝夫人之女嫁尚氏者厚爲奩具尚姑忘亡嫁祝
氏者十九而寡矢死靡他父母欲奪其志賴夫人
保持爲完節贈公之謀室而獲有以也後公九年
卒姻婭之詳具葉少師公誌中銘曰
烏衣甲族派分洪洞淮既獻珍河亦修貢方水孕

珠丹亢產鳳人豪挺起撤音並垂善以降行德惟
邁踵恥彼素封錢刀獨擁吉凶與同義舉並誦爲
荒年殺作明堂棟昔有郡官廒有狐史天綱或懲
怒目切齒其平如衡其直如矢以酒爲生終當樂
永施恩無望修怨是恥林中偕隱斗際雙龍泰階
符粲淇露恩渥如綸之誥若堂之封桓桓司馬盟
府功宗丹書鐵券槃釜景鐘貴此宿草叶彼夢松
史銘其幽佳氣長鍾



誄

參知顯齋劉公誄有序

睢陽參知劉公諱焕字文華別號顯齋萬曆中名
臣也公嘗爲吳與守吳與人至今尸祝之以比前
守劉莊襄公其賢者有清若行峴山湖皆爲公解
任愴也先是閭里桀猾乘歲饑聊晲諸大家訐訟
蠭起上官入其說盜引繩批根焚掠不問公嘆曰
興利除害貴清其源今奸珉煽禍而反助之㪣冠
履之謂何力爭不得遂解印綬去未幾若事大壞
詞臣殞感臣磔而前此博風力永風旨者皆爲世
僇辱始服公卓識則已晚矣當公起家名進士治
濬縣有興續濬介淇衛而邑屢中大潦公親爲疏
瀹堤防堅緻利賴永永申孝弟興學校所應上供
不擾而辦入爲南比部拒罪璫賄請清節彌峻洎
遷戶曹兌則驗放兌嚴如法公之才識固內外所
交眡也公既以湖事解官適遭贈公喪哀毀逾禮

朝議倪白即家拜公守嚴嚴歲大饑公步禱水旱
皆應時采木采礦使者四出至嚴獨不敢嚚安養
休息疲黎再肉尋擢憲副兵浙以東防倭息盜備
綢未雨巳有秦潞之　命公業勧游因大父參議
公有功西叜叜人祠之與一裝訪即圖歸憩乃恭
承之政杜囂族卹貧宗威惠四訖未嘗改於筮仕
也偶元日理髮有感竟賦遂初歸猶及侍丁太恭
人子舍白首斑衣孺慕無間流連朋好笑傲山澤



顧曲稱詩尋花課竹去懸車之日又若干年而公
以老壽考終於當世稱完名完福焉公有子維明
爲京兆博士先公卒孫贊紹明家學文行翩翩嘗
從余游述祖德甚晰余尤以談虎服公吳興事當
其飛刺人駭浪橫起之日獨能持正不阿視一官
如芥視與崇崇之衆助歲爲虐者其人凶吉豈頓
間哉天下無事庸夫擾之今海內多故絲紛鹿觸
所在見告其原起於紀法之先夷羽林焚第御武

起義世有姦雄甝甝冷眼久矣安得老成人如公
數輩散寘旬宣甸采間於以扶元氣而消僭宄稀
如也余乃應贊請而爲公誄
誄曰奕奕巨宗卯金之裔大河高崧孕毓奕世世
德丕顯武緯文經貴陽之烈价人維屏公起莊縣
清裁肅辦鄞堤鄭渠害拔功見豈伊鄰潛而敉郡
絃察吏安民志取休恬誰爲鷹鸇乃隳鸞鳳狂梟
衆飲舉國騷動棟摧屋折始念從新熒惑退舍歸



德大辰弘農會稽公有世譜龍圖之樹相爲檄樹
視海行邊勞肩仔肩百蟄具起萬竈清煙難進易
退實酬初志河洛耆英埃濟自遂身沐薰蔭飲人
醍醐朱丹何常雒碎巖阿聣公高節凝之伯壽吹
笛騎牛畫圖堪又大丙爲御閬風是歸指發解麥
箕騰昴依樽酌不盈以芾後祿土厚泉深蜿虹光
焰今名千古樹滋百年我作銘詩以券象賢

行狀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尚書抑所唐公行狀

宗伯唐公者宋參知子方之裔自種德翁徙荊南徙居華亭遂爲華亭人世有隱德至中丞足庵公珂使鉞兩廣爲成弘間名臣自是子孫用儒術顯稱甲族矣中丞公弟爲怡萱公珉珉生貢士鈁軒公演鈁軒公三子次即公考贈官庶游窩公數錫



贈公者吾郡恂恂德讓君子也以蹉更廢著傾好形家言嘗高畝爲門閥地夢巨星麗於堂有印大如斗吞一足曰數子魁厥明誕公自喜以爲貴徵云公生而岐嶷風華韶令機穎秀出自就外傳已無童心授之書伊吾不輟有允宗志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御史溫公讀其文稱爲國器贈公歿有里中無賴子交關族屬齮齕公謂書生孱可鼠雀授公推仲兄操家秉主貲鑑廩賡出入而獨身外禦侮久之事浸直魚肉者不得志則中以雜徭公又造事不大困遂得肆意鉛槧間名籍籍起矣公壇宇孤峙進止皆有表識熱腸冷面喜規人過自逢掖巳多碩何奇節所至必傾名士行名士亦奉爲畏友自方學憲梁甫馮祭酒開之等十餘人結侶談藝公年不先人而以直諒見憚不啻主盟即以間爲文字飲亦奉公約束唯謹不敢以狎進而孝廉范牧之事最著牧之者范光祿公子也故負



雋才以游閑任俠聞當其意氣所向幾積立掃獨不敢以澗公而牧之有感溺公終不能口舌爭乃爲文以禱於神與之請絕牧之卒以情死則匍匐數百里挂劍顙號哀感行路其氣誼多類此公之逐奴有弟白經夜而訟富人李某者勢張甚富人窘念非主人莫扼奴吭乃亟馳百金請解於公公前巳得其寃狀指白水爲誓卻其金立白之官奴竟反坐通國稱快且高不惑於是公以文行爲明

經師若張給諫陳太史毘陵白光祿皆迎致家塾
從游者日進曰非文其式惟人其式云是時郡國
舉士多繇紹介進三歲大比名士有望輒歎者而
公社中友陸君策何士抑至北雍魏科若援太學
范爾孚數以此勸公北游且爲資斧乙酉中順天
鄉試丙戌舉於春官入奉大對
天子親擢第一人及第官翰林修撰海內雅聞公
者皆以爲正人慶焉公以詞臣不事事惟清議可



以報國於轍熟循黜坐取大官者恥不屑也感慨
時事有所約結則寓言於館課中冀以動當塗至
所交若張宮諭元忭孟郎中秋深相引重二公之
歿含斂尸祝公有力焉李黃門沂論權璫觸
上怒杖之午門公哭而掖之手調湯藥日視諸邸
舍將發而公之殮錢空矣同官義之己丑分較南
宮甄別詳慎是歲滿考奉[illegible]如其官尋持
節封鄭藩明年請告里居二載留連丘壑揚扢閎

史多清真之游士大夫翕艷之習爲之一變癸巳
還朝補原官時公之房考海虞趙公晉少宰而吳
鎮以改婚事訟於朝諸公咸謂宰以一惡少年而
挈名卿大臣肘趙少宰求去益力屬公請之首揆
太原王公王公難其去公一日數四往反竟得請
趙少宰戟手自快曰今日乃知朱阿游不爲負蕭
傅耳東事起樞臣稍引游客在兵間都下客廱集
公謂此皆夸毗子終敗乃公事即鄉里絕勿與通



有朱生者蹤跡尤詭善黠仕者名公滑白甘侍御
決遣歸雖任受怨不恤也會 皇太子出閣講學
詔以公充講官風範肅穆音吐琅琅三公迭侍講
筵皆謂公得輔導體是年兼直六曹起居理文官
誥勅乙未再分較南宮丙申改右春坊右中允故
事詞林以科次先後敘遷惟首臚九年滿考者得
陞諭德不復需次公曰此汲長孺所謂後來居上
者也自之豫章張公得先三月遷中允豫章公以

爲有讓明年晉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八
月禮部議以爲北畿副考官疏名上不得請公尋
以病請急歸己亥　詔起原官兼纂修玉牒副總
裁庚子即家晉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復
轉左庶子是歲秋公應召入都復值講幄當是時
宮僚之起家者僅行之公且浹歲三遷洊歷華要
當事者誠倚重公公旅見而已未嘗謁知私室蓋
其生平自立不爲附麗云公旣已負重名而自其



三入都益務簡遠權利之交不得一當公見謂迫
狹矜莊自置竿牘不馳於外筐篚不布於庭泊如
也辛丑充同考官於是較禮闈三矣冬十月　冊
儲覃恩贈父爲宮庶母劉封宜人云公自承華首
闡肖簡元僚積勤數載諸所存賚故例寖格不一
行至是國本旣定議者僉謂講臣當有甄錄而公
官不進時凡未叓金緋也人多爲怏怏者公謝曰
吾進不敢競退不敢援不知其他京師人皦生光

爲妖書搆宮掖
天子震怒大索長安不得其主名時江夏郭少宗
伯以廷議失政府意自免去言者謂書出郭手於
是立罷宗伯兄國子官而窮治其事先是郭宗伯
出春明以輿臺給事公及是司隷即入於公之第
批根有端矣公曰人有良心朝有公論此豈士大
夫褰礪首鼠時耶與一二同志詣政府雪其枉語
甚切直無何罪人亦得事乃解華司理鈺以抗稅



璫下詔獄公數從圜扉中握手慰藉五載橐饘周
旋靡間後奉詔恩宥出拜公哭搶地不能起其九
死一生強半繇公自是海內正直節烈之士咸隱
隱有所恃以生氣矣壬寅晉詹事府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癸卯晉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翰林
院事詞林重院長地望清切隣於公輔公念以孤
生蒙
上異知致位九列若碌碌繞指愧無以報塞乃於

是益發抒亡所避危言危行砥柱百折絕不傍人
門戶辨晳可否不少腊韋在院鈎剔吏蠹抑絕僥
倖蓋公素所蓄積至此頴露焉甲辰會試天下舉
人　詔以公副考秋選庶吉士　詔以公教習公
雖爲庶常師猶供事文華不輟益後先爲講讀爲
侍班者八載嚴霜砭骨寒雨凝髭不敢一日逃瀞
沐私兼以南宮之役勞瘁特甚清羸骨立又感時
觸事憂心如酲強自力𢭃討事而公遂不起矣卒



之日京師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無不悼之
天子採朝議　詔銓部贈官大宗伯予　詔命冬
官卜兆域予全葬　詔遣行人周應期主喪歿禮
官　諭祭壇加二鳴呼可謂終始榮哀矣公孝友
篤至自其天性每念祿不逮養所至奉二尊人像
與俱伏臘奔食悲涕交頤事兄姊最有恩禮兄姊
之子女字之不啻已出教養婚聘倚若外府季姊
歸莫太學先坳而最後太學遘侂誣坐殺人律公
爲訟冤甚力卒出之尤急窮交不以生死謀念彭
欽之以留廉守中奇禍公與楊宮諭諸公白之朱
直指得釋欽之壽以侘傺死公捐月廩賙其室以
爲常衣役之晚而從戎死塞下公經紀其喪歸其
骨至鄉人之踪於京蹟於旅鍪登督綢功曹隸事
暨落魄朋儕托寄一命者則不難輒請輒應也故
老及見徐文貞者曰文貞在都下故如是然松有
總賦之役日櫃收終文貞之世不能去公甫登第



即倡言罷之二十年來無破家役遂爲吾鄉世
利若京師創置會館所至如歸又其細者耳假公
以年即擴子城均役法不難酬願而今則已矣傷
哉公辰録序云心事使人可知何用以爲藏劍面
目使人可信何用以爲衷甲蓋自爲傳神云而閣
中楊宗伯㕘部文云公雖爲詞臣也而實勞臣雖
死病也而實死職則以公久在講筵未及於易名
之典爲借乎余與公居同里仕同官意氣論交宴

開徵逐典型是儀牖胆洞盡乃窺公之大者在端
居憂國提獎人倫以天下名教為己任李元禮陸
敬輿而下非其志也葢公眼有瞳心有秤不谿刻
故易親不汶闇故難悅即以甘事公者能得公憐
終不能得公信九原可作不昧斯語矣公於學無
所不闚詩宗少陵文出入左馬好讀名臣奏議有
集藏於家憶公嘗自言吾儕作事有妻子不知者
安能欺淺丈夫浩浩向人語故其劈實石痕及鋪



孤按次遺行不能十一予以所聞見恭訂成獻如
左雖挂漏實多第不敢為微辭以負公耳公諱效
獻字元徵海內稱為抑所先生卒年月子孫姻戚
之詳行實具載

吳母封安人衛太君行狀

太君者封行人贈祠部吳太公之室主客郎吳伯
玉之母也太君以榮名享上壽八十餘年為婦為
母為祖母雖身閱百罹而有子聚百順盛衰之際
可無遺憾顧其操家之艱勤與開家之術懿可垂
矩則可光彤管者微野史通家子如其昌孰述之
太君宋衛文節公　本朝宣城伯之裔裔木世家
風閑女訓稽古賢母行事若丸熊若御齚若恤嫠



若以善養先祿養皆默有契合壹似考經案史而
得之葢太君之歸吳也當東土中倭之時中落矣
太君與封公拮据治生而復振然意猶未廣也太
君旣舉伯玉至舞勺察其有異謂太公曰此豈農
之子乎君家以孝弟力田稱百年於茲未始一逢
年也逢年自此始矣於是廢箸䅿官延明經師諸
所供億櫛櫞餰脯脤膴醯皆躬自滌修之即歷
朧醲濫一進且不再薦更子夜理刀尺弄機杼待

伊吾壓轂而後即安如此者殆將一紀伯玉竟沓
迹周庠離蔬釋屩爲天下士其合於尤能勸學者
一也伯玉筮仕爲大行人奉
神祖詔以
今上生告九塞伯玉得遼左塞外兜鍪鎖遺故不
貲伯玉心惻積鹵大漠齧雪眠氷乘儌守障之甲
士僮月糧四百緡八口馬畜皆須之安忍箕斂之
以餉使者遂全壓却數百鎰不拜寸鏹即置郵不

羨一縷也而旋于舍竟乖槖入室靡長物太君獨
驩然喜兒幸不以胥賄速官謗仕者奉親甝多於
此畧不聞交適聲此其合於郤鮓訓廉者一也伯
玉旣入　闕報命聞太公訃徒跣就道日行百里
哭踊欲絕太君相持泣勉以君之制也父之命也
勿滅性以孤吾老人旣免喪復詔以逃雨之義願
扳輿北征以解翩騅將母之憾於是伯玉始治裝
還　朝以大使　恩藩及報　命途覲孫漕御史
值漕河梗三月議督江左諸郡以民艘應伯玉爲
御史抵掌陳會通淤塞之故請驅山左河滸人鄉
趨山左河津船復　祖宗朝淺鋪淺夫撈淺送漕
艘之制爲冊誠兗昌二郡計日遄行如駛遲即按
籍討其不共孫漕御史韙之漕艘飛至水次漕以
中興入　朝則　代藩方爭䆊長冉渭立少冉沙
神祖下九列臺省雜議之伯玉渴藥少師語以茲
事雖藩封事實主器事今　東朝方危疑而恐以

海内忠臣義士幾十年捐軀命以爭之　儲位縣
閼療長榜㯭以生交構窺瞯之實乎政府彌益决
立長伯玉再奉　命使　撫堠事報太君太君喜
曰吾不解官家事譬如厮養能衛少主者可不謂
忠乎此其合於恒緯急公者一也伯玉積資有年
及選言路之期故紆其行以待公論而忮者乘其
未入中以門戶之隙授緒郎主事伯玉念母安人
年七十六又獨子特抗疏乞改南改南必乞閑曹

人所不爭者得南祠　陛辭之後爲政府決　福
藩赴闕之策語甚切直不知有官之膇岭也入南
祠力洗惰政弊尋轉南客署客署會有夾教一事
四署互推諉伯玉慨然將得倩而逐之不窮治會
含沙者再以門戶中伯玉竟以左官太君慰勞之
曰若無以老人爲念自沮喪也持議爲儲貳也得
南署無諂求也全活人不骫法也而以是獲譽乎
何恤若本以老人故乞南即罷去亦喪官不喪養



也兒弗動矣此其合於善養先祿養者一也太君
幼有至性當其笄總來歸哭姑楊太君哀感行路
已事繼姑如姑志其嗃嗃翁卒客即繼姑惑俗言
欲不令玲於宅太君號曰有不祥也者吾身之竟
與太公徒跣負以入太公憐其少弟太君從吏以
胑產授焉產失則更畀而自安磽瘠閭里以是交
稱之所遇卹三黨之乏歲無算下逮臧獲皆有恩
意吳氏之興非偶然也伯玉艱於舉子既奉母旋

子舍而得雄太君含飴弄孫觀綵衣舞樂陶陶矣
忽以痰壅減眠食伯玉手自嘗血草表箋請於上
帝願減已算益太君紀有玄鶴下於庭太君病良
已又一春半而竟以絕粮化化之時敕家人各合
掌稱稱導淨土有夙本矣嗟乎管子有言生者父
母知者鮑叔世固有得之於殊方而失之於膝下
者以伯玉之文學經濟氣義忠藎百人亦見千人
亦見而同朝猶嗇其能太君何以卜其成於襁褓



時哉非是母不生是子亦非是母不知是子其開
吳弘矣先是　今甲行人階八品未有封母者伯
玉抗疏請比五經博士加八品孺人封有　詔行
人母未及實封先得受　命服絜爲令遽
今上生覃恩諸使臣類以出署日受全封故太君
稱安人云其呂休居離索於伯玉有升堂拜母之
交自遊人海曲過從遂稱太君嘗問家人曰比數
聞享客何不聞有董子比余再還舊居而太君千

古矣故嗟傷拈筆敘次遺行以俟司世教者採擇



祭文

祭陸君策孝廉文

嗚呼咸齋兄竟止於斯耶念余與兄望衡數武鼓棹三益林居以來匪朝伊夕無奇不賞有疑必析酒罏詩社花茵月席飲食衎衎笑言啞啞大志爾汝遁焉主客相訪徒步相迎岸幘謂我無腸托以肝膈自茲而苦時有彈射余之不佞兄亦莫逆或傳巷語或覓室繭塡膺抒憤彈冠忘倦觥籌悲歌



牢騷慰藉執交而市執卜而宅兄有逸才厥名孔赫筆花匪夢腹笥爲齋百韻瀾洸千篇膾炙遇方爲珪著員成璧談天之口佐以嗢噱北海尊開太丘道闢輕舸浮家名園置驛立見鋒穎坐消柴柵蜚譽聚卿寄情歡伯任達風流人豪氣息守相諸侯過廬必式隱可烟霞生可竹帛世路悠悠徒珍鼠腊埋沒連城推殘六翮㫄縕化素貌玄守白不以五斗易此百尺樂志方始大期忽迫謝樹先彫

陸崑隨圻靳之血徧奪以泉石邑設周華神乖善
積追惟疇曩形影相惜三月爲睽千秋永隔密友
不數朐身雖百談容可想勝事陳迹送往事居余
祚敢什酹酒霜天灑淚如霖聽此哀些來享而格



祭吳澈如年丈文

嗚呼陽羨延陵之間有于瞻之舊蹤將置田宅以
僑處亦依箕尾而告終豈宿盟之未昧而身後之
有公不惟文章氣節磊坷坎壈之相似而生死歌
笑之地亦異世而相同蓋其剛腸疾惡任天下之
清議而誠心質行足以挽末俗之澆風尸祝不忘
者有居官之遺愛而汗青相照者有彈事之孤忠
完若無瑕之玉剛爲百鍊之鋒蓋能爲蹇諤者不
必有公之經濟能爲正直者不必有公之冲融官
屢躓而氣益壯用未究而望益隆遁者息北山之
勞悴依南岳之龍從朱茑白華方周旋於子舍而
素車丹旐已卽於谷堂之封人物耿然天不慭遺
一个人琴俱喪余難贖以百身憶在壯歲同舉南
官宏詞之試角力爭雄余已自比於不材之木而
公獨抗論詞不當以山苗而壓澗松旣爲金石爲
石亦願雲而願龍公所擊者權門之鷹犬卽余所

譬者當路之射工烟水五湖歲發王歆之與圖書千載時尋米舫之踪豈意晏閒之良觀遂爲終古之長悁嗟乎富貴壽考轉眄成空惟竹帛之可托垂令問以無窮公所壽者先民之不朽而余所慟者良友之私悰感逝波於川上悵絕詶於郢中對霜天而歌些或神理之可通



## 祭幼海侄少宗伯文

惟靈三朝忠節二儀正氣抗迹貞孤標行特異人群岳立頽波砥柱見弱能扶遇剛必茹直則長孺峻言元禮弱冠批頷孤臣履尾君側清姦義聲首舉身竄遐荒天閉萬里遐荒伊何如彼潮陽江山得助發爲詞章旣文旣博與士爭長舉流嶺徼望隱巖廊再銜顧命起仕

莊皇暨今

天子寵秩溥將奉公執法嫉惡鋤强其朋其黨我心不降何以喻之夏日秋霜人忌太潔物忌太芳帝諒其心仍眷勿忘造物尚缺禍起垂堂靈嘗有言心不愧天苟信於心迹可畧焉口絕請托垂三十年却金之事風掩昔賢睦族聯宗捐彼義田以此思潔可酌貪泉巨慝欺罔傳亦蒙姦不難弑主況於流言靈之所營在方寸間克忠克孝秉直秉廉此心不死詎必形全視身如電達人大觀矧乃

浮名幻起幻遐而彼知者何惰何憐且靈恩証於
族最深凡我同宗知靈之心豈則家難越至於今
惟二藐孤在我宗人酹酒陳詞涕泗交併



祭馮孝廉愼餘

孝馮甲族金友玉昆白眉挺起素業逾敦有孝有
德旣惠且溫其衷坦坦其氣軒軒力行古道志康
世屯不沽時譽不受人恩叔度千頃淆之不渾元
龍百尺豪氣可吞寧龍失水羞虱處裩瀾翻筆綵
浩蕩詞源先民矩矱直闖其藩間關三刖終剖璵
璠士有百行獨沃其根斷指喚母誠感厚坤寄室
廣坐莫見瘢痕屋漏不愧桃李無言憶昔定交方



當弱冠吹塤吹箎授餐授館兄於是時朱霞天半
于將莫耶黃流玉瓚欣賞微言横經問難咏同草
木語不河漢爲龍爲雲一始一亂星霜五易風期
不散兄本高亮眼白華紳彈冠結綬於我倍親余
無媚骨困於宵人君尤扼腕薦慰沉淪公車計偕
鶴鳴子和長安相見披肝見素方嗟落羽澹焉朝
露白身豈贖大招莫簉廣陵絕響西州郤步惟是
今聞千秋永播酹酒陳詞人琴如覩

祭潘文學六潤文

世衰道喪友于誼鉠一體之中自分楚越蓋戎有伏於床笫而禍多生於饕飧兆雞鶩而鴿原愁錐刀角而荆花折小者至於閱墻而大者可以喋血刎我江南世家蓋百年而不鬩一田薛惟六潤之二難與古人而爭埒覩其躬無常衣財無專鑰跡蛩虛以相附聲塤篪而不絶宛痌瘝之乃身而奇贏之弗屑雖父母之分均且自愧以為小慈而況



細人之貲舌至於怡色慈幃舞綵北堂依依烏哺翩翩鴈行疾已沉而猶諱血有噴而必藏其諱也欲以寬毋氏之愁苦而其藏也恐以甚毋氏之驚惶則道路為之心瘁而史傳可以垂光若夫蘊氣生風懷仁為質神鋒遒上藻思斌郁脫純綺之紛紛抱遺經而屹屹故當元氣摶而遐舉豈惟翀高陽而孤出然而名不掛選舉壽不過四十此又梟源所飲恨而親知所於邑也其昇誼切葭孚情敦淡冰感至行之可儀痛哲人之蚤瘞敬抒哀辭以薦沼芷

祭原道五侄文

嗚呼觀心遽止於斯耶余與觀心雖宦游生別抗手天涯數日作惡灑泪臨岐千古一訣無重見期日送卅稅秦淮之湄此時此恨行道淒其而安能寫余心之悲也耶嗚呼天道佑善從古致疑尚缺忌完理或信之至如觀心兩者母居惟爾才美吾宗白特早服廷敎有聞於時性復孝友寶儉與慈規言矩行樹德務滋封公蘭玉伯仲壎篪家興以



盛汝謙以撝完才完行非汝其誰然而文憎命達調與俗背方升而沉且成而毀竹箭猶艱桂林終躓中遭家難百罹所萃十年痛定補刖息劓緬彼攻苦勤身恐嗜爾亦懷憂千載不啻若曰忌完而缺有試卽不期顯中壽可介卽不中壽當死床笫卽死異鄉從容含視此皆無之天道已陂宗族鄉黨無不酸鼻嗚呼哀哉余與觀心宗而友睦事相師友情則手足觀心昔我實父有叔予倚觀心以爲家督三十年餘形影相逐今歲夏五余病委篤汝疹汝禱目睫不屬我猶談虎汝乃賦鵩欻然夜臺百身何贖嗚呼哀哉惟汝之學自玄而釋始事檀施終趣禪寂結侶名僧耽情梵冊謂假數年樂邦可覲且念超然不渝易簀此爲完歸功豈唐捐天道無知更能缺爾之真宅也耶嗚呼哀哉乃若委蛻離憂世網所寄送往事居我不爾愧有脊在盂有酒在觶些辭以招精靈不寐

祭顧太史學海文 代

嗚呼哲人摧殞真宰茫茫與善既爽福謙亦荒倬彼太史鍾秀崑陽世濟其美以發其祥乃承簪組乃肯搆堂凌薄是誠孝恭是將用翼司馬聲著羔羊不有君子孰德於鄉既修姱節復擅青緗蒲中鵲起日下鳳翔抽書秘閣視草明光從躬魚雅搖筆風霜超將遐舉善刀而藏六月暫息斑綵分行孺慕之餘板輿復御不以將行先爲可去



帝念名儒命典兩制率府崇班金華講肄令聞令望復昌復熾曾幾何時勞侍從事崇讓拂迹逃虛行意梅花之原千墩之墟宅不盈畝門僅容車游心於淡反服之初南陔藥只東方晏如蛇忽當歲鵩乃集閭士失砥礪國喪璠璵嗚呼哀哉器傾盛滿鬼瞰高明惟淵秉心把於未盈世祿刺汰急流遺榮什九在林十一在庭宜償嗇取此虧彼成忽剪長算報施詎乎有涯者生不朽者名乘箕委蛻神遊太清達人大觀修短曷攖嗚呼哀哉某官同僚友誼切師資風流邈矣河山間之生芻一束侑以哀詞



容臺文集卷之九 終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閱

# 容臺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風







七言古風







五言排律

卷之二

五言律詩

卷之三

七言律詩

秋日泛泖四首

秋日泛泖因讀先師莫中江之什忽又十

五年感舊懷賢再賦二首

天馬山游眺　王龍寺觀荷

陸君策所墅問水二首

京口觀水嬉呈姜養冲

武夷陳司馬雲脩二首　邯鄲夜宿

清源狄將軍席上觀女樂



李臨淮太保惟寅席上

馮元成第觀牡丹　七夕集林比部

九日同姚納言過張蓬玄中丞官署

栢鄉道中寄張蓬玄中丞

懷胡文子

卷之四

七言律詩

詶臨潼王二首

詶虞德園吏部

虎丘和許周翰太守四首

次詶姜仲文　人梵詶諸王孫

和陸伯生二首

詶胡小山離臺苦雨二首

詶劉燕及明府二首

次韻詶葉少師臺山贈行四首

葉君錫茂才以詩贈行復次前韻詶之



詶胡開府　詶范太蒙吏部

詶李京兆克菴備遏疏

詶李太史伯襄贈什　詶楊霽寰中丞

詶胡小山鹽臺二首　詶盧原甫次韻

詶董景越潰臺二首

魏淵泉中丞以奏疏詩集見贈詩以詶之

大梁侯館馮禮卓大中丞攜尊夜過席上

酬之

題畫贈許純齋郡伯時濬河成

辛亥秋倣吾家北苑筆於潰川山莊寄邢

子愿侍御

題西溪圖贈虞德園吏部

題梯綠樓圖為黄仲石少府時以荔枝見餉

題畫贈張平仲交守

題畫贈楊玄蔭大叅

題畫贈楊弱水

題畫寄蜀中徐聞池

題畫壽陳廉崖時方左遷上林

題畫贈周奉常

題畫貽毘陵張夢澤舊武陵守

題畫贈張平仲水部

選畫為楊弱水侍御

題畫贈江陰夏茂卿

寒原送別圖贈聶井恩令君入覲

題畫送人歸江西



題畫贈蜀中尹使君惺麓二首

題畫贈王伯㢸學博

題畫寄吳浮玉黄門

題畫贈王幼度

為省公作茗帚庵圖并題

廣陵舟次題房侍御畫竹

題王霽宇繡佛齋圖二首

舟次薛淀望馬鞍諸山倣趙吳興水村圖

題畫送原孚姪延齊

題畫送王幼度計偕

題畫贈友

題王幼度畫

題吳祠部畫

題畫

題林天素畫

題倪雲林畫

倣李營丘寒山圖有序

題倪迂畫二首

題畫柳

題茅齋水影畫

題倣水墨太㳅畫

題雪梅圖

題倣黄子久畫

原缺

容臺詩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

## 五言古風

恭讀　宣宗皇帝　御製翰林院箴　館課

岧嶢木天署七曜垂精芒璇題揭周訓麗藻炳光章念此司言重温語中官常談經入禁籞起草直明光地望淘清切恩華難對揚俊乂思獻納台銜燮陰陽公私慎塗轍仁義為提綱玄微剖幽眇森



嚴含風霜煩煩金版跡照曜白玉堂所以　聖時侍從多賢良戒石製巳陋飛白不足方願言鐫心骨佩服終弗忘

省耕圖　閣試

融風扇時燠東皐農事起田畯遵時令平秩從玆始溝塍紆以直畚鍤烟雲裏腰鎌乍刈葵攜饁齊炊黍鵓埜際照陽鸞旂麗京坻穡穡撫籍衣剡剡染場厰天近雨粟多日臨土膏美汗漫八駿游蕪沒三推址聽此省耕儀風覘傳書史願置　御座前勞農振前軌

憂旱吟　閣試

憂國願年豐歲事屢艱虞經春書不雨首夏猶修雩油雲若待族閭里都向隅未必金石流其如禾麥枯不曉神靈意果為乾封乎我欲登天門為衆籲以呼聖道方沖融時霖應豈誣將無木稼尤儆爾肥遺辜屯膏感玄象修禳闕　廟謨于公一平



獄猶勝焚尫巫况逈吾　皇仁噓吸通乾樞願進雲漢篇庶望商霖濡六事旣攺觀三農亦登蘇恨無縠羽翼空抱莆目思

清秋瀛洲亭論學　館課

我生宣尼後雅意窺道源雕蟲愧小技魚蠹綜羣言空玄費研刮悵悵岐路紛幸玆先覺者秉鐸開家昏幽討濂與洛上溯羲與軒秋空發靈籟水落見天根吾無隱乎爾日擧敎巳存虛往而實歸玄

亭何足論記取瀛洲會風規百世尊

咏盆菊 館課

衆芳豈不妍秋英白淸絶意與幽人合標名霜下傲容以桃李顏艷彼茱萸節翩翩五陵子佳色紛相悅猗紫照朱商堆黃象金埒賞韻一以乖籬堵窄辭拙亭亭盆中菊偏承美人擷香分甘谷幽色借氷壺潔對此讀離騷心魂坐瑩澈悠然見西山孤峯正嶔嶷



七夕 館課

夏律乍留灰秋箭今移晷峨嵋岫初出洞庭波漸起河邊月桂幽漢曲天榆麗仙車駐七襄札札弄機杼束素愁上衣凌波淚如雨高樓有思婦切念從軍子迎寒理衣縫映日抽纖縷歲歲逢相望而無隔年聚如何離別悲人稱河漢女

題畫小赤壁圖 有序

吾松有小赤壁與黃州赤壁大小實相埒不知何事辱之爲小沈微士繪圖爲兹山解嘲雨中遲君策齊頭君策方以吳綃點綴泉石有張子淵自白岳至携松蘿茶與畸墅鬪勝君策呼酒佐之永日無俗子面目君策强余畫爲畫此圖幷書赤壁詩詩書畫皆君策和之

沈公緒欲鑄東坡像於赤壁山旁屬余書大江東去詞鐫於石末句及之然鑄東坡何必赤壁陸家畸墅合著此公與内史相



酬也

吾松山有九俱以海爲沼東海旣以大赤壁何當小風穴秘猶靈雲門削鬼巧口鼻鬪嶙峋鱗甲成夭矯而我游齊安何躁凌竊窕時平兵氣銷霜落江聲悄廻思平原鶴誰是枌榆鳥恰似黃池會吳楚爭可了將無山嶽靈端受里俗嬲歸語東陽生搆竢事幽討石言倘莫逆壁觀共枯槁日成琳球

賦屋用辛夷榱太守握紅雲冠彼山谷好靈蹤儼
如舊麗贅忽以澡嘉名公等錫一堅從余保手寫
浪淘沙峨肴雪可掃敢應北山招終事東坡考

題萬使君拙菴

黃虞既已遯智巧相馳逐宜父貴如愚猶龍稱若
辱君侯體明德祇以拙自勗聽以五而窮夔惟一
乃足偉哉濂溪銘泠泠太古曲琴臺時動操清音
滿空谷不見五鳳年璽書懷惆悵慼無詩史才聊



作春陵績

許周翰郡侯捐俸助刻戲鴻堂帖占謝

飛鴻易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免斤鶚
笑貧來四壁立富有連城照閑勛乎翰墨小史等
排調真足履何關傳神膚必肖恒髮秘閣摹未奉
白仙詔徒聞買駿涓終愧然犀嶠相者但舉肥官
人惟貴少以茲金石錄欲灼膏肓竅張羅森百貝
陟嶽摩峯岫紛披吊室藏陰絕天門跳古文爲大

出壯心聊復耗未換吳兒眼先諧許侯好日摹邯
鄲辭鼓揭岐陽與來聞擊玉聲日似歸鴻操援行
筆陣閒隨以乘韋橋居然一韻寵行使三都謀憐
君氷壺清匪敢瓊玖報珍重遠游名書之華陽誥

越孟清見訪贈別

曾參援神契困注狐首經三才總民行九星披地
靈化爲白鶴仙尋我枕烟庭倒傾青錦囊餘子徒
聽熒忽夢宛溪霜遠游愴露零來時栗始芽去時



楓換青贈爾九峯霞可以被沉冥

送黃侍御歸西江

彭澤八十日襄陽不再春悠悠世網中著此天放
民鳥飛時復倦龍性故難馴余亦從此逝幽懷誰
與論攬取衡山雲以贈東林人

贈陸君策畸墅詩

積玉崑無圃千將亦有郵青山貯文賦秋水懸劍
痕中有獨往者卜此聊人閑高情狹五嶽所適聊

川樊一丘美吾土羣峯走其門虛櫺見霞起卷幔
知雲屯高樓巢燕子負谷長龍孫每當秋葉彫鬱
鬱濟陰繁緬懷柴桑翁朗愛田水喧況乃梧竹聲
長與風雨吞主人桂林枝雅尚蓬蒿敦疏渠引泉
脈驅石劃雲根漆梁期賢友池塘思哲昆刈韭秋
畦薄釣魚潭水渾著論準樂志賦騷稱滁煩名僧
時駐錫長者多停軒與君雖接鄰室邇猶隔垣未
若此園居曠然無籬藩一從濁避弋笑彼虱處裩



因之奏山水便欲忘朝昏高枕乃吾廬誠如杜陵
言嘗聞達人軌寄通隨化元我如還山雲君若扶
桑暾卷舒各有宜何必鵠與猿惟容肥遯者終老
桃花源

## 七言古風

### 帝京篇 館課

澗瀍風雨會殽函天地匯河山靈氣有遷換一一
拱北開皇都皇都險扼居庸麓不斷華夷山矗矗
八埜經營帝圖三犁掃滌維坤軸形勝皆標
天府雄烟花複道畫圖中勢壓九龍丹地迥雲中
千雉禁城重中天閶闔開宮扇承露雙莖霄漢見
凌風却月闕嶙峋建章鳷鵲龍嵸觀太液池邊白



玉堤蓬萊閣上紫金泥浴天巨浸疑通漢耀日層
樓爲祝鳳長安甲第千霞起四術九衢平若水朝
開珂珮接西清夕聽歌鐘喧北里道旁無復酒人
悲碣石徒傳擁篲臺擊壤應多堯市曲和歌時出
栢梁裁吾聞都邑四方極昇平繁侈窮物力縱賦
長楊諷幾何高髻之謠良可則京華春色日遊飫
蔀屋遐陬豈盡如闤闠 九重明四目不使人間
有何隔

豳風圖 館課

玉書金簡不足異布帛菽粟眞文字委宛驚開先
代藏詩中盡繪農桑事憶昔　章皇全盛時堯水
湯乾德不知千倉萬箱陳陳積祈寒暑雨誰共咨
田畯女紅歌帝力布軫民艱情不極因披承旨圖
豳風覩灑　宸章賦閔農田家作苦非一狀深耕
薄耨何歲歲犁頭風雨生紺幅餘音啟入春來出
但識宮中錦繡香爭知陌上蠶繅促田苗鹵莽應



無功提筐飼蠶勞亦同天文似雨蒼頡粟機杼還
凌雲漢工曾聞姬滿歌黃竹明河霓羽紛相逐詎
舉三推在籍田肯誇四月新絲熟大哉竹簡羽陵
書可信農桑足開國曲阜遺履舄號弓精光噴薄
摩玄穹願將裝御連屏扆率祖彌增　聖道隆

金鏡篇 閣試

聖人有大寶金鏡洞八荒陰陽爲炭造化冶剖判
混沌倂三光希夷恍惚分有象空明寂照應無方

曾聞傳咸史豈是秦宮裝懸之　玉宸助垂裳清
輝能燭奸與良山河大地一覽盡山精魑魅夜遁
藏　天子萬壽坐明堂月輪垂象星含芒比德水
鑑光琅琅映照八彩皇哉虞汾陰寶鼎何足當

石鼓歌 館課

世間相傳歷藪書五十六種名目奇中有岐陽石
鼓跡籀文千載存風規周道中興震威武五年巡
狩修上儀諸侯劍佩紛隨逐車如流水馬風馳春



蒐肅奉禽荒戒告廟還鐫金石辭從官振彩鑿山
骨琢成十數加剛剞狀如天上落星石剖劃混沌
光陸離雅頌之間格韻古尊彝並列款識施千年
石經蝕啄百夾斷厓蹯跂螭務光砌谿到薤日
神禹手鑿岣嶁時數行剝落不成字遺珠碎玉成
逸詩予雲雖老應不解仲尼刪後賞者誰嗟嗟秦
人掃王迹儒者六執皆凌夷隸文一起籀文廢俗
趣簡便眞難支鄒嶧之碑俄欲滅陽冰猶自尊抑

斯神呵鬼護石鼓在三代典型良可推吾聞吏部
希古道一代山斗稱宗師綺靡餘習泥雅正眼見
槌碎淮西碑以茲感慨扣石鼓恰如三撾聲讙悲
寄言同學鴻都子共挽文章八代衰

題浯溪讀碑圖

永州誌相傳以元結中興頌三絕碑葢頌
之書元之文與神陽鏡石內外瑩徹故稱
三絕余獨非之元顏之文與書與其人足
相埒人品不為書文所掩是為絕耳因作
此詩以貽祈令鐫之

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
壘有唐九廟墮秋煙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
寒谷春幾度看碑陳迹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陽
聲裡含君臣折釵黃絹森光怪舊國山河餘氣概
當年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於
國哉元祐之繇何當來予瞻咲飽惠州飯涪翁夜



上浯溪臺扶藜摘石溪聲咽不禁投袂還題碣清
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流莫饒舌

征虜將軍出塞歌 節課

自家執奘靜三邊將軍更事勒燕然心知驕子須
人劍耻看烽火照甘泉身挾期門射鵰子匣裡吳
鈎吟於水雕戈赤羽三千騎落日黃雲一萬里是
時秋高塞草枯我兵勇氣先吞胡連空幕影隨塵
遁竟夕笳聲喑不呼將軍麾下都俠烈誓刳胡腸
飲胡血箭鋒直拄青海灣刀鐶寧顧天山月健兒
手搖月支頭奪得燕然胡虜愁功成不受封侯印
只為長纓志欲酬

讀書佳山水辭送王季重使君歸山陰

會計佳山君所有不細藏書淩大酉四庫長開鏡
裏花十年種就門前柳解經宛轉註蟲魚問字離
奇盡蝌蚪河陽三十偁羸餘函谷五千留秘役以
茲瀟蕩少宦情夢若林泉輕組綬法湲之政不再

春前與緯真稱敵千乃旦悠悠奸惡能浮雲忽忽
成蒼狗幾經霜信剪芝蘭何限雷門鳴疋缶殺城
黃石君所師何溺丹砂吾得友伏櫪但成歷塊心
懸河共誇談天口許將幽賞契寥寥一任功名歸
九九人生聚散那可期吳苑花前重回首自言習
氣剩三餘小結吾廬幾一畝閒宜策杖撫孤松鐵
卯腰鎌刈秋韭散帙黃虞事可知操椎六五頭堪
拚身謝蠶均虎豹關游逐史公牛馬走室遠何懸



見玉杯情來只合看齏臼要圖緗素挂槐堂領取
風雲還甕牖江山勝境樂無央竹簡閒助能不朽
驥壯猶如日正中鵬飛須積風之厚著君丘壑為
書淫割我烟霞難墨守矯然雲臥直須臾聖代逃
堯終得否

問政山歌為太傅許老師壽

君不見問政山錯出黃山白嶽間昔日仙人留隱
跡至今白雲蒼樹猶仙關上有千尺之松花作餅
下有五色之芝英可餐嶔岑本是至人宅服食頓
回童子顏山中之政何足問介弟築室來追扳具
茨問道七聖駐此地迎仙鶴還藥灶餘丹光鳥
奕靈泉洗耳緣潺湲山中人兮今呂望金粟前身
諳非妄有澤已徧閒浮提經綸半出光明藏斗杓
調燮政所因拂衣仍作山中相歲月赤烏生有涯
道德青牛壽無量道之至者以治身仙翁何云逃
劫塵不必鞭駒馭風始超世已是金馬玉堂人汾



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南華八千餘歲秋復春

丙中閏秋舟行池州江中題陳徵君仲醇小
崑山舟中讀書圖

凄烟衰草平原暮二十千秋那得窮開愁不到釣
魚磯習心未遣亡羊路萋花平岸變霜容總是窓
前書帶叢何時棹向朱涇去船子元無半字蹤

金華謠為周斗垣學憲

着處歡迎恐相失金華千人萬人出舊恩耿耿新

榮觀所陌駢闐委虛室竹馬兒童擁翠旌章縫第子看雄筆依依棠樹遍平莽朗朗玉山高峯律郛中飛雪再微歌黍谷驅寒爲吹律君不見丙次公承恩召見明光宮五馬俄紆丞相綬潁川父老何當逢又不見蜀文翁明經獎士鄒魯同豈有皐比秋憲府高懸水鏡摩層空何限塵埃騰寶劍幾從爨下賞枯桐八詠之樓可摧碎力追正始還龐鴻縱橫越句三千里流風遺愛都如此畏壘與思未



足多萬潭沉石徒爲爾我亦談經五伎窮空山獨往攜孤筇文章有神交有道尊前爾汝開心胸朱霞半天何歷落雲夢八九殊吞容一似鈎鈐萬石鐘文似森梢百尺松孔文舉郭林宗千秋俠士誰希蹤平生不復駭真龍神理綿綿欲往從傳聞勝事回難工爲賦菁莪繼國風誰其采之達　九重

玉鳩歌壽陳子有觀察

門雲何來照綵闕不作尋常珂珮響于闐之玉昆吾刀雕琢鳩形大於掌恰稱仙人九節筇須自君王靈壽賞撐拄傾天會有時披尋福地能蕭爽八千歲月老堪扶十五連城差足享昔有盧敖曾挾之乘赤豹兮驂文螭飛揚跋扈汗漫期手佩玉鳩如佩觽狡獪變化兒童嬉揞風作雨爾所爲天老倦游鳩倦飛龍梭一躍歸葛陂杖化葛陂龍鳩啼崑丘樹回翔抵鄧村更與非能遏五更祝哽布初筵九十造朝隨鳥嚴帝飾綿邈鳥不問巢居誰與



接殷懃一從鼠璞邀高價那見麏畔好策勛神物悠悠委草莽野人得以遺山長白璧應難爲十襲青鞋那可消幾兩懸矢知當屈攬初挂錢便起黃壚想蒲坂平陽輯瑞新萬登千歲胡獨往　璽書一日下安車玉鳩飛向銅龍上

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

君不見禹穴高峰百丈奇千年王氣山之乘又不見蘭亭觴詠飛雄筆天花翻灑分顏色會稽山水

鍾韻士風雅翩翩多羽翼章生磊落名家駒湖海
意氣無人如全越文章歸領袖三吳人物爭吹噓
烏衣幾出蕭關路千里青山兩擔書涼秋八月都
門道逆旅相逢如夙好黃公之壚酒新釀唾壺擊
缺仍悲嘯令我神情太王生三杯耳熱都傾倒我
本吳中俠更儒屠龍之技世所迂前身不獨凝詞
客執筆曾經佐褚虞胸中凝絕不能盡聞寫秋林
木葉疎多君真賞足青眼不似傍人只好竽君今



久客吟思越戎裝飲馬秦淮月天涯聚首幾彌旬
那堪更作天涯別山陰風物性所親地主知君不
厭頻試聽寒夜江頭雪定有扁舟訪戴人

題武夷山圖用何光祿匪莪原韻贈林納言

省庵

兩丸熠熠跳天門風尻氣馬無停轅欲界仙都厩
海裡幔亭自昔曾孫坐神宵高外更無高神漢水
窮重得水凌倒景分乘玄雲構取清微大赤文中
洞天分搜福地婆娑鳥跡魚蟲字九曲棹歌丹九
轉十年塵土腸爲遣盧敖竹杖亘千尋黃石陰符
遺一卷迴思九陌走黃埃浮名於我何有哉漁父
桃源豈再來天公粉本深徘徊不貪大藥化黃金
祇愛清音叶素琴故人持贈好束絹仙山屬我開
生面布襪青鞋不用將雲鬟霧髻長相見有美林
夫子偏憐顧虎癡披圖選其勝卜築將因之西嶺
烟升焚寶鴨東峰日上蒼龍夾依依蝴蝶夢中歸



所欠鸞鶴挿翅飛直是舜耕田已熟近緣商戰貌
多肥解道仙凡途豈隔朝凡暮聖忽復易武夷洞
口愁靈蹤紫陽祠畔花行跡省兩須從好雨星積
風但袞摩天翮宦路無須素作緇學人漫看朱成
碧我袖長懷一瓣香更添下拜巖巖石

壽潘中舍顧夫人六袠

海上三山春色早青池阿母馳青鳥南斧作華初
度年霞纓朱佩光繚繞遙遙華胄兩名家倅疆之

竹河陽花紫薇鳳閣連三殿彤管鸞章貢六珈廿
載金門稱避世雞鳴贈佩尋常事道韞移多林下
風恭嘉毎報逆中字超然燕處誦黃庭豈羨朱顏
學鍊形能將謝母兼龐母能繹珠經勝下經極施
鉢衣香積針纈紛幢蓋天花散緇佛針神大内知
琳宮貝藏來真旦不因福果尚空虛龍女能銜照
乘珠詩有鳴鳩章壺範人同蘭玉繞庭階九華爛
熳元宵候梅花恰與優曇逗稱觴寧羨八千春載



筆敢從中壘後

樂壽圖歌為潘百朋壽

江南欲作名園記海上河陽看世濟尚書蔡廠故
道聲右轄風流恢賜第考德真將獨樂同貽謀却
與平泉異種木於今及百年歌鐘甲第長依然閑
盡人間陵與谷肯堂肯搆歸象賢森梢嘉樹成蹊
逕突兀危峰出市廛白水朱樓相掩映中池方廣
成天鏡斜羽翔鷺迎向人潑潑游魚波不定水北
樓臺照碧霄桂為棟兮蘭為橑迢窅盆石翁虛敞
啟吹數部仍參寥水南嵐翠何縹緲珊瑚雲根成
夭矯磴道周遮洞壑深游人往往迷幽討飛梁百
尺亘長虹別有林泉接水窮名花異藥不知數經
年蹤跡罕春風工人夙有煙霞性王事馳驅多暇
掌又銜　新命五羊城萬里家山勞夢想不辭為
作輞川圖一似披形入玉壺豈獨正乖桑梓里年
華況値挂桑弧君不見鴻乙草堂傳畫史一丘一



壑徒為爾又不見洪厓仙人拔宅君舊時城郭曾
無餘何如世業儷金谷吏耶隱耶俱不俗五嶽仙
仙縱所如臥游鄉思常相續君生亦是我生辰大
斗年年持介福

擊劍篇　館課

古劍寒鋒青棫棫昔年得之豐城客陰陽為炭天
地爐誰鍛純鈎金跳躑琉璃匣裡蓮花色明月環
端秋水碧自是荊軻一片心佩將燕市頻摩拭傳

開丙隔烽火驚龍泉夜吼如有神拔劍起舞扶星辰旋風爍電光燐㸰决盡胡雲一萬里血濺胡天淨虜塵

鐵冠歌有序

鶴琴高翁得楊廉夫鐵冠屬余歌之君雅愛名蹟有廉夫鐵厓圖并鐵笛是於老鐵更覺有緣也余爲之歌且索同社彭子徐子章偕賦焉



山人鐵冠凌風霜雅宜一片鐵肝膽光同羅劍連牛紫祥躍洪爐百錬鋼聚羽徒驚鴉羣舞爽容不發聲琅璫爭似此冠勢兀突替向空山吹鐵笛有時醉倒玉峯西一任自欹還自側當年冠帶滿中州那得胡塵不上頭君獨笑看蟬冕貴濯纓萬里滄江流春去秋來人代改鄒涓勁今安在鐵冠鐵冠誰護呵堪此神物仍無瑕高君好古嬾士襟忽看此冠諧素心并挾短笛裁羽服攜琴放鶴青

山深莫言只似韓休伯老鐵風流更許尋

五言排律

秋夜讀書 閣試

良宵迎爽至舊簡拂塵看駒影過窗駛螢光映室寒鐙餘砧欲度檢處燭初殘漫訝迍生臥潛來太乙觀五車緗未易尺璧寶非難月幌牙籤白霜庭草帶丹居然照千古糟粕笑侯桓

觀運甓圖有感 館課

壁紀滄洲勝圖開白社清俱為豐歲寶詎有惜陰情運甓神誰寫先鞭意不輕睹恭眞啖蔗抱甕豈嘉名談塵嗤王謝紆籌似孔明直今披畫者忼慨請長纓



秋聲

天宇三秋靜林皐衆竅鳴蕭騷翻竹韻嘹嚦動簷聲帶雁宵征急迎蛩夕語輕或從蘋末起漸聽谷中盈寒杵遙空斷霜鐘應候清因風想珂珮耿耿攬衣情

平海篇為大中丞郯平張公

聖武布遐陬膚功張仲偃師中推長子晉錫重康侯憶昨閩邦震眞成海若羞鵠軒終怯戰虎穴敢深求遂使鱗為窟誰知惺有籌戈寧韜鉅止病豈養癰瘳大創眞長策先聲乃伐謀如霆施號令未雨夙綢繆且欲安吾圉何能效彼尤元戎搴大纛猛將建朱斿直擣飛雲窟長驅蜻海洲望洋欣築覩誓衆欲焚舟列炬龍銜燭連檣蜃接樓灌壇飛破塊齊斧耀純鉤颶起屏翳助煙消鬼蜮愁饑蛟脅染鍔毒鯉髂填溝獸困皆崩角魚懸作縲囚亦知矜族類庶可報虔劉艑艫乘宵遁萑苻蔽野搜若為驕蠆尾即已隕旄頭飲至芙蓉幕歡騰杖杜謳任公緡既舉謝傅奕除收市須風方穆鐃歌秘可抽　冲皇廻赫怒　天語獎分猷賀凱開閩閫陳俘對冕旒卿能紆不盡國且釋金甌頓容將眞拜冰銜尚薄酬襄陽元凱鎮河內寇恂留客有維

來總曾懷楚木憂用兵存後法截筆踵前修班掾
多虛美昌黎恥暗投磨厓吾有勒端擬照千秋

送周中丞懷魯歸江右

碧幢迴馭日袞繡繫思年文武真爲憲謳吟盡可
傳棠陰垂四履葵藿鑒 重玄故節捐誠易初衣
遂始堅譏能工似錦道本直如弦余亦冥冥者分
飛倍黯然

題九如圖爲高觀察四十壽 次李本寧太韻



綱紀雄東表文章有代興江山增潤色日月共騫
騰中甫神鍾岳蓬萊海閱陵郎潛猶始壯公夢已
兆憑刻伯翠鳥丁鳴岡瑞鳳升出雲俱四岳爲壽
叶三朋弧矢授初度彤庭寵恰承穆如嗣作頌不
獨九如儔

壽蔣八公庶常祖母八十有八

淸淺閱蓬萊名家燕喜開寵封三徑後霖澍五花
栽姆訓傳遷里君恩闡紫萱大蓋飛鳳羽會有總

珠胎貽厥文孫起爲光祖德培雕蟲薾雅筆繡虎
石渠才不負含飴意將乘戲綵廻策先董子對拜
後魯公陪况指千秋節滋蘭百畝恢潘輿星駕耳
劉報日悠哉寶儉車猶鹿忘憂背叶鯨劍芒飛舄
奕婺綵切昭回氷雪真人骨煙霞謝母杯翻然祝
嘏語何以報瓊瑰

壽納言許惺初七袠

鵷馭輿鸞驂寧聞劒履叅何如鉉門貴更發蓮珠



兩今日機邊昔當年狂下聃鳴琴單父記飛舄尚
方靈驄馬金臺驛蟬貂柏府矜羊腸曾不顧能領
直教探如矢心何壯頻綱力挽挽因懷府桃戀不
逐飽帆貪樂志長衡水論才自代術楓宸思太岳
雷饒凜寒潭九列恒虛左千尋立斗南景先真巨
手玄度故清談晉閣毛成錦秦淮柳正驂納言虞
典重優詔 上恩覃漫爾前薪積何妨晚蔗甘承
負久用六不朽事推三與竹關黃綺迹逢足翠巖

登高大夫賦中酒聖人號謝傳庭生玉附公攀是瞪雲林餘碩果火宅現優曇卿月秋光迥文星爽氣含麻姑能擘脯青女亦傳柑仙長頌眞籙天書降蔚藍榮覩四朝盛雍拜五更堪有客成歌郢紛吾亦步邯寶刀情不淺瓊玖報猶慙開社香山後論交若水涵蒲輪將有勅莫倚桂瓢慙

寄沈文學

中秋臨閏月廿載一來旋昔著生申瑞今逢出震



年戀弧良有始合璧豈徒然初度離騷記高文作賦傳尚書江右秀洗馬樂家傳驥種能千里鵬圖上九天明廷方重少誰在洛陽先

題朱君采侍御選閣

齊海廻車口名山選勝時超將黃鵠舉滄與白鷗期百尺誰當傚千峰爾獨私尋雲朝暮出含雪伏蒸宜衆響端遠操淸唱叶湘詩霜威遺蝶夢水樂許魚知共倚吳天盡高登楚客詞顏堂爲撤館開

社翰蓮池捉鼻終無取宾心了不疑自今浮宅者乘興欲何之

中秋朱太常園梅花盛開詩以紀異

太遠江南信先標水部詩名花眞剏見帝力本無將香挾湘陰發淸含寒角吹仙家慙幻術官閣動吟思何事殫號露偏欣雀啅枝金飇從砂厲玉樹獨華滋騾訝園丁報將謀驛使馳生黃差足擬雕葉未爲奇如射神如下孤山鶴也旋白華宜暫補



黃落失騷悲積素臨楓岸飛英墮槿籬催粧殊早計起蘢異恒期冷艷心堪許幽芳衆豈知氷壺舒夜蘂黍谷發春姿調鼎徵天瑞濡翰共補之

壬子九月八日同范長倩朱君采並選周西湖泛舟次還周韻

花源神界敞香海沃焦浮徘似鍾期賞相將范蠡舟捲簾延遠岫催榜度飛樓有客恒垣狎諸君頗下賜節逢青文候人畫墨卿流梅與寄到駕漁庄

原缺

可俗籌詶刁閫爽豁款乃開清謳繁露頻搖筆行
雲逐轉喉醻醹中聖極籬落野夫謀鐘寂蓮花上
燈疎杜若洲亦知秋凛在多爲夕佳留欲續龍山
會唯須秉燭游

詶韓宮諭若海

孤踪澤畔跄棋壁有誰先古調高山在韓文北斗
賜采風存列國準易測重淵天祿推中壘鸚學得
子玄絲綸光内制蘭蓝出新篇頻發前薪焰仍廻



鄭錦妍來歌響自絕昌獨賞何偏空谷初聞音荆
州數見鮮無能裨羽翼許可增雲煙補衮須公等
雕蟲底其憐

巳巳子月欲關使君浴元林司農署中次韻

詶首倡

兼隱雲司客行吟澤畔人坐餘香作腎合處劍爲
澤問節飛灰近催詩刻燭頻書家真有聖文選不
無神魚梁初恩沼星車易轉輸緘情投閣于鴻賞

# 容臺詩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 五言律詩

送周太史奉使　秦藩二首

金鑾辭殿直玉節指秦城更以探奇興因之擁傳
行上林盧橘熟太華岳蓮晴處處登臨咏皆翻郢
雪聲

二



雲霄飛漢節磐石重周宗槎泛仙源近璜分帝
澤濃雲臺寒五月竹苑散千峰知有游梁客翩翩
執簡從

送區海目太史封　藩二首

每憶朝參下相將日夕過微言比投水高論任懸
河以我宜情薄愛君幽賞多可知江令賦少別意
難暮

二

題柱才名籍分黃使命嘉賜衣飛書緘截筆落天
花雲散千峯火秋停八月槎欲知詞客貴設醴徧
王家

送李太史湘洲封　秦藩時劉哼平後

辭天尺五君百二指秦墟磐石宗盟重孤城戰伐
餘蘭皐後雪賦珠履摧星車采得風謠徧菲葭白
露初

送李左詠玉海封　藩



左垣分漢節上黨造天倪名著青蒲草書標赤社
題宮槐疎古驛江柳淡秋堤拜慶催鄉夢無為惜
解携

送方衆甫備兵永平三首

褰帷問孤竹開幙應蓮花右塞天逾險長安日未
賒文人停草檄老將競鳴笳得繫單于頸承恩許
及瓜

二

郎選高司馬邊功屢賜金殷肱京輔重樹帑　王
恩深四塞河山固千行隊戟森胡塵應坐掃多有
塞垣吟

三

君才原貔虎使節向盧龍香署紆籌策雄邊倚折
衝風霜行漢法旂鼓變軍容今日榆關勢何如百
二重

送陸伯生歸吳



神皐落木後秋水灌吳時鄉夢催游子川程訪機
師自憐玄尚白未遣素為緇等是春明路關雲不
可羈

送范爾孚北歸

旅食同千里分襟此一時煙沙征路遠風雨客帆
遲鄉夢隨芳草春愁帶柳枝平生任慷慨能不濕
臨岐

送王思延歸赴嵩山

逐薄笈煙事行期而壁倚纓沾太行雪巾展濁河
冰物態君應見新知我不能惟餘嵩洛夢消夜與
堪乘

長安送李祭戎

泰山控帶雄有詔翲彤弓魚鳥開行陣鯨鯢敢從
風板輿春草軟練甲海煙空鄉國吳雲外因君夢
巴東

長安送客



忽聽出關歌風塵宛洛多雪深辭白社冰合走黃
河此夜嘆萍梗何年洽薜蘿白今燕市隱誰扶蒯
緱過

送丹陽令王東里應召

鳴琴宰　帝鄉平政古循良行昔勞人地今爲選
佛場青陽開左个　紫極御中央若問神仙吏雙
鳧在尚方

送趙孟清歸桐廬

燕市悲歌地周南留滯年交期論世外標格在詩
前不滅遺書字高吟寶劍篇嚴村猶漢臘歸棹雪
江邊

送穆仲裕中舍還東明

我忘邯鄲道君爲吳會游能將五岳興更寫九歌
愁山水琴中賞煙雲枝底收歸裝餘一卷得似少
文不

汪子歸新安送別



結侶向林丘披襟事事幽清尊文字飲高枕畫圖
游寂寞玄亭路蒼茫劍客舟何當送歸夜風雨滿
西樓

貽陳徵君仲醇二首

開山莊是祖掃徑仲爲羣南郭延天籟東林出佛
雲琴尊無俗韻圖史見遺文今日蘇門嘯何須隔
嶺聞

猶是鴻賓者，將無鵝怨文。焚香供宗子，貯酒待歐君。薙藻酬嘉節，江楓墜落曛。居然成二老，長此挹清芬。

贈曹綱山總河三首

警水勤明主，臣隣得上公。業從專鉞久，恩向錫圭崇。清濟道花府，黃流砥子宮。十年驅節地，重入指揮中。

二



蒼玉與氷旂，高牙控上游。巴分周二陝，畫蔑漢諸侯。龍額藏弓地，魚鱗轉餉舟。應還補天手，一解廟堂憂。

三

禹功猶在眼，漢策者為紛。似鵲填何補，其魚歎豈聞。中臺今省月，寶門欲酦雲。一片征南石，兼書白鄭勲。

贈沈巡山司馬

一曲鑑湖好，非關請乞來。東山選絲竹，北使問樓臺。鴻向青冥遠，花因白社開。只愁游目意，黃綺亦難裁。

南屏淨慈寺贈蕭方伯九生二首

宦轍偃曇現，禪宮慧日懸。棠分能鉢雨，芴柱瞥峯煙。軼掌遺塵外，冥心悟劫前。眼看朱紱客，誰出火中蓮。

二



言訪毗耶室，淹留及下春。悠然禪悅意，能繼白蘇蹤。香積充蓴鱠，秋聲感砌蛩。辭官亦非病，登涉不扶筇。

袁儀卿自征播歸

間關百戰後，絕域獨歸時。出塞今如此，逃虛意可知。番簾談老易，拾筏證禪支。留取門旂姓，長鶩海外夷。

贈嘉興令鄭太初

重游湖上月新挹灌壇風駐節鷗波外攜琴雀[illegible]中鳴聲三福後高論九流空傾我成浮客他鄉得鄭公

長興熊竪石令君席上

訪隱到江潭招攜過水南綠蓑懷往跡白馬縱高談霞澤君吞九中年我得三宵分霖雨至蕃畫半稀藍

青溪徐明府席上



蕭自蘇門古詩仍鄴下才琴尊開閉閣賓客共登亭霽色川原淨秋光眄睨開臨觴無限思極目向蒿萊

贈蕭泉林比部

鳧舄依天府文章自選樓青陽開左个赤縣最中州雪梅花騎江春竹箭流賜金能貰酒湖上待仙裘

贈廣文之淮陰

帝里文儒盛明時道術尊一官成雙屆多士得龍門吏向淮南隱符堪漆上論因君訪蒙叟或有漆園存

贈方泉甫之汝州

羈愁不可極復此聽驪歌作吏誰成傲論才爾自多遥知汝南騎重向冀方過竹馬諸童子扳迎意若何

楊淇園侍御巡方事竣仍視學南畿詩以為贈



詔墨九重温文星執法尊朱軒窮海國絳帳啓橋門水鏡名先著風霜氣已吞遥知拜慶日桃李解酬恩

二

才子河東賦仙郎柱後文人仍依繡斧士總附青雲子舍乘驄路天閑選驥羣何須占劍氣知動斗牛分

贈吳山人逸金

孤雲曾不住何事倦飛還道氣看君字禪心問骨山試琴魚出沼鍊劍虎當關余亦逃虛者相期白社間

題畫贈陳懿卜山人

劍授猿公術碑窮蝌蚪文風塵違壯志閱史策閑助道廣星辰聚人豪湖海聞醉鄉推祭酒勿作出山雲



贈戴虞岡

識爾垂簾日論交澹世情禁方傳海上俠骨走幽并卬杖供探勝河車事養生餐霞知不遠窗外九龍橫

贈玉峯道人

聯騎向郊坰爭言禮歲星君應有獨行我得問熊經石髓緣非薄雲將迹更寧何年尋汗漫吹笛楚山青

贈卮芷師歸蜀

清標爍舜華幽意同枯木五嶽一孤笻三峩一茆屋筆帶錦江錦囊攜玉山玉人言蜀道難奈此摩天鵠

贈衲友

錫帶神光雪杯浮大士潮孤蹤泛江海腔眼向雲霄說法惟揮麈逢人或過橋千峯何處住一偈肯相招



送僧

苕霅一詩僧千峯興欲乘龍蛇隨北學衣鉢問南能初地游方慣彌天秀益增誰知碧雲句侍者續傳燈

贈衲子

却憶彌天秀那知異地逢客愁經九辦勝賞挾千峯徙倚林中屐淹留靜夜鐘何年投白社一揆虎溪蹤

贈僧

香積千人供黄梅五葉花標那無任相功德等恆沙塔影雲連木僧音梵與華宗雷鬪社後知爾退堂貽

題石蘭圖壽李本寧母太夫人

突兀古雲根紛披赤棘劒堂前覆綠絢天上露華溫杯貯從玄圃底要合道言應持比金母百億化身縈



壽蕭封翁八十

星那拜慶日華袞王宸前解老從河上真封比渭川應知泉父父別有大年年一卷術良傳何如拔宅仙

壽翁見源

洞庭千樹橘湯谷八瓊書白不卿容與蒼雲共卷舒世情真落落清夢亦蘧蘧一應商山召番綸得晏如

壽程孝廉卿虞五十

蘧了知非日平津對策年搶風輕九萬奏牘富三千琴寫山兼水杯中聖與賢看君多逝鳥班徽玉宸前

壽吳彥倫五十

浙陽廻建子初度値世庚卜築逃虛意登樓信美情無吟非等曲有筆夢花生何必賢良策平津復晩成



夏鶴田黄門自琉球奉使歸致書問訊詩以答之

此駁猶行路乘槎自鑿空何如浮海使絕域瀲難窮龍節堯封外鮫衣尚貢同壯夫能許國在處百靈通

二

左掖須圭日東藩析木大風煙迷甲子歲月滯丁年撫劒驚波湧按珠旱地傳歷歷遺尺鯉倚杖陸

洸餠、

答蘇雲浦侍御

芳秋到江潭青霜字字含儋倫行漸遠草本味同

參雲夢應呑九峨看亦有三山中無綠綺何以報

雙南

訓檞盧滸令

豈有乘軒寵深慙負弩情萊蕪催令節蘭芷憶南

征雉乳尋常事鳳波浩蕩輕使君多重客能著釣



徒名、

訓李伯襄太史贈端研二首

石室分何重銅臺價豈珍久爲鵠尾說今見馬

貞子墨緣非薄君苗氣復振英源伊保意特卅

刀親、

二

琱琢古雲根投將十巻存泠然鳴珮響拊處截肪

温不謂焚魚餘能同抵鵲村柔翰餘習在珍璽石

文教、

甫里夜泊訓許玄祐中舍

誰知玄度宅又在五湖汀隱几時生白譬書幾殺

青鴨池春泛月漁火夜浮星自笑煙波艇頻年問

此亭

訓項文學

舞劍酣書顛酣鍾悟酒禪閒助滋翰墨短髮老風

烟稽嶺臙脩竹嘉陵響晰泉素心公等在燕處得



超然、

題鶴林脊秕圖 有引

家有獨鶴忽迷所如人失人得已類楚弓

自去自來莫期梁燕矣廼於君公之墻復

躡羽人之跡整翮返駕引吭長鳴似深惜

別之情都作思歸之曲嗚呼雀羅閒若鷗

盟渺然顧此仙禽與吾德友驚蓬起忽仍

聯支遁之交珠樹玲瓏不逐浮丘之路雖

云合有實數亦孫去無退心自此可以暫
游莫里等佛雞犬馴養千年無虞鳥散者
矣欲致黄庭之報遂寫青田之真載綴短
章用存嘉話

便欲沖霄去能無戀主情夢中愁失路客裡得同
聲（君公家有二鶴）巢樹經春長歸軒一水盈今宵不成寐
重聽九皋鳴

題塵隱居三首



奇情期五岳小隱得殘山嘉樹成蹊逕危峯出市
闠微塗時倚樹愛客不開關謝氏雲林宅風流此
更攀

二

買山何足問縮地長高築石秀銜空翠苔深帶雨
痕雙梧分鳳渚一水接鴒原未得長慵臥占星到
德門

三

松菊陶公徑蓬蒿仲芬邨何如朱口裏別有碧山
蹲卷幔雲生坐登臺月可捫泉聲朝暮響在底莫
尋源

題農桑綺陌冊

百里春申路欣歌田畯詩行車膏作雨沃野錦爲
陂子婦饁堪餉曾孫稼若茨誰能憂藿食慈母更
農師

賦得雲近蓬萊



韶光明北極雲氣護蓬壺似蓋籠華闕非烟撲御
爐輪囷翔碧落繚繞亘虛無端識從龍意煇煇瞰
六符

薰風自南來

北窓塗牖日涼吹不須期荷氣初開處簾鉤欲動
時幽從林杪度清向琴中披見說天門近隨風詠
亦宜

賦得亂山殘雪後

嚴更餘朔雪處處點蒼山風逕吹花急陰崖積素閒寒光斷續起莫色有無間誰向巖之曲脩然獨閉關

望岱

吁駭看山眼迢遙岱色分應為天下雨不斷封中雲漢翁千秋秘秦松萬壑聞何當馳匹練高揖碧霞君



涿鹿道中賦得陌上塵

每與羣動起氤氳滿大堤隨風縈柳絮踐地襍花泥不受文犀辟相吹野馬迷明朝御溝近可似灑纓谿

高梁即事

人天飯佛日風土紀皇都水坐疑修禊觴行或賜酺花茵調怒馬珠彈起栖烏誰識逃虛者高陽混酒徒

豐潤道中

宵征不容晏路出古徐東堤樹一千里村墟十九空防河薪比桂乘遽馬如龍猶有徵逋詔年年省故豐

宿滕陽驛

滕陽古城曲停轡獨依依心壯常輕別病來還憶歸火山驅馬瘦蒲渚上魚肥何必羊腸坂方知此馭非



黃鶴磯阻風

漢浦備天浸商風動地號何來南郭籟催底伍胥濤捐佩情何極捉樓興亦豪不諳山水趣鄉思若為陶

廬山東林夜宿

偃息東林下悠然澹旅情泉歸虎谿靜雲度雁天輕苔蘚封碑古優曇應託生預愁鐘鼓動擾擾又晨征

遊匡山

策杖與雲平濛濛空際行煙江中盡星斗下方
橫不隔諸天路差疑五岳名誰知遊楚客頓使九
愁輕

宿羊山驛

莽莽平沙路登臨更一奇河流消楚漢碑石記浮
屠皺角因風迥帆檣候月遲此中留憩者半爲問
津疲

過高唐



高唐齊右壤終古作津途山色猶銜岱雲容不是
巫坡陀分麥隴閭井半桑樞歇馬斜陽下應嗟霸
氣徂

宿穀城驛

歲晏促王程寧辭帶月行罡風九野吼殘雪四郊
鳴笛轍嗟車耳兵符問穀城殷勤伺關吏箭角莫
頻聲

祭風臺懷古

澤國驅朝節清時撫霸圖陣雲猶壁壘燐火爽菰
蒲龍戰何年事鴻歸後夜孤蒸來今古意偏自集
征途

祝英臺宅

英臺故居在善權山左有唐李蠙云齊高
帝贖以爲寺

徙倚荒臺畔潺湲瀑水飛因看山左石猶憶華山
畿化碧陰匡出爲雲晚岫歸麥其前代事端使勝
情微



西興秋渡

秋涉試褰裳風迴海氣涼濤飛鷗外雪林綴菊前
黃司馬游何惬鴟夷跡未荒山陰勞夢想遲晚得
津梁

泖塔夜坐

煙沙迴馭日香海逗帆初雨夾濤聲急雲濛樹勢
疎兩涯寧辨馬後夜忽聞魚不是叱耶室匡琳得

晏如、

遊靈巖山

選勝從初地傲秋聞故宮周遭懸徑仄明滅遠湖
空人閱臺游鹿碑看墨戲鴻共攜高士傳展讀亂
雲中、

惠山黃園

煙景駐征騎晴林散落花因聽綠水曲忽到赤松
家魚鳥鄉人近樓臺俯郭斜更携餘興在絲管路



忘紛、

遊靈巖山范園

三徑我頻到千峯自掩門停雲吳會思白雪郢中
歌豹隱神逾王龍圖詮益敦年來多道貌因事五
千言、

同唐元徵宮允游善權洞四首

神功開混沌水府互氤氳峽臨將飛石巖垂欲墮
雲龍腥陰壑逈鳥道亂泉分今日摩厓記知同藏

史刻、

二

西峯掀雲盡萬象劃然殊地軸連靈界洞天秘藥
珠微明天有漏大巧谷非愚爲問探奇者曾逢石
髓無、

三

石徑幽無際金堂杳不扃丹臺猶偃月仙掌故擎
星跨鯉探雲笈燃犀逼水靈如聞淙響外歷歷演



黃庭、

四

山霽氣初澄攀蘿下復登千峯攢積鐵百仞矗層
冰蔵雪看盧阜隨花得武陵平生耽勝事選勝却
輸僧、

泖湖春泛

野涉有同人雲帆試早春能游惟榜與更入泖沙
因水國龍猶蟄香臺鳥亦馴祇林經浩劫脂逐歲

華新。

詠孟檜

愛此孟家樹，森然見典型。沃根洙水潤，含氣嶧山靈。閱世消秦篆，斧天鬱魯青。方知楊散壽，只入列仙經。

紫茄五首

何物崑崙種，曾經御苑題。似葵能衛足，非李亦成蹊。落實尋常味，攀條徑寸低。玉盤如可薦，寧復悵



雲泥。

二

欲辨嘉蔬種，應同藿食人。果垂貪結子，低矮巧藏身。被爛千苞赤，連唯萬顆勻。清齋頻擷取，老圃未生嗔。

三

紫茄稱天茄，芊芊見上毛。知非豐茂質，聊佐腐儒餐。落處寧爲狐，拔來頗類桃。米家園矮檻，惟信蔬

雲高。

四

早栖性所便，尺五即爲天。錦帶删脂色，來登城明筵。江蓴下豉美，蒟醬點花鮮。能誤青蠅客，忙趨過邵田。

五

不敢怨無詩，秋宵詠菊時。封開九可弄，覆鉢卯何鼎。槐國分陰近，僬僥假蓋遲。誰知謙吉意，更好助



觀頗。

五月能潭觀水嬉

歸客負帆候，都人游冶場。蘇來有競渡，是處北浮湘。水曲魚龍戲，風前綃絲香。佩將及蟹意，永日對壺觴。

秋夜有集得還字

逃虛城市裏，踪跡遠人間。結夢迷新吹，題詩憶舊山。星河低坐冷，秋色逐人還。好及清言夜，君今且

閒關

就李九日同鄭次甫登金明閣

香閣瞰郊關芳晨試共攀不因尋白社何以見南山夕茫林端出秋鐘雨外聞青更更黄菊無酒亦開顔

夏夜逢伯玄長孺得雲字

不盡亭中興重攜竹下羣凉風先入夏高樹暗生雲列坐臨流近狂歌卜夜分留連滯歸路祇爲戀



清芬

曲河孫山人過訪鴛湖旅舍

數載掩扉居車來似鶴歸貧饑故我甚狂與世情違歳儉評供秫霜寒未授衣當湖惜別處烟雨夜霏霏

輓蘇烈女二首 有序

蘇女爲金萬年所聘金亦孝子之子子以從軍歿戰忠孝節義備於一家尤可書也

戰壘多新鬼銜茅表大家所生真不忝之歿更靡他青塚顔何厚崩城事共差貞魂化蝴劍直可淨朗沙

二

國卹傳江汜王風績汝墳同名曾未字殉節豈恒聞馬革嗟何及鴻毛歿更芬史書蘇媛事寧數錦廻文

五言絶句

題汝上路太守壁二首

尋雲路公欄招鶴路家池記取還山客風流此一時。

二

衣拂京洛緇窓含齊魯黛因君思故山驅車火雲外。

鍾黄初以余有三楚之命亟徵余書謂余於書自此遠耳勉應其請并系以詩



徵書雖到門猿鶴幸相恕秪因湘楚游故足離憂處。

贈蔣山人

青天鬱紫并長松度林表所以蔣生徑無竹亦自好。

登翠微亭

煙迷楊柳洲水拍芙蓉岸我憶南湖秋西山卧雲亂。

題杜日章冊九首

世寶珠玉粟天光日月燈箇中無一字權證有二乘。

右會敬庵

執契靜三邊陰符秘莫宣君能參活句盡屬圯橋傳。

右廣韜室



劍戟何森森坐隱巢君子君家武庫中有戈何可止。

右止戈堂

不策盧敖杖那與宗洲圖神功指五嶽且作小山呼。

右五嶽小山

澧浦長懷楚桃源不市秦誰知釣鰲子偷出早收綸。

右榆溪九曲

邊烽已寧晏、烟水瀞氤氳、朝來鵝鶴陣、衝破宿潭雲、

右烟駕亭

奪取燕支山、妝得婀娜記、一似蘂珠宮、一似汾陽第、

右婀娜洞

借箸張文成、投壺祭征虜、悠悠枕麴徒、不上蓮花府、



右投轄館

手佩黃金印、身攜白玉壺、請看麟閣畫、有此壁八無、

右玉舉齋

枯木

直木無文章、中林有先伐、連蜷而離奇、仙槎與舟筏、

題畫贈君公

隨雁過南嶽、衡陽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離騷經、

二

徵君待訪錄、只在卷簾時、南宮與北苑、彷彿夢見之、

題爨下琴

不有焦尾人、誰知中郎賞、所以琴上絲、千秋發哀響、



題畫贈張山人二首

炊煙連斷靄、隱隱見松亭、亭中有靜者、耶讀淨名經、

二

煙渚輕鷗外、耶紅畫鷁前、何須苦聯句、開眼白雲篇、

垂釣圖

秋雲淡無色溪樹紅可憐是誰來領畧釣罷老漁船

自畫吾松小崑山二首

崑山雖蕞爾却似魯家丘故作廬峯勢青天瀑布流

二

夜游西園渚初月光烱烱徙倚巖石下愛此林木影



長松高士圖

虬松繡青銅峭壁立積鐵下有逃虛人長嘯空山裂

題王叔明畫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爭峙解者解其紛君今巳開未

贈林天素

鑄得干將劒遙呈劒客看不須巫峽夢夜夜繞雲官

題倣黃子久畫

野色散遙岑繁陰帶平楚大癡本是癡老我仍學我

題綠天庵圖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斐株清涼忽相似

贈煎茶僧



惟石與枯槎相將度歲華鳳團雖貯好只喫趙州茶

題畫共十七首

開此鴻濛荒眞成羽人宅洪厓居可移大癡夢亦得

桂樹及冬榮瑤草待春發唯聞鸞鶴聲寥寥上烟月

近水晚逾碧遠山秋未黃夕陽寒滿地松影落衣

裳、

山木半葉落西風方滿林無人到此地野意自蕭

森、

石洞出雲根觸膚雲自至壁無雖怒飛只作等閒

事、

險磨一石側理伸尋丈軒軒五嶽圖堂堂大人

相、

少年多狡獪老筆漸離披氣韻從何取心無讃毀



時、

雲海盪吾胸筆隨意所到猶如刻上船何必見安

道、

虛檻列雲岫開牖響石淙若添千頃竹又領渭川

封、

幽人茶灶煙每與宿雲亂柴軒望所思春潮渺無

斷、

野客不貪涉如何亦問津前村黄葉裡自有耐閒

人、

淸泉繞庭除綠篠盈軒檻坐此何所爲惟宜弄鉛

槧、

茅屋空山中時有幽人至指點亂雲生不談人間

事、

巉巖蓮爲峯漣漪柳成浪此中可卜居於以遂天

放、

客去秋林空沙際石瀨響好隨飛鳥歸一路山煙



上、

喬木生晝陰淸泉響寒溜前邨杳靄中大有雷霆

鬭、

谷靜鳥飛絕大空雲度閒偶將一回首眼底無青

山、

題畫雜詩

晚岫帶霞明汀洲變蘋綠如何禺里僑卻在蘇臺

曲、

龍女是前身颭波不問津待兒能綉帶何處攬紅
塵

弭棹月三更秋砧斷復續聽砧了不愁斷理無愁
曲



客臺詩集卷之二終

門人　徐士竑
　　　苗　綬　閲

客臺詩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科

七言律詩

萬壽朝賀

仙掌初開玉露清瑞看堯蓂向秋榮香飄桂殿分
旌影樂傲珠宮維佩聲琮帝迴陛王會盛星辰切
望泰階平亦知華祝年年事別有升歲效廣成



太廟薦麥

閟宮朝啓肅精禋御苑來牟及薦新九葉靈光
開大曆興岐瑞領獻吕及風䫻玉几祭先假露裒
金莖滋似叡一自寢園薦報後於皇清頌徧周民

賦得玉河冰泮

寒澌忽散御溝東百道清波太液通珍應月華連
沼動析來雪碯及春融漸聽玉碎方流叫（闕水學 冰方本）
（孕玉選詩云 玉水紀方流）不盡冰遺赤水中先向龍池流帝澤
願歌魚藻樂皇風

長安冬至

千月風光雪後看新陽一綫動長安禁篽乍應雲門曲宮樹先驅黍谷寒臺上書祥傳太史齋居問禮向祠官紛紛雙闕鳴珂下未覺玄關閉獨難

上林春雪

九陌陽和御苑偏瑞看盈尺應祈年飛花散入梅千樹舞絮猶疑柳半煙積處宜春添曙色融來太液漲新泉不須更和郢攸曲黃竹歌聲日下傳



中州鳳凰見爲大中丞馮禮亭年丈賦

溫洛嵩高天地中千秋再見鳳游空直緣千羽修虞典可但銜圖迴漢風盟府論功銘熱茶內廷錫誥賦形弓承明著作懸班掾叔争猶能紀大馮

送周斗垣參知入賀二首

桂舟客與敘分攜日近長安禹會齊四岳雲開蒲璧頁雙鳧露爽玉繩低瑞有銜命星車渚錫有所綸下紫泥南國若論棠芾事春風花李自蘇堤

二

詔　帝恩華倍隆離若爲游子惜臨岐名高鄴呂熊羆後　詔賜彤弓虎拜時狂客家風蓑笠在壯夫心事寶刀知同人但進千秋鏡不用牢愁擬楚詞

送郭嵩副大恭人賀萬壽二首　郭曾爲吏部

驪歌聲裡重踟躕爲憶當年啓事餘兼隱自開秋憲府觀鶯行指太清居　假寐尚憶明光草挑覲



難消月旦書十載魚腸空在袖煙波何處式吾廬

二

冰壺玉尺迥無儔淸切持衡照九流吏部文章懸北斗史公留滯楚南周天皆貴英千秋鏡憶府美客八詠樓　聖主新年頒瑞後新恩定向舊人求

送唐在憶淸靈還朝二首

新恩入典羽林軍何及淸朝幾策勛淮海咽喉齊轉粟黃河斃馬見戰雲即今異何驃騎御恰值在

[illegible]瑞草芬何以贈行孤劍在匣中時動斗牛文

二

花驄北首五雲限柱史承恩切上台方簡禁兵入
策府重瞻 宸衷柏梁臺名高鐵斧風霜肅紱繡
旂常日月開四海交情今日見直詞誰似孔融來

送劉侍御還 朝二首

伏蒲風采重 明廷又見花驄指帝京三輔澄清
需攬轡九流人物待持衡能無廣論嗣公叔風有



昌言軼更生野史若爲光祖道秖憑班管紀勛名

二

昔繡蕭然似草門經年膓息素風存安危正倚中
臺切鐵斧今看 詔墨濕宦路玄黃蔡碩異遇隨
赤白羽書繁憂時敢有龍文賜不待封章請 帝
閽

送李易齋還 朝 曾爲台州司理

惟將野服問仙槎送遠登臨興不賒令節最憐青

交月英標猶帶赤城霞天門日近晨搖佩秋竹來
生午散衙爲報同人相訊者五湖秋水已浮家

送錢機山宮允還 朝

扶蕩天門馬首瞻壬程不爲 簡書嚴共言匡鼎
還來觀遂有商霖出傳巖身切雲霄親日表光分
奎壁燕臺古臨岐何限彈冠意漫把金華舊事拈

送朱比部永白還 朝

天際明霞擁使車挑椎豈得問樵漁丹衷自跪文



昌履竹簡將成太史書試拂龍泉依斗極且令騶
舌奉 宸輿心知慷慨雲霄別也覺江淹賦不虛

朱永白比部爲尊人訟冤事竣還 朝送之

遙歸不爲錦衣游非爾奇秋大復讐疏有青霜含
楚些誓將白水拂吳鉤寒原得句傷花騎落日分
襟倚柚洲循史名爲 帝問五湖亦自起遐愁

送潘舍赤中舍還 朝

城南別業勝河陽又以嚴程指建章宵直 舍人遙

鳳闕秋征游子戀蘇卿軺軒拔筆占成帙前數宜
麻部幾行見說九重勤甚拔從官容易覩　再索

送唐郡伏游源

香署專城四十强巽都奏最渼衙良守知海曲鹽
羨美遙接西川屏序長五色晴雲依斑闕九阜清
響動明光臨岐且莫歌驪馭漫學中和頌一章

送張瑛源郡伕入覲

兩都詞賦兩岐歌詩爵循良此更過吾土風謠非



昔日幾千江海不生波趣　朝人地猶寵貴上計
行裝一鶴多野老臨岐無限意酬知唯有頌中和

送張翰揭吏部　自常熟令　內召

天門新闢日曈曨茂宰先承湛露濃已見　兩書
褒卓傳吏將主尺倚林宗千秋良吏希騶鄉九品
何人鑒馬能若向河梁聽驪唱鳴琴清響滿花封

送李素我侍御北上十二首

迎秋驪御指　神京皇路將因覽轡清東海泱泱
循吏誦西臺懸禀亦臣聲殿中風采古前廳柱後
霜稜見裏行其範鵷班有孤鳳九苞瑞羽一明當

二

徵書敦趣抗高旌應為三年試一鳴九禮故如松
謖謖千將聊作鐵錚錚望中秋舍雲飛嶺到日堯
庭莢傲英何事臨岐偏意氣補天端慰杞人情

送瞿稼軒黃門應　召北上

曈曚日麗大明宮紗選才賢應部同見昌舊標循



吏傳鳳毛洵美謝家風昌辰瑞草光階上首路梅
花古驛中獻納久懷天下計封章一出振頑空

送朱徵韜水部

高歌驪御向秋旻直北天門決蕩分　常為遺英
憐考叔身當叱馭各　明君疑來風力勵倒起再
入雲山屏後從當收聲韻修竹徑容吾時証紫虛
文

送顏峄朶明府　內召

外外交聲大海闊州從亦戀訟堂隊青牛氣通關
門動赤墀珠從合浦還南國流離悲入絳西垣供
奉正虛班東風無限長亭餞為念新拔不忍禁

送楊學博弘聚北上

結束征鑣指帝京君山迤岫西崢嶸東方盡秦三
千嶺上國高懸十五城正賴勵勤勤策士夜將表
劍當談兵曲江傳侶知餘幾邦喜君家有士衛



送賀使君

祖道仍開臥轍餘傾郊惆悵意何如太丘有子真
惟肖嵩岳生孫果不虛眼見淳風還買犢心慚適
德表巖居埜夫未有酬知日一卷中年傳可書

送周觀察斗垣二首

東方千騎擁旌旄驂法星隨北斗懸正爾翠庭勸
勸芳須君解網及湯年鵠湖不減西湖勝岳色遙
看海色連四履山川供嘯詠可能時寄憶知篇

二

霖澇聲裡動驪歌惜別難將別賦苓人海尚存知
己在魏春未許和人多帝師城下尋真石野客衡
門掩綠蘿憲府勛名懸日月重瞻宮袞豈蹉跎

送李伯襄太史封秦藩二首

持節俄將視草虛策文仍是史公書人從真氣瞻
星使槎泛天河上斗墟明尺小山叢桂裡新秋一
葉剪桐初離心已託南征雁能到羅浮問起居

二



崆峒倚劍意如何故里題橋拔筆過百二山河磐
石重三千溟海積風多不將畫錦先分欠欲賦無
衣激挑戈當宁壽邊方仄席鄴侯勛業肯蹉跎

送陸敬齋大參自侍御轉浙臬

柱史家聲自陸雲新持龍節楚江分青驄陽履參
方岳漢殿簪冠老惠文海國流膠圖繪編遙聞烽
火羽書聞廟堂開濟須公等可道尋常挽紛勳

送侯六真侍御按黔時黔有兵事侍御兼理

師之　命二首

夜郎氛氣復未全消使名單車萬里遙印皆長纓曾
請借即今銅柱擬重標陰符地上書三卷今甲
明廷詔六條　聖主宵衣勞南顧舞干何日罷征
苗

二

錦衣持斧擁旌旄皮馬問關氣益豪報國肯辭王
子馭訓知頻拭呂虔刀色囊彈事風霜筆羽扇談



兵虎豹韜行矣捷書宜早奏漢家麟閣五雲高

送許周翰備兵井陘二首

惜別離駒緩自吹　主恩經歲未蹉跎俯詩已發
吳風古拂軾今塵趙慨多鄉思畫開分岱色邊聲
秋動走滹沱江南亦有蓮花府竹馬他年意若何

二

文武聲光乘憲多離歌頻自領中和鹽鄉不復知
魚嘗蓬徑時聞有鶴過京雜五雲看日近關偷下

陣似星羅慨慷欲鏞平原否開道裝中只五紽

送郭希所符丞之金陵二首

開門畫掩飾如僧俗態過從病未能豈有玄言堪
倒屣漫勞虛左媿先登千秋不滅孤忠疏百折彌
高隱吏名我亦慨慷希大雅高年恰喜受交曾

二

偶名將無憶股肱忽看飛蓋又金陵渺然人物行
猶及題過江山興復乘交臂不堪燕市失離心祇



對玉壺澄即今京國風塵裡若個清標似壆丞

送章公覲水部之任清江

同是天涯旅夢身若為尊酒送情親橋連江海分
曹重雲近吳山戲綵新不淺使公乘興好還如何
遊咏詩瓶感多無恙輕帆不秋水兼葭一遊人

送王伯高廣文今南安

雙旌雪後度江關仙吏風流迥莫攀土仰昌黎問
北斗吾從小謝憶東山路紆鄉沭雙龍合春入琴

壺一鶴閒縱是官銜清若水慵人倘寄荔枝還

送蔣寔玉之任貴竹

望入河橋萬里情千山寒色是王程黔巫古道陵
為侶貴竹遺風象解耕徼外紀綱雄漢節軍前開
舞雛鸞聲非君識得賢勞意說着滇中旅夢驚

送萬元白工部 廷杖歸洪都

鶯有血濺九重門蹇蹇肝腸奉至尊天地保持
終不死雷霆摧折豈無恩多昔物色高嵩華南湍



秋光秀澧沅故里虬孤垂四紀居然毅爽典型存

送蔡元岡請卿奉使還里

鷓鴣曾隨溱水涯杏明聯事太平齋杏詠邊塞心
偏苦嘯詠吳山夢亦佳何限龍墀留赤舃曾時騎
息寄青鞋還 朝好及酬功日虛矢彤弓日汝諧

送周某唐黃門 予告歸中州

青蒲何事補山龍乞服歸衣說漢宮直節崢嶸吞
齒馬鄉心迢遞付賓鴻千峰秀接嵩花室五月炎

淵鄞雪鳴 別去恢賢方側席昔容姬衰久居泉

送馮琢庵宗伯二首

帝寵詞臣拜慶時 恩華錫爽照泉溜鳳毛總攬
鬓莖秀鵬息聊為六月期予舍舞衣朱紱貴杏宮
横卷黑頭師敢憐尺五雲霄近芳歲從容引壽卮

二

詞臣將父御車年有 詔來華設醴筵可但馮家
論舊衛須知太史白淡遷商山羽翼何當就天禄



圖書取次編最是中朝勞屬望都門木許大夫賢

送阮黃門圜海省覲南歸

沖皇傻詔重南行堂上朱顏太健生豈為詞高稍
和寡誰能金注轉神清夢歸巴蜀元方御介第還
携祖叔羨鵬息孫來期六月都門離別為君輕

送林兼宇簡討

玉節初頒下丘壑天涯岐路意何如憩多勝賞供
詩句不為王程滯簡書縱竹峰中猶孔壁荔枝花

下度溶輿煩愁後夜長安月那有清音慰寂寥

送章陽東歸省

珠林幸見一枝榮無限慈幃意氣生待詔早承供
滸命舞衣進慰倚閭情錫原秋冷燕丹水鳥啼春
橋頭叔夔莫以孤臣難叱馭板輿何處不王程

送林仰晉司徒

余生二十年陸文定公以大宗伯請告歸
郡中背賦詩以志盛事余有因君今日二



語怱怱五十年今篇今已忘之矣茲因少
司徒之歸將作詩贈行忽憶二語謂兩公
出處大類仍用為頷聯非敢自信少作政
惟文定以來足當此者不易得也

丹詔優乘六傳行都門冠蓋一時傾因君今日歸
與意始信千秋達者情昔貯碧垣傳馬史人將北
斗望羊城孫來與倚閭黃髮竹看新輪及老更

送葉少師歸閩四首

傾都蕩蕩集歌驪勇退三朝帝者師熟衮絲功
訓太傅先有青宮太傅公辭不拜黃金鑄像憶賜衣丁[illegible]
到懸車日與度秋清擊傍時公以是時初度父老相呼看
歸相年來愛國髩成絲

二

天邊綸綍動星辰再入中書再乞身山甫舊求饒
補袞任公何事早收綸鳳儀官路輕金注業有仙
巖體玉宸公家閩山有福盧勝處最是陛辭臣主意血須



良史巧摹真

三

鉉㫖功成釋負擔飄然落葉等抽簪常將不盡還
天上別有無窮在斗南布縠青鞋仍几几雲關霧
幌亦潭潭東華賜詔彤弓識去闕餘忠手一函

四

東山再出為蒼生公袞還初無限情縱有莊周蝴
蝶夢能忘彭祖雉頭羹丹書進御終叱聖歎罷

看來欲識盈虧武夢能都好在 冲星瑞拱㚒階
平
送錢麟武大宗伯還會稽
剌天何事有羣飛抗疏還山病亦非俄爾卄鑑稱
惜學賢哉疏傳返初衣海門秋薄胥濤盡石紐書
繙禹篆微 聖主寵行多異數可知熊夢列淄璣
送鄭方水大宗伯歸江右
文昌歸晝意何如 詔賜黃金六傳車惣爲冥鴻



心甚遠非關能顯記猶虛公以遷葬請歸星從河嶠占奎
璧劍拂秋清薄斗墟等是橫經當直者 冲星頻
問鄭尚書
和鄭庶常岺陽
猶有英僚訪漫翁春宵觴咏月朦朧㕓麈開徑延
求仲不待尋聲識鄭崇名著青蒲臣似矢家傳綮
弱子爲弓雲山依戀俄然事閒道燕都已繫宮
送宋封公歸齊

海重開有太公蔦花千里送歸鴻冈看練影蒲
吳苑又帶琴聲過魯宮南極一星輝岱觜高閭三
鳳瑞河東方知羣落座幢會即在鳴珂里第中
送李太守思弦二首
霏霏烟雨逐征蓬御李依然夢想中豈是寒翁真
失馬笑看弋子慕冥鴻還珠無復疑前史積玉爾
扜繼國風今日傾都攀別意可知名手紛難了
二



曾聞黯淡聽灘聲不似離歌愴別情萬里征妨鷁
浩蕩九關何限虎縱橫雲來吳會春偏早劍去延
津夜幾鳴誰謂河梁握落盡一時成誦洪東京
送蕭九生方伯二首
左轄高名九牧欽行裝無鶴亦無琴 天青雖換
循良最史筆仍標獨行林他日愛人兼愛樹昔賢
留犢此留金傾都祖帳驪駒路却向禪宮見遠心
二

能將落葉等投簪身試臞肥戰已酣凡拆雲閒飛
斗北西峯秋共翠湖南時逢堯舜爲方伯歸事羲
皇亦子男見說哀衣思吉甫可容蹤跡久江潭

送喬裕吾黃門

夕郎何事厭承明結束征衣節候更汲孺在庭推
直道虞卿捐印見交情關山歲晏黃河凍邊塞春
深自草生總是離愁心折處誰君駿馬太縱橫

送許使君



維揚淮海錫圭餘雅愛焚香把道書拙宦十年蒼
水使論交半畝碧山花寶珠總逐廉泉出能性真
於俗謝疏任是風塵滿天地可能容渺許公渠

送盛伯靈出塞

直將游俠走幽并沽酒先從吳下傾駿骨好收千
里價虎頭寧老一書生火雲關外奇峯合風雨裘
中寶劍鳴我亦請纓勞北望暫時離別爲君輕

送何士抑游南

韶光三月滿郊墟正是都門取道初一路青山隨
去馬相看芳草惜離居匣中劍氣能無動梁上承
塵剩有餘想憶花京才子盛何郎名理定誰如

送袁微之之唐藩

相國風流去見思君淡白馬又稱師懸知斜封譬
經出絕勝鄒枚校前時懷人倚下陳蕃榻古應
欲梁父詞莫以京塵同宛洛吾將重訂海鷗期

送吳明谷還鄉



頻將鄉思上層樓又送歸鞍易水頭豈是途窮同
阮籍若爲市隱失韓休煙霜極目楓林老獨鶴迎
門桂樹幽何處懷人最淒斷斜陽一片太湖秋

送王純伯鄉丈

忽聞齊語變吳歈游子歸來意氣殊羽客山川猶
記舊馬卿騎從一何都七襄河漢行清淺三伏炎
蒸任有無不爲塵沙緩征旆知君身寄長房壺

廣陵道中送戴振之表弟南還

一夜春隨客共歸鶯花岐路意多違天涯結客同修禊物候催人幾換衣壯士悲歌孤筑遠離堂風雨暮鐘微可堪添入江淹賦回首隋堤柳絮飛

廣文有之任彭城者詩以贈行

儆吏翛然隱射宮星軺迢遞又徐東荊湖雲散千峯火蕭沛秋生大國風夢到吳門尋舊社開登漢壘笑時雄亦知不盡談經意緒論還期虎觀中

賀鄒青螺大中丞



彤弓盧矢蓋珠庭瑞靄遙連就法星地上客傳書似素臺中獨坐髯猶青人看劍履依三極手握風雲馭百靈若向攬揆論盛事旂常應勝佛名經

賀平湖令陳呆菴奏最

世家曾入史公書循吏今看績屢餘丹穴舊來能產鳳琴臺誰不煩懸魚炎成棠樹思如昨植處絕庭應豈盡卿　一相映照何論通德表門閭

賀　滿考

棘木持平四國拋頌聲名徹　九重如其古如水心同潔不見南山判可移禹甸鄉今懸照日虞廷自遠質成時采風盡入輶軒記不待甘棠蔭滿

賀湖州馮司李楨卿奏最

棘木春生彩鳳來使君身立九成臺遂看紫氣青齊接近於丹泥澤國開大樹旌功高異代御屏書蹟十三台若將墨妙論家法翠竹蒼筠未易什

賀廷尉李素我得子



九皐和鶴降青雲佳氣盈盈玉樹庭纔見斗杓迴子月旋看奎下有文星神光可但開仙李天福居然映帝莫聞道射熊新築館名家先毓海山靈

賀李素我再舉子詩以志喜

男群重見叶長庚無限高門意氣生遂有大兒有德祖奇哉二子類徐卿金光並蔭充庭草玉露初盈漢闕莖聞歲一尋湯餅會歡歌逾徧五非凡

賀施笠澤別駕得雄

蔣草寧瑜入夢勞神光忽照德門高啓逢開士摩
麟頂共向超宗識鳳毛合浦乍還珠在掌明河祈
沐錦爲袍亦知廉吏歸裝薄傳有青編及寶刀時
又朔適至彰

贈鄭范溪大司馬行邊

元臣節鉞九天開經畧勳猷亦壯哉組練秋飛轉
日月壁書朝啓役風雷行歌漢壘軍容發聲到
河湟虜氣摧寂以鐃歌酬祖席營平故是折衝才



金華守周斗垣爲學使重臨郡郡人以詩紀
事爲賦此詩

山城忽報隼旗回桃李臨風爛熳開去後正勤衙
吏思登高又見大夫才即今白石驅羊路不異黃
金市駿臺爲問子衿能講德隱侯何似細侯來

贈尹惺菴參知閱兵海上四首

明粄豈復識也堂綬帶歸戎此破荒慢有芙蓉開
丁瀨營開細柳列艅艎移將壁壘從嫈子尹遣花
蒲黯谷王元老壯猷文武憲先聲今已到扶桑

二

直驅海若作金墉憲府秋蒐壯折衝猛士何來因
買駿徵文揮去總雕龍水犀練取三千甲天塹寧
論百二重老我雄心猶未盡欣逢父老覩軍容

三

指顧風雷號令嚴舟師一一應鈐韜居然轍不檣
柳合底事燃犀怪不潛日射大荒明組練煙消長



島晏閭閻即今推髀勳　當宁九牧何人將畧兼

四

秀奪三吳挹錦官主盟寧獨在詞壇將因倚劍崆
峒後復此投醪渤澥寬飛檻樓臺蜃氣結連營烽
水落星寒式微縱自嗟來暮卻喜魚磯夢始安

贈劉夢胥黃門

中壘聲名重夕郎十年江海又班行金鑾抗疏千
秋論玉尺量才萬吏光邊左羽書飛赤白甘陵龍

職灑玄黃、憂天亦有華公、疏共道時艱倚召友

贈彭嵩螺嵯臺二首

遙傳使節發江都、六月氷心在玉壺、已見鹽官清酌水、又從陸海遠飛芻、艘中封事閟 宸告天下軍儲罷癸呼、 當宁頗存南國、不可能不上鄭公圖、

二

直聲兄弟著青蒲、四海論交興不孤、繡斧銜 恩天北極江、山留客古東吳、時開鹽井訓書札、秋逼星洲引舳艫、平準河渠蘭史在、對謀何事到滑大



贈杜完三黃門

夕郎諫草氣崢嶸、又捧 天書拜夔頻、千里思尊江左韻、百城負弩會稽人、皇華誰復獻朱萼、橋樹今當記大椿、如此書歸眞興數、好將補袞答昌辰、

贈毛侍御

九夷職貢共航梯、何事遐陬暗鼓鼙、鐵鉞有人專閫外、金閨空自夢遊西、天狼薦食誰當剪、老馬遵途智已迷、稍喜籌邊公等在、東封笑指一丸泥、

贈總漕王憲葵中丞三首

試輔登壇擁節旄、司徒原佩呂虔刀、 神京湯沐資安攘、天下咽喉倚挽漕、卿月輝輝胥與數、晨星落落幾同袍、君家世澤隨淮水、佇看文星曳履高、

二

烏臺計相拜新除、盧矢彤弓再命初、斗際一星中執法、柳營萬騎上游居、如雲舸艦驅流馬、望氣橋陵護玉魚、重鎮保釐分陝寄、壯猷元老正堪舒、



三

天劃東南宿重兵、蘇來草木仰威名、尤消赤白三旛麥、馬咯驢黃九品清、已見風霜行令甲、更將倉雨散吁庚、只今制虜無中策、謀國還應倚老成、

贈陳仲醇徵君東佘山居詩三十首

歸然耆舊表江南、東佘雲泉恣所探、廣大代推風

雅主蕭閑時共佛僧龕空庭獨起閒吹萬月帳松
深對影三辛苦山靈驅俗駕肯容城市訝蘇耽

二

文伯頑仙儘自兼何須黃紙署名銜山間紛宛藏
書洞徑繞荒榛避詔巖老衲或來偎悄悄寡咒當
借護松杉雖然豪氣屏除盡閒詠荊軻未是緘



三

百感中來不自拈側身西望佘峯尖論交雲雨今
方見閱世陽秋晚更嚴危語逼人何咄咄大言是
處可炎炎聞君近發琅函秘已長紅牙第幾籤

四

名僧會裏事瞿曇能結孤峯白石菴河泊設夸開
道百狙公何意賦朝三清華水木如濠上弘獎風
流自汝南却笑昔人高士傳不將同世一爲參

五

無限離離壓杞楠樹猶如此爾何堪煙波狎主誰
爭長山澤雖臞已賦酣絕域也知珍尺一高軒奚
事謬朝三猶嫌任久人知處見說游鯤欲徙南

六

玄味曾同草木參廿年相對老江潭竹林把臂今
餘幾蓮社過橋笑有三贈我綺琴怡下語木君青
李遠能函故人若喜彭發佪金門瑷文事可論



七

當年游宿徧名藍紫柏觀師也禪師奉麈談受記可
稱千佛一用法華廣額事論文曾許兩都三應將綺語畢
江左直遡宗風自嶺南莫訝繩床留半席庭前樹
子早同參

八

餐收峯霞坐翠嵐雲根劃出小終南窓懸庋室常
生白帖倣蕭齋欲過藍山長舊來湯自一市喧遮
笑虎成三應憐惠子能知我雅道寥寥有荷擔

九

蒻笠扁舟白馬談浮生忽已每逡巡無能九土游
其八不朽千秋共此三曲水竹林分左右青山賓
主列東南此中但可吟風月百尺陳樓一草庵

十

端居突兀起眺嵐是處清涼現鉢芸洪石更旅芳
潤六御風時見素靈三絲天勝有書經巢碧澗疏
為洗硯潭身隱無文真用短試看碑仮大江南

十一



窪盈軒畫為誰拈着配倪迂也自謙枯木悠悠憑
隱几芙蓉片片見開簾即今呼馬能無應但說猶
龍好用潛養鶴栽梅成底事未曾驅役老長髯

十二

清時豈有放江潭故里風煙不可堪已分浮家著
雲曲憶曾對宇峴亭南人間島道花封一世事来
田海閱三禍性麻俩真不惡驪珠先已被君探

十三

誰言司馬滯周南若比嵇康更不堪筆秩愧開花
七七濮青嘗掃徑三三多君素業尋塢何物開
驀抵石函如此盤桓成三老北山安得有林慙

十四

徵君名姓徹宸嚴谷飲巖棲貨不貪稱意沙鷗隨
上下論才竹箭美東南盤將震澤吞能九開徑柴
桑盈有三盡為草堂拈勝槩留將山史作佳談

十五



須酒深東豈放憨二豪何以視耽耽將因巢許為
師友自輿羲皇作子男清淺錦機裹轉七七時在縱
儀雅爵醉揮三孝標雖有傷時論未見山中此畫
饕

十六

鍾矛綱邊別家懸試向瑤琴古調參懷友經春哦
渭北秋兒當日笑城南夢中蝴蝶花光潟泡裏蟾
蜍墨霧含隻鶴呼人形共影故應待我們為三

十七

洗耳應停朝市談憂時詞客未爲慚遥聞羽檄飛邊左何日宵盧掃漢南虎豹愁人閟自九馬牛更佚許成三希夷居七今如在高枕高歌莫太愁

十八

瑶草金光向此探我來風日正清酣夷門布席恒虛左梁里懸窗故倚南竟有聲名輸第五恥將禪草說登三可知嘉遯能終吉龜筴何勞李王泰



十九

平生揮塵解圍談名理尤從老境諳得失渾忘閒塞上春秋成癖比征南治虛祇用龍初九忌滿何如月出三可道太玄猶寂寞好玄今已有桓譚

二十

十載村居傍釀醅村農村姥得相參玉壺觀世黽滅六竹簡讐書豕涉三只見陶公怡檐上誰知劍客是圖南近來寶晉先王署不作蘭亭聚訟談

二十一

今古閒愁了不擔翛然方內有鸞驂谷名千年真盈一坐守庚申不但三處士占星常斗北詩家泄酒或箕南爲君暑取涼心締若個游人肯細參

二十二

爲事丹鉛不種藍閒將草木志稽含斷新松做秦封五姊秀花開少室三流詠須史成洛下微圖早晚部江南慿君醉舞迴雙袖長洲嘔爲拾月潭



二十三

忽憶驅車過楚潭德山猶有德山巷名覺鶯嶺銜天半直截牛車見佛三般若無知傳教外菩提非樹木宗南前身金粟維摩是夾室相看已罷參

二十四

漸剪茅茨漸卓菴圖書成府亦潭潭詞壇懸幟多奔北古路先驅作指南常有玉晨浴貧十未聞有尸羨徵三比來門外維舟慣不爲乘風利涉貪

二十五

別有超超上駟蹄拈來恐似老生談逍遙不必濵

豫北炳蔚瑞成霧隱南擲地賦聲如振萬先天玄

理自函三統中一卷庖義易祇覺王何思未曾

二十六

憶昔論交自篠驂雖東出處豈商參阮家犢鼻貧

驕北先世孤書史愧南豈有風流分伯仲二差憐胄

相共朋三壯君筆力能扛鼎不為清癯弛負擔



二十七

山叟從無對影慙科頭露生過仍甘關情空谷腸

廻九絕意王門足刖三草什忘憂都樹北風能解

愠自來南頗塵不上清虛界酒德文心日共酣

二十八

東軒曝背語成函仲醉有逢議一飯忘君未可甘五帥

窮兵真計左胡兒牧馬漸過南沙場白骨高尋丈

御府朱提豈再三抑把國殤連太乙九歌深意許

誰參

二十九

誓比黃河開國男酬恩當取虜頭函鏡中魚鳥頻

虛伍笛裏梅花漫奏三美聲幾時陳戲下桑砧何

在詠扶南翻憩采甫行吟者絕塞山川聚米談

三十

滿腹詩囊不待探風流勝賞事偏諳寄愁直欲還

天上邦隱時聞過水南有橘可能携楚頌無花大



頹說燕函兒高輒吐驚人句爲道平生僻性耽

贈陳函令韓有懷添人政成者

紛敷倫柳蔭長堤北屋弦歌講德齊雲彩舊傳飛

殿角冰壺真不媿閣西栖軒裁筆青鳩雛鄉井移

風似祝雞獨向空桑賽秋社陳甫有伊聖祭新香深薦首

重稽

贈王大美直指

松風謖謖度霜臺好及膺門御李來懷古憶過糜

鹿苑巡方行省壓漗京山川半入吳都賦雲夢平
呑楚客才秋水長天供綵筆搁詩一一栢梁裁

贈毛侍御孺初視浙

繡斧巡方　寵命新助名寧猶挽遺論能將一掬
桐江水直洗頻年虜騎塵塞北行間馳赤羽江南
問左有黃巾關心　聖主宵衣日廟筭蹤來倚重
臣、

贈蔣山人二首



惟應人幽地亦幽挑花源裏蓼花洲烟嵐屈曲深
两徑雲水蒼茫不繫舟野史故應成馬走新交未
覺勝羊求開君嘖歎怪書畫青李來禽肯寄不

二

開來倚棹呂蒙城幾度從君聽鶴鳴歲儉自饒千
樹橘氣豪寧食五侯羹酒人直許中賢聖農話惟
應較雨晴史筆倫修高士傳將家今古兩元卿

贈洛中焦右伯文兆

雄藩河朔帶漳淵右輔助名兩地傳藹藹風清沙
際路崔符電掃澤中煙大夫雅善登高賦游子秋
傳苦雨篇見說圯橋多秘授行應執契靜三邊

贈蔡道寅

翛然環堵抑煙霞俠骨禪心度歲華棐几靜讐斜
科字貝函潛轉白牛車只應竹徑延求仲共許冰
壺在岳家五馬數傳千里酒可能長醉碧桃花

贈巨源宗侯



白門朱戶總悠悠中有王孫靜者流分寶幾誰詰
最樂反騷無復著牢愁八公雞犬羅升室六代風
雲入選樓十載懷人向圖畫何如身逐鳳臺游

贈宗正囦手

紛紛龍戰起名場坐隱如君似坐忘懷友每酬青
玉案敎兒翻博紫羅囊書讐斷簡浒分火俠有傳
草問賣漿不必仙山傳局勢帝鄉原是白雲鄉

唐直指翀宇按浙

原缺第三十六葉

題璇源張郡侯卻金輿頌冊

此判南山不可移、頌聲寧獨美雙岐、即看華表含愁意、正是泰宮照膽時、　天子再傳關右事、史家添入峴亭碑、却金應拜黃金賜、名姓書屏　黼扆知、

題劉金吾牛山讀書圖二首

青藜山館暇澄江。左手離騷右玉缸。身作藍魚游冊府。閒看帶草長芸窗。征南註左甘稱癖。圯上傳



書氣未降。壯爾百城真坐擁。鄴侯如鄴不成雙。

二

千峰選勝著西清。詎許頑仙預會盟。白芷青蘭時照服。烏絲翠袖不勝情。詞恩故有雙龍在。微事堪今半豹驚。見說追烽勞仄席。肯容定遠又書生。

題平湖弄珠樓呈蕭象林使君二首

弄珠漢水遺事使君漢陽人而平湖亦有漢塘又稱鸚鵡湖於弄珠差合

閒將鄉思倚層霄、吳楚乾坤共泬寥、鸚鵡洲前催作賦。鳳皇臺上憶吹簫。山連泰望三神近。湖似清陽九派消。一自明珠還海出。采風應到弄珠謠。

二

茂宰能將吏隱兼、樓開山岳散江潭、芝蘭一一分湘浦、楊柳依依似漢南、地有驪珠供照乘。人如黃鶴解停驂。欲知交甫遺珠事、歷落星辰逗短檐、

郭青螺六命冊



日月旂常姓字懸、鐃歌凱曲舞衣前、師行長子標銅柱、帝念封君比渭川、史記渭川千畝竹其秩比封君　摩頂麒麟堪入畫、盟書帶礪永相傳、上公九命君家事、次第承　恩已六篇、

題紫陽庵

初隣塵市㸃靈峯、徑轉幽深紺殿重、古洞經春猶閟雪。危崖百尺有欹松。清猿靜叫空壇月。歸鶴愁聞故國鐘。不儘年來成汗漫。登臨須愧羽人蹤。

題秦中李貧谷黄門傳松圖 其萬人松石居 上得水波落松

詩刻石處

當年高隱倣千峯搜得峨眉艦蕊松出壑蒼龍呈
怪狀游空雲鶴見遺蹤依然玉局銘三柏不向金
泥羨五封鎖我亦衛風木恨幷刀一爲剪吳淞

題孫明府梅花詩冊

雙旌迢遞出三巴驛路寒梅千樹花悵別那堪標
物序寵行猶喜借年華江南有信探應早水部多



才價欲誇隴首殘枝如可寄莫令書問阻天涯

秋日泛湖四首

帆前送目四天無長湖雲濤接具區不以危虛隨
海月直於伯仲見江湖淼鮮空水通禪觀浩蕩煙
波混釣徒莫道行吟惟澤畔采苹幽興未能孤

二

九點芙蓉墮淼茫平川如掌攬秋光人從隱後稱
湖長水在封中表谷王日落魚龍驕夜警霜清鐘

磬度寒塘浮生底問風波險欲問兼葭此一方

三

白芷青蘋風有盟浮天一葉帶鷗輕幾經陵谷長
爲沼似陣波濤復化城漁浦每看曾在昔蒪鄉寧
悵食無羨只疑重向瀟湘道試聽參差弔賽聲

四

遂作浮家海上翁迢遙煙艇汎寥空青螺拔地存
堯市白馬凌波立梵宮客有入吳觀欲止吾將泛



斗路非窮不須更覓迷津筏自得遺珠象罔中

秋日泛湖因讀先師莫中江之什忽又十五
年感舊懷賢再賦二首

秋風牛渚不堪過回首游蹤感慨多名手自傳裙
練在壯心其奈佩刀何廣陵無復聞流水華表空
知怨逝波稍解當年招隱意湖天渺渺一漁簑

二

樓船簫鼓重沽巾莫以玄亭問水濱白雪久沉空

谷饗黄金難鑄五湖人寧芳甦浮情何處灑恩膏

薜跡未塵是處涼秋搖落恨不逢唐勒與誰陳

天馬山游眺

天畔峰形望裡微到來烟霧破巖扉半空疎梵虛

無落上界天花壓亂飛百里湖光開水鏡一山雲

氣晃人衣何須回首聽鐘後已覺青蓮社可依

龍王寺觀荷

沐日相將竹下尋芙蓉十里淨京氛故園風景能



無憶是處燕吳總不分飲馬倒窺臨水樹驚鳧忽

斷宿浮雲塵襟坐滌青蓮氣會遣來林社裡聞

陸君策畤墅問水二首

南村欣賞數從君積水稽天淼不分豈向堯年歌

不爛漸無荒澤混魚羣懷人幾失空梁月沒宅逢

連極浦雲傾我玉杯菁未就何當行藥逗斜曛

二

濕雲終日擁巢居似爾沉冥得晏如隱向北山無

怨鶴樂期濠濮有儵魚亦知仲蔚蓬心長肯信王

猷竹興疎總使田園生事拙幽人只解愛吾廬

京口觀水嬉呈姜養沖

因看競渡翀江湖轉覺中流賤一壺騷客賦湘心

尚苦沒人蹈水膽偏雄風傳疊鼓齊揚檝勢入驪

淵欲探珠見說籌邊勞仄席漁磯可有夢來無

武夷陳司馬雲嶠二首

舟隨五曲棹歌行百疊松篁繞畫楹直與列仙爭



選勝不妨游子自尋盟隔谿雲色沉峯色逢夜避

聲映瀑花莫是乘槎星漢上試將名姓問君平

二

司馬何年賦遂初慢亭深處結精廬薇蕨月月剛

天小山沒煙嵐入檻虛峽口忽開孫叶斷沙痕時

印虎蹤跡跨君池上沖霄翮惜取清微大洞書

邯鄲夜宿

榆關霜薄授衣初犇犇平沙度軟輿赴　闕幾逢

潟浙侶望鄉猶阻雁來書麴生風味那醪近引客
差池枕夢虛漫咏陶詩當黃菊倦遊終自愛吾廬

清源秋將軍席上觀女樂

木寫竹枝聽來不作異鄉悲六千君子舊
名將兩隊美人新教師遂肯騷心拋絲髓可無佳
句比紅兒若論湖海鷗盟在再入花源未可知

李嘯泉太保帷寅席上

麥煙世業帶河盟手挫風雲護漢京幾試稍鈴無



斟壘叩論詩何亦長城朋籌夜散蓮花漏斗秋
閑細柳營若向燕然磨片石爲銘寧復藉班生

馮元成第觀牡丹

私知元成治第東有繡佛西置萬卷今年
牡丹盛開東西第皆命觴焉

名園占領艷陽多未以沉冥廢嘯歌坐竹與仍修
禊後看花愁奈送春何窓前散綺搖書帶臺畔凝
香亂鉢羅莫向花叢問姚魏年來蝶夢不曾過 [illegible]時

浙相過蘇

七夕集林比部

畫省誰兼吏隱名酒人只合向公榮河明忽散朝
簪爽砧響遙翻夕籟清千里尊羨迴客夢七襄詩
句屬長城狂來星漢低仍倚肯信秋風獨旅情

九日同姚納言過張蓬玄中丞官署

滹沱秋色颯邢關宣武風流此共攀客有清班同
豹尾時當高會比龍山營開細柳聞笳發觴引萊



萸聽涌殷戲馬正於戎馬候遨歡煩借枕戈閑

栢鄉道中寄張蓬玄中丞　自吏部出撫上谷

九流清鑒爲方甄成德軍聲紫電振　帝念股肱
三輔重師中耳目一時新應多泛水依蓮幕無復
驅車避栢人爲問紫乜金虎印誰能先徙突前薪
時公方平景州之變

懷胡文子

秦淮並馬逐秋塵萍水論交恰有神此日驪裘侯

慣解三年雁影悵空頻君題東岳祠何壯我識高
山調轉新但使故人多氣色不妨千里自爲鄰

壽王淳宇七袠

今節茲辰試七蓂正逢人壽是稀齡吹笙自昔稱
王子樹玉於今比謝庭華勝繞屏輝綵服春盤行
酒薦湘醽喜余住近荀陳里會向宵中聚德星



# 容臺詩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 七言律詩

訓臨潼王二首

玉井青蓮秋正芬雨關紫氣古氤氳史公同姓諸
王友天老真形五岳文君字故應龍有種煙霞只
總鶴爲羣無能授簡訓枚馬遠想雄風禮白雲

二



瑞居空谷感離羣萬里論交見國君等是策書分
五社誰能筆陣掃千軍懷人大小淮山桂飛夢東
南吳會雲莫以雄才求自試詞壇赤幟有開勳

訓虞德園吏部

七十二封山下居五千四百藏中書文人自具生
天慧吏部今爲選佛除恍惚之間含有象涅槃能
度盡無餘慙余學殖多荒落祇竹空玄乞蠹魚

虎丘和許周翰太守四首

青山亦似隱吳門洞霧江烟欲互吞虎氣尚呵盟
長基龍宮舊敞給孤園涓涓不瀨妨僧定汲爰松
濤洗市喧敢向登臨陪賦手禪心或許證風幡
二
因尋白社款禪宮野興難隨暝色窮古徑松篁幽
礙月上方樓閣迴含風吳歛每發烏栖後梵唄俄
攏鶯嶺東莫向鄉池嗟舜去佩刀光氣耿摩空
三

孤帆落處即登臺匹練光中音重廻舊苑靈峯標
游淺東林精舍倚雲開欽痕轉浪杯圖盡塵尾誰
傳祖印來所以酣歌宜達曙坐深五馬莫相催
四
生公臺上雨花新時菊霜楓映畫輪終古佘銀沉
夜壑何年風雨嘯延津姓知玄度䖍名理宦似王
弘愛酒人若道虎谿同虎阜應知頑石點頭頻
次訓姜仲文
南徐曾接禾真游尊酒空江落木稠共我五湖分
半席憐人一日抵三秋龍門忽枉山藏副溯實能
開澤畔愁見說人豪猶好在未容餘子漫登樓
入楚訓諸王孫
騷人於楚為同姓向我噓吳遣四愁能節憶過雲
夢澤魚箋近附漢江流恰分寒食新藜火無恙春
風舊選樓今日詞場看赤幟誰非左袒為宗侯
和陸伯生三首

碧磯宛有直釣翁夢到神清碧落宮病解維摩非
病處才全莊叟不才中秋高侯館鴻遵渚露下遙
汀鶴唳空四海交情君自見五湖仍遡陸皮風
二
身懸鶴髮一衰翁豈逐峨眉入漢宮曾領山川青
幄外消磨賢聖綠尊中濠梁不辨魚知樂谷口時
聞響應空好在泳懷才未盡朗吟如坐竹林風
三

脩然避世鹿皮翁花竹春深一畝宮筆力轉添遲
暁日賦情多在別離中名山大業看藏副北海青
尊肯放空江左即今開舊社可能乘興與乘風

詶胡小山嶙臺苦雨二首

單車却厭雨師迎御史能將鐵筆耕遂有文章驅
鱷暴未容鼓吹雜蛙鳴爲憂蔡藿無寧宇若作鹽
梅可薦羹自是補天還補漏巢居何事旅覓驚

二



川原彌望岸容移警水愁霖若有期自奏薰風回
愠後差疑繁露縱陽遮商歌白石何當獨步觳來
輪不用脂采得謌謠騰　糒座筆端如講是流離

詶劉燕及明府二首

乍把瓊枝恍舊游平生左袒爲劉侯即看竹素千
秋事能廢江湖萬古流鷗侶共依天上座雁聲孤
起月中樓新詩大有半騷語瞯耐高歌散旅愁

二

青編數卷敵華林腹笥居然寫賦心自昔詞壇憎
百六不妨天柱聳千尋公鄉有天柱峯能文忽照千將曲
鶴唳今聽谷水陰却笑安仁秋興作只傷雷滯宦
情深

次韻詶葉少師臺山贈行四首有序

壬戌秋奉　詔求遺書於陪京出都門羣
公祖餞各有贈行少師臺山葉公爲首倡
依韻和之



東朝聯事步清塵牢落靈光亦主臣奉　詔偶然
因舊學趨班真訝着陳人紛綸津吏賓僚盛訣蕩
天門羽翼新縱是枯桐蒙賞激詶知恐異爨餘薪

二

素衣端合避京塵留滯辭來說史臣敢賦淵棠私
帶子但驗鱸鱠比皇人鍾山猿鶴尋盟晚澤國蓴
鶗發興新爲問陸沉成底事征車生耳等勞薪

三

沉淪不解嘆風塵攀閈含情侍從臣已分浮家稱
釣客那將慧業厠文人玉杯繁露書多逸石室腸
秋例更新時有修史之命六代江山饒吏隱移文恐不
到前薪

四

驪車宛葉逐游塵春出秋歸似雁臣閒道晚來差
衰我論才少且不如人石渠書簇譽同異金屋恩
須問故新入洛魏虛先達薦初衣仍返會稽薪



葉君錫茂才以詩贈行復次前韻詶之

謝庭玉樹迥埃塵能向涼風問放臣跡愧寡湯宜
路鬼行歌騷御見詞人家聲夙擅青箱舊文憲全
輕白髮新聞說相門多有相弓裘不盡火傳薪

詶胡開府

獨驅鐵鉞古交州萬里風煙控上游湘色舊懸平
子賦山光時映越王樓即今廟筭勤方虎尚有閒
情問海鷗盟府助名勝簡冊可容野史得相求

詶范太蒙吏部

幾回優詔到周南雲壑辭將選勝軺吏部文章真
不朽龍圖憂樂本同符彈冠共是賓鴻侶擁篲能
忘白馬談欲問海門新氣象驪珠徑寸喜先探

詶李京兆克菴備邊疏

清時共愛玉門開歲歲名王事款關何限乘軒邀
上賞幾誰越俎議行間消磨細柳將軍壘無恙燕
支婦女顏壯爾籌邊多勝筭先聲今已到天山



詶李太史伯襄贈什

三絕真慙抄與癡坫壇潦倒亦偏師場來大隱從
周史得似中興覩漢儀獨往驪淵探秘藏行游兎
苑騁妍詞嶺梅不必秋能折肯有郵筒及我私

詶楊霽寰中丞

玄關寧論阻問奇征南新勒萬潭碑賓心已入風
雅定用兆文元事得句偏饒繡虎詩舞羽黌門薦長侍
授書橋畔老人期桂林我亦懷平子豈有雙金報

所思

訓胡小山鹽臺二首

秀絕峨嵋甲九垓使君風采亦雄哉發時頗紬弘
羊論作賦誰當繡虎才天闢東南支半壁人依冠
冕重中臺省方合有輶軒記可許侯巴問字來

二

江海風煙攬轡論百城守長拜行軒埳從繡斧臨
吳甸幾爲閶闔叩 帝閽揆筆千秋高雪調熬波
萬竈矗雲屯魚鹽豈有藏名者莫以千旄訪席門



訓盧原甫次韻

山館逢迎強著書用關尹事盤餐真媿鄭家廚聊供賦
手騷兼賢雅稱秋懷鱠有鱸遊履若爲陪尚子雕
蟲祇合任非夫遠知別後相思夜能識羅浮夢裡
途

訓董景越濟臺二首

東山優詔見新除又是西臺攬轡初軸轉黃龍將
禹貢仗依玄武肅周爐即今疏草凌霜筆盡出春
秋演露書卻爲式微偏薦慰年來無恙只三餘

二

遙傳北固駐旌旟爲采風謠入繪圖懷古定尋丁
卯跡登山誰作癸辛呼星河初度天孫觀雲擁朝
飛御史烏意氣論交瓊玖贈何人併記釣魚徒

魏潤泉中丞以奏疏詩集見貽詩以訓之

壯猷何事厭雕蟲見貫文章一代雄尊俎坐籌銷
傍帳山川行咏入唐風奏將 帝所篇稱善懸向



都門字莫攻鴻寶詩來能自秘較讐先斷石渠中

大梁候館馮禮亭大中丞攜尊夜過席上酬
之

傳呼小隊出東門屏卻朱旂款綠尊辛苦東方猶
待詔別離江令幾消魂素衣未遣京塵化鐵鉞能
回國步屯月滿繁臺問坐嘯何如清夜舞劉琨

癸亥元日與林茂之借焦氏易林貽以福橘

五顆茂之有竹依韻和之

詩識含情頭果深璅裙落落報廿臨玄亭文字都傳古楚頌風流又見令倘許奕來成坐隱有如懷去恆童心霜芭巴逗先春信東閣官梅未易侵

余既有院長之 命茂之以詩見投依韻答之

廿載寘心骨相宜氷銜何意采明時稚圭無復山庭勸向長惟將損卦推杯酒橫陳看佐史塵談尋墮待偏師白門來往蓬蒿徑清夢猶能數訪之



冬夜次韻訓林茂之

離堂尊酒坐宵分把臂曾聯竹下羣幽抱共披鍾阜月清標真把慢亭雲欲因蓮宇開新社且駐輞車網舊聞六代風流冠蓋地尋盟猿鶴却輸君

壽史王池奉常四首

張樂依然近洞庭春還島嶼盡浮青天王正月開卿月常伯文星是歲星共紀南中鍾嶽瑞仍看黃綺卯山靈明光起草寅清業不向揆初慰獨醒

二

同依爻戟憶余懷晚結煙波社亦在霄漢聲光高赤舄湖山蹤跡付青鞋採芝且自忘金門前席行當對玉階柏葉椒花持介壽將無惱亂太常齋

三

松子從遊似子虛斯人真覺可安儲高岡淺讀鳴無鳳直道今知史有魚黃髮更添耆舊傳 繡衣未改諍臣裾差憐捉鼻東山日尚可稱詩擬九如



四

便殿親聞 天語溫 陛前 文子與 文孫貽謀故自官家事抗疏能將 國體尊玄牝尋真河上解阜比談道洛川門斯文大有千秋在不向長源外傳論

壽高孩之憲使四十四首 次李本寧太史韻

曾請長纓廿載前新加大築 主恩偏寧卸歲月

郎潛久猶是春秋門盛作弧矢正懸森戟庫兕觥

交進翩茶天同時九牧挨余者多有悲歌老驥篇

二

專城四十尚為雄況復東南倚折衝虎視幾當青

眼客鷹揚難屬黑頭公覲彌及帝秉權始賦有吳

都在部中極目奇雲壺島外旌幢來自蕊珠宮

三

東海泱泱舊建牙隼旟龍節璽書嘉行間旗鼓



高文苑字裡風霜凜法家楯墨磨將瑩傲絲幙簿

開處紛生花雖然方叔稱元老不似馮唐遇主除

四

中朝誰援事防胡江左留恂願不孤膽落鯨戈開

杖鉞恩沾繁室見投珠故應進履稱孺子未向雅

彊許壯夫起綉清新開府壽懸知澤畔攬揆絑

寄壽恭知蔣象巖年丈時避地荊州

帝都花下佛名經獨旅荊南漢客星貴竹幾年無

解甲邊城何日擬還丁寓公且賦非吾土太史仍

書傳御屏當宁即今勤憲老四朝人物剩儀刑

壽信陽何太公

白雲樓上白雲封彷彿羣真禮赤松自向龍門尊

太史不因鳳羽識超宗書成副本名山重酒泛雙

莖湛露濃有詔即頒嶽壽扶將無滿酒愛攜節

壽趙公益光祿五十以岡縣令封

不因簪紱戀京華里有鳴珂超世家籍甚超宗毛



是鳳依然江令筆生花鬱林素業唯傳石閩嶠官

郵不飾茶為問玄亭當日事引觴曾否壽侯巴

壽敬新杜封公七袠

世業城南尺五天掖垣花映綵衣鮮似開丹穴春

中浦裕棒綸書絡亥年瀹沐恩華明主賜鴻

進貞訣至人傳祝觴漫進鳩頭杖鶴背洪厓與柏

有

壽范長倩學憲七十

煙水年年長五湖淵助耐可叶能凶直愁野鶴輕
通客漫向聯蟲老北夫夢到清都嘗有署踢來靈
壽未將扶攜揆不作尋常祝庭際忖陰鳳引雛

封延尉浴川李公七十偕壽

木公金母並仙班偕隱高風此共攀華袞承　恩
天北極上尊賜出殿中間與來對只航清聖老去
餐霞得大還珂珮珊珊高獻壽于門不比翟門開

宋獻如中舍自塞上歸壽兩尊人以詩送行



壹歸不羨尉佗裝綵服趨庭樂未央　闕下承恩
雙寶錄堂前含景兩千將應多仙侶攜鶼鶼更有
名王致酪漿遙識玉關翹首處木公金母白雲鄉

壽王霽宇大司馬

劍履星辰切斗邊紵衣絲髮醉花前午橋且自安
鵬息亥字寧須論大年十賚恩華　明主意九還
眞訣異人傳祝勝媿我無新語借取山陽樂志篇

壽朱敬韜母太夫人

飄蕭鶴髮素風存說悅先春意可論綵袖兩行天
下士錦堂十道日邊恩但名舊注金人掌岐節疑
隣玉女盆為問曲江花萬族不知何色是宮苔

壽東寧伯焦太夫人

侯國慈幃燕喜開祝觴無數怨瓊瑰共言聖善垂
膺　誥可但君王為築臺錦馭尚思仙鹿挽帶河
將躍化魚來膝前授取陰符訣老姥授陰符應有龍光
燭上台



壽王遜之璽卿母六十

星華何事綵仙旌六秩慈幃拜慶情好及龍飛傳
闕寶先懷烏哺進君羨雲璈九奏階天姥露常雙
承見月卿今日　聖朝崇孝治推恩誰似相門榮

壽莫方亭

清世家聲萬石門典刑猶有白髯存亦知時物名
同貴即在墻東道益尊老去香山猶小友歸然西
嶽繞兒孫釣磯不羨君王賜二月天邊雨露溫

壽章公觀虞部

夏木陰森四月初余䡊風景近何如斯人只合青山老慢世蕭然白石居未艾巳能辭組綬及君爭看指千巗行藏吾輩還相讓采藥澆花且著書

壽恂庵盛中舍六十

憶昔論交舞象年更欣遲晚望衡偏龍門却隱驪居士鶴骨真同葛稚川種就素封千畝竹飛來丹詔五雲箋祝觴可但稱松茂玉樹芝蘭繞膝前



壽莫簡庵

舞象論交憶聚螢相看七十鬢猶青史才可但家爲政詩種獨增帝與齡公尊人九十天老留傳河上解伏生初定壁中經稱觴攬取秋巖桂不向江蘺怨獨醒

壽李方城憲幕八十

早歲論交在射宮朋居欣賞勝情同看君玉樹風塵外酌我金罍老壺中身許超車官任拙與翩滌

墨醉能工東都九老香山社逾百遐齡李翁李習山水畫

壽彭景從侍詔

曾從朝隱識星精玄字今看樂壽并絳帳每聽堂後曲朱顏方醉雉頭羨用彭宣事時逢堯舜寧虛貴歸事羲皇好達生世出世間多勝槩悔亭何必減蓬瀛

壽王關仲六十



鳳毛麟趾似晨星大雅於君見典刑隱後公車虛勑駕吟邊游刃發硎壯心不盡屠龍技道貌全符相鶴經一美千秋番世業重看父子播餘馨

壽謝使君象三

鳳毛標格迥難齊百里猶稱枳棘棲露釀江花待製錦霜懸水鏡沁燃犀楷軒秋筆書馴雉閭井選淳似祝雞若向黑頭論介壽天章一道紫爲泥

壽喬君原度七十

禁方親授異人來積有陰功七袠開見說韓康從市隱誰知弘景本仙才烹將白石頗長駐養得玄珠道未孩庭下綵衣兼綵筆恰宜紅杏倚雲栽

壽汪儒仲五十

巖上論交年頗多詩成五十未蹉跎每從朗月思玄度時見臨池過永和家竹幾誰栽謝樹童顏無恙似恒河禾真莫滯黃山服九點芙蓉待爾過

留賓甫六袠適遇郎游庠喜贈



鳩杖初扶鶴骨殊崢嶸頭角見家駒寧論萊子能娛綵共喜終童可棄繻壁水長流供谷飲硎田逢歲足經畲春盤春酒桑弧會懸取堯氏擊壤圖

劉淳宇五袠

忽聞薝蔔散幽香知是仙花薦壽觴三徑每紆青眼傲五龍寧獨白衫良蘇來大隱依城市不用鴟夷泛渺茫贈與仙人九節杖他年六十杖於鄉

壽周繡海七十

金門避世意何如又見賓筵祝哽初自昔清言稱衛壁人今載酒訪向盧海嵎耆舊應添箱江左風流事可書恰羨黃花青女節紛披同日映庭除

壽王三槐文學

齊東避世意何如一壑烟霞萬卷書勝賞時時懸續展名流往往駐軒車即看槐室稱觴日恰值蘭亭祓禊餘領我丹砂猶未就醉鄉司馬為君除

壽顧涯海文學



華萼詩社辟疆園垂老逍遙隔世喧家有賜書從祖府門來種樹比桃源名留潮海稱高士身閱滄桑悟道言為詩正降同月館精輪郁應摘星蟠

壽諸德祖

瑤琴入夏奏南熏知是拈初始曲分賞樂久歸名士傳著書今守太玄文沉冥肯歷干將劍縱橫常依谷水雲顧我懷仙成汗漫素交祇狎海鷗羣

壽新安友人八十

幽人勝賞傍天都手佩眞形五嶽圖近矢門年同
絳老黃金散盡比陶朱蘇來衛德顒門前行見鳴
皋引鶴雛顧我懷賢同小謝花源偷許入林無

輓鄒順泉隱君

五湖高隱舊交期哀誄慙無絕妙辭比屋盡懷焚
券德紛圖常見布金時難忘太尉馨鷄約直寫山
樵座鶴碑看取古人何以報森森玉樹與蘭芝

追輓吳橋范月山乃郡司馬范仁元之祖



曾同五嶽祖崑崙亦有名賢亢德門陳氏公卿俱
被長于家陰隲竟貽孫人嗟鶴化仙棲遠 帝寵
龍圖世澤存遺祖雄篇能寫照千秋雲壑道逾尊

七言絕句

咏史四首

漢家經歲事和戎稱繒曾無到後宮惟底蠲租仍
有詔非關時令易爲豐

二

鳴珂共赴午朝時宿衛環羅退食遲若道傳餐非
盛事恰如成敗論行師

三



金華殿裏是崆峒分直談經禮數崇爲問君門千
萬里儒臣何路向重瞳

四

赤地三年一婦冤游東遷坐又何言土龍不解行
霖雨日表應須照覆盆

讀華嚴合論偈

帝網明珠徧刹塵都來當念兩言眞華嚴論云十分
明舉五十三參純置人 當念二字即十無所云下 離當念常湛然覺即無書

不可見須觀面一回始得

讀寒山子詩漫題十二絕

聲色無端不我期緣心應處亦如之若人欲走無生國除却斯門總路岐

二

六根選擇耳圓通竅在無思自應中此觀若成何以驗人喇人讚譽排空

三



儒衣僧履道家巾三教無依是此人餘子紛紛立門戶長空不倩掃埃塵

四

惟底前人忒受瞞一生知破幾蒲團爭知信得迷時及隨分阿鼻與涅槃

五

勛業終歸馬伏波閑身跳與釣臺多金剛圈子纏香却百劫熏修不奈何

六

接得西來最上機一生須及盡玄微但言頓悟無修證熱病教君失轉依

七

種種綱宗是封文吉凶請向自家論若言密室傳心印辜負當天月一輪

八

家資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撤布頭箇是學人真



榜樣深閨兒女漫悠悠

九

羽士爭談不死方到頭若個免無常神仙兩下與丹訣先取生時死一場

十

千樹青松養聖胎常年石戶不關開山中莫道無儔侶片片閑雲自往來

十一

舉着空宗使道無如盲說象太模糊由君自對秦宮鏡兩道眉毛歷歷孤

十二

赤骨蕭然已露形更堪橐蓋逐狐精年來賭去千金駿但任跛驢三脚行

送唐元徵太史二首

乘軒百道拜行塵不獨奎章畫錦新江左流離詩裡畫寰區人物眼中筋



二

平生溫飽笑人癡經到風塵更不疑居間世流真破柱許吾一面佐偏裨

送楚方伯薛青甫

柳綠花明出楚都晴嬌花綠散春衢人不咏南陔句解巾惟看此大夫

送馮咸甫

畫裏拈將楚客詞登山臨水送新知芬蒼葭秋三千里盡是懷人入夢時

送張了心歸楚二首

蓬窓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楚畹衆香都好在堯階瑞草不曾凋

二

來雁霜天楚客歸野情祗授薜蘿衣只今白社詶裴廸絕勝朱門薦陸機

范長倩借隱天平山居四首



百疊松篁繞畫楹羊腸峻坂劃然平愚公戲薜羞如意金毋升天亦有行

二

滇海奇游萬里餘天平樓閣化人居鹿門不獨借龐隱彤管猶閑續漢書

三

不羨金莖去日邊龍文雙劍鹿崖前擁將綠室三千界奏取唐山十五篇

四

連峯仄徑倒雲根只尺星辰若可捫能賦五噫專五嶽此中端合傍皋門

寄萊臺山宗伯留都

鷗友鱸鄉兩不猜石城秋霽淨飛埃故憐六代風流地重有詞蓮賦鳳臺

訓黄侍御

珠露微雲落葉前新詩格外倍清妍浩翁句法依



然在舊領家風五百年

贈李侍御

黄麻朝下紫宸宮玄武名傳赤伏書此去三臺瞻北斗九衢秋色盡旌車

贈李爲興游監主政四首

分司不爲厭承明一片冰壺隹處轉從無條投條事吏人猶識棄繻生

二

豈有修心礙市喧公餘靜註五千言曾聞仙李盤根長知是玄元幾葉孫

三

雀舌龍團舊譜傳春風初逗靈茶天勞人水逅何須置解宇相望第二泉

四

三品南金禹貢陳九流清鑒待方虬閶門天地從來闊青眼相看得幾人



贈李玉完侍御督學四首

萬壑濟泓鏡水清仙人玉尺照湖明把將漢闕金莖露散入天階瑞草生

二

選騎星槎切紫垣春盤仙李擁華溫直繩近在爲沙苑會見山陰有秋門

三

朱陵桃子千年實楚閣迷城三獻非縣?作花

自雨蘭亭天雨花右軍書如發翔鳳翥龍睛纔點畫能飛

四

不忿胡笳內地聞子衿何必少將軍論文一變南
朝體運策兼收絕塞勳

張君山史北游作此為贈時時展觀家山不
遠

萬壑千峯擁大行半歸粉本半奚囊故應眼孔無
奉石滯胸鄉心到草堂



譚廣文練江相見走筆為贈

鄭子尚淹秦博士張衡不薄漢靈臺因君重舉隋
朝事覺我新從楚峴來

贈萬休上人

金光瑤草藥苗新一種仙關豈了因欲向黃梅參
法要蓮花淵裡萬休人

贈天台僧

雪堂行腳到朱門摜度機緣為利根契性若能通
佛性赤城霞裡瑞光屯

贈湛空上人

衲子相逢不問年袈裟徧拂五山煙朝來試剪吳
江水看殘空林落照邊

贈覺虛師說經超果

龍象森森奉麈談直指教外首楞嚴欲知求會人
天供雪後梅花百鳥銜

贈黃企石甚輿



芒鞋踏破萬峯雲手勒靑囊玉髓文蒸砂山頭成
共宿何年企石更逢君

贈倪冰泉相士

三度相過二十年中更陵谷義茫然不須更攬神
仙骨似我林泉已近仙

贈八歲楚童諳字韵者

能賦方圓動靜詩淵翻反切亦知之京華無限簪
纓客識字何如八歲兒

贈王子玉

燕子樓空楚夢孤舞人誰得似飛奴朝來試彷眷
峯影何處青山不是巫

贈黃愛春

桃花渡口竹圍黃一抹宮雲淡曉妝誰信蓬萊曾
清淺闔閭城外即滄桑

壽評滄同江尊聞顧夫人六十余既為長歌
觴內子復請此圖壽之并題一絕



金粟如來丈室中瑤池阿母海門東拈將一片煙
霞色知是諸天第幾宮

壽曾太母

紫蓋峯頭三素雲霓旌鶴駕擁元君黃山亦有仙
靈跡彤管兼書玉洞文

栢舟奇節爲馬太母頌

鳧舄初臨蕊日辭瓊瑤其叶栢舟詩不須更上陳
情表帝遣彤書贊女師

雷宸甫得孫

梅花信裏見蘭蓀凝酒封羊慶德門旋有端溪鸜
鵒硯贈君收取好貽孫

題顏魯公裴將軍詩眞跡

蛇樓竟夜雨催詩果有龍蛇起墨池會得將軍舞
劍意分明草聖折釵時

題普源

後水已非前水相出流即是入流橫穿沾一滴曹



溪流大海紅塵匝地飛

二

儒冠道履釋袈裟百劫莊嚴不受些笑倒靈山腓
末會生平伎倆一株花

題尹使君詩冊

劍戟森羅武庫雄扶桑日近海門東曾成倚子談
玄後賦有與都在都中

題何兵部天玉像

擔荷安危報主身杜陵詩曲故傳真指麾能事廻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

題汪稀吾像

五陵裘馬五湖蓴曾是金門避世人任使遨游變名姓青山明月已傳神

房村夜宿劉生談河事

柳外青帘颺晚風當房遺跡草連空誰知半卷河渠記愜在停驂野語中



題延津署閣

傑閣憑欄四望通慢亭雲接玉華峯若非風有烟霞骨安得仙山在部中

上苑桃花二首

宜春苑裡占春多爛熳紅霞發早柯郁隱禁林虒邐處雲扶步輦一經過

二

灼灼宮桃濕露華人間萬樹失芳葩有時源上隨流水盡日天邊自雨花

西湖寺中

迴閣行吟候月華秋風無力掃塵埃即今河漢雖清淺可奈迢迢使者槎

鸚鵡麗人

解語名花鳥亦猜隴山飛翠薄妝臺可知楚客高唐賦輸與漁陽鼓吏來

盆花



衆芳齊首未全舒似我浮家離索居曆徧林香項樹色酹花應不爲諸餘

題畫贈看公

何處江山好定居卜隣真擬傍專諸驗人已落滋蘭事濠叟猶傳說劍書

二

岡巒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千種松杉皆老大經年不踏縣門街

畫扇贈別憨師戍嶺表

參得黃梅嶺上禪、魔宮虎穴是諸天、贈君一片江南雪、洗盡炎荒瘴海煙。

畫家霜景與煙景淆亂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悟之題詩驛樓云

曉角寒聲散柳堤、千林雪色亞枝低、行人不到邯鄲道、一種煙霜也自迷、蓋與雪景同但不鋪地作空白耳

題畫贈許緘齋郡伯時濬河成

樓倚城陰九點烟、虛窗忽響白蘇泉、應將太史河渠記、并入南華秋水篇。

辛亥秋做吾家北苑筆於寶川山莊寄邢子愿侍御

吳縞圖成枕煙庭、攬得齊州一片青、莫倚三生讀丘壑、新從神武弃朝官。

題西溪圖贈虞德園吏部

三竺一溪流獨木橋、過仙共爾發長謠、若為移得人千峯去、黃鵠摩空不可招。

題梯綠樓圖為黃仲石少府 時以荔枝見餉

荔枝三觀入楞嚴、香味還將色共兼、常恨海棠無杜句、故應磅礴為君拈。

題畫贈張平仲兗守

忽憶君家笠澤圖、寒江寄雪滿菰蒲、於今身在齊青裏、日對泰封五九夫。

題畫贈楊玄蔭大參



加從森梢一百章、膝陰家勢午生涼、應門枝數蕭僧傳、却談松窗鶴夢長。

題畫贈楊弱水

陸羅長劍扶倚雲、手按丹霞大赤文、今月陽岩錫蘭華、祈仙登上着盧君。

題畫寄蜀中徐闇池

青天蜀道不難攀、思入岷江杳靄間、稍着一二題楊子宅、居然秀甲九州山。

題畫壽陳廉崖 時方左遷上林

蠶蓰初衣髩未華豈如狂客老天涯爲君指取金
光草鏡裏常看左掖花

題畫贈周奉常

山出雲時雲出山化爲霖雨徧人寰誰知帝所旌
幢會不在金堂玉室閒

題畫貽毘陵張夢澤 春武陵守

朱旂行部帶明霞不是桃源即若耶願聽江南梅



花落隨風吹向赤松家

題畫贈張平仲水部

十月江南野色分漁莊楓浦見沙痕若爲乘興取吳
淞水看我徵蒓笠澤雲

題畫爲楊弱水侍御

綠溪青嶂是秦餘靈境今歸藏史居蠹[illegible][illegible]祕
得路頗仙曾讀未焚書

題畫贈江陰夏茂卿

吹山對酒和陶詩千載柴桑是爾師敢道柴桑猶
一着出山何似任山時

寒原送別圖贈聶井愚令君入覲

鳧舄翩翩紫氣閒寒原日送迹難攀知無白集留
行後剛貯溪滕一尺山

題畫送人歸江西

歸鴻別鶴夜鐘殘徒倚莉庭醉不歡煩憶故山寒
翠否天涯相向畫中看



題畫贈閩中尹使君[illegible]觀二首

溪藤即是無弦琴能寫高山與流水可堪岐路點
銷魂更奏清猿三峽裏

二

龍性蘇來不易馴青天蜀道一歸人指將海國秋
山翠得似峨眉雪後春

題畫贈王伯敦學博

石室奎章待訪稀君家自有舊青氈若爲主藏多

異怪呂獻何當損俸錢

題畫寄吳浮玉黃門

廿年江海髩成絲無復魚腸報所知朴水傳豪
濮意只緣莊叟是同師

題畫贈王幻度

臥數嵩峯聽五湖煙霞供具屬模糊欲知絕勝裏
陽處開臂曾非受詔來

為君公作茗帚庵圖并題



[illegible]禪無心除一字盧鴻有句寫千峯欲參茗帚閑
中意九點秋山雨後容

廣陵舟次題步侍御畫竹

一派湖州畫裏詩猗猗疎篠兩三枝朝來邗水帆
前雨正是龍孫長籜時

題王霽宇繡[illegible]齋圖二首

剪得吳淞水半江[illegible]走閒窗繞欄即是賓
長舌大蘇豈非精進[illegible]

二

兵符受自城邊石心印傳來嶺上衣拈出齊東青
一點何來神物卻能飛

舟次薛瀫塑馬鞍諸山做趙吳興水村圖

紫蘭芳杜滿長堤不盡風塵越壘西疎雨遠將晴
樹暝薄雲低壓暝岑齊

題畫送原孚姪巡齊

海岱奇遊盡溫胃虞廷勝事濯難封蓬頭亦有家



山在不必窮臺望九峯

題畫送王幻度計偕

敢說營丘與真爽林能變曲江春看花帝里如
看畫始信斯圖亦有神

題畫贈友

波面菱絲罥釣鈎宿雲初起亂啼鳩縱然漁父無
生計不換荆揚估客舟

題王幻度畫

老我閒身得自娛擔心只怯九州游勞君試取蒼
龍秋睇髮諸天最上頭

題吳祠部畫

居然張璪位於圖一一滑虬若可呼爲問寒林風
韻設何如千樹有玄都

題畫

老樹成雙便作屏山光晃晃耀人衣西郊有叟入
城去倩喚借書童子歸



題林天素畫

片雲占斷六橋春畫手余輸妙與眞鎔得千將呈
劍客夢通巫峽待詞人

題倪雲林畫

洞天深靚秘清都彷彿翠眞在玉壺若個丹青能
幻出倪迂端勝米於菟

倣李營丘寒山圖 有序

余自弱冠好寫元人山水金門多暇夢想
家山益習之憶頗益卿開府遼陽以兩蓮
求畫一爲益卿一爲山人王承父余畫水
父而返益卿肩報章云左相宜威沙漠右
相馳騁丹青皆非吾輩第一義俟歸山以
相怡悅耳蓋爵祿馬上君子未嘗得余一
筆而余結念泉石薄於宦情則得畫道之
助陶隱居云若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
涯之生千古同情惟余獨信非可向俗人



道也今年春有朝貴疏余雅善盤礴致塵
天聽余聞之亟令侍者剪吳綃縱廣丈許磨
隃麋濡秉燭寫李成寒山圖經宿而就遂
題此詩以洗本朝士大夫俗人韓滉燕肅
宋復古蘇子瞻皆善畫朝貴腹中無古今
固應不知第以爲罪案但可曰不能道余
習偶被時人知如學詩詞耳視此曹求田
問舍役人豺人一生作[illegible]業者何啻梟鳳

而豪下語乃爾耶世必有能知者余亦何以爲意

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題倪迂畫二首

剩水殘山好卜居差憐院體過江餘誰知簡遠高人意一一毫端百卷書

二

錫山無錫是無兵悄得倪迂不再生但有煙霞塡骨髓可知吾法本同卿 因倣雲林處題此錫山誌云有錫兵無錫寧余以雲林生於勝國故云

題畫柳

摸索芳菲度惡槽煙絲娟娟雨毿毿幽人無復靈和夢太守風流自漢南

題茅齋水墨畫

爲憶城南池上篇新秋落月片帆前草堂未便驚



猿鶴招取幽人對榻眠

題倣水墨大痴畫

雪浪雲堆勢可呼移將點綴草堂圖誰知王宰剪江手却是初平叱石符

題雪梅圖

燕山雪盡勢嶙峋寫得家山事事眞剛有寒梅太疎落請君添取一枝春

題倣黃子久畫

積鐵千尋屈紫虛雲端雞犬見村墟秋光何處堪消日流澗聲中把道書

題紅樹秋色

山居幽賞入秋多處處丹楓映綠蘿欲寫江南好風景雲川一派出維摩

倣米元章筆意因題二絶

烏絲白練是生涯但向滄江問米家從說遠山多嫵媚可知矮樹是枇杷

二

春入寒枝未着花濕雲細雨卷平沙天公似合裏
腸戲我畫煙山不較差

題倣倪迂畫

迂翁高臥九龍雲清閟風流海外聞雪後江山青
似染拈來却勝李將軍

題畫八首

開有風輪持世界可無筆力走山川稍容畫作飛



有勞丈室居然攝大千
野人何以倣游子流水聲中把道書拈向河梁豈
無意清時巢許不巖居
桃溪柳陌轉山椒古木荼藤白六朝是處詠歸可
容易毎乘春漲弄輕橈
雪栢霜松不記年從教千尺戀參天過來灌莽千
茸甚畫史難廻造化權
溪藤十萬寫煙峯猶是齊州數點中海外即今多
紙貴可能身是夜郎雄
花竹蒙茸野水紆閒彈別鶴試游魚經春自領湖
山長可奉東皇只尺書
風軒水檻壓春流一帶平岡草木稠心喜應門差
解意只容漁父得相求
青山白社夢歸時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陵煙
雨後最堪圖取大癡詩

# 容臺別集

## 題跋總目







孫男 延緝次

容臺別集總目 終

# 容臺別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illegible]孫庭輯

## 題跋

### 隨筆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識之行也續而忽斷可以見性故道言曰一霎火燄飛真人自出現



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為知己者死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苗手何異於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於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於梟獍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報之功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

一人造業地藏愁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

也

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潛行害道如龍之藏珠也捐名者擴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擴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潛龍弗用祖師印可旋為精進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知潛之弗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亢祖也其說曰名其為賊故師直而為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為國老黃耆非殊絲也而丹碧以為前茅今五品微局名位未極纓蓋猶輕有心是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辨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詳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捉其為阿時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捉其為激國是自出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儆牝雞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抑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蔓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為已甚盡法則無民第國乎不以後着為先着庸醫亦以活人



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也有如烽火初驚而發懲創之策則聽華夷之自相屠戮而一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自相玄黃而兩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帛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卿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王荊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

作家之相贊勝於倚人之相譽何則妒之屬繫非
知之真也知薛道衡者隋煬也知駱賓王者武后
也若乃蜣蜉之撼無損參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
而已

如心畫師想成幽北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
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
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容



於荊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
隨君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溫公也且此所樹
成一完人其所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
東坡筆鋒之利自竺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
力淵其為縱橫之學者洛黨之口業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矣永
嘉集三科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華嚴
六相義但知真知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
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皆轉
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作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痛惡
孰知三省者之為金剛劍乎南容慎言當無一語
傷時而聆募之論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為塗
毒鼓乎

釋悅

玄奘至五天竺國立唯識論所謂真故極成色等



語也所至建利標與彼師洲論彼師義墮則自撤
標而退無敢難者玄奘於是為慈恩宗非直譯經
布藏川途歲月之勞已也唐文皇三藏序未必厥
旨當時在廷諸臣皆承隋氏月露餘習內典有作
不過王簡棲頭陀碑文本色至裴休梁肅房融三
公乃始大暢雖韓昌黎文起八代莫能及也宋時
唯王荊公蘇端明黃魯直兆無咎張無盡深得禪
悅之味溢於筆端凡衲子衣說法文字禪盡此矣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
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功并妙用運水與
搬柴此亦龎居士詩也惟吾自偶諧即臨濟所云
無位真人從面門出入識得此人乃真吾矣第恐
老龎亦覷不見

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所謂
事者非世緣之事相也正謂學道之障能礙正知
見者耳人問古德作何所事答曰一事不爲曰若
如是只閑坐也答曰若閑坐即爲也孟子之言必
有事禪家之言無事正言若反

劉義慶世說新語可謂起夕秀於朱振若傳燈錄
皆妙明心中吐出解性之語以視世說何啻燭火
之與太陽詩大丈人惜未有知此者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華嚴經六相義有成相壞相與此更相發所謂萬
法不動自位當其成即壞之緣如車然本輻所成
如器然本埏埴所成如室然本戶牖所成若衆緣
不合三者俱不得成然則成必假壞成相何存不
必待壞而後謂之壞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有人問禪師曰予來就父爲甚父全不顧師曰始
成父子之恩問曰何以反成父子之恩師曰刀斧
斫不開了心性者一徹俱徹天真自然若宋人所
云常存敬畏正與本地風光沒交涉何以故有作
止故血脉斷故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乎似若存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

和其光光生於明明不與之俱和也同其塵塵生

於根根不與之俱同也挫其銳非銳者終不可挫
解其紛非紛者終不可解此萬物之宗也永明所
拈佛語心爲宗莊子所標大宗師皆謂此宗

天下有道郤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臨濟嘗曰汝諸人望上心不息望上心乃求佛求
法求僧之心我教中近所謂志也若何臨濟訶之



乃自性天眞不緣修證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故
禪家有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之語
老氏又云絕聖棄智凡可欲欲得不知足皆在郊
之伏戎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爲者非一無所爲乃爲其無爲者耳藥山自云
一事不爲其師曰若是則終日閒坐也曰若閒坐
即爲也正是損後語

偶書老子以禪旨爲疏解一二大都天命之性
原無三教修道之教乃有孔老釋耳識得此者
觸着磕着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利瑪竇年五
十餘曰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無常義耶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



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我教中亦云大
時不齊生死根斷延促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
不得作言解也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
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
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念當念即
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
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

絳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晉

經古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寘心任運尚可想大時不齊之意何況一念相應耶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惜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亦吾教中不爲時使者

余稍參竹篦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臥念香嚴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瞥然有省自



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後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中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矣即爲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於戊子冬與唐元徵袁伯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於龍華寺憨山禪師夜談余徵此義瞿著語云沒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又徵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仍瞿曰不疑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憨山禪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此語異時必自有會文袁伯修見李卓吾後自謂



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爲禪悅之會時惟袁氏兄弟蕭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前義伯修竟猶溟涬余詰也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畧披數語即許可莫逆以爲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今愧其意云

袁伯修於彌留之際深悔所悟於生死上用不著遂純提念佛往生經云人夾聞一佛名號皆可解

脫諸苦伯脩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礙也適見袁中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徃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過之舍閘舟中詢其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尋第如今日次吳豈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罷問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為西湖之會有



云兄勿以此會為易易年兄弟一夾此便不可知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讖良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於佑慶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內典參究宗乘後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東南雲水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謂此是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恩有以也

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踐履右溈山語只貴眼正即六祖本來無一物宗旨也故曰傳佛心印若論六度萬行未齊於諸聖得心即佛心矣



天地有日月之動盪故消寧不毀人身之升降闔闢皆在兩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黃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在左目日右目月闔為乾闢為坤一闔一闢謂之道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參得左日右月之機可以擇藥然非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者不免當面蹉過噫微矣二十年前予嘗驗之

吾與子處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吾與

子處於九淵之下矣至彼至險之原也甫莊子書中無神仙口訣可手天台止觀於數息以爲火動爲風仙家乃取此二相是以命根不斷至於華嚴所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又超觀心遠矣二氏同異以此程之

東坡十六應真贊奇矣奇復化爲腐當錄方內朝夕習見舉揚者衆耳君公別行一道齒頰間自有峨眉秀色因息師同參在文字禪中故發語特妙



種種提唱宗風可折果位人脚腰也

永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云云皆勸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修淨土皆以妄想爲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義味嚼然則不能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呷宗說俱通行解相應皆不妨以祖師心收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齊於諸聖推心地與佛不殊故曰盡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惟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法性是日皆具是爲圓修不得以修與悟作兩重案也

淵明入白社聞鐘便歸是深於禪者古德有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後于黃檗東坡近之

昔有參禪老衲聞放下便釋兩字輒有省漸近自然故是禪法



龐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人也余有偶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在頭个是學人真膀樣閒中兒女漫悠悠古德謂閒閒中物拾不得即是禪病閒閒中物拾得即是惜迹如顏子之得一善見也拳拳服膺使是凝滯之物學人須活不得處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昔人論舉首日衆子選耳大悲教人參詳曰須

中鈍榜狀元選佛猶云選官作上聲者非

東坡先生有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有老衲反之曰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宋人推黄山谷所得深於子瞻曰山谷真涅槃堂裡禪也

古人云清心不如省事養身莫若寡欲二語可謂玄禪二藏大總持門終身誦之立躋聖地

三昧猶言正思惟圭峯解云非正不正非思不思



今人以不起一念爲禪定者非宗旨也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心不散亂非枯木謂也故石霜語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侍者指爲一色邊事雖舍利八斗不契石霜意去六祖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皆正思惟之解也

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德山此語與中庸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意是同是異蓋不思不勉人人本具所謂性也聖人則性之耳若謂得不思不勉之物雖思勉亦是菩提豈惟思勉雖不得不中亦未嘗與不思不勉相違悖豈偏甕裡走鱉（有僧謂大悲竹篦子話曰覺子怕太鱉耶）

張拙詩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是六根終不可動也人生未有能不動六根者雖槁木死灰亦必有以使之安在不動耶不知石霜所云動者乃趣向真如之動也臨濟云一念馳求不



歇愛聖憎凡問佛問法是爲動耳永嘉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心境淨時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與張拙詩下轉語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蓋以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何以故萬物性離故若萬物之性果非離則聖人亦不能轉之矣萬物既空爛指安得故禪家有法空人空之說

心地法門猶如下種宗家之語如彼天澤所謂一

雨普潤月印千江諸修觀者皆非了義矣然如耳
根圓通三眞實則於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又與
諸觀門有異蓋以迴此方之機恐他方耳根不妙
如是也今人但慕神通只在兩耳但不能心通反
累三眞實之靈根可歎也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
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
極圓空所空滅此以上猶在生滅中攝直至生滅



旣滅寂滅現前方是那伽大定前是觀末句繇是
宗謂達摩爲觀音化身不虛也
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
般若無知論所破者知也永嘉證道歌有云一念
者靈知之體是所立者知也心經云無智亦無得
近於遮詮經云轉識成智近於表陽明先生識此
發爲良知之說亦是宗門淺淺之談宗之者與闢
之者俱未曾深研法要也

蘇端明文章妙古今雖韓歐當却步良繇韓歐皆
未精內典而禪宗最盛於子瞻之時又有耆宿與
相盤旋是以悟後言語六通四闢餘如無垢無盡
雖深於禪悅而筆不及端明故其文少遜所謂般
若有三有自性般若有觀照般若有文字般若蘇
公可謂文字般若矣
晦翁嘗謂禪典都從子書翻出尚有列子未經翻
出更當變幻不知謂何等語也吾觀內典有初中



後發善心古德有初時山是山水是水向後山不
是山水不是水又向後山仍是山水仍是水及華
法界觀理無礙事無礙如意自在事事無礙又佛
國禪師十牛頌自尋牛見牛牧牛以至入壥垂手
人牛不見等次第皆從列子心念利害口談是非
其次三年心不敢念利害口不敢談是非又次三
年心復念利害口復談是非不知我之爲利害是
非不知利害是非之非我同一關捩乃學人實歷

悟境不待東京永平時佛法入中國有此爲藤也
讀莊列書者皆當具此眼目無論莊列即韓非子
亦有俐於為虛是不虛誑何揚文中子書所絕無
者若關尹子全是珠林玉屑必非周時著書即化
去天地去識一語誰能參泊非慈恩宗亦該之矣
五經論語之外子史文集所有議論不過互相祖
述改頭換面無甚精微之言擊破混沌者而內典
宗門之書間有之如僧至德山曰久嚮德山有龍

潭及到德山潭既不見龍亦不現德山曰子親到
龍潭又僧問世界與麼熱向何處避溈山曰鑊湯
爐炭裏僧曰又與麼避溈山曰衆苦不能到又玄
沙曰諸方皆說接物利生有三等人何法可度假
如無眼人不能以拈椎竪拂度無耳人不能以緒
經說偈度無舌人不能知其所迷所悟又如何度
若此三等人度不得佛法無靈驗也時有一僧出
云某甲有眼耳否請師如何度此等言語皆非子

史諸集所有覺醒人玄談數凌無味矣正是蘇玉
局文字得力處
昔年曾問客藏禪師大悟大徹之人作何証驗藏
公曰但問答之頃不動眉睫者即是少有擬議作
思即非真悟道者今世都應無此人耳昔有僧參
禮禪德問之曰汝從何日發足僧答曰初一日發
禪德曰初一初二尚有擬議否余每念今時人士
各有字有號此字與號乃有生以後互相稱呼但

有呼即應不待思索此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
何異若問佛問法便不能爾雖復明了必費尋求
或以參叩所得者應或以記持所得者應所謂思
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也
衲子有見空劫以來自己者不能透脫即便擬以
為無上菩提此永嘉所謂蘊納在心即為受陰也
若因而接物利生縱橫棒喝如大火聚觸着便燒
如金剛劍犯着便亡永嘉所謂行用此理即為行

陰也爲山爲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此語可畏而可懼已

大慧和尚在川勤會下機鋒横出川勤未深許可大慧不服勤曰待汝一場熱病方知吾不汝欺以後大慧游方果得熱病以平生悟頭對治無一得力者乃復拈樹倒藤枯公案始得了事川勤曰我當初若向汝說汝今罵我去也又玄沙云道人行徑如火消氷箭既離弦無反回勢天堂地獄之所不攝雖有中陰所向自在夫七眞玄學耳猶云參學之時病則從他病死則從他死而宗門大老頗以悟道爲敵熱病敵生死之具抑何不倫然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一大事者生死是也人生無不可以偷心應惟入苦交煎四大將散一毫偷心用不着故曰見鑛不識急入鑪始知錯

孔門弟子之仁日月一至不知仁至之日境界若何趙州曰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無論一月但以一日論將此身心如何安放如何趨向始爲使得也洞山在山四十年地神尋覓不得忽一日見廚下有棄飯曰施主之物何得作賤如此地神即現形作禮自道向來不見之故蓋一念着罪福神即爲見神覰見四十年中作密行三昧可知倘修行無力揶揄不少矣此則不止三月不違已也趙州有十二時辰歌其亦稱和所托趙州呵佛罵祖直欲不挂一元字脚安得多許絡索



又宗家有不答話者曰出家人無補綫之隙安得與汝閒話又有曰惜時不在如同死人方可爲惜寸陰者今人但以一日之內不犯十惡爲修行不知正落無記窠臼未爲無業也[illegible]日予思日孜孜正是惜寸陰

或曰予言思日孜孜似矣但大修行人欲無事於心休去歇去冷湫湫去寒灰枯木去而終日孜孜得無近於馳求非息心道人之言予曰近來有一等宗徒但見臨濟語錄有[illegible]汝一念心疑處便是

題跋

佛魔佛魔俱掃更有何事以此為休歇不知能自信否若不能自信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安得撒手放下以為千了百當渫以故二六時中有三等事一則研窮至理以悟為則一則坐禪入定昏散日捱一則看經參論薰般若種雖深淺不同各隨根器可以使得十二時也

觀師答問常有不經人道語余曾問菩薩處胎受生之後還知前生為誰如所云宿命通否師曰聖人無我但受生之後前生所作術業發現宛然如一日安用自知為張三李四許多我相又余將方應舉日用攻舉子業余問此於學道寧不相妨否師曰譬如好色人患思憶病此人二六時中寧廢著衣吃飯一切酬應否雖復著衣吃飯一切酬應其思憶病相續不斷即作意斷之其病益深李太白詩曰抽刀斷水水更流是也有患煩惱塵緣能障道者若為掃除師曰如一男子有殺父讐懷情



欲報拂拭純鉤畢生奇覓初聞張三二十年後知此真讐本是李四便舍張三直覓李四諸人欲掃除煩惱正為未知真讐也此語與張拙斷除煩惱重增病更覺透徹今紫栢老人集乃不見載知法語所遺多矣

傳奇所載若渡蟻還金娶盲妻放宮女等事後人豈無契同者而報應不必盡同亦有了不見報者豈如詩文撰造謝朝華於已披啟孔子曰視其所以言與之同事衆人能知也觀其所繇言與之同念鬼神能知也若突然兀然無依無欲與之同心則非天不能知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又況於人乎故曰祭其所安雖然大聖人自待甚重曰知我者其天乎似天亦有不知者雖復不知曾不為怨以故二帝三王之報有時而盡仲尼獨以為世為土論至於此則內典定業之說又落一等矣晦翁解以為觀人之法要亦學人日修之法也自修者

必以此自勘

吳山有一僧至雲間傳其師形色天性一難曰形色既是天性請問形色壞時天性壞否若天性獨存則與形色是二非一何云形色天性若天性隨形色而俱壞遂成斷滅難可了知余時會食拈一草曰此是形色天性又拈一絹曰此是形色天性良以真如隨緣不變真如無一息不隨緣則形色無一息不天性蓋四生六道之中剎那剎那流轉不住誰非形色但就四大各離一時分段之軀為形色已壞者無有是處古佛不云乎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華嚴六相義曰不動自位而爲壞以此推之吾人二六時中念起念滅皆屬形色不生不滅者即起滅不停時天性也

雲巖寶鏡三昧云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黎牛白牯大衆生自安於下劣故曰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非寶几珍御示衲子既有悟頭便起我慢故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牛白牯却知有以掃其悟跡也洪覺範註解本此蓋是接物利人之鉗鎚要亦描寫本地風光通一線道耳何則以有下劣寶几珍御則不住下劣邊可知以有驚異犁牛白牯則不住尊貴邊可知故宗家有尊貴墮昔玄奘在西土立唯識義彼國諍論者各立剎竿互相詰難有義負墮即倒却剎竿豎之名尊貴以此

中峯語錄叅高峯師師問曰間作得主宰否中峯云作得主宰又問夢中作得主宰否中峯云作得主宰又問半醒半睡時作得主宰否中峯擬議即被訶斥以此更叅乃有悟入吾不知中峯悟後半睡半覺時果能作得主宰否若作得主宰即是六識何能了事不見圓經所云汝當當下自知非自已靈光常獨顯六根門定觀經乃云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知其所謂滅所謂

疑所謂不滅所謂不凝者純是六識用事安得太平矣六祖知非之旨矣故曰菩提無是處是則非菩提世尊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紫柏老人作雪山修道贊曰明星一點是非蝶瘢得兒孫將汝賣有講學人以世尊一手指天等語爲夸慢正是癡人前說夢

事有古人稱拙而後人特巧者亦有前人所易而



後人特難者如岸水之變爲堅冰非由之變爲阡陌巧勝拙矣及參學事乃不然二祖以下南岳以上師家點化曾無多事一聞千悟得大解脫不可不謂之易不知何年始於參話頭着到其初以無義味語置於識田密密根究如循沒百萬財產又要百萬納官若無了日及得徹悟又將一千七百糾葛藤一一生疑始爲穩坐知家商英自謂托缽話外無不明了先率悅呵之曰此既有疑其餘安

得無疑而大慧每以麻三斤乾矢橛等話教人辦一片至誠心參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或不悟亦可世世不墮惡趣生生不失人身此之爲難比二祖南岳輕輕點綴便紹祖位者何啻百倍至大慧之師川勤語錄則曰一千七百則公案但有一悟入其餘不必盡有契同此之或難或易皆因往劫般若種子有生有熟衍業發現亦縣甚方教體有盛有衰臨濟一宗宋以後遂法窟草深也



古人以水喻性荷澤得法於曹溪指出心體曰水是名以濕爲體心是名以知爲體最爲片言居要乃永嘉曰靈知王陽明曰良知瞞翁亦曰虛靈不昧其語似有淆訛若爲分析曰永嘉之所謂靈者即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了了常知故自言之不及非以能思算能注想而爲靈陰符不神之神也若朱子之虛靈不昧則謂其仁義禮智之所自出如見孺子

入井即起惻隱聞嘷號聲即起羞惡動於善者機也陽明之良知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情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致良知夫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於禪矣而知善知惡是良知與晦翁虛靈不昧何嘗相悖世有宗良知而詆晦翁者舛矣若以水喻陽明所謂良者清濁未分之水乎晦翁所謂澄著清濁既分但取其清以爲源初水乎雖然晦翁固迥異於禪陽明之禪亦非張無盡張無垢之禪也爲其認定無善無惡以爲心體即與不垢不淨相似而與不生不滅猶懸不見楞嚴經耳根圓通三真實有常真實乎佛言常光現前祖言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的法華經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惟此靈知輝天蓋地亙古徹今豈無善無惡便稱了義至於知善知惡更落第六識宗門轉識成智正轉此識何謂良知永嘉云法身般若解脫三者一念全具方



爲一念相應此靈知之自性夫般若解脫亦有不兼法身者而證道歌又云法身了却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物何耶龐公稱子豈可共語話也宗家有語者斷其無語之物有修者修其無修之初顏子竭才方見卓爾博文約禮孔子所以竭其才譬如明珠沉於海底必涸大海之波濤然後見之故溈山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立地成佛若有一毛一絲沾帶則謂之挾帶謂之借借臨濟所用金剛王劍正謂此等孔子許顏淵曰知不善未嘗復行夫不善者豈謂身三口四等不善哉毫釐係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是已他日又曰拳拳服膺是猶有得膺之物在故判爲三月不違未見其止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止則罷參矣

昔有大德於如是我聞四字得悟此經觀自在自在二字便可單刀直入不必讀徧全編又況六百

卷大般若經也何以故自在即是法身見法身者即是觀照般若六祖所謂大圓鏡智能出生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也永嘉料揀有般若法身解脫三者一時具足乃爲徹悟惣之在法身中一了百了若有時在有時不在則非自在故曰放下便穩此又心經之心

自性三身寶即在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故世尊云奇哉衆生有如來智慧德相臨濟云汝等諸人



身在雲霄心在糞堆裏如彼老鴉此意可參也但想叅時愈遠耳只謂此事太近文殊於楞嚴經儘力讚歎至維摩遂以默然爲不二法門

永嘉以法身般若解脫分爲三又曰法身覺了無一物蓋人人具有法身但不了覺耳此了覺即般若也吾人於般經須悟道只如是我聞四字余謂此經自在二字可作六百卷註解

如幻即離青山白雲離幻即覺白雲青山雲不可即幻復誰名以爲幻也傳塞太虛游氣亂清以爲非幻也如意自在絕膜忘形欲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　跋離幻上人卷

## 雜紀

天啓四年秋河南撫臣程紹以傳國璽進其昔時官禮部左侍郎故事進奉必蹤禮部以掾表副使張夢鯨先有摹搨絹本得此藏之家以爲家慶璽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螭鈕高



一寸八分進之日爲十一月十三　皇上御殿傳視廷臣受朝賀羣臣稱萬歲三舞蹈而出有詔賞賚撫臣以下有差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宰相事也戰必勝攻必取大將事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論之外者也有相則任將必得其人如李鄴侯贊皇是也土木之變已是無相于忠肅之成功韜無相以撓之若更有一人在忠肅之右即爲掣肘

又使有諸言事者旁撓之則社稷為重君為輕之
語能無不忠不道之抨擊乎遂左之役無相無將
而又有言官以不可為辭中丞疏云遂左之亡必
亡於臺諫之手遂為篤論矣此時雖有忠肅當濟
乎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借館寮以居而與子過自
縛屋三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嫗餉之
曰內翰一場富貴畢都春夢也東坡然其言海外

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
視今之士大夫何如耶樂志論故隱論語然開口
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遠矣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見也
銘略曰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
我所欲往十夫可移與水升降除地布床又云豈
獨臨水無適不宜會有佳客或命月馳無脛而遊
無翼而翔子由亦云吾兄有何塞閉立柔視身

如傅荀完卿休山磐水婧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
俾民憂頼泉甚清損谷孔幽風有翠幄時有赤油
匪舟匪車亦可相似

岸公匆歲入昌溪休寄山深處採茶加以焙製分
布好事家且口授火候炙曲覺君謨茶錄猶為迂
滑陳微君錫以嘉名進之果仿而啓若上乘說偈
言要使喫趙州茶者洗佛阿滌腸胃不負授記因
緣也

絕學無為者禪栖惟恐不深了斷生灰者經行屢
其不遠然修證雖殊勞逸自一在佛擔簦究竟此
游山耳奇峯上人以拾字紙為生活忽謂余紙拾
已竟盡雲活水是我無字處因為書此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請
趙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
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illegible]
青囊中書九卷不言相宅乃卜築前知之術門人

未及讀而爲火所焚今世所傳青囊僞可知矣
抱朴子云洪聞之諺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
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山林間羽客昇仙哉夫
草澤間士以隱遁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
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况仙
眞者亦何急急令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孔北海告棱劉玄德玄德喜過望曰孔北海亦知
有劉備耶曹公視北海不異敵國曹劉皆人雄未



易動也
昔年見一書載崔鶯鶯有子七人客有言風風一
將九子者余以爲喩然其書不知所出今日讀鄭
恒爲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瑱瑯瓘玘璿琬女一
適盧俱恒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化
間出於魏縣廢塚古之淇澳也碑立於大中十
二年當以今事記歲月參攷之
張東海題詩金山有西飛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

冷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海內名
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夷
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狎書尤佳今見
者少耳
余每聞吳中袁尚書之清德今年以賦居至一樓
房居亭曰此樓不甚久曾爲袁尚書賦之每就樓
上炊炊者處屋甑無色其貧如此
袁尚書婦無視孫女以絲縕衣尚書嘗歎平生不



能擧每市硯爲晚餐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餽以十
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翁文之戶呼
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踈此然每攜
鼓泛湎一日不能廢也
吾松前輩曹定菴以憲副歸里巾家甚貧太守使
人餽粟以斗爲數易貴前太守以粟至曹公不受
作書曰老夫不食三日矣不敢虛賢府公之賜其
介如此此公嘗不愧古人若蘇之袁安節則定菴

之流也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淹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壺觴對引翰墨間作吳苑酐眞娘之墓荊蠻尋嬾瓚之踪因已將吞具區目睚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既悟炊粱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惟求羊是群出則千峯萬壑與汗漫為侶茲余兩人敦此夙好耳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余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曨以為城也至詰旦水也竺典化城無廼是乎

北固山在京口有米元章膀書天下第一江山寺名甘露寺在山下平岡逶迤里許鐵甕最勝處也

辛卯五月四日余與陳從訓李將軍游眺

惠山寺余遊數次皆其門庭耳壬辰春與范爾孚載振之范爾正宋𦮼原道共肩輿從吾門石上路窄險孤絕無復游人捫蘿攀石涉其巔際太湖淼茫三萬六千頃在決眥間始知惠山之大全

吳中山有兩支一自大陽山起迤盡於天平金山皆爲獸形其山石帶土一自穹窿起迤盡於上方皆爲魚形其山土帶石蘇之勝在具區具區獨有七十二峯

搖城在府城東南越搖王居之今名大姚米元暉有大姚村圖謂此也



梅都官因梅聖俞晚年謫事卜築滄浪之傍與蘇子美爲隣

石湖別墅在橫山東宋范成大創因越來溪故城爲亭榭內有天鏡閣孝宗賜御書石湖二大字范號石湖居士以此

吾松之山細林以古賢名爲名鍾賈羅余以居人姓爲名惟[illegible][illegible]辰以山之形勢爲名似鳳天馬

以鳥獸爲名神山原名辰山在諸山之東南次於
辰位今作神者訛也大都江山自開闢以來何有
名字皆世諦流布相承㢠耳詞人挾江山以爲境
江山亦以詞人爲境齊魯青不了澄江淨如練是
爲山水傳神寫照語也山水亦樂得之

吾郡九峯之間有小赤壁余頃過齊安至赤壁其
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倍之山
靈負屈莫爲解嘲昔時名人幽荈如是因書赤壁
一正向來之謬然余以是并疑吾郡有小崑山未
知去抵鵲村路幾許使余得鑿空游之或亦如小
赤壁不須多遜也

澄鑒寺在中瀕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近仲
醇修葺之余爲題其門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其
幽勝可知矣

客從黔粵來述點蒼陽郵之勝乃賦家未曾題一
語也如高人閒士嶔居僻處迥絕人境而弓旌不



到竹吊無書方之東南丈山尺水便有點綴如石
湖虎丘云云者真有幸有不幸矣第不知埋名剷
采亦復山靈所自幸否

三衢有爛柯山是王積薪遇仙處石梁亘空六月
不暑

武夷有大王峯峯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爲魏王子
騫曾會群真於此奏人間可哀之曲

武夷接笋峯奇絕爲天下名山最佳處余不能登
峯舟行仰視已在別一世界

普明菴在沙縣東山菴始建理工余爲題曰普明
廣數十丈邑文學其成之而木有立石石有題字
水蝕其半余意得之爲宋馬少游墓然何以在洞
流最深處而又以菴成忽踴出揆之物理皆不可
曉

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影
葉落桒柳依依

洞天巖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其上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著靈跡其巖廣三几二摺高三仞餘滴水不絕聞人來之賞也余創而深索之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詩歌五章巖中有流觴曲水縣令徐君與余飲竟日頗盡此山幽致

錄於徐文貞公續集中譜迂直先生集引因念鄉大夫修誌當採以傳而恨未覩其集也茲從其孫見先生手書詩若文大雅平淡正始之音蓋陶南村楊東里風流未遠不作鈎棘翻空習態而書法亦近宋仲溫特關窓信筆不甚作意本色故可想見也文貞公於近世名公之集鮮所許可顧以先輩典型重先生而以先生之不用爲世道惜品藻和此非今呲予所能知矣

世人以生時爲定命釋家則謂之定業定業唯異宿命通者能知之吉凶禍福與善惡不應者果報也與善惡相應者花報也花報在現世人人可以理推果報在前生雖李虛中張果老亦窮於術吾未知受越瀧著此書有裨於星平否雖然其言五行生尅之變則幾矣世有明眼人必能賞之

王弇山先生戒子弟勿攻詩恐爲舉子業病即弇山舉子業亦猶也王文恪瞿文懿聖於舉業皆不能爲詩乃近時詩人往往拾青紫如俛拾則何以故豈往哲無兼材而時流多雙美乎蓋文章之敝至今而始露其解粘去縛不主故常不落言筌者皆詩法也假令王瞿而在必易其故轍否則拱手入老經生隊矣余始識京山李宗文於童子科歎其早慧何諸不極夫楚十餘年而王幼度傳其杜曲集追論之不單元白不沿王李解粘去縛超乘而上所爲文章法有其在即稱詩又奚爲舉子業病乎宗文爲木齋先生之小阮當爲宗文傾秘密之藏極其才情之所如以丹其詩弇山爲失言矣

昔王心齋先生居泰州爲賈人居停主較然不欺人歸之如流水先生自悟忠信可以動衆獨目不識字無如聖人道何也乃就塾中聽學究課童蒙久之又從縫掖爲經生師者聽其解傳註爵然有省先生乃自立雖有問其説者驚詫曰此非吾輩所及越東有王陽明公者其指類是盍往辨諸乎先生以弟子禮見陽明既數日復疑之請陽明還四拜[illegible]明如所請不稱師而今徐曰仁諸高足與酬[illegible]先生乃更執弟子禮爲陽明羽翼而是時有會首舉林公春者師事先生先生無所遜也今吾鄉徐象野亦起家居停以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雖未嘗高談性命要以舍什一而風雅既治生而速生豈夜行不休者可同日語哉余友陳太僕高亮少許可顧心重君爲之立傳斐然千言摹寫神照蓋有名鉅所不能得之太僕者而[illegible]得之其與林公之重王先生無以異也君今年八十所爲八千歲春八千歲秋者斯文在矣



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極才人之致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繇天骨非鑽仰之力澄練之功所可强入蕭氏文選正與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韓柳以前此秘未覩蘇子瞻以筆勢崢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猶未得十分謂若可學而能[illegible]書史云若其氣韻必在生知可爲篤論矣余初釋褐時琴師錫一手調余學之謀於嚴中含中含曰此事極難但初下指一聲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余悟其語遂輟琴不學嘗見妄庸子有摹倣黄庭經及僧家學聖教序道流學趙吳興者皆絶肖似轉似轉遠何則俗在骨中推之不去文亦[illegible]拔心未必爲人所憎厭也唐宋文人著[illegible]其數亦滅殆盡而獨韓柳歐蘇曾王江湖[illegible]陵虞[illegible]辟之書各有門庭

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叅尋毎舉示人不得解者今爲平仲書勿視爲心人也 魏平仲字冊

玄宗幸蜀時曰此去劍門水綠山青鳥啼花落無非助朕悲悼故知嶠詩之工羯鼓催花聽霓裳曲時嶠詩乃如嚼蠟耳文生於情信然

白香山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東坡感其語以樊素竟棄香山去矣獨侍兒朝



雲與坡公終始斯以自喜然又有嶺南之謫此蒲何幸得附兩公以傳又豈止杜甫少游黃鸝野鴛之論乎

白香山得法於鳥窠有六漸偈深入禪悅不知何以多爲情語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蓋千古壯夫惜時之感魏武老驥伏櫪之句甚令人擊碎唾壺豈關銅雀臺伎者耶知此可與讀琵琶行矣又樂天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此亦所謂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剌當時賞人行徑所云又抱琵琶過別船亦可爲琵琶行解也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詠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



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練玉繩低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奇語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能嫽然齊觜以還神氣都盡矣

東坡戒殺自謂經憂患之餘今有不罹世網而深念物命行刀塗火塗道澹滋味養悲心者尤可尚也

于蕃贈余七言近體二章格調雄厚詩人之超超玄著者中有半愁語余亦慨其意然亦成詩識矣憶余丙申持節長沙有題畫寄友人陳徵君補醉詩云隨雁過衡嶽衡陽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離騷經蓋十年而余再游三湘事與境會若有為詠懷者又甲辰出山又有題畫一絕六義皆雖到門孫鴻幸相恕緣加湘楚游歷是離憂繁及余行部以法長諸吏人楚吏愁又有咙咙諸余自解組



歸猶恨在側令八十日之後二詩皆成詩讖余與于蕃贈言而二人出處有定數何足逆計也于蕃寓書於余謂以好妝余嘗裝為之游大當人欲稱而淸士好之特甚余則幸矣于蕃得無有詩人之窮也乎

李道生枯蘭再花詩刻余不以為花諸直以為詩之緯書豈君家太白所云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者此花為晚花乎大都詩人於下來詩魔有所不取即其枯境龍蛇之蟄於隆冬者翕氣守也醉醺之醉以千日者酒力厚也太陰煉形五百年應真入定一小刼榮可枯枯可再榮亦何常之有顧其枯何若早道生刳心去智而專力於詩今因枯後再榮將吾安得以發冏香通姑蔓等常語綴其後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概讀長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聞道



者不待參鳥窠禪後方能為入漸偈　動靜交養賦

悲秋為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韶而止為之後者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玉之外別構一奇雖古言盡去而典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騷耳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　秋聲賦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可為文通此賦轉語陸魯望祖

之曰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使劍對樽酒耻爲游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別賦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狐精也其推服如此宋元章又稱荆公書絕似五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傚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宋人特工於詞曲蘇歐秦黃其最著者惟王半山爲之風骨稜稜脫去豔冶態雖秀鐵而擬冷不得以教壞人家男女相悅也



顧光祿令清宇於前已卯歲造青蓮舫余時與莫廷韓徐孟孺宋安之輩常爲泛宅之游距今五十年矣原之思其所處亟爲修飾山吻開笛人物耿然獨百穀詞翰依依當日情蹤宛然在眼題此志慨

金陵春卿署中將有以松蘿茗相貽者平平耳歸來山館得啜尤物詢知爲閔汶水所蓄汶水家在金陵與余相及海上之鷗舞而不下蓋知希爲貴鮮游大人者昔陸羽以精茗事爲貴人所侮作毀茶論如汶水者知其終不作此論矣

國之有是非猶中國之有夷狄不容並立必有摩懲夷狄者而中國安必有排抑邪說者而清議立若聽其自相角而袖手旁觀以免於謗怨是夷狄中國聽其自相屠戮而曰恐夷狄之怨也可乎

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加英雄天下有事



則賢者得以識力而治不肯猶之宋廷清之奪袍李景讓之衆杯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矣土木之變于忠肅第一少司馬豈無公卿在其右者而舉國聽其成筭無敢或謙是其驗也

容臺別集卷之一 終

門人徐士兹閱

容臺別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 題跋

### 書品

唐人書皆廻腕宛轉藏鋒能留得筆住不直率流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彼但書法即畫家用筆亦當得此意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爲法所轉也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書法中非虞褚可當以其無門也因爲唐人詩及之

褚河南書如瑶臺嬋娟不勝綺羅乃其人以大節著所謂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情偏艶顏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凜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書如爭坐位祭姪蔡明遠劉太冲馬病鹿脯乞米諸帖故爲烜赫有名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落落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癡人前不得說夢說着如端人正士便作算子書安能使木佛放光照諸



天世界耶

顏常山兄弟忠義大節惟褚河南不媿而魯公書法變動奇宕不似登善瑶臺嬋娟姿媚自喜蓋書法本同工力但魯公以艱危增其氣耳又不知河南入長沙書後更如何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余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海岳書自率

更得之晚年一變遂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
學古而不變者也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猶
非篤論若米老所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則
以勢為主差近筆法今榜書如米老之寶藏第一
山吳琚之天下第一江山皆趙承旨之上雖顏魯
公猶當讓席其得力乃在小行書時習意結構也
書家之結字畫家之皴法一了百了一差百差要
非俗子所解



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二歲學畫今五十七人矣有
謬稱許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
畫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
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與趙文敏較各有
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倣歷代
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
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

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
軍臨池池水盡黑假令耽之若是故當勝余於趙
亦然米老云吾書無一點右軍俗氣吾書無一點
李成關仝俗氣然世終莫之許也政恐余所自許
猶類憐兒不覺醜耳
邢子愿侍御嘗為余言右軍之後即以趙文敏為
法嫡唐宋人皆旁出耳此非篤論文敏之書病在
無勢所學右軍猶在形骸之外右軍雄秀之氣文
敏無得為偶能接武山陰也雖然其可傳者自成



一家望而可知為趙法非此則鮮于康里得益驅
墨苑矣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此趙吳興所
以不入晉唐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
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
善學柳下惠者參之余學書三十九年見此意
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好於黃庭

像賛外有筆思米元章以爲經生書又云是一種
好僞物余曾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主人追欲朱
提力不能有遂落賈人手如美人爲沙吒利據去
矣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西非雖俊
媚恨其束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若兒子輩能
學之亦可適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行書十行不敢楷書一行米南宫語也時一爲之
以飲泮氣竟此紙凡十起對客信手孫虔禮所云
顧怡孫闕之難也



蘇端明畫古木竹石贈賈耘老欲好事家月給米
周賈者方與之余書畫浪得時名潤故人估易者
不少又吳子履筆借余名姓行於四方余所至士
大夫輙以所收視余余心知其僞而不辨此以待
後世子雲又不知蘇公有此否也蘇公好爲人作
書但棐几筆精張牋素以俟便得乘興若求其書
必不可得余亦不喜人求對面作書即勉應之亦
不能工又俗子自稱解書者不應也

昔阮居士手自蠟屐曰未知一生着得幾兩屐余
自十七歲學書今七十二人矣未知一生紙費幾
何筆退幾何在禮部時高麗進貢使者詢知余生
堂上便謂與事想筆跡亦傳流彼中又同年夏子
陽黄門使琉球歸追請余書以應琉球使人曰彼
國中所寶如白集故事不如諸夏或在此耳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吾如浮雲老杜語殊可
咏又云惜哉功名迕徒見書畫傳似猶不免微態



吾書無所不臨倣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
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
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踪晉魏斷不在唐人後乘
也

盧鴻字浩然亦曰鴻乙余題戲鴻堂帖曰飛冥易
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闕鴻乙堂或免斥鷃笑用此
事也嚴君平爲冥鴻鍾元常書如飛鴻戲海又宋

劉次莊有戲魚堂帖而浩然亦有草堂圖行於世

孫虔禮所稱書有五合余無感惠殉知之合而亦無意遠勢伯之乖身爲士大但以此爲悅生之事雖讚毀非所問也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錢雞毛筆書此篇迅疾如追風逐電然無凝滯皆是顏尚書米漫仕書法得來書家當有知者

憶余爲此書是甲辰冬時余初有楚中之命偃蹇不欲出頗念山陽語可以自老書以見志今年秋解綬歸來雖落彭澤八十日之後然再披此卷差可不愧矣閩于蕃於余書有昌歜之嗜當書告墓文以貽之

丙午除夜前二日憶雪不可得家有王右丞郭恕先雪山須雪乃懸壁遊賞今年未之試也遂覓寫雪賦一篇若上元無月當燃燭寫月賦

昔人以剩灸美新爲後人贋作此太玄賦又是辨誣公案故書之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横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散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亦不免爲名使耶



文待詔每旦必書千文一卷余此卷先後七年紙成堆墨成臼無望矣書道安得進乎

千文凡書四截先後作止筆墨間闊幾如寫一大藏經今至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吏牘之餘余所愧于清叔夜也

江右茸侍御所以所藏鮮于伯幾書老杜茅屋秋風歌見示余爲跋其後并臨一卷侍御頗許其相

肯不知余乃降格爲之耳因識於此

隱居所謂此一人或即許先生也今閣帖中多許書黃長睿米元章各有辨誤況王若愚秘殿做書摹版尤爲失真吾嘗謂右帖不足學學書必見真跡以此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此吳太學集余書而填廓入石者以余不耐多書故也昔蔡君謨書畫錦記每一字輒書數十擇其合者存之名爲百衲碑吾鄉陸文裕公書一紙嘗廖十餘紙書家之不欲自見其瑕如此今余既多所存鮮所廢令太學得收其疵卒輒爲一軍則余實拙於匿瑕太學不能爲余護也然其結習之勤所期托吳太史之筆以不朽乃公者真孝子事矣 吳憲副養微行狀

不覺利欲之感情一語乃此篇提綱非此何以服禮法之士哉頗光祿詩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酒徒故不易承當也



弇州公嘗呵唐宋人文字如此篇索之四部藁中曾有一否王公且爾況蚍蜉撼大樹者哉 杜樊川晚晴賦

韓退之桃源行謂神仙渺茫子瞻祖其說謂漁父所見乃避秦之子孫世居武陵者右丞此詩真爲淵明誤矣然退之從子湘在仙籍子瞻一生好輕舉延年爲通人之一蔽何獨於武陵人致疑耶右丞作此詩時年十九及中歲好道晚年有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之語當亦有味於韓蘇兩公之持論矣



蔡忠惠公進小團茶至爲蘇文忠所譏謂與錢思公進姚黃花同失士氣然宋時君臣之際情意藹然猶見於此且君謨未嘗以貢茶干寵第點綴太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東坡書歐陽公滁州二記知其不肯書茶錄余以蘇法書之爲公懺悔不則蟄龍詩句幾臨湯火有何罪過凡持論不大遠人情也可也

張循王之孫鎡捨宅爲寺有發願文集米元章書
爲之行於世今五百年矣寺廢復興則余友吳中
丞本如爲方伯時金湯之力得山辭師悲瑩茲來
住山將引同志爲四十八願衆生以錢力爲腦髓
昔時深山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雖通都大邑猶
如緣木之魚蓋戛戛乎其難之然張公願力能感
五百年後之宰官慧公願力何難信當世之長者
慧公勉之



今日觀周寄烟雲過眼錄有陶隱居寫小楷黃庭
外景經與大洞經此二經尚無石刻何論真蹟又
有楊凝式書千文今皆無傳想見元末國初法書
猶爲褱中之盛今東南惟晉陵唐氏姑蘇韓氏纍
水項氏收藏差富亦漸爲好事者所攜此外寥寥
無聞余行游天下往往地閱千里無一卷一帖可
入眼者欲如米老之作寶章待訪錄矣

羅大紘鶴林玉露談山居刪適之趣可以動悟攻
恐緩綏之流以爲不情語耳余自出春明來十餘
年日涉此境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不敢以貽貴人
惟一丘一壑與吾同好者方爲拈出所謂一日清
福上帝所靳吾輩不可不知足爲達者笑也

詩家以曹氏父子爲三祖若其文章之品惟屬陳
王蕭選所載爲表爲書皆聲叶宮商體合風雅未
有勢險節短若離若合如子桓此篇之蕭散縹緲
可歌可舞開晉人清言之端洗子雲艱深之習子



建安能獨占八斗真難爲弟者矣

每至暮春稍日寫蘭亭叙一通今日册次湖上篋
中得烏絲唐牋但可作行楷遂書此序自正月
至今兩都士大夫未得黜幽之期群飛刺天黑風
鼓蕩人人自危安知有黜陟不聞之適乎此時寫
盤谷叙較勝蘭亭多矣

今日偶讀山谷老人題跋隨意書數則其推挹東
坡千古交誼可想李伯時米元章皆叛公於追論

元祐黨籍之日當時物論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世人以須臾富貴而賣友排賢至有助之羽翅而友戈相向者其於忠孝大節何有也丙辰二月之望偶筆書此一似詩讖是年八月二十日重題志慨

范希文岳陽樓記宋人猶以爲傳奇文東坡醉白堂記一似韓白論耳文章家之重體如此若夫希文之先憂則不愧其自許矣宋之古文實蘇范公



推尹師魯開之又以公書法絕類樂毅論雖文與書非所以重公在此道中未嘗不稱當行名家也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幾得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搨徐季海書洛州府君碑以其意爲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 晝錦堂記

余曾書古詩十九首自鍾王以至蘇米各擬之爲十九體山東許尚寶一本新安門生方胄子亦一本與此而三但此本不用各體似無忘羊岐路耳

朱陽舟次奉陳琪華館丈良觀談義與吳文肅家藏米元章書離騷經世世珍之蓋李文正題爾爾余獨命之蔡元長然以沅蘭湘芷不當辱於姦相之筆明知非米而仍命之米正是權教非實語也琪華丈肯余言且謂蘇黃米蔡正是蔡元長今爲之君謨書請中自具史家衮鉞聊記之

鯨鯢薦食海若震驚大中丞張公夙受圯橋之一



卷親統越絕之六千築觀獻俘殺虎徵應公是以有此詩春容大雅則杜陵縛雞之篇體物恢奇似昌黎驅鱷之作緩帶臨戎登高能賦殆兼之矣弁以拙書詳見圖跋 張中丞射虎行

此趙文敏爲仇山村書者余得觀其真跡以意做之後有鮮于太常跋云子昂此書深得北海筆意與其他應酬人情者不同乃知古人以偶然欲書者爲一合非云出自妙指縱橫皆合也

王右丞應制詩昌黎所云愉樂之詞難工者不為摩詰設也古人才大無所不宜耳

裴將軍舞劍張長史運筆吳道子畫變朴魯公輩人也因觀魯公真跡臨之

婁水王尚書家藏顏魯公贈裴將軍詩余曾臨數卷此其一也今為伯應所收伯應自其尊公幕府携來所謂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廻若且見之海上舟師何止公孫大娘渾脫舞可助書興余惡札



益自愧矣

右米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別刻惟晉陵唐君俞有宋搨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生不知幾十本顧於經文時有脫誤獨所謂三盜既宜者改作既寘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鑿空信筆也

右李後主詞刻於淳熙秘閣續帖者後主傳摹鎸法七字世人罕能得之其詞悽惋真亡國之音也

然在詞場中猶不失作南面王當得銜官周美成秦少游輩耳

李後主書太白詩出於歐陽率更蔡京師之所題徽宗書畫皆用此筆意余家有雪江歸棹圖楚公跋正同要得散卓方可為也

東坡大江東去詞舊名念奴嬌又改為百字令後即名赤壁詞余以胡浩然宋謙甫檃括二賦皆於賦外旁出二十餘字故限字為此於字無出入於



腔不無出入也然次闋可為東坡傳神東坡取忌不在口在筆文與可嘗規其作詩詩獄之後當為詩益甚前賦以曹孟德比時宰故曰時宰欲殺之時宰巳矣賦自千古常新耳

東坡此詞次闋自傷不如周瑜之遇主子美一飯不忘君同意

燈豚三百篇以花影為亂最是達人大觀人間世可歌可喙之事誰非花影何但觀燈 跋王觀察花影詩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俯首詩訓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曠蕩恩無涯不免器小之誚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可爲文通此賦轉語陸參望祖之日丈夫非無淚不灑别離間仗劍對樽酒恥爲游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甞被命倣黄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研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宋皆不及也蓋謂楷書得黄庭樂毅論法吳興爲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稍反吳興而出入于敬同能不如獨勝余於吳興是已

余少時寫小楷刻畫世所傳黄庭經東方賛後見晋唐人真跡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本所能傳旣折衷王子敬顧愷之自成一家因觀昔年書月賦漫題

久不作蠅頭小楷偶然欲書爲竟此賦大都學女史箴筆法今人罕見之不知吾所自也 雪賦

悲秋爲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鄶而止爲之後者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玉之外别揣一奇雖陳言盡去而典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



騷耳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 秋聲賦

高麗側理隱起界道因而用之雖黄素黄庭之纖成朱絲不是過也孫虔禮以紙墨相發爲書家一合有以哉此書在處當以鵠鶴名館知足不辱居然鳳德 書鴻鶴賦

仲宣登樓賦在依劉荊州之日余至荊州訪其遺跡惟城樓刻此賦耳賦亦非古人名手所書不如曹娥碑之有右軍北海筆也

往余以黃庭樂毅真書爲人作牓署書每懸看輙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題牓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槩讀長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聞道者不待參烏窠禪後方能爲八漸偈 動靜交養賦



東坡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書硯銘

擊壤詩有云爭先徑路機關惡向後語言滋味長白香山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系明云舉世豈爲身後慮何人皆省事前空皆雀子王此銘之鼓吹也

西京十人侯其顯者具史傳若勃欲王吸亦必有一將功伐太史公不書則萬世不能憾故知汗馬奇勛必假柔翰而重又列侯有四十三人乃呂后朝陳曲逆所差次顏師古以第一至十八爲十八侯屢項與劉韓彭最著以是呂后所收遂不齒及當時無一男子訟冤如唐時椎碎韓昌黎碑事亦可嘆也語至此惟范少伯堪以金鑄子房雖從赤松游番落第三有噲後之恥矣 十八侯讚



布余庚子歲所臨閣帖凡得五卷一爲余門人魏濟明工部所請去其一卷爲東昌許周翰太守藏之今止存一卷又一卷不甚全亦爲友人分割漸散失盡矣此二謝書亦其餘也俞彥直以高麗紙徵余書屬趣裝多酬應不能輒暇因拾篋中書所謂神怡務閑所稱合作者以之塞請云

鹽官陳奉常家藏米襄陽真跡感慨激昂自以書

無知巳獨不憶子瞻所許洧標絕俗之詩隹妙入神之字乎蓋紹聖間時移事變禁蘇黃之跡未奈亦諱言知己交態如此何論蔡天啟二甥小小物色也獨其書韻逸中法度森嚴一爲倣之巳巳武林鄒孟陽訪余山中見此卷輒瞠目叫好謂米顛之作以米家筆書之雅稱雙美收置篋中歸視識者恐不免痂僻之誚

臨蕭閑堂帖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之古之成書欲後天地而出其持重如此今人朝學執筆夕巳勒石余深鄙之清臣以所藏余書摹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余行世余甚懼也雖然余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書各體以副清臣之請

臨古齋帖

蘇端明遇佳紙精筆橫陳几案輒自作書不休有從索書者輒怒不許近時祝希哲亦然余雖好書



都不自作書毎勝日閒窓爲人所強而應者當時率意塗抹寧知後來盡用入石不得少藏其拙也耶因觀書種續刻題此

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百萬貲吾皆籍没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米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其處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以離者非歐虞褚薛名家伎倆直要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吒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

蒹葭帖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借唐榻戎輅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蓋猶近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橫溢極鳳翥鸞翔之變也閣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臨書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世將宋儋諸跡有其意矣

辛卯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單炳文論閣帖止皇象宣示王廙二表不及二王書其精鑒如此蓋恨素所云右軍真不如鍾之論也廙書大類宣示表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曹涇楊氏之衍澤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



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輒爲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苦其難合也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妍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也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摹刻石於北宋時者以褚摹較之有異趙子昂得獨孤東帋二本一作十三跋一作十七跋正是此種以藏鋒爲綱骨取態弗論也丙寅中秋之望

蘭亭敘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



摹下真一等群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証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爲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蘭亭敘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載禊帖考尚有以草體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

歎乎

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卽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葢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絕肖此爲異耳

隨手書禊帖乃脫數字此不常臨寫所致甞令如吳興日數十紙卷豈有是耶書以志吾愧

因書蘭亭叙有脫誤再書一本正之都不臨帖乃



以勢取之耳

蘭亭叙以行欵爲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珍帖乃知續鳧截鶴皆不爲害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爲唐賢秀穎第一此帖豈其衣鉢也書授清臣清臣其寶之

此本發筆處是唐人口口相授筆訣也米海岳深得其意舟過崇德[illegible]識

定武禊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今其客廖瑩中縮爲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已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爲蠅頭體第非定武帖耳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聞之謂其書必不得工禪家云從門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趙子昂臨本甚多世所傳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山谷語與東坡同意正在離合之閒守法不變卽爲書家奴耳因臨此本及之



四月六日過俞彥直齋中晴窓啜新茗重題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未嘗對古刻一似撫無絃琴者兌老延之諸君子葛藤多事耳

此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絕似蘭亭叙昔年見之南都曾記其筆法於米帖曰字字騫翥勢奇而反正藏鋒裹鐵遒勁蕭遠庶幾爲之傳神已聞爲上海潘方伯所得又後歸王元美王以貽

余座師新安許文穆公文穆傳之少子胄君一武弁借觀因轉售之今爲吳太學用卿所藏頃於吳門出示余恍余二十餘年借想遂詣此本云抑余二十餘年時書此帖茲對真跡豁然有會蓋漸修頓證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心懸念未必能真懷素有言豁焉心胸頓釋凝滯今日之謂也時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淶瀍道中日書蘭亭及此帖一過以官奴筆意書褉帖尤爲得門而入



趙吳興之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官奴帖與丙舍又一家眷屬也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以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取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即工力可知思陵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褉帖參取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己卯秋余試留都見真跡蓋唐冷金箋摹者爲閣筆不書者三年

官奴帖

右余近購王右軍行穰帖宣和譜載憶東坡題送梨帖云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余家行穰十五字當更得坡公椎黥耳彥直索余書因臨此帖贈之



古人用筆似疎實密如環無端余此書做黃庭樂毅頗得右軍遺法然所謂鳳翥鸞翔非所敢當也

王右軍有太師箴小楷今無傳帖余書[illegible]之示東晳補亡意也

余此書學右軍黃庭樂毅而用其意不必似似米元章爲集古字已爲錢穆父所訶云須得勢自此大進余亦能背臨法帖以爲非勢所自生故不爲

也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世人但學蘭
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老杜詩政如右軍書學之
轉遠李邕云學我者死良然
今日寫各體書頗病未平對客拈筆每做一種不
能百字僅背一嚮似窮五技然使紙有餘地涼風
爐之當不止此商丞百里見訪不孤其意未知得
如賈耘老換羊書否偶背臨鍾王楷書各一種失



其文句不能與原本相合
先太史墓在震澤興洋山每歲拜墓輒憩靈巖村
居留連旬日間弄筆墨以破寂寥今年寒食過數
日猶未有茶欲採茶先墓歸薦祠堂雨窓漫興爲
鍾王楷書各數行明日修禊之晨恨紙無餘地不
及寫蘭亭也
唐摹右軍真跡以十七帖爲致佳余臨數十本皆
爲好事者取去亦復有贗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

王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者
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真跡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
種書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摹絕交書紙
墨用筆與行穰帖同中缺鸞字乃悟爲右軍書蕭
齋所摹避子鸞諱而後人誤以爲李懷琳耳侄孫
彦京爲余勒石因識之
十七帖硬黃本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秘閣續帖亦



有刻余在都下友人汝陽王思延得硬黃本曾借
臨一卷已於濟南邢子愿閣鄉見所刻石即王本
也余以臨卷質之子愿謬稱合作第謂趙吳興臨
十七帖流落人間尚不下數十本請多爲之足傳
耳余是以時臨此帖以懶故終不能多也
此韓宗伯家藏子敬洛神十三行真跡余以閏三
月十一日登舟以初八日借臨是日也友人携酒
過余旅舍者甚多余以琴棋諸品分曹款之因得

開身做此帖既成具得其肉所乏神采亦不足異也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爲子敬非也此李龍眠書宣和譜所云出入晉魏不虛耳又龍眠摹古則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做之乃爾適雋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太令洛神賦真跡元時猶在趙子昻家今雖宋搨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迹余見



之構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鼠鬚筆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蓋賈似道所購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蹟至我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即形模已不相肖惟晉陵唐太常家藏宋搨爲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臨寫石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蓋吳興所少正洛神蹤雋之法使我得之故當不啻也

樂毅論乃扇書後人以爲右軍自書刻石梁世所摹與唐摹字形各異淳熙秘閣續梁摹本也余家鴻堂帖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曾屬余跋亦文壽承跋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等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余稍及見其二恨梁摹白麻紙真跡爲新都吳生所有余亦不甚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爲宗極耳

柳誠懸小書玄真護命經不知其所自因臨畫像



贊知誠懸用其筆意小加勁耳唐人書無不出於二王但能脫去臨做之迹故稱名家世人但學蘭亭面譁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不可不知此語

昔年見晉人畫女史箴云是虎頭筆分類題箴附於畫左方則大令書也大令書女史箴不聞所自據孫過庭續書譜有云右軍太師箴豈即女史而訛承於後人耶然其字結體全類十三行則又非王右軍也暇日適發興欲書遂復做之不見真跡

聊以意取乃不似耳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紗蹟已絕寧知今世有宋搨出師頌耶此書在檇李項子京家故是甲觀

謝惠連墨跡新都汪氏所藏余令人摹勒入鴻堂帖觀其字形用筆全是宋高宗書豈德壽學謝書耶余以巳意書此二章未嘗規摹謝迹也



黃涪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今世所傳遺教直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

昔人以瘞鶴爲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陽是率更筆文氏停雲誤標之耳

懷仁真跡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本致如漢元殺毛延壽

每以懷仁聖教序書有蹊徑不甚臨倣欲用虞永法爲之方於碑刻習氣有異此册亦其一也若不能竟耳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標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真跡輒隨人言下轉耳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



仁自運卽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

右軍告墓表寶晉齋刻相傳爲智永集右軍書余曾臨智永千文真跡知後人集智永爲之非右軍之舊跡也久矣此帖應于蕃敎書此遂有錯落豈直蘭亭臨本以僧權押字誤入行間爲曾不知老之將至而已耶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

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

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虞永興正書惟夫子廟堂碑行於世至如龍馬圖贊乃以碑中字集成其文在柳州集非真虞迹也破邪論則唐人小楷與柳誠懸清淨經並是真筆一見之義與吳光祿家雖摹刻之鴻堂帖中未盡其法破邪論偽得宋搨臨此



褚河南書此贊真跡在館師韓宗伯家余嘗借觀近於分隸非二王法褚書哀册最佳千文孟法師碑皆不及也

壬辰九月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蔡趙文敏道德經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仲醇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余爲手摹之

學李北海書五十五年矣初時專習頗爲近之自見米老運筆多有詆訶輒復忘其舊學然時一擬書亦不落吳興後也

李北海碑帖余見數本皆不全不可讀最後得此帖文義了然以大照禪師碑筆意參合臨之昔人評北海爲書中仙手至宋時米元章微有異論姜堯章趙子固亦躡之惟趙子昂以爲宗極蓋子雲太玄必俟後世子雲如此 倣北海娑羅樹碑

新安之溪上有吳太學家藏此詩真跡以爲杜甫



書余玩其用筆知是徐季海真書蔡君謨宗之雖方實圓雖勁實婉所未及顏魯公者在有筆豎蹊徑未脫歐虞褚薛姿態耳 書杜少陵謁玄元皇帝廟詩

右軍有撥鐙法傳於晉唐諸名家所謂口訣手授者南唐李後主猶傳此法余於徐季海三藏碑悟筆意當於內擫中鋒取之正自覓解人不可得

辛亥六月將書方正學求忠書院記先臨碑數種以發筆思因以玉枕蘭亭法縮季海此碑

唐世官誥皆出善書名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尚書猶書朱巨川誥如近世之埋誌非稚手宗工以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而書法本沈度姜立剛何能傳後余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欲自書之忽有非時之命持節長沙封吉藩頒誥之時王程于邁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爲之憮然



顏魯公受筆法於張長史嘗有錐畫沙印印泥之喻又謂之屋漏痕然其碑帖嚴整蠶頭鼠尾即不無錐沙印泥屋漏痕未之見也獨此碑落筆與放筆處和緩挺勁兼之余臨寫之次恍若有悟魯公曰自鍾王至虞陸皆口訣手授以至張長史信矣錐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鋒之遒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偃筆雖形類顏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亦然 做顏魯公書宋廣平碑側帖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沈古米海岳一生不能仿傚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錄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真乎題以志吾愧

魯公碑版中與頌最爲奇偉余在楚中祁陽令以



榻本進因作歌刻石記之以其字形頗大臨成此卷便是几格間物不須扶藜夜讀如山谷所云也

魯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書家其孫携至長安留余齋兩月無以酬直遂落賈人手不復可得矣魯公書惟行體最佳絕去唐人纖媚之氣余好之不減二王因臨書識之

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關齋會記擬其筆意書此經米元章重顏行而不許顏真書故無楷行世亦

是缺陷張長史郎官壁記乃狂草之築基也

余既失顏魯公送蔡明遠帖借米帖及楊少師合

浦散帖乞花帖洛陽帖遂欲買硯今又作一觀如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本因南渡後想見汴京繁華

舊事故摹寫不遺餘巧若在汴京未必爲此每落

筆時想二家神情風韻所及當反深也直恐珠還

之日仍添我懶耳

新都汪太學儒仲以宋榻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



奕字形較陜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訛字乃知

是米海岳所臨嘗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

其真跡

魯公行書在唐賢中獨脫去習氣蓋歐虞褚薛皆

有門庭平淡天真顏行第一伯鞶年任工於書徵

余爲顏書真具眼者漫爾背臨以塞其請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

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稍

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懷素自叙帖真跡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

衣家朱得之內府藍嚴分宜物沒入大內後給侯

伯爲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

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

在檇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

之惟此爲最本朝素書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

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



怪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

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爲旨

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

本因識之

蔡忠惠公書以學楊凝式者爲勝於學顏蓋蔡書

多守定法學景度者乃不定法此卷其最尤之尤

也

白香山琵琶行以自寫羈臣怨士之緒以彼曠懷

深悟禪悦豈爲淪落摩登伽女濕青衫之淚也山谷故是白太傅後身所作艶詞與琵琶行同致猶爲秀鐵面所訶不止墮泥犂胎馬腹此其殆是未見秀鐵面時所作耶原是吾鄉朱司成所藏山谷他書學醉素獨此規摹章草以行書隸寫流艶語正似香山以無情人落有情境也

待訪録有智永不全本千文余昔於宋光禄見永師千文後有永師押字薛紹彭收藏印及是筆紹



彭書乃令穆欲以王維雪山易智永千文語也今見第三卷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余爲臨此大都米家書與趙吳興各有門庭吳興臨米輒不能似有以也吳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二公書品於此辨矣 題壯觀楚辭

陸儼山祭酒有題米海岳方圓庵記之前數行磨滅不知何人補之今越中刻本乃全文也見淮海集

米元章書沉着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一一規模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爲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黄相見不無氣懾晩年自言無一點右軍俗氣良有以也此爲樂圃書志道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爲陳仲弓志皆以



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 樂圃帖

此卷陽關詩自余定爲米南宮筆意無疑蓋乙未年於長安見之未爲飛鳧點破意欲購之空橐爲窘不知何年落東明穆中翰手中翰余門下士嘗於丁巳之春不遠三千里走吳山蔦慰出此卷求跋今五年矣又於新城王長公所見之而余亦再入長安前後二十八年與此卷乍離乍合有婆娑銅狄之感

米海岳有壯觀臺詩真跡余刻於續戲鴻堂帖中亦真州詩竟與多景樓南北相望甘露海岳庵皆一時風流所託米嘗以京口擬瀟湘楚山清曉圖於鐵甕城取之書畫故當超耳

米元章云祝融高坐兩行素書入神其前尚有四行未見此帖共六行然亦未全也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誡子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



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觀米老論書亦可想見米家筆法頗其訶詆唐人終非篤論山谷評米書如仲蹶未見孔子時氣象則米老未必心服蓋米於前代書法盤旋甚深非蘇黃所及也

米海岳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良然左方有伯時畫畫史所稱與俗時經營九歌者是已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譜謂書逼晉魏不虛耳二帖皆節文

朱晦翁自言書學曹孟德宋時嘗有孟德書錄版今晦翁書自榜額之外不可多見余得端州友石臺愛其郁[illegible]縮爲小本大都近鍾太傅法亦復有分隸意晦翁論書謂天下字被蘇黃寫壞自負不小

吳琚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牓書即其筆也殆於都下見七言律



詩一帖不款名姓但有雲壑居士印偶閱經籍志雲壑集吳琚撰知爲琚書已於新安白岳下山客持晦翁書歸去來辭遒絕似米元章後有雲壑二字因得審定今藏余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爲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明若晦間不可臨摹矣

康里子山工於書自趙承旨以後即及之嘗問人日一日寫得幾字曰承旨一日萬字子山曰吾一

寫三萬字
米元章云吾書無一點王右軍俗氣乃其欣王畧
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真跡使人氣懾不能
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來未有能過元章
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今人去古遠矣
余嘗見趙文敏作米書一冊在吏部司務蔣行義
家頗得襄陽法令海內能爲襄陽書者絕少辛丑
七夕後書於湖莊



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蘇子瞻自謂懸帖壁
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今所流傳醉僧圖王會稽
尺牘終不似真趙子昂欲補米元章海月賦落筆
輒止曰今人去古遠矣皆爲臨學所困也一公猶
爾况餘子和朔學執筆暮夸其能書家通病止圖
此冊人巧天工悉敵觀止矣
曹娥碑真蹟卷有高宗跋是北宋物元文宗命柯
九思鑒定御府書畫因賜之以旌其勞趙承旨題
云如親見呂仙閒吹玉笛可以稱量天下之書矣
在婁江王文肅公家靈飛六甲經鍾紹京書爲玉
真公主寫進御明皇有宋徽宗標題後有倪雲林
虞伯生跋全倣黃庭經趙子昂師之十得其三耳
海寧陳太常次公所藏
黃庭外景經真蹟此卷未見據友人云與內景經
同一絹素同一筆法又有云是宋高宗臨者在吳
江吳憲副家顧愷之女史箴不全本在嘉禾項氏



其書類大令十三行洛神賦古勁可愛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帋米元章跋在海
寧陳家缺三行又蘭亭褚臨墨跡絹本王弇州家
藏復歸新都汪太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廣
陵
蘭亭唐標第七本絹素奕奕無題跋亦似褚筆今
在新都王氏書畫舫
大令東山松帖真跡送梨帖真跡皆曾見之今不

知歸何人右軍零落數字成者甚多不能殫述

顏魯公送劉太沖序綠箋書北京國學刻石其跡奇宕爲遼東李帥所藏其家圖書皆散今不知所在

顏魯公祭季明文真跡鮮于伯機所藏故云吾家無第一天下無第二在新都吳太學家停雲館所刻乃米臨余刻之鴻堂帖者是也



# 容臺別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 題跋

### 書品

昔人謂覩孫過庭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以草書難讀也因臨懷素帖并爲釋之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岭冬熱帖皆真跡以淡爲宗徒求之豪宕奇怪者皆不具眼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吁素師之衣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余每臨懷素自敘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黄長睿云米芾見閣帖書稍縱者輒命之旭旭素故自二王得筆一家眷屬也旭雖姿性頗逸超然不羈而楷法精詳特爲正真學狂草者從此進之

余嘗臨顏書今日臨柳公權楊少師帖以于蕃賞

青者不欲自藏其技所謂寡和之曲須爲和人奏
之

以楊少師韭花帖筆意書仲宣登樓賦亦兼用陶
隱居華陽帖欲一洗媚艷之習耳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
興弗解也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
仙詩日益習之

丁巳三月過京口訪張太學修羽出所藏楊少師



眞跡賞玩彌日登舟擬之書此論因復補圖余見
檇李黃履常中丞家王叔明樂志論圖分寸許段
與盛懋田家樂相似要以摹寫隱逸之趣只在耕
釣漁樵閒近之中有不可描畫者孔顏之樂雖仲
長統未足與語

黃涪翁謂子瞻書當爲當代第一爲其挾以文章
忠義之氣耳黃涪翁以蘇黃門遷謫瀕死不悔亦
以文章節義之勢堅如金石深入骨髓莊生所云

以天命者追窮賤患難相守者也米顛視此有餘
愧矣此卷蘇詞黃詩皆本家筆茲論書法當以晉
魏爲極則如連城同璧者非文章忠義重耶戊午
首春

蘇子瞻小楷如歸去來詩等皆贋筆又有滕王閣
賦余聞而斥其贋及覽攜本不知何年俗子所托
且系之以元章跋尤俗不獨點我東坡也因書伯
夷傳稍用蘇法及之



昨見項晦伯家有趙文敏書汲黯傳小楷特爲遒
麗與本家筆不類元人跋以爲文敏見唐人書此
傳石刻因倣之乃軼唐而晉矣汲傳頗繁冗難
竟故書伯夷傳不知視文敏書若何也

東坡先生書養生論眞跡一卷是浙江朱光祿所
藏後爲河南俞中舍購去今吳中多雙鉤僞跡乃
從我家鴻堂帖摹出無復筆態但存形似耳

東坡先生數書嵇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意於

道言如此他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洪
覺範妙覺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深固又進於
所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義如公升天成佛
俱是探囊取物其八識田中自具兩家種子術業
發現不學而能也因書此論及之
東坡書歸去來詞與莽順山谷所謂彭澤千載人
東坡百世士令之則雙美也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特余門



下士徐陽華爲黃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詞因且
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爲吾松
赤壁解嘲已余祇被朝命皆在黃武閣覽古懷賢
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辭識之
余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此米元章謂東
坡書字趙子固又云偃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
有云子瞻書爲今代第一扶以文章妙天下忠義
貫日月之氣自非書家所能爭長也

以坡公書法書坡公賦似臨蘭亭叙古來文與書
稱者僅此賦與叙耳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便不可醫子瞻
自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賞會翰
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即雪
浪以百二十千構之所至故無一椽也元龍百尺
樓下物政當愧死何置喙哉
東坡嘗書子山上清辭與秦少游絕句當亦有書



魯直之作今不傳耳此魯直書東坡詞雖出焦山
鶴銘而有北海有懷素又自有魯直昔人許蘇書
如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女子鬬勝此亦玉環飛
燕淡粧濃飾與西施鬬勝者也余於宋四家書差
平視山谷見此本乃展坐具禮拜知名不虛得歐
甫拈出有功於涪翁多矣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爲擘窠大字後
題云爲平海大師書後圖水丘公觀特爲雄傑在

嘉禾黃履常叅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枯筆別自一種米書然皆真跡也米賦材乃强弩之末而予賸稱其寶月賦以爲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何也因背臨及之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壁窠大字僅有此本字字皆可爲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爲主者



米元章好書所作天馬賦行草已見數本惟擘窠大字卷在長安朱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內府而以代俸伯月俸者太保盡從諸貴購之後爲檇李黃中丞所藏余嘗婆娑賞玩今又轉入金沙于氏矣吳門有石刻乃文博士宗江西時所摹於真跡者余收爲此卷米元章云小字如大字取勢爲主是也

往余在京師得古畫二十餘册中有李伯時西園雅集圖米元章書序余刻之鴻堂帖行於世此余所做之書於便面者米家小楷不欲使一定筆黃庭像贊一似太黃玄酒不復過而問矣

米南宫書温成哀詞二百許字皆類登善哀册此銘亦哀册筆法也米無正書真行者爲正書耳

余以米海岳筆書燕然山銘鐫石數年矣估摹勒不精不足觀也任孫彥京爲余刻來仲樓帖遂命重摹雖差得其肉然較之徃刻自是河漢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跡余游京師曾得鑒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米南宫蠅頭題後甚似蘭亭筆法已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刊文臨成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做褚河南哀册枯樹賦間入歐陽率更不使一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恐真本既與余遠便欲忘其書意耶聊識之於尾紙

此余己丑所臨也今又十年所矣筆法似昔秊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書道戊戌四月三日

秦太虛撰龍井記真稱蘇家勝友元章此碑絕得李括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爲補之然闕趙吳興曾欲補米書數行一再易之皆不相似曰令人去古遠矣賜余其有續貂之愧也夫

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自謂得訣不能常



習今猶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勢爲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內典所謂無師智畫家謂之氣韻也

此書陶詩運筆得米元章之髓非敢自謇書道本如是歷代皆迷耳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又及蘇文忠亦余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蘇文忠趙文敏爲得二王法不及米漫仕其持論如此必有知其解者

仲長統與羅景綸二論貫山居之人所自寬語余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亦如歸去來詞以志吾樂也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之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藏鋒正書欲透紙背安得同論此書頗似之

仲長統此論所謂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然薪火



熾然相將入火坑不必皆貧賤士蓋盛滿不知足往往十而九矣書以娛之亦不可少也

宋吳琚吳太后之弟書似米元章而俊峭過之世傳吳琚蘭亭帖今京口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六字額乃琚筆也余得其書去來詞復失之友人以摹得半本見寄時爲手臨幾成優孟抵掌

此晦翁大字石刻在嶺南者余收之爲小行書不能多似也晦翁自謂書學曹孟德今世無孟德書

以晦翁書想像一二當如鍾太傅季直表韓昌[illegible]云右軍俗書趁姿媚漢季魏初定不爾也劉屏山引石徂徠與石碏石慶等同作故實唐宋人為文皆推重本朝人物近世持論不用漢以後事者亦陋矣 做朱文公書友石臺記

吾郡普照寺士衡宅也勝國時有碧溪上人與趙子昂游得其所書文賦特為精妙牟巘任士林諸君子皆為題詠不知何時流落好事家後為項子京所摹刻以較真跡無復遺恨余不學趙書偶然臨寫亦畧相似初書二十許行頗離而去之後乃悉從石本但助以神氣耳臨書要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旌旗一變又如蘇張縱横同出於鬼谷不為其所籠罩雖肖似不足備也

趙吳興書文賦雖姿媚横出未脫本家筆此晉人文尚以晉人書書之余愧未能也義陽吳光祿寄余褚登善千文遒緊綿密在鍾王之間因用其意書士衡賦不類余平日筆余以不自立家故數數遷業如此得在此失亦在此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是余書旨也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視者余愛其筆法遒麗有黃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為鑒賞恐文徵仲陸平若後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而知為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我又云恨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

婁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閑適漫臨一過余素不為吳興書畧得形模耳聞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輙復自廢余以俟他人覆醬瓿也

比丘成杲得余此卷如解衣得珠且欲刻石經流布令禪門冷落者宿能舉揚宗旨者幾人成上人日念如是經要一氣轉得五千四百卷乃為奇特

得日本殘書智波羅密經彼國雖尚殺伐無不念佛法僧者修羅一入華嚴即成菩薩不必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也 心經

始余寫華嚴普賢品及半卷會西陵李司徒孟白開府天津以一札徵余小楷即以寄之孟白精心內典既留半卷復趣余續成完帙余欲下筆不能記憶過去所書當於何止當於何起往復四年遙遙萬里終未免也今年春余北上巳於書篋中簡得華嚴令論有朱筆點記起至莞然自喜可應孟白之教謹藏書筒行過莨社湖朱水部官舍屬以便舟寄至京邸而余以單車就道坐未煖席孟白有陪京六司空之命更有申請且日即不能盈卷可踐數語庶幾了義云余故不敢食諾有頌書完却寄抑是半卷亦帝網珠彌勒閣也何則真佛法身猶若虛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過去何止當來何起一句染神歷刧不易海墨書之不爲多芥子收之不爲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抽刀劃水接續伊空故建立世界而稱成不動自位而稱壞既不可得取爲取以待余未後句也



寫經必論書法書法可傳則諷讀受持者衆是爲在處有佛塔廟也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又參以楊凝式骨力其欹側之勢正欲破俗書姿媚昔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黃書宗吉近之蕭兄事蘇而弟蓄米自負不小此法華經七卷是其本色合作余聞之十年始得快覩不啻解衣得珠開花見佛毫穎發光入書家三昧

余嘗寫法華經七卷十三藏始竣今巳鐫海寧頗費時日愧惰微也遜之瞿卿以孝誠發願數月書就又字字端楷雖細謹中有奔夬之勢與顏柳稍帶作家骨氣者殊絕真以翰墨而作佛事何異皮紙骨筆海墨淋漓可爲震旦法寶吾益愧矣 吾益愧矣

余自戊戌秋以高麗紙書法華經是年先成一卷謂此全經當在一歲之內可圓滿因願今戊申矣止四卷有奇也余亦出山老矣每歎勝緣難就日月不居今見道寅此冊僅易寒暑皮紙骨筆報佛恩報親恩觀應念而就可愧余惰并爲讚歎偈有

唐時法道之盛有寫法華經筆下出舍利無數者見於顏魯公多寶塔碑宋時宗風熾然掃蕩殊勝一切相而禪師舍利猶相傳不絕顏惟當代鮮聞此事蓋正念堅固爲法忘軀者實難其人耳如上人以舌血爲墨寫出法華經知其舌端花承纍珠皆舍利也讚歎不已

少時讀顏魯公碑稱法師寫法華筆下落舍利以百數及余寫法華十年不得一粒友人謂刻石流通令見聞者發心何必舍利何非舍利然摹刻不易成就先得普門品又與雲棲禪師書彌陀經爲壽書成一月禪師遷化若有所待可當舍利射一



寶誌公摩石麒麟頂上與慧業文人受記無大饒益乃武林之雋從雲棲禪師游者師以慈善根力熏之往往以掩骼放生而作佛事金季真其著者有芝生於堂因屬余顏其堂而以日歟之好石刻余書皮其中余讀元微之集北峯蘭若有刻法華經七卷余亦書成此經倘刻石孤山可續唐事且於翰墨場結趣向大乘之緣亦有當於雲棲師者季真謂何

雲棲蓮池大師甲寅正月八日初度余以師純提淨土掃彼狂慧行在梵網志在觀經僧臘最高居然古佛乃書此經刻石流布以廣弘願亦祈大年自愧筆法弱劣不能如趙文敏之爲中峯書淨土一百八詩足傳耳

真如不變千佛即一不變隨緣一佛而千古佛所以有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雖然地藏經云人命終時聞一佛名號一辟支佛名號皆得免苦當

四大分散神識分飛一佛名號俱不能記憶自非
平生串習安能於爾時得力所謂一句染神歷劫
不易蔡居士道寅所以書寫受持念誦千佛名經
也唐人以曲江題名爲千佛名經宋人以元祐黨
碑爲千佛名經道寅以千佛名經爲千佛名經是
同是別

佛言讀誦書寫諸經必兼廣爲人說法惟是刺血
所書令誦者作皮紙骨筆想作刀塗堪忍想作痛



非實相想是轉經一度即說法一度即身爲床坐
以莊嚴護持未足多也何論錢貝小小捐舍不以
成就藏經功德乎蘇州竹堂寺張安道血書楞伽
宋景濂夙命感悟因緣在試以諗之諸檀度者

嘉興有濟舟和尚叠歲不曾識字因口授禮觀音
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内外典豁然通曉腹爲箧
笥辨若懸河晋陵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
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祐之力不可誣也
濟有詩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 書傅大士文

此余辛卯以庶常請告歸泊舟黄河船窓多暇所
書禪德偈頌之一也今三十二年矣曩時一以黄
素黄庭爲師每於廻鋒作勢着力後來稍幸意酬
應不復能爾唐時劉長卿與王維同社大曆以後
列之中唐人之閥世自爲今古如此 書寶鏡三昧

有求黄山谷書者山谷苔云吾書何足以塞請當
書七佛偈結般若緣令鹽官陳光禄所刻學禪書



是其一也四十年前達觀禪師數舉揚此偈中毘
舍浮佛偈自謂畢生參學已證一句半若蠡心往
慧之流必妄意四句偈豈有揀擇若爲有證未證
不知證者境界非未證者所知耳圓覺經云知幻
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祖意教意原
無異同要須覿面相逢寂滅現前始得遂之墨卿
以此七偈刻石流通開人眼目奉薦太君冥福豈
止人天小果是偈所在現佛母塔廟矣

以虞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楞嚴猶未經
翻譯永興破邪論亦世諦流布耳顏魯公頗事道
言李北海但作碑版懷素看袈裟犯飲酒戒草書
狂縱不足與寫經手較量功德唐世學書甚盛皆
不爲釋典所用梁肅房融其書不稱惟裴休深於
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宋蘇黃兩
公大以翰墨爲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
故當勝也余蚤歲習耳根圓通每書之幾所謂一



舉一回新者

白香山得法於鳥窠禪師其生平宦路升沉皆以
禪悅消融入不思議三昧此八偈名爲漸偈實頓
宗也蘇端明亦是樂天輩人筆鋒更峻利不知受
用處似香山何如耳

余在長安得趙伯駒畫老姥授陰符圖及游白岳
見趙子昂書陰符小楷并畫像中嘗欲擬爲之書
可能勉畫工絕不能摹也此經褚中令嘗寫一百
五十本余平生只書此本然機在日三言余親驗
之蒲團不啻禪家所云日轉百千卷矣

此米海岳所書與李營受之老姥指文少異褚河
南書一百五十本余見一本亦有異同唐世釋典
流通勝於道教故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句不神
所以神句讀者多失之昔有禪師誤讀楞嚴知見
立句知即無明本知見無句見斯涅槃或謂之曰
此經以四字成句奈何誤讀禪師云任他但合我



只係舊蓋悟處在此耳米老三盜既宜書作真字
必有所據覺真字勝宜字與不神之旨益親切也
誤書皆如此則善矣

余爲庶常時以柳書書館閣試文但用碑帖小變
未見清靜經也此帖蘇門高了業家藏今歸義興
吳光祿丞澈如宋搨精妙下真跡一等耳

柳誠懸有小楷清靜經余摹於海上潘光祿刻之
鴻堂帖因摹手不稱未盡柳法今停雲館刻玄真

護命經亦柳書也以護命經參合嘉禾項希憲所
藏誠懸度人經真跡書法知其與顏尚書頡頏名
不虛傳矣

右鍾紹京書遁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
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廻腕藏
鋒得子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出之余從真跡臨
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可以意求耳

宋徽宗大觀年詔龍大淵等以內府所藏晉唐真

跡重加摹刻金石之工較淳化閣帖更勝閱世既
久日以亡臨池之家得殘本斷章如優曇出現
王元美先生購五卷已後補一卷及余又補首
卷尚有三六九卷須其完謀刻之石余友陳懿卜
若不能爲河清之俟曰宋時官帖惟兩府大臣頒
賜一本蘇黃諸公已爲希覯大觀既在官帖之上
刻石易爲流通是人人傳度嶺衣也余無以難之
因爲題此

此帖少三六九卷徧訪之江以南不得陳居士從
江陰夏茂卿摹之遂成完璧茂卿好古精鑒書學
甚深帖爲朱湖莊孫氏所藏傳流有據誠海內書
家之一快也

宋人集閣帖何以不入顏平原而柳帖非一種當
是宋初尊顏者猶少至蘇黃諸公出始宗尚之如
子長史記晉魏以後皆不甚行而班掾最著古人
精神發露故有時節也

閣帖釋者居半自宋時已採集多舛黃長睿論之
詳矣然長睿非當門書家每以文字古今爲辨闕
有淆訛余只以書理作斷案凡古人真跡必以態
勝此片言居要耳

古人書皆以奇宕爲主絕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
遂失此法余欲集閣帖中最可見者作一書詳所
謂字如算子便不是書擬算便當念此自然超乘
而上

晉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為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為宗餘俱不必學

黃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學子敬病在欹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申書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之言者



今年春正吳閶得王百谷所藏宋搨絳帖頭數及自隨疑為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為鼎帖及入常武署中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為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後有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州判事常德為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為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名為絳帖耳絳帖尚帖星鳳矧群玉點江淳熙秘閣續帖世皆無傳至有對面不識者余之具眼猶知床頭捉刀為真魏武耶誌此俟他日語百谷了一公案也乙巳六月七日舟次城陵磯時自常荊較士還武昌書

月儀帖書家所重米南宮一帖有云月儀只唐人耳無晉人格轍余得蕭子雲出師頌觀其筆法猶是漆書遺意不當以魏晉後變隸求之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者筆法亦宗索靖其虛和夭矯間有豹奴遺意大都為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克輩耳

李北海為文浩自書碑又有朝議郎王釗撰文撰文諸碑所罕見徐嶠之徐浩父子擅臨池之能故是唐之羲獻歐陽詢亦有歐陽通類徐氏然通小劣於率更耳

范文正公道服贊伯夷頌文氏刻於停雲館帖故

是墨池傳賞其在范家子孫不啻大訓弘璧至於歷代誥身世德焜燿皆可以想見遺誄懿行今子孫起作求紹聞之志公之十八代孫必濬文學擇其十一附刻於文正墨跡之後蓋自忠宣以來閱世五百而手澤如新非夫孝思不匱者不及此余觀宋名賢題跋甚夥惟魯直獨存雖子瞻元章猶似缺陷顧余何幸得厠名於紙尾耶

文貞公以首揆還政歸里巾去黑頭不遠猶日事吟咏作白香山語絕肖而英氣勃鬱則有自傳之達無其俚此册所書詩厥孫中秘君得之故篋裝演襲藏爲徐氏東序天球非文貞道叶貽厥能有此家風乎爲跋其末簡以志崇慕



題寶綸閣帖

余爲庶常時王文肅見余館試卷曰公對策書學率更令復類柳誠懸乎蓋文肅深於書書尤深於唐碑晚年猶懸碑刻滿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辰玉雖不沾沾論書乃服白一世鮮所許可其天骨既爾秀絕而盤旋唐晉間工力兼至或以爲學蘇子瞻子瞻實不能盡辰玉也右軍靈和大令俊軼於吳光啓此刻見之而傳以學憲之遺跡王方慶寶章錄千秋競爽矣 [illegible]

余友陶周望論詩謂蘇子瞻絕類杜少陵餘人僅得其皮肉耳辰玉書絕類蘇子瞻所得者在形模之外隨意結構皆姿態橫溢秀色可餐尚寶遜之所刻諸帖是已吳江道中緒閱一過如重聞廣陵散也書以志慨



策斐堂帖

楊彥沖若余友楊彥履宮諭之弟庶常元章之叔善詩畫尤好余書常從余爲玄眞鈞觴之游所得余行楷甚具又時有摹本且十卷矣余既入長安而彥沖盡以入石念余書多贋本又懶役手腕以此爲馬文淵銅馬之式命之曰銅龍館帖云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而當觀其舉止笑語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

存者也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一偏所謂右軍書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邇來學黃庭經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右人自謂合轍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爲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吾嘗遇異人傳内丹之訣與黃庭經中語如兩鏡相照了無疑惑若右軍黃庭欲拘欲縱若滅若没



政是火候消停處人謂右軍書道經便有羽人飛仙氣象不虛耳此本摹搨逼真宋帖尤爲鐵中錚錚

黃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續帖亦有之

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爲唐人臨右軍既閱竟中間於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蕭散古淡爲貴顧世人知者絶少能於此卷細參當知吾言不謬也

黃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朔像贊小異宋時所刻是吳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已非右軍本色惟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絹綾臨本致佳耳

此搨當是褚本余曾於沈純甫司馬齋頭見之今歸問卿收藏弇州先生所謂日臨一本當作飛天



仙人者是在問卿矣

宋搨以小楷爲致難如米元章所謂行書十行不敵真書一行江南惟義陽吳光祿得高子業所藏於吾郡莫雲卿家獨少黃庭此十帖皆宋搨亦無換鵞經意二家同一石故缺陷相類如此耶彦實之更訪道經遂成合璧矣

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鵞書米芾跋以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

仙氣乃楊許舊跡而張伯雨題吳興過泰論直以爲學楊義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眞誥稱楊書祖效郗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圓自我結搆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其爲書家所重若此傾唐時止存帶名書六行今此經行楷數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奇遘耶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昔從館師韓宗伯借摹數行茲勒以冠諸帖楊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



跡不復係以時代耳

內景玉經帖

右楊羲黃素黃庭經眞跡趙文敏集有長歌述其所藏也楊書以郗氏爲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有沖霄之度實自餐霞服炁中來非臨池工力所能庶幾也米元章待訪錄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余爲庶常時見之韓宗伯館師曾摹刻入鴻堂帖數行頗惜趙吳興何以都無臨本傳世也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逕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令人作書只信筆爲波畫耳結搆縱有古法未嘗空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器其石所刻黃庭經蘭亭記皆宋搨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頗似耳辛卯四



月舟泊徐州黃河岸書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眞跡或十三跋或十七跋余皆見之然墨蹟雖眞而石本已剪去孤行世間令觀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隆中臥龍要得龐門居士拈出此卷爲定武眞本無復遺議嘗得館師韓宗伯所傳宋內府搨帖多宋人題刻須溪爲殿正與相類若世有趙子固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子昂背臨蘭亭帖與石本無不肖似計所見亦及數十本矣余所書稧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又字形大小及行間布置皆有出入何况宋人聚訟於出鋒賊毫之間耶要以論書者政須具九方皐眼不在定法也

家雞野鶩齊登俎春蚓秋蛇並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東坡題大令鴨頭帖余家亦有行穰帖十五字乃右軍書亦當以此語足下



行穰九人還示應決不大都當佳此在宣和譜載有思陵金書右軍行穰帖字

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米芾所謂右軍妙跡去郡方佳甚矣纓冠為墨池一蠹也知此可知書道無論心正亦須神曠耳

快雪帖相傳爲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

曹娥碑真跡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奎章博士柯九思趙吳興再跋余館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賢書曹娥碑緝熙墨渝僅可想見字形耳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有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乃續於後則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



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耶

令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態特用偃筆不能提筆故有墨肥之誚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者自余始發其膏肓在守法不變耳趙吳興過泰

論張伯雨以爲學内景經實學樂毅論也勻圓如箕子右軍所訶徐浩李邕不能免此唐玄宗鶺鴒頌淸勁處高出李北海張從申数等落筆便思破肩庸之習以聖教序爲戒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黄長睿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若深爲漏泄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



澄淸堂宋人以爲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余見五卷皆大王書出淳化帖之上亦如賀八淸真下視王著此間可容數等真法帖之祖也余探其危異者爲一卷以殿戲鴻堂之末亦欲使宋元以後右軍再出耳

王獻之學書二十年嘗於村中遇老姥以所書一字與之展轉傳看遂得數百千此事與右軍書扇適相類見獻之述書狀有褚遂良摹本余見之又言右軍得白雲先生傳授筆法此自神其說耳謂楮成堆墨成臼乃白雲先生也

米元章與李瑋傳此謝公帖議十年不成後竟得之名所居曰寶晉謂右軍破羌與謝公書耳余刻之戲鴻堂

謝萬鯁恨帖真跡在新安溪南吳氏虞永興之祖宗也

群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賛乃柳子厚文荆門



行見李群玉集非李括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柳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爲之耶

此一種行楷自陶隱居鶴銘出華陽隱居帖稍屬寒峭或歐陽信本學陶然皆在二王之外也　九歌

右率更令所書千文楊補之家藏本咸淳甲戌歲九月三日錢塘金應桂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宫元人作書經云黄庭有六分九宫曹娥有四分九宫是也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

措凌雲臺一一皆劑而成者米南宫許其真書到
內史信矣此本爲楊補之家藏物其全文欲學書
先定間架然後縱横跌宕惟變所適也

信本有小楷九歌余得宋搨世無二本爲朱御醫
以古硯易去二十餘年不復可踪跡矣若合此千
文即是雌雄二劍

停雲館帖載朱陽帖以爲陶隱居書實歐陽信本
行書也



歐陽通碑書比信本字形稍匾闊高自標置此千
文後有通書是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
之遂以名世余初不知爲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
唐彥猷得歐陽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
世乃知子昂所謂古人正唐彥猷耳想落筆時亦
忘其姓名故也癸亥正月晦作歐陽信本書亦十
之三未嘗習爲此也

歐陽公好論書自謂臨古帖靜中至樂此段明皆
修史停語用筆亦自奕奕有顏平原遺意

義陽吳光祿丞澈如寄褚登善千文示余披賞數
日風雨如晦泓穎久廢朝來始見霽色偶然欲書
爲竟此卷觀者必訝爲余本家筆安在也

項玄度出示謝客真跡余亦展卷仰命爲張旭卷
末有豐考功跋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
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無是也且東明二



詩乃庾開府步虛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
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改跋

長沙岳麓寺有李太和碑李江夏人其爲楚書碑
惟此而褚登善亦在潭乃無遺碑杜工部云賈傅
才未有褚公書絕倫今固寥寥也歐陽信本有楚
辭諸帖刻於長沙今亦失之

杜子美稱李北海碑板照四裔余行游天下見東
林岳麓諸碑皆宋以後重刻耳大照禪師碑乃唐

用碑賛雙鈎神采煥發結構古雅宋時尚不聞其名況見其跡乎余最嗜李書晚獲覩此遂摹勒上石以公同好雖謂之唐搨可也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公金石錄每有不以書家見收者况北海爲書中仙乎又云保母帖辭中令帖太令實爲北海之濫觴令人知學北海而不知追踪大令是以佻而無簡直而不致北海



曰似吾者俗學我者死不虛也趙吳興猶不免此況餘子哉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群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覩王建詩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群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賛亦見柳州集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北海在當時特以文名後乃爲書所掩

爭坐帖有陝刻字形已漫余家有宋搨精好因摹入石此顔書之烜赫者

顔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於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賺去余凡一再見



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昔顔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并得之相繼入内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鹿脯帖真跡與宋搨本不類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搨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淸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有名處余不極解豐一鄉作

行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洎與産讀之豁然
冋知王著但憑倣書入石耳猶憶辰玉初得此帖
於蒙陰公氏亟報余展玩如得連城辰玉書法爲
此一變今日重觀於德偶齋感慨係之矣

顏淸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
長書法似米南宮以其人掩書兩傷雙美在人自
擇耳

孫虔禮書譜絕類劉子玄史通之文唐時未有韓



柳變體大都如此所謂書爲分數級以妍辟月露
風雲柏梁六代蕭選學大行雖李杜不能獨創也
至其論書則過筆陣圖遠矣

湖陰曲溫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遒媚有態米元章
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於棠上
兩月余以溫庭筠溫字頗漫疑是王黄華書黄華
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黄昭素乃
謂此必曾入梁内府梁諱溫字遂磨去意或之有

杜牧之書張好好詩末行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
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
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
之習五代時楊少師特近之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
興弗解也今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仙
詩日益習之



楊凝式書惟潭帖武陵帖有刻本深得顏魯公之
神非歐虞輩所能夢見也

右錄東坡評語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絕書
家以險絕爲功惟顏行與景度草得之景度好題
寺壁不甚書縑素即宣和所收亦復寥寥蘇米皆
學其書故推重如此

楊少師步虛詞帖卽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蕭
蕭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

余每臨之未得一斑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溢爲奇恠無五代衰薾之氣宋蘇黄米皆宗之書譜曰旣得平正須近險絶景度之謂也

余意倣楊少師書書山陽此論雖不盡似畧得其破方爲圓削繁爲簡之意蓋與趙集賢書如甘草甘遂之相反亦教外之别傳也

東坡先生居黄州謂多難畏事時猶禁其詩耳後



并其書禁之故宣和進御書畫凡有蘇黄題跋者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爲金人輦之而北而先生墨跡流落人間居然獨完豈乎誰謂善藏竟可磨滅耶

東坡先生少學蘭亭故其姿媚似季海至酒酣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筆圓而韻勝挾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玉局行書皆規摹徐季海此帖獨倣顏平原送明遠序縱横跌宕中合宫商非趙吳興所能夢見也

東坡居黄寓定惠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每歲盛開必携酒召客醉於花下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書人間刻石者有五六本亦其平生得意詩也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陳仲醇旣摹子瞻南華妙高二帖他日復得煎茶



聽琴詩各一篇余亦得三馬圖賛皆奇絶會勒石已竣藏之篋中仲醇曰君豈書家抵鵲村耶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不則紙成堆筆成冢終落狐禪耳

獅子捉象必全其力獅子捉兎亦全其力書家以尺牘見珍如顏魯公爭坐位二祭文皆是草草不經之筆正如捉兎其全力乃見耳吳興此束尤是

率爾應酬不知所云竹石數軸猶復流傳何所余
及見一二又無題跋佐證得此則士衡所謂合之
雙美者也

邢太僕嘗謂余書直接右軍之派惟趙承旨雖歐
虞褚薛猶非冢嫡又張伯雨跋子昂過秦三論曰
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蓋子昂一日能書一萬
字故也今觀此尺牘從閣帖二王牘中得筆且遺
書馮海粟作家相見猶不浸應是最上一乘品格



也

右皆趙文敏閑窓信筆所書錫山安氏刻於家余
素不學趙書以其結構微有習氣至於用筆用墨
文敏所謂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
前人正自未可輕議

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為善
者機也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贋
書亂之鈍滯吳興不少矣論二篇止勒其一 子昂過秦

論

文信國家書一紙具當時江西流離顛沛情事去
宋亡無幾何時矣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當與正氣
詩作注脚

文太史自書所作七言律皆閑窓日課乃爾端謹
如對客揮毫不以耗氣應想見前輩風流

枝指山人書吳中多贋本此書律詩二十首如綿
裹鐵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裴將軍先射諸



彪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熳是吾師東海先生語
也宜其名高一世

此卷具耶琊太原兄弟手牘如王方慶所進寶章
錄筆法遒媚自其餘事造次寒溫不雜三盃可上
石碑是為難耳文肅公初入館時書猶近率易漸
久漸蒼以瘦硬兼姿態可知前輩名公學問日益
不止書道也 題婁江四王手牘

楷順禪師不惜渡海訪東坡於惠州東坡書淵明歸去來辭送之今庵師結廈東余與府公草堂不隔跬步府公爲書歸去來夷險不同翰墨益妙覺東坡涉世帶累方外之交府公高且閒較東坡輸一步

家侄原正又字伯長廷評兄之冢子少有逸才臨池特妙此書當在年十八九時二十一夭矣昔多臨摹之功與莫廷韓同時風骨高華已度驊騮前其王子安之流耶閱之一過感慨無限



余侄原正少余一歲有異才同遊泮宮以詩翰相激揚猶如形影已復同學畫不四五載遂以夭殤此其遺迹也覽之如聽山陽笛廣陵散不勝慘斷

王文肅論文推歸太僕其於弇州公未嘗措意弇州公亦謂文肅不脫措大氣然文肅諸奏疏筆鋒迅利一刀見血四稿部中無是也此爲蒲泉先生墓誌婉暢尖新描寫如畫宜其平視元美獨若少作文耳文如是亦似不能多作至於書法娟秀有米元章之致加以蒼古此文合當得公書公不爲書而子孫書之亦是公意中事不得吳氏稱快爲家乘光已

周郎八歲書蘭亭曹娥端勁飄逸有二王筆意雖紙成堆筆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所致耶宿慧耶昔陸莊簡太宰嘗向一老學究勸之勤讀書究辭以無所復用太宰曰俟他生童子時得力不



相賺也余於周郎益信雖然此道一徙即詣久習逾遠百尺竿頭坐者要更進步雖三十四十年工力儘可消受周郎勉旃余則焚硯矣

東坡云詩至於杜書至於顏能事畢矣然如畫家詩畫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費些工力失於自然而後神也真誥云仙官皆有職事不如仙人之未列等級者爲游行自在書畫皆然即顏書最傳爲祭侄爭坐位藁乞米帖皆無矜莊天真爛漫故楊

少師李西臺蘇黄蔡君謨皆宗之也素友工書請以此叅之

謝太傅六十五字真跡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米自貴其小楷云不輕爲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晦夫家若王右軍奉橘期小女修截筆真跡皆項氏之傳貴者

褚河南哀册亦王元美物其家孫以質於吳太學



太學即其懿親索連城之價無應者王亦有趙子昂書枯樹賦精甚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黄花絹精薄乍見似紙素諦觀知爲絹本全學鍾元常世傳蘇王局學李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偃筆此卷皆正鋒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臨寫經月可補其缺此惟夢志之者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鬱屈瑰偉氣杳歐虞長史雖以醉繼顛終無此精魄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以爲甲觀

楊凝式少師韭花帖宣和譜載正書今在嘉禾項氏畧帶行體蕭散有致比楊少師他書欹側取態者有殊然欹側取態故是少師佳處

米元章行書離騷宜興吳氏郜所藏氏郜乃吳文肅公之冢孫其弟時靳罔不出示人近始裝演



成册米書鮮有二千余言璀璨夜光爛熳抵鵲真海内奇觀方當令人摹取米氏之書觀正於此

大慧禪師嘗以東坡語提唱宗風洪覺範亦然因其深入禪悦故文字光燄萬丈直掩韓歐此贊與白太傅六漸偈並觀是轉一部大藏經也書東坡六觀樓諸

門人徐士騏附

容臺別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 題跋

### 畫旨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目論觀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后山云晚知詩畫真有得却悔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内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寔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黃筌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像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昭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



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

遂晴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北固諸山與海門連亘取其境為瀟湘白雲卷故唐世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



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兵起以和尚墓獨全槜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啓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錚錚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着千卷書更佳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毎得一新境輙目之曰又是上陵回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畫道亦爾馬遠夏圭輩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叔明倪雲林姑蘇懷古詩可知矣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衢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為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興亦浙人若浙派日就澌滅不當以甜邪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



為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

以境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余曰此元畫也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

意貴有畫中態余日此宋畫也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郎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為墨戲此



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為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黄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黄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為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鉤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



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横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内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為一家之體故關仝北

面事之世論荊法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
者見落筆蹊踐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
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
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北方盤車
騾綱必用李晞古郭河陽朱銳黃子久專畫海虞
山王叔明專畫苕霅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隨
所見不得相混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
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荒
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
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
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
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并雖妍而不甜董源米
芾高克恭三家合并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
雙翼吾將老焉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
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
非耦也

張伯雨題元鎭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
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善長商確作
獅子林圖眞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夢見也其
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爲



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
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
幽淡爲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
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
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
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岳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嘷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綃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



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栢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圖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情未有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



山脚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晦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入長安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薄不欲以薄待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爲搆草堂堂有十景鴻皆自爲賦鴻又善書畫與王右丞埒故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撫也

輞川粉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爲長軸如李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輞口庄爲上

余在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設色與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真本相似



郭忠恕谿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館師韓宗伯見而奇之謂此圖如滄海沉珠荊山韞玉卞和一出真足絕凡余每歎服斯言乙巳春作此小幅如與古人有合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沉古今日鄂渚官舍涼風乍至齋閣蕭閒提筆做之元畫不能將之行裝追憶其意他日取以相質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谿山行旅圖沈石田曾倣之文待詔

所謂生平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
西郊抱珠樓遠眺城陰秀峯如簇川源蒼莽一片
江南畫派信筆作此殊愧出藍
宋元名畫余所藏各家具備惟燕文貴小景未見
耳昨年於潘侍御翔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
閒秀在惠崇巨然之間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名
余懸之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三圖

歐明以示客客曰君參巨然禪幾於一宿覺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右丞故自變法
超其師門禪家所稱見過於師方堪傳受者也
昨歲在石湖寫此圖今攜至西湖展觀乃絕似兩
峯六橋景界惟是積雨連旬烟雲不開與李營丘
畫法無當須米家父子可為傳神也
李成畫偏頭關在萬金吾邦孚家余在長安借[illegible]
今放其意為此

關仝畫為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扣角圖做關
筆皆用橫皴如疊糕坡乃知倪所自出也
余家有關仝秋林暮靄圖前素已剝落獨存其風
骨尚是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
雖荒率墨戲非工細者所能庶幾也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奇
麗東坡為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
獨為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

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亦自以為與詩意
無取知非真矣余從嘉禾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
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
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天上晉卿跡遂同廣陵散
矣今為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
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存而弗論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
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

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晋卿寫武昌樊口共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真可一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雖不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倣之猶不敢失董巨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謬習雖右丞亦在詆訶致有巨眼余以意爲之聊與高彥敬上下非能盡米家父子之變也

余養痾山齋黃石公數襆被相過爲消寥寂之況偶出絹素強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抹僅似其荒率天真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自間達每苦筆墨徵索者無寧日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鄂渚官署雖依鳳山之麓非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樾又鮮過客終日掩關得從風好今年避暑無事遂作數圖此幅則以許中舍携趙伯驌萬松金闕卷見示故倣之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今年項晦甫復以趙子昂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採三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則吳興爲多也

圖畫譜載尚書能畫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與鼎足若宋廸趙孟頫則宰[illegible]中烜赫有名者

高彥敬尚書藏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姑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詣竹岡先塋宣三品贈誥念余仕路迍邅未及貤恩曾祖父姑展拜之次愧負高孺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且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歸而寫此付孫庭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

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與同此蹤未見房山真跡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跡烟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為此圖以倣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每遇房山畫輙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顧近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蹤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滅神氣生動果



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為別訪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外恰要二百餘年翻身出世作怪沈啓南曾有此圖余以意為之并書六言絶

王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洮瀊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為宗故其縱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敏未必不為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余為仲醇摹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絶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十耳仲醇好懶瓚畫以為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為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廻馭谷水塔上養痾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癭鑪王



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録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硯既雨窓靜閲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遊為寫迂翁筆意即長安遊子能有此適否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爲絶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

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也

此倪元鎮爲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昔作歐陽信本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着兩人有小印雲林字皆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姜神超以物本見示遂臨之

懿卜爲余談劉冲倩鑑園之勝因作此圖郵寄余將爲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否鑑河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紀勝太白亦惟風流季真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游篇也鑑園主人能爲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發明王之夢及其千畝遂作素封竹亦時而俗此美箭種竹獨取淇園耳園在吳山之上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和群賢翰墨風流横絶海



內之稱名園者余尤意傾則以其爲文安相國之再傳家無厚葉宛然師儉花不姚魏石不平泉喬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於此若以組豆文安於洛陽司馬間詎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美箭矣宋趙伯駒爲君寶獨樂園圖今伯時自爲龍眠山庄圖而予由爲題絶句如右丞輞川圖余未暇過江覽小淇澳之槃因懿卜視圖書此若賦詩寫景以待異日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曆時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靖天師碑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館大顛徐浩三藏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略曰聰睿辨列國之典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祠季子董永常昭與王素而四癸亥二月書於朱楊舟次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

宋人有温公獨樂園劉伯寔甫有摹本董宋畫院界畫樓臺少有郭恕先趙伯駒之韻非余所習蘇以董北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真率當彼巨麗耳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閣輿道上陂陀廻複峯巒孤秀下有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涵秋水湖之果然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青弁圖余遊弁山維舟其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為此山傳寫神照然山川靈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蹊徑外別攄一境未為蛇足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為可望齊山為可遊若可居者惟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范爾正新搆草堂於雲隱蘭若之旁屬余顏其額余題之曰尋雲庵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不對芳傳酒還向青山郭者首夏自滸墅歸宿爾正山房因圖此幅乃學僧巨然異時存一清話耳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霅苕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閬必有羽



人傳照余以意為之未知似否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為下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簡文云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余過仲醇歲寒齋中大不容斗而花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象

外之致此非所爲會心不在遠者聊喜而作此圖
水作雞浮磬山鳴于闕鐘此太白詩何必右丞詩
中畫也畫中欲收鐘磬不可得但衆山之響任定
境時有耳圓通正自覓解人不易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此王右丞句也非
吾家北苑與高房山不能摹寫近時以來得其緒
餘者寥寥不聞余所以寫詩中有畫即畫中有詩
意此圖然非右丞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趙吳興嘗補圖所
謂大丈夫得志之樂未有圖之者余嘗昌黎全序
因爲山水以弁之亦僅摹吳興畫境耳
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烟客來睡起渾
無事捲起西窗浪接天東坡先生絶句當是居黃
時作趙伯駒與吳興趙文敏皆爲圖之余此幅亦
學千里畫法也鄂渚公署去黃百餘里江上晴窗
尤入東坡詩境



赤日無閒人綠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涼總相
似此綠天菴詩也余晏日北窗坦腹展玩是圖兼
爲臨之頗得清涼滋味
余之遊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映發蕩滌塵
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感行路之艱弛坐堂之
誡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
者彼何人哉先是余之遊攜李也爲圖崑山讀書
臺小景尋爲人奪去及是重倣巨然筆意以志余
慕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民老也
余以至後三日與陳仲醇唐元徵張兼之同處谷
水至婁江信宿元徵先別余兩三人稍逗帆觀米
元章樂圃先生志王晉卿烟江疊嶂圖自後泊舟
吳山徧探諸勝意與所至輒爾潑墨凡爲仲醇作
畫十餘幅歸已經月矣因識歲月
此余壬辰癸巳爲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舍
宋太學借畫臨倣之筆所謂粉本用貯奚囊者不

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有此耳自是畫諸頗多臨
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平耳非復讀賦詩
時庶幾過之之意也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
間亦文章法也
晉陵道中望遠岫平林坡陀溪岸一一如畫秋色
正佳舟行閑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
畫中詩惟右丞得之兼工者自古寥寥余雅意六

法而氣韻生動與吾猶人獨所心醉大癡山水此
冊皆有其意矣
米敷文題瀟湘圖云生平有著色袖珍卷為翟伯
壽所豪敓盟於天而後歸之今不知安在余擬之
為米家山已復雜元人法正可出入懷袖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
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
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法類李中舍
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
庄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窮
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
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為無筆此得右丞一體
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
真本在武林既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
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盡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
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

常作余一見定為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
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
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為何派兒孫
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
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
金陵有王維江山霽雪一卷為馮宮庶所收亟令
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
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

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真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妬完聊畀余於此卷中消



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李唐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惟一本真餘皆臨摹幾如刻畫且李營丘與元章同是北宋當時僞者見三百本真者止二本欲作無李論況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司成得摩詰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甫致郵舍發而償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人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



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為馮長公游黃山時所藏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緣再覯項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驟日動心書以志幸 王右丞江干雪意卷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

安得有此畫師也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
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
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
多蓋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間習知漁釣之趣故
也　張志和畫漁翁夜傍西巖宿詩
五代詩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
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

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
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
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
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既定爲瀟湘
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
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
道中兼葭漁網汀洲叢木茅菴樵逕晴巒遠堤一
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
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
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於
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臠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
耶
余以丙申持節吉藩行瀟湘道中越明年得此北
苑瀟湘圖乃爲重游湘江矣今年復以較士湖南
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

人名不虛得余爲三游湘江矣忽忽已是十年事
良可興感　董北苑瀟湘圖卷
余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筆
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
有名則諂矣
郭恕先樓閣山水可謂人巧極天工錯非李嵩輩
所能夢見也此圖似金焦境界或疑不類余曰君
曾見五代時金焦即當首肯耳

余在廣陵見司馬端衡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宋元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逃名王弇洲嘗跋作張端衡後見陸放翁集始知其誤跋畫最非易事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圓此則琢圓爲觚耳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全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營丘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礎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咸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三十日奉　旨持節封吉府渡錢塘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無澹蕩之致輞川多不皴惟有拘槳猶是前宋人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覩再過始知實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真老將語也此聊以論畫耳類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此卷爲王越石以倪迂設色山水易去猶恐新都多收藏家轉入素封手不能令又爲逃之璽卿所收得所歸矣郭景純夢中之錦爲江令割截多盡且柰何

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

米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惟有心艷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真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秘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爲何如

米南宮襄陽人自言從瀟湘得畫境已隱京口南徐江上諸山絕類三湘奇境墨戲長卷今在余家余洞庭觀秋湖暮雲良然因大悟米家山法

高房山多瓦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煙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蓬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腳與墨瀋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



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繇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

靜無他好榮故耶

此梵隆之筆蓋龍眠高足如北苑之有巨然皆不讓於師者凡得四軸而有端平間一題偶賞非端平間畫師所能措也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余二十年見此圖於嘉興項氏以為文敏一生得



意筆不減伯時蓮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長至日項晦伯以扁舟訪余携此卷示余則蓮社先在案上互相展視咄咄歎賞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劍久判雌雄遂屬余藏之戲鴻堂

吳興此圖兼右丞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故曰師法捨短不如書家以肖似古人不能變體為書奴也萬曆三十三年臘晝武昌公解題　趙松雪鵲華秋色圖

趙集賢畫為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家而倪迂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於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眾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尚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眾而仲圭之門闃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此幅余為庶常時見之長安邸中已歸雲間復見之顧中舍仲方所仲方諸所藏大癡畫盡歸於余

獨存此耳觀大癡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
雨評云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
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不虛也 陡壑密林
圖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吾見黃子久
天池圖皆假本昨年遊吳中山策笻石壁下快心
洞目狂叫曰黃石公黃石公同遊者不測余曰今
日遇吾師耳 天池石壁圖



此吾松顧中舍名正誼之所藏也中舍持入長安
爲川中郭氏部所購顧舍人每向余惋惜忽忽二
十年客有遊蜀者得之歸江南舍人已千古矣楚
弓楚得以故復收之 子久陽明洞天圖

黃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
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爲畫所掩耳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
爲第一

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
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荆蠻民今藏余
家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
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
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寶鑑
以爲師馮覲覲關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師其畫



梁溪華學士收藏法書名畫爲江南冠檇李項子
京後起與之闘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惟倪迂
畫寥寥畫亦易致畫卷絕少項所藏師子林圖華
則鶴林圖耳文太史父子嘗欲兩家合併爲一 各
不相下師子林爲京口張修羽所收余數訪華文
伯於東皐亭山出此見視如徐洪客一見唐文皇
心降神伏咄咄歎賞文伯覺余雅好便以見歸幾
同豪奪豈亦學士公縣頭相許爲同官同味今其

文孫作米老捐硯山故事耶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疎者異趣耳獨此幅蕭散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安叔能之余所藏勘書圖學李昇金盤鵓鴿學周昉皆有奪藍之手我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閒有



本色餘皆真虎也

相如之賦昔人猶爲勸百風一此冊子畏之畫似勸希晳之詩似風又幾於晳矣若夫王嬙以女兵柔虜薛濤以才媛擯賓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輕典否則不免重臺之誚 唐伯虎絕代名姝圖

子昂嘗有創爲即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盡與錢鶴灘同時詶倡甚有高韻余得其日紀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色此寫生四種



描中有巧非時師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對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余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廨于上畫樊川南陵水西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客竊去乃共歎惋余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趙榮祿倣趙伯駒小幅畫法妙絕間一摹之殊愧

不似今余不復見徵仲筆去二趙可知矣
管夫人墨竹世多有之余見山廬繡佛圖亦工山
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雖文敏續書
數十行無能逹過也白石翁跋筆法不减涪翁垂
始當作無始或偶然筆誤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
及嘗寫陽生畫芙蓉約畧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
自娛人不獲多見也



花品從衆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
有群芳競妬其品自絶 畫海棠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楊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宋
人罔草窓廖瑩中極重其品曾刺舟嚴陵灘下見
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緑淨不可唾乃我
水仙出現也
昔見周貞靜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絶類米虎兒
高尚書及是又見行草書不减蘇玉局黄涪翁與
其詩得三絶曾游楚中以一瓣香薦於先生遺愛
祠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忘如此前輩風
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錢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備具體
趙文敏嘗從之問畫法宋進士不仕元者此卷得
李伯時筆意亦臨本蓋伯時畫阿羅漢粉本流傳
勝國時尚多也
右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褢於李伯時單



騎見虜與陳居中文姬歸漢二圖之間位置古雅
設色妍麗爲近代高手第一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數文學士小
米跋於海岳菴中不似人間拘勒法也然石田翁
則云畫石須用皴如寫大山則雋咏有味漢陽先
生嗜石不减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宣
和所藏宣和一生實石皆爲胡騎輦入黄沙白草
此石出漢陽不知傳流幾千百年信乎翰墨之權

真堪與萬乘埒也

唐李德裕採天下惟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誡后昆日有以平泉石輕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吾以知畫石之訣亦畫此矣趙文敏常為飛白石又常為卷雲石又為馬牙拘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為此冊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此羅漢耍水王弇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雲間時筆當為丙子丁丑年如生力駒順風鴻非復晚歲枯木禪也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峥嶸文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觀此卷者當以意求之

衆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余以菩薩為毫生蓋從畫師指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下生矣佛所云種種意生身我說皆心造以此丁南羽在余齋中寫大阿羅漢余因贈印章曰毫生館 丁南羽畫描羅漢

余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鈎角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



畫師恬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

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夷曾為雲窩二律詩獨未為圖耳今見遜之此圖追踪子久烟雲奔放林麓深容實為畫中之詩三十年前眼境重新坐收幔亭奇致數服數服 王遜之接笋峯圖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于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遜之為迂翁蕭䟽簡貴如

此圖者假令啓南見之當咄咄歎賞
余以丙申冬得黃子久富春大嶺圖卷以丙寅秋得沈啓南倣癡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初聞白石翁有出藍之能乃多本家筆又雜以米家墨戲其方似者過半不若遜之此圖氣韻位置遂欲亂真也丁卯夏五日雨窓觀長蘅鑒定因書此以志崇慕
李孝廉長蘅清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孟陽一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鄒孟陽善鑒書過於程蓋程以能畫故兼愛法繩而鄒孟陽居六橋三竺湖山間每長蘅游屐所至必與之俱乘頗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輒以紙素應無論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腦髓果有以十五城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蘅以山水權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冊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慶卿之漸離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黃鶴山樵吳仲圭黃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畫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遜來又復矜而事吳裝亦文沈之賸馥耳伯玉此冊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割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寓上然從項氏兄弟遊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吾友陳道醇特好之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丘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關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楊能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蕩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illegible]其能余許以爲出入巨然惠崇之間觀止矣能友[illegible]用乎中春秋甚富未見其止不知分手之後變化若何余畫禪室中尊

待溪藤一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安仁三十作閑居賦孔彰今年三十爲招隱詩志在林泉筆出金石其詩則取材於選程格於唐淹有摩詰安仁之長而若置身於輞川莊河陽別業以終老無俯市塵者雖年三十而摩詰安仁晚歲蹐蹠涉世賦白首同所歸安得舍塵網之句叅分迷悟矣惟是詞之品雖懸畫師之習猶在其山水長卷不免乞靈於右丞



然又出入荆關規模董巨細密而不傷骨奔放而不傷韻似未以輞川爲竟者他時如常蘇州李晞古之大年詩爲更當何若以此少年之筆爲券可也

黃叔明爲松雪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廣游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豁橋玩川圖又名具區林屋圖皆摹王右丞石穴嶔空倒枝刻畫爲木變唐法也原之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黃鶴老人氣習若莽秀潤君家顧長康眞有種耶

李昭道一派爲趙伯駒伯驌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作以賞鑒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駢之[illegible]文釧[illegible]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



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爲一合非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爲人物故知兼長之難項孔彰此冊乃衆美畢臻樹石屋宇花卉人物皆與宋人血戰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氣韻雖其天骨自合要亦功力深至所謂士氣作家俱備項子京有此文孫不負好古賞鑒百年食報之勝事矣

吾鄉朱文豹以緇鈴爲冠軍常待詔闕下仰畫蘭
自給畫蘭深得文太史風韻今仕於閩獨不見其
寫九節蘭豈憶鄉結夢習此谷中草本耶且澗蘭
以海禁鮮至猶待將軍溢于海寇復逆借觀耳
古人左圖右書自虞舜時已有作繪彩施之論近
代白沙先生尤工畫梅講學家宗玩物喪志語幾
所謂殺風景漢玄水獨取濂洛新安絕句詩寫爲
入景一經點綴便自風流不減輞川龍眠諸名跡



以爲臥游其[illegible]無闕奇衍悟境有進技者矣余好
古人畫至爲人攜入中山篋不免作此語護短玄
水觀之無俗不真即藝成道或以此有取於余也
吾邵畫家傾仲方中舍最著其游長安四方士大
夫求者填委幾欲作鐵門限以御之得者如獲拱
壁今原之長公元慶踵其家風有出藍之能又以
精工佐其古雅如王氏之有羲獻奇矣奇矣
書有法帖尚可意求至於畫道必托縑素非木石
雕鐫所能傳者今宋元名筆一幀百金蓋定少訛
輒收贋本而淺學之流朝事執筆夕以自標或曰
此學范關此學董巨殊可慚惶亦聞王安道之事
乎安道精於醫自謂天下少雙聞秦中有國醫不
遠千里爲之備侍凡及三年莫窺其際一日忽佐
片言國醫駭之曰予非王安道乎相視而笑安道
遂縱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而歸翰墨之事談何容
易也　林雪書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
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冊見示託路大夫求
余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昔家之有李衛
奇矣奇矣山居荏苒幾三十年乃聞閨秀之能畫
史者一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湖仞爲林天素
繼爲王友雲彼如北宗臥輪偈此如南宗慧能偈
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
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雲友濟宕

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遼樹三匝非然明二三君子爲之金湯何自磨磚作鏡余又惜于東阿雖度外憐才不遑見獻花天女聽其說法與余同耳 甲午小暑

趙承旨畫滚馬管夫人隔垣窺公作滚馬形自此絕筆蓋傳神之妙能使生馬之神收入筆端杜工部丹青引所謂花驄却在御榻上圉人太僕皆惆悵也李伯時畫馬秀鐵面呵之謂恐串習既久或



墮馬趣則子昂變形蓋自可信吾邑顧太學家有鐵驄繡此八駿圖雖子昂用筆不能辨亦當代一絕余每勸太學令多繡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秀鐵面說法耳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删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鈎筆如伯駒伯驌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混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米元暉自題瀟湘圖有詩云山中宰相有仙骨坐愛嶺頭生白雲壁張此畫定驚倒先請倩人扶着君朱晦翁又題云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霖雨姿何妨媚幽獨余每有當其語畫成即以題之庚戌春日寓於德清吳禮部之來青樓故西湖之勝畫中所得不少余自閩中歸阻雨湖上日



望兩峯如潑墨畫每有所會輒爲拈筆成此長卷凡半閱月雨霽圖窮別搆一境不復米氏父子伎倆矣因記其歲月於此

長興姚中丞家有黃子久臨谿書屋圖昔年曾訪之如索睛觀艸今猶未盡其法聊以效顰耳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得能不如何與無取絕肖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

吳文仲爲米仲詔畫所藏石一卷仲詔走信三千

里視余余爲定名曰此洞天靈談也蓋文仲以孫
知微論火法爲此石傳寫神照而其蜿蜒乖乖者
當作水觀劍峯嶄截者當作金觀孤起林立者當
作木觀坡陀平夷者當作土觀宋僧氏以石與金
木水火土而六謂石具五行之秀也仲韶所藏有
之矣昔人問鏡可照二十里許者曰吾面如楪子
大安用是問硯可呵之出水者曰一文錢一擔水
安用是此雖發於名賢之口未爲篤論物有尤物



如人有異人若夫蘇子瞻之仇池米元章之硯山
可抑其聲價與他山之石等則相取桓圭衮裳足
矣何必臯禹將取長矛大戟足矣何必韓白哉豈
直石之不幸而已米蘇二公爲石兄作十和泣意
不在石也仲韶豈有異耶元章洞天一品石有廿
露降其傍禮部狀聞於朝今仲韶在華散之下太
乙下視有靈潛衛何止廿露灑須彌而已米仲韶奇石圖

容臺別集卷之四終

門人徐士弘閱

# 容臺文集九卷詩集四卷別集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董其昌撰其昌有學科考畧已著錄其昌以書
畫擅名論者比之趙孟頫其詩文則多率爾而成
不暇研鍊詞章之學益不及孟頫多矣